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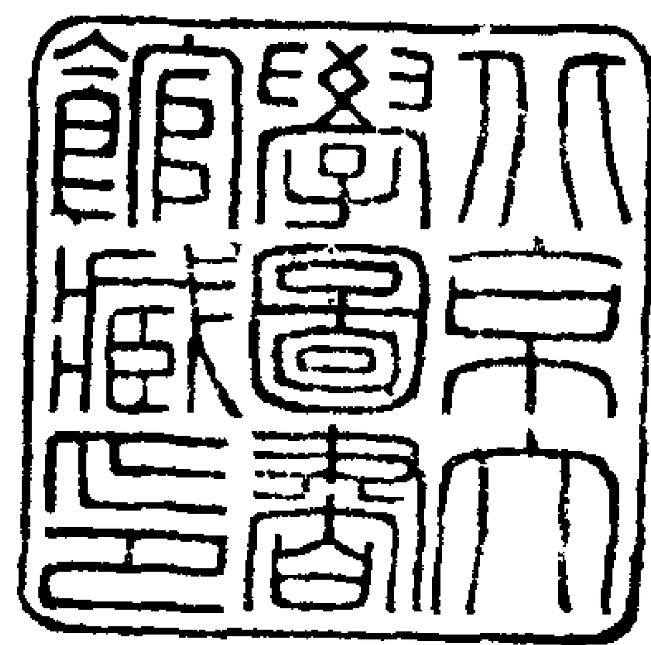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17

齊魯書社



律呂新書淺釋一卷 光緒丁酉固安文氏刻本

清文藻翔撰藻翔字蔚丞直隸固安人績學好古辟精九數其自序畧稱律呂代有傳人然於圍徑之長短累黍之縱橫僅用徑一圍三之古率畧為銓解求其縝密詳明者卒不可得咸同之際海禁大開翻譯歐洲典籍因之算學天學格致諸書以次印行余留心算術十有餘年而重惜律呂算學歧而為二思有以引近之因取御纂性理精義所載律呂新書詳為撰擬雖云度數之末而以六律正五音之理亦隱括無遺矣云云蓋彼以所習近代算術而探究宋蔡元定律呂新書也其書止錄蔡書上卷律呂本原計自黃鐘第一迄謹權衡第十三凡十三篇並錄性理精義考按之語為之銓解按蔡氏論律以理學之故復經朱子逾量推許遂為言樂者所重視實則亦多徒事虛論非能證諸實際者也今觀其十二之實第四一篇解云案十二律之實夫人而知之惟十二律之積則罕有核出者今試以術求之林鐘之積為五百四十分容黍八百粒太蔟之積為七百二十分容黍一千〇六十六粒有餘南呂之積為四百七十七分容黍七百〇六粒有餘姑洗之積為六百三十九分容黍九百四十六粒有餘應鐘之積為四百一十九分四百釐容黍六百一十九粒有餘蕤賓之積為五百六十五分二百釐容黍八百三十七粒有餘大呂之積為七百五十三分八百四十釐容黍一千一百一十五粒有餘夷則之積為四百九十九分五百九十釐容黍七百三十七粒有餘夾鐘之積為六百六十九分三百五十七釐容黍七百八十七粒有餘無射之積為四百三十九分六百三十二釐容黍六百五十粒有餘仲呂之積為五百九十二分五百一十一釐四百豪容黍八百九十七粒有餘如是推算雖精密有何用哉蓋推求律度應就他物以為攷訂如迷信漢書積黍之法則必渺茫而不得其結果矣觀明清以來多注解蔡書者然皆無當因其書固為無當也文氏精算術自可直求律呂本原何必拘於蔡書然此固又非明乎聲音不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宋樂類編一卷古愚叢書本

清汪汲撰汲字葵田海陽人生當乾嘉間博覽嗜古家中儲書甚富竟歲耽吟一室沈酣顛倒與秣陵談泰交最摯泰多為序其書生平所著凡十餘種合稱古愚叢書有事物原會十三經紀字詞名集解等大率皆抄輯而成無何發明蓋一老書蠹耳是書為彙輯有宋一代樂曲之作類編云者分類排列也首録太宗所製大小曲及曲破琵琶獨彈曲破諸宮調分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大石

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鍾調大石角調高大石角調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琵琶獨彈曲破等分載諸曲名目此蓋録自宋史樂志據樂志所云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舊曲創新聲者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曲破二十九琵琶獨破曲破十五小曲二百七十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此書只録大曲曲破小曲其因舊曲造新聲者未録次宋南渡典儀賜筵樂次次宋天基

聖節排當樂次次宋樂雜解天基聖節排當樂次係録自武林舊事尚稍有脱遺如初坐樂第三盞唱延壽長歌曲子再坐第十五盞諸部合夷則羽六幺均失載而縮壽星為舞技又誤作樂曲此均應改正者雜解之中所收凡四十一名目實不為少但大曲如六幺新水逍遥樂熙州嘉慶樂等均付闕如故綜觀是書所輯實不足云詳備也攷宋樂沿唐之舊燕樂稱盛中間變化情形極為繁複有此書以提醒眉目於樂學研究不無參考之助云

變徵定位考二卷 刻本

馮水撰。水字叔瑩，浙江桐鄉人。耽好聲律，兼通西洋樂學原理，故所論說頗具精粹。所著是書之外，尚有琴均調弦一種。是書約成於清之季世，分上下二卷，其意旨在辨變徵定位。蓋自古言樂多遵管子、呂氏春秋、禮記、漢書、淮南子等書所論，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是也。據彼等所論，黃鍾一均變徵位在蕤賓，馮氏則攷定黃鍾均之變徵實為仲呂。其言曰：黃鍾三分損一生林鍾，林鍾立宮高于角音一律為黃鍾，是生林鍾者即本均之變徵也。林鍾三分益一生太簇，太簇立宮高於角音一律為林鍾，是生太簇者之林鍾，又為太簇均之變徵也。他律考之，皆同。故云仲呂三分益一生黃鍾者，乃仲呂為黃鍾均中之變徵也。又論隔八之理曰：蕤賓至黃鍾，實為隔七，並不隔八。若隔八，則蕤賓所生者為大呂，並非黃鍾，豈有第八音不與首音同者？故云隔八，祇可由某律之生某律某呂，而由變宮生變徵，則不能隔八。何則？二變之音在一均中為半音，非若宮商角徵羽為正音，可以隔八。以二變音為半音，故由變宮生變徵，只能隔七，其變徵方可隔八，復生本宮之清聲矣。若由變宮隔八所生之變徵復生本宮清聲，則又隔七而不隔八矣。試以黃鍾一均明之，應鍾變宮隔八生蕤賓變徵，而由蕤賓變徵隔八所生者為大呂，非黃鍾也。又據琴器以考之，曰琴以一弦為黃鍾，三弦應仲呂。唐宋元皆同。宋朱文公、姜白石，元趙子昂皆言三弦應仲呂，但皆不詳何以應仲呂之義。試以一弦為黃鍾宮，二弦為太簇商，三弦當為姑洗角，今此弦獨應仲呂，高于角音一律。高于角者，變徵位也。何以斷言為變徵位者？以必慢三弦一徵方為姑洗，而[illegible]與一弦十一徵應。三弦不慢，與一弦十徵為變徵位，與之應者，即變徵也。所以知仲呂為變徵。三弦即應仲呂，而不能應高于角音二律之蕤賓。後復具十二律變徵圖，及琴弦變徵位圖，及笛孔位圖、鋼琴圖等，以為證明。所[illegible][illegible]皆本諸實驗，馮氏亦可謂黙悟善解者矣。是書用備攷音定律，殊有可參云。

聖門樂誌一卷 舊抄本 北平圖書館藏

清孔傳鐸輯。傳鐸字振路，一字霱窗，孔子六十四代孫，順康間襲封衍聖公。是書前有康熙丙申其從姪衍治序，畧稱從父霱窗任家學於廟庭樂音有攝理之責，公餘彙樂誌為專書，公之儒林，俾嚮目瞭然，不至芫無考據，蓋為彙集聖廟祀典樂事而作也。書中分目曰音器、譜法、歌章四曲、迎鳳輦曲、朝元歌、引導樂圖、就位轉位式、舞譜、樂器圖、樂器名義、建官歷履等。其音器譜法，為以九聲合配

五音，出於喉、舌、唇、齒、牙、交，以平、上、去、入分配羽、角、宮、商四音，徵音則有宮無調。一曰平聲羽，二曰上聲角，三曰去聲宮，四曰入聲商，五曰上平聲調為徵聲，有宮無調。每聲各具七調，共二十八調。其九聲用黃鐘宮，以合字起律，謂之正宮合字調。其分配之序，為部位為喉、齒、牙、舌、唇、喉、喉、齒，聲音為宮、商、角、徵、變徵、羽、變宮、少宮、少商，律呂為黃、太、姑、仲、林、南、應、清黃、清太，譜調為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此即所謂大成樂也。其樂器則有鼉鼓、大鼓、大鐘、

麾旛、柷、敔、鎛鐘、特磬、縣鼓、編鐘、編磬、楹鼓、應田鼓、搏拊、琴、瑟、笙、壎、篪、鳳簫、雙管、洞簫、龍笛等。其譜極為簡畧，其鼓、磬、柷、敔只為擊撞及始終作用者，無論已，如琴瑟則彈奏原甚複雜，彼則力事簡整，蓋為求雅正莊嚴也。其云取竹之竅生厚薄均者，祖蔡氏截竹探討之法，以為黃鐘之管，以定中聲，遂法此聲製而為簫，先吹合字，即黃鐘也。謹察其聲，以右手勾第一弦，而以左手中指揣摩七徽上下之間，如絃過於太緊，則聲溢出徽外，或在八九之

間，必卻軫以慢之；過於太慢，則聲又為不及，或騰在五六之上，必進軫以緊之，務求緊慢適中，使中聲正對七徽而後已。中聲既定，然後如尋常和絃法，用得道仙翁以調之，絃既和平，則十二律各得其位矣。此為定位定絃之法，尚可以云，而彈奏俱用按聲，不用琴家之擘、抹、挑、拘，其歌章為一字一聲，如是伴奏，無怪人聞祭祀之樂而思睡也。致孔子祀典用樂，昉於劉宋，下逮宋元，尊崇益甚，惟所備樂器，皆云從古，實則其中頗有糅雜唐宋以來

古樂亡佚，器已非舊，遑言歌章，惟存之用，考祀典沿革，則固有所重要矣。

琴曲萃覽一卷 古愚叢書本

清汪汲撰。汲字葵田，自署古愚老人，山東海陽人也。生當乾隆嘉慶間，性嗜典籍，居常閉戶誦讀，不與外事，喜纂輯，年近耄耋，尚孜孜不倦，所著凡十數種，合刊曰古愚叢書，又名曰消夏錄，蓋老人讀書稽古，多藉追暑之中有所成就也。是書即其中之一，所載為古今琴曲名目，其來源大抵據自備居月琴曲譜錄，鄭樵通志及流傳名家琴譜等，惟於諸曲名目多有註解，間附考訂，最為可取，如梁甫吟曾子製下註云，梁父吟一作諸葛亮製，按甫父二字古通用，世人以武侯好為梁父吟，曰好為則非創自武侯，其為曾子所製無疑，又楚澤含秋、塞門積雪、峽泛吟、越溪吟、越江吟、孤猿吟、清夜吟、葉下聞蟬、三清等宮調各曲註云，楚澤含秋本名不換金，宋太宗改此名，塞門積雪本名不換玉，宋太宗改此名，與蔡邕十八拍第十一段同，峽泛吟、琴曲譜錄闕此題，越江吟，時曲亦有此名，復予總註云，各宮調各曲，按冷齋夜話載，世傳琴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製，今第十調亡失，僅存其九

而第九調曰三清琴曲譜錄載宮調內有三清若賀多若賀二字東坡詩註賀若琴操名唐宣宗待詔賀若所製因人得名三說各不相同備錄之以俟徵實云云其餘諸曲亦多據樂府古題要解陳暘樂書西京雜記等書予以分解其攷訂故多失之膚淺以致常有疏忽如登高引望謂其合長清短清長側為揩氏四弄合蔡邕五弦通為九天弄此即沿琴曲譜錄之誤因應為短側也汪氏原不諳樂學所為益壽屬集解之事無足深責然只此所為於琴曲亦殊有裨

益功自不可沒焉其書輯錄體例悉依原書首錄琴曲譜錄分上中下古共二百二十五目次琴弄各曲各引十二操三十六雜曲次流傳琴曲良宵引等凡十七目固不可謂少矣惟流傳琴曲中可錄者尚夥此有待補充耳

妙吉羊室琴譜二卷 抄本 北平圖書館藏

清張鎣輯鎣字嶧梧同光間人據書中自所題識旅居羊城有王雲懸大令善醉漁晚唱曲彼酷嗜之曾從傍摹寫其譜兩日譜成其譜即載入是書中是書分上下二卷所收凡箕山操等十二曲皆為鎣手寫稿本分段點句極為清晰間附文詞書前論琴之象形五音寓理徽位七弦三聲法等論以及指法十要五忌左右手指法字母等其中雖泰半屬於斟酌舊說然精論亦復不少如三聲法論云夫彈琴惟有三

聲而已曰散聲泛聲按聲凡散聲虛明滂沆如天地之寬廣風水之瀠蕩此散音也泛聲脆美輕清如蜂蝶之採花蜻蜓之點水此泛音也按聲簡靜堅實如鐘鼓之巍巍山崖磊磊此按聲所謂實音也又述左右指法名目像形云古人以琴寓意而形容起作者律聲韻深為切當凡若言語談笑之聲英雄壯烈之句以及風發松濤之意同聲應答之情無不備之嬌泣之聲似乎定吟厥旨深哉右手曰鵾鳴在霄抹挑也孤鶩顧羣勾剔也商羊鼓舞者打摘也虛庭鶴舞者

劈托也、幽谷流泉者、滑聲也、孔雀穿花者、歷打也、鷺浴盤渦者、滾滾拂也、螳螂捕蟬者、齊撮也、飛龍拿雲者、半扶也、鸞鳳和鳴者、如一也、燕語詰聲者、間妻也、風送輕雲者、全扶也、振索鳴鈴者、鵾鷄翱翔者、鎖聲也、遊魚擺尾者、撥剌也、紫蠏傍行者、輪指也、寒鴉啄雪者、雙彈也、宿雁啣蘆者、捻指也、左手曰鳳啣丹詔者、按也、寒蟬吟秋者、吟也、號猿升木者、猱也、文雉朝飛者、綽注也、鳴鳩喚雨者、長吟也、鳴蜂過枝者、飛吟也、喁喁私語者、細吟也、嬌性幽求者、定吟也、騶虞走

壙者、虛引也、燕掠微波者、抑也、棲鳳梳翎者、往來也、幽禽啄木者、罨也、空谷傳聲者、放合也、饑鵰騰踏者、推出也、二仙傳道者、對起也、粉蝶採花者、泛音也、所論簡明者當、非於此道有深切體會不克出此言也、夫琴之為技、其要固在指、而其最奧妙處、則在意高雅、淺俗之分、亦即在是矣、又書中於指法字母、頗具獨得之妙、其論右手尸、乇、木、乙、勹、丂、打、丂、云擘用指直豎、使甲尖入絃、庶無劈柴之聲、托用指當豎、則得甲尖、不得用甲邊、抹用指尖微、着肉得聲在甲尖、挑當

用大指甲尖指於食指肚、使食指從空擲下、勾用中指尖肉兼抵弦、別有三法、勾後用者、以甲背輕抵斜出、得聲若欲取清脆之聲、則向額山斜上一拂、取重則在三徽向尾斜彈、打用名指着肉輕勾、摘法當練名節直立、不屈、用指甲尖從空擲下、使其聲堅的、然由於經驗得來、決無肉襲、蓋琴指至繁、琴家大多憑賴一己心得、隱藏不輕傳授、此即所謂秘竅也、其能不憚煩瑣、詳細闡明、自足嘉已、

中國歷代都邑考不分卷 刊本

清龔柴撰龔柴浙江寧波人罕嗜欲澹外和內介以圖籍為生活明末歐人東漸利瑪竇艾儒略撰坤輿圖說職方外紀吾國人始談西洋地理其後南懷仁蔣友仁復有地球全圖之作林文忠公在粵東譯四州志邵陽魏源編海國圖志五台徐繼畬編瀛環志畧於是言外國地理之風甚盛先生為補偏救弊計專研中國地理之學所著有中國十八省考畧中國方域考中國形勢考畧中國物產考畧滿洲考畧盛京考畧天下高山大川考地球形勢說諸書行於世是編所紀皆歷代帝王建都之地上起伏羲下訖有清至東晉十六國及五代十國偏據一方朝興夕滅者不錄所考歷代正統之國都尚稱精核然襍糅糅間亦有舛誤者如謂顓頊都帝丘即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地是也案前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縣條稱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虛云云知帝丘在今之河北而不在山東也書中惟紀歷代帝都之所在及其遷徙之原因餘不具論較諸顧炎武之歷代帝王宅京記詞意殊嫌簡畧然炎武之作雖上亦起伏羲而下僅訖於元此則兼有明清兩代固亦未嘗不可補歷代帝王宅京記之不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都會郡縣類

黔南職方紀畧九卷 道光丁未刊本

清羅繞典撰繞典字蘇溪安化人生而有文在手曰典因名焉道光五年拔貢生廷試除户部小京官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典試四川皆得士尤究心經世學湖南猺變時成皇帝詢軍事公圖形勢阨塞以進曹文正振鏞言於上曰有用才也未幾上書房員闕上詢於潘文恭世恩舉公及杜文正受田以對上復以二人詢王文恪鼎鼎對曰羅某良史才也會

名對垂詢良久諭近臣曰此人精神滿腹可外任後官至雲貴總督著有詩文集數十卷是編乃因長白嵩曼士官黔時所編修之黔南志稿刋除踳駁補苴罅漏以成全仿周官職方體故曰黔南職方紀畧凡九卷貴陽府安順府一卷興義府普安直隸廳一卷大定府一卷遵義府仁懷直隸廳一卷都匀府平越直隸州一卷黎平府鎮遠府思州府石阡府思南府銅仁府松桃直隸廳一卷土司二卷苗蠻一卷核其内容府州多言建置沿革山川澤浸户口民人風俗習慣土司多言長官之世系及其所轄之夷寨苗蠻多言種族習性及其分佈之區域以九卷之書志十二府三廳一州之山川故實未免簡畧然能博觀約取扼要直叙故篇幅雖無多而宏綱細目無不具備究心西南輿地者若常披覽而核存之未必不有補於學術也

阿利未加洲各國志五卷 道光間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有千八百年薩加靚頭目日蘭花利荷者自立為王之文蓋作於嘉慶初歟凡五卷東阿利未加洲各國志一卷北阿利未加洲各國志一卷南阿利未加洲各國志一卷西阿利未加洲各國志一卷中阿非利加洲各國志一卷各記其位置面積人口都邑山川物產民種風俗頗為詳贍然普通所稱之東阿非利加係指尼羅河中上流以東及西裂谷帶並葡領之莫新彌

鼕等地而此書所稱之東非乃包含含摩那司英漢門蘇華臘麻尼加摩加蘭野莫新彌遵山維麻阿匽諸國普通所稱之北阿非利加係指巴巴爾聯邦與埃及王國而此書所稱之北非乃包含摩羅果阿爾尼阿都尼司特蠻波里四國普通所稱之南阿非利加係指南緯十度以南之南非高地南非聯邦南北羅特西亞伯楚阿那蘭保護地西南阿非利加保護地而此書所稱之南非乃包含果羅里莫舒阿那加富臘蘿阿摩耶斯滿諸國普通所稱之西阿非利加係指英領尼日里亞干比亞黃金海岸塞拉勒瓦內法領之塞內加爾幾內亞象牙海岸達哈美法屬蘇丹上瓦他毛里塔尼亞尼日爾葡領西非等地而此書所稱之西非乃包含嘉約芬孟雅爾蘭夫達多臘和洼馬臘孟薩倫雅尼西臘氏霏落司夫達雅羅額林埃阿里阿寒氏那和彌彌領洼里尼門根峨鑾峨安峨臘敏維臘諸國普通所稱之中阿非利加係指南北緯十五度之蘇丹地方東阿非利加一部大湖地方及剛果盆地而此書所稱之中非乃包含莫

爾曩曼那臘羅艮敏雅彌蕪明蒿司沙沙加都俄墨雅那嘉司那色塞加達裕里洼瓦磨爾俄莫司沙嚴阿泥霏丁麻杜麻西那展里莫馬臘加阿達加孫諸國其所區劃既與眾不同而所紀各國之名稱故實又多據譯者之辭音字未免舛譌然非洲自新航路發現以來久為白人角逐之場埃及阿比西尼亞與里比利亞為碩果僅存之三國而此書所紀之諸邦山川故實足補世界史地所未備不僅錄其殊風異俗徒供談助已也

緬甸志一卷 道光間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有一千八百二十六年英吉利遂起印度之兵攻緬甸之文蓋作於清道光間歟凡分九門曰沿革曰分野曰山川曰戶口曰部落曰官制曰賦稅曰宗教曰風土所述頗簡雅精當然間亦有與史傳出入者地理備考稱阿剌干部在阿瓦之西長約一千八百里廣約二百里首郡同名王昶征緬紀略稱緬酋居阿瓦城三面皆距南大金江江以西為孟拱土司而是書稱緬甸國建都阿瓦又謂之馬臘麻原是三國一曰阿瓦一曰阿臘干一曰秘古各不相統恒相爭奪云云此其一地球圖說稱伊洛瓦底江發源於西藏上游稱龍川江南流至緬甸之孟養注入馬爾達班灣有南金沙江之稱而是書稱伊底河發源西藏即大金沙江南流經緬甸之麻羅城而入海云云此其二外國史略稱緬甸居民各族類共約八百萬而是書稱緬甸人口約四百萬名云云此其三海國圖志稱緬地分四千六百土司而是書稱緬甸領部落四十有八云云此其四至仰光之譯為蘭梗阿拉干之譯為阿臘干孟拱之譯為秘古馬爾達班之譯為麻爾打曼是皆名異實同不可不加以辨正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類外記之屬

緬甸瑣記一卷 刊本

清傅顯撰傅顯山東聊城人少孤為大父母撫育及長補諸生鍵戶下帷攻苦力學由拔貢筮仕得永福令以簡靜為治囹圄幾空治狀擢第一調騰越減賦除稅撫輯有方會緬夷寇邊從巡撫征勦檢閱諸路士兵搞賞調遣軍士效命因語監軍曰蠻人性不離巢若以圍師必卻之術兼用火攻逼其後賊遁而潰可成擒矣監軍用其言果大勝獲其渠魁以軍功議敘權天全宣慰土司天全自唐時歸土司已千餘載先生至鎮撫苗民條陳建官吏稽戶口料地畝清疆界編保甲追軍器六事上官從之天全改土歸流之基實樹立於此矣是編不題書成年月然其中有緬甸近與暹羅搆釁多用水軍之文蓋作於乾隆間歟凡一卷首都邑次兵制次風俗次物產所記雖嫌簡畧然間亦有足供吾人之參稽互考者如風俗條稱緬俗三月過年五月食齋至八月十五日止云云按我國古代歷朝之正朔雖無定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始皇建亥彼居然建辰實為吾人所創聞

可謂殊風異俗矣又稱緬兵共萬餘俱無餉銀八月十六日後放兵四出搶掠以資衣食云云尤足見其國無法令軍無紀律可為緬甸滅亡史增一新材料至所述阿瓦直梗木疏九鈕諸城之建置沿革頗詳可補彭崧毓緬述之闕畧蓋亦有用之書也

澳門記一卷 刊本

清薛韞撰韞字叔芳號尺菴晚自號小輪老人陝西維南人父繼祖廪生生三子先生其季也博極群書不泥章句年二十有五舉於鄉又十有六年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又六年以編修改御史在台二年多所建白凛凛著風采上心識之特授粤東廣韶連道自乾隆二年抵任至乙丑歲中間一署督糧一兼權關其年七月因公落職未行以督臣薦起知韶州府再兼權關前數月再署糧篆卸任後為乾没劾

案所牽無以自明遂準部擬論遣於山東樂陵安置謫居十五六年遠近來學者衆束脯外一無所受所從學之士為文取科第及以著述名者往往而有齊魯間多以師禮事之年八十有一病卒是編首形勝次戶口次民種次兵制次宗教次要塞敘述精簡可見澳門風土之大畧然核其所紀與史傳亦未免稍有出入廣東新語稱凡番船停泊必海中之灣環者為澳澳者舶口也而是書稱澳南海中十里許右舵尾左雞頸又十里許右横琴左九澳灣峯表裏四立象箕宿縱横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云此其一明史佛郎機傳稱先是暹羅占城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黄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濠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而是書稱澳夷西洋族自嘉靖三十年來此歲輸廛緡五百一十有五云云此其二至蛇尾山之誤為舵尾山外十字門之誤為内十字門殆一時之疏忽歟

臺灣雜記一卷 刊本

清季麒光撰。麒光字聖昭，江蘇金匱縣梁溪鄉人，本姓鄭，後改姓季。康熙丙辰成進士，初令福建閩清，後移臺灣諸羅。時臺灣甫入版圖，諸羅以新闢之邑，諸所措置規畫，日無甯晷，嘗條議事宜上督撫，一郡賴之。先生通籍後，專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鈎纂，考訂博辨，皆源源本本，而筆目亦足以發之，大都渾渾灝灝，肅肅穆穆，排粗入細，亦復鍊氣歸神，可謂博學而兼能文矣。先生與秦松華、秦松如、楊銘敦、

王世濟、周大經、吳蓮鉄、張浩等交相投契。有暹羅別記一卷，已著錄。是編多記臺灣諸羅雜事，所記玉山、奇冷山、鵝猴林、虎尾溪、南匯溪諸條，頗為詳確。惟暗洋條稱紅毛夷舟曾泊其地，遂留二百人，給以一歲之糧而去，次年復至，所留之番已無一存者，取火索之，見其石上留字，謂其地至秋即成昏黑，黑時俱屬鬼怪，其人遂相繼死亡，蓋一年一晝夜云云，已頗不近理。至金山條稱山土產金，有大如拳者，有長如尺者，有圓扁如石子者，番人拾金在手，則雷鳴於上，棄之即止。又火山條稱山在北路野番中，晝則見煙，夜則見火，有大鳥自火中往來，番人見之多死。又玉山條稱山有青蛇，能起地比人高，人見之即取土擲起，呼曰我高，蛇則翻身仰卧舒足，盈千人必散髮示之，呼曰我多，蛇即收足伏地，人即取其衣帶盡斷之，呼曰我去矣，蛇必立死云云，尤為荒誕不經，蓋亦山海經、神異經之支流也。

雲鶴回文詩四卷附錄一卷 原刊本

清雲鶴道人撰。道人俗姓王，名嘉誠，字樂山，京師人。其自序云，余幼攻儒業，秉性疏慵，淡于進取，癡好寫畫，登臨嵗覽京西名勝，恨未能遍歷寰區，從燭幕遊山右，放蕩飄蓬，曠懷物外，寡過存心，慕道久矣。故此中年遁入黃冠，仍以寫畫謳詠為樂云云。蓋時丁紅羊，天下鼎沸，雲鶴亦讀書君子之隱於黃冠者也。回文詩一卷，其同治元年居香山時作，以回文七

言截詩紀京畿名勝。卷一京西名勝，卷二房山古蹟，卷三留台雜詠，卷四蘆州秋興，附錄續詠京西名勝共五卷。計卷一收詠扇子河、昆明湖、繡綺橋、萬壽山、虎城、長河、玉泉山、石景山、望兒山、黑龍潭、碧雲寺、潭柘寺、戒台寺、卧佛寺、天台山、溫泉、妙峯山、大覺寺、寶珠洞、龍王堂、白雲觀、大鐘寺詩二十二首。卷二收詠大房山、金陵、賈島故里、賈公祠、百花山、上方山、黑龍關、房城、古樹、磚宮院、萬佛堂、王禪洞、西域寺、中和峪、大象石、白水寺、龍泉、水磨、留台、尖稻地、八村等詩十八首。卷三收遙瞻帝里等十四首。卷四收蘆洲道院秋興律體十首，蘆洲樵咏律體四首。附錄收詠香山、蘇州街等十二首。一目之下，并名繫掌故，如蘇州街云，在南海淀，有稻地水樓桑園，織作，純皇帝幸江南回鑾時設，諸則均足補京師典實，而通體作回文，如香山詩云，香生草動過風柔，遠寺山巒滿處幽，長嶺翠峰松柏古，涼亭御苑入泉流，回誦之即為流泉入苑御亭涼，古柏松風翠嶺長，幽處滿巒山寺遠，柔風過動草生香，巧妙亦不讓納蘭侍衛回文詞，不僅以古蹟名勝擅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古蹟類

桃花源志畧十三卷 武陵胡氏研經堂栞本

清唐開韶輯，胡焯同編。焯字光伯，武陵人，官翰林院庶吉士。開韶字竹谷，嘉慶武林縣學生員，好古嗜學，以二十年之勤，搜葺宋齊以來志載金石詩文為桃花源志畧十八卷。自序云：桃花源權輿於淵明之記，世多豔稱之，或曰淵明寓意劉宋而託之秦，必求其地以實之，是按圖索驥也。然東坡、梅溪均謂漁郎所見似是秦子孫，持論通脫，必以為子虛烏有，不又膠柱而鼓瑟耶。又云：考宋史藝文志，道士龔元正有桃源集二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謂田䔮有桃花源集二卷，趙彥琇重編合為一卷，惜世罕傳本。國朝四庫書目所載有宋姚䔮、明馮子京等集，天祿石渠之藏，非外間所能窺測，即儲於江浙之文瀾、文滙諸閣者，窮鄉僻壤亦莫由求觀。開韶不揣固陋，留意搜采，拾遺摭賸，凡事與文有涉桃花源者，輒付鈔胥，久積成帙，知與古人無能為役，聊為問津者導先路焉。書成，胡焯又删汰其繁富，得十三卷，別為原始、繪圖、紀勝、徵文、志餘五綱，計原始、繪圖得一卷，紀勝一卷，徵文十卷，志餘一卷。而紀勝中又分紀山水、紀營築、紀物產、紀人事四目，徵文中分文、賦、詩、詞、石刻、書志、書畫七目，有關桃花源之文獻於是大備。河曲黄惺齋宅中序其書，謂桃源據郡城上游，在西北萬山中，地高土沃，恬然無憂，桑麻鷄犬，別有洞天云云，是誠不可無志者也。然惟開韶足以志之。開韶工詩，常構紅樹詩樓湘上，分纂湖南通志，輯湖南詩徵，彙選若干卷，有秦淮雜詠、西湖櫂歌、湘江櫂歌、武陵竹枝辭藏於家，亦一武陵源中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古蹟類

費邑古蹟考六卷

清楊佑廷撰佑廷字翊宸一曰一岑山東費邑人以名進士為教官漳南悒悒不得用還解組歸主費邑棠支書院講席遂於考古典實之學王一卿新傳其婣姪且同硯席者也為序其書述與同受業南家驤先生門下事云時君年最少翩翩而恂恂也每當吏殘燭炧滄茗談心言及鄉先達故事與夫時勢之沿革山川之停峙人事之變遷輒娓娓不倦今果手著一編其素所蓄積者然也信然書仿顧亭林山東考古錄而門類加詳

共六卷二百二則卷一蒙山嶠亭山武山卯山南城山閣明山等二十則卷二顓臾城古費城武城故縣城南武陽城華城古祊城防城等二十三則卷三曾子故里老萊子隱居承宮隱居蔡伯喈洞鄭康成注經台等十一則卷六應孝禹碑皇聖卿石闕等五十七則書故費縣志之一部縣志未成乃單行焉夫以費人志費本易詳盡而所記古城古費城祊城廢址所在詳記道里尺寸尤考古者所資惟於應孝禹刻石遷名之曰碑且曰意為漢時墓碑權輿未免小疵耳

馬嵬志十七卷 胡氏退補齋刻本

清胡鳳丹輯鳳丹字月樵浙之永康人早服官鄂中薦至觀察使司生平工詩文辭尤嫻駢儷既罷官乃設退補齋書局於杭州刻校極盡精審退補齋其鄂中書齋名夫退食之所而名退補亦有心人矣著有退補齋集又青塚志漂母祠志鸚武洲志諸書馬嵬志十六卷又卷首一卷志唐楊太真馬嵬驛也自志乘所載私家所錄至詩詞歌詠凡有關馬嵬者無不收考古書中至為詳盡者計卷一收古蹟六十三篇卷二收事蹟六十

四則卷三詞曲二十一則金石五十四則卷四輯唐以來畫太真故事題跋六十七頃附服飾珍寶五十則卷五花卉禽獸卷六評論七至十六皆歷代有關太真之歌詠所徵引書籍唐元和郡國志至趙嘏渭南集編年詩等三十一種五代宋劉昫舊唐書至沈括夢溪筆談四十二種元明瑯環記至靳學顏兩城集三十八種清收通鑑輯覽等九十六種博覽之多徵引之詳一時無比其自序云余之志馬嵬也志楊妃爭志明皇也明皇天秉英睿屬精有為開元之治比迹貞觀洵哉其為明矣

又云靈武中興之業乃自馬嵬基之當夫六軍不發人人以誅錯爲名假令帝徇牀第之私守長生之誓徒戀傾城不顧傾國恐反側無以自安將不知税駕何所錦江渭水玉壘長安庸可冀乎幸而能奮慧劍權慰軍心掩面佛堂梨花委雨遂乃軍聲雷動按轡徐行卒成內禪之功光復舊物返蹕神京斯則明皇之所以終不失爲明也歟然則馬嵬雖坡一驛而唐運之否於是而極即唐運之不終於否亦由是而開興亡之鑑成敗之林所關匪淺云云鄭畋馬嵬詩云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鳳丹蓋深得斯旨者矣

苗俗記一卷 刊本

清田雯撰雯字紫綸號山薑一號蒙齋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授中書故事內閣中書號丞相掾例以資郎充選會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乃授雯遂著爲例置除工部郎中督江南學政每按試從兩驂蒼頭二人從戒有司勿供張自市蔬果十把脫粟三斗而已累至光祿卿巡撫江寧轉貴州撫吏入歷刑户兩部侍郎致仕工詩時新城王文簡士禎方以神韻一派執詞壇牛耳山薑負其縱橫排奡之氣欲以綺麗篤文簡而上之故詩文皆組織繁富鍜鍊刻苦成一家言人因以配享漁洋有古懽堂集長河集行世苗俗記一卷其持節黔中時所爲也備臚花苗東苗西苗牯羊苗青苗白苗谷藺苗平伐司苗九股黑苗紫薑苗短群苗大苗生苗紅苗陽洞羅漢苗黑羅羅八番白羅羅打牙犵狫翦頭犵狫木老狆家狗耳龍家馬鐙龍家宋家蔡家土人洋獚寠人楊保僰人峒人三十餘種各詳其風俗習性極盡詳確一時南疆採風之書無出其右者自序謂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遺種信然蓋非然者不能翔實如此也

黎岐紀聞一卷 世楷堂刊本

清張慶長撰慶長字敬亭直隸南皮人事不詳惟據乾隆丙子慶長同門劉星煒序云爰有張星貴胄燕國詞人汎博望之仙槎訪端明之故宅種竹補棠而外青刪課農問羊知馬而還籃輿行部鉤輈花脚聽蠻語而畧解娵隅歷綠紛身過縣門而逕看露紒殆南皮大姓出宰瓊儋者丙子為乾隆二十一年其書已成則慶長當為雍乾間人書都一卷而紀黎事綦詳震澤楊復吉跋其書曰黎岐遠處海外地狹人寡猥瑣不足道故自

古莫有為之記者陳資齋海國聞見錄所載寥寥數言仁和沈鱗洲雜記稍詳而尚多遺漏客歲友人姚子英三攜示茲帙較為賅備云云蓋紀實也書中所記如唐相李德裕貶崖州其後有遺海外者入居崖黎為黎人其一村皆李姓貌頗與別黎殊唐時舊衣冠聞尚有藏之者生黎地不屬官亦各有主間有典賣授受者以竹片為券蓋黎內無文字用竹批為三計坵段價值劃文其上兩家及中人各執之以為信無敢欺者諸條均志乘所不及非身行其地者不知至述黎種之來源雖臚

傳聞而結以說皆近誕識者存而不論可也亦獨具隻眼非好事者所知也

袖海篇一卷　栞本

清汪鵬撰鵬錢塘人字翼蒼號竹里山人能詩尤工六法古文辭亦倜儻可喜袖海篇一卷其居日本時記長崎風土之作也自序云乾隆甲申余客東瀛寓居山館巖壑在望雲煙滿目而跬步不能出直有抛南嶽捲滄溟之志姑就其所聞見略為記識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海耶石耶吾不得而知之矣袖海云者蓋取義於此按丙申為乾隆四十一年當日本後桃園天皇安永頃去大政奉還尚可百年時蘭學未興海禁尚嚴故所見與黃遵憲楊守敬迥不相類如云長崎七十二街街各有名又有町殊復近古町有町長客舟至則一町主之凡館內器用什物惟町長是問貨之出入亦皆關照舟行時持籌銷算無空缺欺謬之虞客或有事於貨庫梢人數十為具飱以給雖有微酧其情可感町長即街官也絕非今日長崎所有至云日本為海東富強之國長崎孤棄海外素稱窮島然貧屢者絕少每家資十萬夜懸一燈於門倍者燈亦倍之直真海客談瀛矣然其書雖未能儷美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外紀類

記亦僅減唐土名勝圖繪一等者而文殊精麗觀其記海楓云楓樹種類甚蕃有紫葉艾葉錦邊五角七角九角之別其餘櫻桃九子梅亦皆可觀等語可見其風格矣

雲杜故事一卷 三餘草堂刻本

清易本烺撰本烺字眉孫北湖京山人道光中一舉於鄉遂不復進取專意著述有京山金石志一粟齋集行世雲杜故事一卷記雲杜間古蹟故事書也都若干則得諸傳聞者半輯諸典籍者亦半如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器之屬一則輯自宋沈括夢溪筆談元統間革去群王內司併入藝文監時揭曼碩為藝文監丞寓居大都雙橋北程雪樓承旨故廨到閣中相去十數里之遥一則出楊瑀山居新語是所引用書有馬端臨文獻通考沈括夢溪筆談宋書符瑞志王得臣麈史周煇清波雜志吳郡志洪邁夷堅支志楊瑀山居新語盛如梓老學叢談易鏡清二知齋筆記豫章志潛邱札記董含蓴鄉贅筆譚之琥鈴雅秋鐙叢話諸書其所自撰文亦淵雅可誦如雲杜之名引用者不多見唯劉孝綽謝晉安餉米啟氣茲新城味芳雲杜云云清真嫻雅不減王均沈括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雜記類

揚州鼓吹詞序 龍威秘書本

清吳綺撰綺字元次號聽翁江都貢生薦受中書舍人奉詔譜椒山樂府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即以椒山原官官之示寵異也既守湖州益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舸自擒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為捐俸卜地葬焉湖人稱為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而終以失上官意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居凡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為潤筆資不數月成林因名種字林性好客與諸名宿結春江花月社詩才富艷辦香在玉溪樊川間詩餘亦工有林蕙堂集宋金元詩選嶺南風物記諸書行世揚州鼓吹詞序所詠揚州古蹟詩序也共文選樓爭春館東閣蕃釐觀謝安宅董井石塔寺鬥鴨池重城康山蕪城蜀岡隋宮迷樓月觀螢苑鷄台隋堤玉鈎斜平山堂明月樓竹西亭芍藥廳九曲池二十四橋雷塘雷山閣紅橋茱萸灣等若干目而各繫小序均清麗如不食人間煙火者如螢苑云在隋苑東南二里按大業中帝徵郡縣貢螢每遇清夜放之光照山谷文章視張宗子實不多讓或評園次文章云園次迨

步李義山如何大復之近中唐大復有藐姑仙人之目

園次庶幾近之

不夜城記一卷　同治庚午槧本

清孫福海撰福海字宗東先世居雞鳴島清初海寇大至族人即相率寓成山衛雍正十二年改成山衛為榮山縣故遂為榮山人歷官蘄春漢川等縣是編乃同治庚午夏於楚北行館理舊稿而成者凡五節首史略次位置次官廳次寺廟次古蹟紀錄簡括深有體要惟關於史略之紀述頗欠典覈考不夜城周秦時位於齊東漢屬東萊郡史記封禪書云秦始皇即帝位三年遂東遊海上

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又云漢武帝大始三年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雁幸琅邪禮日成山政和四年宣帝祠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漢書地理志云不夜縣有成山日祠知不夜為秦

漢祀日之地故名、而是編所云不夜城者古萊子國也、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立此城以不夜為名、乃齊東野人之語也、

粵秀書院志十六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槧本

清梁廷枏撰、廷枏字章冉、廣東順德人、副貢生、官澄海縣訓導、其先人好聚圖籍、廷枏髫齡而賦性穎悟、成童時即盡讀家所藏書、下筆有奇氣、稍長、益肆力於學、為總督阮元所器重、讀書訶林、時見兩鐵塔題銜與吳任臣十國春秋多不合、乃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著南漢書十八卷、南漢叢錄二卷、南漢文字略四卷、綱羅散佚、鉤籍同異、論者謂足與馬令陸游南唐書並傳、道光中葉海氛不靖、大吏聘修海防彙覽、廷枏乃採集海外舊聞、並得美國人新編之合省志略、即著粵道貢國說六卷、耶蘇教難入中國說一卷、林則徐自兩湖移節入粵、耳其名、下車拜訪、詢以籌防守戰事宜、廷枏為繪海防圖以進、後祁𡎴徐廣縉並聘入幕中襄辦團練、咸豐元年以薦賞內閣中書加侍讀銜、是書乃廷枏任監院時因端溪之志略舊本而增補潤色以成之、不盡廷枏所作也、凡分十類、曰院

圖附圖說一卷、曰規則分舊議規條現行規條學規及須知等子目一卷、曰考課附歷課額數一卷曰度支分籌費息項田租舖租月費歲費膏火役食等子目一卷、曰修葺附器物一卷、曰藏籍一卷曰故事分祀典教育逸事刻文等子目一卷曰師長表五卷曰科名略一卷曰列傳三卷、雖體例稍冗而蒐輯繁富言庠序制度者是書固未嘗不可備考核也。

忠武祠墓志七卷首末各一卷 清同治中沔縣縣署刊本

清李復心撰、復心居蜀之錦官里、幼習儒業中年托跡羽流、為沔陽武侯祠廟祝、每日靜坐焚香、手不釋卷、善彈琴、精考據、著有朗吟集靜觀偶存擬韓詩外傳讀李二曲反身錄約抄、尤精於易數、能以圖象微言參天人性命奧旨、蓋有心人之隱於黃冠者、是編為所輯諸葛忠武祠墓志書、武侯墓在定軍山、祠在沔水之北、今合為一志也、都得七卷、又首末各一卷、計卷首收宸翰聖旨御祭文及其節錄紫陽綱目諸葛忠武侯實跡、卷一收序文、凡例、目錄、祠墓山川總圖、祠堂山川圖、塚墓山川圖、沔陽八陣圖、沔陽八陣圖考、魚復江八陣圖、彌牟鎮八陣圖等、卷二收祠堂全圖、銅芎圖、銅鼓圖等、卷三收諸葛世系、先儒諸葛子冑裔、未入五經博士說、忠武侯爵謚歷代追封考、祀典儀注、祭器等、卷四至卷七、收藝文詩賦、卷末收祠墓匾額、祠堂聯、墓堂聯、捐刻志書姓氏等、其搜羅之備、考核之精、在一般祠廟志書中殊未易多見、即其獨節綱目、不取陳壽蜀志溫公通鑑、亦自有見地、開州馬允剛曾令沔、亦嘗葺修侯祠、為序

其書云、圖繪精工、叙述明晳、覽之者不但定軍之山水傳沔陽之古蹟、傳歷代之興修、傳古今之贊頌、傳列朝之題詠、傳、而當日國勢之治亂、其時之君臣朋友、後人之仰慕敬禮、亦因而并傳、洵盛舉也、實非溢美、夫侯之萬古雲霄、千秋廟貌、雖不待此志傳、而瞻仰祠墓人士、得此益生思古之幽情矣、

古蹟類篇八卷 滋息軒梨本

清宋必選撰、必選字靜庵、天都人、事不甚詳、惟就書端儲郁文及其自叙中、知其生康雍間、是書爲所輯古今名蹟志勝之作、上起古昔、下迄明季、有勝必登、無奇不錄、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流也、特紀勝以勝繫地、且必確有遺跡者始收、與酈道元水經注同、是書則分園圃樓臺諸目、使天下名蹟各從其類、故曰古蹟類編、又凡典籍所載、無不具錄、不必其勝果存、爲小異耳、故欲求披圖尋勝、此書未必能逮紀勝、若檢查故實、紀勝又不如此書便利、其體例大要、專志古蹟、惟古則載、近今則不載、以天下名勝、最重山水、故於古蹟所在、必詳書之、以誌勝概、古蹟如樓臺亭閣之屬、必有情事勝概方錄、如僅有其名、未入向賢題詠者、概不入篇、都分八卷、卷一園圃、收順天府城適景園至貴州思南田氏舊圃等則、卷二樓臺、收順天府城東南黃金臺至雲南大理五華樓等則、卷三亭閣、收涿州酈亭至雲南遠碧亭等則、卷四堂第、收京師朝天宮至貴州龍岡書院等則、卷五軒齋、收宛平古墨齋至貴州何陋軒等則、卷六里宅、收

涿州樓桑村、至廣西頊琦故宅等則、卷七泉石、收京師玉泉、至廣西梧州勾漏山白沙洞等則、卷八事物、收石鼓至彰德察作堂等則、都若干則、目下詳引原文、又第宅園囿中亭軒諸名、不避重見、均極便檢查、但若欲據以訪求天下名蹟、則猶未盡其能事也、

城南書院志四卷 道光戊子城南書院藏板

清余正焕輯、正焕字星堂、長沙人、歷官雲南迤西兵備道、此書乃其記書院創建沿革、流傳經過及重修之經始、落成之典制、與夫經常規模制度之作也、按城南書院、在長沙南門外妙高峯下、宋張南軒先生栻家潭時所建、恒與朱文公講讀倡和其間、兩先生集中、有關詩文、無慮百十通、與嶽麓石鼓相鼎足、均為有關儒先德澤之建置、而嶽麓以紫陽顯、石鼓以南軒著、獨城南合兩賢之德澤、轉日就湮沒、一修於正德中、再修於嘉靖間、三修於康熙中、皆旋修旋廢、乾隆十年、撫臣楊清恪公錫紱、遂移書院城內、廢其舊址、至道光初、湖南巡撫左輔、始又捐廉修復其舊、奏請移歸、得允、并御賜麗澤風長匾額、嗣撫臣嵩孚更增課額、時正焕適掌教城南書院長、乃輯為是書也、書都四卷、卷一新典、各奏咨詳呈稿、計布政使程移建城南書院札稿、巡撫左奏請頒賜御書匾額摺稿、書院謝恩額請代奏呈稿、巡撫嵩具奏籌增課額膏火摺稿、紳士置買歲修田畝租數單等十四稿、卷二圖記事蹟、計圖記事蹟引、妙高峯輿地

圖、聖廟圖、院宇圖等十二目。卷三朱張詩文，計輯朱張詩文小序一首、兩先詩文共九十九首。卷四舊書院圖記事蹟，及嶽城兩書火田考，附改建書院捐數銜名。前祁寯藻、正煥叙各一，無跋。其書翔實周畫，能得史筆之正，建置志書中不可多得者也。

炎陵志八卷首一卷　清道光栞本

清王闓琿撰。闓琿字云樵，寧鄉諸生。道光初客酃中，輯為此志，都八卷，卷首一卷。卷首收道光八年沈道寬序一首，并錄康熙辛丑彭之曇炎陵初志學使黎致遠序一首，又目錄、例言，及陵廟全圖、山川圖、種穀圖像、嘗藥圖像、廟祀像、大祀陳設圖、陵殿新圖、天使公館圖八種。卷一卷二帝紀、世系，卷三陵廟，而寺、坊、公館、亭臺亦附入，卷四祀典，卷五卷六碑碣，卷七山川，卷八雜說，卷九卷十紀詠。其體例大抵除首列圖像八幀以資景仰按索外，帝紀、經史子集之所論述，舊志所載者皆錄，祀典以欽定大清會典禮部則例為主，而附以史傳所載樂章，碑碣首順治八年祭文碑碣，次錄歷代碑文，山川惟收陵東西南北十里許者，詳明精審，處勝雜士葬炎陵述古，彭之曇炎陵初志，莫奮倍麗。按炎陵者，炎帝神農氏陵寢也。史記帝王世紀，炎帝在位百二十年崩，葬於長沙。郡國志，神農氏葬長沙。長沙之尾，東至江夏，謂之沙羨。圖經，炎陵今在麻陂林子茂窖數里，不可入，石麟、石馬、兩杉蒼然，逾四十圍，故在今潮南酃縣，惟羅

泌路史云炎帝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所謂天子墓者宋太祖夢感見帝於是馳節夐求得諸南方是自宋以來禁樵置户皆出於此一夢然夢之求斯得之抑非無故矣夫百家言黄帝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今瞻仰參拜乎此一篇而景行希古之心生云樵是書固未可少者也

吳興合璧四卷首一卷 家刻本

清陳文煜編次文煜字蓉裳歸安人才華清麗慨然有著述志且詞采藻富兼擅絕庚一時推大手筆嘗謂湖郡山水清遠古稱絕勝江鄉風物煙簑雨笠點染名山勝蹟間尤在在皆堪入畫故張元之山墟名吳均入東記諸書皆志其勝至鄭芷畦湖録則博綜羣書發凡起例數百年耳目爲之一新而年深代遠卷帙浩繁已散亡殆盡於是重加搜葺輯爲是書以駢儷之體爲紀載之文蓋猶兩京三都遺意也書都分山水古蹟三部

五卷卷首收吳興合璧序吳興山水清遠賦各一篇皆出同邑人楊元鼎知新手卷一山部收烏程縣峴山學士山道場山何山金蓋山錢山衡山菁山杼山棲賢山西塞鳳凰山鵶山法華山鳳翅山弁山白鶴山玲瓏山毘山戴山蜀山西余山昇山黄龍洞歸安縣浮玉山東林山沈長山上彊山三十條卷二山部收長興縣飛雲山堯市山顧渚山青山桃花塢碧巖羅岕德清縣吳城山玉麈山金鵞山東主山吳羌山武康縣封山禺山計籌山銅官山煙霞塢安吉縣石門山郭公山極溪山李

豐縣廣苕山、天目山、靈山、二十三條、卷三水部收烏程縣太湖、碧浪湖、夾山漾、西余漾、雲溪、苕溪、江子滙、蘇灣、蘇公潭、相國池、瑤席池、歸安縣月河、白蘋洲、紅蓼汀、花溪、長興縣若溪、罨畫溪、合溪、西清澗、金沙泉、珠簾水、德清縣餘不溪、孔愉澤、荷葉浦、半月泉、武康縣風渚湖、前溪、餘英溪、阮公溪、安吉縣梅溪、孝豐縣董嶺水、蛟龍池、卷四古蹟部收湖州府治墨妙亭、烏程縣下菰城、歸安縣白蘋洲三園、長興縣吳王城、德清縣雪月亭、武康縣寒秀亭、安吉縣晏子城、孝豐縣振衣亭、飛雲樓等六七十則、吳興勝蹟無不備具、而各繫出處、容註句下、足見其精審處、非碌碌輩可望肩背、而行文如歸雁亭云歸雁亭、苹老治湖時作于天慶觀中、崇悅乞名、東坡題額、蜀客吳山、自寓思歸之意、霜翎雲足、空勞矰弋之心、況鍊處、頗似洪孟遲、文質兼美、是篇有之矣、

石亭紀事二卷 道光戊申栞本

清丁晏撰晏字柘堂江蘇山陽人性嗜典籍勤學不輟、阮元為漕督、以漢易十五家發策、晏條對萬言、江藩稱其摭群籍之精、闢漢學之奧、好學深思、為當世冠、道光元年舉人、生平篤好鄭學、於詩箋禮注、研討尤深、著有毛鄭詩釋四卷、鄭氏詩譜攷正一卷、詩考補註二卷、補遺一卷、三禮釋注八卷、尚書餘論二卷、禹貢集註三卷、晏早歲治經、復熟於通鑑故經世優裕、嘗在籍辦隄工司賑務、修府城、浚市河、開通文渠中支、均有功於鄉里、咸豐壬子、閩粵匪蔓延大江南北、兩江總督檄行府縣教練鄉勇、廣積穀米、為守禦計、淮陰以晏主其事、旋為人所劾、奉旨遣戍、捐繳臺費、部議免行、庚申捻匪亂淮安北關、晏號召團練、分布要隘、城以獲全、辛酉以團練大臣晏端書薦、奉旨隨同差遣委用、敘前守城績、由侍讀銜內閣中書加三品銜花翎、壬申重讌泮林、晏少多疾病、迨長讀書養氣、日益強固、治一書畢、方治他書、手

校書籍極多必徹終始其著作已刊者有頤志齋叢書是編上卷即丁公致力於桑梓公益事業時所作之各種題記文字集下卷乃道光丙申年與李芝齡等重修府志因故未成特檢舊稿及頤志齋中涉及淮陰事實者甄錄序略付諸剞劂有叙說傳跋賦諸體而自題曰石亭紀事按石亭之名見陳壽蜀志注為淮陰地名題曰石亭殆即取義於斯乎

廣東新語二十八卷 木天閣栞本

清屈大均撰大均初名紹隆廣東番禺人少為諸生有聲遭明季之亂棄去為僧名今種字一靈又字騷餘後返儒服更今名字翁山少工詩文與陳元孝梁藥亭齊名素稱嶺南三大家為僧時居羅浮山中號羅浮山人久之出遊吳越又數年忽加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李天生輩為友詩名滿天下所為原本忠孝根據漢魏包羅六朝三唐之盛而自寫其性情際遇於山林邊塞之作

尤工在粵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者五年王于一云餘子在人海和酬屈子獨拔地作空中語誠非虛譽先生游於華山作西嶽詩百韻天生見而驚歎之時有趙君彝鼎以叅將守代州其甥女王氏才色無雙趙君故與天生善慕先生之才天生自請為媒為之納幣王氏女本育於諸姑侯公家居固源於是軒東行三千里而歸先生於代先生以華山為毛女玉姜避秦之地因以華姜字之而自號曰華夫著有道援堂詩文集是編所紀

名目複雜、如天地山水食貨藝文風俗習慣器物舟車宮室墳墓禽獸鱗介石草花木、無所不包、核其編次、固地理之類、特不立地志之名耳、然而何以新為名、自序稱吾於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國語為春秋外傳、世説為晉書外傳、是書猶廣東之外志、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

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同治年間梨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字孝達、一字香濤、直隸南皮人、晚自號抱冰、督兩廣時創廣雅書院廣雅書局、故又稱廣雅、父官貴州觀察使、生之洞、軀幹短小、不類北人、廣顙偉鼻、目三稜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讓、儀觀秩然、未冠舉順天壬子鄉試第一、癸亥始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旋督學湖北、取士提倡樸學、才華次之、建經心書院、選高才生肄業、丁卯庚午典浙江四川試、皆徧搜經策遺卷、名士下無一失者、遂督川學、著輶軒語書目答問教士、道咸以來、士溺於陳腐時藝、愈益不學、自是後進乃略識讀書門徑、光緒初、由內閣學士簡授山西巡撫、京朝久不放疆吏、倚畀之重自玆始矣、未幾法越事起、督兩廣總督、沿海驛騷、方修砲台樓船水戰具、之洞注意陸戰、專力籌軍餉、募新兵、以湘淮軍已暮氣不能用、乃起宿將粵人馮子材、畀以重任、諒山大捷、為自來中西構兵所未曾有、初鐵路議興、言者或疑其非便、李文忠小試

於京津公謂宜大興盧漢以經南北之脊則粵漢川漢寧滬蘇杭次第可舉在粵奏上之於朝廷務公督楚庚子之亂載漪矯旨命各疆吏攻擊居留外人之洞不奉詔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等倡互保之策北方鼎沸東南晏然前後坐鎮武昌二十年丁未以大學士入為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孝欽太后崩後即去職是編乃督川學時所作凡分十八說本義第一定志第二擇術第三務本第四知要第五宗課第六用心第七篤信第八自爭第九尊師第十慎習第十一善誘第十二程功第十三惜力第十四恤私第十五約束第十六書籍第十七釋疑第十八是編所紀側重於建置書院之本義與學術教條之大端雖於體裁稍乖然其主張樸實務求致用與崇尚浮誇競事模仿者相去遠矣

青冢志十二卷 退補齋藏本

清胡鳳丹編鳳丹字齊飛一字楓江號月樵浙江永康人清道光間受知於趙文恪公補博士弟子拔取優等肄業詁經精舍已而捐貲北候援例授光祿寺署正改兵部員外郎十年英人自大沽犯京師賈文端公楨周文勤公祖培奏以襄辦外城事務事平擢知府同治紀元洊升道員二年奉諱南還服闋治鄂撫軍曾忠襄公國荃檄辦全省楚局手訂章規務剔中飽歲盈度支二萬餘繼復東南大定江浙各行省奉命設官書局鳳丹請于鄂省蹤行省刊監本十三經以及五子近思錄小學輯註諸書頒示士子續刊四史百子全書凡二百二十七種又輯鄂局全書三十三種子書百種類多古本悉心校讎仿宋本國語國策儀禮其尤著者也十年督撫交章薦于朝光緒元年八月綰糧道篆恩詔蠲地丁積欠釐例董其事積弊難以爬梳且累歲始出奏因開局縛辦胥吏優其餼給勤索者禁報銷盡憑印冊不符查勘更正事

簡而功倍，半載毷毛，冊成，它省咸瞭然也。性嗜圖
書金石，過金焦，蒐蕭梁碑及鼎彝款式，行篋幾滿。
宋時鄉先哲號稱金華學派，著述散佚，泰半起自
唐宋，迄有明，蒐輯四百餘卷，次第刊行，曰金華
叢書，凡六十八種。足跡所至，與當代詩人流連文
讌，殆無虛日。游皖鄂閩，皆有同聲集之刊。六年寓
杭州，舉鐵華詩社，十二年重鋟金華詩錄七十
卷，復選一百餘家為續錄，又有金華文徵續編、
金華闡見錄、退補齋藏書志、大別山黃鵠山

桃花源曹娥江鸚鵡洲小志數種，退補齋詩文存
若干卷。是編成于光緒丁丑，乃官楚時所作。凡古
蹟一卷，紀實圖像與評論一卷，藝文十卷，分序
辨詩詞歌曲數類，上自西漢，下迄有清，兩千餘
年間，凡關於紀述吟咏昭君之字，莫不搜摭。
惟所錄詩文，因少剪裁，故不免瑕瑜互見。然
志乘當求完備，體例與選詩不同，不足為病也。

圓明園記一卷附浙江陳氏安瀾園記 江陰繆氏家藏本

清黃凱鈞撰。凱鈞字南薰，號退菴，浙江嘉善人。秉
性孝友，母高氏得水腫疾甚殆，日侍湯藥，夜輒露
禱，百計療治得痊，咸以為孝感所致。為父母卜葬，
躬親負土，建丙舍數椽，廬墓終身，名其地曰馴鹿
莊。處事寬厚，而耿介，常以旁屋隙地假人，彼物不
還，笑置不問。又買鄰人之屋，而其屋先已債人，為
庭處其他，徙失利，垂立券而毀之。嘉慶甲子，縣
被水，倡率平糶，大暑烈日，持蓋戶行，無有漏失。

貧民賴以舉火幾半載。夙工醫，以濟人為急，療治
頗影，并合善藥以施，閱五十年弗懈。著有友漁齋
詩正續集及醫話、庸言錄、遺睡雜言、悅心益目等
書行於世。是編末附陳氏安瀾園記及管庭芬芷
翁咸豐庚申跋。蓋成於文宗時，其紀述之法，首位
置，次形勢，次宮門，次官署，次朝房，次宮殿，次勝景，
不漏不支，詳略得宜。考圓明園為世宗藩邸賜園，
創建於康熙己丑，擴充於雍正乙巳，是該園於乾
隆南巡前已具悠久之歷史，而芷翁謂吾邑故相

陳氏之遂初園乾隆二十七年皇上親閱海潮駐蹕於此賜名安瀾園明園中曾仿其景而構造之者未免失諸管窺徐珂清稗類鈔圓明園記云圓明園在掛甲屯北距暢春園里許高宗六巡江浙羅列天下名勝點綴於園其中四十景俱仿各處勝地爲之是此園之構造乃集江南園林精華之大成而非獨仿安瀾也此編所紀既較宸垣識略等書詳核復有海寧陳氏之安瀾園記足資參證考燕都園林掌故者要必以是編稱首焉

關中陵墓志二卷 栞本

明余懋衡撰懋衡字持國直隸婺源人萬曆壬辰進士除永新知縣徵授御史時以殿工礦稅四出騎橫懋衡疏諫忤旨停俸一年巡按陝西稅監梁永輦私物於畿輔役人馬甚衆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遂上疏極論永罪言官亦爭論永帝皆不省懋衡尋以憂歸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啟元年起歷大理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世經共理京營戎政進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弗聽懋衡于汴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引疾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璫勢方張堅卧不起既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慎行爲首遂削職崇禎初復其官是書乃懋衡巡按陝西時

纂述所紀陵墓或論次為圖說其位置則列入圖其建近則载於説統核全書其敘述有法簡潔古雅迥在關中陵墓一統志陝西諸志之上人挾一帙則軺車所至庶可憑弔無遺惟以地方為經以陵墓為緯雖易於檢索而穆王先於女媧時代未免倒置耳

番社采風圖攷一卷 乾隆年間裝本

清六十七撰六十七字居魯滿洲人官給事中所著有遊外詩草臺陽雜詠西域聞見錄是編成於乾隆甲子其時六公與錢塘范咸奉命巡視臺灣見其郊坰之間衣冠文物比戶絃歌聲教頗盛然而窮鄉僻壤人跡罕至之地尚多未沐王化六公博物洽聞留意於絕俗殊風因就見聞所及自起居食息之微以及服裝耕鑿之殊命工繪為圖若干冊復為文以註釋之是編凡四十八門歸可分為歸化社師農業守備紡織釀造房屋音樂婚姻裝飾漁獵舟楫運動諸類徵引拉雜殊鮮倫理惟關於歸化一節謂臺灣社番不知其所自昉攷四明沈文開筆記云自海飄泊來及宋零丁洋師敗遁此其種類甚多康熙二十二年開臺以來漸次歸順雍正十年又勘定大甲西沙轆等社尤武乃胥宗等社亦相率歸化云云知臺灣全入遜清版圖乃在世宗末年是亦未嘗不可為考證之資

南中紀聞一卷　硯雲甲乙編本

明包汝楫撰、汝楫字公刻、浙江嘉興人、嘗自言賦性踈嬾、生平最怕有三、怕人來拜、怕人送禮、怕人請宴、以孝廉知綏寧五年、著循吏聲、所著有消夏綴言、牂牁草、嗚玉堂集、是編所述湘事居多、自序稱癸酉正月、游海上遇崇明僧悅心、談滇粵事頗詳、尋省曩日覩聞、恍若有會、因搜臆而臚其大凡云云、按公於崇禎戊辰出知綏寧、而是編成於癸酉、時隔數載、而僅憑記憶以追述、錯誤在所不免、且其所紀門類、殊為複雜、既分風俗、神怪、古蹟、寺廟、奇禽異獸諸目、又復載麻逸、錫蘭、羅鬼等國事蹟、以一卷書、而兼雜記外紀二類、直不知體例之謂何、所紀鳥銃條、西洋鳥銃、能及六百步、初放無聲、着人時方響、擊之立斃、天啟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師教軍士銃法、甲子春、遣回至杭州、曾見其人、色黑似墨、顛髮不及寸、皆圍結如螺、兩旁髭鬚亦然、頗似今所圖達摩祖師像云、據其所述人之形貌觀之、

實非今之所謂西洋白種、而為馬來或印度族無疑、蓋明以前只有東西洋、而無南洋之名、張燮東西洋考云、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此可知今之所謂南洋、即明代西洋之一部、而是條所謂西洋、當作南洋解也、

西南夷風土紀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朱孟震撰。孟震字秉器，江西新淦人，隆慶戊辰進士。生平宦轍所治，殆遍九州，所未游目者，僅閩粵滇雲邊海而已。少日趨庭，習聞詩禮，定省之暇，聞事為章，既為南北部尚書，一時海內騷墨之士，相與倡和，具時勝地，大酒為懽，述作尤多。已守巴郡，備秦關，分守西河，總憲全蜀，前宣貴竹，尹順天，司鹺臺，出撫三晉，耳目聞見，漸次開朗，文章愈益雄渾，前後仕宦二十五載，萬歷壬辰，以還，即山林幽竄，斗酒盤餐，不復及市朝矣。所著有秉器集、宦游餘談，是編所紀皆緬事。首分野，次氣候，次山川，次草木，次鳥獸，次五穀，次種族，次服裝，次房屋，次婚姻，次官吏，次耕織，次宗教，次交易，次城郭，次器用，次土產，次形勝，次魚鹽，敘述謹嚴，不失古法，作于癸未，成於甲申。按當年先生治理全蜀，蜀與緬疆域毗連，治亂自相關。時緬族莽瑞體避仇盤古，談佛惑衆，雄據南滇，木邦、孟密，因來襲職，馱勐刀難二酋相繼投莽，求立，適西與莽相持，求援不得，亦折而入莽，莽遂兼併八百，蠶車里，聲勢日盛，先生為防患未然計，于癸未冬，率兵征討，嵗除之日，師度沙本龍山，深入其境，所聞所見，莫非殊異，因汎筆記之，以貢寶於華夏之經世者，其公忠為國之精神不死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外紀類

漁瀛臚志六卷 京都紅杏山房藏本

清王芝撰。芝字子石，四川華陽人。通兵法，年十八即參戎滇西，小試其韜略，立建殊勳，以軍功擢定衛總兵官。能以心靈運用成法，洵兵家也。然深惡妄翊能兵之人，人或以能兵推先生，必怒曰：是何可輕言，能學備我國家萬一之用耳。其謙虛如此。嘗謂用兵之要，貴能因時因地因人因事以制宜，非精於此道者能有是論乎。是書初名漁瀛臚志，後覺其名之近於不諱，因易名曰海說。癸酉先生由京歸蜀，稿本託黄岱生君保存。丙子春，岱生以病卒，即轉歸蘇州王含，含亦癖談瀛洲者，展讀之餘，又覺其名之不當，因易名曰海客日譚，亟錄之以供海內同好。卷首冠緬甸語略、英吉語略、滿剌加語略。卷一同治辛未十月朔，由雲南騰越至緬甸蒲甘作。卷二是年十一月朔，由蒲甘至英屬之步多工作。卷三是年十二月朔，由野繆至倫敦作。卷四由倫敦歷瑞典、法蘭西、意大利諸國作。卷五由地中海還歷紅海、印度洋、南海、七洲洋作。卷六由廣東瓊州歷南海、東海至都門外。有韻有不韻，其所紀載緬事居多，可補職方風土所未備。至泰西各國，因語言繁雜，所用通繹之士易地非良，故僅就所聞之至大至要者，敷衍拉雜以成篇，敘錄簡略，且欠核實，無裨術業，聊可供茗香之談助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外紀類

竹垞小志五卷 嘉慶丙辰栞本

清楊蟠等撰、蟠字旅吉、號文璞、邑廩生、浙江嘉興人、父謙、諸生、恂恂儒行、好讀性理諸書、嘗撰次朱蘭閣詩稿、續經義考、朱檢討年譜、又注曝書亭詩刊成、自謂遺闕尚多、命門弟子捜補之、蟠茂才名父之子、繼起聲華、與里人丁子復、李超孫、昆季輩結慎交文社、儀徵阮相國督學浙省時、皆肄業詁經精舍、伊太守湯安重修府志、入局分纂、晚與方處士薰同主桐鄉金比部桐華館、詩

承家學、嗣響竹垞、以左手書楷法工妙、所著有文璞詩草、上洄草堂詩鈔、楊園先生年譜、是書成於嘉慶丙辰、為阮元所手訂、輯竹垞十二景詩文為一卷、市南二十景詩文為一卷、城南二十景詩文為一卷、重修落成詩文分為二卷、區劃明晰、體例井然、按竹垞位於嘉興之梅里、為朱彝尊先生別業、先生性好竹、徙宅十餘次、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康熙己酉歸自山左、買宅於鄰、宅西有竹、因以竹垞自號、宛平孫侍郎退谷題匾、海陵曹次岳作圖、先生集句、汪檢討舟次書、謂垞約五畝、有南北兩垞、周圍壘石為墻、編枳為籬、其中有鳥、有魚、有浮羅之蝶、岸有槐柳、水有芙蕖、藝蘭於砌、種芋於陂、奇花異石、靡所不有、先生暇日、恒與朋舊觴詠於此云、按垞、玉篇古文作宅、俗讀若茶、疑即一字譌分、又或作坨、誤、王維輞川集載南垞北垞詩、南垞詩有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即之句、述其形勢、與竹垞酷似、先生之命名、殆即取義於斯、以摩詰自況也、

竹垞小志續纂二卷

清沈愛蓮撰。愛蓮字遠香，浙江嘉興人，諸生。少擅文譽，詩宗竹垞。所著有青珊盦初集、續梅里詩輯、遠香詩話、六峰攬秀閣初集、讓菴偶存稿、小靈蘭仙館詞鈔、小靈蘭仙館詩話、小靈蘭仙館詩。是書成於道光戊子。按竹垞舊址，自嘉慶丙辰，儀徵阮元督學蒞禾，倡謀修復，并重建曝書亭，花竹森秀，稍復舊觀。閱三十年而亭復圮。道光丙戌，嘉興馮太史登府謀於秀水邑侯呂延慶醵資重新之。丁亥落成，因彙纂重修事迹，及新撰詩文為續編，詳於沿革，可供考證。按竹垞創建之初，由先生手定十二景。楊志稱南垞荷花池之南，有曝書亭、青桂巖、芰池、芋陂、桐階、同心蘭砌、菊塍諸景；北垞在荷花池北，有甌舫、槐泥、六峰閣、繡鴨灘、落帆步諸景云云。是十二景中，南得其七，而北得其五，皆頗具勝概。然自道光以還，屢經變易，面目全非。沈志云：今為園四畝，有奇紫藤當戶，植梅補竹，略備遊觀，求所謂青桂巖、桐階、同心蘭砌、菊塍諸景，已不可得。北垞則先生故居，已半為邱墟，僅存舊時門巷而已。是垞以竹為徵，茲既以梅易竹，名實不符，已失却其原義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古蹟類

杜工部祠墓志一卷 平江李氏活木字印本

清李宗蓮撰。宗蓮字友蘭，浙江歸安人。同治甲戌進士，先後知武陵、平江二縣事。是編成于光緒九年，首冠杜工部遺像二，山陰沈翰像贊一，祠墓圖及圖說各三，次杜工部墓辨，次杜氏家譜，末附杜工部誥敕及明陳塏題跋，鈔撮成書，無所考證。案杜公名甫，字子美，謚文貞，官至工部員外郎。原籍襄陽，後徙河南鞏縣，以祖審言官長安，居杜陵，又曰少陵，故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

生唐睿宗先天元年，大歷三年正月，去夔州，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杪之岳州。四年正月，自岳之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五年四月，避臧介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權州事舅氏崔偉，遂次耒陽，阻水，泊方田驛，旬餘，聶令賫致酒肉，公酬以詩。秋杪歸秦，冬初舟泊洞庭，凍因犯雨雪，資用不給，神氣沮喪，時平江令亦其親友，遂泝汨羅而上，暫寓平江，患病日篤，遂致不起，卒年五十九。次子宗武扶櫬權厝今縣治南三十里小田村天井湖畔，以病不克奉柩歸籍，殁，命其子嗣業，嗣業生於平江，家貧無以給喪，終不克葬，遂占籍為平江人，今之杜家洞尚有其裔焉。至唐元稹墓表，稱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之襄，祔事偃師，途次於荊，拜余為誌云云。平江張岳齡謂此或嗣業因事之荊，困窘無告，特求微之為文，冀有相助者，非其柩之實至荊也。審是，則新舊唐書所謂公卒於耒陽，歸柩偃師之說，皆不足深信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古蹟類

江城名蹟記補三卷 揚慎堂家塾藏本

清涂蘭玉撰、蘭玉字含白、江西新建人、博學好古、同治間重修縣志時、曾入局分纂、所著有資治通鑑綱目釐鈔、西山志、經解、是書成於光緒己卯、楊兆崧序云、陳石莊先生之江城名蹟記、於古蹟之著人耳目者、既詳且悉矣、此何待後人補之哉、雖然、年遠則事多、事多則記博、採珍異於淵海之中、遺珠賸寶、所在多有、含白之補名蹟也、搜考遺聞軼事、猶求珠於淵之意也、是茲編即陳宏緒江城名蹟記附錄補遺之類也、按江城名蹟記、分考古證今二卷、古與今不以時代為斷、而一以興廢存亡為斷、其遺蹟泰半歸於灰飛烟滅、而不能遽議修復者、題之曰考古、其幸而尚存在與新搆者、題之曰證今、其書敘論簡當、彬彬乎有古風、各以名蹟標目、援引遺聞軼事述之於前、以歷代詩文錄本條下、並附考證、多所訂正、是編既題曰江城名蹟記補、似宜仿其體例、拾遺錄新、俾後人於一郡名蹟之建置

沿革、歷歷可數、始克盡厥職、乃統觀全書、所記宮殿、壇廟、亭臺、樓閣、貢院、考棚、繁複叢雜、漫無條理、以補陳書、猶狗尾續貂也、又江城名蹟記、四庫提要但作江城名蹟、是編一記字、或即涂氏之所加歟、

續山東考古錄三十二卷光緒八年山東書局重刊本

清葉圭秀撰。圭秀字子佩，直隸滄州人。道光十五年舉人。幼嗜古學，喜深沉之思。凡書號難讀，他人累時日不能解者，一二閱輒得其解。撰述之博，與天津華長卿並稱。所著有埏紘圖考五十卷、圖二卷、乾象易知錄一卷、習察編四卷、知非齋詩草若干卷。又與同里王國均合纂滄州殉難錄四卷。年十七，讀顧炎武山東考古錄，嘗以太略為憾，自是涉獵之餘，凡有關山東地理者，輒筆錄而參訂之。雖有續纂之思，以見聞簡陋未敢。後二度隨兄芸士宦遊齊魯，浼兄遍索諸寅好，盡得各邑乘而讀之，于是着手編著。凡四易稿，三十八閱月而成，名曰續山東考古錄。以圖考及總沿革冠於首，有考國邑沿革二十五卷，無考國邑縣別為一卷，其他古蹟別為雜考一卷，山考一卷，水考二卷，山東沿革辨誤一卷，一統志山東古蹟辨誤一卷，都為三十二卷。凡山東所轄郡邑，無一不及。然大旨專以沿革為主，謂秦無地志，不可逕據漢志，乃以秦郡見於總沿革，縣概從略。又山東通志、府州縣志其錯悞層見迭出，故于各縣沿革古蹟二門之誤，皆為摘錄而訂正之。蒐採廣博，考證核實，較山東考古錄頗為完善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古蹟類

長沙賈太傅祠志四卷 光緒戊寅冬月長沙刻本

清夏獻雲撰。獻雲字芝岑，號廉訪，江西新建人。好古尚賢，敬教勸學。同治十二年，授湖南督糧道，及至長沙，即禮謁賈太傅祠，見其敝甚，曰：是烏可以揭虔妥靈，亟葺而新之。其祠内之古蹟若井、若牀、若柑等悉為復其故，且集資以增益祀田。既畢事，並取其有關於茲祠之藝文，論次時代，編為是志。首史漢列傳，次晉唐宋明歷代詩文一卷，次清朝詩文附雜記一卷，前賢題詠一卷，新詞題詠一卷，統以詠賈之作列於前，而以詠賈兼詠屈之作附其後。蒐採輯比，釐然有序。然全書以慷慨感懷之作居多，而祠之建置沿革，殊少系統之敘述。考長沙賈太傅祠乃以其故宅改建，明一統志稱賈子故宅在長沙會城濯錦坊。明成化元年，就宅建祠，李文正為之記。萬歷八年重修，增祀屈子，為屈賈二先生祠。然其門額尚曰賈太傅祠云云，蓋其所以如此者，殆不欲奪賈宅以奉屈，而其附祀屈子者，亦即史公合傳之遺意，使後之人既讀史公之傳，復觀屈賈之祠，莫不悄然悲，奮然起，想像其所經歷，激揚其所哀憤，冀拯忠良於未來。其用意深長矣。若蘇文公謂若賈生者，非漢文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辯誠辯矣，忠厚君子不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古蹟類

長沙定王臺志二卷 光緒己丑夏長沙梨木

清夏獻雲撰、獻雲字芝岑、號廣訪、江西新建人、官至湖南督糧道、所著有屈賈大合編、長沙賈太傅祠志、同治十年、公既重修賈太傅祠而爲之志於前、迨光緒四年、又重修定王臺復博加搜採、爲志如前、是編首傳志次碑記、次詞賦次雜記、次首前賢題詠、次新臺題詠、體例與賈太傅祠志同、考長沙定王、名發、漢景帝之庶子、其母爲唐姬、以孝景前二年三月、立爲長沙王、史記五宗世家云、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是定王雖無屈賈痛極呼天之情、賤逐不遇之苦、然其胸懷抑鬱、自亦有不能爲外人道者、長沙一隅耳、屈原被擯、發於忠憤、搜索枯腸述作離騷、定王就國、敦于孝思、載土長安築臺望母、忠臣孝子、後先相望、耿耿丹心、式可照耀千古矣、世傳長沙東門外之雙女墓、即程唐兩姬墓、按程姬三子、俱有封邑、是程姬不在長沙固無容辯、而雙女墓當爲好事者之僞託、不足置信、所謂望母不返、而望其墓者、乃無稽之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古蹟類

十閩名勝箋四卷 咸豐刊本

清鄔調元輯。調元字梅峯，閩之永福人。事蹟不詳。惟於辛筠谷侍郎從益序中，知為侍郎門下士。道光二年壬午，曾以孝職應北闈來游京師，出是書呈侍郎，侍郎乃為之審定也。書都四卷，所收皆唐以來題詠十閩名勝之作。計卷一五言古風，收唐韓偓南亭等四首，宋蔡襄遊鼓山靈源洞等十六首，元薩都剌天章台晚酌三首，明王恭六奇山等三十五首，清江孝緒

瑞雲峯等七首。卷二七言古風，收宋林光朝城山國清塘等十二首，元貢師泰遊元沙寺等五首，明李東陽木棉庵等二十三首。又五言排律，唐薛令之太姥山等七首，宋楊億武夷山等二十首，元薩都剌登烏石山橫山閣等三首，明葉向高黃蘖寺等四十二首，清李象元遊鼓山等八首。卷三七言律，收唐徐夤題福州天王閣等六首，宋蔡襄龍溪亭等四十五首，元張翥湄洲嶼等九首，明王世懋玉華洞等六十八首，清周亮工登岁崱峯等二十二首，附明陳鳴鶴詩二首。卷四續收清人七言律詩十四首，宋以來五言排律八首，唐以來五言絕句二十七首，七言絕句四十四首，補遺二十首，收羅之富，得未曾有。辛筠谷謂其不啻合千餘年之名公題詠聚會於一堂，即不啻統十閩之幽遐瑰詭圖繪於吾前。又謂其書可與國朝曾公瑤瀾閩都賦齊觀，信非虛譽。即於前人題詠外，不着點墨，亦非胸中別具邱壑者不能。惟編次

零亂，終不能謂盡美盡善也。

楚陵述略一卷 蘭明堂刊本

清張瓚昭撰。瓚昭字斗峰，湖南平江人，事跡不詳，惟於其弁語中，知為鄉里君子，嘗幕遊四方，并為鑲紅旗官學講官者。楚陵述略一卷，為所輯湘鄂閩陵墓志書，都分長沙府屬諸陵述，岳州府屬諸陵述，岳州秦屬南郡考，永州府屬諸陵述，唐故壤辨，息壤記，永陵述，紀夢，共工氏考，瀟湘廟述，常德府屬諸陵述，武陵考十一目，又附所為易義原則中上帝考，黃龍考二篇。插岳州秦屬南郡考永州府屬諸陵述之間，書義原古之天岳即東陵於岳州府屬諸陵後，蓋以考訂岳州東陵者，其長沙府屬諸陵，計有茶陵，百炎陵，醴陵昭陵，容陵諸地，岳州所屬諸陵，有東陵，黃陵諸地，永州所屬諸陵，有永陵，零陵，泉陵，舂陵諸地，常德府屬諸陵，有武陵等地，皆以近後世發現石室古隧，附合陵名，復鈎稽典籍，以考定之，如以湘陰苦竹坳古大路傍石室為容陵，常德古墓隧道多厝，銅人數十，為武陵是也。雖或不免附會，然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古蹟類

古之王者墓稱陵，而陵即以名地，由人民愛戴不忘，恐其久而湮也，并指出經傳所載，不可勝詳，為注釋者，概以地名了之之非，而考訂一以遺跡為主，在當時不可不謂非卓識，視今之君子，治經史者，猶高談疏箋，諱言文物，高明寧止十倍，又所為上帝考，以天地神為一，以帝為人王，為伏羲，亦至有是地，是其書直可與崔氏考信錄諸書等觀，未可以地理古蹟志書忽之也。

滄浪亭志六卷首一卷

清梁章鉅撰。章鉅字閎中，一字茝林，晚年自號退庵，福建長樂人。係本出白安定梁氏，宋時始分居長樂南鄉之江田，嗣復遷福州城中，自明禊迄章鉅之生，凡十六傳，世為郡學博士子弟，紀文達昀所稱為書香世業者也。章鉅出而穎悟，九歲即能執筆賦詩，二十舉於鄉，嘉慶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二等，旋乞假歸，主講浦城南浦學院者七年，甲戌再入都，由軍機章京歷主客司主事，儀

制司員外郎，湖北荊州府，江南淮海河務道，山東按察使，江南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在江蘇由監司洊藩臬，權撫篆凡四越時，至九年，林文忠則徐梁公章鉅墓誌銘謂其官轍所駐，莫久於江蘇，功業所施，亦著於江蘇，蓋紀實也。著有南省公餘錄，退庵隨筆諸書，滄浪亭志六卷首一卷，其除蘇藩重修滄浪亭時所輯，計卷首錄亭中宸翰刻石，卷一紀錄，舉凡宋史蘇子美本傳，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范成大吳郡志，葉孟得石林詩話諸書，紀滄浪亭事，無不錄。卷二祠廟，自蘇學士祠，而大雲庵，而南禪寺，至梁伯鸞之高士樓等，有關建置，皆加考錄。卷三藝文上，計收蘇子美滄浪亭記以來文十二首，宋人詩二十六首，詞四首，元人詩二首，明人詩十首。卷四藝文中，收清人宋牧仲至烏程張雪子詩若干首。卷五藝文下，收彭宗求至吳江閨秀嚴絲華詩若干首。卷六雜綴，收有關滄浪之散文雜記百數十條。全書採訪之博，編次之精確，非名手不辦。按滄浪亭在姑蘇郡學東，故

吳越錢氏舊地，宋蘇子美得之，始創亭名，後歷歸章子厚、韓蘄王。入清，宋牧仲與章鉅皆經重修。其地陂陀平衍，雲水蒼茫，緋細瞻顧，往往有兼葭白露之思，信吳中勝地。茝林此志，誠未可少者也。

安南傳二卷 紀錄彙編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晚號弇州山人吳之太倉人也文章意氣一時無兩與弟世懋稱雙璧焉父忬為嚴嵩構死於是世貞益激勵以風節自持而文章詩賦一以西漢盛唐為歸執詞壇牛耳者數十年海內翕然影從識與不識莫不推弇州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諸書四庫提要暨續修提要中事蹟已屢見不復詳是書收明刊紀錄彙編卷四十八四十九葉十行行二十字記安南建國以來興廢沿

革及永樂中張輔沐晟用兵南交以降中國與南方干戈玉帛始末大抵謂安南古交趾秦并天下置桂林象郡楚漢間尉佗為南越王再傳入漢為郡縣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定界而返隋唐間歷置州郡都護府宋師平嶺表驩州丁部領方稱大勝王求內附乃授安南都護交趾郡王俄而黎氏而李氏而李昊旵女夫陳日照凡數置君還為元兵所破日照逃之海上元兵三破國殺獲幾十萬陳日烜進代身金人贖罪乃已入明初封日烜五世孫日熞為安南國王未久陳叔明黎季犛之亂相繼作中國數移書問罪不聽以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晟討之平黎誅季犛乃以安南為州邑其後數亂數平十餘年中反者三四至宣德初成山侯王通安遠侯柳升敗死張輔請行而僉議兵力非如太宗時且太宗三下交中國士馬物故幾萬轉漕度支大小費七十億雖得城三百而無尺寸利不如棄之英宗天順四年乃詔撫之安南非復中國有矣云云其融鑄史料疏密輕重宛轉相通

無不得宜宛然班孟堅西南夷西域諸傳也弇州大手筆固不同凡響耳

涼州記一卷 二酉堂叢書本

涼段龜龍撰，清張澍輯。龜龍字壽喬，敦煌人，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沮渠僭號，擢著作佐郎，撰述頗富。澍字伯瀹，自號介侯，武威人，嘉慶己未進士，散館改外職，選黔之玉屏，自是為邑宰三十餘年。先生治事簡易而聰察，持法嚴，胥役惕息不敢犯，所至令行禁止，聽訟好以數言決，不姁姁以為家人語，民多畏之。好言賑事，其法甚周，流弊盡絕，民甚親之，上下相信，訟益易了，縣日以無事，頗有政聲。道光丁未五月病歿於西安城內和樂巷。案隋志有涼錄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入編年類，紀禿髮氏事；又有張諮纂涼記八卷，唐志作十卷，皆記張軌事。史通云：宗欽涼記紀沮渠氏事。其外篇又云：前涼張駿十五季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護軍將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又云：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各著涼書若干卷。又後魏書高謙之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缺漏，謙之乃修涼書十卷云云。涼國之專史雖多，然所紀皆前涼、北涼、南涼、西涼諸國事，惟是書乃紀後涼呂光事也。其書久佚，散見於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張澍輯成此卷，共得數十條，於每條下附以考證，校訂謬誤，誠龜龍之功臣也。考我國史籍之備載五胡亂華事者，首推十六國春秋一書，而其後涼錄中所紀頗嫌簡略，蓋呂光以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號於三河南郊，在位十四年，凡三易年號，而十六國春秋僅紀麟嘉與龍飛間事，至太安間事則付闕如，其遺漏多矣。是書紀呂光之始末頗詳，洵堪補涼錄之不足，備史館之參稽矣。

東海小志一卷　函海本

清李調元撰調元字雨村四川綿州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授吏部主事至直隸通永道先生少負才名以春蠶作繭詩受知於錢香樹先生鄉會掄魁文名大譟通籍後分司銓曹典試粵東所拔多知名之士旋以畫稿事受高廟特達之知遂有督學粵東之命差竣授直隸通永道以興屬員互訐被議歸里纂函海類書捜採遺書三百餘種楊升庵先生著作表彰尤多家有

萬卷樓藏書頗富詩文敏捷天才横逸不假修飾少作多可存晚年有率易之病識者宜分別觀之所著有童山詩文集十三經注疏錦字六書分毫尚書古文辨異左傳官名考春秋三傳比周禮摘箋春秋左傳會要南越筆記井蛙雜記尾蔗叢談等書行於世是編乃官通永時所作蓋冀東地勢與盛京接壤先生常因公出關見其物產富饒因略志之漸積成帙勤為此卷凡五十三條皆關內所不數數覯之動植物也

第十一條云樹雞似雉而小脚有毛爾雅註云鶡鴠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趾出北方沙漠地樹雞即鶡鴠之別名也第十四條云外番犬强壯常以代馬供驅策故元史有犬站之名今赫真飛牙哈部落尚有役犬以供負載者所謂犬站亦驛站之類也書中所紀既多奇禽異木且其有關古籍者必詳為考證是不僅可備博物君子之採擇猶可供經史專家之參考焉

西湖雜記一卷 武林掌故叢編本

明黎遂球撰。遂球字美周，廣東番禺人。性伉易通爽，五六歲便能屬文，下筆奇警縱橫，不可幅塾。師率憚潛謝去。丙寅番禺令張國維試童子科，拔公冠軍。明年丁卯舉於鄉。時海內社集隆舉，凡獲公隻字，比寸明珠。工詩及古文辭，往來公車間，所著盈數指。抵邗關集鄭昭宗影園，在座咸賦黃牡丹七言近体各十首，已糊名，殿最虞山錢謙益推公第一。公雅好游，自燕趙吳楚魯蜀以及滇黔，足跡無不至。甲申三月國變，公見所就義諸人，皆平日握手與深語者，益自憤痛，誓死為國，講復仇勤王策。乃南都再造，公乃出赴國憂，罄其生產，治鐵銃五百函，並器械藥弩，齎赴資軍。時吏部特薦學問經濟人才，詔授公兵部職方司主事，頒賜敕印，提督兩廣水陸義師，應援虔州。十月四日南門陷，公督健卒數百人奮呼巷戰，竟日，公脇中三矢墜馬，大罵不絕口，敵遂褫其衣冠，見所佩敕印，刀戟交下死之，公得年四十有五，蓋丙戌十月之四日也。詔卹虔城殉難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贈公祖父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行江西制合楊廷麟、萬元吉、姚奇允、龔棻、黎遂球建五公祠於贛州，歲時奉祀。勳卿嚴煒特請加卹，得旨賜謚忠愍，比例加贈兵部尚書，一子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所著有蓮鬚閣詩賦文集凡百餘卷，行世。是編為四遊西湖之雜集，其詩秀逸有致。西湖詩云：輕波澄徹影重重，近是桃根遠是松。寺寺面臨西子鏡，山山雲掩上方鐘。氣格迥在西湖百詠之上。其文古樸剛健，而且所紀湖山勝蹟，皆簡潔明晰，郎郎如目覩，可與田汝成之西湖遊覽志肩隨，固亦地志中之佳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采硫日記三卷粤雅堂本

清郁永河撰、永河字定澄、浙江仁和人、官至統帶、耽遠游、足跡遍江南諸省、康熙間平定鄭氏、臺灣入我版圖、常以不得一覽其概為憾、乾隆丙子冬、榕城火藥庫災、硝黃火藥五十餘萬付諸一炬、有旨責償、守官聞臺灣之雞籠淡水等地產硫黃、因命永河往采之、彼欣然應諾、是書蓋為采硫于役時所紀也、凡分三卷、卷一紀來事、案永河等於丁丑春正月二十四日、發福州之南門、二十五日渡烏龍江、二十六日晚宿漁溪、二十七日晚宿莆田、二十九日晚宿泉郡、二月朔日宿沙溪、二日至劉五店、登舟至廈門、因天氣惡劣、未敢渡海、十六日瘥風暫息、舟子促行、遂登舟、二十二日薄暮抵澎湖列島之媽祖澳、二十三日夜出發、二十四日晚抵臺灣之赤嵌城、會風惡、仍留宿舟中、二十五日易小舟登岸、下榻臺邑二尹蔣君所、此東來之經過也、卷二紀治器具、查硫穴與采硫礦之經過、卷三紀西歸事、是年十月、硫事既畢、遂理歸棹、初四日與親友濶別、登舟、初七日風勢甚勁、巨浪如山、行不數里、舟檣有聲忽折、於是隨風蕩漾、初九日巳刻抵定海鎮、登岸周覽畢、遂命舟師理棹南行、入五虎門、晚宿怡山僧院、初十日復登舟至閩安鎮、十二日抵會城、此西歸之經過也、其沿途所紀、雖嫌簡略、然於各卷中附述臺灣之山川夷險、形勢阨塞、番俗民情、頗詳、可補徐懷祖臺灣隨筆之闕略、而且事皆目歷、言必有徵、以視錄傳聞而言異俗、據故籍以論形勢者、固區以別矣、

平山堂小志十二卷 刊本

清程夢星撰。夢星字午橋，江都人。康熙中及第，進士，入翰林。未幾丁艱，歸不復出。江都固江鄉勝地，民物富饒。自司馬氏渡江而後，謝公開府是邦，百千年來，流風未沫。販夫菜傭，皆有六朝煙水氣。明清之交，幾經兵燹，玉鉤仙掌，半付劫灰。至是廿四橋邊，絲楊城郭，乃漸復舊觀。王新城盡了公事，夜接詞人，即在是鄉。一時文酒風流，可以想見。夢星以名翰苑而好客，於是留連詩酒，狎主文壇者數十年。善六法，工長短句，而尤長於詩。辨香玉溪生，著有今有堂集、茗柯詞、李義山詩注諸書。平山堂小志十二卷，所以志平山堂勝蹟者。名小志者，別於汪應庚攬勝志耳。自江山勝跡至藝文碑刻，無不輯錄。按平山堂為江都景物之冠，宋慶曆八年歐陽公守郡時所築，以地據蜀岡顛，每一登臨，全城風物歷歷在目。故七百年間，雖幾經興廢，而為登臨者瞻顧棟宇，莫不發思古之幽情。入清以來，世祖、聖祖，且頒宸翰題詠之多，更無論矣。是以夢星輯為此志。雖其後趙之壁平山堂圖志，謂其重在文藝，故事名勝之蒐考不無缺畧，而詞人手筆，淵雅或尚突過趙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古蹟類

會稽三賦註四卷 惜陰軒叢書本

明南逢吉撰逢吉渭南人字元真一字元命又字姜泉南瑞泉先生大吉兄弟行也瑞泉正德辛未進士歷知紹興府以從王文成遊而執政方惡文成去官文成謂其為人真有朝聞道夕死之志者且渭南南氏固詩禮世家文章風義之士代不乏人故逢吉此註亦端審懇切如其家世書都四卷所以註宋王十朋會稽三賦者也三賦云者曰會稽風俗賦所賦皆會稽風物畧如左太冲三都而用上林例自謂雖

文采不足以擬相如之萬一然事皆實錄曰民事堂賦賦府治北紹興間添差簽判公堂十朋始仕按紹興府簽判幕所翔也曰蓬萊閣賦賦府廳後錢武肅所建閣子數衍會稽山水風物文字元微之一詩而外惟斯為最逢吉因就周世則史鑄註重加釐正而為斯註其於周史二註云周顧若核而或疏史復蔓而多支故於周注去十之三史注去十之七是其註超過舊註固不止倍屣也又其註是書時疑在瑞泉守紹興日謹疏以待正

洞霄宮志五卷 乾隆洞霄宮刊本初印

清聞人儒撰儒字學山錢塘老諸生也學問贍博文亦澹雅有致一時推宿學焉乾隆辛未高宗南巡進呈洞霄宮圖說即出其手其後洞霄宮住持黃冠輿本恒挽其修志初邀謝適其子本恒起之乃輯為是志志都五卷卷一圖考沿革山川橋梁四目卷二古蹟宮觀祠宮道真四目卷三碑記一目卷四紀異物產詩詠三目卷五詩詠補遺二目卷前更附聞人儒錢塘金志章苕溪沈樾蕭人吳作哲河南周世恩

會稽曾煜諸人序六首洞霄宮洞霄山圖各一幅按洞霄宮餘杭餘杭南十八里天柱山大滌洞也傳建自漢元封三年東晉郭文舉許遠遊於此仙去地遂以名唐尚道教餘是建莊觀台殿焉葉法善皆嘗駐其地入宋累朝禮奉改賜洞霄宮與嵩山崇福獨為天下道觀之首以宰輔去位者充提舉名臣如耿南仲李綱范成大趙汝愚留正葉夢得諸公皆嘗提舉之其後屢興屢廢至乾隆間鍊師輿本恒乃重創建圖志之書浙江通志收宋唐子霞大滌山圖考元鄧

牧纂大滌山記、錄洞霄宮專志、錢塘志謂鄧牧有稿、而實佚不見、惟戴日强洞霄志一冊附餘杭志尾、而訛沿失次、在在皆是、惟是書稽考碑刻、蒐輯藝文、條理詳明、文詞淵雅、不徒較前完備已也、祀官一目、收一百十八人、多餘於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者且三人、道真則自郭文舉以降、無不備載、自來考核道流史系者、惟恃北京白雲觀、陝西重陽庵譜系、今茍由此進求洞霄世系、或可於龍門一派以外、更有所獲也、詩詠并輯有林和靖集外詩、其志之精可以見矣、

學海堂志一卷 道光戊戌刻本

清林伯桐撰、伯桐字桐君、號月亭、廣東番禺人、嘉慶六年舉於鄉、事親至孝、父歿、不復上公車、蔬食不入內室者三年、與兩弟甚友愛、常敬以持己、誠以待人、生平於學無所不窺、尤篤志於經學、研經宗漢儒、而踐履則服膺朱子、十三經注疏、皆自丹鉛、二十四史及諸子全集、凡目所經者、皆能舉其大要、見人則抑然退讓、有若無、實若虛、授生徒甚衆、擢高科者數十人、見鄉里事之當為者、必出、前後兩制府阮公鄧公、皆敬禮之、阮公派為學海堂學長、鄧公延課其二子、君抱道自重、當言則言、絕不干預外事、然君不可及、不僅在是也、道光甲辰選德慶州學正、卒於官、年七十、所著有修本堂叢書、案儀徵阮元於嘉慶丁丑假節督粵、迨辛巳年政通人和、遂建學海堂於粵秀山中、以為課通省舉貢生監經解之所、甲申冬落成、丙戌秋派出學長吳蘭修、趙均、林伯桐等八人、共司課事、同治四年又增

課業諸生各因性所近自擇一經肄習蓋亦書院之支流也是書卷首有陳澧序稱月亭先生撰此志將近三十年矣中更兵燹復有前後小異不可以不記輒為續之云云知是書伯桐草創未竟乃由陳澧鈎稽補充以成之者也凡分十二門曰文檄曰建置曰事宜曰經費曰題名曰課業曰經板曰藏書曰石刻曰雅集曰草木曰典守文瀾閣附其書纂修既非出自一手未免舛譌牴牾之弊然事屬創舉撰述靡易是雖大輅椎輪粗具崖略固亦未嘗不可供究心書院制度者之參考也

玉紅草堂集三十卷　清雍正年間刻本

清龍震撰震字文雷號東溟天津人世業鹽已復棄去獨臥一室絕屏客往來名其所居曰帆齋自號帆史與同里張霔善詩酒倡酬無虛日人以狂生目之按是集之詩樂府歌行五七言古今體各體均備卷首有錢陳羣序其大旨云東溟所著玉紅草堂詩三十卷太史陳君子翽未第時為之序好事者請以千

金付梓梓成東溟亦不復作詩其明年余適遊木門欲一識東溟聞其善懶不堪未敢一詣木門距京二百里冠蓋紛馳相望於道貴客某某耳其名叩之則辭以疾輒懷刺而返其他落落不偶能以酒自豪者東溟亦召之飲羣以是知不見絕於先生也飲必醉醉餘作詩多見性語然皆不存從遊弟子讀其詩有所得退而錄之東溟知之猶正色相戒

一日余遊香林道院見一人白袷朱履與道人敂坐庭樹間作吟聲者余亦遂入就坐因識東溟與語相得明日東溟邀飲留數日歡甚東溟亦偕其同志詣予後遊香林東溟每設餺飥寒具相餉焉歲餘無間其所得詩百餘首亦不存則知東溟非不作詩也不存也因問其故東溟曰人之於詩猶蟲鳥之有聲音也蟬嘒午風鶯啼高柳要皆自適已耳

必欲執管而傳之操縵而調之是豈蟲鳥之性哉其與刻舟以求劍也何異余笑謂東溟曰先生達則達矣然世所稱達者莫如莊周其言崇虛無齊得喪一死生豈尋常爭尺寸之名者哉而內外諸篇必假孔顏之徒以自伸其意誠懼其說之不傳也且余聞之大人先生往往輕其少年時所作至垂老著書多不棄去閱世久則見理真讀書多則造詞淡彼誠有所得於中也東溟默然良久曰子言是也遂從弟子請於所遊歷處得詩若干首彙爲帙其自題詩有人壽不如紙之句則東溟亦自知其言之可以傳且久也昔老氏不能卻關吏之請卒以五千言見於世他日讀東溟詩者其亦無忘余今日之一言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玉紅草堂又存稿十六卷 清雍正乙卯刻本

清龍震撰。震字文雷，號東溟，天津人。有玉紅草堂集三十卷，已經著錄。按是集之詩，依年編次，起自康熙甲戌至癸巳二十年間，凡得四千餘首，名曰又存稿。而東溟自題云：詩也者志也，自是之後吾志定矣。致陳儀撰震傳畧云：東溟之詩，疎蕩遒逸，如司馬子長之文，渾脫瀏灕，若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然東溟無意為詩，東溟至性過人，而窮於所遇，無以通其志，引而自疎，又義不忍則激，而為狂憤而為譎幻，而為不近人情，詭而為使酒罵座，迫而為孤為嬾為達，要皆非其真也。其真無以自見，則鬱勃輪囷，發而為詩，其遇窮，故其音悲，其痛深，故其詞婉，其刺冷，故其指微，隱而彰，通而達，溫柔而敦厚，纏綿而悱惻，庶幾乎屈子之遺矣。

粵東草一卷 傳鈔本

清樂樟撰。樟字樹堂，天津人，諸生，工詩，好游名山大川，三楚百粵，足跡所至，皆有詩。是集乃其游粵所作，全編古今絕律共數十首，其詩言情言景，字句淡然一氣相生，多旋轉自如之作也。致津門詩鈔云：樟起世武庠，嘗偕于豹文、朱紹夏應古試學使，以為武人及閩三人詩賦深加賞異，嘗過河南襄城，雨中紆道拜李膺墓，其風趣如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粵東草一卷 清刻本

清金玉岡撰。玉岡字西崑，號芥舟，又號黃竹老人，天津人。有黃竹山房詩鈔三十卷，已經著録。今按玉岡之詩，神味淡遠，追踪放翁，模山範水，胎息柳州，寫一時情事，又得東坡海外之趣也。攷王履謙是集序云：先生行誼至高，以筆墨自娛，不樂仕進，好遊名山勝水，凡巖壑之幽邃，雲霞之綺麗，與夫竹石花鳥之爭奇鬬妍，收入胸襟，發爲歌詠，故其語語天成，意境迥超塵表。後觀其畫，亦如詩，蓋皆意主於高淡，不屑作俗家塗飾態，其性然也。

黃竹山房詩鈔三十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金玉岡撰。玉岡字西崑，號芥舟，又號黃竹老人，天津人。平孫，性高淡，慕陶宏景、林和靖爲人，工詩善書，築杞園，結黃竹山房，與諸名士聯吟其中。性好遊，足迹幾徧天下，遇名山水，輒有詩。後遊羅浮，卒於鄭熊佳電白署中。今按玉岡詩喜放翁，畫倣雲林，書法得鍾王遺意，精於考證，一字不得其解，無不遍覽書史，務求其詳。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凡二千餘首，備極雲林瀟灑之致，一邱一壑，俱含天趣，可謂詩中畫，畫中詩。玉岡兼之。王希曾序云：先生之畫，功力深厚如癡，神味淡遠如迂，詩則追踪涪放二翁之間，模山範水，胎息柳州，寫一時情事，又得坡翁海外趣。昔人云：乾坤清氣得來難，先生胸無點塵，視世之騖於名利者，若將浼焉。此玉岡之吟詠與

其性情也。

抱樸齋詩集一卷 清嘉慶戊午刊本

清王詩撰。詩字希陶，滄州人，與弟訓同擧也。聲音笑貌，父母莫能辨，嘗別其服以識之。幼聰敏，多宿慧，皆補諸生。好爲詩，尤工繪事。詩詩蒼老，訓詩逸韻，各臻其妙。情好既同，友愛彌篤，時比之維縉兄弟云。今按是集之詩，長篇皆分段落，每段用提頓以見起，用結束以見止，提頓結束有明有暗，有重有輕，段落有長有短，參差錯落，以救方板，此皆少陵之法，讀者不可不細揣摩也。攷邊連寶隨園詩草有懷友王希陶詩云：窮替因張籍，丹青老鄭虔。清癯骨一把，脫灑句如仙。自判河津郡，相違十七年。適來消息斷，翹首海西偏。注曰：滄州舊隸河間，每於試期相晤。自雍正己酉後，改屬天津，於今十七年矣。由是觀之，則詩與連寶當時相爲友善可知也。

蘭亭詩鈔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查為政撰。為政字漢公，天津人，曦弟。家貧，以教讀糊口。周焯謂其無儋石之儲，而吟哦自若，正所謂窮而後工也。今按是集卷首有張廷枚、王又樸、梅瑾三人序，全編古近體詩百有餘篇，長吟短詠，多自寫其胸臆，聲調高朗，無格不入。心懷磊落，才情不羈，發而為詩，汲汲然自成一家矣。致梅氏序謂余與漢公素以筆墨交，相切磋。漢公性躭詩，偶有所作，就余商訂，將易簀前，自謂其生平嘔出心血，欲付剞劂，延予删摘，其詩頗多骨力，清峭之句，又有一種從容淡遠之致，亦足以見其性情矣。

居易堂三周詩稿一卷 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清周人龍撰。人龍字雲上，號躍滄，天津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授山西屯留知縣，調清源，歷陞蒲州知府，息山陝民隔河爭地案。定丁糧歸地之議，擢江西督糧道，告歸，卒年六十四。按是集五七言近體絶句凡三十餘首，卷端有樂立本識云：表伯周躍滄先生由江西糧道謝病回籍，易簀時出其所作詩稿一編，屬先君子代為選擇，將為鋟刻，計先君子受而存之，閱數載，校畢，付其嗣君冰叔謀鳩匠氏，而冰叔突遘奇疾，竟付祝融今二十年矣。乾隆癸巳，予有津門詩彙之選，每慨先生之作不傳，向冰叔之子宬賔言，宬賔謂其母石及其姑黄有能記誦者，歸録數十首寄余，剞劂成一冊，因歎先生之詩毀於其子，而傳於其媳其女，亦僅事也。今取之著録，以傳其人。

而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覺菴詩集二十卷 宋氏家刻本

清宋起鳳撰。起鳳字來儀，號紫庭，一號覺菴，滄州人。副貢生。順治六年授靈邱知縣，有政聲。尋擢羅定州知州，人建生祠以祀。丁艱歸，羅民詣大府乞留，上允其請。起鳳堅辭，臨行泣送者千餘里。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郝維訥兩遣使，皆不應。卒年六十七。按是集之詩，古今絕律、樂府歌行各體均備，而起鳳為詩於諸體中尤善長歌。攷卷首有魏象樞序云：余謬以文字交宋侯，因出居山塞外詩凡兩帙示余。卒業，如宮叶商，如珀引芥，其與余曠然相感者，直在氣格聲光之外。顧以博雅如公，過名山，歷大都，足跡幾半天下，乃無地不詩，且系之記。大抵察風土之變遷，稽形勢之險易，辨物理之淳澆，問民生之疾苦，所在耳而目之者，輒留連不忍去，往往從野老田

父斷碣殘碑得一二語遂收奚囊不欲使見之聞之歌之詠之者失實而無據或亦少陵之信以傳信欲使後世讀之所稱爲詩史者非耶

芧廬詩草一卷 平山在東閣刊本

清戴明說撰明說字道默號巖犖滄州人明進士入清官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屏聲色閉戶治心力究大易閑邪存誠之旨因受業孫奇逢之門授傳習錄務爲實踐一時如明經陳奉敎諸生趙時泰皆與共學切劘者也遠近學者稱曰定園先生晚年尤工書畫是集卷前有吳偉業序孜陳遇堯定園傳畧云定

園先生博學能悟公餘殫心風雅爲詩與王覺斯吳駿范箕生齊名今按明說之詩深渾奇峭超邁絕倫長篇短幅各臻其極淵乎其神蔚乎其彩如王心齋初見新建時冠則有虞服則老萊攝衣上座儼若懷葛間人也紅豆樹館詩話云尚書畫竹最工筆筆如金錯刀今之王舍人夏太常也吳雯題云湖州太守貧方善協律郎官老吏工惟有尚書最

尊寵，閭中寫出蔦陂龍，其推重蓋甚至云。又按明說研討說文解字，窮溯六書，備採諸體，簡義明辨，邊旁點畫，成書凡百有二十部，首以點畫為次，名曰篆書正。今未見傳本也。

詠雲齋詩集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杜其旋撰。其旋字考之，號雪臆，靜海人。依中子，隱居樂道，善屬文，浮沈諸生間，築屋三楹，吟嘯其中，臨死戒其子葬於中庭花竹間。事蹟詳戴輔先哲傳。是集古今絕律共數十首，卷端有韓芡序云：雪臆之為詩也，和平澹遠之中，寄託感慨，雖未能嗣音開寶，而格律神髓擬諸李從一嘒，差相彷彿也。今按其旋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恍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可謂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花雨集一卷（清康熙年間刻本）

清杜依中撰。依中字遯公，號致虚，靜海人。明諸生。崇禎末嘗叩闕獻十七策，懷宗嗟異。甲申後隱居不出。清初以宿儒高行薦，不應。人稱徵君。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是集古今體詩凡數十首。今按依中生於明末清初，當時不獨以詩名，海内且有宿儒逸士之風。其詩實有幽燕老將如許沈雄之氣，而其含酸茹苦，其時其地使然，故説詩者必論世也。孜吳應箕評此集云：讀遯公詩，知北地之才不獨崆峒一人耳。

提因太史遺稿一卷（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劉果實撰。果實字師退，號提因，別號大旅陳人，滄州人。慶藻第三子。康熙十八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致仕歸，遂不復出。果實性孝友，父殁，遺産盡讓於兄。妻亡不再娶，博學，尤精於易，為安溪李光地所知。事蹟詳畿輔先哲傳。今按是集古今體詩凡數十首。其詩意達與題清切，而不模糊措語，妙者則曲折如意，頭頭是道，而有温柔敦厚之旨也。趙執信序云：滄州劉果實與余同康熙己未榜，長余四歲，貌白皙秀異，行動如鶴，坐必跏趺，幼精内典，於世味了無所繫戀，意其前身蓋高僧也。詩文談諧，雄辯菲薄迂儒，不可以法度求之也。

栖素山房詩稿二卷 清刻本

清盧廷棟撰。廷棟字矽堂，任邱人。其事蹟未詳。程虞卿序是集云，矽堂性蕭散，好讀書，登山臨水，吊古懷慨，有古名士風。于桂森序云，矽堂先生以詩名淮浦者垂二十載，温温然，郁郁然，悉本性情，無所矯飾，清真之氣，流露楮墨。五律風格高超，綽有王孟遺意也。今按廷棟之詩，氣息高古，格律醇厚，知其沐浴於漢唐諸大家者甚深，斯可以傳世矣。

崇古堂詩一卷鏡山閣偶存一卷 清刻本

清高緝睿撰。緝睿字堯臣，號鏡庭，靜海人。恆懋子，廕生，歷官福建布政使。朱彝尊高博士恆懋席上留贈公子緝睿詩云：列席先投轄，升堂喜盍簪，飄零忘薊北，風物盡江南，滄酒瓷罌滿，張梨白露甘，留連如意舞，更與阿戎談。按緝睿崇古堂詩爲古近絕律數十首，其鏡山閣偶存前有文數篇，後附詩十餘首，皆無序跋之文，未攷編於何時。今觀緝睿之詩古文詞，不作常語，一往真氣，流露胸中，字句雅淡，語意宏深，讀者當詳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蕭雲閣詩集一卷 清刻本

清戴王縉撰。王縉字紳黃，號雲極，滄州人。明說次子。順治十五年進士，出授南昌府推官。以迴避改揚州。裁缺，改補山東德平知縣，內陞福建道御史，有直聲。攷滄州志云：王縉性端厚，學問深醞，讀書攻苦，暑月常汗流溼座。為德平令，興利除弊。官御史，剛直能言。詩得家傳，為鄧孝威先生所激賞。今按是集之詩，如瑣玉墀春蠙，珠浴月，琅然可誦。而諸體之中，尤工近體，頗有盛唐諸大家之風。後之讀斯編，當詳審焉。

南村草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諸爽撰。爽字澄嵐，號瞿菴，鹽山人。士奇子。少英敏，十三歲補博士弟子員，攻苦益力。歷十餘科不第，文名特振。晚號西山先生。攷(賫)爽主瀛州詩社，與同邑趙爾孫、滄州劉果實、任邱龐塏齊名。一時文遊皆海內名士，惟蓮洋吳雯相交最篤。善畫工詩，雅近陶韋，為當時所推重。今按是集之詩，其五言古猶法魏晉之遺，則唯天才超妙，逸氣橫生，遂有尺寸未合處。其五言律則源出杜甫，而晚力甚大，筆勢參差錯綜，氣骨自高，雄勁之概，可與漁洋山人匹敵矣。

剖瓠存稿詩二十卷 清乾隆年間蕭氏家刻本

清蕭重撰。重字千里，號遠村，靜海人。工於詩賦。康熙二十七年聖祖幸淀津，詔許海內士子迎鑾獻策。重以賦進，詔赴津門行在應試，欽取一等六人，二等十四人，重列二等三名。賞大緞二匹，命充文穎館謄錄。五年兩得優敘，銓選福建蒲田縣凌洋司巡檢。凌洋在萬山中，民樸事簡，長才短馭，抑鬱不得志，植修竹爲籬，覆松毛爲屋，飲酒賦詩其中，晏如也。今按是集之詩，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諸體俱備，其篇中以五古爲最佳。千變萬化，盡有漢魏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敘述身世，眷念友朋，議論古今，刻劃山水，深心寄託，真氣全涌。頌之典則，雅之正大，小雅之哀傷，國風之情深，文明長於諷喻，息息相通，未嘗不簡質渾厚，實爲少陵之嫡支正派也。

香魚山房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趙炯撰。炯字子藏，號鶴齋，鹽山人。康熙三十年進士，授廣西來賓知縣。三年教化大興。罷歸後，肆力於詩古文詞。闢居城之東南，考德問業者不絕。卒年八十八。今按炯生而穎悟，試輒冠軍，與同邑趙爾孫、滄州劉果實、任邱龐塏齊名，立瀛州詩社，十二子而炯居第五。是集卷前有龐塏序。全編古近絶律凡數十首。其詩近體法漁洋山人，諸古體則直逼漢魏，餘亦神似少陵，音調和平，語根至性，安貧樂道，往往於庭幃兄弟三致意焉。

小戴詩草一卷　清刻本

清戴寅撰。寅字統一，號敬亭，一號東溟，滄州人，寬弟。康熙四十七年舉人，授江西定南知縣，有聲，以事罷歸。素行放曠，不事生產，卒年五十五。今按是集古近體，絕律凡數十首，其詩淡雅中别饒華氣，用寫景之筆，宕開而情在景中，篇數雖少，而風格概可見也。攷滄州志云：寅幼冠舉於鄉，隨兄官京師，與吳荆山、汪武曹、何屺瞻諸先生遊，學大進，為文千言立就，詩宗晚唐，畫仿宋元，尤工填詞，為當時所賞識也。

抱月書屋集一卷　清刻本

清李焕撰。焕字仲球，號雪樵，滄州人，震成仲子，以廕入太學，淹博羣書，尤明經術，喜為詩古文詞，性卓犖純懿，里人推為長者。與同郡戴王綸、劉果實、張延緒、潘班、劉驛良諸名宿結文社，尤善畫，索者得其片紙，咸若拱璧焉。卒年六十有三。今按是集古今絕律凡數十首，其詩之格律宗法王孟，不事雕鏤，而字句渾成，穠麗之中時帶沈鬱，氣足神完，有唐人之遺風。焕之學王孟，可謂直登其堂入其室矣。

即山房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李之嶧撰。之嶧字鋭巔，號恬齋，滄州人，瑛姪。雍正元年進士，山西潞安府同知。博學能文，聞即山房爲講學地，又立書舍於滄曲，及門登第者三十餘人。今按是集古近絶律共數十首，篇中遊山諸詩，靈氣盤空，脱去凡骨，其歌行諸作，則吐露光芒，擅長李杜，辭成雋逸，結體徐庾，可自成一家，直欲上奪唐賢之席也。劉子羲序云：恬齋詩舒和高暢，典雅流逸，間亦雕鏤刻峭，尤覺動人，蓋以盛唐爲體而兼擅中晚之長者也。

谷齋集四卷 清鈔本

清朱函夏撰。函夏字乾馭，又字谷齋，號陸槎，天津人。雍正間舉博學鴻詞，以諸生終。今按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絶律各體均備，其詞沈雄渾厚，根柢盛唐，而間有悲愁激楚之音，情深韵遠，時遇錢劉佳句，至其鬱勃淋漓，妥帖排奡，亦兼有杜韓儻所謂窮而後工者耶。按卷末朱曉跋云：陸槎握管操觚，必造古人真處，所謂真者在入木三分也。讀集中水中雁字諸什，則波紋浪影，悉現喚雨驚露之狀，繪水有聲，繪月有色，襟期浩落，卷帙沈酣。詩云三折力能沈野鷺，雙鈎勢欲掣鯨魚，余於作者正作如是觀也。

大雅堂詩集一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張湘撰。湘字楚山，天津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江西餘干知縣。性倜儻跌狂，工書法，能為詩文，蜚聲於當時。在官不畏強禦，郡守某求其書不得，反為詬辱，以此罷官。改授新城縣訓導，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是集古近體詩凡數十首，卷端有梅成棟序，云楚山之詩古體發源青蓮，奇氣奔放，如九折洪流，汪洋屈注，動宕萬象，渺無涯涘矣。

黃花吟館詩集二卷 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張賜寧撰。賜寧字桂巖，號坤一，滄州人。官南河通州州判。工繪事，遊京師，與羅兩峯山人聘齋名，紀文達公昀法大司成式善尤重之。晚年罷官，僑居揚州，傳畫法於長子百祿。今按是集之詩，近體絕律凡百餘首，中多詠花木之作也。攷李兆元十二筆舫雜記云：桂巖工寫生，潑墨淋漓，饒有逸致，瑤華道詠百合詩云：氏注何妨種玉姿，如蘭芳韻兩三枝，天然太素無人識，寄語滄州老畫師。今觀此詩，可悟賜寧用筆之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耕餘文集二卷 清鈔本

清賈澎撰。澎字東瀾，永清人。雍正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知縣丁棟以澎應，澎以親老不赴。課耕讀書三十年，著述甚富。乾隆四十三年卒，年七十七。按是集之文共為六體：記、序、論說、傳狀、書札。其文以唐宋諸大家為宗，命意立志，矯矯不同於流俗。篇中有餓鄉記曰：距醉鄉睡鄉三萬六千里，有餓鄉焉。王子蘇子所

未曾遊也。其土地人物與二鄉略同，然其俗節尚介，行尚高，氣尚清，磨礪聖賢，排斥庸俗，則又二鄉之人所未逮也。非大聖人孰能居之？昔者伯夷叔齊造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謂夫夫真而主也，為築壇拜之。後凡有過者，悉稟問納否。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且致位焉。孔子笑不應，然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為停驂者七日。其後曾子、顏淵、原思輩嗜其趣，數往遊焉，或三旬九回，或并日一歸。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陵陳仲投是鄉三日，希見收於伯夷，夷笑而麾之曰：若避兄離母，非吾徒也。去其籍，故後世稱仲子者咸於陵之，而不以餓鄉繫也。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貴，徒步款里門，伯夷蹙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辱吾土哉？然恐絕來歸者心，傾左

右搆數楹於里門，使居之。亞夫樂焉，而幸臣鄧通亦貿貿然，夷齊勃然怒曰：吾鄉清白鄉也，豎子敢來相浼！命左右捽之數十里外，撲殺之。司馬遷未深考，誤謂鄧通老是鄉焉，豈不誣哉！伯夷既誅鄧通，不懌者累日，因使人延晉處士陶潛，以其高風蕩滌污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習游蕩，久每越境與王無功遊，夷亦不之禁。梁武帝

為侯景所逼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為天下逋逃藪爰集鄉人更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覘客於路上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臨者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為賤隸鄙夫有託而逃者撲殺之無赦至於富貴要人亡命至此亟遣之去無辱唇齒自是之後遊者雖日以衆而得入其門者蓋寡其幸得

邀優款去來不阻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近世士大夫罕有問津者矣吾友仲樂園嘗游是鄉歸為余言此中佳景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之信歲丙辰樂園招吾同往涉半塗若其路險巇甚不可耐復勉行數百步入外郭覺有異後漸至佳境則似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其民渾渾噩噩忘貧賤富貴三光如飛彈大塊如

轉圜下視王侯將相與一切持梁齧肥醉飽而死者直螻蟻不啻焉夷齊為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先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傅說膠鬲故嘗遊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者謁吾徒而來請從皆不久留梯青雲而去非惡此而逃之也蓋天將有意於斯人必先使閱斯鄉以磨勵之二君其亦借徑於吾鄉歟余無以應然樂其鄉

人之不余拒也輒數數往往則與夷齊上下其議論久益暢然快吾二人爰得樂土而悲王與蘇之未獲從吾遊也士之有志斯鄉者自行束脩吾將誨之今舉此記可見澎之文章沈雄淵博實有唐宋大家之風焉

石娛齋詩二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竇徵奇撰、徵奇字珉青、大名人、順治十八年舉人、趙皇梅序是集云、吾友竇珉青天才奇秀、下筆驚人、書法米顛、詩倣李賀、骨氣崢嶸、不肯一字猶人、屢上金臺、輒鎩勁羽、胸中壯憤不平之氣、洩而為詩、如鵬騫海怒、龍吼鼇驚、令人心魂俱慄也、今按是集古近體詩樂府歌行凡二百五十首、其詩本乎性情、發於吟詠、近體高偉雄渾、與開元大歷諸子相同、古風尤氤氳萬狀、橫絕一代、乃取法於建安、與七子相伯仲也、

琴居士小草一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張濬撰、濬字宗亮、號條山、滄州人、官浙江衢州知府、崇孝勸農、刑清政簡、去官之日、泣送者載途、歸田後、囊空如洗、以吟詠終其身、是集古今體詩凡數十首、其詩陶寫性情、廣蕩胸臆、古鬱悲壯、有橫槊之風、以不得志之心、託於詩歌、而有怡然自得之趣、誠三百篇比興之體耳、卷首有唐瑛序云、先生具特達之姿、負不羈之才、往往悲歌嘯詠、用舒抑鬱、牢騷之氣、是以意之所至、筆即隨之、復不屑為繩墨所拘、是真得三百篇之遺意矣、

敷五詩集一卷 清刻本

清梁清寬撰、清寬字敷五、正定人、順治三年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是集古今絕律、凡一百餘首、刻本鮮傳於世、其詩以厚為主、氣厚則靜、意厚則實、詞厚則典、浮與纖者不得託焉、今按古今之論詩者多矣、大要稱說於篇中之詞、而未深求於言中之志、謂從流下而忘返者也、試觀清寬之詩、內達其性情之欲言、而外循乎淺深條理之節、字字有法、言言有道、所以使人諷詠而不厭也、

香草齋集一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梁用梅撰、用梅字調夫、正定人、弱冠工詩、才名藉甚、乾隆三十年舉於鄉、知甘肅大縣、移山東范縣、勸農課工、吏治稱最、遷濮州知州、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絕律各體俱備、全編依體分次、首古風、次絕句、次律體、次排律、其詩根柢漢魏、出入於中晚唐之間、故其聲調深遠、格律蒼老、卓然自名一家也、王鳴盛序云、調夫弱冠工詩、才名鵲起、投予詩歌一卷、風流頓宕、超然出塵、清綺婉約之中、時露挺拔磊落之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怡雲堂集一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李才贊撰。才贊字去華，號椒砦，高陽人。諸生，文勤公從孫。博學强記，工書，臨摹古蹟，終年不倦。户限好遊名山水，所至皆有體咏。與弋濤、邊連賓友善，時人目為燕南三子。攷高洪鈞撰椒砦傳畧云：去華少有逸才，書史無不精貫，詩雄宕有奇氣，出入浣花、玉川之間。今按是集古今體詩凡一百二十餘首，其詩格老法嚴，情文相生，寄託廣遠，深有合於風人之旨。至其真氣磅礴，淋漓激楚，則由乎天性過人，故于靡曼粉飾之習不假毫末耳。東坡有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其所謂自然天成者，才贊其庶幾焉。

完一詩草一卷 新安李氏家刻本

清李東賓撰。東賓字完一，新安人。遊定興鹿善繼之門，李光地督學畿輔，愛其才，選充太學。順治初，授徐州通判，陞荊門同知，以疾乞休，卒年六十九。攷新安縣志云：完一恬淡靜穆，無他嗜好，獨好吟咏，至老而愈篤，為詩文數千言立就，不深思，不苦吟，見者皆服其敏。今按是集之詩，近體為多，全集共計百有餘首，乃東賓生平之稿，手自删定成編。其詩清幽拔俗，秀色可餐，才情有餘，工夫未足，然其字句妙處，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耳。

蔭宇詩稿一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杜正灼撰正灼字蔭宇號叔華靜海人依中之裔孫也歲貢生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五七言古近絕律各體均備其詩五言古體神骨蒼勁直接陳伯玉近體得王孟之髓七言近體清微高古絕似宋元人手筆詩品之逸幽香冷韻其氣如梅與同邑介舟張念藝先生可稱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又按正灼

靜海之望族其先依中其旋諸人為詩嗣音開寶格律神髓擬諸李杜有幽燕老將之稱則正灼為詩乃家學也

一梧齋詩草五卷 清嘉慶十三年刻本

清王希曾撰希曾字省三號愚山天津人乾隆二十五年舉人授河南武安知縣歷官湖北蘄州知州廣西象州知府所治有政績孝感大姓朱埋飢民十一人守令憚其事莫敢發希曾署漢陽知府立雪其冤大府入奏上以為能擢勞卒於官是集凡詩三百餘首樂府歌行五七言古今體各體均備其詩氣味視古略近風雅兼備字句平淡而意境甚精

嘗得唐人之佳處也今按希曾有一梧齋記見津門徵獻詩蓋官湖北時手種梧桐於江城之寓廬者也其同里陳立為作圖王建中復畫一冊當時題詠者甚多李蕙喬詩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如何來象郡郤憶武昌居漢陽有遺愛爭趨為結廬晴川樹歷歷孤[illegible]表一梧爾時方龍郡闔扉還著書人事浮

雲過俯仰十載餘此來牧蟄民豈以楚粤殊不種柳州柳自比愚溪愚我當如元結作銘非峿語獨許王漢陽可與漈梧湖此寫帝當一梧齋之畫圖者也

東生遺稿二卷 清光緒年間定興鹿氏家刻本

清鹿漣理撰漣理字東生定興人傳霖尚書子弱不好弄喜讀書沈靜寡言被服儉約如寒士既冠益修飭名行博諳世務思以繼續前烈致身雲路光緒庚子拳匪搆亂京師俶擾尚書入衛君短衣匹馬日在左右炎暑方厲倍道疾馳料簡軍實禁約卒伍尚書一以委之於是積勞成疾年二十三卒是集上卷為文記二篇釋經義二篇史論一篇策一篇說三篇賦四篇共計十有二篇下卷共詩六十七首詞十餘首卷末附病危絕命詞三首其一云生後古人死先古人惟茲遺慨邈矣千春其二云世勢淪胥用夏變夷大道荊棘聖賢同悲其三云不見為幸不聞為喜悠悠蒼天何其有所讀之者皆慷慨流涕矣今按是集之作氣息雅深淵渟嶽峙殆以龍門之

潔兼歐曾之致者爲文諸體悉備而尤長於奏議蓋其湛深經術學見本原也其詩以陶靖節爲宗蕭然高寄醇龐淵穆真氣茀茀可以敵萬人矣

耐吟集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梅成棟撰成棟字樹君號吟齋天津人嘉慶五年舉人喜爲詩創立梅花詩社論者謂天津風雅之盛稱爲中興主講輔仁書院集元明清詩爲津門詩鈔陶樑守順德聘主天雄書院與修畿輔詩傳之役後官永平訓導六年年六十九卒按是集之詩五言近體凡百餘首爲成棟選録唐宋元明諸大家之作而成編其自序云予向已選歷朝七律七絶各百餘首以授學子余君階升勸余如式再選五言近體一卷以備授學余曰嘻難矣哉詩至五言律至嚴矣所謂四十君子不許着一個小人者非至言哉歷二年之久遍閲唐宋元明四朝各集中擇之又擇約之又約求其銘節鑄骨鍊氣凝神無一罅可疵者摘有百餘首稍加標評以醒眉目本朝人詩彭湘

南廷梅選有五律一編已極本朝人之精粹故不復贅此戍棟選輯斯集之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陶圃詩鈔二卷 清同治癸亥年刻本

清張詮撰詮字守默號陶圃鹽山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篤孝友母病禱天減己算益母壽研心理學長詩古文詞官犖縣知縣減驛豆兵捌薄斂有刑士民泐石頌德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各體均備今按其詩淵源少陵遠宗三百憲章漢魏而取材于六朝觀其篇中字句之妙處則可知其苦吟之工夫矣孜李仁安跋云先生攝犖政數月救荒卹民感事興歌有東周詩草邑人已勒石付梓又以燼餘詩草見惠蓋生平淡清仕進銳志著述窮理盡性之餘繼以吟詠積稿盈篋竟歸回祿此其片羽吉光也然或慷慨悲壯或清疏閒適或豪放自恣或細膩熨貼淪性靈空依傍無不痛切事情曲繪景物意義嚴正詞旨悱惻說者以為得少陵神髓而可

與可觀，真三百篇之遺旨矣。

春草軒詩草五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孫德有撰。德有字懋園，滄州人，諸生。風流倜儻，才大不羈，人以狂目之。念堂詩話云：滄州孫懋園著春草軒詩草，寄余評點，觀其所作，自是雅音也。按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凡三百餘首，其詩聲調純宮，鏗鏘蛔挫，不故爲愁苦老病之習，體物達情，一唱三嘆，讀之者如披春風，如覲宮闕，如覩威鳳在霄，其氣格高渾壯麗，有如盛唐，蓋折衷諸大家，採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無所偏，不得以一體名家，後之學者一讀是編，可以得其概矣。

立山詩草一卷 清刻本

清徐基撰。基字立山，天津人，金禧孫，隨其父宰廬陵縣，引拔士類，多所勗贊，教子姪輩，皆成名，是集古近體詩凡數十首。按基之詩，不名一體，大要則視煙波釣徒，如冰之生水，取而誦之，時或驚風雨，泣鬼神，時或諧韶護，沮金石，想其握管摛辭，句斟字酌，一筆不苟下，大抵千揮百鍊，而合於自然，藉非浸淫百家，陶鎔萬有，其孰臻此。閱中肆外，從心所欲者哉。基同邑沈存圃評是集云，中有精意，非堆垛以求工者，不盡唐意，卻殊宋派。其品故高，此基詩之大旨也。

沁香吟館詩草一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李茂春撰。茂春字蔭圃，灤州人，咸豐間官戶部郎中，性和厚，少孤，家饒於資，恥與富豪子弟爭逐，日守一編自娛，好義喜施，親族賴舉火者恆數十家，既卒知與不知，皆為墮淚。按是集古今絕律凡數十首，止園詩話云，蔭圃家雄於貲，獨好吟詠，詩寫物抒情，選詞設色，雅近晚唐風味，其一種綺靡穠纖纏綿悱惻之致，尤令人意消耳。今觀茂春為詩，遡源樂府，取法唐人，而溫柔敦厚，一皆秉夫三百之遺意，故其律詩爽朗清華，氣體極高老，絕句則含蓄淒決，天骨獨秀，使置之唐人中，未知可與誰比也。

留餘山房詩集二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樊宗清撰。宗清字印山，號蔭珊，一號湘川，天津人，宗浩弟。乾隆五十一年副貢，官四川蒲江知縣。卷首齊嘉紹序云：湘川操履端謹，宅衷醇粹，性落落難合，閒以吟詠自娛，所為詩率皆隨境揮灑，流露自然，不為藻采浮聲，而志凝聲遠，淵乎可思矣。按是集全編五七言古今絕律凡百二十餘首，其詩不附近代，亦不規摹古人，直行胸臆，蕭疎自遠。古詩敦樸而澹永，似魏晉；近體適逸而多風，似開元。今誦其詩，謖謖然煙霞之氣，著於眉宇，無異乎深山大澤，據松柏而長嘯也。

歸耕堂詩草二卷 清鈔本

清劉鴻儀撰。鴻儀字雲衢，號筠塘，滄州諸生。曠放不羈，嗜飲好客，而尤精史學。一生足跡不履公門，日事吟詠。道光十九年卒。是集古今體詩凡二百餘首，卷前有崔旭序云：筠塘之詩，雄直之氣溢於楮墨。其古近各體，才力俱優，而論史諸作，尤簡而嚴，條暢而深穩也。按今之言詩者，言其時代與聲律而已，未嘗深考古人之所存。古人之所存，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極思，託旨微深，雖三百篇未必皆陟屺盡瘁之言，瞻慕之意，觸類興感，無不與忠孝相通。而鴻儀論史之詩，未有不原本忠孝而能達情飾性者也，蓋深於詩人之旨矣。

小巖遺稿一卷 清咸豐年間紀氏家刻本

清紀曾藻撰。曾藻字文溪，號小巖，文安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廣西思恩府同知。王延襄撰曾藻傳畧云：先生居官正容讜論，遇事以理爭，不為位屈，尤好客，談諧既起，電掣四筵，盡傾詩宗少陵，精思深造，所到賢士樂從之遊。今按曾藻之詩，恬暢閒遠，淡而不槁，幽而不畸，慷慨而歸於和平，則純乎性情之作也。黃士發序云：小巖學富才贍，下筆千言立就，其古在氣，其俊在骨，所謂才人之作，非僅詩人之作也。

津門詩彙五卷 清鈔本

清梁立本撰。立本字惟泉，天津人。樟子。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事母王氏至孝，父母俱能詩，立本聲律亦工，蓋本於家學。教授生徒最盛。守母制，著懿思錄以表其親。鄉里韙之。攷紅豆樹館詩話云：飛泉留意風雅，嘗輯津郡前輩詩若干卷，為津門詩彙，在梅樹君津門詩鈔之前也。今按是編乃立本選輯津門前人之詩，依時代先後編次，起於元明，至乾隆初而止。梅成棟之著津門詩鈔，蓋本其書而增訂選輯之也。然當時未能剞劂行世，今見此本為後人傳鈔，且殘過半，惟目錄尚存，可窺其大體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漱芳軒詩集一卷 清道光七年開刻本

清彭栴撰。栴字香林，曲陽人。乾隆間廩生。侍父疾，以口導痰，嘗鹹淡驗病增減。居室無所私，妻有蓄必獻，母有言必告母，居憂不入內，不茹葷酒，不對賓客，大風雨輒奔墓所伏而哭。兄弟四人，極友愛。疾革時尚聯床外寢，出入不徑不竇，目無邪視，為文沈鬱，尤長於詩。卒年三十六。有庚見集一卷，已經著錄。是集古

今體詩凡數十首，卷端有楊照藜序云：香林詩亦導源天性，自出機軸，空諸依傍，造詞造句，有瘦硬之概也。今按栴之為詩，肥胎唐人，句調古雅，以運意為先，意定而徵聲選色，相附成章。其章其聲其色融洽，各從其類，故得神彩飛動，所謂言語通脊處是也。

潛菴詩文四卷 傳鈔本

清戴文槐撰。文槐字卿華，號潛菴，曲陽人。嘉慶十八年舉人，性沈靜，篤志博學。按是集前三卷為詩，後附文一卷。篇端無序跋，疑為後人所輯錄，未嘗編定之稿也。今觀其文清潔不俗，琢鍊古雅，有欽蘇之風。其詩研鍊亦有雋味，語句能感人之情，其摅寫懽娛疾苦之詞，皆胸中從發之氣耳。致曲陽志載文槐格言

錄八卷，據其自序，謂得陳格門先生五種遺著，悅其切近純實，因抄錄以便誦覽，分為四種，一曰養正，二曰清修，三曰訓俗，四曰從政，襲陳原本而益之以遵生箴、呻吟語、嘗試語、荒政略諸書。今其鈔本猶存，字跡始終不苟，讀其書，語語篤實，有益身心，蓋亦東修自好之士也。

和樂堂詩鈔五卷 清咸豐八年刻本

清殷希文撰。希文字憲之，號蘭亭，天津人。舉人。官清豐、雞澤二縣教諭。二十餘年，年五十九，始擢授山西長治知縣。為政寬簡，不喜紛更，民便之。以病去官。按是集為鄭炯所選定，全編凡詩二百二十餘首，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各體俱備。其詩法白樂天，古雅平淡，意境出吟詠中，多自得之趣，知其人恬逸不苟徇俗者。所作直攄所見，脫去塵埃，時饒別趣，就其佳處，自足以傳矣。卷末吳飛翰跋云：嘉慶癸酉歲，翰林遊大梁，就館浚儀。乙亥夏，殷刺史東橋先生奉調是邑，出蘭亭太翁詩集見示，氣局渾厚，間有率真處，亦復古茂盎然。夫詩者心聲，所以言志，是可知燕詒堂構有由來也。

悟蘭室詩草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張丙震撰。丙震字鑑菴，號岸樵，南皮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四十五年進士，由兵部武選司主事遷員外，出授浙江嚴州知府。政聲翕然。嘉慶十一年卒於官。考吳錫麟撰鑑菴傳略云：公抱負素奇，守嚴州以簡靜治之，公餘無他嗜好，惟究心六書，能辨金石真贋。是集古近體詩、樂府歌行共數十首，其詩氣象渾厚，音韻鏗鏘，長篇妙在鋪敘時將一聯挑轉，又平平說去，如此轉換數匝，却將數語收拾，此涵養之所至也。

釀秋書屋文稿二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徐通復撰。通復字菊圃，天津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家雄於資，而性高逸，授中書舍人，不仕。蓺菊盈畝，無種不備，花時招集同人於釀秋書屋，賭酒吟詩為樂。平生樂善好施，與書獨力捐修郡學，立恤嫠會，義舉多為人所稱。卒年六十一。今按通復之為文以程朱之學為門戶，以周孔之書為歸宿，篤古而達於詞要，皆本之於道也。沈兆澐序略云：先生為文瘦而不枯，淡而彌永，刊落浮華，獨標蒼秀，超然於塵壒之外，真意盎然，有令人咀之不盡者也。

古香堂詩集六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龐長年撰。長年字松橋，號雪漁，又號雪舫，滄州貢生。幼擅雋才，一試秋闈不第，即棄舉子業，專致力實學，知州周世棨雅重之，修橋道，濬減河，陳地方利弊，論者稱其有經濟才。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今絕律，各體均備。卷首韓琳序云：舅氏詩早歲以工麗勝，後則格律愈嚴，機調愈新，有赴節投袂、應絃遺聲之妙也。今按長年于唐以上詩無搜繹，而一以三百篇為本，生乎今之世，殆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篇什繁多，大都觴詠之作，錄別之章，其旨趣無不幽渺，而意境必極深遠，蓋片言隻字不蹈襲古人，而無愧乎三百篇之神者也。長年既得詩之本，而又有其神，可以傳矣。

隨意稿一卷 清刻本

清董銘撰。銘字江宴，號子輿，滄州人。諸生。弱冠補弟子員，論文以器識為先，辭章為末。在都與名公賢士遊，錚錚有聲。壯乃奉父歿，事母盡色養，年老猶依依孺慕。偶有感觸，輒成吟詠，題曰隨意，名所居室曰問心，其所致力可知矣。今按是集古今絕律凡數十首，其詩字字從天真流露，忽而離奇夭矯，忽而蘊藉風流，平淡處如春山遠樹，流利處如秋水迴波。東坡評詩云：「衝口出常言，法度則有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銘詩之謂歟。

花農詩鈔一卷 傳鈔本

清查林撰。林字松生，號花農，天津人。滔子。天資高邁，所學甚深，自少至老，即聞其祖容父之教，其詩不專一家。官雲南州判。按林之詩集原為六卷，卷端有黎詢序，見畿輔詩傳，而無刻本也。是編一卷，凡詩數十首，而無序跋，當為後人選錄之本，非完帙也。今觀林之為詩，本於學問，出以和平，枕藉六經，沈酣諸史，雍容渾浩，博通於諸大家，故陳大雅德音之辭，詠物懷人，備風人香草之義，蓋燕地大手，而非元輕白俗、郊寒島瘦之所得而企及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眠雲山人詩稿四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牛克敬撰。克敬字聚堂，號眠雲山人，天津人。諸生。困於棘闈，半生抱悒，見之於詩。是編四卷，分爲四集：一曰臨風集，二曰坐花集，三曰聽雪集，四曰玩月集，四集共詩八百餘首，而以七言近體爲最多。其詩沈酣漢魏，枕藉三唐，善學大歷諸子。其所作平曠高遠，絶去町畦，巉巖若不求勝於人者，而蕭然沖適，自有不可攀躋之處，譬如國色天香，非以粉黛爲工；薰襲爲研者，而姍姍其來，遺世獨立矣；譬如五陵桃源，沿溪踏沙，逶迤而入，忽見水綠霞紅，峽口天門，別有世界矣。讀是集者當詳審之也。

味古齋詩草二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王巽滈撰。巽滈字句香，晚號戢翁，天津人。希曾子。按是集古近體詩各體均備，其詩不拾六朝餘習，亦恥尋聲唐人，大率根柢六經，命意遣詞，一以自然爲宗。當其得意疾書，不知有工拙毁譽，如山之出雲，如風之鼓浪，如草木之聞雷而怒生，期於畢寫胸臆而止。其篇中七律云「一鐘常對通紅火，三月猶多未綠枝」，五言有云「人從花外老，春向酒邊回」，可謂有山林之趣，幽逸之情，高懷雅致，時見天真，宜其自成一家矣。

伴梅軒詩草一卷 清刻本

清闞符清撰。符清字銅史，號竹舫，滄洲人，諸生。其事蹟未詳。今按是集古今絕律凡數十首，其詩根柢漢魏，命意遣詞一以自然為宗。其生平行誼甚高，道氣凝重，而官情極淡，其一切憂時憫俗忠孝廉節之志，皆寓之詩，而出之以和平，澤之以溫厚，使讀之者皆可於言外得之，所謂有德者必有言，非耶。其傳之千百世，真足以廉頑立懦歟。劉蔭榜序云：昔人論詩謂窮而後工，非也。苟係心於境，則窮不窮皆可為累。竹舫先富後貧，兩境備歷，視其詩專寫性靈，動中規矩，絕無所謂癡肥寒瘦，若不知富貴貧賤也者。嗟乎，是真工夫也。

蓼蟲集一卷 清刻本

清趙埜撰。埜原名夢庚，字曉春，號雪蘿，天津人。貌清癯，邃於學，喜吟，臨白水築草堂數楹，日日歌嘯其中，不求仕進。風期高曠，詩主性靈，以諸生終。是集之詩古體為多。慶雲崔念堂嘗稱之曰：體近歐蘇，時闖玉川之藩。人謂埜之知音者。今按埜之為詩，能大不能小，能重不能輕，於律非宜，謂律詩徒費對儷，無益性情，故生平所作惟古風最多。其體淵源奧博，淺人不易上口，古鬱悲壯，有橫槊之風，莽莽然肖其為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梅墅吟存一卷 清嘉慶庚辰刻本

清馮智撰。智字坤三，號前村，又號野梅，天津人，乾隆四十五年舉人。與康達夫、周大迂、金野田諸君為同社友，唱和之章最多。振武前賢詩風一振，論者以為猶有七峯陸搓老輩遺緒云。按是集古今絕律凡數十首，其詩發乎情根極乎性命，懷人贈友之什纏綿排惻，游覽諸作覺西山爽氣常在筆端，胸中有煙霞萬斛，省字間有孤雲艷雪之致。世稱北方尚氣，故多悲歌慷慨之音，而智為詩則恬暢閒遠，澄而不搗，柔而不爛，直足上嗣三百篇，豈獨驅藉陶韋，澄涵儲孟云爾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望雲山館詩一卷 傳鈔本

清張星聚撰。星聚字立雲，正定人，諸生。弱冠有才名，會川楚軍興，慷慨投筆，久之不遇，覊滯洛陽之秦之晉，浪遊者四十年。晚境奇窘，無子，一女已適人，妻若妾又相繼歿，年七十病足盲一目，老病侵尋，影形相吊，日或不得再飽，丙午丁未間洛陽大饑，邑令發粟振饑者計口授食，星聚月當得米十升，主者憐之，易以錢千，既受錢則自如市糴斗米，傴僂背負而歸，以所贏還付主者，曰法當如是也。生有俠骨，慕李藥師之為人，倩善畫者貌己為俠士裝，一虯姬騎而從，約略如越公侍兒走太原故事，取玉谿生句顏曰香塵，撰馬圖而自題詩於後，一時豪宕之慨略可想見。貫臻守河南，禮致幕中，人始有知星聚者。今按是集之詩近體為多，格律深穩，聲調鏗鏘，蓋出

自流離、成于簡練、命詞伉慨、弁自奇工、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此詩之權例也、讀其篇中前後落花諸詠、其遇實可憫矣、

醒流集四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馬兆鰲撰、兆鰲字來雲、號醒流、東光人、少孤、母胡氏通詩書、能文章、親教之讀、晝夜督責、登乾隆七年進士、官靖江知縣、是集四卷、分為四編、一曰晴川草、二曰庚申草、三曰浮家集、四曰天中集、統名之醒流集也、李中簡序云、浮家集者、余同學馬子來雲所著也、乙卯歲、余與來雲俱受知於錢香樹先生、肄業上

谷之蓮池書院、時余方童、來雲甫冠、十年之別、而來雲已壯、遊青豫揚荊數千里、收拾湖山、羅於寸幅、今復以就選來京、相會於邸、偉然鬚眉、意色飛動、東西南北、惟其所適、無不皆得、而余獨拘於步趨、是可感也、又顧祖鎮序云、來雲古文、絕似曾南豐、詩類長慶集中語、至於詩餘、典雅清綺、洵稱可法而可傳也、今按兆鰲之詩、韶倩詳雅、可人心目、其

率然而吐、直令意而心花别作一番想解、大抵慧業多通、不墮階級、不涉門徑非鈍根人所可望其項背者、骨清才敏殆所謂荆山之英、武庫之良者也、

晚菘堂集二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常青岳撰、青岳字未山、一字雨來、交河人、雍正五年舉人、官江西南康同知、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今絶律、依體分編、先古風、次樂府、次律詩、次絶句、其詩憲章漢魏、而取材三唐、至其自得之妙、則所謂集大成者也、卷端彭啟豐序云、未山為余同年友、為政原本經術、寬猛相濟、裁決簿書、句稽錢穀、明敏過人、

詩清麗拔俗、肆好多風、兼有唐宋諸大家之美耳、

采慶堂詩選二卷 清雍正年間刻本

清王公弼撰。公弼字直卿，號梅和，滄州人。明進士，入清歷官戶部侍郎、度支出納。公慎自矢，性至孝，痛母苦節，一言一動必禀命。後行性慈惠，與物無競，而報施不苟。逝之日，推財散戚，貽訓誡後人，怡然而逝。家無餘貲，著作甚富，多無刊行。是集爲公弼選録唐宋以來諸大家詩而成，全篇共計五百二十首。按公弼論詩云：唐人律詩，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繇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歷以後。其間逗漏，寔有可言。聊選一二於篇中，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谿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于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此其言詩之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北山詩草二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齊喬年撰。喬年字松五，昌黎人，諸生。孜止園詩話云：昌黎北面皆山，仙臺峰為最，左龍潭，右鳳嶰，松五少讀書水峪，長設帳水岩，終身蹤跡不離北山，故其詩集以北山名之，性情恬淡，學識淹通，詩尤長於五律，嗣響唐音。今按是集全編古近體詩凡百餘首，其體以少陵為宗，喬年引王世懋論杜詩云：少陵之詩多

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為大家，特高于盛唐，有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我不能為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掊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由是觀之，則喬年宗法杜陵可謂深明其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敬慎堂存稿二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李掖垣撰。掖垣字南浦，樂亭人。乾隆間由廩生歷官桂陽知州，慶遠、桂林知府。清積案，平徭賦，政聲丕著。後任彰德，乞養歸，以筆墨自娛，所著甚富，多無傳本。是集古今體詩凡二百餘首，分編依體分次，爲掖垣手自選定。其詩俊潔響亮，服法唐人，篇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之妙也。攷止園詩話云：南浦太守之詩，古近各體，清氣往來。游靈巖寺七古一章，最爲曹地山先生所擊賞，有盛唐諸大家之風也。

鄧尉山房集三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李鉞撰。鉞一名咸，字含奇，盧龍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後官太史，未及館選卒。今按是集之詩，萎薾無足言，惟絕句最佳，膾炙人口，其妙處正是晚唐之勝盛唐也。夫絕句之源出于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閒，使人莫可捉着，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讀其集者，鬱伊易感，愴快善懷，情至文生，咀吟不厭。彼山澤之士，沈淪而不章者，可勝歎哉。

秋牡丹詩一卷春海棠詩一卷 清刻本

清趙漁撰、漁字問源、唐山人、家徒四壁、刻苦讀書、風雨寒暑不輟、明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所為文章有古大家風、由兵部郎歷任陝西湖北糧學各道、皆有政聲、致仕後優遊林下、以詩酒陶情、扁其園曰軒林漁天、姿通上、故其為古文詞時露横槊撾鼓不受紲羈情態、即博如用修秀淮元美、但落牙後視之總塵飯土羹也、按是編牡丹詩二十四首、海棠詩二十首、分為二卷、其詩天材高逸、語多率然、詠物分明而未有聲律可言、蓋漁古文家也、於詩非其所長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趨庭集三卷 清鈔本

清郭恩第撰、恩第字曼生、天津人、咸豐十一年拔貢、同治九年舉人、官兵部主事、陞郎中、按是集之詩、首卷一百三十一首、二卷一百五十三首、三卷一百七十二首、有魏迺勷慕榮幹黄璟王鵬齡梅寶熊楊光儀于士祜諸人評點、今觀恩第之作、賦質文弱、不類北人、而發為聲詩、復盡屏燕趙之粗豪、一歸和平雅雋、篇中近體勝於古體、大致以韓蘇為宗、間閱變化自成一家、畿輔詩學、有明者多矣、要其元元本本、有典有則、未有過於趨庭一集者也、

紫荆花館詩鈔一卷 清鈔本

清于昌耀撰。昌耀字燕亭，號小松，又號大笙山人，滄州人。咸豐九年恩貢，直隸州州判。幼孝友，父歿，哀毀若成人，居母喪廬墓三載。尤嗜學，工詩文，與同邑劉蔭樗齊名，有滄江二逸之目。光緒元年卒，年六十一。以孝旌於朝。是集古今體詩凡數十首，全編依體分次，先古體，次律詩，次絕句。其詩和雅恬靜，餘味曲包，醇古淡泊，可稱高格也。梅寶璐序云：小松之詩，五古則脫胎靖節，而得其遠神；近體則追步輞川，而探其元奧。雖未能自成一家，而亦得六朝三唐諸大家之長也。

蔗園詩集二卷文集二卷 清光緒年間刊本

清劉有銘撰。有銘字緘三，南皮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二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九年庚午典試浙江，丁卯癸酉兩典試江南，皆稱得人。累官工部侍郎，因閑事罣吏議，左遷通政使。時值捻匪亂，士民殉難者悉博採入告。光緒元年卒於官。是詩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絕律，依體分編；文集則奏議書札為多，而序記論說諸體兼備。今按有銘之詩，沈深澹雅，鈎元造微，源出漢魏，取法淵明，而杜韓王孟以至香山玉溪，皆倣效之。文之體豐骨遒，逼近韓蘇，而實由唐宋八家以上溯乎史漢。而情味婉篤，事理曲暢，尺書小簡，生峭高邁，雅近古人諸帖，而當時所謂詞章家者，殆猶未逮也。

少白詩草一卷 清道光三十年刻本

清劉庚撰。庚字少白，慶雲人。嘉慶十八年拔貢。性情高邁，工書善畫，僑居津門。卒。攷念堂詩話云：吾邑劉升堂從官自南中歸，得詩一卷，才調頗佳。後攜家居天津，癸酉膺選拔，以畫謀食，不復作詩。遂易今名。據詩話所云，則庚初名升堂，而其詩亦為少年所作。今按是集之詩，賦性肫摯，藹然天真，舉喜怒哀樂於不自知，悉流露於語言文字間，故聲調清新俊逸，不假雕飾，而醞釀自深，不事矯揉，而曲折盡致，蓋其得力於陶韋者深矣。

冶堂草一卷附西湖雜詠一卷 清刻本

清張廷選撰。廷選字冶堂，天津人。貢生。嘉慶十二年召試二等一名，入文穎館，報滿，選浙江鹽課大使。冶堂少負才名，疏宕不羈，受知於鹽使李怡堂先生，如枚與繆星池、李夢庄為詩酒交，志在遠大，屈於下吏，鬱鬱而卒。按廷選之詩，平正沖澹，不求文飾，五言古原本陳王謝客，以至曲江、伯玉，摩詰、少陵，無不深造。七古氣體宕逸，專學大蘇，蓋能不為俗囿，多師以為師者。近體亦皆清新遒上，卓然大雅也。是編冶堂草為古近體詩四十餘首，而贈答之作甚多。西湖雜詠附於卷末，凡十六首，詠懷述古，寫景吟情，令人讀之如身游其境，而目擊其狀者。廷選生平之志趣與學養，其詩中可以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倪相如詩集一卷 清刊本

清倪光薦撰。光薦字相如，天津人。由貢生累官通州學正，擢應太僕寺卿。詩古文辭皆能自出機軸，與古人相上下。公餘之暇，日手一編，不輟吟詠。後告歸，造廬請謁者屢相錯也。士論歸之。按是集古今體詩凡數十首，卷端有高恒懋序云：相如文之沈雄博大，為唐宋而不為六朝；詩之高華典貴，為北地而不為竟陵。今觀光薦之詩，根抵盛唐，而出入於歐蘇之間，故其風格蒼老，神味淡遠，如庖丁之解牛，梓人之削鐻，傴僂文人之承蜩，不過久則熟，熟則工且巧矣。

遠江樓詩稿四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張延緒撰。延緒字鉉耳，號安齋，滄州人。順治三年進士。幼失怙，事母盡色養。年十齡，母教以詩，多警句。授國子監典簿，不赴。與李之崢建書舍五十餘間，集四方同志講業其中。詩古淡，書畫皆工。絕卒年七十五。按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今絕律，依體分編。卷首有丘方壽序云：舅氏安齋先生，性情高潔，不慕榮利，杜門習靜，讀書學道，間以其自得者發於吟詠，天真爛熳，如射姑神人，吸風飲露，無下界烟火氣。又李之崢序云：先生以逸情雅度，究心性命，間以其興會之感觸，形於嘯詠，不屑摹倣前哲，而高逸靜穆，儼若集其成而聲振之也。今觀延緒之詩，性靈獨運，天機橫出，灑灑落紙上，至語拔俗雋旨通幽，讀之使人如入仙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味雪盧詩槁一卷 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周廷俊撰。廷俊字子及，號茶農，宛平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官廣西馬平知縣。孜李雲章是集序云：周文狀貌瑰偉，秀韻在中，詩文書翰，高簡有法。嘉慶戊辰望議留粤，僑屋杉湖，與予過從無間。郡中文士咸樂與遊，君所撰著亦由是益進。今按是集古今體詩，依體分次，乃廷俊手自編定。其詩摧輿于少陵，力厚而思沉，久之則漸造平淡，無鏤金錯采之痕，而饒初日芙蓉之致。蓋詩之工不工，由性情之正不正，然性情非可比而同，若才足以濟之，道足以貞之，斯可以有廷俊之詩矣。

梨雲館詩草四卷 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蘭士元撰。士元字臚三，號少香，臨榆人。道光間諸生，博聞强記，喜吟詠，年未四十，以羸疾卒。今按是集樂府歌行、五七言古今絶律凡二百餘首，全編之詩以讀史之作最為擅長，餘亦金玉鏗鏘，不同凡響也。孜止園詩話云：少香詩清麗研綿，不染俗囂。殁後無子，所著梨園雲館詩草已剞劂行世。篇中佳句如花影半階月，笛聲何處樓，秋水濯明月，荷花生夜香，蟲語暮山静，馬蹄秋水深，涼風吹野草，清露洗秋花，入世每防隨俗轉，尋詩常愛傍山居，霞因風力裁文錦，雲截虹腰作斷橋，學淺每防人問道，時艱方信已無才，異地雲山天末友，寒窗風雨病中身，吐屬風雅，可以想見其人。集中有詠史七律數首，其詠李陵云：奕祖業中衰懷射虎，故人無伴自看羊。諸

葛武侯云、炎漢雄文終兩表、老臣本意豈三分、王安石云、才高偏為周官誤、辨博翻令祖制更一紙流民鴻雁影半橋春水杜鵑聲、朝廷黨錮從茲起、衣鉢先傳呂惠卿、不激不隨、俱極平允之作也。

坳堂詩集十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戈濤撰。濤字芥舟、號蓮園、獻縣人。錦子、弱冠舉於鄉、用某薦以經學徵、尋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官御史、數上封事、終刑科給事中、晚年銳意著述、古文跌宕有奇氣、李中簡撰芥舟傳云、先生少穎異、讀書志氣激發、性介特、不為苟同、從瀋陽戴通乾學詩、受知於嘉興錢香樹先生、傭書養親、遊京師五年、學益立、

初用少銀臺溥圃南先生薦、以經學徵未節屆期而館選、改官御史云云、孜紅豆樹館詩話云、乾隆中畿輔詩人、盛於河間一郡、而必以芥舟先生為巨擘、其論詩也、綺語理語剽竊語靡弱語、皆所切戒、故所作格律峻整、氣力磅礴、於高岑李杜王孟韓蘇諸家、均登其堂而嚌其胾焉。今按是集卷首有邊連寶翁方綱二人序、篇中樂府歌行五七言古今

絶律各體俱備其詩不蹈格調之滯習亦不必以神韻例之顧任邱邊連寶一序極口詆斥神韻之非甚至目漁洋為神韻家彼蓋未熟觀古人集不知神韻之所以然惟口熟漁洋詩輒專目為神韻家而肆議之神韻者本極超詣之理非可執迹求之而漁洋猶未免滯迹也芥舟詩正妙在不滯迹雖不滯迹亦不踐迹觀者聊以存其真可矣

東湖叢記六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蔣光煦撰光煦字生沐海寧人號放庵居士少孤好學喜藏書積四五萬卷輯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世稱善本也按是編宋元舊本書錄及金石題跋多經錄昔人或時賢文字未嘗妄加刪易其所自記諸書亦多假自知交得資眼福或剽從估販無力購求即有一二舊藏亦雲烟過眼之物也其卷一所載元

盧觀詩經講集說六卷卷三嚴修能購書條載宋張洽春秋集傳十九卷皆為朱彝尊經義考所佚又卷六論衡條云王氏論衡通行本以通津草堂刊者為勝程榮本不及也獨累害篇汙為江河下脫四百字張氏藏書志亦云而所闕之文莫能攷見以為憾偶從西吳書舫購得元刻十五卷本有之亟錄以餉讀是書者不欲為帳後之祕也後附所脫

四百字，可以補今本之闕。篇中所記善本經籍頗多，不勝枚舉，爲簿錄學者必當一讀斯編也。

汲古閣刻板存亡攷一卷 小石山房刻本

清鄭懋德撰。懋德，滎陽人，別號悔道人。按是編乃懋德詳攷汲古閣毛氏所刻四部經籍板本之存亡，及後人之翻雕，一一注明，爲後人求毛氏書者參証之資也。卷首有其同里顧湘校刻序云：吾鄉毛潛在先生搜羅古籍，精槧善本，以餉藝林。汲古閣之名，照耀宇內。湘嘗於書肆中得舊抄校刻書目一冊，有毛子

晉汲古閣朱印，審爲毛氏原本，懶於校勘。欲刻未果。今夏鮑君芳谷復以悔道人手輯汲古閣刻板存亡攷一本見貽，兩本俱前後倒置，體例未一，因略爲整齊排比，施諸剞氏。展是卷者，覺二百年前風流好事，猶顯顯心目間也。

如圜架上書鈔目四卷 蕭氏家刻本

清蕭士恆撰。士恆，益陽人，諸生。按是書乃士恆編其家藏舊籍，凡分經史子集四部，各為一卷。前有寧海章棱序云：「益陽蕭希魯兵部，余己丑分校禮闈所得士也。覽其文章，上法諸謝；觀其意趣，推近二陶。洎余視學來湘，希魯已斂門紬經，名山傳業，屐響循乎嶽麓，吟聲溢乎湘流。時出其子士恆茂才所輯如圜架上書目，屬為之敘。余思資水近賢，文忠稱首，兩世嫐志，箴言藏書。今希魯曾佐戎軍，束脩易其竹素，編游吳越，壓船重以縹緗，排日校讐，下語矜慎，而詰詷克世家學，善讀父書，義例所條，俱稟庭訓，部居攸定，不繆昔賢，非遵王敏求之篇，似淵如孫祠之目，為稽舊義，發前古之遺規，兼溯邦型，繼兩胡而濟美，跂望之意，庶其副諸。」此如圜書目之梗概也。

四部寓眼錄二卷 螺隱廬排印本

清周廣業撰。廣業字勤補，號耕厓，海寧人，乾隆舉人，有蓬廬詩文集、孟子四攷等著。按是編為廣業讀書所記，凡著錄經部六十九種，史部十四種，子部十五種，集部四十一種。其卷末自識云：「寓眼錄，為從事校讎所錄，起甲辰仲夏，訖乙巳季冬，合官書及友人惠借，共若干部，於四部僅百之一耳。嘗謂書之於人，猶飲食然，一日不得飲食則飢，一日不得書則俗，甚者心放軼無所歸，否亦冥冥無所覺悟，其害益甚於飢。顧得書矣，而境遇有豐嗇之殊，資賦有敏鈍之殊。豐且敏者，縹囊緗帙，坐擁百城，淨几明窗，朗吟默會，日盡數寸也可，日記一事也可，既歷歷于心目，追其出之，如就釀室惟所斟酌，顧郇廚羅珍羞，咄嗟立辦，故其事逸而為功多。若嗇與鈍，則反是。羈

旅奔走瘁其體離索困乏擾其胸幸獲書本無擇恆奇而刻寫動有紛歧閱繳限以時日抹改手生眂諷念口流涎昕夕孜孜掩卷盡失譬猶使目短之人驟馬花叢祇覺白白朱朱疲于應接問以白者云何朱者云何卒茫無以應非不欲審諦力限之也特視弁此不得者差免俗耳古云愚夫千慮必有一得偶見瞥觀每書大意不可不知因撮錄之取蘇文忠詩中寓眼字名之庶異日披覽當屠門之嚼焉

來雨樓書目二卷 傳抄本

清周厚堉撰厚堉字仲育諸生高才淹雅工詩藏書甚富乾隆間開四庫館厚堉進書得賞賜今按是書乃其手自編輯家藏之書成目錄二卷上卷為經史子集四類下卷為總選類纂二類類纂又分理學經濟博雅技術詞叢五門子目所分門目大都雜亂無章而博雅一門内又大半不著卷數攷厚堉於乾隆三十九年曾進呈書籍三百六十六種蒙恩賞給内府初印佩文韻府一部以示嘉獎凡曾經進呈之書俱以進呈二字印於上闌此其全編之大旨也

鐵函齋書跋六卷（別下齋刻本）

清楊賓撰。賓山陰人，越子，著有柳邊紀略，事蹟見清史稿孝義傳。按是編乃蔣光煦別下齋校刻之本，為金石題跋六卷也。其題跋多所攷核，不泛論字體。雖分顏上黃庭與思古齋為二，及半截碑稱將軍吳文受禪碑謂已燬，不無沿誤，然其精當處要確不可易。為翁蘿軒學士跋玉版十三行刻之端石，今流傳紙貴，而再跋一條內自言刻工鐫戈趯如時下書皆作捲筆，以之為恨，則其八法尤可想見也。又攷賓自序云：余好跋金石之刻，歲月既久，合家藏與他所跋者，彙為一得若干卷。夫前人書跋多矣，自董逌廣川書跋後，不下數十家，雖知書者少，其言或未盡合，然攷證多出焉。余又安能別出新奇，以附益之哉。惟是一代有一代之收藏，一物有一物之原委，無前人之題跋，不能知其原委；無後人之題跋，不能悉其委。是二者相須為用，而不能偏廢者也。況百年以來，碑刻之出地者，如漢之曹全，六朝之崔敬邕，唐之吳文、李輔光、顧良輝、周真、靳府君、田仁琬、梁府君、蕭思亮、王居士、張希超、陳司徒者，不可勝數，皆前數十家之所未載者也。若跋之合與否，則前人且有訾議，而賓又何責焉。亦存其說而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類

羣碧樓善本書錄六卷 鄧氏家刊本

鄧邦述撰。邦述羣碧樓書目已經著錄，是編乃其所藏善本書錄。篇中計收宋本八百十六卷，元本二千七百四十三卷，鈔本五千三百三十八卷，明本一萬五千四百八十八卷，批校本八百四十九卷，都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四卷。其自識云，余得苑園所藏羣玉碧雲兩集，始自名藏書之所為羣碧樓。然藏書家之久

而弗替者，海內無幾。絳雲樓之炬，文選樓之災，繫諸天者也。皕宋樓之鬻，繫諸人者也。今所存者，罟里瞿氏，聊城楊氏，實為鉅觀，然皆拾士禮居之遺編，遂乃分峙南北。若豐潤丁氏得宜稼堂遺籍，炳於粵東，亦足附庸兩家，以千餘年之文明舊國，存者僅如鼎足，吾道之衰久矣。斯文之喪，如何近人，如翁瓶生相國，潘鄭盦尚書，盛意園祭酒，費西蠡編修，

身後楹書，未歸零落，京師學者，若繆小山編修，沈子培布政，子封提法，而昆仲前輩風流，賴以勿墜，而羅則存陳士可董授經之精於鑒別，袁伯夔之銳於收藏，亦為生平畏友。若夫李猛庵之記問淵博，趙止非之强識洽聞，則吾藏書之導師也。

羣碧樓書目九卷附書衣雜識一卷 排印本

鄧邦述撰邦述字孝先號正闇金陵望族年二十二就親於虞山趙氏趙能靜策天放樓藏書數萬卷得讀未見之籍年三十一通籍翰林光緒辛丑入瀋陽尚書幕中尚書收藏金石書畫甚富於是知考訂鑒別之學甲辰居吳門盤所入之餘盡以買書積書萬餘卷因成是目中多善本後附書跋一卷名曰書衣雜識其序有云獨山莫郘亭處咸同之季學識深邃卓然經師先成經眼錄三卷後成知見傳本目錄十六卷兩書世競傳之其經眼錄後附書衣筆識一卷余披覽之暇亦嘗於書衣施以朱墨得數十篇寫目之後援莫書例存之要其體製不免雜糅偶有論述輒自比於遵王蕘圃不盡師郘亭也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七卷 鄧氏家刻本

清鄧邦述撰邦述有羣碧樓書目已經著錄按是目乃其鬻書後所餘之籍而重編鬻存書目其序云余今之所以寫此目者有三慨焉新學大昌典籍漸廢秘書舊本不惟讀者日稀且恐知者復罕不爲表章則秦火雖熄仍同滅亡此一慨也中學西漸歐美之人雖不辨之無而獨喜蒐討酉宋遺籍轉入東瀛燉煌墜簡復非吾有後之學者欲抱殘守闕亦云難矣此二慨也家本寒素世襲清德雖爲民牧時念山林然而買山無資樓如虛構謝臺累葉貧無所歸昔者借債以買書今且將鬻書以償債及身而散恐遂不逮子孫此三慨也爰付寫官哀而錄之書而存耶此爲其朋其不存焉覽是目者可以悲吾志矣

培林堂書目不分卷 排印本

清徐秉義撰、秉義字彥和、崑山人、乾學弟、舉康熙十二年進士第三、授編修、遷右中允、乞假歸、乾學卒、召補原官、累遷吏部侍郎、命偕刑部侍郎綏色克如陝西讞糧鹽道黃明受賄擬罪失當、左遷詹事、遷內閣學士、乞歸、上南巡、賜御書恭謹老成榜額、卒、五十歲、按是目乃秉義藏書目錄、每書名下注其撰人名氏、及其冊數、如抄本者注抄字、而刻本則不詳注為何時所刻、甚為疏畧也、攷鄧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載抄本培林堂書目三冊、當與此目出自一本也、

士禮居藏書目錄甲編二十卷 舊抄本

不著編者名氏、攷卷端有士禮居主人黃丕烈小照、丕烈字紹武、一字蕘圃、吳縣人、乾隆戊申舉人、注銓部主事、性孝友、父柩在室、不戒於火、將及寢、丕烈據棺大慟、誓以身殉、火竟滅、平生無聲色之好、喜藏書、購得宋刻百餘種、學士顧純顏其室曰百宋一廛、日夜校讐研索、訂正嘗刻周禮鄭注、國語、國策、焦氏易林等書、一以宋本為準、今按是目全編所收宋元舊抄諸本、共計五百六十六種、經部四十七、史部一百零三、子部一百六十二、集部二百五十四、與今所行之蕘圃藏書題識、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互相校勘、皆有異同、而書之前後亦無序跋、未審為何人編輯也、

江上雲林閣書目四卷 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清倪模撰，模字迂村，號韭瓻，嘉慶進士，收藏甚富，為安徽藏書之冠，平生嗜古錢，著有古今泉略，攷是書模自序云：江鄉僻壤，聞見無多，年三十一入都，每見宋元善本，不惜重價購之，教習官學時，與同鄉汪德鉞、方體、王灼、王宗誠往來，力覓古集，曾假朱文正師、翁覃溪師及紀曉嵐、彭雲楣、吳銘茶諸公藏書，如批校十三經注疏、水經注、朱刊說文、文心雕龍、葉批本草綱目是也，及與同年江德亮、石韞玉、張惠言、陳若疇、飽桂星及時賢孫星衍、洪亮吉、馮敏昌、張問陶諸人，文得秘本必假讐校，琉璃廠載籍甫到，必購之，教習期滿，載歸總計已贏六萬餘卷矣，洎任鳳陽教授十二年，稍有所獲，寄屬子孫輩繕錄，清目多不合體式，今家居多暇，重加披展，真可開心胸除塵翳也，今按是編敘次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主，首總目，次存目，篇中每一書列一行，凡一書有別本或子目，則低格錄之，惟遇御纂欽定等書，均抬高三字，透出書眉，每書名下夾注冊數板本及著者姓名，是目雖為道光年刊本，而印行甚少，故鮮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目錄類

墨海樓書目補提要不分卷稿本景印

清周郇撰郇字叔匀臨海人其事跡未詳按是書乃郇手稿而未成編之作也故四部之中惟有經部經部中又以易類為多全編凡著四十有九種而易類三十五書三詩七禮四餘類皆闕焉篇中題胡承珙毛詩後箋云其書不全載經文摘一二語而條說之義在申明毛傳然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

二能於毛傳本文前後反覆尋繹究其指歸如實有難通者乃舍而求他故凡西漢以前古書唐宋以後諸儒之說三家詩異同之文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刻斬豪芒故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恆有前人所未道及者同時陳奐作毛詩疏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俱推服其說陳疏墨守毛傳是則閒有取舍此為稍異而其搜求之富則非

陳馬二君所及也今舉此一篇可知郇之於經學頗有深識但斯編為未畢之作殊可惜耳

日本訪書志十七卷 清光緒丁酉蘇園刻本

清楊守敬撰守敬字惺吾宜都人同治間舉人官黃岡教諭加中書銜嘗遊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述其原委以成是志按卷端守敬自序云光緒庚辰之夏守敬應大埔何公使如璋之召赴日本充當隨員於其書肆頗得舊本旋交其國醫員森立之見所著經籍訪古志遂按錄索之會遵義黎公使庶昌接任議刻古逸叢書囑守敬極力搜訪而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幣得屬有天幸守敬所携古金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見者彼此交易於是其國著錄之書麕集于篋中每得一書即略為攷其原委別紙記之久之得廿餘冊擬歸後與同人互相考證為之提要暨歸赴黃岡教官任同好者絕無其人此稿遂束高閣而遠方妮古之士嘗以書來索觀

其目因檢舊稿塗乙不易辨時守敬又就館省垣原書多藏黃岡未能一一整理乃先以字畫清晰者付書手錄之釐為十六卷見聞之疏陋體例之舛錯皆所不免又其中不盡罕見之書而驚人祕笈尚多未錄出者良以精力衰頹襄助無人致斯缺憾倘天假之年或當幷出所得異本以告世人也今按序云十六卷攷之原書實為十七卷而卷十七乃古抄王子安文一卷其為後刻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類

徵刻唐宋祕本書目一卷 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清紀映鐘撰黃虞稷周在浚編次映鐘字伯紫一字檗子號戇叟上元人自稱鍾山遺老移居儀徵按是編前有朱彝尊等徵刻書啟及論略凡例數篇攷虞稷字俞邰在浚字雪客二人同編此目其流傳古籍之盛心至今令人欽企無已按俞邰爲前明黃明立先生居中之仲子本福建晉江人居中官南京監丞

時措千頃樓藏書約六萬卷錢謙益爲撰藏書記載初學集中虞稷僑寓金陵遂籍上元貢生舉康熙己未詞科丁憂未與試後以徐立齋相國元文薦修一統志食七品俸有千頃堂書目行世雪客爲周櫟園先生亮工之子河南祥符人家世以刻書爲業亮工通籍後益好收藏闢謝在杭先生肇淛萬曆中抄書祕閣中多希本散出盡歸亮工此目所

列大都兩家舊藏當時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幾舉經部全刻之其後武英殿聚珍板叢書知不足齋叢書又陸續刊行其史子各種按目求之所未刻者僅雜史小帙及宋元人集部數種已耳然雜史一二種藏書家多有抄本集部亦多明人校刻雖未刊行而兩人之心亦可慰矣余嘗以爲異書祕籍爲人家藏無由與世人共見苟得見其書目俾

人人知此書之在人間抑或有好事者搜求重刊之一日故目錄之學不獨擴增聞見亦且闡揚幽潛如此目所傳即其明証也余以暇日校錄重刊即所見各書有刻本者別爲考証一卷附著于後將以貽之有同好者雖然前人藏書而不能刻後人刻書而不能校如通志堂知不足齋皆不免爲後人訾議是亦美猶有憾之事也安得顧千里黃蕘翁

一輩人更生於今日也。

貴園書庫目錄輯畧不分卷　渭南嚴氏刻于成都

清張森楷撰。森楷字石親，合州人。是編乃森楷編定嚴祖馨貴園書庫目錄成書後，又仿劉子駿七畧別撰輯畧二萬餘言，述其分別部居之義例也。今按嚴氏祖馨字德輿，後更名嶽蓮，字雁峰，渭南人。其父翕祺遊宦四川，遂家焉。祖馨天資亮博，英拔不羣，嗜古搜奇，抽姸騁秘，出巨金聚書數萬卷。又往來秦蜀間，聞仕宦舊家藏書且出，即不惜重資盡數購取，以得于張芥航河帥者為最多。其冷僻荒肆之畸零秘本為人所罕見，隨時買入，又無論焉。如是者終其身勿懈。凡得四部之書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五種，為卷十一萬五千二百三十有二，為冊四萬五千九百八十有二。築室收藏，名曰貴園書庫。而富順宋育仁、井研廖平、華陽林思進均為貴園書庫記序

嚴氏藏書之大旨也。又按嚴式海輯畧跋云，目錄校讐之學，椎輪二劉，夾漈鄭氏，會稽章氏，持論益精，而訾謷之者亦多有。兹所論次，畧依鄭章，其有違失，尚冀當世明哲，加以諟正，非惟小子之幸，亦石親丈所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也。

飲冰室藏書目錄六卷 今排印

梁啟超撰。啟超字卓如，號任公，新會人。清光緒己丑舉人，賞六品銜。按是目分四部分為四卷，後附錄一卷，補遺一卷。前有余紹宋序云，任公慨然謂世之愛宋元板本者直是骨董家數，許為余書作序，以張其說。故其所藏但期切於實用，不必求其精槧，上自典冊高文，下逮百家諸子，旁及東瀛海外之書，無不殫事收集，其意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謂先哲度藏之意無所不賅固如是也。嗚呼，詎知別未半年，吾書未成，而遽以下世聞也。今觀任公所遺之書，普博周悉，則其欲序吾書之意，亦畧可覩矣。

學部圖書館方志目不分卷 排印本

清繆荃孫撰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蓺風江陰人有藝風堂藏書記等著已經著錄按是目乃荃孫於宣統二年編輯內閣所貯書籍全數移交京師圖書館內閣藏書自明萬曆三十三年曾纂內閣藏書目錄八卷及移交時惜止存十之四五然其中所貯舊志最夥蓋方志為官府所掌自與私家藏弃有異

其豐嗇不可同日語也又攷全篇纂輯之例而各志不全者用天一閣書目例記所存卷數每卷至每卷如只有一卷下又有一卷加又字以清眉目另一部雖有缺卷而書可存或刻可觀則書又一部再記欠幾卷以示區別云

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五卷 排印本

清繆荃孫撰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蓺風江陰人年二十一從陽湖湯秋史先生學究文史始為攷訂之學會四川舉行丁卯正科并補壬戌恩科寄籍華陽應試獲舉改歸原籍張文襄公視蜀學執贄門下為撰書目答問始為目錄之學光緒丙子恩科成進士改庶吉士開館大課以重修庶常館賦命題擢

第一次年散館一等授職編修在館職殫心著述暇日即涉海王村書肆搜訪異本典衣購取知交通假抄校攷訂日益博通今按是目為宣統己酉學部奏請在京師建設圖書館以內閣新出之古籍江南購呈歸安姚氏南陵徐氏之書常熟瞿氏抄進之書敦煌石室之經全數發館並派繆荃孫為監督督率司員分類編目提出宋元舊板名家抄校

者為善本目錄、仍分經史子集、記載行字尺寸、以成此編也、

群書提要一卷 清道光戊戌刻本

清沈豫撰、豫字小數、蕭山人、號補堂、道光時諸生、善四六文、治春秋、獨取服氏蒐輯服注、為一書、著有蛾術堂全集、卒年七十一、按是編乃豫讀書之題識、全篇凡計二十六種、經部有尔疋鄭樵注、五禮通攷、經義攷、周禮說、衢賜詩傳申培詩說、周易通義、周易鄭注、史游急就篇、易經彙解未成稿、呂東萊大事記、史部有全蜀藝文志、今水經、乾隆府廳州縣圖志、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子部有御覽孟子外書、梅花樓記畧、日知錄、茶餘客話、集部有夾漈遺稿、道古堂全集、李元賓文集、鈍翁文抄、惜抱軒全集、四部以外、而有知不足齋叢書一種、然全書編次雜亂無章、乃豫讀書時隨筆所記、而未嘗編訂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目錄類

適園藏書志十六卷 南林張氏刻本

清張鈞衡撰。鈞衡字石銘，吳縣人，光緒間舉人。幼時喜讀書，稍長，聞人談其鄉先輩鮑淥飲、劉疏雨、嚴芳叔之遺事，則慨然生仰止之思焉。比及弱冠，遂有收書之願，織里估客捆載而來者，各如其意而去，遂聚藏日富矣。按是編繆荃孫序云：吾友石銘張君以名孝廉廣收善本，一日舉其籍而數之，曰宋刻四十五

種，元刻五十七種，黃蕘圃跋二十六種，有前人未著錄、海內未經見者，有四庫采自大典而今獲其原書者，又十餘種，至名人手抄手校者幾及百種，可謂富矣。因分四部，勒成一編。先舉書名，下注何本，舉撰人之仕履，述作書之大意，行款尺寸，偶有異同，必詳載之。先輩時賢手迹題跋，校讐歲月，源流所寄，悉為登錄，使人見目如見此書。收藏印記，間登一二，不能備載也。又按鈞衡自序云：近與諸寓公江陰繆丈小珊、嘉興沈丈乙盦、海寧費君景韓相與商榷體例，評定去取云云。則鈞衡此志乃荃孫等為之編定，非出其己手也。

既勤著述敘例一卷（得自怡齋刊本）

清錢東垣撰。東垣字既勤，嘉定人。大昭子。嘉慶三年舉人，官松陽縣知縣，以艱歸服闋，補上虞縣。東垣潛研經史金石，沈博而知要，承其家學，篤好著述。按是編敘例，為其所撰孟子解誼十四卷、小爾雅校証二卷、列代建元表十卷、元類聚攷二卷、補經義攷稿若干卷、稽古錄辨譌二卷、青華閣帖攷異三卷，凡七種，

先刊其自序自記凡例附說及他人跋八篇，以問世，而其全書今仍未見剞劂，不知尚存否乎。

家語疏證六卷（清嘉慶年間孫氏家刊本）

清孫志祖撰。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嘉慶六年掌紫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按志祖生而穎悟，過人，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謂今之孔子家語為王肅所偽，難鄭誣聖，背經既作聖證論

以攻康成，又偽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剽竊者，皆疏通證明成疏證六卷。其有功鄭氏，如鞫盜之獲真贓也。攷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即師古所言今所有歟。班史所志，皆劉向校定古人，以篇為卷，今本四十四篇，校漢志增多十七篇。錢馥頗疑漢志所稱二十七篇，即在

今四十四篇中且以尚書之二十八篇爲證而陳鱣以爲不然謂尚書孔傳及家語俱王肅一人所作尚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皆習之肅固不敢竄改唯于增多之篇并僞爲孔傳以逞其私至于家語肅以前儒者絶不引及肅說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取以爲解觀其僞安國後序云以意增損其言則已自供犨狀然而肅之自敘首即以鄭

氏學爲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夫序孔子之書而先言奪鄭氏之學則是傅會古說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序引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說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攷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之所謂說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安

得牽合若此耶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增加再則曰王肅私定斯言可爲篤論而志祖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爲附和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決之耳

孔子集語十七卷 清嘉慶廿年平津館刊本

清孫星衍撰。星衍字淵如，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深通經史文字音韻之學，旁及諸子百家，著述甚富，事蹟詳清史稿儒林傳。按孔子脩百王之道，以詔來者，六經而外，傳記百家所載微言大義，足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者，往往而有。其纂輯成書者，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皆不存。見所存者，楊簡先聖大訓十卷，薛據孔子集語二卷，潘士達論語外篇二十卷，而薛書最顯，不免罣漏。近人曹廷棟又為孔子逸語十卷，援稽失實，不足論。嘉慶辛未，星衍歸里，惜儒書之闕失，乃博蒐羣籍，綜覈異同，增多薛書六七倍，而仍名之為孔子集語者，識所緣起也。其纂輯大例，易十翼，禮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舉世誦習，不載；家語，孔叢子有成書專行，不載；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傳易檢，亦不載；其餘羣經傳注，秘緯，諸史，諸子，以及唐宋人類書，鉅篇隻句，畢登無所去取，皆明言出處篇卷，或疑文脫句，酌加按語，或一事而彼此互見，且五六見，得失短長，可互證得之。初稿成，屬其友人嚴可均略仿說苑體裁，理而董之，覆檢羣書，是正譌字，更移次第，增益闕遺，為十四

篇，勸学一，孝本二，五性三，六藝四，主德五，臣術六，交道七，論人八，論政九，博物十，事譜十一，雜事十二，遺讖十三，寓言十四，篇各為卷，六藝，事譜，寓言，篇大分為上下卷，於是以十四篇為十七卷也。

家語證偽十一卷 光緒十五年會稽徐氏刻本

清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乾隆進士，官知府。著三家詩拾遺十七卷，因王伯厚之詩考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為古文考異，次為逸詩，次以三百篇為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又著詩瀋二十卷，乃其釋詩之說，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也。今按是書乃攻證王肅竄亂家語偽造聖言之譌，全編條分縷析，據秦漢以上典籍疏通而證明之。卷首羅還春序云：自漢儒竄經，唐宋輩出，踳駁不純，所在多是。蘅洲既一一各有論著，而於是書尤鈎摘不遺餘力，彙舉書以發王氏之底蘊，擿其舛互者幾何篇，挈其點竄者幾何字，以漢學折漢儒，即以今家語存古家語，而學人耳目為之一新。於戲，六經如海藏，於龍出沒，與大氣為混茫，而珠貝沙礫淆雜硼湃，河伯為之震蕩，何況凡庸。顧先生悉出其全書，使天下爽然一淘汰而澄清之，此編因先生小試疏瀹排決之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陳氏家語疏證十卷 湖北叢書本

清陳士琦撰。士琦字琢軒，蘄水人。按是書卷首有士琦族人陳詩序云：乾隆癸丑冬，家琢軒先生以事過蘄州，因訪余于久長山館，適案頭有孔子家語一編，因舉以問先生，曰：是書也，子朱子于四書章句集註嘗屢引之，而顏監注漢書藝文志則以為非今所有家語，或者以為王肅增加，近之宗漢學者，遂置不道。其果然乎？先生曰：子之意殆與予同。夫事必兩證而後是非明，小顏既未見安國舊本，即安知今本之是非乎？且予觀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别，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滋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並行，至于今不廢，何獨于是編而疑之也？予嘗據本書為綱，而互見于他書者仍用大字書之，以附其後，與所輯韓詩外傳體例相同，名之曰疏證，將使學者參考而諦觀之。今攷此序，可知士琦未盡信家語為王肅所偽，故其撰疏證之義與孫志祖不同，但亦採源經史，以明本書之大義，非欲難王肅之假託聖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漢儒通義七卷 廣州刻本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舉人，河源縣訓導。澧九歲能文，復問詩學於張維屏，問經學於侯康。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篆隸，無不研究。為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至年老，主講菊坡精舍。辛年七十三，著述甚多。按是編為澧采錄漢儒諸家經說，分條纂輯。其自序云：漢儒說經釋訓詁、明義理，無所偏尚。宋儒譏漢儒講訓詁而不及義理，非也。近儒尊崇漢學，發明訓詁，可謂盛矣。澧以為漢儒義理之說，醇實精博，蓋聖賢之微言大義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謹錄其說，以為一書。漢儒之書十不存一，今之所錄又其一隅，引伸觸類，存乎其人也。節錄其文，隱者以顯，繁者以簡，類聚羣分，義理自明，不必贅一辭也。竊冀後之君子，袪門戶之偏見，誦先儒之遺言，有

益於身，有用於世。若門戶之見不除，或因此而辯同異、爭勝負，則非澧之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對策六卷 原刊本

清陳鱣撰。鱣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嘉慶丙辰以郡庠生舉孝廉方正，戊午舉人。少承其父許氏說文之學，而兼宗北海鄭氏，而論語注、孝經注、六藝論皆采輯遺文，并據本傳參以諸書，排次事實爲年紀。嘉定錢大昕謂爲粲然有條，成可徵信。今按是編共爲三十門，分條論述，攷證精詳。卷一歲時、逸詩、氏族、拜禮、辟雍；卷二公羊、穀梁、孝經、四書、孟子；卷三爾雅、小學、石經、補籍、春秋；卷四史例、史志、諸史、諸子、文選；卷五語詞、試策、科舉、職官、律令；卷六屯守、田獵、權量、農田、幣帛。每條以問答爲體，故名曰對策。其自序云：嘉慶六年在京師，過夏寓于横街，有以策問相質者，日課一篇答之。行篋載書甚少，又當沮雨，無從閱市借人，不異場中對策也。

荀子攷異一卷 江陰繆氏刊本

宋錢佃撰。佃字仲耕，政和進士，觀復之子。登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中奉大夫秘閣脩撰。著有易解十卷、詞科類要二十卷，見常熟縣志。考異後跋自稱集諸家所藏二浙西蜀本、元豐國子監本，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其有疑而未決者，又著之篇末，共一百二十有六條云云。今按是編雖原據鈔本所刊，然爲惠定宇、盧抱經、王懷祖、顧澗薲所未見。其例卷二、卷三、卷九、卷十一、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則云此卷某某篇內；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六、卷十九則單云卷內，無篇名，同卷另篇又出篇名，則二十卷同，亦有誤者。如卷第一青取之於藍爲第一條，第二條轉云此卷勸學篇內，不列於第一條，與他卷異。如成相

篇上條脩領監本作循領注脩領亦同下條脩領賦篇內五聽循領并注諸本作脩領兩條複出而五聽循領亦不在賦篇內則大誤蓋輾轉傳鈔不無譌脫而別無他本可校故繆荃孫覆刻時祇仍其誤而已矣

賈子次詁十六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王耕心撰耕心字穆存亦字道衆自號龍宛居士正定人由主事改南河同知為徐州府所著有毛詩音詁新定周易傳義龍宛文稿等是編前十卷為耕心訓解賈誼新書卷十一為輯錄誼諫疏五篇卷十二賦四篇卷十三史記漢書賈誼列傳卷十四賈子年譜卷十五十六為緒記即序錄也卷後有丹徒

陳兆琛跋云龍宛先生兼通儒佛深究天人之故五十後尤篤好賈子之學新定賈子書三篇義例謹嚴援據奧博諸論說皆折衷至當無所偏倚賈子二千年之墜緒至是乃昭晰無疑以質昔賢殆無愧色先生嘗言賈子之學以操本運末故能超然於萬物之表若本末倒寘懷挾偏私舍至道以談經世即下愚亦未能通曉況在賢哲其說潔靜精微

洞悉政教之本，蓋名言也。光緒癸卯春先生既重訂賈子，遠屬校讐，且徵敘引。兆琛雖志在希古，莫敢當禮，惟仍述昔所聞於先生者，以冀無倍宗旨。然獨見之學，幾非流俗所能喻。先生雖軫念橫流，慨然太息，以據經世之大防，亦奚補哉。

論學酬答四卷 小石山房刻本

清陸世儀撰。世儀字道威，號桴亭，太倉人。明諸生，嘗從劉宗周學，博洽無所不通。窮居授徒，明亡，拓地十畝，築亭其中，因號桴亭。不通賓客，其學主敬，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於講學最為篤實。及卒，門人私諡尊道先生，亦曰文潛先生。按是編乃世儀門人龔光諸子輯其平日與友人論學往復問答之書，三十餘

篇。今按世儀生平立志講學，在千古同體，在萬物以復性為宗，以格致為功，以敬靜為養，無一而非雒閩以來真儒之學也。學徵於言，符於行，世儀之言，其酬答諸子者，雖經緯錯而波瀾浩然，有片言而抉理奧者，有累篇而抒積蘊者，有委婉寫其同患之懷者，有懇懇致其求友之誠者，豈可襲取於翰墨哉。昔象山之學近禪，而詆朱。然有云今之害道者

卻是閒言語。又云：學不至道，穿鑿附會，如蛆蟲蠹賊。此切中著作家之病。今世儀之學，闢禪而尊朱，其言皆有關係。創者不鑿，述者不襲，著作非以求名，而名自歸之。夫世儀其為程朱之功臣歟。

淮雲問答一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陳瑚撰。瑚字言夏，太倉人，號確庵。明崇禎舉人，貫通五經，務為實學。國變後隱居，絕意仕進，從學者雲集。有聖學入門等著。按是書乃瑚與其友人講學之語，共數十條，大抵以程朱為宗，而究心理學。其自序云：程朱沒，斯道之不明也五百歲矣。明興，以來言理學者不一家，觀其論著，皆繆戾舛錯，竊異端之緒餘，

非徒無以明，抑又害之，能通體適用，唱率天下，靡然者向風者，莫如王文成。然傳習錄所載，醇疵半焉，何哉？文成天資高穎，見道蚤，又長於論辯，未免立教迫，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求而討習之。夫一人登堂，園橋聚聽，啟其有叩即鳴，聲響相答，非平居論列，天理貫通，安能曲當。故愚嘗謂以文成之才之學，使得遇同志摩切者數年，然後出而大明吾道，表

正源流功必不讓孟子甚矣為學之功急資講論也吾黨之從事斯道也實始於丁丑之春維時倡之者重威同之者獨聖傳虞九及予耳寥寥三四人寡偶少徒然朝夕晤言所論者即皆先聖賢修己治人之事及四書五經性理諸書之大義務期窺見全指無纖微疑惑而後即安故每一考詢輒精思極論疊疊累日往往流連予舍繼之以同榻告語終夜不寐猶若有餘憾者至客歲戊寅良友漸廣時則有蕃侯玉汝升士登善偕聖傳重威虞九及予計得八人同方協志考德問業旬必一會會必講書研精覃思無微不燭或行聽受或受質疑詞是以後益相與切磋不倦焉夫講論之有功於學固也然而形之如口不如形之於筆之尤善形之於口者其言之是與非可得而見也然未免逼其意而

畧其文形之於筆則雖有一言一字之疵足以害道良友即得指摘而教正之此今夏六月中所以有淮雲問答之舉也淮雲為北郊禪室離城一二里去予舍最近野徑幽曠風致清適足為吾黨講道之所是日諸君子中惟升士以子疾不至其至者則有七人乃各出其心中疑義條寫問難約有數十予方惴惴然不得當是懼旁顧諸君子皆見理明快興酣筆落手足舞蹈天機暢發不自知其樂之何從也時重威謂予曰昔明道橫渠在興國寺講道甚樂明道乃曰未知往日斯地曾有甚人言及斯事吾輩今日之舉幾為過之矣已而未晡諸君子先後告成遂同几諷誦各言所見為之審異同教可否諸君子皆虛懷善受不執己說期歸於正有足多者用是彙而錄之遂成是編矣

淮雲問答續編一卷 清刻本

清陳瑚撰。瑚與友人講學於淮雲禪室，成問答一卷，此編乃續前書而成也。其自序云：予誦讀問答之餘，時取三復，雖互有得失，而中道者殆十之七八矣。蕃侯信道甚篤，心懷浩浩，每涉筆即劃然中解，如尊聞行知之對，巧力聖智之論，非中有實得，不得直截若是。聖傳深思靜氣，學力日進，難論事或有未當，而嚴

儒釋之分，辨敬怠之學，精矣密矣。玉汝所對，微存間隔，至其少論未發，謂此事既去，彼物將來，洞見精切，直可補先儒之所未逮。重威躬行力久，大義貫通，其於昌邑之義，桃應之問，發忠孝之指，扶正人倫，春秋綱目輔翼之功，一人而已。虞九天資稚重，致知差未及，而論朱子之配享，獨謂不必，亦足見吾黨為學無雷同附和之習。登善虛懷好善，究心經術，雖未詣深遠，而格物致知之說，發明之功亦大。予識見疏陋，學問淺劣，卑之無甚高論，至於中和之答，自謂稍稍近之，諸君子亦若有取焉。夫以諸君子之從事斯道也，不越二三年，而觀其所得，往往見道之精微，予亦幸承其後，得無大悖於聖人之教，此亦大可幸矣。吾聞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昔者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明大道之指歸，其言之

當者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亦必研窮剖晰，而不沒其所短，雖錙銖毫髮，經其辨論，皆可稱量。倚吾輩孰灑掃於朱夫子之門，而折衷其間，孰淺孰深，何去何從，斯亦天下之至樂也，而今安可得耶。

曼先生語録一卷（大亭山館刊本）

明程晢撰晢字明甫婺源人生有異稟甫五歲背誦周易上經甚習讀書過目不忘尤好宋儒書反覆玩味身體力行洪武庚午補博士弟子員又十五年領永樂乙酉鄉薦凡再上公車皆不第竟以永樂十一年癸巳卒今按是録雖寥寥數葉而言簡理該可為學道人指示門徑真足與薛文清讀書録相發明昔黃梨洲撰明儒學案一書而獨遺是編何也因思文清位通顯名滿天下其著述為人所寶曼先生隱居巖谷不求人知故當世亦無知之者也攷單始跋是録云吾先世多藏明人文集偶於敗簏中檢得曼先生語録一卷能將靜字精蘊闡發無遺今考其言靜時有淺深靜後有效驗至由靜立誠如何體認如何充發皆一一條貫足補宋賢引而未發之旨其裨於聖學豈淺鮮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孫子語錄二卷 孫夏峯遺書本

清孫奇逢撰。奇逢字啓泰，一字鍾元，容城人。明萬曆三十八年舉人。性孝友。父歿，率兄弟廬墓六年。家故貧，日食常不給。自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實在此。甲申後渡河隱蘇門，躬耕夏峯，築兼山堂讀易其中，前後十一徵皆不起。講學始宗象山陽明，晚更和通朱子之說。卒年九十二。按是錄為奇逢與其門人友朋問答之語，分條錄之，全編二百餘則。其大旨多義理精粹之論也。攷夏峯集中亦載語錄二卷，然與此不相同也。

孫夏峯日譜錄存十卷 傳鈔本

清孫奇逢撰。奇逢有夏峯詩文集，前編已經著錄。按是書乃選鈔奇逢日譜而成。日譜四十四卷，亦存鈔本，今未見。而奇逢自序云：自丙戌後，故園不可居，寄渥城者四越春秋。己丑五月，吾邑不戒，故園益不可一日居。思卜築河朔，漸圖渡河，渡江，為幼子就婚茅氏，地行塢薛君於共城林廬西山中，各為廬舍，待余王孺劉君復為計，即次之安。予始於己丑冬至祁州，刁非有孝廉下榻挽留，遂令奏雅韵雅先行，相視明年春，仲奏雅自淇水來迎，遂南發，來此五閱月，千里之山川人物，或得之耳聞，或得之目覩，已大半在吾意中矣。予束髮論交，以友朋為性命，海內故人，淪落殆盡，是譜也，自出門相與之人，有唱和，有郵寄，有答問，又因而有所關節義之事，與志行之

人皆諳之，為磨礪省躬之助耳。

呂語集粹四卷　畿輔叢書本

清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以孝聞。雍正二年成進士，累官至巡撫、禮部侍郎。母老乞終養，築健餘堂奉之。為學尊程朱，著書甚富。年五十八卒。按是編乃會一讀呂坤之呻吟語而集其精粹之論，分類編成。其自序云：呂新吾先生著述甚富，皆心得之學，明體達用之書也，而呻吟語為最。余反復玩味，見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內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實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顧先生自謂呻吟病聲也，病語狂擇，其狂而尤甚者存之，然則先生平日之語，自刪已多，蓋惟其精，不惟其富矣。今夫藥之為物也，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力，然雜於參苓蓍朮之間，用以養生，而擇之不精，遂為嘗試，鮮或不誤。讀呻吟語而集其粹，

謂是對症之藥，殊不在多，亦猶先生之意也。

大意尊聞三卷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方東樹撰。東樹字植之，桐城人。諸生。博覽經史，能詩文，中歲研究義理，一宗朱子，著漢學商兌，以攻攷據之失，有詩文集，名儀衛堂集。今按是書乃東樹之家訓，所言自小學以至於大學之事，格致省察，克治存養，以至於成德之功，居身接物，齊家訓俗，教學以至於治平之業，無不有以探其原，而窮其弊，篤實親

切，不闊不膚。蓋是時天下雖承平，而學之不講已久，人心風教，日即於偷，先生游歷四方，五十年，觀習俗之日頹，人才之日衰，而深憂亂之將起，變之將至也，故時時推其本實，極其流失，以教戒諸孫，蓋不啻大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也。卷首方宗誠序云：如使天下父師官長皆能以此書正其身，導其家，治其民，教其從學之士，則可以弭患於無形，消禍

於未然亦何至世事敗壞至於如此而即今敗壞之後其所以反人心而固邦本者仍不外其所言也世之論者或以正學為迂腐無關於撥亂反正之計是惡知本原之所在哉

周子通書講義一卷 清光緒十年刊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有志學錄等著已經著錄按是書全篇為申明太極圖說中問曰誠曰神曰道曰德曰中曰一曰精曰蘊曰靜曰止諸如此類皆發揮無極而太極之本體也曰聖誠而已誠神幾曰聖人聖希天聖德修而萬民化諸如此類皆發揮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之旨也其曰復爲執爲之謂賢慎動思通自易其思自至其中希賢希聖務實勝恚有衆善見大心泰喜聞過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諸如此類皆發揮君子修之吉也曰一為要曰再三則瀆曰靜則止止非為也即主靜立極之宗旨也其自識云余生平最好玩味周子通書以為其義理平正辭旨深粹氣象溫純近於聖人之言論語大學中庸而外未有似此之平易而精蘊者也

光緒壬午同理阮生強、姚生永樸、霍山吳生兆英俱來問學業，因取周子通書共相講論，以明聖學切要之旨歸，諸生退聊復書之，以待世有大儒論定云。

讀諸子諸儒書雜記一卷 清光緒四年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桐城人，以諸生受知曾文正公，薦授棗強縣知縣，居九年，引疾歸，又以督學使者薦論學行，加五品卿銜，卒年七十一。今按宗誠為學大旨，以程朱為宗，在內外交修，體用兼備，所為謀議有關於理亂治忽之故者甚衆。考是書為其讀秦漢諸子，及唐宋元明儒家之書，論其宗旨，申明精義，凡得百四十條，其卷端云：凡讀史書及諸子百家文集，須先窮究聖賢經書，及程朱義理之書，理明義精，方能辨是非真偽，所謂有規矩準繩，始不可欺以方圓平直也，此最為讀書考古之要道焉。

志學錄八卷 清光緒三年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有讀諸子諸儒書雜記等著，已經著錄。按是編乃宗誠讀書應事、窮理省身，有疑悟即隨筆以為日記也。其自識云：此予自少讀書至五十以外所著大致，仿近思錄之序，惟近思錄當學絕道晦、異端盛行之時，以明道為心，故首列道體，以立之極。予生聖道大明之世，故以立志為學為第一義，非敢云教人，持以自勉耳。孔子論語、大學皆以學為始基，則立志為學不宜首重與？存心、謹言慎行、處境，學之實際，故次之；居敬、致知、讀書、窮理，則知之事也，知何以後於行也？論語弟子一章，固以行為先也；以存心謹言慎行為質，而後加以居敬致知之功，則居敬乃不墮於虛，致知乃不騖於外，由是而存養省察、克治反身、體察正倫理、篤恩誼，則誠正修齊之事也。正倫理、篤恩誼，何以不及君臣一倫？則以治體、治法次其後也。治體治法，固君與臣所當盡之倫理也。又以修齊而後及於治平，大學之序也。終以從祀賢儒，即近思錄觀聖賢之意。何以無辨異端一門？果能立志為學，俱以實際為歸，自不陷於異端矣。是錄多浮光掠影，無影行心得之實，然於聖學庶乎其無差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志學續錄三卷 清光緒十年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有讀諸子諸儒書雜記一卷，已經著錄。按是編乃續志學錄而成。其自識云：余光緒三年在棗强删定日記彙為八卷，名曰志學錄，以示子孫。是時在官日惟盡心職守，六年夏幸官事無廢，遂自棗强告歸。八年以後讀書窮理，復有所得，始續日記，以檢察身心。有壬午、癸未、甲申筆記三卷，自力於

餘年，期以終吾身。今衰病日侵，手不能書，但能涵泳於心，而不復有進。於是以續錄為名，仍復別自為書。因思古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倪焉日有孳孳，是則余雖不逮，敢不勉夫。

俟命錄十卷 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有周子通書講義等著，已著錄。按是書乃宗誠於咸豐三年後避亂五載，每遭一次賊禍，因以胸次所蓄者私記一卷，以貽後人。大抵每卷首記世所以致亂之由，中籌撥亂之道，後記處亂之策。卷末引古人之言，則所以策勵自守之道也。凡卷皆有論學之語，而卷八、卷九二冊，則與朋友論學諸

生講經，所得亂中無事，因而記之，以共明聖賢之正脈焉。今攷全錄，前六卷避亂山中，末引孫徵君、魏叔子事以自砥礪。七卷官軍克復，未成，末引昌黎精衛銜石詩，所以自矢也。八卷山中無事，一意研學，末引楊園先生語以自廣。九卷末引詩，亦同此意。十卷官軍又收復，未成，九年遂出游矣，末引望溪之言，以自明著此書之心。雖是十卷之末，實即全

編之書後耳。

輔仁錄四卷 清光緒十二年刻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有俟命錄等，著已著錄。攷是編卷首宗誠自識云：余少好親師取友，又幸生文學君子之邦，得以親炙薰陶，開拓神智。中遭世變，游歷四方，遍交當世賢哲，以廣收直諒多聞之益。凡諸輔仁之言，隨筆登記，以當書紳。今老病倦勤，懼忘諸君子教，因刪節為四卷，時自警云。今攷此錄大旨善相勸，過相規，窮理之言，不过論事之指，不失尺寸，使承學之流，服膺此錄，如見古人，而又獲聞古人之所未言。子曾子有言：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宗誠纂次平生故人贈處之言，以合曾子之旨也。

古諺箋十卷 清道光戊戌刊本

清林伯桐撰。伯桐字桐君，號月亭，番禺人。嘉慶舉人，授德慶州學正。治經學，宗漢儒，踐履則服膺朱子。阮元督粵，延爲學海堂學長，從游者衆，卒年七十，有毛詩通考、毛詩識小、冠昏喪祭儀考等著。

按：是編乃伯桐輯錄古書諺語，分節箋釋，其自識云：善言不離口，人無智愚，早有習俗游談，野語溺心滋多，但使意中口中不離善言，何至悖謬太甚，無他，先入者爲主也。然百家韻語，隱顯殊觀，文志風謠，偏岐隨事，必言近旨遠，始當甄綜，雖載籍極博，亦無幾求矣。蒙披吟所及，偶然觸類，輒加賤題，古今畧同，取譬不遠，積久成帙，知者索觀，竊意人有恆言，皆得以多自證，且古曰在昔，則無稽之言，亦可勿過問焉，遂登梨棗，庶使誦歌若乃口傳耳熟，不無見淺見深，此則存乎其人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梅瑞軒蠡說漫錄一卷 舊鈔本

清節洋林撰、洋林有求是偶鈔一卷、已經著錄、按洋林積數十年之力、博覽萬卷、手集千篇、加以審擇編次之時隨以考據輯古逸書外、又成此錄、凡三十條、為校定羣經諸史雅詁文選等籍、卷後附攷證論文四篇、一論漢隸豕豖二體、二說文贏聲攷、三毛詩頌筐壑之玉篇引詩作概解、四論語釋文莧爾辨、亦均

論經文訓詁之作也、卷前其自識云、洋林學識孤陋、無當淵淡、繙檢之餘、時矜一得、葺而存之、是猶以蠡測海、故名蠡說也、

梅瑞軒求是偶鈔一卷 舊鈔本

清節洋林撰、洋林字魯山、高郵人、道光間拔貢生、輯有古逸書十種、按是書為洋林讀羣經注疏之筆記、凡三十餘條、卷首具自識云、十三經注疏、人間行世已久、自來据摭其中者不少、故說經諸家咸見取資焉、洋林於經義絕無研究、然時一涉獵、竊歎百密一疏、通儒不免、或徵引止據專經、而指駁竟無復起、或

繁浩未能卒讀、而標箸漫既無存、或先籍淪亡、而牽就經文以求合、或古義各出、而依附故訓以折衷、茲特略舉一二、參校而互考之、庶幾期於一是云爾、

小四書二卷 明嘉靖元年刊本

明方逢辰等撰。卷首有朱升及濬藩西屏王成子二人刊書序。攷朱序謂小四書者，首爲方逢辰名物蒙求，次程若庸性理字訓，次陳先生歷代蒙求，次黄成性史學提要。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胸中矣。然後循乎六籍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説，休日則事筆札而攷蒼雅，餘

力則記名數而誦時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注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往往爲之旁注，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注，一過即了，無繁複之勞也。今此四書者，或語約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則又表註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也。按是書原爲四卷，傳本甚少，今所見者缺後二卷陳黄之書，故祇存二卷耳。

言子文學錄三卷首一卷（清乾隆四十九年刊本）

清言如泗撰。如泗字素園，江蘇昭文人，言子七十五世孫。乾隆三年高宗臨雍，如泗以賢裔陪祀，賜恩貢生，充正黃旗官教習。十四年銓授山西垣曲知縣，二十九年擢湖北襄陽知府，因失察屬員罷職，尋復原官，遂不出。嘉慶十一年卒。攷言子三卷，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縣。慶元閒邑宰孫應時季和始為立祠，求朱晦翁為記。近昌王爚伯晦復裒論語諸書所載問答為此書，邑中至今有言氏官買田教養之令。按爚輯言子，四庫存目據永樂大典本著錄。是書為如泗據明梁溪侯先春所輯言子文學錄一卷，因又採選魯論、禮記、家語增訂詮次而成。卷首序錄、遺像、御製祭文、贊辭等，而文學錄分為三卷：第一卷文學上，凡言學問政事；第二卷文學中，言喪禮；第三卷文學下，言雜禮。而書之大體則仍依侯氏之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程志十卷 明嘉靖三年刻本

明崔銑撰。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樂安人。弘治進士，授編修，見劉瑾長揖不拜，出為南京吏部主事。瑾敗，召充經筵講官。世宗即位，擢南京國子祭酒。大禮議起，張璁、桂萼等貴顯用事，銑疏劾璁、萼，帝不悅，令銑致仕。用薦起，歷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卒，諡文敏。著述甚富。按銑學之程朱為的，言動有則。是書為述程學

之大義，全編共分十有六篇：顏錄第一，東見第二，憶錄第三，酢錄第四，語輯第五，洛議第六，師訓第七，入關第八，已已錄第九，語輯第十，元承編第十一，迪錄第十二，孚先錄第十三，師說第十四，餘言第十五，德行第十六。此十六篇者，皆論學問答之語，而銑編次校正，名曰程志，是取鄭志之意也。

孔子家語憲四卷 明刊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字大士，臨川人。父流寓汀洲武平，生於其地。家貧，父使治田事。年十歲，於外家藥籠中見詩經，携至田所讀之，畢身不怠。後返臨川，與艾南英輩以時文名天下。舉崇禎進士，年已六十有八，旋授行人，卒。按是書卷首為繪圖十四幅，次素王事實，次紀年。卷一至卷三為注釋家語四十四篇。卷四分

為八節：一會典祀儀，二正壇儀，三四配儀，四十哲儀，五東廡儀，六西廡儀，七月朔釋菜儀，八啟聖祠祭儀。此八儀者，皆明代祭孔子之禮也。卷端際泰自識云：誦法聖人者，必遡流窮源，而後知聖道之大也。苟不從本源深處攷其行事，究其心精，何以令千百世後仰大成憲令於不窮哉。顧自六經剖而為諸子，散而為百家，非不分門立戶，然統一聖真，羽翼斯文

獨孔氏弗喙也每觀郡人士童而習之輒謂家語平平無奇豈知中有所紀載悉孔氏當年家政毋論禮樂車書昭然素王大法而其言若行弃蹟彬彬俱垂不朽箸及門親炙亦曰憲章文武源本之思有不啻津津者際泰因以斯意告諸天下共為明憲云

思菴野録三卷 清道光三十年刻本

明薛敬之撰敬之字顯思號思菴少從泰州周蕙游究心理學憲宗初以歲貢生入大學與陳獻章並有盛名成化末選應州知州課績為天下第一弘治中遷全華同知致仕卒有洙泗言學録等著論儒宗是書卷前有郝元標孫丕揚馮從吾劉春郭亜諸人序後附其孫標跋令按敬之之學以存心為宗旨以求

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肩越故著是録皆從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奥人倫物理之常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静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詭于

洙泗濂洛之旨矣又卷末附敬之六世孫楹所撰賓興綵旗聯一卷殊無趣味然存之亦可覲明代科名之習俗也

勸學篇二卷 廣雅局刊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字香濤又字孝達又字香巖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南皮人同治癸亥進士屢督學典試所至提倡經史實學外任督撫垂三十年光緒末為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襄按之洞督粵時提倡士風通經學古恐邪說誣民因著是篇以闢之全編分內外內篇九外篇十五仁和王存善

識云為政者能讀是書可變弱而為强强也為學者能讀是書可變愚而為明也農工商賈能讀是書可變貧而為富皆長存而不亡也欲禦外侮先修政令欲靖內亂先明綱常是誠迷流之舟筏苦海之津梁也吾願七十萬方里四百兆丁氓書萬本誦萬徧篤信謹守而勿敢忘也又願神明之冑裔震旦之聲靈駕五洲淩四海環球周行而莫與京也

此文襄勸學之義焉。

理學簡言一卷 粵雅堂刻本

宋區仕衡撰。仕衡字邦銓，南海人。入太學為上舍生。生平慷慨有智略，以天下為己任，嘗上書論賈似道誤國不報。後又陳恢復策，亦不見用。歸講學九峯書院，時稱九峯先生。按南宋之時始崇理學，著為語錄，其究也曼衍支離而不可窮詰。是書於孔孟六經而外，取其醇而明峻而與論學論治者，署曰理學簡言。其亦救世之苦心也。北宋以前大抵以為孟荀之亞，故司馬溫公作潛虛以擬太元，而又採諸儒之說以註法言。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坡公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陋之語。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為儒者所輕，而是書獨取之，其亦先民是程之意也乎。歐陽子未嘗講學，其從祀孔庭也，說者且

謂脩撰姚洙給事中陳棐輩窺知明世宗意，且以濮議與張永嘉暗合，故特崇之，未免為有識者所笑，其說恐未必然。我朝陸宣公之從祀孔庭也，亦未嘗著語錄等書，夫言亦惟其是而已，歐陽子之書獨不可與諸儒方駕也哉，則是書之卓識也。呂伯恭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抵隙攻瑕，不遺餘力，元托克托等脩宋史因置於

儒林傳中，使不得列於道學。朱子之學精矣，呂子之學亦何可盡廢歟，是書獨取伯恭之言，其亦持平之論也。至文中子師弟私相標榜，宋咸必以為實無其人，洪邁必以為其書出阮逸所撰，識為過當，顧講學家或竟以為直接孔顏之緒，則傎之甚矣。

顏氏學記十卷 清刻本

清戴望撰。望字子高，德清人，諸生，棄舉子業，從宋翔鳳治尚書今文之學，性倨傲，門户之見持之甚力，論學有不合家法者，必反覆辨難而後已。同治中任金陵書局校勘，嘗取公羊義例作論語注，又有管子校正等著。是書為望攷證顏習齋先生授學源流，記其講學大義。按全編卷一至三為習齋學記，卷四至七

為李恕谷學記，卷八王或庵學記，卷九程緜莊學記，卷十則記顏氏弟子一百十人，李氏弟子九十七人焉。卷首望自序：吾初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為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摶壽厓之流以其私說蠱鼓天下，聖學為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余終惑其說，既得存學編，既然

有開物成務之志遂據顔李遺書條次為記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亦有遺可考惟李敎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為顔李弟子傳附録成書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為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説其行則為學子為仁人如顔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之士也

學辨不分卷 舊鈔本

清梁顯祖撰顯祖廣西古宜人其事蹟無攷是編乃顯祖與范西彪冉永光等論道之書也按范鎬鼎字西彪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性孝友闡明絳州辛全之學冉覲祖字永光中牟人康熙三十年進士深研程朱之學明天人之理據顯祖與此二人往當酬荅亦康熙初理學之士也然范梁之事清史列傳等書均載而顯祖則無聞焉當是其處地太

僻歟今按全編凡書十有九篇中有友人來札六首餘則為其辨儒學與佛老是非之書也其卷首自序云余讀孔孟之書强記覆背潛思黙玩如是者二十餘年夫乃知吾道之與異端相間甚微相違甚遠而相勝又如水火之必不可以相入也於是折衷群書取其明乎理者而歌詠之令之靜中吟是已取其論

之正者而表章之推衍之令之大呼集
及雜著是已間又與諸君子商訂疑義
既别而猶從郵筒中往復論辨是以有
此編顏之曰學辨乃是孔孟而非佛老
往往書中畧可見儒禪之大義也

白沙語要一卷 粵雅堂刻本

明陳獻章撰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曰有明以來言學者人
人殊矣未有不致慎扵五倫者先生自
正統十二年舉扵鄉十三年赴會試景
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
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為哉蓋景帝之立
所以守社稷也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
錮之南内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

絶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
復辟輔之者幾同扵篡扵是而君臣父
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
天下嗚呼此先生所以不出也人倫明
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為大儒其論頗確
先生全集九卷暨張詡所編白沙遺言
纂要十卷前編已著録按是書微言與
旨講學者宗焉顧先生之言曰此理之
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

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而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又曰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賸言而已矣語要云乎哉故說者謂先生講學頗近於禪而自明迄今毀譽參半卷末有部元標序元標以氣節重一時其學源出姚江而顧服膺是書亦可知波瀾莫二矣

楓山正學編一卷 清乾隆乙丑年刻本

明章懋撰懋字德懋別號闇然子蘭谿人成化進士第一授編修疏諫元夕張燈廷杖謫官累遷福建按察司僉事平泰寧沙尤賊政績甚著尋致仕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以讀書講學為事世稱楓山先生後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復乞休世宗立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懿令按正學編者章先生傳道之書也自呂成公倡學東南何王金許四先生踵武而起洙泗之真傳于是乎在至明而楓山先生出焉初無師授独能排去諸家上接五先生之統其學一以濂洛關閩為宗雖無書不讀而日有孳孳務在躬行實踐而已是編根極理要闡發道德性命之精一讀其文可以想見先生之為人矣即五先生之為人于此可畧覩矣何者其學即五先生以

來所傳之正學也。然則謂是編為先生啟誘後生之寶筏可也，謂為五先生傳其衣鉢可也，即謂為孔孟程朱大其宗風，亦無不可。先生之功，可謂偉矣。

就正錄二卷　明刻本　明劍光閣刻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萬歷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大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其事蹟詳明史本傳。按攀龍平生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為當代大儒，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為主，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而是書亦其講學東林之作也。卷首為語錄，次劄記，次經說，次雜說，次偶筆，次論辨，次聖賢論贊，起自孔子，止於晦菴先生。其全編大旨以明性理為宗，蓋程朱後之大儒也。

論學俚言一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明蕭繼炳撰。繼炳字文仲，涇縣人。清初明經，從祀于水西書院。今按是書，用意和平，立言湛清，入義之密之又密，而析理之醇乎其醇，其庶幾乎借階梯于程朱而上窺孔孟之堂奥也。趙紹祖跋云：客有挾一編而來者，入門升堂，余與之坐，問其姓名，曰蕭壬辰。問其所挾何書，曰論學俚言。問著書者何人，曰先五世祖也。竊私意其為良知之苗裔，其言或亦良知之唾餘。余反覆檢視，未嘗不悔向之所以測先生者如此其淺，而喜今之所以得先生者如此其深也。顧獨怪夫有學如此，而名不出于鄉黨，有書如此，而目并不登于邑志，使非有壬辰者能守此于百數十年後，則先生之潛德既閟于生前，而幽光莫發于身後，豈不悲夫。此趙氏得梓是書之大旨也。

梅峯語録二卷 嘉慶年間刻本

明趙仲全撰。仲全字梅峯，涇縣人。按趙紹祖跋是書云：公不甚主良知之學，特以所相與遊者，皆此中之高儒碩行，雖小有抵牾，而不存彼我之見耳。故當時序公書者，或謂其有味於程朱，薛在善人有恒之間，或謂其人品當與胡敬齋陳布衣相伯仲，後皆以泰和郭子章一序而發子章良知之苗裔，其言不當歧悟與修，并不當歧朱與陸，以為序公者皆不足以知公，蓋欲援公以入于良知之中，而其實子章之知公，未必如前序者之所云云也。公所著尚有易舉洪範會極十卷、道學正宗録五卷、趙氏家規諸書，今惟存家規及此語録而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盱壇直詮二卷 明萬歷三十七年刊本

明曹胤儒撰。胤儒字魯川，吳郡人。研理學，從近溪羅先生游。是書為表章羅氏之學，發明其奧旨。卷首有新都程開祜序：「盱江近溪羅先生，胎代之大儒也。其學獨得宣聖之大，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宗旨，以孝弟慈為寔際，以講學作人為務。周游商諮通人，足跡徧海內。所紀會語會錄無慮數十百種。先生沒後，幸得吳門曹先生羽翼表章，發先生之奧旨，一時翕然向風。慮先生平生紀錄分布雜出，學者罕見其全，況窺其要，於是彙輯詮次為一書，以示嶺南楊太史。太史善之，定名曰盱江直詮，而羅先生精蘊盡在此矣。」今按是書所關係學人甚大，可見千古聖學之統，惟此精神貫通，繼往開來，覽者不可忽也。

毘陵商語一卷 清光緒刊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有經正堂商語等已著錄。按是書與經正堂皆憲成毘陵門人所錄也。篇中為講學之語。其論孟子一条云：「孟子議論往往無中生有，絕處逢生，極能喚醒人。試讀此章，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最恒情之所怫鬱而難堪也，卻為指而示曰：如是者可以忍性，可以動心，可以增益不能。于以鼓舞而振興之，令人即欲苟自怠而不可。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最恒情之所狎玩而易恃也，卻為指而示曰：如是者國恒亡。于以恐懼而悚惕之，令人即欲肆無忌憚而不敢。于是又總而申之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何其深切著明也。且夫佛氏之言死生，人以為至精矣，必曰過去何如，未來何如，瞻前顧後，牽纏不斷。孟子

只就見在一念八字打開這邊是生那邊是死豈不十分斬截至拈出箇知字尤是生死一大關頭也人能于此透過自不愁不了得生死而又何用許多葛藤為哉

證性編六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有虞山商語已著錄按是書原目為存經一卷原異一卷質疑二卷徵信一卷或問一卷罪言二卷存經者存五經四書之言以明性善所自始也原異者原告子釋老莊列之言以明性善之所自歧也質疑即兩年中與管東溟辨難諸牘罪言則俱闢近時無善無惡之說其謂心

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謂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為之辭曰理障之害甚於禮法為土苴以日用為緣塵以操持為把捉以隨事省察為逐境以海過遷改為輪迴以下學上達為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為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

擇圓融者便而趨之且從而為之辭曰行於非道乃成至道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為率性以隨俗襲非為中庸以闇然媚世為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為捨其身濟天下以依違遷就為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為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為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為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機緘甚話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其無奈之何哉說視諸家較極痛快徵信或問二卷已佚未詳其義今所存者只六卷也

還經錄一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有證性編等均已著錄按是書為萬曆二十五年公四十八歲所述而同邑高攀龍為之編輯書中大旨闡明性善闢虛無之說而於姚江所謂知行合一者務反覆辨論以求至當後作證性編即詳明此義涇凡公亦有排言之作向附還經錄後意解畧同今未見也

當下繹一卷　清光緒間刻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有志矩堂商語等均著錄是書為其分篇講學之作也按公年譜萬曆三十六年五十九歲十月作當下繹有識云時講學者好言當下公謂此有箇源頭又有箇關頭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著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走漏論語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勘法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就源頭上看必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一就關頭上看必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吾輩無輕言當下哉高存之曰先生謂當下二字是本體的影子是工夫的樣子兩言說盡從來汗牛充棟矣

志矩堂商語一卷　清光緒間刻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有經正堂商語等已著錄是書為憲成金沙諸門人錄其講論性理之語也攷文端公年譜萬曆三十九年公六十二歲三月作是書其附識云景素子公為主講畢諸聽者請再說一言公曰諸君於此五日矣但講說間有打着心頭動處切勿放過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聚精神時時覷著在在守著偶遇情欲粘滯只喚起這箇那粘滯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海上單方光陰易邁願各努力耳

南岳商語一卷 清光緒間刻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有仁文商語已著錄。按是書憲成自識云：荊溪吳安節先生之還里也，數騰書來，言願合二三同志，聚首山中，求交修之益。予喜而諾之。歲戊申，遂訂季春之約，適琴川耿令君相邀，因于月之十七日先往赴之。二十日回棹至毘陵，糧艘雲集，厄不前，水復淺澀，乃由周鐵橋迂道而

行，盡三日始于景素先生迎。謂予曰：待兄數日矣。予曰：此會于城不宜，恐生事端，須覓一佳處。安節曰：莫如南岳，是予所從文恭萬師訥溪周師稟業處也。予欣然偕往，景逸玉池文石俱集，晝則聯几，夜則聯榻，盤桓累日，禮簡情真，時有商確，不騖浮談，不執成見，廓如也。既別，景素安節兩先生並有記，倣羅鄧兩先生之三遊，而題曰春遊，命予坐病懶逡巡，無以應。久之，追憶問答之語，并參諸往來之牘，次第筆之，庶幾藉手就正有道，又以備異日自攷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東林商語二卷 清光緒閒刻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萬曆進士，授戶部主事。因上書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歷遷至吏部郎中。以廷推閣臣忤帝意，削籍歸。久之起光祿少卿，辭不就。憲成姿性絕人，幼即有志聖學。既廢，與弟允成倡修邑之東林書院，偕同志講學其中。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士夫翕然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魏忠賢用事，群小附之，作東林點將錄，舉凡正人君子，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遂成朋黨之禍。卒謚文端。按是書為其講學東林論理之語，大義謂孔子萬世斯文之主，凡言學者必宗焉。善學孔子則顏曾思孟其選也。是故欲觀孔子之所以學，與顏曾思孟之所以善學孔子，當于其渾然者矣。其渾然者不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得而見也，當于其燦然者矣。其燦然者又不可得而悉也，于是記其要語以成斯編耳。

仁文商語一卷 清光緒間刻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有虞山商語已著錄。按是書為憲成與朋黨問答之語也。其自識云：吾郡鄭太初儀部初令嘉禾，建仁文書院以課士，士蒸蒸起。歲戊申正月之六日，予過其邑，訪岳石帆伯，予時且晡。諸茂才聞之，偕詣石帆第，請予赴會。遂與石帆暨令弟儀部石梁孝廉、石龍及沈孝廉汝納、高孝廉明水偕往，則楚中楊行素先生已先至矣。予進而伏謁先師，適郡博文麓屠君、抑吾吳君亦次第至，于是列左右而侍焉。諸茂才各歌詩一章，敲金戛玉，遞相倡和，濟濟如也。予退謂石帆曰：今日觀洙泗威儀矣。會中有所商確，憶而存之，庶幾藉手求鍼砭于諸君子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子部 儒家類

經正堂商語一卷 清光緒間刻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按是書為憲成毘陵諸人所錄也。其大旨云：初宜諸歐陽公會士紳于經正堂，發問曰：程子曰：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作何理會？在座莫應。末及竟其說，後諸友會文，先生命題論語，師冕章課之，時啟新錢先生適續舉經正堂之會，先生入座，復舉宜諸之言，及閱諸友文，大率都是形容聖人仁體，先生因謂之曰：此義誠精矣。今是編名曰經正堂者，即取斯義也。

虞山商語三卷 清光緒間刊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有東林商語已著錄。按是書為憲成與其門人等講學之語。卷之上中凡問答之詞二十餘條；卷下識人說一篇、性善解一篇，其大義云：座中有言孟子道性善固是，至或人言有性善有性不善，其說亦不可廢。如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蓋合下已定矣。此憲成論孔孟性理之大指也。

經史璿義二十二卷 明崇禎間刻本

明林胤昌撰，其門人陳奇禎等纂，其弟環昌等輯，而其門人張拱宸等校刻。卷首有黃文炤、池顯方二人序。今按是書之作，乃先生於五經講畢後，翻閱十三經，以語孟配易，以周官配書，以爾雅配詩，以公羊穀梁配春秋，以儀禮孝經配禮記，又以心史配史。心史者，鄭所南先生井史也，所載元事甚異，且悉讀心史始知作元史者謬為粉飾，非信史也。然經史所配，皆甚確當。以語孟配易者，乃謂魯論開卷便說時習，孟氏首篇便說仁義，此是學易真本領。易道錯綜變化不離，與時偕行，一語而關鍵在立人之道曰仁義，孔孟深於易者也。胤昌子達宸跋云：先生之教在璿義與續小學，而其志在易古易史。易者萬古之旦氣也，易義璿而天下無荐矣。此是書之義也。

東林書院會語一卷 明刊本

明周彥文祝可久同撰彥文可久皆高攀龍門人攀龍講學東林書院二人記其論學之語及門人問答之詞分條編輯凡一百有餘則多引先聖賢之説以教其弟子也卷首有程夢暘小引曰先生之學於復性不以教為教而認敬即性不以身為身而認身即天蓋其得於窮理者深矣

曾子家語六卷 清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王定安撰曾國荃審訂定安字鼎丞東湖人光緒間任山西冀甯水利驛傳道署山西布政使按是書為定安客金陵宮保曾公國荃以明呂氏所為宗聖志若干卷屬為重刊定安披讀至再所述曾子言行頗多罣漏且不詳所本蓋沿明人臆斷錮習蕪雜不復成章因另撰宗聖志二十卷復以餘閒旁搜載籍得五萬餘言仿宋薛據孔子集語例編為二十四篇謂之曾子集語既卒業呈宮保曾公公謂大戴記所錄曾子篇目名義複沓甚無謂爰併其十一篇為六篇又芟唐以後書若干條萃為十八篇以復班書藝文志之舊且曰吾衡陽湘鄉諸曾皆來自江右其為曾子苗裔與否不可攷要其祖漢關內侯載諸往牒子孫世守由來久矣今請名曰曾子家

語可也，定安從之。今按前人纂輯曾子一書者，有汪晫所編一卷，明曾承業所編三卷，至清阮元撰曾子注釋，號曰精詳，然其注或採之近人，而是書用古注，如禮問大學諸篇依漢鄭玄注，至德要道篇依唐玄宗注，王言立事諸篇依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卷中引用孔子家語中文者依王肅注，至引用諸子百家中語，仍擇其書中注之最前者載之，若

各本無注可考者閼之，全編凡引古書百有餘種，博而且精，讀曾子者當資攷證云。

小學古訓一卷　清道光三十年刻本

明黃佐撰。佐字才伯，香山人，嘉靖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擢少詹事，與大學士夏言論河套事不合，尋罷歸，日與諸生論道，其學以程朱為宗，學者稱泰泉先生，卒謚文裕。按是書則以朱子書既詰繁理復宏奧，故取內篇之最切要者，旁及他書以為之，已淩方氏集解為，夫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

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為小學，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升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焉，而小學益歧矣。四庫全書以朱子之書列入儒家，而提要稱其書所錄皆宋儒所謂養正之功，教之本也。段大令玉裁經術湛深，尤精小學，顧嘗序朱子之書曰，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悔之已晚，又曰，言各有當，漢人之小學一

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夫既
蒙養所須亦期其簡要而已四庫提要
又謂明陳選註小學頗爲淺近務爲易
解而裨於初學是書之作亦猶此意也
夫張伯行黃澄蔣永脩均有小學集解
高熊徵有小學分節高愈有小學纂註
王建常有小學句讀記並附儒家類存
目中而是書獨缺未經采進也

放翁家訓一卷知不足齋刻本

宋陸游撰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佃
之孫宰之子初以蔭補登仕郎隆興初
賜進士出身嘉泰初官至寶謨閣待制
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是書游自識云昔
唐之亡也天下分裂錢氏崛起吳越之
間徒隸乘時冠屨易位吾家在唐爲輔
相者六人廉直忠孝世載令聞念彼世
不可事偏國苟富貴以辱先人始棄官

不仕東徙渡江夷於編氓孝悌行於家
忠信著於鄉家法凜然久而弗改宋興
海內一統祥符中天子東封泰山於是
陸氏乃興時俱興百餘年間文儒繼出
有公有卿子孫宦學相承復爲宋世家
亦可謂盛矣然游於此切有懼焉天下
之事常成因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
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
餘年終身未嘗爲越產家人有少變其

舊者輒不擇其夫人棺槨漆四會婚姻不求大家顯人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可加也若夫撓節以求貴市道以營利吾家之所深恥子孫戒之尚無墜厥此游撰家訓之旨也

程董二先生學則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宋饒魯撰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餘干人幼從黃榦游榦甚器之嘗赴試不遇遂有意聖學以致知力行爲本當事累爲不起四方聘講無虛日作朋來館以居學者又作石洞書院前有兩峯因號雙峯及卒門人私謚文元按是編魯自識曰白鹿洞教條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誠訓而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並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于此則本末相須内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列於此矣

東萊正學編一卷 清乾隆乙丑年刻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按是書大旨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離形氣而獨存，非上也。三代而下，孔氏興，佛老鼎峙而三。漢儒有所守，無所攻；唐儒始攻之；宋儒始大攻之，而卒未覩犁庭掃穴之效。今世儒者不議攻守，而議和矣。二三名公鉅卿著書立言，爲天下嗤矣，而一時豪逸雋爽之士，若宋儒之無奇，景附而響荅焉。矢口操觚，汪洋姿肆，無非混爲一家之説。彼其人蓋內尊佛老，外不敢抑孔氏，而又見宋儒之攻而不能三之也，於是不得已而建此合同之策耳。夫索隱行怪，孔氏料其有述而弗爲。今也中孔氏之所料，而敢爲孔氏之所弗爲，譬之適國者不車航而求縮地之術，養生者不節食服藥而羨昇天之舉，恥屈于中人之下，而妄託于語上之旨。若夫諸儒言行，則編中備矣。尚友興起，觀者自得之，不具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太極後圖說一卷 清嘉慶間刻本

明左輔撰。輔字衡之，涇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官瑞州府同知。忤劉瑾黨，謫南安教授。瑾誅，起知寧州，謝病歸。按輔倡導理學，著有周易本義等，皆未見。是書乃以周子原圖太極之外，動靜五行男女萬物，各為一圖，而於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本無極之旨，有所未盡，故復合為此圖，以闡其意。然自合而分，自分而合，皆有自然不容已之妙，其意本非戾於周子。後之觀周子圖者，當觀其所以分而分，中有合；觀此圖者，當觀其所以合而合，中有分。則有此圖，而河圖洛書之秘，先天後天之精，兩儀四象八卦之推盪無窮，而動靜五行男女萬物之相生不已者，無不一以貫之，此真周子之功臣，而羲文以來所不可少之一事矣。

白水質問一卷 清嘉慶五年刻本

明徐榜撰。榜，涇縣人。萬曆壬午選貢，入太學，廷試第一，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當以是為式。公宜以文章名世矣，而公願勿欲也。通籍後，出守濟南，備兵辰沅羅之間，吏治武功，播於天下，而尤拳拳以講學為務。既從事於水西，復與蕭方伯杜齋經營藍山書院，又與蕭副使慕渠謀於赤山之麓，迨道成而公卒於越之藩署矣。然公講學之志，在官在家，始終如一日也。今讀其書，至出戾聲而入，不敢反者，鬼神之所不容，不禁瞿然興也。夫鬼神之道難知，世有忽鬼神以為無，而漫逞其欺人之力，亦有媚鬼神以為有，而冀禳其欺人之罪者，公固無以怵其心而鬨其口也。公在濟南有擒化鬼訟一事，又有徐秀才返魂一事，庶幾可以知鬼神者，而言之深切如此，世

其可以戒乎。

魯齋正學編二卷（清乾隆乙丑年刻本）

宋王柏撰。柏字會之，自號長嘯，後更魯齋，金華人。師愈孫，少慕諸葛亮為人，工詩善畫，從何基遊，質實堅苦，著述甚富，有讀易記、書疑、詩疑、魯齋集、研幾圖等書，卒謚文憲。魯齋先生著述不下八百餘卷，即其文集亦有七十五卷，今所傳僅十三卷而已。先生舊有上蔡書院講義一冊，原集祇載其開宗明義一篇，闡義精醇，真能恪守家法，而議論充拓，足以啟發後人，海內共知朱門世嫡一脈相承，不同偽種，上溯濂洛關閩之傳者，實在乎是。編篇中採集六君子精言義存正學，有關於道源教本，而講義一書，固結根極理要之言，以入此編，似為允當也。

水西問答一卷 清嘉慶五年刻本

明翟台撰。台涇縣人。孜趙紹祖跋是書云。水西書院之復建也。先生與查毅齋實司其事。一時同學諸君子推毅齋爲主盟。而先生翼之。毅齋殁。先生爲之慟。既而曰。是天欲重余之責也。盍自是遂獨肩水西之事矣。先生病革。猶遺書水西同志。諄諄以繼往開來之擔子爲諸公望。蓋深有得於講學之力。而不以生死挫其心者。今按水西之學宗王文成。而間参二氏。先生力闢之。以爲二氏自私自利。不可以經世。而即心即事。即事即心。溯源於良知。歸重於修身。而後水西之學正。此水西荅問一書。與毅齋水西會語真有淵源不二者。後之人讀其書而思其功力所至。亦可見古人爲學不苟。而爲教不欺。其用意有如此矣。

赤山會語一卷 清嘉慶五年刻本

明蕭雍撰。雍字慕渠。彥弟。涇縣人。萬曆進士。爲廣東按察使。官績亞於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孜明史稱雍學過其兄。而惜乎所著之不傳也。按葉王城所作雍行狀。有泉河紀畧。古今倫鑒諸書。其備兵睢陳時。又刻有牧民要語。讀律員機行世。今邑志皆不能一一登其目。則其書已久矣。此赤山會語一編。雍以啟迪其族人會中同志之語。隨筆之所紀耳。然論學有本末。雖宗尚餘姚。而不敢以窮理之說爲非。讀三聖人辨四先生論。窺豹一斑。亦可以得其大概矣。

水西會語一卷 清嘉慶四年刻本

明查鐸撰。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慶進士，隆慶時為刑部科左給事中，忤大學士高拱，出為山西參議。萬曆初，官廣西副使，移疾歸，繕山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按毅齋先生致仕歸，不復有意人間世，而惟日與駕部翟震川、方伯蕭拙齋二公孜孜以講學為事，欲使水西之學有所歸一。一

時從遊者日益衆，而竟莫能測其學之底裏。此水西會語，皆記當時問答之言，辨證之意，學者讀之，亦怖若河漢矣。然吾嘗見張東山所作先生行畧云：其學世所不闕，而折衷諸氏，系統餘姚，乃所自得為多。又趙星闈公闡道集叙云：當時學姚江學者，互相矜尚，本無善無惡一語，欲以無任而生心，遂有謂惺惺朗朗，靈明不昧，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者，有謂學貴一悟，悟則無復可修治，偶有所見，詡為本來面目，入於狂怪，莫知其非。先生悉辨正舉良知之說，歸其功於實致，日寸寸皆是小心，時時如臨上帝。凡以云救也。此其為功姚江不小，即其為功世道不小，然則後之讀是編者，合張東山與趙星闈之言而觀之，亦可以知先生之學之所至矣。

北山正學編一卷 清乾隆乙丑年刻本

宋何基撰。基字子恭，金華人，師黃榦，窮伊洛之源，淳固篤實，絕類漢儒。咸淳初，授使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卒謚文定。事蹟詳宋史儒林傳。按基論學之言曰：廉恥一事，在吾道中最所當謹，豈有廉恥尚不知謹，而能明師道以淑人心乎。世衰道微，廉恥交喪，士大夫以講道論學為梯榮干進之媒，理學之壇，有市心焉。得非釋氏所云，販佛者乎。世之學北山者，必先學北山之立志，當自廉恥始矣。此其為學之大旨也。

續顏氏家訓二卷 景宋鈔本

宋李正公撰。攷晁氏讀書志載董正功續家訓八卷，而書錄解題、焦氏經藉志作朝請大夫李正公。錢遵王藏有七卷之殘本，敏求記亦題作李正公，今從之。按是書原本殘闕已久，今存六七兩卷。每篇以顏氏家訓列前，而正公所續者繫其後，叙次體例一依顏書，引據詳贍，辭義宏博，視之推書如驂之靳矣。原書崇尚內典，是其一失。是書歸心篇載李翱之論佛，終制篇載姚崇之遺令，深斥釋氏之妄，顯闢崇奉之非，亦足以矯顏氏之失，而解後人之惑也。敏求記曰：續顏氏家訓七卷，本是宋槧本之絕佳者，本是景宋舊鈔，則遵王時已不獲見宋槧全書矣。此本止二卷，較錢氏時又多殘闕，然神物會要自有時，安知述古藏本不更出於異日耶。且安知今所闕之六

卷不在天壤間耶，當俟博訪，以期珠聯璧合也。

至書一卷 十萬卷樓刻本

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元定之子也。事蹟附載宋史元定傳。按是書史宋藝文志錄著，其謂至書者，至理之所載也。明秦王序云：古昔聖賢以至理蘊于心則為至德，以至德洩于言則為至論，以至論措於行則為至道，以至道載于典籍則為至書，此至書之所由名也。予雖竊守侯邦，而志恒慕古，乃于

羣書中撿得此帙，實蔡九峯潛心聖賢之學，搜此至理，于羣經諸史之中彙集成編，以詔來世。予展而玩之，則聖賢相傳心法之奧，宛在目中，學古向上之機，有不待喻而自悟者。但此書務制欠宏，而字行未析，甚不便于披讀者，乃命儒臣再加校正，謄刻大式，將欲廣傳海內，俾有于心學者，據此以希賢聖，譬之軌轍不殊，而篤可攀矣，夫奚難哉。傳曰：聖

賢可學而至。是在畜脩者何如爾。

庭訓略四卷　明天啟五年刻本

明徐曉撰。曉字明甫，號曙菴，吳會人。才藝多華，辯而先生之學，獨務本實。讀書必求聖賢微旨，嘗曰：吾將探驪珠於龍頷，出珊瑚於海底，得辭勤節乎，居常守一編，闔戶吾伊不錯。趾闕外久之，覺紫陽氏傳注於聖賢微旨未盡協，乃精讀諸儒緒言，得王新建集而是之，因推衍其說爲制義，欣然意得。萬曆壬子舉楚闈，明年成進士，生平以好學自命，卒年六十有八。按是書卷首有王輅、葉秉敬、賀逢聖三人序，篇中凡六類：一曰釋書義，二曰論文，三曰安貧勉學，四曰兩試遺書，五曰詩文雜著，六曰易簣遺訓。卷末附行狀、墓誌、傳略、自題小像像贊、贈章、崇祀鄉賢公移等文。今攷是書爲曉自修課子而作，庭訓中之有識者，能服膺於此，詎非人人之庭訓耶。後學得覽

斯編不當承先生之教無疑也

學範二卷 舊刻本

明趙古則撰攷焦氏筆乘云撝謙名古則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較正韻衆以謙年少黜為中都國子監典簿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通六書本義集攷古餘事諸書三百卷名為瓊山教諭卒於洪武二十八年著述多不存按是書初為其門人合肥王惠校刻卷末自撰識語卷首有四明鄭真序全書凡

分六篇首之以教人之要次以讀經點書作文學字之法凡而文房藝學事物器用莫不有其說焉此知行體用之學用心其勤矣元程端禮著讀書分年日程其於經傳子史諸集略備識者以為中人以上之資可及然後學解有致力者可為慨嘆古則是書實與日程相表裏以分年法期之有事焉忽忘焉當為名世大儒其於經濟天下直舉而措之

爾學者豈可不以茲爲範耶

初學備忘二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明張履祥撰履祥字考夫桐鄉人居易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明諸生從劉宗周聞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立身端直躬習農事病學者騖口辨沽虛譽故於末學之士未嘗拜一以友道處之黃宗羲以紹述蕺山鼓動天下履祥曰此名士非純儒也康熙中卒按是編履祥自識云始歸余自語溪辛卯就居錢氏以兄子失教之故里中子弟過而學焉則亦告以所聞已之夏兄子以母之喪歸於楊園是冬予病作次年春暮予方起而兄子尋以疾死因復去家館於甑山念之感愴不能自已因詮次其前後閒補一二授錢子曮以曮昔日同遊之列夫或達予所感云

柴氏家誡二卷 清鈔本

清柴紹炳撰。紹炳字虎臣，錢唐人。西泠十子之一。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謹。有省軒等著。按卷端有湯斌序、陸隴其、應撝謙、陳廷會、沈荃、呂留良、黃宗羲諸人評語。全書凡三十四篇。篇中立義靡不根柢古昔聖賢，而推明其說，又能審時度勢，酌理準情，而變通以己意。如睦族篇自婚男嫁女下及宗盟一段作用，如禮俗

篇論跪拜默參同盟稱謂及雜粱服制。如游藝篇六藝所指禮樂，為巫史儐相所習，搏拊歌舞之類，此種識見，經生家何能窺見端倪，直可補王制典禮諸書所未備。且語語切實，篇篇見義，得其一班，即不失為慥慥君子，況覽全豹乎。家聲之可久可大，真有根其不拔者之道在焉。而聖經賢傳鎔鑄於中，呈露於外，故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程朱一綫接續

千古，關係世道人心，良非淺鮮，直可與忠孝一經、小學內外並垂不朽矣。

𩠐軒博紀四卷 清光緒間刻本

清郎松年撰。松年字伯英，宛平人。按是書大旨謂中州為理學名區，文章經濟代有傳人，具見於湯文正公洛學編、夏峯先生中州人物考，故是編斷自清初，以理學經學為宗，其以文章名家者，或有專集行世，或散見於中州文徵，不復採入也。全編之意在闡發潛德，如耿登封、張上蔡、竇柘城、冉中年俱有專集，事畧已見洛學續編、致王子涵先生洛學編於遺補編、耿東山先生中州珠玉錄所載諸人著作一時，而是編未能全訪得，僅錄傳畧，附載於後，或僅摘取要旨數條，或存其自序，或存其例言，以備留心理學者得知大概也。

庭訓格言一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清聖祖仁皇帝撰。前有世宗憲皇帝雍正八年御製序，其大義畧云：朕四十年來祇聆點識，夙夜懷遵，仰荷纘承，益圖繼述，追思曩昔天倫之樂，緬懷叮嚀告戒之言，既歷歷以在心，尚洋洋其盈耳，謹與誠親王允祉等記錄各條，萃會成編，恭名為庭訓格言，聖謨宏遠，包涵無際，以今所紀，揆昔所聞，僅存什一於千百，顧畧甚多，實深愧悚，然而是編也，文辭精要，意旨深長，苟能引伸而擴充之，則片語能含衆義，隻字可括千言，雖卷帙簡約，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罔弗兼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傳，一以貫之矣。

訓子筆記一卷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清謝筱榭撰。其子益暨孫松等校刻。卷首有桂良、陸言、馬時芳、王鈖諸人序。按是書凡數十則，首言立志改過，繼明人生本原，中論古人行事，末述先儒及孔孟心法。爲言無多，而本體工夫先後次第，豁如也。其子益識云：先君子生平著作甚夥，晚年以爲皆糟粕，盡焚棄，獨存此帙數十則，以爲益訓。曰：此中有可以

探其自心性命之奧者，汝其手錄之。益謹奉命錄成，藏諸篋笥，每一展讀，如領庭訓。先君子棄養後，閱二十餘寒暑，以幕遊四方，不克壽諸梓，爲憾。今謹校字刊成，以公諸世，讀是訓者，其於自心性命之功，必有裨也。

士林彝訓八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清關槐撰。槐字晉軒，仁和人，乾隆進士，提督廣東全省學政。按是書大旨爲提倡士林學風而作，全編八卷，凡分四編：卷一二曰敦業，卷三四曰敦倫，卷五六曰律身，卷七八曰處世。其自序云：槐視學粵東，以振士風、嚴士習爲要務。而嶺南山水雄奇，人物傑異，第恐舍實德爲事虛文，今者星軺所至十郡三州之士，

亦既聚而甄別之矣，其間行誼修飭，固自有人，而浮華者流，亦所不免。吾竊怪旅進旅退，濟濟彬彬，而未盡知所學之何事也，且使者之訓多士亦屢矣，四子之書，懼其徒以爲文也，用輯制義正宗風以因文見道之指，每一按試又必次進而丁寧誥誡之，論文者十之三，論行者十之七，凡以闡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多士聞之，其果反而自勵否歟？如尚

未能則毋乃所云求道於經傳者鑿苦其深而制義又習而玩歟毋乃使者之學行弗加修而感人以言者淺歟夫古與今無異道也聖與凡無異理也往籍所載或遮傳之或心所然或先得之程未以爲名皆畢出單詞隻義嘉惠靡窮其言則多平易近人之言其事則無高遠難行之事視諸經爲易解於吾說爲有徵誠乃士林之彝訓也

子思子輯解七卷 南菁書院刊本

清黄以周撰以周字本名元同後改今名以元同為字同治九年優貢旋舉於鄉大挑以教職用補分水縣訓導以學臣奏加中書銜以教授升用旋選處州府教授而年已七十遂不就以周篤守家學於易詩春秋皆有著述而三禮尤為宗主所著禮書通故百卷列五十目古先王禮制備焉按是書乃以周以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子學孔子由博反約而未嘗親炙孔聖其間有子思綜七十子之前聞承孔聖以啟孟子於是舉子思所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及所明仁義為利之謂其傳授之大指是深信博文約禮之經學為行義之正軌而求孟子學孔聖之師承以子思為樞軸也攷漢書藝文志子思子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間始故漢魏諸

書引子思子語與唐馬總意林同而迻曰子思從舊名也毛詩語引中庸一事文選註引緇衣兩事意林所采子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則梁沈約謂今小戴中庸表記緇衣四篇類刋皆取諸子思書中斯言洵不誣矣其書唐代猶盛行文史家類書家所引或從舊名曰子思或依新題曰子思子此各家體例有不同也北宋之初其書猶

存太平御覽采取頗多南宋已後則意林所載七卷本已難獲而晁公武猶及見之至王伯厚已不可得所得者汪晫輯本藝文攷證云今有一爲皆取諸孔叢子非本文即據汪輯而言也然汪本佚亡已久今所行之輯本子思子當以是編爲最備矣

孔子集語補遺商正一卷 清光緒丙申排印本

清李滋然撰滋然長壽人其事蹟待攷按是書大旨云聖言自六經而外散見於子緯傳記者皆糟粕也然其中微言大義足以羽異經業者往往而有後世撰集成書多名存篇佚惟宋薛據孔子集語三卷其書尚顯而又駁雜踳誤罣漏紕複語無足徵近儒陽湖孫星衍烏程嚴可均共輯孔子集語一書都八百

十有六事增多薛書六七倍博蒐羣籍攷覈異同片文隻字無不備采體例極精覈吳縣王幹臣太史鈞攷祕籍再補孫書之闕作孔子集語補遺得七十七事篇次名例一依孫本凡孫書已輯者例不重輯慎之至也今取全篇校之有辨證審詳愈於孫書者有非孔子軼事而誤輯者有孫輯已采原書亢著復據後出之書援引譌竄未及詳斠仍行登

入者有兩書共引一事并無異文元著不依孫書附列而區分兩條者有二編分引二條各自成文元著并為一條與本書通例不符者有他書徵引已著論語元著仍復采輯不合孫書義例者有原書本末俱亡元著不以標目轉取別籍引述之詞以立專條者有孫書已輯并無異本異文元著復行登列亟應刪汰者有孫書漏輯散見羣書可攷元著

亦未采入亟應再為補輯茲然分為商正匯類條疏以成斯編云

姚江學辨二卷 羅山遺書本

清羅澤南撰澤南字仲岳號羅山湘鄉人少篤志正學好性理書洪楊兵起犯湖南澤南以廩生率鄉勇興戰所向皆捷積功官至布政使嘗言其兵法在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一語所部將弁半屬其弟子李續賓續宜兄弟最有名後援武漢親出搏戰中礮卒臨沒書曰亂極時站得定方是有用之學謚忠節接是

書為澤南因問答之體辨陽明先生為學大義夫清陸清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為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微辨焉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於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魯祖茶盞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

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於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溈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為學之本源故雖甚近不可據此謂同於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鑒所言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此皆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慎恐懼亦言慎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槩度繩尺與聖人之教皆一轍焉性統統然孑孑然自拔於禪寧言之實而不敢高寧言之紆而不敢徑寧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故澤南條分縷析詳為辨論者也

人極衍義一卷 羅山遺書本

清羅澤南撰澤南有姚江學辨二卷已著錄按是書卷首有劉蓉序其大旨云道之在天下其原出於天命於穆之誠而分著於品物流形之際其體具於人生性分之內而用達於酬酢萬變之餘蓋自陰陽交運品彙散殊而太極之在天地者已莫不備於吾人之身而無復彼此之間惟人能體諸身而實有之則日用之間動靜周流體用昭著而所謂太極者無適而不得其合焉此人道之所以配天而古之聖人所以建中立極本天德以行王道明學術以修治法靡不一以貫之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皆所謂躬凝此道而立人極之準者也易書詩禮樂春秋四子之言皆所以闡明此道而揭人極之歸者也易之為書至矣備矣濂溪周子又復括其精意建

圖屬書以發明之於是陰陽變化之故天人性命之微聖凡修悖之要又益精切著明讀者誠即是以盡吾心焉則夫太極之全體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然自是而後不數百年迨於晚明學者浸失其旨其曰性曰命曰太極者往往淪於空虛元妙之歸而無預於人生日用之故後之矯其失者又欲一切置之而但以博學行己為訓則又未免滯

於形器事為之末而不達夫天命降衷之原二者既各倚於一偏而於學術精微之蘊政治教化之本亦往往不能究極端委而深求其所以然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人極之所以不立也澤南誦太極通書之言而得其旨要病夫世之言者徒篤其說於惝恍不可窮詰之域而不知即吾身所固有者求之也爰本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之意推衍以盡其義上自天命之原而下達於人事之著觸類引伸反覆周盡以明凡人日用酬酢之間即事即物莫不有所謂太極者存至究其所以修德凝道之實則必以主敬工夫為之準焉其宏綱要領雖不出於先儒之所常言而要其旨趣殆有非明季諸儒所能及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銖寸錄八卷 雲南叢書本

清竇垿撰。垿字子坫，一字子州，號蘭泉，雲南羅平人。道光乙酉選拔貢生，即以是科舉鄉試第一名。乙丑成進士，改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丁父憂，還里。後復出官貴州知府。有多識錄等著述。是書之名銖寸錄者，取朱子自言平生學問皆銖積寸累而得，以聰明如朱子者，必銖積寸累，則我輩之必積而後成銖，累

而後成寸可知矣。此銖寸之義也。卷首喻懷信序，是書之大旨云：孔孟而還，千有餘歲，得程朱而聖道始大明。程朱至今又八百餘年矣，朝廷以其學取士，師儒以其學授徒，幾於家孔孟而戶程朱。宜若道之無不明者，而卒若不明者，何哉？夫朝夕講求，爲制義以弋取科名者，勿論已。上焉者，語性理則入於精深微妙，其失也空。講攷據則期於博洽精審，

其失也鑿。或有自負其學爲坐言起行，體用兼該之學，及取其書而讀之，則又必欲復井田封建之規，行鄉舉里選之法，而後唐虞三代之治可復見於今日。泥古而不通今，生豈能反古？嗟乎，無怪乎世之俗吏俗儒交口譏訶，以仁義道德爲必不可行，恃刑名法術以愚民，而持世醇道爲夏鼎周彝，以古人法物而寶重之，無如其不適於用也。先生有憂

之，乃居敬窮理，息心而觀道，靜參夫天地民物之賾，陰陽消長之機，皇帝王霸之辨，禮樂政刑之殊，世運汙隆之故，身心性命之微，陽儒陰墨之分，血氣心知之變，晦者明之，塞者通之，紛者理之，歧者一之，正言之不暢也，則罕譬而喻之，經言之不瑩也，則委曲而達之，不立故常，不倚一偏，通古今，合同異，寫明通簡要於崇論宏議之中，先生蓋學有所得，

舉諸子百家之論說以證其是非致其純駁大要引人當道而深閽人之望道未見與背道而馳且慮夫初學之不得其門而入也於是先生之言曰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小學者大學之階梯是故小學習其事而大學明其理自小學廢而後異端熾大儒如程朱皆先致力於大學而後補小學亦未嘗由小學以入大學也學者誠體先生之言以養其

正且熟復乎斯錄以觀其通必有渙然冰釋怡然理解六通四闢頭頭是道者然後歎此道自在天壤今之道亦猶古之道未嘗遠人而人自遠之良繇溺於俗學而視道為高遠難行愈以服先生之言之精與其識之卓也先生直聲在諫垣行誼在野蓋本躬行心得之餘發而為文章者斯錄其嚆矢耳

正蒙會稿四卷　惜陰軒叢書本

明劉璣撰璣字用齊咸寧人成化進士除曲沃知縣正德中為太僕少遷戶部尚書後去官家居二十餘年鄉人信愛之是書卷首有何景明韓邦奇二人序又璣自序云易有蒙以養正之文故張子取之以名其書篇內東銘西銘初曰愚砭訂頑皆正蒙之謂也是書也出入乎語孟六經及莊老諸書凡造化人事

自始學以至成德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無不備於此矣故朱子謂其規模廣大范氏稱其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而張子亦自謂如晬盤示兒百物俱在顧取者何如耳惜乎先儒論注雖多而或散見於各傳況張子多斷章取義又有與本注不同者初學之士未及旁搜不能不為之閼卷思睡也因與同志會講成稿

中間所引經傳舊有注者固不敢妄為之説其有非本文所當注而注者則欲學者因此識彼而且易於攷證也雖尚多郢説燕書之誤然而君子為高為下則敢望以此為指手之地云今按是書之注多為敷衍之文或失書中本旨或有書本明而注反晦者是注下又須注也大凡學問深者雖淺語亦深學問淺者雖深語亦淺理須通到十二分方能

解得明白孟子全部是易而不見易所謂大而化之也知此可與言理矣

西銘講義不分卷 羅山遺書本

清羅澤南撰澤南有姚江學辨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唐鑑序暨澤南自序按西銘言仁之體也義已見於其中程子以理一分殊贊之其理無餘藴矣朱子懼後人之難知也為之作解義使天下學者知句句有箇理一分殊在然而世之能邃悟其旨者亦鮮矣澤南為諸生講西銘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作講

義示之每句言之一家之父母兄弟繼乃推到天地民物因其分之立者以明其理之本一又繪一圖上下推布於理一之中分之森然者益明為初學設也夫西銘之理一不難知也分殊難知分殊不難知也分殊之中各有其處之之道難知然而豈知之而遂已哉人稟二五之精以生理即從而賦之天地萬物皆吾一體雖其中親疎殊情貴賤異

等而其天理之流行實未嘗有一毫之稍間如一身然冠則以之尊其首服則以之章其身綎纊以之塞其耳履舄以之重其足隨形付物各有所當而疾痛疴癢要皆息息之相關其氣稍有不貫則手足痿痹為之不仁有不可閒隔故也是以古之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必皆有以盡其當然之則而使於分殊之處一毫有所未善則此一理之

渾然者遂有所虧而莫周義之不盡又何以為仁之至哉西銘所以言仁者至矣所以言義者亦明矣讀是書者必即其理一分殊之旨知之明復處之當得諸天地之塞天地之帥者為不失則亦庶乎其克肖矣

五子近思錄發明十四卷 合河孫氏刻本

明施璜撰璜字虹玉休寧人棄舉業發憤自力於躬行與同州吳慎等會講紫陽書院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誠學者翕然宗之已而遊無錫師事高世泰有誠齋文集已入前編存目按是書為雍正五年孫嘉淦校刊名曰五子近思錄者乃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是也又汪佑補朱子之書增入各卷

之後是為五子合編發明又類聚薛胡羅高之粹言分附五子之末凡五百四十八條卷端有孫氏序曰張子之書間有出入二程之語多出於門人所記朱子早年所著有晚而更之者因即舊編史審擇之惟期言愈簡而意愈明庶學者不迷於所趨焉

日知錄校正一卷 小方壺齋叢書本

清丁晏撰。晏字儉卿，一字柘堂，江蘇山陽人。早歲治經，篤好鄭學。道光初舉人，咸豐中以在籍辦團練功，由內閣中書加三品銜，卒年八十有二。手校書籍極多，有頤志齋叢書二十二種。按是書為晏生平研求日知錄心有所得，分條記之。其卷首有自序云：嘉慶庚午，余年十七，購得日知錄，昕夕讀之，服膺亭林先生之學。迨逾冠年，雖從事舉業，業頭常置是書，時時繙閱。又得老友汪春園椿互相攷證，春園得吳山夫先生評本，又輯潛邱先生補正，并抄以示余。前輩之好學深思，今杳然不可見矣。余衰老多暇，覆讀是書，因遂取鄉先生閻吳汪諸說，并系圍言亡兒壽昌有手校本亦附見，為先生洽熟經傳，諳練掌故，內聖外王之學，卓然純儒，當時如竹垞義門博雅，可相伯仲，而明體達用，則不及也。先生大節凜然，尤深歎服。遭時竊屯，遁居著述，知命安遇，絕無怨尤，惓惓於世道人心，允為有功名教，我朝儒林之冠冕也。爰不揣譾陋，稍有發明，以諗後之讀是書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古今謠諺補注二卷拾遺十卷 清同治癸酉止園刊本

清史夢蘭撰。夢蘭字香崖，樂亭人。道光二十年舉人，選朝城知縣，以母老不赴，築止園奉母，其中藏書數萬卷，日以經史自娛。光緒十七年順天學政周德潤以學行薦，特賞四品卿銜。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六。按是書本為風謠與諺語各一卷。明楊慎所纂，而夢蘭所補注。其中錯誤，如李固引語桓譚引諺王夫人傳諸條，皆據書糾正，並為刪其複者三條；而引語異同，亦一一為參訂。其風謠拾遺四卷、諺語拾遺六卷，補楊氏原書之遺漏，每條皆注出處。而夢蘭自序云：楊升菴先生所輯古今風謠諺語，行世已久，然其中事有重出，注多脫漏，前後體例未能畫一。亦當年未成之書也。蘭不揣固陋，略加補正，並以謠諺拾遺十卷附於其後，升菴復起，當亦引為同志也。

明辯錄一卷 清鈔本

清陳法撰。法字定齋，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外歷郡守，官至大名道。為政以教養為先。陳弘謀再疏薦之。生平篤志理學，有易箋八卷，前編已著錄。今按姚江之學，大抵出於象山。其言周程後唯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子之傳，則可見矣。其徒錢緒山、王龍溪、心齋祖良知之旨，益推而衍之，動言心學，不知心統性情，舍事而求心，心固無江門不識主靜之即為主敬也，故淪於空寂。當時主之者，以為沿於宋儒，而袒護之過矣。至若姚江改朱子初年未定之書為晚年論定之書，其誣益甚。在當時如胡文敬、羅整菴、余子積諸公已斷斷辨之矣。惜未立一書以闢之，故似是而非之說，猶蔓而未盡刊耳。今陳氏為是書也，洞彼家受病之癥結，故抉之也精，酌斯道中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之權衡故指之也雖至於彼家所謂悟所謂靜所謂覺所謂慧所謂本體光明與夫格致之似高而實謬者皆大聲疾呼觝排之不遺餘力用意甚果障而防也甚嚴蓋自子朱子後罕聞此種議論矣惟公家在解距河津不遠夙昔沐浴於薛文清公之遺澤所謂讀書錄者久已沉浸乎津涯而咀嚼其意味矣宜篤嗜於昔人衛道之書而深致其嚮往也後之讀是錄者當肅然識陳先生衛道之果毅沉潛反覆參觀互證以梯航於濂洛關閩之書也

孝弟錄二卷 雲南叢書本

清李文耕撰文耕字心田雲南昆陽人家貧事親孝服膺宋儒之學嘉慶七年進士以知縣發山東假歸養母母喪服闋補鄒平到官四閱月不得行其志引疾去以官業不得歸十九年教匪起壽張令以文耕嫻武事招助城守訓練防禦皆有法賊不敢窺境大吏聞其幹略起復補原官在鄒平五年治尚教化民婦陳訴其子忤逆文耕引咎自責其子叩頭流血母感動請釋卒改行聽訟無株累久之訟者日稀善捕盜養捕役使足自贍無豢賊數親巡窟詰窩頓嘗曰治盜必真心衛民雖不能及者精神及之嚴名及之終任盜風屏息課諸生親為指授勉以為己之學民呼李教官又呼李青天道光十三年休致歸文耕平生以崇正學挽澆風為己任在山東久

民感之尤深，殁祀名宦。按是書乃採輯六經諸史所載聖賢士之善行，分條擇錄，又耕自加按語。上卷孝親門，計六十五條；下卷友悌門，三十五條。起自上古，至於清初。卷終附勸孝歌一篇、八反歌八首，皆為教孝格言，詞淺而意深，讀之最能發人深省也。

古格言十二卷 二思堂叢書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字閎中，又字茝林，福建長樂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江蘇巡撫，兼兩江總督。嘗五任蘇撫，於江蘇地方利弊，了然胸中，用人理財，獨治大體。有經塵、夏小正通釋、三國志旁證等著。按是書乃章鉅輯古籍中聖賢遺言，六經而外，以子史集畧為詮次，間附按語，亦本前賢成論，以疏證之。凡十二卷，

卷各分類，其無可以類歸者，綜為名理一卷，殿於篇終。大都義兼勸誡，期於人事深切著明。全編四萬一千六百餘言。卷端張祿卿序云：夫士君子生於孔孟百世之下，誦習詩書，服膺道義，得天之良者，立言行事，咸思裨益於風教人心。顧醇疵勿辨，則龠徑僨馳。講學家復好以得諸古者，敷衍以為己出，自來輕後之識，乞鄰芸人，二失交困，曾未覺悟，矧

又道學列傳爭名客氣從而紛之邪是編所稱引依據志標舉來歷并多易見之書特其精義妙旨人每忽畧未加體驗草草放過梁氏於是奮筆抉擿斟酌本原發揮茫昧或盈牘累章或單詞孤句宮陰陽憲文武準世法警俗情由麄入精易循易曉使讀者不自禁其如冰之泮膠之釋也

養蒙圖説不分卷 雲南叢書本

明塗時相撰時相字葵宇石屏人萬曆進士任戶部主事陞大名守有廉聲歷官南京太僕卿以病歸時巡撫陳用賓議加稅充兵餉時相上書力爭語甚激切人咸稱其鯁直按是書以孝弟忠信為本旨採擇古藉所載聖賢事蹟繪圖九十幅各附訓解卷首時相自序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古記之矣何者謂其日

積月累習慣成自然也余年幾四十連舉二男子次方襁褓長成童聞於座右偶閱簡編中有關圖畫像即手取而玩焉越宿而記憶不忘第恐所見非正則日沵於邪迺于公暇綴取故事之有裨于童習者肖像為圖仍以口頭語演説於後正冀啟發良心俾從此培養擴充是以上進之媒耳然圖中所載吾人一生閲歷稍二備之儻時一展對而有慨

於心庶幾先民程範千古神交俯視塵
寰當如腐鼠矣此全篇之大義也

艾雪蒼語錄一卷 雲南叢書本

明艾自脩撰自脩號雪蒼雲南鄧川人
自新弟性孝友與兄讀書禪舍夜必焚
香祝二親壽中萬曆庚子舉人由縣令
擢湖南辰州牧所至有惠政居艱歸里
廬墓六載墓旁甘泉湧出人名之曰孝
感先是邑有銀廠數處額課極重久而
山空徒散歲令地方代賠民苦之公訟
之巡台中丞免額大半民緣累逃亡者

咸復業晚歲值明末造科派繁興誅求
無藝滇西土民有激變戕者各屬人情
洶洶公上書當道大畧謂目前救弊之
要曰緩征賦減火耗禁濫訟革滑吏指
陳痛切上臺咸嘉納焉大理太和鄧川
三庠敦請講學中明三綱五常娓娓數
千言三庠人士悉受陶鎔督學邵公檄
府行州旌額曰當代賢儒卒年八十餘
按是書凡分十四門一曰勵志二曰敬

字三曰銘心四曰治心五曰體道六曰改過七曰大戒八曰士官九曰家範十曰訓家十一曰鄉社十二曰聽訟十三曰傳真十四曰救民全編共計六十餘条卷終附州志原序雲蒼贊言道統敘畧謝當表各一篇卷首有陳縈昌序曰李復齋云艾先生氣質清見理易故不諄諄言格物窮理然重行而輕知亦易入良知家數縈昌曰復齋先生之言當矣重行而輕知誠易入良知家數故程朱之學自格物窮理始然復齋先生亦為學者辨其從入之塗非為艾先生言也

切近錄一卷 當歸草堂刻本

清桑調元撰調元字伊佐號弢甫錢塘人雍正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師事勞史闢餘山書屋以友教四方之士為人清鯁絕俗足跡遍五嶽晚主濼源書院益暢師說有論語說躬行實踐錄等著按是書乃纂輯朱子及張楊園陸清獻勞餘山四家集中之語以成調元自序云先儒纂輯多為志聖學者立梯階示

蘊奧向在山左書院萩林叔葺朱子祠以張楊園陸清獻二先生及勞餘山先師從祠皆承紫陽之學者也予時為主講商欲輯朱子及三先生之書最明白切近者溥教齊民一切婦孺人人可知可行共由大道凡深邃者不摭入故刪節字句如白樂天詩老嫗都解惜未及成就茲發憤共為此編以備後學之觀覽焉

曾子十二篇 渭南嚴氏刻本

清孔廣森撰。廣森字衆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傳鐸之孫，户部主事繼汾之子。乾隆三十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年少入官，性淡泊，耽著述，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哀卒，時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按是書為廣森取盧辯註大戴禮曾子一章，增補註釋，分析章句，以成讀本。十二篇，攷漢志曾子十八篇，隋志僔為二卷，又目一卷。唐志已亡其目。郡齋讀書志云二卷，凡十篇，雖曰唐本，已非漢十八篇之舊。不釐如吁云，視隋亡目一篇也。直齋書錄明言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谿楊簡注，則是書疑亡於五代，凡宋人所見者，止大戴禮中之十篇。至大孝篇中有樂正子春事，要知曾子之書本非自作，皆門人所記，猶論語云子夏之門人小子，竟是戰國時語，此其明證。宋慶元嘉泰間汪晫所編曾子，是又一本也。焦氏經籍志載曾子二卷，寶祐時趙汝騰編，是又一本也。吳草廬集載宋清江劉清之輯新曾子七篇，周過作音訓，是又一本也。黃氏千頃堂書目章樵曾子十八篇，是又一本也。徐氏傳是樓書目曾子一本，宋鳴梧編，是又一本也。曾子全書二卷，元曾承業編，是又一本也。曾子二卷，元徐左達編，是又一本也。自漢隋已下，見於著錄者凡十，而有清一代輯注曾子者，有南通馮雲鵷、儀徵阮元、定海黃以周、廣森是書為章句之學，讀曾子者宜先斯編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焚香錄一卷 孟氏八錄本

清孟超然撰超然字朝舉一字瓶菴先世山東全鄉遷祖德明初官浙東始卜居閩中孟氏族所稱金牌元帥者也超然幼擧止端重年十七補閩縣諸生受知於山長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擧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後主講鼇峰書院教授弟子暇日則專心著述是錄即成於斯時也大旨以程朱為宗深究格物

致知之理故篇中談性命論身心無不從宗儒之說也陳若霖序云先生知名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朱子為歸宿讀其書優柔平中淳誠貞粹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之為書閉戶自精闔卷獨得未嘗出以示人吾鄉之論先生者曰內廉行脩辭躬君子不知其嘗為書也游光繹曰世之知先生蓋寡讀其書亦可見其為人矣

弘道書三卷 渭南嚴氏刊本

清費密撰密字此度四川新繁人父經虞明雲南昆明縣知縣密年十四父病醫言嘗糞甘苦可知生死密嘗而苦父病果起未幾流賊張獻忠犯蜀密上書巡按御史劉之勃陳戰守之策不省已而全蜀皆陷密輾轉窮山中後蜀稍定遂奉父北行入秦泝漢江下吳越流寓泰州家焉密父邃於經著毛詩廣義以

漢儒為宗密傳父業著述甚富是書原為唐鴻學據舊鈔本刊劂而嚴氏又覆唐氏刊本即此書也攷密曾受業孫夏峰觀其論述務求實用與顧亭林顏習齋略近殆師友漸漬為然也按弘道書者尊聖門舊章之論也舊章古經存之所謂道皆先王政教章程立國冝家之典所謂學悉敎孝弟而說詩書雖上下不齊易知易能若行之則為事業言之

則為羽翼經傳并非談性鑿理成幽杳不可致詰諸儒力辨已久散見先輩集中師莉費孝貞先生始會粹而昌言之期傳後世談經相率而入於虛浮還聖門六藝以濟實用而已吾師世其家學直從古經舊注發明吾道定旨謂三代而後漢唐以下賢主得良臣輔之皆綱維倫紀功在天下序古今有道之君為統與序古今文武忠義為弼輔錄序錄

七十子傳人為道脈諸而後漢唐諸儒不致荒棄客城孫徵君稱為漢儒知已三者備而後聖門之學始全古經之旨始備合為中傳正紀上宣王政下厚風俗深潛撰著未常輕出示人年老門人乃得錄副本天下之大百世之遠好學深思之君子甚衆必有起而公論者矣此斯編之大旨也

續理學正宗四卷 雲南叢書本

清何桂珍撰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年甫冠乞假歸娶散館授編修督貴州學政入直上書房鄉試出倭仁門與唐鑑曾國藩為師友以宗儒為宗按是書大旨云有明之盛尊尚程朱其衰專主陽明同一學而居敬窮理助清代二百年來紀綱法度所以維士習民風於不敝者皆程

朱之力而表章程朱之效也今之學者自幼莫不讀程朱之書行文決不敢背程朱之說及出而應世則轉詬病甚或借口於陽明之事功而薄程朱為無用豈非以其學為干祿之階而不以為身心性命之故家國天下之本故離言與事而二之遂終於無用耳抑思歷代之所以尊程朱者以其真能傳孔孟之道也若謂其學為無用是誣孔孟也陽明

之所以異於程朱者，以其託孔孟而陰背孔孟也。若徒論其事功，是管商孫吳可以駕乎孔孟也。學者以利達為懷，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無足怪者。若有志於斯道，則自宋以迄於今，源流具在，又安可置而弗問哉。是書為續理學正宗而成，與吳竹如參訂，又折衷於唐先生，蓋天下之公義，非一己所得私也。雖道聽塗說為德之棄，而秉彝攸好，互有切磋，第審其所從入，以究其所終極，凡一切俗學異學，舉不足以亂其趨，則知古聖賢明善誠身之教，初非迂遠，而闊於事情。其彊學力行之功，亦不待驅迫，而自有不容已於性分者矣。豈非安道人心之大幸歟。

家誡錄二卷 孟氏八錄本

清孟超然撰。超然字朝舉，一字瓶菴，福州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其事蹟詳清史稿儒林傳。按是書乃超然教子弟之作，家訓之體也。卷末陳正龍跋云，學脩入微，至作家訓，皆淺近語。此文公作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至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蓋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知化者也，若早軼於繩尺，則垢穢滿身，何從而遊廣大無窮之奧乎。非惝怳而無依，必口耳而不實。斯訓也，拔少壯於下流，亦防老大於偽，不曰遠以深乎。先生又慮安久族多，未必皆為士類，鄙詞諺語，時或引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徵僅為可見，子孫計，直為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為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深乎。

求復錄四卷 孟氏八錄本

清孟超然撰。超然有焚香錄，已著錄。按是書凡四卷，卷各分類，一曰懲忿類，二曰窒慾類，三曰遷善類，四曰改過類。篇中多引諸史子集、各家語錄等書，採取其中格言之有關四類者，擇錄分編。卷首其自序云：易言陰陽消長之機，莫著於剝復。繫辭曰：復以自知，而不遠之復，惟顏子能之。其次則困心衡慮，為頻復之屬，最下迷復凶矣。余自戊戌夏疾病牽纏，心不自得，杜門養疴，漫取老莊及方外之書讀之，冀得稍遠俗累，怡悅心神。久之卒無所得，乃恍然悟曰：吾不有自知者存耶？其往者或以為緣塵變滅，然吾不得而忘也。其來者或以為委心任運，然吾不得而聽也。吾自知之，吾思復之。其在易損益二卦之象傳乎？山澤之象深下增高，有損道焉，君子則以懲忿窒慾矣。風雷之象，奮發疾速，有益道焉，君子則以遷善改過矣。懲窒遷改，惟日不足，其於復也，或庶幾乎。

晚聞録一卷 孟氏八録本

清孟超然撰。超然有焚香録，已著録。按是書為擇録朱子文集中答友人門弟子論學之書。卷首其自序云：超然既以懲窒遷改分類纂求復録四卷，杜門養疴，長夏無事，乃讀子朱子全集，其精深博大不可以涉獵竟也。既讀其與友朋門弟子問答書，吾有警於余心者。蓋朋友有切偲之義，門弟子有敎誨之責，近人不講久矣。讀是書儼若師保之臨吾前焉。又以嘆夫勸善規過，人心所同，而余年將五十矣，已仕而歸，齒又加長，塊然獨處，知交寥落，即有過舉，朋舊中有不敢言、不欲言者，而所叢咎於隱微之地，又人所不得而言也。夫無為言者，則孰從而聞之。今乃於八十五条中備聞之矣。聞之則既晚矣，然猶幸其聞之也。題曰晚聞録，蓋取眉山蘇氏下士晚聞道之語，子朱子亦嘗舉以告南軒先生云。

南陽書院學規二卷首一卷 禮山園全集本

清李來章撰。來章字禮山，襄城人。生有神識。嘗觀石工集庭中斷石，輾轉弗合。語之曰：去宿土當自合。是即吾學人心通心之謂。聞者異之。工詩古文辭。康熙十四年舉人。嘗學於魏象樞，魏戒之曰：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來章因作書紳語略。其詩論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為主。再學於孫奇逢、李顒。時奇逢講學百泉，來章與冉覲祖諸人講學嵩陽，兩河相望，一時稱極盛焉。今按來章昌明絕學，溥伊洛宗傳，其主講南陽書院，因著學規，卷首為文七篇，卷一記為學次序，卷二記讀書次序，以為諸弟子之學範。而先生一段赤心，片片流入楮墨間，為學次序既詳，下學工夫復闡上達精奧，令人一見知心性為我故物，聖人可學而至。又恐載籍浩博，初學無從下手，復接讀書次序，凡切要應學之書，以次臚列，於中某書先讀，某書次之。如禹治水，醫知治病，得其要害，循序求之，為不難耳。紹明正學之統，開示後人，俾天下知有身心性命仁義道德，而不徒以文辭相向揣摩為工，繄將繼濂洛關閩而擴斯道之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十家語錄摘要二卷 酌古準今本

清謝蘭生撰。蘭生字佩士，又字澧浦，南海人。嘉慶進士，入詞館，乞養歸。善詩文及畫，兼工六法，筆法雄俊。按是書卷首有操衣言、張樹聲諸人序，其名曰十家語錄摘要者，乃自龜山楊公、西山真公、魯齋許公、正學方公、潛溪宋公、涇野呂公、一峯羅公、白沙陳公、念台劉公、瞿唐來公諸先賢集中採摘語錄而成之也。張樹聲序云：通三才之謂儒，伊古以來，不數數觀。然人生天地間，仰以觀於天文經緯無睹也，俯以察於地理南朔莫辨也，反而求之吾身，行義則述也，儼然為萬物之靈，卒然與萬物同盡，亦志士所宜痛心也。謝君之為學，勤而志道篤也。夫天官地理家言，自漢以來繁矣，宋儒出而講明義理，語言文字亦益滋多，儒者學問斬實，有得於己身，古今載籍極博涉江海而望洋，固不如挹一勺於涓流之為寔得也。謝君於天學兼通中西其精微，窮極越前古，而言占候則近漢人京房諸家流派，輿地多述舊聞，故近時邊處罕及焉，至諸儒微言奧旨，亦詎謂甄採無遺，而循流溯源，固亦江海之津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些子會心一卷　涇川叢書本

明朱芭撰。芭字以九，涇川人。承其家學，名噪復社，所著尚有慧閣問業、劍閣痴譚等，今皆不傳。是書原編浩繁，不能備登，趙紹祖撮輯其要，以成此編。紹祖序其大旨云：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定為集註章句，而發狂肆詆者，至識其狹小讀者之眼孔，此其無傷朱子明矣。然迂泥自狹之徒，又或兢兢墨守一字不敢外窺，又豈朱子之所許耶。夫古人世不相及，而心則相通，我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即旁搜遐証，不得謂異而非同；我不能以心上通於古人之心，即抱闕守殘，不得謂同而非異。試觀朱子上探諸家註疏，以下及同時羣賢之說，折衷論定，而或問、語類、文集之中，前後之案不嫌并存，祇其異同而廣其疑問，此其用心之公溥何如，而學者顧猶泥而執焉，或輕以肆焉，獨何心哉。此以九朱先生以些子會心自名其著書，而真為善守朱子者也。

楚中會條一卷 涇川叢書本

明查鐸撰。鐸有水西會語已著錄。按是書大旨為言性命之學。卷末趙紹祖跋云。先生初釋褐補湖廣德安府推官。又先生闡道集中有濂溪書院會講紀錄後序。此當是其時其地之所作也。先生所至士無賢愚皆仰為山斗。而先生亦自以親得龍溪之傳私淑文成之學。不欲使傳失其真。故不憚諄諄為人訓迪如此。余嘗見張東山所作先生行略云。頃不佞應泰從至會稽弔龍溪王公。蕭使君為設講壇稽山書院衣冠駢集。公一再闡述。環聽悚然。全生大輅私語不佞曰。夫尼父豈有兩口四目哉。查先生乃真聖人耳。

稽山會約一卷 涇川叢書本

明蕭良榦撰。良榦字拙齋。涇川人。生平研求陽明之學。與查鐸蕭雍等為友。講學郡中。名稱一時。按是書所載會條與水西會條大約相同。趙紹祖跋云。姚江之學倡於越。越故有稽山書院。江陵秉政。遽廢之。余鄉先輩蕭方伯拙齋公以戶部主事累遷紹興府知府。時以廷議晉文成從祀。遂得主張興復。此其中飭諸生之會約也。約有三事。立真志。用實功。滌舊習。大約與毅齋水西會條同。二公幼同志。長同學。其立身之品行同。其立朝之節概同。其入道之淺深同。則其立言之無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惜陰書院緒言一卷 涇川叢書本

明瞿台撰。台字震川，涇川人，嘉靖己未進士，司理長沙，建惜陰書院於其城南，羣十三庠之士子而會講焉。其中有陳恆言者，嘗出資梓先生之水西答問以傳，自述與其弟雅言同出門下，感化尤深，則先生之所以居官而迪教者從可知矣。此惜陰書院緒言六條，有曰學莫切於本業。蓋自有明以制藝取士，士之趨功名者騖焉，而一二高曠之徒往往鄙之，為淫聲艷色，惡之如酖毒烏頭，又寧非賢知之過耶。先生以為舉業即道，講學者不必廢舉業而後可以洗刷見道，但審之於義利之辨，而消融其功利之念，則心體清明，義理自著，以之讀書，可以究聖賢之精，以之作文，可以發聖賢之蘊，此真一洗當時講學之陋，而為後世學者之所當取則也。若夫辨志、識性、致知、敦行，而終之以會友，則皆本儒先之精義而暢其旨趣者也。

鍾山書院講學錄一卷 舊鈔本

清楊繩武撰。繩武字文叔，吳縣人。康熙進士，官編修。秉志節，通經術，大學士王掞深重之，館閣大著作多出其手。丁憂歸，遂不出。有古柏軒集。按是書大旨謂書院中所當興，諸生講求者三事，曰談經，論文，講學。兩漢經師皆能談經而未必盡有當於聖人之經；歷代文章之士皆工於論文而未必皆為載道之顯者，謂之文則可，一以貫之，是故談經不根於講學，訓詁焉而已；論文不根於講學，詞章焉而已。今按是錄所論為學之道，乃嘉惠後學之指南，其為功於人心世道至深且遠。學者當尋求心性，崇實義理，讀其書而循味其言，然後可以為學矣。

赤山會約一卷 涇川叢書本

明蕭雍撰。雍有赤山會語，已著錄。按是書大旨以勸勉為學，諸友挽澆靡而歸之諄質也。趙紹祖跋云：自姚江之學盛於水西，而吾涇各鄉慕而興起，莫不各建書屋以為延納友朋、啓迪族黨之所。其在台泉則有雲龍書屋，麻溪則有考溪書屋，赤山則有赤麓書院，藍岑則有藍山書院，一時講學水西諸前輩會講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來，聚族閧講，故合則考德而問業，孜孜以性命為事；散則傳語而述教，拳拳以善俗為心。此赤山會約，副使蕭慕渠公之所著，本以為地方風俗計，意不厭淺而語益加詳。然率此而行，爲則古昔，盛王端本善則之道不越於是矣。

教諭語一卷（有諸已齋刊本）

清謝金鑾撰。金鑾字退谷，乾隆舉人，官教諭。喜讀宋儒書，畢力性命之說，既復求之易書詩周官禮記，篤好胡渭、顧棟高、任啓運、方苞四家書，謂其博通傳注而有裨於倫常日用，非訓詁鈔錄者比。有退谷文集等著。按是書凡分四篇，曰讀書作文，曰立身行己，曰居官致用，曰教學。著述卷首有汪潤之序，云自來立

教諭學者莫不以立身行己為主，而是編先以讀書作文者何哉？今之流俗如讀書作文而已，於是立身行己概置弗問，一過講學之書輒生厭倦心。退谷殆即世之所共知先務者，於以引而進之。此誠不得已之苦心，而亦足徵士風之不古若也，良可慨已。然其論讀書作文，必先推其所以讀與所以作之故，則仍歸本於身心，而非侈談夫佔畢，不知士之讀書作文者，曾一思之否耶？往籍之典要，文辭之精微，又不知今之士果能如是以為讀，如是以為作否耶？佗人未可知，而吾先自愧矣。若其全編多卑近瑣俗之言，不為高遠難行之論，取生平之閱歷證之，如良藥之愈疾，然格言至論，士果能遵此教，行此諭，不誠良士哉。若以淺近而忽之，即日規規於文詞，又何士之足云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箴銘錄要一卷 讀易樓刻本

清倪元坦撰。元坦有儒門語要等已著錄。按是書乃採程朱以後理學諸儒語錄中箴銘之詞，元坦摘錄分節編輯。卷首其自序云，夙承家學，研究儒先語錄，而稟質頑鈍，覺心易放而難收。嘉慶戊午輯箴銘錄要一卷，置諸案頭，朝夕省覽。甲子春有同學刻續簣神錄，屬余訂校，曾以箴銘附刻於後。夫學問之道，在求其放心，苟心馳於外，雖日讀聖賢書，茫如也。然操之太盛，則是以至虛至靈之體，束縛之，桎梏之，未有不畏而退者。此孟子所以言進銳退速也。讀書之暇，能以箴銘為修省之助，或高聲朗誦，或密咏恬吟，久之意與神融，志與氣合，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妙自不可言喻。此亦收放心之一法也。

家規二卷首一卷 讀易樓刻本

清倪元坦撰。元坦有儒門語要等已著錄。按是書家規二卷，為訓其子弟之要語。其首一卷為記二篇、銘一首，亦囑其子孫語也。卷端元坦自序曰，宋朝衢州袁君載著袁氏世範，相傳已久。國朝桂林陳文恭公錄其最切要者，刻入訓俗遺規。其教家之法，淺近易行，准人情土俗。今昔不同，且有專為袁氏言者。元坦不揣冒昧，復取桂林定本，繁冗者刪之，簡略者增之，理不足、辭不達者易之，務期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不特為一家言，凡有家者皆可取法。分上下兩卷，名曰家規。加以卷首載千乘義田記，則欲使我後人恪遵家規，以保守此田，聞諸宗族鄉黨，庶幾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余之隱願也。并附損疾記、座右銘，皆輯家規時有所觸而作也。昔王士晉著宗規

王孟真著宗約會規化及閭里元坦妄希曩哲抵固迂拘尠識纂輯多疏惟冀見者諒我并有以教我云爾

儒門語要六卷 讀易樓刻本

清倪元坦撰元坦字畬香號醒吾華亭人承其父二初先生之學先生為王孝簡高弟孝簡出南浦焦徵君門徵君師事陸清獻此元坦師承也其生平致力以主靜慎獨為本其著述甚富按是書乃採摘宋元明諸儒之要語依時分編凡七十人各系案語詳其師友淵源及學問梗概其卷首元坦序其大旨云或

曰程朱王陸之學不同而是編并列何也曰蓋有說焉昔陸子與朱子論太極圖不合陸子云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有學者誠毀陸子而朱子則云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某實敬其為人未可輕議也又晚年貽陸子書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以是知朱陸兩

家殊途同歸後人徒執朱子中年未定之說橫分畛域妄起戈矛使人不得其門而入於是夙負靈根者將變爲焦牙朽蘖乃適而歸二氏迄今二百餘年矣噫是誰之咎與昔王子文成謫官龍場忽悟致良知特與朱子相牴牾及官留都復取朱子書讀之然後知朱子後來亦悟舊說之非至以爲自誑誑人罪不勝贖文成乃輯朱子晚年定論以示及門由此觀之同邪否邪然而文成道高才廣其流不能無弊如龍谿近谿外更有大洲復所海門石簣諸人去底瀾翻自信探幽抉微爲說愈精去道愈遠程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是也而文成早已救其失矣故嘗言良知之妙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甚大亦猶朱子言自昔講學以來將謂漸深自能入德不料末流之弊只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

說話至於人倫日用切近處都不得毫毛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是程朱未嘗無流弊而獨咎於子靜陽明豈不謬哉是編宗程朱而陸王并存正以相資非以相病也讀者會而通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亦未始非砥厲觀摩之一助云爾

儒學入門一卷（讀易樓刊本）

清倪元坦撰。元坦有儒門語要六卷，已著錄。按是書為折衷語要，有功身心性命，非淺解也。卷末附慎獨圖說，尤為深切著明者。夫聖賢之學，入道不同，而慎獨則一。獨之慎不慎，於心之誠偽判之。慎則為自慊之君子，不慎則為自欺之小人。故先儒以慎獨為人鬼關，邱瓊山衍義補亦曰：慎獨一言，為誠意用功之要，學問功夫未有不自慎獨始也。繼以復卦圖說、慎獨圖說，互相發明，使人讀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洵儒門秘鑰也。卷首元坦自序曰：今夫道以專而精，學以簡而得，聖門之教人也，一而已矣。一貫傳於子輿，一言傳於子貢，即其答問仁也，或一於克復，或一於敬恕，或一於訒言，舉此類推，由一而入，無所不通，故遊其門者莫不聞道。孔子自衛返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年二十七，子張年二十五，子賤年二十四，皆已卓然為儒。學記曰：七年小成，九年大成。橫渠張子曰：為學以三年為期。孔子言三年有成，為學亦如是。元坦竊謂四書五經及濂雒關閩至元明以來諸大儒書，乃聖賢學問總匯之原也。學者讀之，是博學也。不博學則不明理，不反約則不聞道。顏子喟然之歎，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聖賢為學之達道矣。

二曲集錄要四卷附錄一卷 讀易樓刻本

清倪元坦撰元坦有儒門語要等已著錄按是書大旨云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見明講學始有力耳朱子從延平遊時時靜坐書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又曰須是靜才看得道理出廬山諸人如蔡元思胡伯量輩

皆不肯於此著功見其有時靜坐諸公皆見攻以為學禪雖宏齋亦不能不以為慮也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世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以是知學從靜坐入手乃濂洛關閩相傳指訣昔人謂有真師友然後有真口訣有真口訣然後有真功夫此學問所以貴親炙也今二曲先生發聾振聵於薪火將絕之時示人以直達之路俾人皆知正學非迂濶難行而為身心性命刻不可緩之事則有功於天下萬世風俗人心為何如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雙節堂庸訓六卷 龍莊遺書本

清汪輝祖撰。祖字煥曾，號龍莊，蕭山人。乾隆進士，知湖南寧遠縣，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錙銖，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詞，皆曲當有神明之頌。教民廣種植，興禮讓，惜廉恥，節昏喪，風俗為之大變。及罷官歸，老幼泣擁輿前不得行。嘉慶間卒。按是書為輝祖教其子孫之作也。卷端其自序云：中人以上不待而成，降而下之，非教不可。居士有五男子，才不逮中人。孫之長者粗解字義，其次亦知識漸開，居士局戶養痾，日讀顏氏家訓、袁氏世範，與兒輩講求持身涉世之方，或揭其理，或證以事。凡先世嘉言懿行，及生平師友淵源，時時樂為稱道，口授手書，久而成帙，刪其與顏袁二書詞指複沓者，為綱六，為目二百十六。首述先誌祖德也；先考妣事具行述者不贅，次律己，無忝所生，有志焉未逮也；次治家，約舉大端而已，家世相承兼資母範，故論女行特詳；次應世，寡尤寡悔，非可倖幾也；次蕃後，保世滋大其在斯乎；以師友終之，成我之恩，輔仁之誼，永矢勿諼矣。友之存者兒輩日熟能詳，不煩錄敘，且凜凜乎有吞風陰雨之虞焉。居士自少而壯而老，循軌就範，庸庸無奇行也，庸德庸言之外，概非所知，故名之曰庸訓，冠以雙節堂者，獲免於大戾，禀二母訓也。諸所為訓，簡質無文，皆從數十年體認為法為戒，欲令世世子孫婦稚可以通曉，自念身為庸人，不敢苛子孫斷至聖賢，而參以顏袁二書各條，則學為聖賢之理，未嘗不備。夫人無中立，不志於聖賢，其勢不流於不肖，可不慎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課子隨筆二卷 有諾已齋本

清張師載撰。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康熙舉人，為戶部郎，累官河東總督，熟悉河務。敭歷中外，與河務相終始。精研宋五子書，以報國活民為心。卒謚慤敬。按是書乃師載採輯昔人訓誡之言以成。其中語多懇摯，足與小學相發明。全書所錄家訓格言八十餘篇，以時代編次，起自東漢，終於清初。卷首徐桐序云：昔朱子輯小學，以端蒙養。註釋多家，惟張清恪公註會集諸家，大裨後學。而慤敬公續朱子及諸儒教學教家之語，纂輯成斯帙。夫脩道之謂教，教固天下之大公也。茲以課子名編，得毋疑其私乎？不知立達之願，由己及人。昔人以是課子，我踵而行之；播之人人，人亦皆踵而行之。將善教日廣，人材日多，公莫公於是，大莫大於是矣。且有言教，有身教。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記曰：教學相長。課子即以自課也。人必先自課，而後能課其子。言教不離乎身教也。是書雖曰課子，而淑身淑世之方已畧備矣。

訓子語一卷 有詒己齋刻本

清張履祥撰。履祥字考夫，桐鄉人，居邑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明諸生，從劉宗周，聞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立身端直，躬習農事，痛學者騁口辯，沽虛譽，故於來學之士，未嘗受其拜，一以友道處之。黃宗羲以紹述蕺山鼓動天下，履祥曰：此名士，非純儒也。康熙中卒。按是書全編計一百四十餘條，凡分十二

門：一曰積善，二曰家風，三曰立身，四曰居家，五曰正倫理，六曰篤恩誼，七曰遠邪慝，八曰重世業，九曰固本實，十曰慮治亂，十一曰篤行，十二曰守身。卷首履祥自序云：予少壯生子，不幸俱殤，先人之緒，幾於不傳。喪亂以後，憂病相尋，雖復舉子，已迫衰暮，大懼弗及教誨，使先人志事，子孫罔得聞知，則予之重罪益不可贖，至痛益不可解矣。因於課讀之

暇，筆述數條，以示維恭，其敬識之。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汝父念茲在茲，五十有餘年矣，言盡於此，意猶不盡於此，可不慎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求闕齋語摘錄一卷 有諸已齋刻本

清曾國藩撰。國藩字滌生，湘鄉人，事跡詳清史稿本傳。按是書乃摘錄曾公所著日記、讀書記、家書中之有關學問者，彙成一編，以備後學取法焉。有論讀文選一條云：看文選，第一先明訓詁。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

訓我朝巨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文選中所載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皭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以足以見其下字之不苟。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萇宏之血，鳥生杜宇之魄，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看文選能從此二字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篇中所採議論大畧如是，後之爲學之士，當以此編爲讀古書之門徑也。

師友劄記四卷 清咸豐三年刻本

清蘇源生撰。源生字泉沂，號菊村，鄢陵人。道光副貢，從嘉興錢儀吉學，嘗讀宋儒書，反躬實踐，事母以孝聞。主講文清書院十五年，後教人一以朱子為法。興起者衆，因薦授教諭，不就，卒。是編所記凡二十餘人，書札八十篇，以年月為次，自道光庚寅訖咸豐辛亥。卷末附曾肅孫小亭山人交遊錄一則。小亭山人，即源生也。按源生生平師友往返之書，所言皆學問身心之旨，以為古昔名賢賴師友夾輔以成德者大都如是。卷首李濤序云：蘇君數遊梁園，一之京師，得名公碩儒以為師，而一時文章著作經濟道學之彥，皆折輩行願與交。故里居之日，師友書問為多，編次成書，覽者當詳其義也。

聰訓齋語一卷 有諸已齋本

清張英撰。英字敦復，號樂圃，康熙進士，以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南書房，民生疾苦，四方水旱，知無不言。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卒謚文端。按是書篇中語有重複，前後間出，應是英京官家中隨時誡言，諸子纂錄成冊，而非其特著之書也。閻敬銘刻書跋云：書中間節複語，依類錄次，去無關要者數條。張氏累世名相，子孫多賢，後顯達，自明至今，其教家以勤儉肅雍和靜謙退為宗，尤要在積德讀書，守田擇交四事，盡祛富貴才華奢傲怠慢之習，故能保世滋大，德門厚澤，洵有自來。卷末擬古八詩，錄自篤素堂集，尤有道之言，此非高達難行，林竹二子勉力師法，絕非妄冀。如張氏簪纓鼎盛，惟期子孫少有不肖之行，固守農士家風，寡過自立，無忝

先人詩書禮義之教足矣。

宰嘉訓俗一卷　有鋤己齋刻本

清陸隴其撰。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進士，歷官嘉定靈壽知縣，惠政不可勝紀，行取御史，再疏痛斥藉捐納以濟國用，因是府怨，引疾歸卒。謚清獻，從祀孔廟。按隴其之學，以居敬窮理為主，崇程朱，力闢王守仁為禪學。論者謂程朱之統，自明薛瑄胡居仁後，惟隴其得其正宗也。是書乃隴其宰嘉定時諭民格言，

意在訓俗，實士大夫所當服膺守為家法者。原書分為上下卷，今佚其半，於隴其道德經濟特其萬一，遵而行之，即德門賢士也，何至敗家亡身哉。本編原名治嘉格言，後因與朱柏廬之治家格言易混，故易今名以別之也。

課子隨筆續編一卷 有諸己齋本

清徐桐撰。桐字蔭軒，遼東人。咸豐進士，以檢討爲穆宗師傅，光緒間官至大學士。拳匪之亂，桐自經死。按是書爲續張師載課子隨筆而成，全編凡分六門：一曰童蒙須知，二曰幼儀襍箴，三曰澈湖塾約，四曰東莊約語，五曰輯諸儒論小學，六曰敬義堂家訓。按此六門皆採前人遺著，首取朱子，終於清紀大奎。而卷端畧識云：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灑埽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襍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朱子語類日鈔五卷 有諸己齋刻本

清陳澧撰。澧字蘭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舉人，河源縣訓導。澧九歲能文，復問詩學於張維屏，問經學於侯康，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篆隸無不研究。中年讀諸經注疏子史及朱子書，日有課程。其爲學於漢宋能會通，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因著漢儒通義七卷，以明漢儒之講大義也。按是編爲澧讀朱子語類於百卷之中摘錄五卷，皆言克治之事。其東塾讀書記中別有朱子一卷，乃皆博學多聞之事。二者皆所謂實事求是也。博觀朱子書，而約取焉，絕無譏心勝念萌於至隱，使乾嘉諸儒見之，可以息異同之畛；使陽明王氏見之，本其意以尚論昔賢，更不至有矯誣之失，斯可謂善讀朱子書者矣。

子問二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有槐軒約言，已著錄。按是書所論，凡聖賢之遺，有關人心風俗之事，皆為辨正。用俗言記之，以使其兒輩之閱讀也。沅自序云：道者天理而已。人獨得之以成人，禽獸則無有也。以道修身，乃求盡其所以為人之理。故曰遠人不可為道。以人治人，改而止焉。自羲農至孔孟，天生聖人，或為君相，或為師儒，

凡所以養人教人，使其不入於禽獸者，禮蓋無不明，而法亦無不備。詩書雖富，惟在力行。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無愧於人，即無愧於天。反身而求，欲仁即至，有何難企。不意六經既出，傳註日增，人各有見，互相是非，不以聖人之書為身心倫紀切要之功，而以為精奧神奇未有之物，於是中庸之道，康莊化為荆棘。至今而道若登天，聖至難學，人人讀

聖人之書，不敢存希聖之念，則大非聖人教人之意，上天生人之理矣。愚虛度一生，毫無善狀。惟自幼訓徒，自乾隆丙午，迄今六十七年。凡聖人之書，恪遵欽定註疏等義，參以諸家，沈潛誦習，久閱星霜，覺道本至常，愚柔可勉，人人皆有天理，即人人皆可聖賢。雖天下古今事變無窮，然其要不外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全之則為聖賢，得半亦為

君子，背之即為禽獸。凡異端雜學，悉以此權衡折衷之，不患不能擇別也。子輩幼小，亦或能隨時質問，撮其概以語之。久久忽已成帙，不忍棄之，因顏曰子問，以資後學之觀覽焉。

又問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雙流人。有槐軒約言，已著錄。按沅初著四子六經恒解、考經直解，發明聖人，可謂備矣。慮文繁義深，人不能盡覽，又為大學古本質言、正譌、俗言、下學梯航、子問諸書，綜聖賢義理而言其大要，用心良苦。然經注猶有不釋然者，又因近世人情風俗之事，亦嘗畧述，以示其子弟，故成是編。以言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卷末附解禮四篇，一曰冠禮，二曰婚禮，三曰喪禮，四曰祭禮。其大旨云：凡事知道至善所在，臣之忠，子之孝，而盡忠盡孝，豈易能之。如何知止，使定靜安，是故修身先須正心，正心先須誠意，誠意先須講明善惡，以致其知。人心物欲甚多，義理甚少，必格去物欲，方可致知。此乃情理顯然，說破人人可以行可以能者，奈何支離妄

解，誤天下人乎。

俗言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雙流人。有子問等書已著錄。按是書大意云，聖人不以著書立說自名也，或在上，或在下，隨其職分所當為自修其身，間或著為語言，訓誘人群，人競寶之，於是乎有典謨訓誥易象詩書等籍，自羲農至文武，聖人之制已全，生民之法已備，孔子更修明折衷之，而曾思孟衍其緒，範圍古今，後有作者莫能尚矣。而世儒紛紛著作，欲自成一家，遂使孔孟遺規，危乎殆墜，愚無知也，因讀書多年，頗有所見，故詳釋孔子遺書，名曰恒解，以其為天之常道，地之常經，人人所知能之常事，而兒輩苦其繁也。不得已又為子問、正譌、下學梯航、古本大學質言、四端，使其易曉，而卷帙既多，彌增之惑，乃復撮其大要，更為此編，所以諄諄而不憚詞費者，為家庭授受計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槐軒約言不分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雙流人。生平精研理學，以程朱為宗，著述甚富。是書乃沅講解群經筆記，而門人編輯以成一書，凡三十餘條。沅自序云：道非徒論說而已，說之既不可勝說，而愈說愈多，愈說愈支離。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聖賢之極也，然此數聖賢者，非有好名之心，非有必傳之想，道得於己，不忍斯民自

棄其身，而見於言行，以覺天下。盡其分所當為，與其時勢事業之所能為不同，而同知其所以不同，得其所以同，然後知聖人之事即吾身之事，聖人之言即吾心之理。天此道也，地此道也，天下古今皆此道也。此道不待遠求，溯吾身與理之所自來，命在其中矣；知吾身與心之所以承天地，性在其中矣。性命統於一元，天地以此故能長久，聖人以此故

能立極。凡人皆有此理，故須臾不可離。但言之易，行之難，能行之矣，而所造一毫未與天地相似，則於吾身心猶有未明，即無以知天地之奧、聖人之真。惟聖人各造其極，故曠世不謀而合。大賢以下，則各有瑕疵，精蘊不全。百家簧鼓，以四子為宗，然講學授徒，非孔孟之初意也。道窮於下，可能為者止此，當時言之，固已罕能信之，豈惟不信，且從而非笑

之。道大莫容，士憎茲多口。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夫孟子好辯之心，固即孔子欲無言之心也。賢智太過，愚不肖不及，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以自具之理、自當為之事，天地與人如此其親，道如此其不可離，而人人昧焉，以為聖人非常人也，我不敢學也；且某某賢人如此，我不敢外也。噫，天地之理，一人有之乎？人人有之乎？聖人之言，徒以

恍人視聽乎將欲人實体之乎朱子曰物物一太極萬物共一太極惟其各一太極故人人可以自盡惟其共一太極故盡其性者可以位育參贊今天下言道者彌多矣或偏或全或精或粗吾不得而知之然聖人之言具在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故夫不誠於身而欲盡天地之道者未之有也四子周易譬諸法

律天下古今譬諸案卷律有定是案無定情以有定律無定必本諸心性躬行始能盡其曲折而準如鑑衡不然爭諸語言執其意見規規聖賢之說惟恐失之而所失固已多多夫天地聖人之理之在我者至平至常至神至妙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言則獨善兼善幽冥始終皆達也自漢至今言說而人不敢說者頗多八卦五行天地人萬理之統滙而以粗淺盡之吾恐內無以正其性情而日用事為皆浮而不實也因與及門共商之知其不必說而說以四子之說定天下古今之說可以說可以無說一人之說實乃人人之說此全編之大義也

物理論一卷 天津館藏書本

晉楊泉撰清孫星衍輯攷隋書經籍志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唐藝文志馬總意林所著卷數並同而其目不見宋史藝文志則其書自宋已佚之矣章逢之孝廉曾有輯本而星衍重加校正補所未備馬瑞辰為序其分卷之舊已不可攷謹以事類次第編錄自天文地理以迄古今帝王用人行政之要靡不囊括蓋博采秦漢諸子之說為之而引傅子為尤多如云買鄰之直貴于買宅黃金累千不如一賢士非玉璧談者為價以及蒙恬築長城歌其不言傅子者亦多出于傅子傅子一百四十卷今僅從永樂大典錄出一卷楊子是書正足與傅子相表裏已楊泉字德淵梁國人隋志稱徵士亦稱處士目為楊子列入儒家蓋晉之隱君子閉戶著書者所著有太元經十四卷又集二卷錄一卷見隋志今俱不傳太元經見于意林凡六條蓋倣于盛大元為之其文集則不數見而物理論于此得存其槩是誠斷璧殘圭之可寶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經訓比義三卷 清光緒丙申刻本

清黄以周撰。以周字元同，號儆季，同治舉人，官分水訓導。事親孝，為學不居漢宋門戶，尤邃三禮，撰禮書通故等書。按是書大體與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同，其名曰比義者，謂比之言次也、合也，義之言儀也、度也。聖人之道散著經傳，辭如列宿，七曜之來諸天象者代明錯行，非合周天觀之無由致其躔度也。又如

蒼龍七宿分列東方，必合而觀之，知角亢心尾全象龍體，氐房處乎四星之間，非龍也，而有龍身之象，為箕斗則非矣。後人之説理義，其離經畔道者不足論，或有依附經義，其言似有所據，而玩諸本書，參以別經，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此猶執箕斗以為龍宿在是焉，而不知其為蛇足矣。否則執氐房以為龍身在是焉，而不知其寄處龍宿實非龍星也。否則執角亢或執心尾以為龍星在是焉，其説當矣，然亦祇舉偏見而未覩全體也。凡事之散雜吾前，必比而次之，義而度之，而後异同以別，是非乃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比之之説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其物宜，此義之之説也。學記曰：比物醜類。謂其五聲必比鼓而和也，謂其五色必比水而章也，謂

其五官必比學而治也。緇衣曰：臣義行不重辭。謂其儀度可行而行之，不尚高談而無實用也。楚語云：其智能上下比義。謂其巫祝善辭説，能比上下以為信於鬼神也。又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謂其聚訓典而讀之，自行義類所在，其有儀諸上下而離畔窮屈者，必其辭之邪遁，無可取信也。此古人知言之學，得比義之法者也。

理學逢源十卷 雙池遺書本

清汪紱撰紱初名烜後改名曰紱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家貧困傭於江西景德鎮爲畫盌之役博極儒經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因陸隴其著讀禮志疑乃作參讀禮志疑二卷多得經義可與隴其書並存是書卷首沈維鐈及紱自序按其全編大旨宗法小學近思錄分內外二編明體達用本末兼資欲學者自求

諸身而得夫天性之本然非以著書自負博洽先生之言如此夫學者苟志於聖賢之學舍小學近思錄無以入門願誦法朱子手定之書而不能朱子所自爲說者更互演繹求其指歸猶昌黎所謂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先生謂六經不折衷於程朱無以發其蘊由是書而熟之復之定學術之辨別堂奧之趨其尚有岐塗之惑乎朱子謂四子書六

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今先生是編又將與西山讀書記同爲近思錄階梯矣

儒先晤語 雙池遺書本

清汪紱撰。紱字燦人，婺源人。有理學逢源十二卷，已著錄。按是書乃紱輯錄王炎、胡一桂、陳櫟、方回、汪克寬、羅願、趙汸、程端學、程大昌、汪叡諸人解經之作，依時編次，而多斫經有用之文。紱自識云：自科舉文繁，而人視經學為不急之務，求其肯留心討探者，千百中罕見一二。況又涉其藩籬，而返稍通訓詁，守一師

說，爲自謂得之矣。以此自謂經生，反衷寧無媿死乎？由是以思，則凡先輩之言，其為經學而發者，片語隻字，皆當掇而存之，一以見先輩苦心，一以存之參考。匪必皆醞然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噫！是可以見秀書之志矣。顧經學難言，往往差以毫釐，遂至失之千里。蓋凡先輩所言，誰匪覃思嘿會，博參廣證，以期於纂要鈎元，而後自抒所得，以共

語後人。然而意見偶偏，大原或有所昧，則所言如隔屏障，見之謂之仁，見之謂之智，自是所是，而未能盡適於真是者，亦往往而有之。夫既自言所是，則亦何嘗不是？況苦心孤詣，其精神亦足以注之，而豈稍涉藩籬者所可同日語也？則閱者乍而見之，亦能不是其所是，乍見而是其所是，則說之者不詳，吾又恐約之未可反矣。愚是以因其輯而更為詳

說之，櫽其所真是，而討論其所未是，雖于亦自抒所得也。然而研悅會有深然者，是非亦可共見矣。且期於經學有裨焉，則非一人之私語也。

讀困知記三卷 雙池遺書本

清汪紱撰。紱字燦人，婺源人。有理學逢源十二卷已著錄。按是書乃辨正路中岐路之作。人能深味而體驗之，鳶魚行生之妙，將有悠然意會者。彼虛無異說可灼然而知其誤矣。吳引孫跋云：王陽明初習道家言，故其於儒術入手處不免偏駁。羅整庵闢之甚力。整庵之迂整庵之正也。雙池先生湛深經學，究極精微。因取困知記抉摘而詳辨之，更發整庵所未發。於是天人消息，燦然益明。其於儒術實有裨益也。同人既共商榷，為之校刊。爰識數語以誌欽仰。俾知學問之道，非饜而飫之、優而柔之，不能得其精蘊。即先生所謂欲求簡當工夫，此最是懶惰不肯耐煩人。不長進底心事。名曰欲學聖賢，而欲別求一簡當工夫，未有不陷於異端者也。可不慎哉。

嚴助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嚴助撰。助本莊姓，漢避明帝諱改稱嚴。漢書本傳云：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又曰：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後坐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棄市。黃東發譏其従以拚閩取寵，亦以拚閩誅。然則助之為人，亦主父偃之流。而漢志列其書四篇於儒家，或其以賢良對策時文章具有儒術然。今不可見矣。本傳猶載其二篇諭田蚡不救東甌，實啟征伐之機。諭意淮南似代上矜功而飾過。武帝以其守會稽不聞問，報書責之。末云：具以春秋對，勿以蘇秦從橫。蓋有以窺其所學也。

仲長子昌言二卷 清光緒年間刊本

漢仲長統撰。統見魏志劉劭附傳。劭同郡東海繆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裴松之注曰：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于文辭。後參魏太祖軍事，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按隋志載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新舊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存十五篇，分為二卷；郡齋讀書志、

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疑即十五篇本。今所見刻本，僅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誡三篇；歸有光諸子彙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清嚴可均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前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復取各書所見補正脫譌，定為二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攷，依各書先後附于卷末。本傳著論三十四篇，十

餘萬言，今此輯本僅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刪節，斷續倫離，治所不免。然其闡陳善道，指柯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楊，非過譽也。神仙家言，儒者所弗道，而昌言有其一篇，故是雜家。續漢祭祀志下注補有答鄧義社主難一篇，劉昭不云昌言，嚴氏亦附于末，並存之也。

御製訓飭士子文宣講四卷 禮山園全集本

清李來章撰。來章有南陽書院學規，已著錄。按是書卷首有御製訓飭士子文行義序，卷一為位圖，卷二行義，卷三儀注，卷四條約。全編大義云，切惟古人教士之法，雖具於周禮暨大戴、小戴二氏之所採輯，顧其篇章多屬散見，學者苦於徧觀博覽之難。又世風日變，巧偽滋多，邪僻之行，亦有出於古人之範圍而為科條禁令之所不及防者。綱目疏闊，提撕未至，士風不醇。所至今篇中首列立品，次及窮經，末復及於文事、體用。求其秉彝華實，期於并茂。萃六經之精蘊約為數語，可謂無不備矣。

聖諭宣講條約一卷 禮山園全集本

清李來章撰。來章有南陽學院學規，已著錄。按是書總目凡分八條，一位圖，二信誓，三告示，四記善簿式，五記惡簿式，七和處簿式，八簿式跋言。卷首來章序云，竊以王道不過教養，而欲求教養兼舉，家給風移，至於有成，則莫善於鄉約。廣郡大邑，櫛比鱗次，人民之眾者無論已，即以千家之聚言之，庶類龐雜，村落星散，勢即遼闊，傳告為難。欲令家喻户曉，一一咸如令長之意，亦何可得。此鄉約之設，所斷不容一日或闕者也。自成周立制，地官大小司徒，其屬有鄉老、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其訓督之法，月吉始和，懸象以施教法，挾日而斂，又以眾庶之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勸善戢奸，亦既詳且密矣。降及後世，慕其聲教，紹述前規，遞有增益，頗不乏

人宜乎世風民俗嬈美前王顧乃陵夷頹廢江河東下日復一日遠遜不如者則以上之所以倡之者未極諄切而下之所以應之者不本於至誠也今皇上殫竭睿慮撰為聖諭十六條廣大精微補周禮之未備於教養之書彬彬乎可謂集大成矣

聖諭宣講儀注一卷 禮山園全集本

清李來章撰來章有南陽書院學規已著錄按是書卷端題廣東廣州府連州連山縣知縣臣李來章恭譔其自序云溯自堯舜在上時雍風動文武御世漸仁摩義本道德以一民心獨稱盛烏降自漢唐代有明君勵精圖治光載史冊然其治事行政未必能推本聖道垂訓立言未必能媲美帝謨獨我皇上繼世

祖章皇帝開創之業玉帛萬方聲教暨敷唐哉皇哉遠邁前古乃復以民志未孚民行未興為念因以聖諭十六條頒布中外諄諄告戒咸使遵行九重宵旰望道未見直欲舉海內蒼生盡納于軌物之中使動而無過行而有常囹圄空虛刑措不用聖心方為稍慰是此十六條實與堯典虞書殷盤康誥並垂萬古豈特一世之民懷樂利而歌昇平也哉

羣書雜義一卷 清道光戊戌刊本

清沈豫撰。豫字小數，號補堂，道光時諸生。善四六文，治春秋左氏傳，獨取服虔注，蒐輯服注成書，卒年七十一。按是書為豫之讀書筆記，篇中讀韓詩一條，用韓詩校毛詩，論孟讀呂氏春秋二十餘條，國策三十條，左氏記孔子卒公穀記孔子生說一條，春秋繼尚書而作一條。此二則甚為有識，乃是書之精粹。又攷

逸易逸書逸詩逸禮凡數十條，卷末讀史漢數條，皆短篇攷證，無過人之識，見未足取也。今觀豫之學問，詞章最善，若夫訂證經史，非其所長耳。

弟子職箋釋一卷 清光緒三年刊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歙縣人。少孤，為母夫人守節教養而成。是以刻意勵行，確苦自持，而於取與尤嚴。蓋古之狷者也。亮吉於經史注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著述甚富。按古之教弟子者，纖悉無不至也。在小戴禮者曰內則，教弟子所以事師長，二者缺一不可。三代以前，國家風俗之厚，士大夫家法

法之修，無不由此。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之言內則弟子職之綱也。蓋弟子者成人之基也。成人者一鄉一國所取法也。正弟子方可以正成人矣，成人正方可以正一鄉一國，及天下矣。語有之：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聖人又豈好為此委曲煩重以苦弟子哉。今按弟子職亦非管子所為，乃

古塾師相傳以教弟子、管子作內政時、取以訓士後人、遂入之於管子耳、總之弟子職之在管子、與內則之在小戴禮等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之舊附弟子職於孝經、最得聖人之旨、自隋書經籍志以下皆雜入管子中、不更分出、則說徵歐陽修等讀書之無識也、亮吉病唐尹章注之簡陋、劉績補注亦未該洽、因仿漢儒注經之法、一一箋釋、俾是書得專行、後學可用之以教弟子也、

三近齋語錄一卷 耐古準今本

清謝玠撰、玠字寶齋、武進人、父湛思好施樂善、歲旱出數千金以賑、玠性孝友、耽理學、終身誦易、著有易學贅言、李中者太史謂剖象辭之蘊、悉卦畫之理、精深宏暢、較各家說論為優、以毛給諫憲嘗講學道南書院、年八十一卒、按是書乃玠輯其明鄉賢毛古菴憲論學語而成、玠自序云、明初之留意理學者、宋文憲、方正學、王文成、薛文清、吳康齋、胡敬齋、陳白沙、成化間閩有布衣陳剩夫、天台有陳士賢、謝方石、祁門有謝一陽、而晉陵道學一脈、寔始於鄒道鄉、而終之以謝子蘭、閩嘗覽毘陵人品記正學編知給諫毛古菴先生之學之正有自來也、先生私淑子蘭公者也、葉司諭古心曾與先生會薛方山徐用中諸紳為子蘭公修墓於橫山者三次、司諭有前後

謁墓記并諸紳士唱和詩。先大夫曉樹公曾記其事於崇祀錄中。家藏有古菴全集抄本，意其講學道南書院，必有語錄，乃竟無有。因於古菴先生全集內擇其有關身心學問之語，錄而存之，俾學先生之學者庶幾有所取則焉，其為嘉惠不亦多乎。

常惺錄一卷續錄一卷（酌古堂刊本）

清謝蘭生撰。蘭生字佩士，又字澧浦，廣東南海人。嘉慶壬戌進士，選庶吉士，自入詞館以親老不復出，歷主粵秀越華羊各書院。詩文之外，兼工六法，用筆雄俊，以書卷氣勝，與順德張墨池如芝、香山黃香石培芳同名於時。其古文沈實渾厚，具有典則，蓋通才也。按是書乃記程朱學入門之法，其大旨云：朱子所著童蒙須知五條，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次及雜細事宜。又有訓子帖數條，呂得勝小兒語四言六言雜言，呂新吾續小兒語四言六言雜言，皆出口成趣，易於傳誦，而於日用至理去此不遠，與朱子童蒙須知、訓子帖相發明也。蘭生幼時曾讀此書，故約舉其目，以備後學之觀覽焉。

御覽經史講義三十一卷目錄一卷 清乾隆十年刻本

清蔣溥等撰溥字質甫號恆軒江蘇常熟人雍正進士乾隆間官至東閣大學士兼管戶部事性寬厚警敏絕倫自通藉後精心奉職善寫生得其父廷錫遺法卒謚文恪按是書爲朝廷大臣講論羣經諸史於天子駕前溥等分條輯錄以備御覽爲卷首有進呈表一篇其共同纂修者溥以下凡十人而全編所錄

計文七百餘篇釐爲三十一卷每卷之中經序篇章史分年代性理亦就諸儒傳習先後略爲差次或一卷或數卷不等其論孟孝經文各一二篇不能成卷即附周禮卷末易書詩三經爲多詞意複沓輒加裁汰所存之篇仍依諸臣進講時官職第其前後此是書編定之大旨也

清白居士集校補四卷 聚學軒刻本

清蔡雲撰雲字鐵耕元和人錢大昕弟子按是書乃雲校補梁玉繩著述八種其自序云乾隆甲寅冬錢宮詹師將歸嘉定雲往拜送於案頭見京闈鄉墨師指南宮尹氏諸語曰是用吾友梁曜北漢表攷也梁君精研史漢史記有志疑漢書有人表攷壬子江南墨池有用舉益爲父子名舉爲弟弟者皆漢儒舊說

梁君詳辨之誰謂攷訂無裨舉業者雲謹識之不敢忘第未發坊無從借閱轉瞬十年汪中丞師以甲子闈墨甄別講院雲叨舉優行於紫陽案發復偕毛春門顧耕石江鐵君陸果泉諸人入謁師詢及中式卷有於首藝用八虞需忽适二史得摯扁是用梁諫庵漢表攷否同人莫對蓋師任浙藩時梁文贈是書也越三載陸果泉至武林歸出示梁文清

白士全集、雲轉從假閱附注管窺、即託陸君轉達、重承全集惠頒、披尋五稔、熟讀百回、人表攷九卷、靜思丹轉、細辨詔成、訂傳寫之參差、補氏名之闕佚、呂子校補二卷、雲方輯家中郎月令、而月令本呂覽也、版葉函谷一字、罕易千金、舟次武昌、再校精同百鍊、簪記七卷、拈花微笑、一日了然、帶艸紛披、十行俱下、後附日本碎語、雲新得年代擧要、亦日本書、而享和文化、有可補尊著、元號略者、要之鴻號無窮、而紀元有專有複、叢已校呈、至若鯉庭可立、而伯仲所見所聞、餘嵩續刻彙繙全部、莫贊一詞、至學海而已、極大觀、入寶山而自慙空手、竊附校字之列、續參聽見數條云爾、

下學梯航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有子問等書已著錄、按是書大旨為人修身之助、義備四子之精、甚為簡要、其自序云、道猶路也、止此一理、天地人神所共由、故曰道、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天理而已、全之則人、無之則物、存幾希者皆聖人、則聖人亦祇全乎所以為人焉爾、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困勉成功則一、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未嘗謂道必擇人而為、即德至聖人、亦生人之位事、礪溪釣叟、版築傭工、即終於匹夫、豈非聖賢、前人誤解大德受命、致人不敢為聖、其將安於下愚、而後可夫、聖人者人倫之至耳、人不能外五倫而生、安得不師聖人之敦倫、今聖人在上、百度維新、陶淑天下、無非欲其不愧為人、而憚於自修、甘於暴棄、則以言聖人者多失之太高、不知聖人與人

同但力行中庸之道也中庸之道至平至常亦至神至奇惟其神奇即在平常之中所以為中庸愚老矣及門多有問難者酬答維艱不得已命兒子松文椅文等書愚管見以告來者一家之私言垂老之愚見不堪為君子告也聊代留蕘原其心而恕其妄耳

家言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有槐軒約言等書已著錄

按是書乃沅因兒輩祖曾尋常亦以淺近語積久亦遂成編篇中凡分五類一曰立志二曰職業三曰正始四曰是非五曰養生皆家訓之體也其大旨云五倫之是非明矣而又能力行之則天下定矣至於保身一事立命之本故兼及焉若夫天下古今萬事萬物之理是非

雜出難以言窮要惟正心而身修義精而仁熟則以一貫萬無不瞭如此非空言所能曉故著是編以明其理也

恆言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有槐軒約言等書已著錄。按是書凡分十類：一曰人道，二曰心性，三曰天地，四曰鬼神，五曰治道，六曰學術，七曰文學，八曰技術，九曰時宜，十曰辨譌。其義云：人為三才之主，聖人祇是全人道，即可配天，故特以人道弁首。道該萬事，事悉由心而發，心性之理不明，倫理無由而正，故心性次人道。人為三才之責，天地者道之原也，不知天地，安知心性，故天地次心性。鬼神一理而已，理粹則與鬼神合其吉凶，非心性外事也，故鬼神次天地。心性倫常，天地鬼神，皆賴君上建極以宰之，故治道次鬼神。學術正而後治術隆，天人性命由此而貫，故學術次治道。文以載道，道非文不著，故文學次學術。技術亦道之餘也，第是非宜辨，故技術次文學。天下古今事勢萬端，以一理準萬事，經權常變，各得其中，非可言罄，故時宜次技術。理本人人所有，行之而當，亦人人所安，而不然者，異說亂之也，故以辨譌為末。此其全編之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尋常語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有槐軒約言等書已著錄。按是書乃鈔撮先賢格言而成，總目凡分為四：一曰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二曰豫誠堂家訓；三曰保身立命要言；四曰祈雨祈晴戒規。卷首沅自識云：四子六經至矣盡矣，而能讀能解者罕，勸善書勸世文不勝屈指矣，亦苦其繁雜，今檢得尋常勸戒語數則，覺淺近明白，無

論何人俱可領會，若能遵照力行，亦不患身之不修、德之不建、災患之不能免，爰刊送以公同人，名之曰尋常語，道本中庸，惟其尋常，所以人人可為，然而至常至奇，所以可通天地，幸勿迂而置之，忽而視之者也。

贅言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有槐軒約言等書已著錄。按沅既注四書五經，門人復輯為要語雜著恆言，其義盡矣，是書為其著述之贅義，輯錄成編，多宋人解經之語，其大旨云：聖人之言，非得已也，天理全在於人，而人弗體備，遂賊性而遠於天，聖人亦人耳，而獨能全天理，故為人倫之極，其德既配乎天，其心即如乎天，惟恐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之陷溺其性，而即其所得以示人，在上則為訓誥典謨，在下則為六經四子，君相師儒無二道，故無二說也，愚於四子五經詳晰註之，名曰恆解，以其理為人人所有之理，其事為人人所能之事，則言亦人人所知之言耳，而門人猶或若其文繁，時相質問，輯成斯編，為其家庭授受一家之私言也。

家訓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字止唐，號槐軒，雙流人。學宗程朱，道光初潛研理學，著述甚富，有五經四書恒解百餘卷。按是書乃仿千字文之體，成四字句，爲幼學啓蒙之讀本。然以理學爲主也。沅自識畧謂童子初識字，俗沿授以三字經，亦爲簡明，但惟學以求名，殊非聖人養正之道，因書此以訓兒曹，不敢告天下。此其成書之大旨也。

雜問一卷 槐軒全書本

清劉沅撰。沅有槐軒約言等書，均已著錄。按是書大旨曰：先儒有云，大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力行之道，四子五經言之已詳，故愚作恒解第就白文紬繹，誠得其要，則聖人之事，皆人人可能之事矣。孔子云述而不作，誠有無待於作者，方今聖聖相承，百度維昭，頒示諸書，咸臻美備，士子敬謹遵行，更無遺義，然則聖籍之外，均爲鱗爪，况復妄爲著作。是本鮮刻行，又多鄙闇，因兒輩幼沖門人或相問難，隨意應之，積久不覺成帙，因多爲兒輩問學之語，故顏曰雜問，以曉子孫也。

金山錢氏家訓書目十卷 清光緒四年刻本

清錢培蓀撰培蓀字子馨金山人錢氏世好善讀書藏書甲一邑尤喜校刊名人著述父兄子弟相為講習自乾嘉時已盛矣道光中錫之通守輯守山閣叢書及指海書凡數百種閒校勘異同附以札記攷訂家以為善咸豐之初鼎卿學博續輯藝海珠塵壬癸二集及西人重學夢華少尹又輯小萬卷樓叢書繼之夫刊布書籍以傳古人之精微而已之心力亦附以傳儀徵阮文達之論曰於人謂之有功於己謂之有福蓋有味乎其言之也咸豐之末浙寇東竄錢氏遺書盡失板片亦煨燼培蓀畏先人苦心一朝湮沒於是蒐其歷世所刻書目錄序跋及校勘記為一編凡得十卷張文虎任校讎序其緣起以俾讀錢氏所刻書者之參攷焉

星閣正論一卷 涇川叢書本

清趙青藜撰青藜字然乙乾隆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有直聲其糾劾搢彭維新奪情議尤侃侃沈德潛為諫垣五君子詠青藜與焉後告歸卒年八十餘其學以不欺為主受古文於方苞風格以之按是書乃青藜論學之作也其從孫紹祖跋云先伯祖主震山講席時潛山張先生諱必剛以書來論學釋格物為正位而議及格致傳既作書答之矣而先生復以書來責謂不當左袒宋儒取舊說酬應先伯祖以為先生所言亦是前明良知家餘習而不欲廢與之辨因置不答而作此正論八篇以暢其意蓋為學有不同不肯自詘其所見而苟以狥人如此不然則姚江之學盛於水西凡百數十年以至於今雖講壇寂寞而後生聞風有餘慕焉豈其尊我

前輩而故與友朋為難哉先伯祖嘗為查穀齋序闡道集又為徐薦所序白水集皆取其語之幾於道者而力為表章則不敢狗人而遺己事則不必揚己而抑人學問人己之間可以知所折衷矣

讀書十六觀補一卷 涇川叢書本

明吳愷撰愷字茂仁太倉人吳方伯公元垣之子以明經隱居不仕甲乙以後足跡不入城市惟以讀書力田課子孫為事其生卒年歲無攷按讀書十六觀者陳眉公之所纂也愷愛而補之其自識云余得讀書十六觀佔嗶之暇時復有覽輒有協於心故依前義謬益一二以貽同好而因知余之貧不忘道因而求學也若取大方之誚則何恤焉此愷成斯編之大旨也後之覽者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論學切要語二卷 武昌書局刻本

清王懋竑撰。懋竑字予中，寶應人。少從叔父樓村先生學，篤志經史，恥為標榜聲譽，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康熙戊戌成進士，年已五十一，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以薦被召引見，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二年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為喪葬費。先生素善病，居喪毀瘠，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乾隆六年卒，年七十四。有讀書記疑、白田草堂存藁等著。按先生性恬淡，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生平志願於斯足矣。歸里後杜門著書，以明李默所定朱子年譜多刪改原書，因取文集語類等書，條析而精研之，正其旨歸之同異，訂為年譜四卷，考異四卷。於是又選輯朱子論學切要之語，以成是編二卷，附於年譜攷異之後。

大旨在辨朱子為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篇中於晦菴先生生平進學次第，以為畢生用力之準的，而凡頓悟事功之說，不得以撓亂其心志。於以徧讀朱子之書而證之於古昔聖賢之訓，庶幾如晦菴服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無失聖學之軌轍者，誠天下學者不可少之書也。

尋樂堂家規一卷 竇氏叢書本

清竇克勤撰。克勤有事親庸言二十卷已著錄。按是書卷首有胡介祉、耿介、趙程萬、耿帝德、盧鑄諸人序。全編凡分祀先、子職、兄弟、夫道、婦道、婦變、教男、教女、勤業、儉用、遠別、睦族、友道、鄉儀十四門也。卷末趙曾跋曰：讀尋樂堂家規，綱舉目張，質有其文，渙如也。已具經綸大畧矣。即以祀先一條論，祀先則綱舉也，祠

堂、神位、祭田等，則目張也。祭獻拜揖存乎質，其為時或疎或數，為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或左而前，或右而前，或後而左，或後而右，粲然可觀，何其文也。即此一條，餘可類推。家家盡學此規，至治從可想見焉。以此達之天下，是即王道之成也。寧僅一家之規哉。以之規天下也，可以規之萬世也。可嘗怪佛老者流，人道不明，而乃妄論天之上、地之下，生理不盡，而乃謬言生之前、死之後，彼此互為稱說，以愚天下之人，而人為所愚者亦遂信為誠然，敬奉之而不疑。嗚呼，其亦不思之甚者矣。靜菴先生獨於吾儒之道，其在父子兄弟夫婦間者，一一行之於家，而明示以規，使人知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兄之所以友，弟之所以恭，夫婦之所以義且順，舉知仁聖義中和之德，悉形於冠昏喪祭之內，又即孝

友睦姻任卹之行，備載於內外遠邇之間，才大心細，非讀破萬卷，安能有此。不知者或以為平易，獨不曰道在日用乎。又或視為瑣細，獨不曰道不離飲食乎。此蓋以發育峻極之為大，而不知三千三百之非小也。蓋以大德敦化之為大，而不知小德川流之亦大也。不然，彼佛與老，豈不曠遠神奇也哉。先生輯家規謹慎詳密，大無不包，小無或遺，真周禮

遺文，固家家可通，人人所當讀之書也。

塾講規約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施璜撰。璜字虹玉，安徽休寧人。少應郡試，入紫陽書院聽講，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子業，發憤躬行，已而會講推璜，璜先一日齋宿，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誠，先後主講垂四十餘年，著有性理發明、誠齋問答、五子近思録發明等書。按是書大旨云：講者何？講學也。曷講乎爾？孔

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是知學之不可不講也。塾者何？講之地也。曷取乎塾？曰：講學者多塾師，故即其地而講之也。規者何？法也。約者何？期之也。曷期乎爾？期守其法也。言乎守其法也，曰講必有規，懼其久而渝焉，故必與之期之也。是規也，其將約之塾中之人歟？抑不僅塾中之人歟？曰：既曰塾講，蓋約乎塾中人也。塾之外，苟能奉斯約焉，斯亦講學

者之至樂然而不敢必也夫約之果能守吾規歟曰是未可知也未可知則曷為約之曰未可知是以約之也其人而為君子也者吾與之約之彼能守吾規焉吾即不與之約之彼亦未嘗不守吾規焉則斯講之幸也其人而非純乎君子也者吾與之約之彼懼人之議其後也而守吾規焉吾或不與之約之彼亦竟無所懼而遂佚吾規焉則是約之不

可已以也其人而非君子也者吾亦曷嘗日討其人而申訓之以吾塾之規吾與爾約之乎哉君子曰斯約者斯無媿乎塾講也矣

賓筠峰先生語錄一卷 賓氏叢書本

明賓如珠撰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世業儒學者稱為筠峯先生生而岐嶷穎悟過人天啟間補博士弟子員食餼即以聖賢之學自勵居身不敢一時忘孝與學者言亦必以孝為諄諄早失恃事繼母李氏溫凊定省一循古禮為學力守程朱之道屏異端甚嚴與學者講明考課惟四書五經性理諸書一時學

者翕然宗之按如珠生平有肩荷斯文之志力行孝弟仁讓於經書性理精研而極其義蘊居恆教人悉以程朱之訓為準著為是書皆要言不繁大有體會其功於名教不淺也卷首孟長安序云士人卒歲窮經寒暑呫嗶日以帖括為事及射策金門致身通顯非馳驅周道即鞅掌簿書將聖賢薪傳一脉鮮有過而問焉者及遯於橫目二足之徒得以

瓢笠優游靜中體驗者何耶自宋儒倡明理學關閩濂洛齊馳並騁有明二百七十有餘年名賢迭起然出於吾鄉中州者為多如曹月川尤西川呂沙隨許莊敏諸君子指不勝屈豈非皆尼山之宗旨正學之梯航哉

泌陽學規一卷 竇氏叢書本

清竇克勤撰克勤有尋樂堂學規等均已著錄按是書全編凡分八條曰告至聖先師孔子文曰修己以敬曰勸善規過曰立社曰講學曰會文曰會約曰教官總說其大旨云國家之所重在士士之所重在師蓋師者多士之模範而國家風教之本源也古之賢才多出於學校之所成就故記次大學之書詩稱行禮之事采芹泮水而知魯之所盛青衿城闕而知鄭之所以衰明師道之所係顧不重哉泌邑隸屬南宛為中州僻壤其間賢才輩出近代以來名臣碩儒嘉言懿行載在誌書班班可考此亦以知人才之不困地囿而振興鼓舞者之必有其人也克勤設立學規以致知力行之功為希聖希賢之事觀其言首曰立志蓋趨向定而效法有宗也次曰明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益彝紀叙而本務已端也靜存動察而學爲有體也制事接物而學爲有用也以至勸善規過井井有條講學會文循循有序如是而或慮士風之不至變士行之不克修者未之有也

尋樂堂學規一卷 竇氏叢書本

清竇克勤撰克勤有事親庸言二十卷已著錄是書乃克勤教弟子爲學入門之規則也卷首有王錞序云古今載籍之文藝也非道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道也即學也故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即此是學也學而時習之時習此孝弟也是故離乎日用常行非道也離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又不可以言學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雖然離乎五倫不可以言學離乎存誠又不可以言爲學也誠也者至真之心是也孝而出以至真之心爲是誠於孝者也弟而出以至真之心爲是誠於弟者也使其中少有私心爲則不謂之誠矣斯亦不謂之道矣故曰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者去私之盡者也惟一者天地之純者也陽明先生曰格物者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又曰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君親時就在事君親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隨他發見處即就上面學存此天理太極圖說曰形既生

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是故接人應物固動也獨居靜處而遊心萬里亦動也晝而形神所觸固動也宵而形諸夢寐亦動也聖人於此而有法焉惟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此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之旨也此動靜合一之學也世有專內遺外者爲亦有逐外遺內者爲善乎孫夏峯述鹿忠節公之言曰言心在事上見言已在

人上見此內外合一之學也而其要莫先於自見己過而改之雖然改過非難而知過爲難知過固難而察識一己之隱過爲尤難此豫章延平之所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也此劉質夫之以不遠復爲三字符也總之不離乎致良知三字是要訣爾至若鳶飛魚躍之機與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則窮神知化之事雖聖人亦不能強以示人需乎人

之自悟可耳此古今之正道亦古今之正學也外此而高談性命則禪學之虛空也下此而留心詞章則俗學之支離也又有不加察識不存體驗妄議先儒之是非以肆其好勝之心者則騰口說之學也三者之病均而騰口說者爲尤下矣賓子年始逾冠而究心聖人之道諄諄然以日用倫常爲實功與愚之意有合焉一日出學規十七則相示愚心

樂之而爲書此以求正焉斯固愚之所見也非愚之所謂自得也竇子其以愚言爲然乎否乎

事親庸言二十卷 竇氏叢書本

清竇克勤撰克勤字敏修河南柘城人父大任諸生爲學以不欺爲本喜成就後學克勤少讀大學章句序瞿然曰道在是矣自是益研究先儒書作槃水歌以自警鄉舉後至京師謁睢州湯斌日夕講業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七年卒年五十六有理學正宗等著按是書篇中多用羣經或錄全篇或摘一節經文之下乃採先儒傳注以發明之其子容莊紀畧云事之詭異者足以警世而駭俗道之庸近者每以爲耳目之所習聞習見也而易視之不知民之彝物之則人倫日用之恆千聖之心傳百王之道法於此係焉故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而充其量即可以成教化厚風俗以通神明而光四海故曰庸者天下之定理而孝弟爲爲

仁之本也先子倡道朱陽以身所踐履
昭示來學嘗曰人於綱常名教無虧欠
庶可於聖賢道路尋轍跡又曰倫常本
也事功末也本固而發之為經濟則為
真事功務末而遺棄倫常大本有缺雖
枝葉繁盛無取焉此言事親庸言一編
之大意也

毋欺集二卷 竇氏叢書本

清竇容端撰容端字正子河南柘城人
翰林院檢討克勤長子也幼服庭訓嗜
濂洛之學手錄太極圖說服膺不輟年
十三玩易家人卦悟為人大義作一詩
見志既而讀諸大儒書默識而身體之
隨父任泌陽學宮與遠近來學者互闡
發砥礪以是泌人觀感知向聖賢之學
端實興有力焉為學以程朱居敬窮理

之訓為準學者咸視以為則焉按是書
大旨云夫古訓謂為人臣者無以有己
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真忠孝律令顧曰
無己云者所包甚廣而以言於著書立
言家尤難蓋著書立言近名之事而忘
己者必先忘名故難之也要之學者而
忘己則必能心聖賢之心言聖賢之言
子孫而能忘己則必能心祖父之心言
祖父之心而其自為言也亦必能備體

用坊時弊其大可知矣

省身錄一卷 棣香齋叢書本

清郁法撰法字儀臣太倉人明諸生聞桴亭確庵諸人講程朱之學慨然慕之家有樓曰靜觀迎州學官文介石講論其中會者常數十人學期經世著有商史及思治錄二書以治本在學校人才風俗胥繫於是貽書桴亭欲準今酌古使學宮之講習即備朝廷六部之職業師門之授受即為鄉國五教之儀型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亭深契之按儀臣嘗與陸桴亭遊故其學近陽明論理確當是編有云聖賢說天說命說性說心說道說德不是泛然說箇虛空道理皆是就吾人日用常行的實事上說所謂實事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至於語嘿動作無巨無細孰有外此者乎原夫人之所自生即有此五常之理自其稟乎天而言謂之命自其具于己而言謂之性

自其統于內而言謂之命自其各有當然之則而言謂之道自其行之而實有得于身而言謂之德自其一無欺妄而言謂之誠曰慎德慎此而已曰盡性盡此而已曰存心存誠存此而已曰修道修此而已曰立命立此而已曰知天知此而已此其大旨也

洗心錄一卷 棣香齋叢書本

清邵嗣宗撰嗣宗字鴻威別號蔚田先世居休寧祖光龍始遷於太倉以潛德篤行稱嗣宗幼穎異在傅不勤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歲科兩試輒屈其儕輩時同里毛宣夔亦以文名州人稱能文者必首毛邵歲辛酉以選拔貢生舉本省鄉試壬申聖母皇太后萬壽特詔開科以秋八月會試海寧陳文勤公於闈中得其卷大賞異之手定第一及程墨出浮厚典重海內翕然奉為圭臬吾州自建治以來試禮部第一者明代則陸釴王錫爵吳偉業入清百餘年間惟嗣宗而已廷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咸安宮官學總裁以病乞假假滿擢翰林院侍讀修續文獻通攷用力尤勤乾隆三十二年卒年五十有八著有杖菴吟稿養餘齋吟稿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嗣宗生平靜研理學，其教子弟曰，君子持身無過廉儉二字，不儉則不廉，不廉則無恥，誠篤論也。又按是書大義云，大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也，天理而已矣，理無乎不在者也，能體備此理者惟人，大而倫常，小而日用，理之隨事而在也，大而作爲，小而動息，理之隨時而在也，是故出王者出入之暫，理即隨出王而寓焉，游衍者

舉動之微，理即隨游衍而寓焉，理之寓乎人身者，無形無象，而舉可形可象者言之，則謂之天，所謂即有象以明無象也，然則所謂天者，非蒼蒼之天，而性分中之天也，曰明曰旦，我心虛靈不昧之本體也，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理之動靜宵晝息瞬不可遺也，君子審乎此，所以出王游衍，時時省察，此心隨出王而存，則此理及爾出王矣，此心隨游衍而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則此理及爾游衍矣，心不離理，即心不違天，苟此心一刻間斷，則此理一刻滅息，棄天褻天，與蠢然之物類相去不遠矣。

朱子語類輯畧八卷（正誼堂刊本）

清張伯行撰。伯行字孝先，號敬菴，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學以程朱爲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日從事於朱子，居敬窮理，反躬之學，緜密無間。雍正三年卒，年七十有五。

按是書乃伯行取朱子語類分門輯録，其大旨云：夫窮鄉僻壤，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苟能於此而究心焉，則亦何

異於登仁智之堂，考紫陽之鐘而日聞謦欬也乎。顧所慮者章句之徒，泥於訓詁，無由知有弘通簡易之至理，矜才能者肆其夸誕，無與適乎仁義中正之經，涂則雖有前聖往哲與之覿面周旋，亦一交臂失之，而況於語言文字之間能沈潛玩味乎！語言文字且不可得，而況可望於無聲無臭之中而神明會通也乎。是以每歎士生今日，載籍甚盛，而讀書不及古人，議論甚多，而識不及古人，學問甚博，而根本不及古人。總之病在浮華，鮮實耳。今試與讀朱子語類之書，理無微而不析，道無往而不貫，學無弊而不究，聞奏如耳提而命，循循善誘，各極其量，然後知聖學之規模，至大至正，孔孟之指趣，有本有原，所謂見知知此而已，所謂聞知聞此而已，是何也？夫道一而已矣。

九諦解疏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煒撰、煒字不菴、歙縣人、著有鴻逸堂集、今按是書之作也、以為王文成天泉問答、無善無惡一語、謂無善念惡念耳、豈直謂性無善無惡哉、周海門南都講會拈此為入道之徑、復作九解以解許敬庵之難、蓋皆以私智臆測、要非復立言本旨矣、不菴茲為疏、引繩切墨、俾文成宗旨、軒豁呈露、詢王氏之諍友功臣也、海門名汝登、嵊縣人、敬庵名孚遠、德清人、皆理學之士也、

諸史孝友傳八卷 桐閣全書本

清蒙天庥、石全潤同撰、天庥字蔭堂、全潤字雨峯、皆朝邑人、按孝友之行、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性無不各具、其事無不當盡也、雖然、孝之事大矣、古今稱大孝者、惟舜一人、似乎舜以外俱不得為孝、不知孝以舜為極、未能如舜者、未始不可為孝也、華嶽山也、一卷石不得謂之非山、河海水也、一勺水不得謂之非水、總之、隨分自盡、愚夫婦一念之誠、苟能不背乎天良、皆孝也、知孝則友不待言矣、循史傳自遷史始、孝友則史漢所不載、自晉書始其有題為孝義專言義行、且專言節烈事者、固無不統於孝也、與循吏傳題為良吏、良政者一也、夫國家以彰癉別淑慝、將以端風化正人心也、傳言廬墓刲股事甚多、雖皆過中、其志猶可嘉也、至有剖腹取肝、抉目補睛、

幾於戕生以明其志者，其於子輿氏嗇
臂心痛，庚黔婁母病心驚，一體相關之
義，則不可解，而以哀毀滅性者，及覺無
疵之可議也。他如以義行著者，鄭世道
之為盜立橋，王延元之歸糗不取，余于
深之挽衣不顧，何以訓後，而晉宋隋唐
之間，更有拜誦觀音經，刺血寫浮屠書，
以及夢徵慧眼水，諸凡緣飾鬼神感應

冥漠之事者，雖皆為親起見，理或應有，
則又不克啟後也，佞神事佛之弊，而為
人心風化之蠹矣。

通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勞史撰。史字麟書，浙江餘姚人，世為
農。麟書少就傅讀書，長而躬耕以養父
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
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纖悉
必依於禮，購朱子近思錄讀數番，立起
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恆自
刻責，以為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
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

窮無所歸，可不慎哉。年五十九卒。按是
書乃史麟書讀書論道之作，其談性理
言人事，一本朱子之說，不敢他家，可謂
純矣。楊復吉跋云，先生之雜文于天人
理數陰陽變化推闡入微，而通言則稍
稍旁及持身涉世之道，有大醇而無小
疵，致為精晰。先生講學姚江，而其持論
深不滿于象山一派，蓋有成竹在胸，不
為各家所惑也。

鍾山書院規約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楊繩武撰。繩武有鍾山書院講學錄已著錄。按是書規條凡分十有一則，一曰先勵志，二曰務立品，三曰慎交游，四曰勤學業，五曰窮經學，六曰通史學，七曰論古文源流，八曰論詩賦派別，九曰論制義得失，十曰戒抄襲倩代，十一曰戒矜誇忌毀。卷末有晏斯盛跋云：是編秉道迪德，本本原原，闡先聖之堂奧，翼後學以追趨。凡有志之士，當無不踴躍奮興，日漸月摩，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昔陸子靜會講義利之辨，以為喻由所習，所習由所志，而反覆於科舉之學，令反觀而端其趨。當日聞者無不竦息動心，至於泣下，朱子亦謂其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跋而識之，至朱子學規，則自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以至於處事接物之方，皆聖賢學問之綱領，後學由賢入聖之階梯，彼此非有異同也。先生條列勵志立品，以端其趨；慎交以樂其羣；勤學通經通史，以敬其業；論詩賦古文制義之源流，以修其藝；戒抄襲矜忌毀，以警其情。本末兼該，鉅細備舉，井井班班，已合前賢書院之所以教者，而觀其備，又復由今入古，而易於從斯誠至教之典，則聖朝作人之隆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樸園邇語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熊賜履撰。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順治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弘文院侍讀，歷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四十八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賜謚文端。按是書乃賜履初次罷相家金陵時所作。其書鞭辟近裏，為學者着己工夫。朱子嘗謂淺近之言皆有至理，蓋理縣於天壤，根于人心，日用飲食當前即是，能由是編而身體力行之，不難浸尋爲深造而遠到，豈必探賾索隱，鶩廣逐邈爲哉。其自序云：余小築在清涼四望之側，所謂樸園是也。間與二三友人游息其間，或時有商訂，隨為錄記，名之曰邇語。邇者淺也，又近也。晦翁謂淺近之言皆有至理寓焉，若余之爲說，大抵不過淺近而已，其切理與否，非所敢知也，而友人則顧余曰：聖賢之訓有一非現前日用者乎。語則邇矣，道固于是乎在也，世之君子倘不鄙而棄之，稍加採擇，亦庶幾造深致遠之一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奉常家訓一卷 棣香齋叢書本

清王時敏撰。時敏字遜之，太原人，相國文肅公錫爵孫，翰林衡子也。資性穎異，淹雅博物，工詩文，善書，尤長八分，而於畫有特慧。家本富於收藏，及遇名蹟，不惜多金購之。嘗擇古蹟之法備氣至者二十四幅，為縮本，裝成巨冊，載在行笥，出入與俱，以時模楷，故凡布置設施，鈎勒所拂水暈墨彰，悉有根柢。以蔭官至奉常。然淡於仕進，優游筆墨，嘯詠煙霞，為清畫苑領袖。平生愛才若渴，故四方工畫者接踵於門，得其指授，無不知名於時。海虞王翬其首也。卒年八十有九。按是書所記，皆日用常行，非迂遠難行之事。然多從克己退步，討得些小受用，且每見大家規範，多壞於僕輩，故反覆痛切言之，每事中儆，為主人者但堅持主宰，勿有偏聽，兼能以至誠感化，使上下同心，則不但元氣長存，福祐綿遠，而將來遠大之業，亦于此基之矣。乃斯編之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格言僅錄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王仕雲撰、仕雲字望如、歙縣人、按是書乃擇錄先賢之語可以為後人言行之法則者、編輯而成、仕雲分條加以詳語、其所取者為呂東萊陳寔錢緒山許魯齋何古林范仲淹蔡虛齋陳達卿顧文端邵康節薛敬軒高世則蔣虎臣范少伯林有麟諸人、或舉其行事、或採其善言、體例稍似朱子之名臣言行錄、而

又簡略易讀也

立學先基條說一卷 棣香齋叢書本

清周翥華撰、翥華字寄霄、其事蹟未詳、按是書凡分六篇、一曰敦修倫理、二曰審重交道、三曰收心省意、四曰謹言慎行、五曰養氣純熟、六曰用功嚴密、按翥華為學篤守程朱之論、是書大旨云、五倫者天下之達道、父子兄弟夫婦顏氏家訓所謂一家之親、三者而已、家庭天敘之道、無論貴賤賢愚、皆所共有、尤為

切近、而當盡或謂未膺祿仕者、於君臣之道無從講盡、不知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臣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立教首重明倫、士庶人能盡家庭之道、則遵朝訓、守國法、草野之精神、直與深宮相感繫、斯即盡君臣之道也、至於朋友之道、由外而合、似與天屬之親有間、而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欲求盡明友之道、斷

無引家庭乖薄之人而稱同志者也故言敦修倫理者當於父子兄弟夫婦正其根本三者有各致之道有相因之道吾黨既讀詩書列身士類自不至如無知之舉動全然不顧局面不恤人言惟是家庭之間存歿安疾貧富憂樂以及常變順逆所處或有不同若於此際道理見得不透守得不牢稍存偏私勉强踈忽裝點種種心迹便於至性至情上

有虧缺處人雖未必盡知在己能無内疚乎根本若錯即有他美亦無足論故真讀書之士必先於家庭之間各隨境遇曲盡其道庶幾不愧吾君不愧吾友推之而宗族親黨睦婣勸感皆於是基矣此道既明乃可於身心人己一切工夫以次講求無論達可為風俗教化之則即窮亦全性命彝常之樂此為學者第一層立腳處也

顏習齋先生闢異錄二卷 顏習齋遺書本

清鍾錂撰錂字全若博野人諸生從顏元受業學六藝正九容李塨稱其學行為顏先生門下第一人也按是書為錂記其師習齋之言而重申大義凡為五篇一曰闢異總論二曰闢僧徒異三曰闢崇邪異四曰闢妄祀異五曰闢邪說異後附錂同門闢異語二條攷卷端錂自序云異端之教扇惑人心蠱世道為

害鉅矣其誰不宜闢之而誰則肯闢之能闢之乎我習齋先生崛起儒林躬任聖道深憂異端之害毅然以闢邪衛正為己任著有喚迷途一書行世每見異端諄諄啟牖告以倫常引之日用則雖不必人盡返正世盡去邪而言距之功自非淺鮮錂也不才未能似續先生之行而同好棄惡未之敢忘竊於先生闢異之語得之聞見者於喚迷途外彙為

斯帙頗與同志者共期無負聖人之徒焉

顏習齋先生言行錄二卷 顏習齋遺書本

清鍾錂撰錂既纂習齋先生闢異錄因又記先生生平之嘉言卓行編輯成帙全書凡分二十篇卷首有習齋先生敘略卷末錂自識云先生勉於唐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衛正改過修慝務以日新時惕為功懍乎上帝降監期於勿負蒼生乃抱負未展鬱鬱以老牖下惜哉惟

是天吝先生以倫常使幼無父母長無君臣無昆弟無子息了然一身孤苦莫似而猶不能限其學德時進日益一言一行皆可作世模範謹於日譜略摭梗概以傳於後云

去代論一卷 玉函山房叢書本

晉袁宏撰宏有後漢紀三十卷前編已著錄是書為清馬國翰輯本攷隋書經籍志儒家王子正論十卷下云梁有去代論集三卷王粲撰亡唐志復載王粲去代論集三卷今佚攷藝文類聚引去代論一篇題晉袁宏書名同而撰人異按隋唐志均無宏撰去代論之目以題稱去代論集繹之當是王粲著論後賢多有擬議一併附入猶王子雍作聖證論而有馬昭孔晁張融等說隋志止題王肅撰亦其例也然無明據姑依所引題宏名取以補仲宣之遺書焉

周生烈子一卷 二酉堂刊本

魏周生烈撰清張澍輯按魏志周生烈敦煌人魏初徵士裴松之注云姓周生名烈陸德明經典釋文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其說本之七錄論語序疏作文逸然敦煌實錄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因為姓是又非復姓也著周生烈子一名周生子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遺使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十四卷內有周生子十三卷即是書也隋志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唐志儒家周生烈子五卷蓋已非茂虔所獻之原卷矣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蔽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云其書皆讜言正論雖騰羽戢柯亦不可棄故

澍鈔輯成編，以資參攷耳。

論學二卷（畿輔叢書本）

清李塨撰。塨字剛主，蠡人。幼承家學，敦行孝悌，主忠信，言動造次，必依於禮。長而學數於劉見田，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學書於彭通、王餘佑，又從餘佑問兵法，從張而素學琴，後如浙從毛奇齡學樂，定律呂，要其歸主於顏元之學。按是書議論多與程朱異，程朱之說沿數百千年，已深入人心，牢固而不可拔。陸

王稍與不合，動輒訾為異端。顏元乃以鄉曲老生，崛起而與之抗，藉程朱以譁衆取寵為名高，而實在富貴利達者，所至皆是。夫又孰肯降以相從者。然其為學，必徵諸實用，不為空談，故當時學士大夫亦復無以難之。吾國學問之道，博矣。三代以前，教人之法，內而治己，外而治人，下至百工技藝之末，無一不自學出。下與上以學問相交，作君作師，政與

教合故其治蒸蒸日上至聖孔子以聖人之德不得所藉手見諸行事然將聖多能及門某也足氏某也禮樂其分科與帝王之分官初無異也孟子亦謂幼而學壯而欲行之言不見諸行事則所學終歸於無用此其論學之大旨也

王氏新書一卷 玉函山房叢書本

魏王基撰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事蹟詳魏志本傳按是書久佚此乃清馬國翰輯本攷隋書經籍志儒家杜氏四體論四卷下注云梁有王氏新書五卷王基撰又云亡唐書藝文志不著錄散佚已久考魏志基本傳載其諫明帝答司馬景王以及料敵策戰之言凡七節又裴松之注引司馬彪戰略載有論胡烈表降一節雖多談兵事而具有儒術知皆從本書採取也國翰并據補錄篇序體格無由盡循其舊而史稱學行堅白可於此想見之矣

傳習錄三卷 明隆慶年間刻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進士。姚江學派之宗，學者稱為陽明先生。著述頗富，前編多已著錄。今按是書為先生之語錄也。理學自程朱以下之大儒，學說多見於語錄。夫陽明之學，源於孟子即致良知，亦大全吳李子之說，非剏論也。天泉橋四語，惟為善去惡是格物，與朱子解異，若無善無惡者心之

體，此即正心章傳文之旨。後儒高忠獻、顧端文、陳幾亭諸公，皆力辨其非，惟鄒忠介深信之。余嘗平心參勘，知此言與朱子所云虛靈不昧者，無以異也。人心惟虛，故靈，虛則安容着一物。塵土固能眯目，即金玉屑亦豈不為目之障耶？虞書頌堯德而曰光被四表，德之光，正心之光也。日月之有曜，金石之能鳴，皆以中虛。心若有一物為先，何從發？昔儒嘗以雞子喻天體矣。今試取雞子驗之，中有白有紅，為受形之胚胎，其頂必有空虛少許，此空虛者乃旋神孕氣之處，形之所從變化也。心之空洞無物，所以能樞機萬物，亦猶是也。善與惡皆起滅於心，而非心之所繫也。或曰：若如子言，則仁義禮智非心之所生者耶？余曰：仁義禮智固根心生，而心之空洞無物自若也。朱子嘗言心如穀種矣，穀之為種則

心也，種之地而成禾，則仁義禮智之性也。禾之中有稂焉，粟之中有秕焉，嘉穀不能免也。然使未蒔地之時，而遽取而目之曰此為嘉穀，此為稂與秕也，雖農師亦所不能，則安得以善與惡為心之所有也。惟無善無惡，而善惡俱根柢是，君子是以有戒慎恐懼之功，為涵之使不入於偏，肖之使不流於波，此之謂正其心。主於靜以養其中和，操之動以觀

其出入，此之謂存其心，若龍谿以無善無惡為性，則直祖告子之說，與天泉宗旨微有別矣，高忠憲之駁陽明，又以至善無惡者為心，夫至善無惡可以言性，而不可以言心，若驗之人事，性亦安得皆善，孟子之說，亦舉其大凡耳，后夔之子，實為封豕，叔向之子，生而豺聲，後世若齊文宣周天元之流，一日不屠膾人，則慘然不樂也，謂非得之性生者耶。

白鹿書院教規一卷 學海類編本

宋朱熹撰，熹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書院始築於淳熙六年冬十月，次年三月告成，考曹立之公墓表云，書院賜額得旨事，當在壬寅，乃辛丑延和奏劄之後，年譜未明，而此學規亦不全載，又攷寶祐戊午饒魯跋白鹿洞教條云，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為，文公嘗有取

焉者也，今合二者而並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一則定為群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于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列於此云，此文公撰學規之大旨也。

石林家訓一卷 清宣統三年葉氏觀古堂刊本

宋葉夢得撰。夢得字少蘊，有春秋傳、避暑錄話等，前編均已著錄。按是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與石林過庭錄並載。其他官私書目則未經見，且世無宋本，但憑譜牒傳鈔，不免脫文訛字。其裔孫德輝藏有舊鈔本，得之先世楹書。又有元陶南村說郛本，名為一卷，實止後四條之三，疑陶所見別為四條而刪其一。傳者附錄於此本後，故標題云又家訓後四條也。然說郛本於後第一條題云曰必讀書，於第二條題云孝友，於第三條題云慎言，而無末一條。士大夫作小說云云，以三條校各本，彼此互有異同，其不敢據以擅改者，則以說郛亦屢經重刻，竄改不足以取信，故德輝重刊是本，於其字句小有差異，概不校錄，以存原書真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傅子二卷訂譌一卷 觀古堂刊本

晉傅玄撰。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男，進封子，事蹟詳晉書本傳。按前編著錄傅子一卷，殘編斷簡，凡二十餘篇也，是書為葉德輝所輯拾遺補闕，今本可稱完備，然較原書尚不逮十之二三也。攷隋書經籍志著錄傅子一百二十卷，馬總意林所載篇數與隋志同，是唐人所見尚是完本，至宋崇文總目所載僅五卷，凡二十三篇，是時已亡其一百十七篇。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并無其目，尤延之遂初堂書目雖入載而卷帙不詳，則其書蓋缺于北宋而徽于南宋矣。明永樂大典書目已韻下載有傅子，無卷數，今世武英殿一卷本即從此出，而羣書治要所載傅子，攷其篇次雖分二十七段，以文義相連綴，實祇二十三

篇知宋以來所存二十三篇并不能溢出治要以外也以大典本校治要治要少宮人及鏡總敘二篇初疑明人所見之書不應多于唐宋及讀初學記鏡部總敘引韓子文乃知大典誤以韓子為傅子并誤以總敘為篇名又宋本意林引官人篇語知大典即從此鈔撮而出其附錄六條或見于三國志注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大抵由於鬻販非所見本多於唐宋也德輝據治要文次以大典篇名輯成二十二篇又無篇名者二篇益以水經注之宮室藝文類聚之釋法共得二十六篇又從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劉昭續漢書注沈約宋書孔穎達書正義杜佑通典劉知幾史通馬總意林趙蕤長短經李善文選注釋道世法苑珠林虞世南原本北堂書鈔歐陽詢藝文類聚徐

堅初學記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王應麟困學紀聞諸書輯錄二百餘條略省重複編為三卷其有疑義別為考證附於後今世所行武英殿本意林傅子與楊泉物理論互溷今據宋本逐條入載其有與各書錯見者先後刪併存于注中以免煩亂太平御覽所存傅子往往多出于治要蓋猶脩文殿之舊至吳事類孔六帖困學紀聞皆輾轉從他書傳引不足據也

楊忠愍公遺筆一卷 學海類編本

明楊繼盛撰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六年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習律呂之學後草奏劾嚴嵩為嵩所害棄市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後嵩事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按是書為忠愍公赴義前一夕遺筆也明

清之季未見傳本道光初婁江顧鈃進燕臺遇公五世孫遠條錄得一本兆氏剞劂行世可謂幸矣竊惟今世童豎婦女罔不知椒山楊公為忠臣為正人苟得其片言隻字宜無不可以敦薄廉頑聳夫為之立起況斯編之亹亹數千言皆彝倫日用之所必須斯人何幸得與聞此提訓後之學者豈可不一讀公之遺言乎

三魚堂日記二卷 指海本

清陸隴其撰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十二月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煩簡更調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縣政務甚煩賦多逋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煩簡之縣必勵其素守惠愛百姓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

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案遂罷歸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三十一年卒於家年六十有三著述頗富按是日記凡二刻本此本上卷始於丁巳迄戊午下卷始庚申迄壬申又有顧廣譽重編者與是不同顧本丁巳戊午兩年較此本稍多而記日隸事各有出入庚申以上略同然以意增竄字句處頗多如戊午九月初六一條引覩

叔子與諸子世傑書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原集如是謂長於議論也古文責簡勁故句法參錯乃於長下加短字以足句致文不成義此類不少推首多丙午丁未己酉庚戌壬子乙卯六年爲此本所無顧事涉瑣碎無關學問未始非公所删汰者今按先生三魚堂賸言已撮其精義然讀此編尤可見先生於讀書處事一名一物無不研究彼空談心性鹵莽滅裂自附於道學之徒者其亦將知所從事歟

聖經學規纂二卷 畿輔叢書本

清李塨撰塨有論學二卷已著錄按是書乃論爲學讀經之規矩也其自序云大學辨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古大學成規俱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日在明親止善今自宋儒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閒戶誦矣五尺學童即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蔑恬括家鮮知大學中所謂三物名色者至錚錚道學有聲聞以禮樂亦多茫焉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耶其日講明親者何物耶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摘聖經言學者會爲一編識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則有格物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耶則固曰步孔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之後塵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世殊，不可行於今日耶。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厲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虞溥撰。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官鄱陽內史。其事蹟具晉書本傳。按是書原本久佚，此為清馬國翰據太平御覽等書輯錄成編，攷溥傳稱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戴其移告縣屬，及作誥以獎訓諸生二篇，隋唐志不著目，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一千六百九十件內有虞溥厲學與蔡邕勸學相次，御覽六百十三引厲學，六百七引厲學篇，皆獎訓諸生誥中語，則書以厲學標目矣。史志不載者，或附刊文集中乎。今就本傳錄出，題依御覽，入儒家類。訓辭爾雅，發人意志，而學之染人，甚於丹青，尤名言可繹也。

孝友堂家規一卷 畿輔叢書本

清孫奇逢撰奇逢字啓泰又字鍾元保定容城人事蹟詳清史稿儒林傳著述甚富有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等前編均已著錄按是書爲先生教子弟之言其要指凡十八則先生自識云此十八則無非先人所常言者余參以己意而次第之蓋教家立範品行爲先故首存士節養恥心孝友爲政立祠舉祀其先務也謝疊山曰兄弟不和家庭間盡是戾氣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然兄弟不和多間隙於妻子易家人利女貞夫子以好合先既翕而得父母之順亦可知矣婚姻之事家之盛衰攸關論財不論德宜君子不入其鄉也家有長幼孰是可以詐僞相接朋友信之己不信而能得人之信其誰與我子孫不肖祖父之教不先古人易子而教自童蒙即爲擇師愛而不勞翕憤之愛也與賢豪相對最不可有媚悅之色與妄人相值亦當存自反之心釁隙之間風波之招非多事則橫議守分謹言庶乎免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不學無術耳闇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居家之道八口饑寒治生亦學者所不廢故以勤儉終焉凡此皆吾人分內事人人可行人人不肯行余爲此規不敢望之天下不敢望之一國竊欲望之一家因取先聖先賢所以教戒子弟者偶錄六則於左以爲家規榜樣其亦可參觀而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孝友堂家訓一卷 載輯叢書本

清孫奇逢撰。奇逢字啟泰，又字鍾元，保定容城人。少聰慧，有口辯，十七舉鄉試。篤學尚志，與定興鹿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生平著述甚富。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二。按是書乃先生教誨子孫之言。其大義云：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識開而習染其權，性失初矣。古人重蒙養，正以慎所習，使不漓其性耳。今日孺子轉盼便皆長成，此日蒙養不端，待習慣成性，始思補救，晚矣。家運盛衰亦何常之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固結，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氣數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人人淩競，各懷所私，其家之敗也可立而待，亦不必卜之氣數也。端蒙養是家庭第一關係事，為諸孺子父者各勉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訓蒙條例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陳芳生撰。芳生字漱六，仁和人。有捕蝗考一卷。詩大田秉畀炎火，毛鄭之說以炎火為盛陽，謂田祖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銷亡，並非實火。漢時尚未詳除蝗之制，故訓詁家為此說也。唐姚崇作相，遣使捕蝗，引詩為證，朱子集傳亦從其說。於是捕蝗之法稍見記述。芳生取史冊所陳事蹟議論，彙為一編，首備捕蝗事宜十條，次前代捕蝗法，而明末徐光啟奏疏最為詳覈，則全錄其文，附以陳龍正語及芳生自識二條。按是書大旨云：儒者不為農工商賈，惟出仕與訓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訓蒙乃分內事。果盡其道，則教育人材亦大有益於天下。已亦藉此代耕，誠兼善之本務也。余處館十餘年來，時時以未盡其道為愧。所以然者，亦誠有不得已焉。今

列爲條例，勉圖守此，期不悞人子弟，庶亦或可寡過矣。又云：此編於取富貴之道略備，子弟守此，作舉人進士有餘，即不果中，自是上等秀才，決亦不致貧賤，從吾遊者，相期勉爲之，若謂名師別有秘傳，不必如此迂腐時髦，自有捷徑，何必如此苦辛，則任諸英俊自爲之也。今按是編要指專爲干祿仕進之士導其途徑，此聖人所謂爲人之學，儒者所恥，後之訓蒙者，豈足以爲條例乎。

古人居家居鄉法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丁雄飛撰。雄飛字菡生，秣陵人，諸生。是書爲其論處鄉里之作也。按韓聖秋曰：風俗頹敗，但知有富貴，豈復顧禮義者，非一日矣。至不義之富貴，抑有甚焉方其揚揚乘軒，呵尊擁馭，自謂得意，不知有鬼笑于傍，況大人君子讀書知大義者乎。余鄉前輩溫恭毅公爲大司空，過里長之門必下車徐行，即集中丞源溥家居，但乘欵段，隨一奚奴，鄉里愈尊重之，不聞其褻體也。今讀菡生文，可謂砥礪之綱維，而有志爲賢士大夫者，願奉此作座右銘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恆產瑣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張英撰。英字敦復，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旋丁父憂回籍。十一年授編修。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十六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三十八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四十年以衰病乞休。四十七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二。有篤素堂文集等著。按是書乃英教子弟於讀

書之餘，當習農事。農為國家之本，民之恆產也。卷末沈懋惪跋云：聖人不答稼圃之請，以不必習其勞，非不知其事也。是以土愛心臧書先言之，而孟子恆產之語，為民籌未始非為士計。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為急。數苗良難播穫，亦不易中材之子席先世之遺業，食德服疇，當何如欣幸，何如珍重。則張文端公是編洵足為傳家之寶云。

醉筆堂三十六善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李日景撰。日景字方山，濟南人，諸生。按是書凡分五篇：一曰居官三十六善，二曰紳宦三十六善，三曰士行三十六善，四曰商賈三十六善，五曰農家三十六善，故名之曰三十六善也。夫善者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顯之為天明，謂之命；實之為化之順，謂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謂之理。命言乎天

地之中昭明以信也，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理言乎其詳至也。善言乎無淆雜也，性言乎本於天，徵為事能也。言乎其同謂之善，言乎其異謂之材，因材而善之謂之教。材以類殊，則性殊。人之材不侔也，而相肖以類，故性亦相近，得化育之正，以為形氣而秀發於神材也。善則其中正無邪也。此則古今為善之義矣。

諭僚屬文一卷 學海類編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嘉定元年遷博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是書乃德秀知潭州、泉州時諭州縣官僚之書札也。攷德秀傳云：嘉定六年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功勤四字勵僚屬云云。按史所載德秀事蹟，則其為文當在嘉定年間。而此文以外，尚有諭俗文一卷，今別為著錄，以資參攷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諭俗文一卷 學海類編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有諭僚屬文一卷，已經著錄。是書亦為德秀知漳州泉州諭州縣百姓之告示也，與諭僚屬文皆具為政之作。按書中漳州泉州諭俗文外，尚有再知泉州及知福州之諭俗文各一篇。考宋史本傳，紹定五年，德秀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

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此其再知泉州事也。史又云，建炎初，史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狥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督賦，革之。屬縣苦貴糴，使宜發常平賑之。此其知福州

之德政也。與是書之文皆可互為印證，則此編於記德秀政事外，又可資讀史者之參考云。

學海蠡測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沈謙撰。謙字去矜，又號去矜，仁和人。少機警，六歲能辨四聲，長益勵學，好為詩古文，形體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與人言，氣纔屬及發辨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隱於臨平東鄉，毛先舒曰：去矜之詩，上溯漢渚，下汎唐波，操律比韻，持見精妙也。楊復吉是書卷末跋云：沈去矜中翰學海蠡測中，皆辨證之文，致為精審，其春秋傳數條，尤屬拗獲，原本係隨筆劄記，凌躐脫誤，俱所不免，余因為校正詮次，頗覺改觀，舉質約砰，或不相河漢也。今按謙為何義門入室弟子，故是書多可補何氏讀書記之闕，而又有駁正顧氏日知錄者數條，尤為精審，全編雖數十條之多，而為考證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已畦瑣語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葉燮撰。燮字星期，浙江嘉興人。父紹袁，明天啟中進士。十四年選江蘇寶應縣，旋罷歸，徧遊四方，晚年乃定居吳縣之橫山，人因以橫山目之。與陸隴其、繼遊泰岱、嵩高、黃嶽、匡廬、羅浮、天台、雁蕩諸山，海內名勝畧徧，年七十有六，猶以會稽五洩近在數百里內，未遊為憾，復裹三月糧，窮其奧而歸，歸遂疾，越一年卒。燮言詩以杜甫、韓愈為宗，陳見俗障埽而空之，其論文與長洲汪琬不合，往復詆諆，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諍友，今誰復彈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所著有已畦集。今按燮為詩古文，鎔鑄古今，能自成一家言。是書大旨多為居官者而發，或直捷以規之，或婉轉以諷之，亦無一語不深切明著，而于吳下氣習，復言之洞悉，如此人人當書一通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置座右時時誦之也

文房約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江之蘭撰。之蘭字含微，歙縣人，著有醫筏。按是書全編凡二十三條：一曰談市井，二曰競綺麗，三曰狼籍文史，四曰雅器位置，五曰碁畢不斂子入奩，六曰對花不煮茗，七曰鼓琴不焚香，八曰不滌硯，九曰飲佳茗不盡及潄，十曰飲酒至吐，十一曰不顧而唾，十二曰唱弋腔，十三曰下象棋，十四曰黏物不拭案，十

五曰用字紙包裹除穢，十六曰吹烟噴人面紙煤四擲，十七曰掛工畫，十八曰捫爐，十九曰畫掉，二十曰鼽鼻書聲，二十一曰文士習氣，二十二曰足恭，二十三曰葸。此其所言之約也。卷首序書中大旨云：約者檢束也，有誡之之義焉。用誡蓋窗明几淨，筆墨精良，中有幽人探賾索隱，含英咀華，或師友數學，或獨寐寤歌，頤生則閉息反觀，遣懷則解衣旁

磚安可有不韻之賓敗意之事耶因作
文房約以為訓誡者也

彷園清語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張蓋撰蓋字晉濤新安人其事蹟未詳按是書乃蓋雜記瑣事以成一編其書中論世事有云天下拂意之事在名利場中或可容其籌畫若夫一飲一啄一舉一動儘有令人可憎而可笑者又不克行我性情之真率也安所用其籌畫乎試歷舉之以博噴飯一科頭跣足納涼而尊親忽至一敲詩正得佳思而

客人興言一酌酒喜遇良朋而俗子罵座一如已相訂聯吟而當事邀飲一月夜大張燈火而風雨驟至一梨園將演新劇而生旦忽病一古剎名山散步而緣簿隨到一旅邸訪得名妓而同伴促歸一作書正當得意而筆頭搖落一奇花開得數枝而蠢婢摘去凡此數者何足輕重哉而其拂意則一也故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信有之矣

教孝編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姚廷傑撰。廷傑字升聞，錢塘人。按是書為論孝道而作也。全編凡分十二篇：一曰全天性以樂其生，二曰和兄弟以慰其心，三曰訓妻子以解其憂，四曰慎交遊以免其慮，五曰動婉容以得其歡，六曰善奉養以安其身，七曰勤服勞以適其體，八曰審寒燠以防其疾，九曰受偏憎以隱其過，十曰用幾諫以冀其悟，十一曰急營葬以安其靈，十二曰全節義以顯其名，皆古人為孝之大道也。後之教子孫當一讀斯編，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弟子職注一卷 鶴齋叢書本

清孫同元撰。同元字雨人，仁和人。志祖子，承家學，能文章，晚歲官訓導，以疾終。按弟子職今在管子第五十九篇。據禮經文筆簡奧，又似箴銘，多成韻語。許君作說文，鄭君注禮記，皆引其文，真古書也。漢時本別行，故班氏藝文志列在孝經類。至唐陸氏經典釋文，孔氏五經正義二書引用，始云在管子書，蓋後人竄入，亦如夏小正之入大戴記，小爾雅之入孔叢子也。世所存管子舊注，相傳為唐房元齡撰，唐書藝文志實為尹知章，詞旨淺陋，頗不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中全載此篇，惜其多襲舊注。此外如劉氏績、朱氏長春、張氏爾岐、姜氏兆錫、方氏苞各有注解，俱附見管子書中，惟近代濟寧王氏元啟有單行注本，雖間有勝於諸家，亦多可議，如捧挈之挈，

本為擘字說文所謂手擘而乃誤以為梳并器之并古與屏通廣雅本有箴訓而乃直改為弃又先生若作則興而辭舊注謂以折木舉故辭之令止而乃以為先生欲代為出弃故興而辭似不如舊注之善他若錯總之總當作熜節之正櫛厥櫛之櫛俱當作圣左手右手左右二字當互易問所之所當作疋俱不能訂正舊注又至於食時一句統下進

食侍食而言而乃承通解諸本之舊連上為章頗屬非是且所分章次多至十八亦嫌瑣碎故同元為是編隨文注釋折衷衆說擇善而從又於其文及分章之次前二章並依舊注本後五章則以意定之後之誦弟子職者當取此以為讀本之最善者也

新婦譜補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陳確撰確字乾初海寧人明諸生少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如是者四十年乃問學宗周乃刮磨舊習宗周卒確得其遺書讀之憬然而喻著性解禪障大學辨嘗與餘姚黃宗羲書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背程朱言之痛心宗羲稱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惟主張太過耳康熙十六年卒年七十四按是書

為補陸圻新婦譜而作全編凡分十條一曰絕尤人二曰不看劉三曰聽言四曰勸夫孝五曰妯娌六曰待婢妾七曰抱子八曰失物九曰勤儉十曰料理收拾其書中大旨云新婦之道凡遇事必當虛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雖如日月飲食煮粥煮飯至庸至易悉不肖咸興如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况進而上之道理原自無窮而可

鹵莽滅裂乎、亦如讀書人作文、愈造愈妙、更無底止、新婦唯能不自是、而處處用心、則做人作家、俱臻上乘矣、

新婦譜補一卷 檢几叢書本

清查琪撰、琪字石丈、海寧人、諸生、按陸圻撰新婦譜、而陳確與琪皆補陸氏之作、是書全編凡為四條、一曰事繼姑、二曰事庶姑、三曰逞能、四曰火燭、此四條者皆陸譜所未及也、按火燭關係最大、而新婦房中尤宜謹慎、凡火箱焙籠須時時親手檢驗、寧寒無熱、不可因衾衣寒冷責罵羣婢、一行責罵、彼且得而有辭火燭之禍基於此矣、其羣婢臥具冬日天寒、被絮不可不厚、萬勿許攜大爐入桶中、察出定行戒飭、此最誤事、不可不慎、故琪於是編之末補火燭一條、以為後世婦人之勸戒也、

宋景文雜說一卷 學海類編本

宋宋祁撰祁字子京開封雍丘人天聖甲子與其兄庠同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景事蹟具宋史本傳按是書非論經史之作與其景文筆記體例不同此篇議論與孟子多有相近而以窮天下萬事之理爲全編之旨其篇中有云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古巢居今宮室古如毛今饔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百物皆是夫何足疑是編所記大畧如此以其議論非學問之道故名之曰雜說也

宋景文筆錄一卷 說郛本

宋宋祁撰祁字子京開封雍丘人有詩文集前編已著錄攷前編又收入宋景文筆記三卷與是本校勘條數多有不同而記事亦互異疑二書必非一本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景文筆記一卷卷數與是本同而前編作三卷不知出自何本也今按景文公攷據精切議論詳明然前人猶有可疑者如骨菜字蓋榾字古作菜嘗飾以骨故曰骨菜後世史文略去廾又菜采二聲相近故譌爲采耳鮑照因武曌而改爲昭非誤用也冉耕字伯牛而古犂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移者今郁李也非閒而反合者也酈道元水經註云薛瓚註漢書則謂臣瓚爲于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既出朴字蒲候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

同今謂朴無僕音何耶卯乃古卿字又音璽今謂卯本柳字又何耶後之讀此書者不可不詳加研討者也

象山先生語録二卷 明刻本

宋陸九淵撰九淵有象山集前編已著録按是書於象山為學大體蓋可見矣卷首陳塤序云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啟羣心詒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丘阜之嵩華歟塤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録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為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鋟勤為戒謂塤曰近世儒生聞説其徒競出紀録後來者搜拾摹傳雜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予之所得不甚解

約予嘗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為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集事詩鑒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方昕撰昕字景明其事蹟未詳卷首序題曰莆陽史隱方昕書按是書全編凡三十條皆匹夫匹婦可與知可能行者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聖人人倫之至前序所言堯舜王季文王皆極其至者匹夫匹婦如有一人之行顯聞於世皆能致身貴顯如鄧禹李勣等之立大功如孔融賈逵輩之為名儒如何曾謝

安王吉數君子致身宰輔皆古賢人也如王琫之母李氏皇甫謐之叔母任氏姜詩樂羊子之妻皆古賢婦也信史所傳風聲可掬若夫四維不張六逆馴致古人卓絕之行不可及見得見庸行者斯可矣庸行猶不及見是不知有狼之仁烏之哺何容身於天地之兩間集事詩鑒姑為擇善而從者設勿謂今之俗不能行古之道其閒之也久其漸之也

深童而習之如古人有是事雖不能盡做古人所不可及之迹仰事俯育心所同然稍有戾於名教獨無愧於心乎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此言何謂也孟子之言則孝悌忠信可以無敵於天下況一家乎行之一家則一鄉而準行之一鄉則一國而準一國所化天下化之又

非詩鑒之所能名也今按書中所集之詩皆引古人有關家事之作其詞淺切不為艱深智愚賢不肖皆可以取信後之適道而行者可以弗畔矣

弟子職音誼一卷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鍾廣撰廣字芷生漢軍旗人光緒間官江南時成是書按弟子職一篇古弟子事師禮也人生有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養之師教之傳道授業解惑資者大故其事之之禮嚴蓋自左塾右塾之教興人雖穎異秀出者莫不自安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不敢囂然異於長者之前循分也四術既微異端競起於是人

自為師倍畔侵陵之風長而古人恭敬之意亡小者藐視師訓不習其傳甚者持一偏之見期駕乎師上子方之學流為莊周荀卿之徒乃出李斯授受不謹小學之教廢也周以後唯漢重師傳尊處士當時弟子事師類低首下心躬執賤役而荀爽與李膺書曰久曆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論者謂儗不於倫詞近於諂豈如師與父親不同

其尊同馬融釋論語先生為父兄鄭君釋曲禮謂先生為老人教學者非以師之分資於事父而敬同故稱謂同哉乇略次弟子於孝經明是意矣是書蓋廣深慨乎師傅之褻而欲末學之興於古也若其音誼之精句讀之確則非他家所可比焉

弟子職選註一卷 龍氏敦文閣四種本

清任大鶴撰大鶴事蹟未詳今按弟子職者管子雜篇之第十篇也其書言弟子事師拚掃饌饋執燭受業坐作進退之節源出周官保氏六儀之遺蓋管子治齊士恆為士子與子言孝幼者言弟且昔從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或管子嘗稱以教或為其學者綴拾舊聞附于本書漢書藝文志管子在道家而弟子職在孝經部則劉向氏所校定分篇互見之法也不著錄於禮者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小藝焉履小節焉二十而冠而後學禮其數可陳其義難知先傳後倦區以別矣保氏以儀教國子言道而不言德謙不敢居於德也然大雅蒸民篇美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抑戒稱有覺德行而云夙興夜寐灑掃庭除內由此觀之儀亦為德矣魏晉以降貴游

子弟通脱輕肆甚者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一二才儁之士摛藻抽秘馳逐文詞之末流曲禮少儀素所厭棄矯之而過則謂灑掃應對精義入神非有大小衿纓總角之歲性與天道可以驟得而聞幾何不苦其難而中廢之也夫教弟子之法因其已知而興以可能春秋繁露引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懂能愿懂以教敬愿以教誠也董生曰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故曰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中者當也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學記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皆是物也漢志注引應劭說弟子職管子所作在管子書似東京之季已不復列於六藝七録入管子於法家是篇

僅存無有以為合於經而別異之者大鶴乃選録舊解重為作注詞約而義顯有俾學者之參證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曾子書八卷 聖門十六子本

清馮雲鵷撰。雲鵷事蹟未詳。按是書爲雲鵷採錄古籍所引曾子之言，編訂成帙。攷曾子十篇，乃其門弟子所記錄也。曾子之書宜與孔子之論語、孟子之七篇、子思之中庸並列於四子書者也。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唐志及北宋御覽皆有之。訖南宋而亡。今惟存大戴禮者十篇，各冠以曾子。固洙泗大誼微言、武城畢生踐履，皆於是乎在也。朱子跋汪晫所輯曾子，雖極推曾子之學主躬行、闇一貫，而終身所守不離孝敬清讓之規。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記雖或淺近，而必有益於日用躬行之實云云。豈必欲其如中庸之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然後爲高深乎。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知聖人，其道光輝，皜不可尚。即中庸淵淵浩浩所自出。其見道也，徹上徹下。一以貫之，宜乎子思孟子皆出其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一卷 御覽三編本

清夏炘撰炘字心伯當塗人有述朱質疑等已著錄按是書卷端方宗誠序云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蓋古者君師之道不分仁以育萬物即義以正萬民故堯舜治天下既平水土又深慮民飽食暖衣逸居無教於是始命契為司徒

教以人倫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天下之大經也又命皋陶為士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惟恐民之不軌於正賊其德而罹於刑故教之詳且切也如此夏商因之至周而教法益密命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又立六德六行以為民極設八刑以為民感漢唐以後世運有升降治道有隆污然教之大綱舉不外是守之則治失之則亂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然則天下豈可一日無教化也哉我聖祖仁皇帝繼前聖而立極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薄海內外俾人人咸知崇仁講讓革薄從忠本末鉅細無微不至其綱領條目之精詳更有過於堯舜三代者亦世變使然也世宗憲皇帝推衍其文為聖諭廣訓往復周摯命士子童而習之並命官師朔望

宣講務使羣黎百姓家喻戶曉以幾於道一風同之至治今皇帝御極之七年吏部侍郎胡肇智以其師夏教諭炘所繹聖諭十六條附律易解進呈御覽天子嘉之以為有輔於世教今英武殿棨刻頒行天下我皇上愛民之切化民之誠真與列祖列宗一道同揆凡為臣子可不宣揚聖化以廣皇仁宗誠謬承薦舉來官直隸雖位卑職輕然宰一邑即

有父母斯民之責深懼不能訓化黎民無以宣布聖天子之德意因念此書簡明直捷警切動人其摘取律例附之篇中尤足使民畏罪懷刑不至陷於回辟而不覺爰狀大府請付梓散布閭閻冀使人人皆得涵濡聖教沐德澤於無窮庶於化民成俗刑期無刑之道或少有補云

遜敏錄四卷 清同治丁卯刊本

清蘇惇元撰惇元字厚子號欽齋桐城人性孝謹少失怙客遊養母母卒家祭約儀宗祠規儀遵行不怠乾嘉間海內學者以博綜為聲名為漢學力毀朱子獨方植之著漢學商兌明辨其誣惇元心好朱子學師事方先生博求儒先之言確守其正凡稍異程朱者皆不敢取

按是書乃惇元擇錄其讀書劄記之有關問學志趣者凡百餘條以示其子弟生徒俾知所趨向為卷端方宗誠序云先生學識之正持守之堅而數十年師友講論切磋之益聚散存亡之感與夫世道治亂盛衰之所以然者皆不禁感觸而隱痛於心烏能已於言乎先生少孤貧廢學年二十後始工書漸為詩古文三十後乃宗法宋儒自周程以來儒者書無不博覽窮搜而深究其是非同

異也。是書亦旁蹊明正軌，平近易知，切實易行，洵足為學者法程。有志於學者可以考焉。

志學錄二卷 桴亭遺書本

清陸世儀撰。世儀有思辨錄輯要，已著錄前編。按方宗誠跋是書云：余少讀桴亭先生思辨錄，竊歎其學以大學為宗，規模之巨，節目之詳，洵有合於明體達用之旨，非小儒所能及也。今讀先生崇禎十四年日記名曰志學錄者凡二卷，則又見其格致之精，省察之密，克制之嚴，躬行之勇，尤足為後學法程。是時天下已有亂亡之象矣，中原流寇充斥，士大夫方各植黨援，爭門戶，馳逐虛聲，而鮮務實濟，獨先生與盛寒溪、陳確菴輩躬修於吳中。維時越中則有張楊園、應潛齋，北方則有孫夏峯，關中則有李二曲，衡陽則有王船山，諸先生雖學不盡同，而大要則皆內自檢治其身心，外念切乎民物，而實講求經世之務，故其著書立言，皆足以綱維世教，其秉性守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砥廉礪節。皆足以訂頑立懦。風範百代之人心。聖學不明於上。而猶存於下。誠所謂剝復之交。貞元之會也。及乎我朝文正清獻兩大儒。遂繼起而益恢廓之。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俱充實而有光輝。而李文貞熊文端張清恪楊文定蔡文勤朱文端沈端恪陳文恭諸公。皆能篤好正學。以見諸設施。贊襄至治。是不得謂非明季諸先生有守先待後之功也。

夫儒者之道。自世俗觀之。或以為無所可用矣。然有闇修於適室陋巷之中。而其效見於天地民物。有固守於世衰道微之日。而能開物成務。致後世之承平。要非豪傑剛毅之士。不能不惑於流俗之論耳。觀先生是錄。可以法矣。

强學錄四卷 清刊本

清夏錫疇撰。錫疇字用九。河南河內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喜誦周易。有讀易私說等。按是書乃錫疇之日記。而其門人依近思錄體例分類編次。義理正大。往往不免有與其類不甚比附。亦有意重語複者。有其言自相矛盾者。又有其理古人發之已盡。無庸贅出者。攷方宗誠跋云。先生是書不能及張楊園先生

之精粹溫純。亦不能及陸清獻之堅卓剛大。然明白爽朗。切實為己。不入於元虛。亦不涉於博雜。論道既不歧於異端。論治亦不淆於功利。其學蓋可與張清恪公之困學錄。刁蒙吉先生之潛室劄記。汪雙池先生之讀困知記。讀近思錄相類。若劉直齋。桑弢甫。彭魯岡諸先生書。皆不遠焉。亦可謂之名儒也已。當乾隆時。先生特起講學於河朔之間。確守

程朱之正其門人武陟任匯川若海受之再傳則河内李文清公宗階而任先生之子渠生名蓮叔亦好學蓋師友淵源之所漸云

省心錄一卷 學海類編本

宋林逋撰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刻志為學景德中放浪江淮歸結廬於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詒長吏歲時勞問逋善行草書為詩孤峭澄淡嘗詠梅花有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為古今絕唱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杭守王隨每興倡和訪其廬出俸錢以薪之李及薛映

每就見清談終日逋嘗畜兩鶴縱之則干霄久之復入樊中嘗泛小艇游西湖諸寺客至則一童應門延坐開籠縱鶴必掉舟而歸蓋以鶴為候也卒年六十一葬舍側按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宋代有無刻本未可攷也今傳世者此本外尚有寶顏堂祕笈本卷帙皆同全編凡數十條為逋隱居後之筆記或論性理之學或訓誨後人之語多記載嘉

言善行讀之可以養性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明儒語要四卷清乾隆間刻本

清秦道然撰道然字雒生江蘇無錫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年已五十有二讀經貫通大義卒成名家年九十卒按陳世倌序是書大旨云溯道學之淵源繼繼承承若大宗之有子孫曾元者然宗凡有五其為始祖後者曰大宗別子自為其子孫而傍支派別者曰小宗淵源秩如不可誣也道學之傳亦然自堯舜傳之湯文湯文傳之孔孟其道統之適子而為大宗者乎他若荀列揚王是乃別子而為旁支也周子傳之二程二程傳之朱子其理學之適子而為大宗者乎他若金谿之表沈楊舒是乃別子而為旁支也朱子為程子而著伊雒淵源錄謝方石為朱子而作伊雒淵源續錄別黑白而定一尊信乎其為衛道之干城矣今年夏五少司寇秦樹峯

先生持其尊人二泉先生所輯明儒語要問序於余余嘗謂朱子理學之大宗也黄勉齋親承之真魏仔肩之何王金許授受之一如宗子世守主器之重旁支無由竄入迨明中葉白沙陽明舍工夫節目而直揭本體原無戾於先儒宗旨持其弟子守其師說標門樹幟浸淫至入於禪而無所底學者不能無訾議焉我朝孫鍾元黄梨洲張秋絡三先生思

鮮羣言之淆亂而尊程朱為正傳各成纂述以示宗主然而理學宗傳列邵子於二程間是兼象數而不純於性命且朱陸薛王並列統緒似猶混淆學案收羅太廣擇焉未精雒閩淵源録則正宗羽翼辨之極詳且盡是蓋得顧高二先生之緒論而作者于今觀先生所輯是書曰正録首大宗也曰正録附則大宗之小宗也皆由躬行實踐而得之者曰

廣録及旁支也曰廣録附則旁支之小支也則先生所自為說自格物而歸之慎獨自乾始而推之仁體統天人兼動静三才之道一以貫之讀是編者由明儒以溯程朱由程朱以窺孔孟大宗小宗秩然分明率而由之如衆山之歸泰岱萬壑之赴朝宗其為後學之津梁功豈鮮哉

讀書録存遺一卷（學海類編本）

宋潘音撰。音字聲甫，新昌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厓山事，即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嘆。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名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攷音之學出于吳草廬，草廬出于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思和會兩家為一，故音亦承其師說也。按是書大旨云：夫學孰為要，孰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為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人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格言簡要八卷 清光緒間石印本

清載瀅撰。瀅號繼澤主人，懿親貴胄，多羅氏郡王銜。按是書凡分三類：一曰倫常，二曰詩文，三曰格言。卷首谷廣立序云：道德而外，罔有聖賢；禮法之餘，别無學問。自來維持世教者，權於禮法，統於道德，凡艱深高遠、窈冥妄誕之論，皆所弗尚，於是先儒語錄而外，間為格言。濫觴於晉人座銘，張銘程箴踵之，後有作者，大抵砥節礪行之儔，體會身心，所歷世情人事，而齊治均平，小而言語視聽，一託於布帛菽粟，詔告來學，乃後之學者目為迂濶，不惟習焉不察，且重鄙夷，為人心之患，莫此為大。繼澤堂主人以近派天潢，重膺藩服，而天資俊爽，尤嗜經史，輯格言八卷，意精而博，詞顯而質，要其旨歸，一以主敬存誠為本，而道德禮法悉在其中，誠世教之大坊，身心之

寶筏也。

讀書社約一卷 武林掌故叢書本

明丁奇遇撰奇遇字孟嘉仁和人諸生家吳山竹林堂與三嚴二馮結讀書社以奇遇為祭酒其為詩喜太白長吉嘗云太白詩豪也學者易入於誑說亦詩病也聞者以為知言一日乘舟過餘杭忽聞霹靂聲問左右無聞者視其耳已裂血殷白衣矣遂卒按是編為奇遇所定讀書社之規約卷末有泰和蕭士瑋序畧云山之致在煙嵐無嵐則枯水之致在淪漪無漪則腐文之致在氣韻無韻則死文之有韻如山之自嵐水之自波舉吾之所挾以為至青至妙一無所託而後自然之韻乃出焉故為文而託之情託之理託之才託之識與學自託以為奇而人亦爭以奇歸之吾未嘗過而問焉何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五者有一於此此皆不及之言也蘇子瞻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欲倦夫文有所挾以為長人所可得而知者此皆鞭策槽櫪類也至意氣所到一點俊發天韻獨出正可鼻參不容目飽廣陵散於今絕矣予主武林聞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予視之脫口落墨不墮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倏忽往來撲人眉端如山嵐水波風煙出入年來文章之道蕉鹿之爭紛紛未已為士師者良亦獨難子將以一世沈濁不可以莊語遺物離人而游於獨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子將固善移諸君之情矣

續證人社約誡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惲日初撰。日初字仲升，江南武進人。明副貢生。亦宗周弟子。黄宗羲嘗稱為宗周門下第一人。崇禎末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遂歸。宗周殉國難，為位以哭。順治十一年拜宗周墓於下蔣。纂劉子節要十四卷。無錫高世泰重葺東林書院，日初與同志習禮其間，因作高劉兩先生正學說。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

八。著有駁陸桴亭論性書、遯庵詩文集。

按是書凡為約誡十四條，乃日初所定。其自識云：會稽先師以證人立教，行於其鄉之古小學。爰有人譜以循以勉，要歸各證其人而止。先師往矣，而人各其人，人各自證其人，人是先師之心猶在也。吾黨二三子於人譜所列業期循勉。茲更約以十有四則，其目所臚分較譜半之，諸切人之行事之時位，首當料揀者，大都備於其中。顯然可覩，若日月凜然不可踰，若水火。知如此為過則知不如此為無過，知如此為妄則知不如此為無妄。知如此過可改，妄可復，則知不如此本無過妄而為至善。學者易於取鏡錄是，進焉非敢謂於全譜相發益章。庶幾證人之義思過半矣。夫人參天地為人，在天地為心。至善而心盡，心盡而天地之心盡，信乎人道至大而證之有要

先師立教微指，端有在於是者。烏虖，人而不人，則譜其桎梏也，誡其贅疣也。識人之人，則誡其假道也，譜其設險也。其尚審所自考哉。

家訓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張習孔撰。習孔字念難，順治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僉事。有貽清堂集。按是書大旨云，吾平生所讀者孔孟之書，所見者孔孟之道。孔子言大舜以尊富享保成其大孝，武周能纘述成德，文王得以無憂，故惟善繼善述，能守能大，然後成其為孝之至也。孟子亦謂創業垂統為其可繼，至於願望不遂，則歸之天耳。苟

以一切諸有皆如幻泡，此佛氏之言，吾豈能放之哉。故聊書家訓一冊，遺之子孫，汝輩能保家亢宗，不使失墜，或至繁衍漸析漸薄，非闕蕩費，斯為無憾耳。雖然孔孟之言，非徒教人封殖之謂也，蓋有本焉。孔子言舜孝由於大德，孟子言垂統在強為善，是所謂本也。故吾家訓之首，惟望汝曹以孝弟禮義先，敦乎此，則大本既立，天必佑之，庶幾不負吾之所望云爾。

庶餘堂十二戒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劉德新撰。德新字裕公，閩原人。按是書全編凡十二戒，每節加以注釋。卷首德新自序云：余愚朴無似，總角時入家塾，聞先生長者訓經書義，輒於聖賢大道理慨然有觸於心，常述以語人，人靳予曰：子將為道學先生耶？余曰：道學不可為，孰是可為者？比及成童，少知自好，不為跡弛無賴之行。歲庚戌，余年二十有四，初筮仕來，後雖少不更事，無益於衛水任山間，而此心猶凜凜如昨。聽政暇，曾擷古今格言數十項，彙而題之曰贈言，業已授梓，為同人之獻矣。因而思朋友且有規勸之義，豈於所親愛之子若弟，而反無一言為誨耶？爰條事之可戒者十有二，各為之論，其論以是非可否言者十之三，以禍福利害言者十之七。蓋是非可否之談平而難入，而禍福利害之說警而易從，予為子若弟誨，故不禁痛切諄復言之如此，且以見余之立論，乃要諸人情世事之所必至，不但襲道學義理之成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敦艮齋遺書十七卷 民國十年重印本

清徐潤第撰。潤第字廣軒，五臺人。道光間以理學名，取大易艮止之義，以闡明主靜之説，陽明之流派也。攷是書全編為説易一卷、圖説二卷、聽説二卷、雜言一卷、中庸私解一卷、逍遥遊解一卷、劄記六卷、雜篇二卷，卷末為遺文。今按潤第博極羣書，尤精易理，游心典籍之府，鋭思爻象之源，著敦艮齋遺書十七卷，繪圖立説，窮理盡微，得主靜之真傳，闢後儒之謬論，中國言理學者人手一編，可以為圭臬矣。又按卷首趙炳麟序云：世道陵夷，大道日晦，朋從憧擾，恣慾横流，不有防之，伊於胡底。學者果以此書為津梁，求孔孟之正軌，一靜一動，率乎天性，本乎中和，以至天地位，萬物育，無聲無臭，合乎天載，皆分内事，何世變之足慮乎。

幼基一卷 清道光七年刻本

清段嘉謨撰。嘉謨字襄亭，河南偃師人。嘉慶舉人，知咸陽縣知縣。按是書卷端嘉謨序其大旨云：幼基者何？自少而壯而老之根基也。先入之言，終身不忘，蒙以養正，謂之聖功，信夫。今仿朱子小學之意，取禮記、論語之顯而微、簡而該者，為幼基，俾始入學者手錄而口誦之，略識文字，亦曉義理，聊以省三字經、千字文之勞而已。然學師於此苟能為之講明切究，使小子反身而力行之，則無論他日為公卿、為大儒，淑身善世，即為農、為工、為商賈，亦可束身寡過，不至趨狂蕩、甘犯亂也。

王陽明先生書疏證四卷 清咸豐六年刻本

清胡泉撰。泉字枚仙，高郵人。道光三十年舉孝廉方正，博覽載籍，雖小疾未嘗釋卷。既從事有宋諸儒之學，而於明王文成全書用力尤深。同治七年卒，年七十有二。有白水詩存等著。按是書大義以為陽明之學，嘗附於朱子之學而並傳，綜而計之，擬而議之，則直以為陽明良知之學，非出自象山，而出自朱子也。泉於陽明之學頗得精義，嘗取陽明講學之書以證明朱子講學之書，輯成是編。其序云：寶應喬石林侍讀嘗記陸平湖論陽明之言曰：其人則是，其學則非。泉擬改其言曰：其學則是，其言則非。故凡陽明書中所謂本來面目、正法眼藏、無所住而生其心等語，旁涉佛書，借以發明者，槩不引證附和，俾後之願學陽明之學者知所擇而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蠡言四卷 信芳閣活字本

清李詒經撰。詒經字五星，高密人。同里張志鍔參訂。秀水王相編。按詒經自識序，是書之大旨云：余性耽深思，每誦讀詩書，應接事物，極窮探力索，返躬體驗，以究其理。又必置身於物外，參互考証，往復尋繹，使之觸類而旁通，殊途而一致。與先儒所言或若合符節，或南轅北轍，概弗計焉。惟期得其心之所安而後已。間或錄出數條，以質友朋，其以為非者，或改之，或棄之，以為是者，則命子弟生徒鈔存之。積久成帙，滙為一冊，名曰蠡言。雖不敢自謂不遺於物、不囿於物，然其心則固欲子弟生徒以此冊為基，而更擴而充之，精其心，致其志，身體而力行焉，以漸至乎不遺於物、不囿於物之域，各率其子弟生徒焉耳。

福永堂彙鈔二卷 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曰約盦居士，攷其序為光緒間人，按是書凡分十八篇，一正本制用篇，二椒山家訓，三張氏家訓，四高氏家訓，五教孝編，六塾鐸，七餘慶堂十二戒，八恒産瑣言，九王氏家訓，十百不可戒言，十一朱子讀書法，十二朱子語，十三幼訓，十四少學，十五訓蒙條約，十六文法直指，十七塾規，十八不為科名富貴必要讀書說，其卷端序云，余幼讀書，略知文義，先君子令日閱先正格言分點句讀，周而復始，余教子姪遵行弗敢失，因念子孫皆愚見聞鄙陋，得書或艱，擇簡要者昭示來茲，謹守力行，庶免大戾，讀書以淑身心，非求富貴，而文理不可不通，初學文藝，並附下卷，後之人其念之毋忽焉。

探本錄二十三卷 清咸豐元年刻本

清雲茂琦撰，茂琦字以卓，號澹人，文昌人，嘉慶二十一年舉於鄉，道光四年，張翰山視學閩中，聘往，張藏書頗富，乃博覽羣籍，讀陽明集，慨然有聖賢志，六年成進士，精深理學，有實學攷等，按是書凡分二十三門，曰天地，曰身心，曰為學，曰存養，曰言行，曰警戒，曰處事，曰接物，曰出處，曰處家，曰境遇，曰災祥，曰祭祀，曰教人，曰仕官，曰論治，曰繹經，曰文字，曰評古，曰辯邪，曰技術，曰察物，曰雜議，其大義謂漢學與宋學其別何有，漢學者從訓詁入實事求是，說經有家法，非數十年讀書不能成也，宋學大儒非束閣鄭賈之書不讀也，格致之事，亦非談天說性，為了義也，要之皆以實事求是為學問之道，豈區區淺俗所能盡知之哉。

荀子攷證二十二卷 四川成都刻本

清王先謙撰。先謙有漢書補注、荀子集解，均已著錄。按是書前二卷為先謙編錄清代諸家題跋攷證等文而成，後二十卷則採清人校注訓釋之語，隨文編次，非先謙所作也。今按荀子自四庫首列儒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於前世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清代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而是編於管窺所及，間亦附載於荀書精意，時有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後來讀者，當資攷證云。

文公政訓一卷 寶顏堂秘笈本

宋朱熹撰。熹有儀禮經傳通釋等，前編均已著錄。按書大旨云：夫所謂政者，非徒事乎法度禁令而已，要在夫推吾心之所以正者以正人也。蓋心生道也，乃乾坤之元，萬物所以資始資生者也。人得之以為心，即所謂仁也。然衆人雖有是仁，不能不為邪誘所遷，惟聖人之心粹然至正，故其所行莫非仁政，不使一物弗獲其所，殆與天地生物之心同一仁矣。未至於聖者，必致知以明其理於心，而後力行以求至其地焉。奈何孔孟以後，心學失傳，人不知要，惟務口耳文字喪志之學，無復涵養本原、研窮義理，其於己之身心無所得，況望其善諸政以利乎物哉。迨至有宋濂洛關閩真儒輩出，講明心學，反復詳至，仁政之蘊悉備於辭，不得於辭矣以善政，然其辭浩瀚

廣博若無涘涯欲入其門者未必盡知所由明成化間莆田彭韶採錄朱子相與門弟子問答時政之語總八十餘條彙為一編自為文以序其端有裨後之為政教者之觀覽焉

丹鉛續錄八卷　寶顏堂秘笈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新都人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有丹鉛總錄等前編已著錄按是書卷一二為經說卷三為考證卷四為辨字卷五為文評卷六為雜識卷七八為拾遺卷端其自序云古之學者成于善疑今之學者盡于不疑談經者曰吾如有朱而已朱之類義可精義也言詩者曰吾如有杜而已杜之讖句亦秀句也寧為佞不肯為忠寧為僻不肯為通闇有訾二氏者輒欲苦之甚則鄙之如異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此近日學之竺癰沈痼也是何異史誦言而豎傳令也烏用學為哉慎少於藝林咏硬而力翹有疑義未之能以蓄也有狂言未之能以藏也天假我以暮齡逸我以投荒洛誦之興居而副墨之為使丹鉛之研點勘之餘既錄之又

續之。斬以解俗懸而逃疑網耳。拘方者既駭驚而徑庭之學步大方者。復拾腐語以嘵嘵。曰是玩物喪志。則斯錄也。奚祇覆瓿棄哉。

高氏塾鐸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高拱京撰。拱京號安蔬老人。其事蹟未詳。攷拱京自序云。余晚歲歸田教家之念倍切。間居追憶過庭之年。所聞祖父之訓。日以嘉言漸泯為憂。因取小學及先正格言中。今時子弟之膏肓者。條為六則。太文則覽者弗首。太多則覽者弗竟。因是雜以俚言。使人易曉。題曰塾鐸。聊以狥於門內。振余之子孫云爾。今

按是書凡分六篇。一曰好讀書。二曰謹友交。三曰治生勤。四曰崇家儉。五曰協窮困。六曰行方便。篇中大旨。皆示其子孫處亂世以免禍也。故引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之語。以誡其兒輩。使不得罪於冥冥。而可免禍於昭昭矣。

西山政訓一卷 寶顏堂書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有三禮攷等均著錄前編。按是書為明成化間莆田彭韶所編次。卷首韶序其大旨云。朱文公之學全體大用之學也。範我後人如規之圓如矩之方。萬世所不能外也。繼文公而興者有西山真先生焉。先生嘗著心政二經。傳在學者。其師湖南守溫陵于寮屬吏民。屢有諭教。諄諄一家之言。委曲詳盡。讀之使人油然欣慕。亦非其寮吏所可專也。韶按察使於蜀。乃錄西山諭屬之文以告同寮諸有司上下。名曰西山政訓。期與其寮屬諸吏共勉之。以所答辭為己之答。以所諭辭為己之諭。後之為政者。當一讀是編。而師彭君之意以為法也。

丹鉛雜錄十卷 函海本

明楊慎撰。慎有丹鉛總錄等書前編均已著錄。按有明三百年中著述之富。以升菴為最。先生雄才博雅。精於考證。自經史典墳。諸子百家。下及稗官小說。議危言。靡不糾舛釐紛。剖疑析義。兼之身生執政家。嘗徧發皇史宬諸祕籍閱覽。推究心有所得。筆之方策。日久成帙。於丹鉛總錄續錄外。又成是書。攷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皆不載。原本乃李雨邨家舊藏。卷首有雨邨序。而書中不名一體。大率皆記注文字。筆之於篇。故曰雜錄。所錄與總錄續錄有相同者。而與藝林伐山相出入。焦澹園刊升菴外集。以是書之半闌入字學中。蓋失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家塾座右銘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宋起鳳撰起鳳字來儀號紫庭一號覺菴滄州人副貢生順治六年授山西靈丘知縣大同自姜瓖弄兵郡邑民流竄殆盡起鳳請大府蠲額賦三千二百六十餘兩省徭銀一千七百三十餘兩其他積逋竝報免教稼勸學民始復業尋擢廣東羅定知州撫恤民猺三載衆建祠以祀旋丁艱歸羅民詣大府乞留

環跪戟轅竟日允其請起鳳堅辭不可奪羅民泣送千餘里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部維訥而遣使至皆不應晚好遊足迹幾徧天下所著有詩說一卷覺菴詩詞二十八卷按是書凡十二首皆爲誡士子讀書之格言也卷末王丹麓曰味之如飫菽粟被之如煖布帛較之他家更爲古雅焉

藥言一卷 尺進齋叢書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五經四書疑問前編均已著錄按是書之撰乃本經書之語立濟世之方雖僅百有餘條而簡潔明快切中膏肓始刻於萬歷丙午原爲家訓歷十五載至庚申仲善孝君愛賞之重爲刊刻王木凝爲序始廣布人間然迄清雍正間而是書之存於天壤者蓋寥寥矣秣陵唐士傑謂書中語語折衷

於聖賢而日用倫行不出其範圍世間不可少之書爰付剞劂用公同好爲光緒間舜牧裔孫覲元輯尺進齋叢書乃取唐本覆刻使人人得尋繹對證庶幾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豈不爲天地間之完人乎

榕村語錄續編二十卷 榕村全書本

清李光地撰。光地榕村語錄已著錄。前編。按光地學博而精，以朱子為依歸，而不拘門戶之見。康熙朝儒學大興，左右聖祖者，孝感、安溪後先相繼，皆恪奉程朱，而深究天人，研求經義性理，旁及厤算、樂律、音韻，聖祖所契許而資贊助者。是書體例分類略仿前錄，惟增本朝人物、本朝時事二門，居全書三分之一。編中多羼入弟姪門人論說，蓋非手定稾。藏於家，至光緒中安溪令黃家鼎略為校正，別錄本始傳於世也。

認理提綱一卷 定興鹿氏家刊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有認真草等，已經著錄。按明季北方講心性之學者，以定興鹿忠節、容城孫夏峯為最賢，雖其學皆宗陸王，而各有躬行心得之實，忠孝大節，卓然底柱於中流，固非談空說妙者所可比並也。忠節所著四書說約，夏峯所著四書近旨，其中頗有警切動人者，而駁雜之弊亦多有之。是卷認理提綱，

乃冠於說約之首，其論不出認心為性興謂心即理之藩籬，然以闇然無私實心盡職為歸，則固與明季講心學者異矣。曾文正公謂余此卷喫緊為人，鞭辟近裏，讀之令人興起，余因翫味而別白之於此云。

子思子章句二卷 古微堂刻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進士。官高郵知州。文筆奧衍，熟於掌故，尤精史地之學。治經以西漢今文為宗，與仁和龔自珍並稱。有曾子章句等書。按是書為源搜輯古籍所引子思子之文，加以注釋，分析章句。攷漢書藝文志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間始。故漢魏諸書引子思子語，與唐

馬總意林同，而竝曰子思。從舊名也。毛詩諸引中庸一事，史漢注引中庸兩事，文選注引緇衣兩事，意林所采子思子十餘條，一見於表記，再見於緇衣，則梁沈約謂今小戴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類列，皆取諸子思書中，斯言洵不誣矣。

讀思辨錄記疑一卷 柏堂遺書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有柏堂前後集，已著錄。按是書宗誠自識其大旨云：昔朱子撰雜學辨，於司馬溫公大賢之書，皆必剖析其是非，而毫不為之假借，非攻訐前儒也，慮後世重其人而誤從其言耳。太倉陸桴亭先生思辨錄一書，以大學為規模，正大精博，實為羅整菴、張楊園、陸清獻之亞，雖孫夏峯、湯文正似皆不

逮焉。然其所論性理政治，亦閒有可疑者。往者霍山吳竹如先生嘗辨正數十條，載於拙修集中。湘鄉劉霞仙中丞亦著一書，以記其所疑，皆至精粹。光緒二年，余宰棗強，奉旨以先生從祀孔子廟庭，因復假得先生全書讀之，閒亦竊增己意於所疑各條之後，以質後之君子，知者當亦諒余心焉。

朱子語類訐一卷 顏李遺書本

清顏元撰。元有習齋記餘等書已著錄。按是書大旨云：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襍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殊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為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為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為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為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

志學錄一卷 清刊本

清向璿撰。璿字荊山，浙江山陰人。五歲母口授四子書，即了大義。及居母喪，哀毀逾禮，事父以孝聞。郡城陽明後裔王行九講良知之學，即糾同人為輔仁會。沈酣其說者六七年，人目為癡，因著癡人傳以自況。後得薛瑄、高攀龍書，反覆玩味，知王學之非，自是確守程朱之學。雍正九年卒，年五十。按人之為學也，貴得其性之所近，璿固篤好程朱，實能以身驗之，因筆而為書者也。世之學者徒騁意見，工辭章，而好辯難，亦嘗身試其驗與不驗否耶。此錄語語踏實，殆足與明儒讀書、居業二錄相伯仲矣。

志學後錄一卷 清乾隆間刻本

清向璿撰璿字荊山浙江山陰人生平確守程朱之學著有四書記疑按是書齊召南跋云荊山先生始宗陽明之學既無所得乃即程朱所傳尋端究委實用其力一言一動皆足楷模後學余心識之今年居越荊山之子純夫來見示以新刻志學錄蓋先生書也嗚呼先生往矣讀其書猶可想見其為人真篤學君子哉先生云學者用功必依大學大學必依程朱方不錯又曰朱子格物合內外為一者也文成格物舍外而止求諸內者也文成反以朱子為義外試思合內外者為義外乎遺外者為義外乎向者信王而疑朱真憒憒也

呻吟語質疑一卷 陸子全書本

清陸隴其撰隴其有三魚堂日記等書已著錄按是書隴其之質疑大義云呂新吾先生呻吟語謂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著情種矣愚謂若如佛氏以知覺為性則性只有一箇若如程朱言性即理也則理有分有合合之為一分之則為五安得謂性只有一箇又謂先天理而已後天氣而已愚謂先天後天似不可以理氣分又謂多學而識是中人以下學問教有頓漸二門愚謂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有此一法謂有頓漸二門者嘉隆以來諸儒陰入於禪者之言也

丹鉛新錄八卷 廣雅局刻本

明胡應麟撰。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萬歷丙子舉人。有少室山房筆叢等，前編已著錄。按丹鉛錄之名，起自南齊王融。攷南史融傳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慎執鞭古昔，類合軌蕩王，自束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十其，有意見偶所發明，聊擇其菁華百分以為丹鉛之錄云。於是楊升菴據此名其筆記曰丹鉛錄，應麟又纂新錄，皆取斯義也。

根心堂學規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朱瑾撰。瑾字豫菴，鏞水人。博野顏習齋先生弟子，事蹟具顏李學記中。按是書凡分二篇，每篇析為二門。上篇曰紀功格，下篇曰紀過格。紀功篇又分學優、行優二門，紀過篇分學劣、行劣二門，皆為瑾教弟子讀書之規矩焉。卷末有張山來識云：豫菴授徒不僅以文，而兼以行，宜其至于是邦，必為人所延請也。今按習齋生平教人學行并尚，瑾遵其師說以教弟子，故以文而兼行，可謂善誘人矣。

婦德四箴一卷 檀几叢書本

明徐士俊撰。士俊原名翽，字三有，號野君，仁和人。工樂府，與王闕、馬鄭抗手，有洛水絲等劇本行世。按是書所謂四箴者，凡為四篇：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卷末有王丹麓識云：「野君先生晚年援經閨閫，倣視聽言動之義，作為德言容功四條，箴而警之，真堪羽翼聖賢，俾諸久遠，彤管生輝，後世列女賢婦當一讀斯編，以為終身言行之法則焉。」

困知私記一卷 清乾隆刊本

清秦道然撰。道然字雒生，江蘇無錫人。康熙進士，有明儒語要已著錄。按道然生平潛心宋五子及元明諸大儒遺書數十載，闇然默成，未嘗發露。六十後身經多故，而恬愉淡定，於生死險夷，此心空空如太虛，澹然自得。由是人尊信所學之邃。晚歲優游林下，行年九十而神明益瑩，惺然廓然，無纖微繫累。嘗謂由朱子而來，王文成立致良知宗指，門户分岐。其實朱子達天德，闡性道於中庸未發，三轉關而後定，誠得孔孟真傳；而文成命世人豪，龍場一悟，亦自謂印證五經，其為坦然聖路無疑，特其直指本體，援引太捷，立教不能無弊耳。閏者是編，蓋不敢異其所同者，指歸也；不敢同其所異者，經術也。善學之，則殊途而同歸矣。

船山學譜六卷排印本

清王夫之撰，王永祥編訂。按是書乃仿陸子學譜、薛子條貫之例而成。船山思想博大精深，文字復沉鬱蒄結，胎息古奧，故讀者往往炫於其文之汪洋浩瀚，而不易得其條理。今分類纂輯，但古人著書立論，祇將原料清出，未敢加以組織。態度雖屬謹嚴，而對於往哲既未盡抉潛導幽之功，對於來學復有開卷即得之益。此近人所以有明儒學案尚須重作之論也。是書乃將每類思想融會貫通，然後排列，復於每段首尾各加聯絡之詞，使文如一篇，讀之者則於船山學問思想條理井然矣。

困學紀聞參註一卷竹岡齋九種本

清趙敬襄撰。敬襄，開封人，事迹未詳。按有清以來校是書者，自閻百詩以下，凡十數家，皆勝行於世。閻學甚博，於深寧補益尤多。惟孔戣奏罷明州進海味事，以新唐書通鑑參互攷證，當在元和九年，而元微之奏狀以為一縣令論罷，吾不知戣據縣令之論而轉奏朝廷乎，抑縣令先有論狀而戣繼之乎，要其為一時一事無疑。而閻以為在元和二年，此誤會昌黎墓誌之文，而未攷之於史。敬襄參攷錢竹汀之說，正百詩之謬，讀深寧書者，當資攷證焉。

薛子讀書錄鈔四卷 不遠復齋遺書本

清潘世璜撰。世璜有周程張子合鈔，已著錄。按薛子讀書錄初為編定者，已忘其姓名，而其體例則仿朱子近思錄。夫薛子之學，宗程朱而不紛於岐途。是書者，為世璜閱讀之餘，心有所得，彙錄成編。其大旨云：薛子讀書於孔孟程朱之書，深能究其義理，義理精則言性不致誤染佛氏認心為性之說。佛氏不知性為吾心之實理，覺乃吾心之靈明，覺可言心，不可言性也。此薛子論程朱之大義也。

陸氏緒訓一卷 說郛本

宋陸游撰。游有南唐書等，已著錄前編。按書中大旨云：風俗方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遽，亦決不復出仕，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復能為農，策之上也；杜門終窮，不求仕進，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捨此三者，見無策也。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當不以為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為人道也。此游為緒訓以示其子孫之義焉。

田間書一卷 說郛本

宋林昉撰昉字旦翁一字景初號石田晚號莫莫翁其事蹟未詳按是書多載時事及其所經歷見聞不敢以進旋爲此本而初本竟不復出未知信否又按昉自序云田間書者余所記人間之遺事史官所不書者也與士大夫談笑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觀覽焉此其全編之大旨也然其原書已佚卷數無攷龍威祕書本亦一卷與是本同無所補焉

止觀輔行傳宏決一卷 涉喜齋刻本

唐釋湛然撰湛然荊溪戚氏子天台國清寺高僧爲智顗五世法孫受止觀常以宏法爲己任因撰是書其編中所引羣籍六藝外經部如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大戴禮記春秋後語賈逵國語注鄭氏孝經注李巡爾雅注小學如蒼頡說文方言廣雅埤蒼釋名字林字統通俗文玉篇字書史部如史記漢書諸史列傳帝王世紀孝傳蕭廣濟孝子傳郭璞注山海經子部如老莊列管孟淮南尸子牟子劉子白虎通風俗通說苑顔氏家訓博物誌異物誌太公六韜神農經本草七曜圖六壬式及諸所言陰陽五行天文星宿醫脈骨節集部如御覽要覽文選楚辭靡不博綜而詳證之蓋有後世儒生不能舉其篇名者矣其足互訂者如引孝經注釋食廩曰祿可補

釋文祿字之闕今本作稟為者廩曰之
異為下于偽反乃淺人所加影宋鈔空
缺是也引爾雅東北隅謂之宧麻杲云
養養萬物也按釋文稱李云東北者陽
氣始起育養萬物故曰宧宧養也可證
當作李巡云宧養也養萬物也引春秋
後語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今
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雨脯為韻
出鷸為韻可證燕策即有死蚌為失韻

二即有皆必見之誤也引說文月名恒
娥亦名常娥月初月末常如娥眉今說
文無可訂俗作姮嫦為恒常之訛毛詩
娥眉為娥眉之訛也孫觀察星衍輯蒼
頡篇惠徵君棟章孝廉宗源輯尸子錢
少詹大昕輯風俗通及庸輯爾雅注等
皆未見此書故所徵逸文闕而未載惟
任侍御大椿字林采此書然勘性行調
順語近時俗非晉人解字之文且本作

調馴任改為順湛然三引字書辭多淺
薄此引字林蓋字書之譌湛然又曰戈
章也亦作拕字林云卧引也按說文手
部曰捈卧引也抴捈也拕即抴之變卧
引之訓正本說文此確為字林任反失
采又言經史子集曰集謂古今賢良所
抄如御覽之流此目北齊修文殿書為
趙宋太平間纂修之所本或據太平御
覽謂宋初古籍尚存又疑此語為宋人

竄入皆誤也敘言宗虛無者名教之道
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乖可見彼敎尚
然矣況吾道故唐以前名釋多閎博之
流也

人範六卷 廣雅局刻本

清蔣元撰元字大始平湖人諸生究心理學謹循繩墨著有論書劄記八卷按是書乃示幼學以為人之方蓋深切著明足繼朱子夫朱子之書流傳至今七百年其切于日用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闕而人之悅服而遵行之者于今卒不多見豈皆溺于時趨不能自拔歟抑亦為他途所惑者多否則徒襲其貌

以為名焉耳嗟乎天之興人萬善畢備反身不誠面目徒靦幾希之間可不思所自範乎夫世不乏天資粹美之士讀斯編而感發興起者必有其人則是書之有裨學者豈淺鮮哉

寗澹語二卷 方氏七代遺書本

明方大鎮撰大鎮字君靜號魯嶽桐城人學漸長子萬歷己丑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平反疑獄活百三十人擢御史卒年七十門人私謚為文孝先生按是書首提至善為宗謂至善無所為而為不是至善有所為而為以此明義利公私即以學術邪正分儒禪以治術誠偽判王霸錄拙序嚴理欲之辨為證脈絡貴

醞宗旨貴正不欲毫髮攙和精心合讀以義理為性命不以精氣為性命以道義為世界即事是樂不以苦海為世界必欲空之談生不談死談人不談鬼談義理不談報應談禮教不談彝俗深言無我以天下歸仁不以天下歸空為無我深言無貪無執不以偏空成貪空以偏無成執無此先生辨儒禪最精語學人全副心腸都著世味澆透必將道味

換卻此味食色舊習固是難除功利二字尤其病根朱子極辨陳同父之人管仲為涉功利於名利中特取名教名節欲人皆之卻戒周旋世情浮沉時局不談圖談方不談通談執不談變談常不談廣大談曲謹不談妙勝談下學此先生辨王霸最精語先生取象山不取其徒慈湖謂為禪習取陽明不取其徒龍谿謂是禪宗此自特見不喜晚年定論

深惡誣及朱子不喜摭釋攙儒綱羅百氏更惡醉心儒術誣孟及孔此尤歸一正見言但得同志即為同術不必因異生辨此語似寬更言學者從人究竟必求正大旁門岐路必不可由此語尤嚴謂人大病在自是自尊去驕去泰為中為和胸中堂堂正正陽明不雜陰晴是陰陽明晴即邪正誠偽之分邪正誠偽即儒禪王霸之辨也竊見縉紳以禪學進禪風日隆以禪學退禪風日替以儒學進儒風日隆以儒學退儒風日替非禪學為功利之藉儒學亦功利之藉乎儒王禪霸身儒王口儒霸寧獨儒禪不明王霸因之而不明即專門是儒儒中王霸尤不可不明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讀書劄記八卷 明嘉靖間刻本

明徐問志撰。問志事蹟未詳。按明有徐問，號養齋，見明史列傳卷九十六，而是書卷首自序題曰徐問志，而卷末林華陳則清跋亦曰號養齋，不知是否為一人也。按是書為問志撫貴州時與學者問答辯究隨所記而成者也。其間三才之道，性命之奧，事物之理，六經四子之言，與夫古今言語同異之辯，得失之歸，

靡不詳且悉焉。道理充溢，脉絡分明，是非明白，功夫精審，而要領卓如也。學者一見便有下手處。若夫人心動靜、心性理氣、知行存省、克治主敬、集義窮理等條，皆於故得新，以真證妄，有以發前古之未言，洗方來之臆說，其有功于學者大矣。至於叢六經而類解，集羣言而析衷，利道旁通，會羣流於淵海，真所謂萬法歸一者也。夫尚著作者陋簡淡，雄辯博者貴詞藻，奇新巧者厭成說，而不知夫道大中至正焉而已矣，高不可亢，卑不可貶，非夫言語文字所得而損益之也。昔李通作律書，無一字不本于古太已試之成法，而其獨得之妙，則有當世所未知者，蓋惟真所得乃能如是。問志忠信不欺，體驗純熟，充養有素，而踐履篤實，自動靜食息、辭受取予以至出處進退，出言舉步，無一不揆之道而后安。

其與諸生言，皆造道育德，咀嚼飽滿之餘，語雖約而道該，辯不煩而理勝，簡易精深，文理密察，使人讀之有樂則生矣之妙。欲求問志之學而學之者，豈徒于行墨之間而已哉。

東遊紀三卷 方氏七代遺書本

明方學漸撰。學漸字達卿，別號本菴，桐城人。先生生而沈毅穎敏，善讀書。漢陽張甑山署桐之教諭，倡道作人，先生首稱弟子，毅然有為聖賢之志。凡七試南闈不售，泊然也。生平著述二十餘種。按是書乃學漸與何唐等為會社時之作也。其自序云：子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吳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于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主齊盟者，踵相接。今毗陵諸君子連袂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學宗》一編，不鄙芻蕘而采之，冠以序。史公玉池亦為之序，梓于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喟然歎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頹矣，斗極猶未之見，不以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印正之，縮縮然槁于桐川，闚觀自醜，人生幾何，安能更俟河清，乃放舟而東下。安述之汪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發，廿有六日抵東林。惟時涇陽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劉公楚槃、張公弦所、顧公白餘諸君子，賓主會事，下榻館余，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坐討劉譚，務尋學脈之所在。蓋東林之學，以朱為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起于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通也。再越旬，偕至毗陵，會于經正堂，錢啟新先生主之，支郡名賢四集，迭為敷宣，各吐心得，會畢，遊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走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為子猷乎？十月之望，歸桐川，爰輯問答之語，置之几上，一則心目

間常若遊勝地侍諸君子而聆其謦欬一則若諸君子時来一默之軒而自明我也

太極圖解一卷 榕村全書本

清李光地撰光地事蹟詳清史稿本傳

按是書大旨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

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孰能識之也

家訓筆錄 函海本

宋趙鼎撰鼎字元鎮聞喜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官至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置潮州事蹟詳宋史本傳按是書前有自序稱學術迂僻與衆背馳所上前後數千章其間豈無傳播失實風聞文飾之誤不得不辨其他事故無足深較云云所辨張邦昌僭竊干王時雍權京畿提刑有新奉玉音之語即史所稱檜忌其逼己俾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邦昌僞命辨盜用都督府錢十七萬即史所稱檜忌鼎復用諷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謫官居興化軍辨資善堂汲引親黨即史所稱封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薦范仲為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蓋定國本莫先于教徽欽以前未見史冊並足以資攷證雖篇帙寥寥亦讀

宋史者所不能廢也。

學道粹言一卷 遜敏堂叢書本

清黃秩模撰。秩模字愓園，宜黃人。道光舉人。攷是書自序云：予童時受趙寄園樊塵寄座藏家塾課餘，即曼聲高歌，先考紉園府君聞之笑曰：此老成諳練語，汝能解耶。其引嚴棲幽事云：少飲酒，多啜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少干祿；便

宜勿再往；好事莫太足。予目爲多少連珠。簡而文，近而遠，養身養德之道，殆於此乎盡矣。然究非此之謂也。學道自有心傳，尤貴心得。匪言之艱，知之惟艱；匪知之艱，行之惟艱；匪行之艱，積之惟艱。積者，知之明，行之誠也。山積而高，水積而深，高深之境，但可以自喻，不可以喻諸人。其喻人者，皆卑淺之境耳。自文字興而能言之士各舉所見，以闡世運。篇

累牘千萬言不休，然約其指而括之，不過數字，餘皆駢拇枝指、附贅縣疣也。至所約數字，亦未見其高深，則心得貴矣。族姪立生有志於道，隨所披閱，輒摘錄之，積日彌多，名曰學道粹言。予嘉其志而示之約也，爰酌存三之一，俾棠頭行篋，反復尋繹，積而明誠，非徒以言美也，庶足為登高汲深之梯綆云爾。

庸言一卷 方氏七代遺書本

明方學漸撰。學漸有東遊紀三卷，已著錄。按是書乃學漸論學之作也。卷首張楚培序云：昔唐虞二聖相授受，不語上而語中，教民止於日用彝倫，無所求於埸中之外，涓涓之始，即擺狂瀾而堤坊之斤斤也。及仲尼作，以為但曰中，不有說為中而亂我者乎，加一言閑之，曰中庸。其所自修，惟是庸德庸言，下學而上

達。今取中庸下學之事，以當於太清太空上乘之談，菽粟常餐，海物惟錯，易牙之所珍，安在而聖人不以彼易此，何也？語中語下，乃所以深於語上也。聖人之意，豈非陰折隱怪無忌憚之鋒於未世哉？方今聖德作人，名儒薦出，培境談藪，揮麈相接，而篤實之光抑稍遜焉。吾友方達卿修道桐川之上，崇實黜華，多所自得，闇然不求合於當時，而揆之仲尼

之矩不幾乎步趨之不踰者乎頌與對榻燕山、紊論學術得所為庸言若而章、讀之歎曰巧言亂德辨言亂政玄同空寂乃亂聖真所貴善言者不下帶而道存焉耳則茲庸言之言下耶中耶上耶

潛園讀書法一卷 潛園類編本

清魏元曠撰元曠字斯逸南昌人事蹟未詳按元曠著述甚富尤精於清代掌故凡紀述十有餘種是書乃元曠所擬讀書目錄之舉要也其大旨云上古三代之世分民而治凡詰姦刑暴興教勸利事不越百里之内故其君子職任備而成學也易何以言職任之備也有土地之事有禮樂之事有賓客之事有田

獵之事有軍旅之事可不謂之備乎然疆域不移版圖不易四封徑遂可以周復則土地之事不難舉矣郊廟有制朝聘有節器幣有數工歌有度辭讓有則則禮樂賓客之事皆有所循矣驅騁左右金鼓之節敵愾友邦卒皆州里簡徒閲衆而由獵軍旅之事肄矣夫琴瑟射御書數習之於幼而正心誠意綱常倫常倫紀之道講之有師其業有可考而

用有所施同文合趨四國一政其成學不已易乎後之君子職任不常而成學也難方其始學不知學不知其所用無可考之業無可徵之效所以求其志而待於世者惟詩書之文而已然專事詞章已非舉數十百家之長而不能工若夫究道德之歸正百氏之失攷政治之興廢治亂之沿革通四裔之故博生物之理明山川之險審兵刑之制通禮樂

律歷之原皆其所有事其成學不已難乎四海之內統於一姓其所以設官分職施爵以待天下者自宰相以下內外大小之班制雖極不同其所以督簿書行文牘一也賴詩書之澤君子得因文以考其道憲章私淑以禮義教化位育為己任顧非有百倍人之才智不足成其德性載籍極博不得其要終身由之莫測涯涘特約其目與其旨要讀法著

為是編焉

潛書四卷 潛園類編本

清魏元曠撰。元曠有潛園讀書法一卷，已著錄。按是書乃元曠讀書之筆記，而論說大義爲多，全書凡十七篇：一曰六經說，二曰性善說，三曰正蒙分篇次序說，四曰陳同甫與朱文公論三代漢唐諸書衷說，五曰運世篇，六曰治法篇，七曰立制篇，八曰辨亡篇，九曰夷夏篇，十曰正僞篇，十一曰原治篇，十二曰原官篇，十三曰原政篇，十四曰原刑篇，十五曰原賞篇，十六曰原亂篇，十七曰原民篇。而各篇所論多爲政治民之道也。其大旨云：順天下之變者適天下之宜，達天下之理者首天下之務。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時者道之所由生，道者治之所由出。道也者，可以周行之謂也。有一定之理，有必變之勢。行遠之必自邇，舉足之必避險，裹糧而從，頓舍而止，此一定之理也。方舟而濟川，齊脈而首陸，絕幽度隘，則人不得比肩而趨，此必變之勢也。審於其勢而不誤所用，則安行而周通，王者之治天下，其理止於此而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賸言一卷（潛園類編本）

清魏元曠撰。元曠有潛園讀書法一卷，已著錄。按是書為元曠補其潛書論政未盡之義，故曰賸言。全編凡分三章，為國章第一、觀人章第二、訓學章第三。其大旨云國家之政必衰於荒弛，亂於更改，衰可以扶，亂不可救。故凡亡天下必亡於賢能自負，好名輕舉，傲愎矯誣之人，然後知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貽害大也。

太極圖集解一卷（劉氏傳經堂刊本）

清王建常撰。建常字仲復，陝西朝邑人。明贈刑部侍郎之寀從子，少失怙恃，事繼母以孝聞。年二十為諸生，已乃棄去，銳意正學，顧炎武寓華下，慕之，數以疑義相質。見所著律呂圖說二卷，歎曰：吳中未有也。按是書大旨云：聞之朱子曰：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乃加其一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此言先天太極，其義一也。夫太極理也，理一而已矣。其自一而二，陰陽非即兩儀乎？自二而四，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非即四象乎？而加一以為五行，則八卦亦不外是矣。蓋乾日兌月離星震辰，即五行之在於天者也；巽石坎土艮火坤水，即五行之在於地者也。經世曰：八卦之體備而天地之體備，天地之體備，

然後能變化生成萬物也然則五行之下遂及於男女萬物又豈有異哉於是取朱子之意集太極圖解而即列先天於其前以便參觀云

性學圖說一卷 義停山館全集本

清王景賢撰景賢字子希閩縣人年二十四補弟子員四十二登道光己亥鄉試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卒年七十有六按景賢講學宗朱子漢唐諸儒不屑措意於明儒不喜姚江其言曰大學不云先格其物而云致知在格物格物以外並無致知工夫彼特以致知為宗旨是致知與格物分兩事亦異於聖人之

教矣物統事物言則名物象數以及人倫之大皆在其中其輕重大小自有分別格亦有先後詳略可知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朱註云明則有以識其理也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孟子以庶物人倫分言則物祇指物理大學但言格物自應統人倫在內孟子之所謂察即大學之所謂格也諸儒無庸異論矣因著性

學圖說其大義云人心道心非兩心也人之初心命於天之性耳在人為性者在天為理理而性也是道心也但既謂之性則已別乎在天之理而以理之附乎氣質而言性無不純氣則有純有雜一切知識嗜好皆從而生是則所謂人心也人心者情也心統性情人心道心所以皆謂之心也

文莫書屋詹詹言二卷 四明繼雅堂刻本

清陳僅撰僅字餘山號漁珊鄞人嘉慶舉人累官寧陝廳同知所至多善政好讀書有羣經質疑等著按僅為學於立言立德立功並重內則有裨於身心外則有益於民物昌黎之文如布帛菽粟其行之遠也是書實得立言之要於立言立德立功一以貫之矣其言切實真確一洗門戶之習以之治身心可以之治民物亦可實無愧布帛菽粟之目又安用高談性命侈言胞與為哉僅未仕時遨遊四方得賢師友之益良多又益以閱歷諳練故其言即乎人心而達於世故人情之微陳文恭公四種遺規一書於前賢格言採錄甚備為學者案頭必不可少之書以是編方之殆如驂之靳也

論定性書一卷 榕村全書本

清李光地撰。光地有太極圖解，已著錄。按，是書乃光地答横渠先生論程子定性之義也。其大旨云：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静如一，而内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為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来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此天下之大道也。夫道近而求遠者，古人之所非，後之學者豈可不慎而行之乎。

荆園語錄二卷 嘯園叢書本

清申涵光撰。涵光字孚孟，號鳧盟，順治中恩貢生，少以詩名河朔間，與殷岳、張蓋稱畿南三才子。絶意仕進，累遷不就。晚年名益盛，有聰山集，已著錄。是書乃取荆園小語、進語二書合編而成。按，中氏關閔世家，先生端慤公家嫡，方成童時，即恥貴介之習，岸然以古人自期，長而為文，制藝以史註經，即事明理，古文遡韓柳歐蘇，而進奪史遷之席，詩本諸性情，形為歌詠，出入晉魏唐宋諸名家，直接三百篇之遺響，而越明七子之上。海内皆知先生之進於詩文也。及時變代更，端慤忠節旌表於是，慨然有遺世棄物高尚其事之志，是又進於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迨世不可棄，物不可遺，乃本其身經心得之餘，著為接物處事之則，荆園小語一書，以

之持身以之敎家以之垂訓天下後世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備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法是雖未及於得位行道而孝友施於有政其進於功業者大矣至於晚年超然覺名迹之累憬然悟性命之眞篤意躬行實踐之事力用省察克治之功或因耳目睹記而發其眞是或因經史傳聞而抒其新得要以明其志之所期擴其學之所至日新又新此進

語之所以成也進語者進於小語也顧自量精力尚强所更有進未遽問世而大限告終此書乃出使天復假數年之算其進寧可量乎若先生者庶幾乎自彊不息者矣

韓子粹言不分卷 榕村全書本

唐韓愈撰清李光地選輯光地事蹟詳清史稿本傳按是書光地自序云韓子之文之學非漢以下其周之衰講切於孔氏之徒者乎故言其繼孟子者非獨文家如歐蘇稱之雖二程亦云然學自濂洛後眞儒輩出於今益光矣譬之曰馭公其啟明乎譬之行旅公其慮無乎若文之一道則其至者簡質明銳以視

西漢能者邈乎過之八百年來聲希響斷不可過矣公言學聖人之道自孟子始吾亦言學古人之文自公始雖然公平生不以文人自域而公之學由文入者也故其所說愛以嬉者並傳於今不廢朱子所謂浮華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公蓋不自掩焉今摘公文授子孫輩則擇其發於理濟於事者而文之簡質明銳亦以非他酬酢所及欲令後生

識文章之正的且以發明公之雅志公欲削孫揚之不合者附於經有能用公之意廑公之書者則度越況雄為不少矣

道南講授十三卷 榕村全書本

清李清馥撰清馥字根侯福建安溪人生四歲而孤其祖光地授以太極圖解通書西銘正蒙等書即知以古學自期桐城方苞稱其質厚安雅氣度於光地為近以廕授盛京戶部員外郎遷戶部四川司郎中出知直隸大名府調廣平以疾歸著述甚富按是編所錄本朱子大全集選訂皆發揮周程張邵之學以上達四子六經之奧而極力明辨太極先天論性論中論仁諸書而窮理之功於是為至蓋子朱子集厥大成而肩周程統緒者在此故今所集斯編亦就乾淳間講論往復之要者錄出首太極亦本近思錄所編遺意也次曰理氣曰陰陽曰性曰命曰心曰仁曰誠曰中曰靜曰敬曰知行曰致知曰力行曰四子六經曰聖賢諸儒曰辨別異端而以立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封事奏牘終焉。凡此皆倣近思目次，而約登其大概至一篇之中，文義聯續處未能一一割裂，亦略存當日答書首末大意爾。若夫由下學以上達，精要所匯，則有御纂性理精義為學次第可循。此特錄出附文公朱子本傳之後，以備論學之大旨，著道體之大綱云爾。

定性書說一卷 邵文莊公經史全書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泉，泉深許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弘治七年入為戶部員外郎，歷本部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劉瑾擅政，寶至京不與通，瑾怒，使給事中劾寶

勒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尋請終養歸，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按是書乃取朱子因程張問答之旨而論析之。其義云子朱子曰：定性者存養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張子採取意多涵養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矣。

呻吟語選二卷 文選樓刊本

明呂坤撰，清阮承信選。承信，儀徵人。按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呂子病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之義也。卷首承信序云：明寧陵呂叔簡先生著呻吟語一書，大有補于世道人心，士大夫立身行事，事君臨民，皆當以此為法。其言中正和平，篤實通達，無講學家偏僻空誕之習，固皆從聖賢經傳中推衍而出者也。桂林相國有摘錄本，承信又從此本中選錄之，鈔為二卷，以付家塾弟子，使知君子務本之道也。

蒙養詩教一卷 進敏堂叢書本

清胡淵撰。淵字範更，黃山人，事蹟未詳。按是書大旨云：古者之教人也，皆有其程。人生八歲，即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年，而後入大學。計自八歲以來，為年者七，此七年中，所學者皆童蒙之事。後世則不然矣，六歲入鄉塾，自兔園冊子而外，不復更及其餘。其貧者或能為先生拂拭几案，稍稍溫飽之家，即以委之奴僕，不復更親執役。不第為弟子者不知人生當有此學，即為師者亦不復知有此數矣。夫童子在父母膝前，不無恃舐犢之愛，驕傲慈癡，頑鄙粗率，苟順其性而不為之制，必且以欺凌尊長為尋常，犯上作亂，皆由於此。故必有以折其強悍之氣，而歸之于醕謹，庶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論語、孟子之所云，曲禮內

則之所載當不我欺也。胡蒙養詩教、以訓迪童子、俾入學之年、即知尊親敬長之道、與夫服勞奉養之宜、其嘉惠子弟者、豈不誠甚盛心哉、苟以辭章俚鄙為嫌、吾不知其將以是編供文士之讀耶、抑將以訓童蒙也。

薛文清公讀書錄鈔四卷 端園叢書本

明薛瑄撰、清陸緯選輯。緯字嫩軒、青浦人、精研性理諸書、尤得力薛文清公之讀書錄、號嫩軒者、蓋取讀書錄中仁是嫩物、譬諸草木、嫩則生、老則枯之說也。按是書大旨云、河東薛夫子、有明一代純儒也、自程朱而後、元有許魯齋、明有薛文清、直接理學正宗、所著讀書錄、凡持躬閱世、治家臨民之要、亦略備矣、學

者用功得力、非融會全書不可、顧其中有切於日用者、單詞隻句、一經指示、親切有味、於是擇其明白簡要者、楷法手書、或黏壁間、或貽親故、或示子姪、雖片牋尺幅、錄為一編、用以持躬閱世治家臨民之要、包舉靡遺、此緯節錄是編之義也。

困學瑣言一卷 義停山館全集本

清王景賢撰景賢有性學圖說已著錄

按是書大旨云道何昉乎昉諸天地天地何昉乎昉諸氣化有氣化乃有天地所謂上浮為天下凝為地也然猶就天地之形質為言也天地有其形即有其心心即理理即道所從出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天道人心一以貫之也然則論道者豈别有宗旨乎亦探其原於天耳

觀萬物之生生不已即知天心之仁人之得氣而生亦當盡夫仁也至義禮智信分屬金火水土則五性胥本乎天可知人之所得乎天若是而所以求道者何待冥搜遠索亦即吾之所固有者思盡人合天而道無不在矣夫聖賢之千言萬語發明至道者似乎頭緒紛繁未易窮其奧妙究之道無二道理祇一源特以賦質各殊識見有異而所習亦不能同出於一途故前古聖賢所以示人不能不多為言說要之的真聖賢必無各歧其說今案四子之書考其大旨所存無不若合符節焉所以然者蓋古聖賢皆明於天道明天道即明人心故能以人道而合之天道以人心而合之天心天道人道天心人心古今不變聖賢之立言又何為不出於一學者之讀聖賢書亦求其說之本於天耳亦時即吾

心與天心默相印證驗斯道之果不由外得而盡人固可以達天耳天道不遠接於耳目前者無非是道蓋盈天地間無在非氣化之充塞即無在而非天道鳶飛魚躍偶然指點上下察焉程子所云為人處活潑潑地也則俯仰之間何者不可作鳶魚觀乎道無不在吾之所以體道者自宜隨在而致其力無俟矯揉無俟造作盡其所當然行其所固然

本天而動，因心而推，聖人所以達化學者，所以復性初無二致，特所造有淺深不同耳。

成人篇一卷 花雨樓叢書本

清張壽榮撰。壽榮字鞠齡，鎮海人，同治舉人，有舫廬文存等著。按是書乃為初學入門之作，以教子弟也。首論小學，次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孟子、孝經、爾雅，末論騈文、古文之體，材剖析詳明，論斷精覈，全編洋洋二千餘言，探喉而出，振筆而書，想見績學雖窗，功深澤古，其以成人命篇者，當矣。卷末壽榮自識云：凡斯諸功能於學，皆分內，汝幼不盡明，當思吾言，佩持此進，有求相投如鍼芥。人日人事屢，奚容更翫愒，竹葉綠之觴，梅花香弄態，物候更番新，怵惕靈辰屆，尺璧寶寸陰，勿忘長自愛，努力歲華初，成人在矢志。此其題全書之梗槩也。

學使義學規條一卷 求實齋叢書本

清蔣德鈞撰德鈞字丹林湘鄉人是書為其學使蜀中之學規也篇中大義云講過之書宜間段摘令默寫也古有讀書三到之說三到者心到眼到口到也今之子弟未嘗不成誦而心有不存則徒然口到一經默寫錯字盈幅由心不到耳若須默寫則讀時自然留心細看此亦收其放心之一法也又曰背讀生

書宜帶背前五日生書也凡學徒每日到館先將前五日生書讀背一遍然後再上生書是一首書讀過五日又帶背五日可以永久不忘背時有差誤字句即與講解書理可冀啟動聰明加功不難矣

學使學究語一卷 求實齋叢書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有書目答問等已著錄按是書大義云讀書講解最關切要也凡立身行己之道人倫日用之常莫備於四書五經為之師者隨時隨事為之指點印證反覆講論童子雖未能領悟深奧而於事父事兄之至理立愛立敬之大端但得濫熟精詳使之歡忻鼓舞日趨於善而天良不致於澌滅達為名

宦有補於國家窮則淑身不失為君子講解之功可忽乎哉

慧山記四卷 舊鈔本

明釋圓顯撰。圓顯，慧山寺僧人也。與邵文莊公寶友善。文莊公辭官歸里，築二泉書院於慧山，圓顯因之而纂輯是書。既成，文莊公復訂正之，以為一編。攷書中云：山僧圓顯所輯也。先是住山覺性字海中者為之，未就而沒，圓顯其徒之弟子也，有意於是二十年矣。夫慧之為山，有九峯，峯有澗，澗各有塢，起伏層疊，

故曰九龍，狀其形也。陸羽所品第二泉出龍首，在第一峯下，至第九峯，則山身下垂，迴環如掉尾，為龍尾陵道，南為璨北為崋峢二山之間，為慧錫山，其東峯為龍之角也。第一峯下為白石塢，第二桃花塢，第三擔鉤塢，第四王家塢，第五宋塢，第六馬鞍塢，第七望塢，第八仙人塢，第九大鴉塢。然非有高大可稱負奇含秀，徵諸載籍，至以產錫占治亂，其所係大矣。乃若其泉自陸子品為第二，後張又新輩屢評不易，彼所謂第一者，顧有抑焉，而文饒之嗜，子瞻之稱，皆於此而不於彼，則山其可知也。記之作，夫豈容已哉。邑之有志，猶古列國之有史，山之故必與載焉，而水經山志，又古野史之流，有不可得而廢之者。今夫山與天地俱生，而事之所傳，乃自六朝以下，晉魏希矣，漢以上無聞焉，此無他，遠而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之也。雖然，今嘗觀於野史，必其事之衆，詞之直，論之公，而後可與國史俱傳也。此邵公文說也。若邵公之說者，必圓顯之書，足以當之也。

黃山志八卷 清刊本

清釋弘濟撰。弘濟字益然，吳山汪氏子，原名沐日，字扶光，居黃山慈光寺，因著是志。攷云黃山者，古黟山也，爲東南之勝境，皖省之洞天也，故自宋以來，志是山者，有數人焉，而弘濟之作，非爲完書。按志也者，史之一體也。而山志實備諸體，故紀巖壑，史之志地里也；紀建置沿革，史之志禮也；紀雲物，史之志天文也；紀人物仙釋，史之世家列傳也；紀詩文，史之志藝文，及文章之散見於各傳者也。然志黃山者，視他山較難，何則？黃山之勝，甲於宇內，獨以地阻且幽，人迹罕至，見之篇什，自李供奉始。闢其郛壑，自普門始。是故山川之奇，日採日出，後人之勝前人者，不可不詳也。諷詠之章，前賢者，如吉光之羽，而後來不勝其載，可傳者又不能不載焉。而弘濟於後之事蹟多未得覩，何以志之？今幸有閔麟嗣之書出，可補是書之闕漏，益前人所未聞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慧山記續編四卷 同治戊辰年刊本

清邵涵初撰。涵初字吟泉，無錫人，文莊公八世族孫也。文莊公既著慧山記，涵初於咸豐丁巳以兵戈之亂，辭官歸隱，因著續記，以補文莊公之書。其大旨以為天地動靜之理，形於山水，山水清淑之氣，鍾於人材，人材之生，必足備一世之用。顧材既見用於世，則不免以世務攖其心，而於山水之趣反未得其深者。故方其始也，日從於學，凡游目騁懷之事有所未遑，洎夫敭歷中朝，則異地之名山大川，往往為轍跡之所至。獨於父母之邦，釣游所在，或迫於事勢，有至老而不能安其土者矣。而邵文莊公寶，明武宗時以戶部侍郎乞養歸，築二泉書院於慧山，開門說易，後世宗之。公八世族孫涵初，舉拔萃科，仕阜寧訓導，膺卓薦拔，而和縣令，引疾歸里。時公專祠在二泉書院所遺勝蹟，漸湮，涵初次第修復之。公與涵初皆精於易，又皆未老而致仕。其出處去就之深意，非他人所能與和。獨歎其難進易退，安夫土風，且於樂水樂山之趣，又何先後之同揆也。山有舊記，為公同時僧圓顯所輯，公與筆削之而成書。涵初復著續編，補載正德以來三百餘年之事，於是山之志益備。按山水之志，始於唐李沖遠南嶽小錄，若李歸一王屋山記、杜光庭青城山記，多方士浮誕之言。惟宋陳聖俞廬山記，最為精核，世稱聖俞與劉渙窮兩日之力，徧遊廬山，所記皆目所睹。文莊公與涵初數十年寢饋食息，深淺皆知，所謂可以得人情，可以察物議，可以觀世變，讀是書者不可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治河論叢不分卷 清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是書大旨為輯錄明清諸人治河之說而成。一編總目共分十五門。一曰兩河指掌論。二曰黃淮交濟論。三曰黃淮全勢。四曰全河。五曰黃河大勢論。六曰河防險要論。七曰中州河勢論。八曰治水筌蹄。九曰南河全考錄。十曰修防事宜。十一曰漕運河說。十二曰運河閘壩說。十三曰明運河說。十四曰邊餉運道說。十五曰海運疏論說之後。附黃河全圖一幅。古今黃河通塞圖一幅。淮河圖一幅。圖中源流皆甚簡略。按其諸論於河防則取明潘季馴之河防一覽。劉天和之問水集。於河道則取清靳輔奏議之言。於明運道邊餉等事。則以明史稿及世宗實錄諸書為證。餘說則皆無可攷矣。其攷黃河云。周定王五年禹河初徙。王莽建國三年。河再徙千乘入海。歷唐至宋景祐元年。決橫隴。慶歷八年。復決商胡。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是為北流。嘉祐五年。北流復決為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為東流。元符二年。東流塞。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東注梁山濼。分兩派。一由北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奪淮而汲胙城之流塞。元至元中。河涉陽武南奪過入淮。而新鄉之流塞。泰定元年。改徙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即今通行之河也。元時新鄉雖塞。尚由獲嘉明天順六年。自武陟東徙原武。而獲嘉之流塞。弘治以前。北流尚未塞也。自築斷黃陵岡而北流遂永塞矣。攷其攷證皆為宋元明三代黃河之史。然於清代則未論及。依此可知是書非晚清人所作。書中引有靳輔之言。而又非明人之筆。疑出乾嘉時人之手。然非名儒之著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江蘇海塘新志八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李慶雲撰。慶雲有續纂江蘇水利全案，已著錄。是編按是書大旨以為江蘇海塘舊無成書，其可名者，曰圖說，曰紀略，大都為私家之言。如翟均廉浙江海塘錄，囊括古今，然恐未遠，欲取法翟氏而困同面牆，不容虛造，於是援浙江新志之例，但紀一時工作，分類編葺，名亦同之，然命名之指，自判趣舍。彼云者對

舊而言，此所謂新，則明乎其無故也。書之體例，因易級難，事主述今，又與兼綜古昔者微別，茲以意定析為八門，曰圖，曰表，皆無預於文字，故先之；曰奏疏，本事之綱，綱舉而目始可張，故次焉；曰形勢，曰修築，曰材工，曰財用，爬梳煩猥，皆其目也，故又次之；曰善後，於政為遠規，在書為終事，故以之殿。厥終冠履倒寘也。其大義云：江蘇地當古揚州三之一，其南境自北東而少迤東南者，蘇、太、松二府一州，皆瀕海也。潮汐之所歕薄，縣部九，岸長五百里有奇，無崇岡峻嶺為之抵措，有颶風濁浪衝冒民田之患，不有塘堰，曷資捍禦？且無疏瀹，奚從宣洩？哉。常則蓄水隔潮，外倚捍禦之堅；急則縱水入海，內收宣洩之利，豈非地勢使然也。今攷捍海塘之名，始見於唐開元元年，宋紹興、乾道時，劉垕、邱密先後繕

修，迄乎元明，恆有增築，歷成化以至嘉萬，規制漸備。崇禎七年，方岳貢創建石塘，而工迺固。自清而來，以為東南保之基，講求尤力，於是朱之錫、李清時、陳鵬年閒其先，陶澍、林則徐踵其後，至光緒間，三吳之地，適遭盛潦，而慶雲主持宣洩事宜，因於暇閒，悉詳其水利，彙編是書，紀自同治迄光緒十六年，略蒐舊聞，取證時事，欲策捍禦與宣洩之全功者，

必當瀏覽此籍也。

鶴陽新河紀略一卷 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朱洪章撰。洪章字煥文，黎平人。咸豐間從曾國荃轉戰江西安徽，積功擢總兵。同治間從攻江寧，洪章率所部首先登城。城立拔，官至狼山鎮總兵。按是書乃洪章於光緒丙子秋，鎮守滇中，其明年夏六月大雨時行，因登城省視垣濠，則見城東濠水連東山脚，一片汪洋，被淹人民流離轉徙，扶老携幼，慘不勝言。次日往視新開河道，其奈霪雨連綿，如注。而洪章亦奮然不顧，冒雨前行，日夜催大開挖。忽奉州主出示停夫，咸皆畏懼，全數散歸。洪章以為百姓流離失所，何得忍視。當即回城，是夜感此悽愴，則自出銀六百兩，遂興工治濬，親示方略，冒雨周視，凡七日夜，新河開成。工竣事畢，因暇而成是編。大旨專記其當時修工事宜，開河之法，疏濬之功，一一詳論。

今之治鶴陽水利者，當參閱此書，可知新河開濬之原委焉。

淡災蠡述不分卷 光緒乙卯刻本

清范鳴龢撰。鳴龢字崔生，號曰樊湖居士，武昌人。是書大旨，為記載清彭公玉麟奏請興工建閘修堤之事。鳴龢恐其日久湮廢，因述所見聞，又參攷前人言水利諸說，以為蠡測之論，錄成一編。首冠二圖，每圖附說。其後又分舉三十三事，各為一篇：一曰考定樊事議，二曰疏濬支河辨說，三曰疏濬支河辨說後

篇，四曰支河贊義，五曰樊閘答問，六曰閘例釋證，七曰張宸濬吳淞江建閘議，八曰陶元藻海陽南涵碑記，九曰陶貞一書昭文東鄉築壩濬河議，十曰錢中諧論吳江，十一曰史爽運河上下游議，陳宏謀天河二府積水狀，十二曰莊有恭濬三江水利疏，十三曰江西通志全省水道攷，十四曰沈聯芳邦畿水利集說總論，十五曰蕭景雲集內湖攷，十六

曰張九鉞重修豫章溝議十七曰吳其
濬治淮上游論十八曰項誠濬成都金
水河議十九曰正定守童華磁州計板
閘閘議二十曰稽璜籌上河歸江事宜
疏二十一曰王明德敬籌淮揚水患疏
二十二曰懷遠水利志二十三曰白鍾
山籌堵下河來源疏二十四曰閻貞一
錄朱茂木常熟水利說二十五曰書韓
夢周開黑河議後二十六曰再書韓議

後二十七曰書藍鼎元論北直水利書
後二十八曰書俞蘭臺三吳水利芻言
自序後二十九曰書程含章覆黎河帥
論北方水利書後三十曰書裘曰修直
隸河道工程事宜疏後三十一曰書徐
旭旦三吳水利略後三十二曰書太岳
涇渠志論後三十三曰農田水利論略
今按此三十三條攷證淵博議論甚詳
其於各省水道無不說其原委於疏濬
諸事一一舉其利弊誠治水利者尤讀
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橫橋庫港水利記不分卷 光緒戊戌印本

清徐用福撰。用福字次雲，海鹽人。是書大旨為攷浙西泖浦及橫橋堰之水利堤工諸事。編首繪浙西水利納淺泖浦要口圖一幅，次則為橫橋堰水利攷，又輯錄當時修工之碑記、案牘等文，皆採取於府志，與前人文集筆記之中，彙纂成編。其大義謂浙西水利，首在天目，由餘杭、南湖灌注，尾在三泖，由松江、黃浦消納。當夏秋之交，海潮盛，則泖水亦盛，漫溢內河，俗稱北水。此天生不涸之源，所以滋養嘉禾也。善乎當尾之口，呼吸靈通。禾郡當尾之右，潛伏消長，故善乎嘉秀必大旱而後屬意於此。獨海寧、海鹽居尾之前，如岸之壖，黃梅無雨，南風潟淺，萬車齊戽，而河先涸，故小旱而寧鹽兩境已困，亟思引泖以救灌，蓋地之高下不同，而緩急之情各異也。泖之來源，自青陽滙之龍頭入嘉屬，通道不一，而溪口庫港最要，取其直西也。惟流逆沙湧，不時加疏通，尾閭阻塞，天時不順，地利不求，使萬頃田疇坐聽枯槁。東坡所謂浙西水旱，人事不修積之也。今按浙西通志載元任都水水利議云：吳越及宋南渡時，盡心水利，二三百年間，鮮水潦患，全賴蘇常湖秀數郡所產，以為國用。胡圖經載元至正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松江泖水及平江。明崇禎十六年五月至七月不雨，農人戽水救苗，河盡涸，忽松江泖水增長，倒灌隨戽隨滿，苗得不死，歲薄有秋。此前代之可徵者也。其何年湮廢，橫橋之建於何時，圮於何時，實無從稽攷矣。自清以來，屢圖未成。至光緒壬辰夏大旱，用福請款興工，水利始成，旱澇始無慮也。書之體例如明陳幼學南湖攷，俾後之人，有所徵焉。

泖河案牘一卷 光緒二十四年印本

清徐用福撰、用福有橫橋庫港水利記、已著錄、是編、攷是書乃濬治泖河時諸河官之公文案牘也、其編中首論泖河淤塞情形、次為開濬泖河辦法、及工程費用等事、其大旨云、此時天時亢旱、河道水淺、查浙江下游水賴三泖灌溉、皆平時未大加開濬、以致源頭淤塞日甚、不知該處來源、是否流通、伏求速派幹

員前往察看、將水之高下、湖之漲落、細為測量、如應開掘、亟當設法辦理、又郡屬通泖要道、以平邑之庫港河為最、其地即橫橋斜橋一帶也、該處河道通塞、有關各邑農田利病耳、按泖河一名泖湖、又曰三泖、在江蘇松江縣西、金山縣北、有上中下三泖、晉陸機云、三泖之水、冬溫夏涼是也、北為上泖、亦名圓泖、中曰大泖、南為下泖、亦曰長泖、上承澱山湖、下流合黃浦入海、今大半淤為平地矣、其河水之形勢變遷、今於是編之橫橋庫港水利記條中、記載甚詳、故不復為攷證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襄隄成案四卷 光緒甲午刻本

清陳廣文撰。廣文字少泉，天門人。按是書編端無撰人名氏，據其鄒世恩序中云，廣文所作。大旨為攷襄河開港築隄諸等事。所輯錄之公文、案牘、碑記、書札，共百餘篇，其時代起於晚明，迄清光緒間。其義謂天門居漢水下游，地勢平衍，民非隄無以為生，官非隄無以為治，誠哉先務之急已。顧僅求諸本境之

隄，而非兼及乎鄰境之隄，仍未足固吾圉也。同治初，邑人士成此書，於隄工利害，所關甚重。采輯頗富，中經捻氛擾日久，淪亡不足以資攷鏡。因又取近三十年之公案有關隄防大局者，增益其後，庶為講求其地水利者，取而讀之，瞭然如示諸掌，可為攷證之一助爾。

豫省擬定成規二卷 清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是書當為部署輯纂而成也。攷其上卷為奏議、案牘，言擬定豫省黃河修工濬治之成規，下卷則計帑金費用材料人工等事。其興工時代，起於清雍正八年冬，至十三年臘月而止。其成規云：案查雍正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工部咨開本部指奏前事內開查各省河工修築、暨城垣倉廒建造各

項例於完工後，核明題銷，臣部駁查核減，或至往返數次，不能完結。而書吏人役因以借端需索，其弊已久。前經臣部堂官將所有陋規查明，開款具奏。准令批解以臣部公分養廉之費。但當時奏稿內，河工一項只有江南河工飯銀，而河南、山東、北河飯銀並未查入。今經臣部都水司員外郎多綸留心訪察，又首出陋規十四款，計飯銀四百餘兩。切思

各項陋規既已查奏云云書中公牘大義如是其工價材料皆分條記之列舉於後故總其名謂之成規也

豫省續增成規一卷 清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為續補擬定成規一書之所闕遺其首載乾隆十一年閏三月二十三日准工部咨都水吏司案呈查南北河工擬定成規自雍正十二三年定例以來所有前經送部成本歷經年久俱已破碎不全難以查閱其續有增添各款未經備載相應行文江南河東總河飭令將該省擬定成規各刷釘十冊作速送以備查閱可也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今將增添各案成規分晰以計之云云後則列其成規條例與前所採之奏議案牘輯纂成編以增前書故曰續增成規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欽定河工實價則例章程不分卷（嘉慶刊本）

清工部奉敕輯纂、編中所取皆為公文案牘、河工條例、檔冊等文、其大旨云、報銷歲修工程、仍循照舊章辦理、以臻覈實也、查歲修埽壩各工、在於臨黄迎溜之處、俱係常年修守要工、每年霜降後、水落歸槽、總河親率該管道將廳營、將次年應修各工埽壩、逐細查勘、或舊埽高整、即無庸估鑲、或舊埽卑矮、即估加

鑲、或舊埽朽壞、即估拆鑲、或舊埽蟄塌、即估補鑲、挨段核實確估、飭令該廳營、於開歲春融時照估鑲修、報候覆驗、是為春修之工、迨春修後、或春工未加舊埽、見溜刷蟄、或春工加鑲拆鑲補鑲之埽、因溜勢趨刷、水勢加深、以致埽段遊蟄、皆須隨時鑲做、該廳營一面動料鑲修、即一面馳稟該管道確勘、轉報查核云云、按全書大義梗概如是、皆為議論治濬宣洩之事、略存其檔案云爾、

螺機車圖說一卷 景印本

清蘇鳳文撰、鳳文字虞階、光緒初之河官、按是書乃鳳文既創螺機車以為治河之具、可用之取泥取沙、開塞通流、因為此編、說其成車之法、及運用事宜、篇首繪圖以致形勢、後論其大旨、以為堯時洪水懷山襄陵、禹治之程功、於水與用力於陸、難易何止倍蓰、使無良法精器、何所措手、惜伯益當日烈山有經、抑

水無記、以致後起乏術耳、然而禹貢紀水皆冠以導、固已一言居要矣、孟子亦言順水之性、可知治水導外無法也、唯所用之器、則無所考究、而思終夏之世、不聞水患、是必有善後令典、制器成規、後人遵而守之、始能永慶安瀾、迨殷世失制、水漸為患、周人白圭、作俑壅堤、自時厥後、競師其為、然昔人非不知宜濬不宜壅也、無濬之之器、不得不乞靈堤防也、或者曰混江龍非濬深器耶、鳳文曰、意則是、而非〔法〕也、其意在攪動水底泥沙、隨流而下、不知泥沙體重、不數里而仍沉、安能逐里設一混江龍乎、大抵河底泥沙、非起而去之、不能有實效、鳳文曾至淮安、即油然興制器之思、以為時甚暫、不果、返鄉後杜門守制、殫思竭慮、造成一器、試以取泥取沙、不拘時地、皆可有效、名曰螺機車者、以螺專食水

中之泥、此器之相似云爾、

木龍書一卷 乾隆刊本

清李昞撰。昞字燮士，漢陽人，乾隆進士，官江蘇揚州府知府。是書專攷證木龍器具治水之法，及記載其製造工程，治水之方，詳錄成編。首繪木龍圖十數幅，後附成規紀略各一篇。其大旨謂木龍之制，叔始於宋，前者未有也。史載天禧五年，陳堯佐知滑州，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堤，又叠埽於城北，復就壓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曾鞏為堯佐立傳，敘木龍事略同。元賈魯塞北河口，亦用木龍。其散見於他書者，率引史傳而已。其法初不傳，清所建木龍，制度加詳，用以挑截黃溜，抵刷對岸，而淤本工，不崇朝而化險為平，此與堯佐僅置水旁以護岸者，功效大小異也。且力可移河，是又能變化古法之外，其功用而又大矣。今之治水患者，亦可取此法以為攷鏡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嶗山名勝志畧一卷 嘉慶十三年海陽毛氏刻本

明黃宗昌撰。宗昌字長倩，即墨人。天啟進士。崇禎初為御史，首請斥矯旨僞官黃克纘、范濟世等六十一人，帝以列名太多，不聽。又劾周延儒、溫體仁，不納。清兵圍即墨，宗昌拒守，城獲全。而仲子基中矢死，其妻及三妾殉之，時人謂之一門五烈。事蹟具明史本傳。攷宗昌所著有嶗山志八卷，今無刊本，而是書於晚

明清初之季，亦係傳鈔。自嘉慶間海陽毛淑璜付之剞劂，而有此本。篇首繪嶗山圖一幅，後論山中名勝之蹟，其義云：物之貴乎著也，為其得於其天者有以發其光。斯貴之，而大文不飾，大德不見，大玉必璞，又何以稱焉。光不在人，聦所以炫之也。夫天地自有之良，豈以有所借資為名稱哉，而或則以事不出於增加，名弗著也。夫名山大澤，豈其待人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山林

興乎？嶗之盛也，高與為高，大與為大，璞與為璞，秀與為秀，幽倩夷險，入其中而靜觀，不妄其自有之色象，即一域而造物之蘊，足證俯仰，況山海所會，氣大而力舉，貞斯安焉，為難變哉。今按嶗山陡入大海中，為山左東北屏幛，周經八十餘里，洪濤出没，靈壑幽深，奇怪詭異之形，不可名狀。遊覽者第述其一鱗一甲，舉乎此，或遺乎彼，而總以不得身歷其全為憾。自宗昌登涉是山，一一品騭，凡其間古木陰森，名泉澄澈，奇峯峭壁，邃谷回溪，與夫一石之若屋若樓，高者卑者，遠者近者，或望之而不能登，即登之而不能竟其趣者，條分縷析，皎若列眉。而嶗山之性情面目，遂躍現於簡冊矣。世之有志名山大川，而不能遍遊者，一覽此籍，可作嶗山之卧遊耳。

顏山雜記四卷 康熙四年刻本

清孫廷銓撰。廷銓字道相，益都人，别字沚亭，明崇禎進士，入清後累擢吏部尚書，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其手。康熙初拜内秘書院大學士，卒謚文定，著有漢史億等書。是書大旨為記載顏山之古今事蹟，全編分為八門，曰山谷，曰水泉，曰城市，曰學校，曰長城，曰災變，曰物産，曰遺文，其綱目如此也。按顏

山形勢，蓋泰山之陰，連山二百里，斷而復起，然後有長白，故圖經曰長白岱之北輔也。其二百里間，山大如長白者多有，圖經皆無專名，明乎皆泰岱之支麓，義不得有專名也。辟言地大者，雖復千里，一以州舉之，此其義也。雖然山大矣，民衆矣，同在山中，莫適名也，則言不順，於是乎地從主人，或以方，或以物，或以人，或以水泉草木，各意贈之，辟猶遺賢在野，鄉人得私謚焉，此其義也。孝鄉之山，北望長白，東連郡郭，其大者宜從郡，不從鄉，然郡于岱遠，鄉于岱近，其自岱來者，先從鄉，後從郡矣。蓋環城而近，有南之峨嵋焉，東之荊阜焉，西之鳳嶺焉，北之鵠崖虎山焉。自岱來望顏城而先入，與萊人共之者，有嶺西之禹峯，土門西之樵嶺，關下之甕口嶺焉。自岱來趣長白而去，欲去不去，延佇於淄青之界者，

有峪口之雙山，臺南之八子砦焉。自岱來循萊蕪谷而東去，復折而西，以啟峩嶺之秀者，有東南之岳陽黑山焉。郡志失其什九，山中之人間日補綴，凡其自致於茲鄉者，皆得錄而存之，以示後之居是鄉者，得攷其畧焉，此廷銓著書之大義者也。

五峯山志二卷 光緒刻本

清邵承照撰。承照字伯鷹，順天人。光緒舉人。是書專誌五峯山中之古今事蹟。其大旨仿靈巖志之條例，總目分為十有二門：曰總志、曰疆界、曰巖穴、曰水泉、曰山水、曰祠觀、曰陵墓、曰物產、曰金石、曰人物、曰藝文、曰雜記。各門下皆無子目。惟田產附於疆界，津梁附於水泉，亭臺坊閣附於宮觀，人物該以名賢方外，藝文析以詩文而已。考五峯之山，在今山東長清縣東南，夫長清富山水，而名之最著者曰靈巖，曰五峯，二山之形勢，孰險孰要，崖壑孰曠孰奧，非志莫能考也。名賢之游蹤，劇寇之巢穴，時會之或治或亂，非志莫能徵也。故山之有志，雖曰識小，而大者在其中矣。今按承照自序云：邑人李嶧陽明經家於山下，十年前曾邀余至其家，導余游二日，山前山後一邱一壑無不至。嗣余又常往來石窩黑峪間，諸近山村落讀書人士，多從余游者，山之掌故益嫻。嶧陽嘗以纂志為言，錄有手鏡。嶧陽歿，其子恆經出以授余，余就其稿本討論而修飾之，又參以府縣各志，凡數月而成書。然據此敘之說，則此志創始嶧陽，而成於伯鷹，乃出二人之手，非邵氏所自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山林

華山經一卷（檀几叢書本）

清東蔭商撰。蔭商字雲鵠，華陰人。是書大旨為攷證西嶽華山之歷代原委，採輯山海經、水經注及史志諸籍。其大綱仿桑欽之水經，而自為之解釋，效酈道元之注，參訂甚詳，搜求淵博。編末附辯論七條：一曰辯峯名，二曰辯神跡，三曰辯仙棲，四曰辯仙錄，五曰辯採書，六曰辯碑誤，七曰辯藝文。其義云：西嶽形如蓮花，繇唐以來，稱為蓮花峯。集仙錄曰：華山有明星玉女祠。王處一曰：蓮花峯一上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玉女之別館。蓋明星玉女固是一祠，今分三峯為芙蓉明星玉女者，繆也。又曰：混沌之始，事難周知，吞卵履拇，騎龍化熊，諸如斯類，載在經史。山海經一書，太史公異之而不敢非，巨靈劈山，存而不論可也。王涯之辯，嘵嘵何為也。今按其論議頗為明晰，惟未有確證，以意為之，空言以駁古人之說，後之讀是書者，當勿為其所誤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山林

上方山志五卷 乾隆二十九年刊本

清釋達開撰。達開大興武氏子也。父名國棟，母蕭氏。家貧，故六歲則為上方山僧。長學梵於師繼源，深通經典。乾隆間自思名山盡皆有誌，念我上方豈無實蹟可稽，獨是莫為之後，雖盛不傳，以故遊人到此，詢及根源，住持溷漠了無可對。凡此乃誌之缺也，因於乾隆辛未出平日所集之斷碑殘碣與夫山巒峯脈形勢景物及歷朝賢人善信詩古文詞有據者一一錄籍，無徵者皆不妄注。迨壬申而稿成，分為五門：曰名勝，曰人物，曰建置，曰文部，曰物產，皆誌山中之事蹟也。今攷上方山在房山縣西南八十里，一名欏伽山。山極陡峻，仰而登之，如入上界，故曰上方。最高之峯為摘星坨，海拔約一千七百六十尺，山有雲水洞，洞中奇景百餘，寺名兜率寺，取上方六欲第四天之宮名也。其山北連江螺，南壓太湖，東負雲風，西接百花諸山。其水東西合襟，南轉而東，由孤山達天開，而入於河焉。按是山自東漢至唐宋元明千數百年，未嘗有誌。達開創始而成此編。其詞雖淺而記載甚詳，故吳仁敵為叙云：其為言不尚文藻，然其思意皆自性靈流出，是以不嫌樸也，斯非虛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山林

萬山綱目賸稿二十一卷 光緒年刊本

清李誠撰誠有雲南水道攷已著錄是編攷是書之作誠之意以為自酈氏水經注以下言水者衆而當時又有齊召南水道提綱行於海內人所共知而言山之人歷代罕見於是爰聚各通志及府縣志諸書參攷輿圖成萬山綱目六十卷起自岡底斯山以至西域北庭東海南海海內外諸山靡不條分縷晰綱舉

目張為齊氏水道提綱之配及誠卒後遺稿亡佚大半故人多弗知甯海章梫理其賸稿凡十有九卷後又得誠手寫原稿兩卷共輯為二十有一卷校錄成編始見於世矣按敘山之難實倍於敘水水之源流分合大小順逆皆舉目可定前人成著又多可參攷夫山則禹貢山海經第揭大端酈注亦僅依其水道為次欲就此數書中尋其脈絡而貫串之未見其能詳也輿地圖學古無善本攷其當時惟內府所藏輿圖最精然繪山亦祇作三峯之形不能舉緜亙之迹一綫而聯屬之至若坐談地勢就不知山祖崑崙及與出戶登高論順逆相生之理則言人人殊矣若夫度太行仰嵩高涉河越淮畧漢浮江入豫章以望匡廬臨錢唐而瞻會稽項又上二酉探九疑駐節於衡山之麓舟車所歷目繪神

圖條繫支分輒爽然其若失今李氏之書實古今之絕作輿地之津梁雖屬殘編亦至寶也宋明以來未有能及之者也

五嶽約一卷 檀几叢書本

清韓則愈撰。則愈字秋巖，平生好遊名山大川，各地勝景，按是書為記錄泰山、衡山、嵩山、華山、恒山五嶽之名勝古蹟及遊覽路逕，以成一篇。論曰：東嶽泰山盤道屈曲，凡五十餘盤，自下至古封禪處，高四十里，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為五嶽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南嶽衡山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不見。中嶽嵩山，獨加高字者，以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西嶽華山，一名太華，石壁削成，四方峻絕，高五千仞，其廣十里，上有三峯，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施於幽草，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為大帝之別宮，神仙之窟宅。北嶽恒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山林

高三千七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迴三千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以度世。此五嶽之大概，爾書中大旨皆如是也。按此祇可作遊侶之參閱，非攷地理之籍焉。

陝西南山谷口攷二卷 閒影樸叢書本

清毛鳳枝撰。鳳枝甘泉人。按是書為攷終南山之脈絡關塞要口等。其大旨謂秦據天下上游之勢。控河山百二之雄。一旦盜至叩關。入絕無留者。而往來自如也。尚為秦有人乎。夫關中被山帶河。險阻之四塞。未改也。固猶然天府之國也。伊古在昔。王者得之以王。霸者資之以霸矣。中才處之。宜猶足以自保。哥舒

翰輩不足論。何以同治之元。賦薄武關既莫為之禦。以成秦禍。越五年。而寇潼關猶莫之懲。而坐失連城之險耶。韓退之守戒曰。在得人。豈不信哉。人之一身膝理為急。護其要害數處而止耳。秦為天下之脊。南山則秦之脊也。而山之諸谷則其竅綮也。顧其說往往散見於篇。未有滙而著之者。倉卒有事。將回惑而不得其要。誠讀是書而講其利害。聚餉選兵以扼之。外侮絕焉。舉良有司而鎮撫其民。內亂莫生焉。毛氏之為是書。所舉谷口百有五十。自潼關西至寶鷄要口三十有一。分疏博證。經緯粲然。後世籌山防者。當取資參攷焉。

三省山内風土雜識一卷 問影樓叢書本

清嚴如熤撰。如熤字樂園，漵浦人，以洵陽知縣起家，官至陝西按察使。南山盜起，身在行間，先後幾二十年，嘗建議請仿古梁州自為一道，及明代鄖陽巡撫例，割三省邊郡，專設大員鎮撫，廟堂重更張，未據施行。今雜識首言乂安之策，必合三省通籌，即其旨也。按是書所論山内民風土俗，已畧具梗概，關林墾荒，

毋擾木鐵紙耳各廠，凡所為開財源，廣生計，俾棚民得各安其業也。再於適中之處設重臣，以一其事權，遴僻之處分州縣，以專其治理，綏靖之大規，不外此矣。今據如熤自序云，此書成於嘉慶十年，後道光時復增輯邊防備覽，總十門一十四卷，辭甚宏括，然規畫要畧，已具於此，後之談兵形險要者，應讀其書，可知漢中各地風俗民情之大畧，如能集

思廣益，隨時變通，而善用之，一隅之法，推之以治天下，亦不難也。此蓋嚴氏之本義爾。

山脈指掌續不分卷 排印本

清黃大華撰。大華字鞠友，武昌人。幼而奇穎，少孤，力學為文，下筆千言，顧好講求經濟。光緒戊寅年二十有四，始以經古冠軍補學官弟子，戊子中經魁，己丑通籍，以知縣分浙江，慨然有實政及民之志。後所官數縣，民皆仰望。平生無他嗜，喜為詩以自娛，與俞曲園、陸漁笙諸儒贈答。今所傳之四明集，即當時諸作也。又好讀史書，著有歷代帝王年表、歷代紀元同異考畧等書。按是書之作，乃大華見李靜軒之萬山綱目一書，讀之喜其精核，而惜其殘缺，因為山脈指掌一編，以岡底斯山為太祖，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大幹，分走全球，第舉大綱而已。其後原稿佚亡，故今不得見矣。而是書茲續成山脈指掌共十六篇，專敘震巽兩幹，其義在補李書之缺，而名曰

續己之前作。其大義云：盈大地之中者，山水而已。自禹貢而後，古之言水道者多，論山脈者少，蓋以江河之行地，如日月之麗天，尋源竟委，一目瞭然；至於山其開嶂，則崇岡疊巘，綿亘千里，其度脈則蛛絲馬跡，隱約有無之間，非親歷者不知來去。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豈一人足力所能到？兼之書缺有間，考證綦難，此古人論山者所以少也。攷工記云：天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陳蘭甫謂二語為地理之要。蓋言二水之間，即知有山脊，明乎水道，則山勢亦明矣。故清朝一代黃黎洲著今水經，齊次風復著水道提綱，李靜軒參齊氏書而有萬山綱目，繼李氏者，非鞠友而誰也。

新疆山脈圖志六卷 宣統元年刊本

王樹枏撰。樹枏字晉卿，直隸新城人。光緒丙戌進士，歷任戶部主事，後官四川、甘肅各州縣，爲新疆布政使，又任國史編纂處總編纂。著述甚多，有陶廬叢刻諸書。按是書乃其官新疆時所序成專攷天山、南山、北山之脈絡。按天山脈起於葱嶺，而晉卿本河源所自出，云葱嶺即崑崙，其東行一脈，乃爲天山本幹，復

分支特起，爲南北路諸山，綿亘數千里，尾掉玉門，入中國，蓋大地元氣旁礴爲高山大川，其縱橫起伏，要莫不有跡象可求，循其理也。新疆既在西陲萬山中，自三代不及以政，漢唐而還，輪蹏交錯，聲教始通，相衍迄於有清，攏有準部回畺，廣地萬里，測星度，列士方，因形勢自然，而置郡縣，要荒一家，秉其阨塞地利，何其盛也。輓近軍興，斯拉夫之族侵入

其阻，當事者以邊境爲非禹貢所及，不甚顧惜，厥後兩國每以地界相持，試自崑崙左轉旁騰格里之陰，度伊犂額爾齊斯諸河，抵阿爾泰，復折而西向，芒芒千里，其河流多自東南來，而其山脈隱見，皆與我相屬，誠我有也。先生開藩于斯，用取案牘約章、譯語方言、中外古今史氏之文，以爲是書，以山爲經，水爲緯，凡城郭台站、市集物產、卝石道橋，類附

條分彙括無漏，後之治西域地理學者，參攷之書也。

新疆山脈圖不分卷 石印本

王樹枏撰樹枏有新疆山脈圖已著錄是編按樹枏山脈圖志一書雖名圖志實有誌無圖而是圖為後作自成一編以補前書之缺共繪平面山脈圖十有六幅其次第首為新疆山脈總圖次列天山圖八南山圖三北山圖三後附莎車府總圖一幅皆參訂山川脈絡谷口道里攷新疆西界山之最大者曰天山

天山一名雪山一名白山又名折羅漫山在新疆境內西接於葱嶺之烏赤別里山在新疆疏勒之西北迤為中國與俄羅斯之界其東迤而分阿克蘇特克斯二河之源者曰汗騰格里天山之主峯也最高之項達二萬五千尺又東北為那刺特山自此而東分為二支橫分新疆為南北二路北支至鎮西縣東而止南支至哈密縣東而止又北一支在

伊犁之北者名博羅布爾噶蘇山脈更北而為塔爾巴哈台山脈也天山之脈大畧如是學者欲觀此圖當先參攷其志然後可以明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山林

新疆國界圖不分卷 石印本

王樹枏撰。樹枏有新疆山脈圖志已著録。是編按是圖為改訂新疆區域及國界邊疆，據其地舊圖分析為說，以五色記之。圖例云：水道地名凡屬原拓，仍用墨筆。其已查明地名填以紫筆，附引洪圖地名，填以藍筆，巡撫魏源開現管地名，冠以硃圈，俄人誤認中屬地段，誌以綠圈。其凡例如此。玆是書全編共圖二

十幅：一曰欽差大臣升泰會同俄使巴布潤富撒斐索富斐里德勘分科塔邊界圖，二曰欽差大臣升泰會同俄使巴布潤富勘分哈巴河至阿拉克別克河口邊界圖，三曰欽差大臣升泰會同俄使撒斐索富勘分阿拉克別克河口至賽里山邁哈普奇蓋邊界圖，四曰欽差大臣升泰會同俄使斐里德勘分塔爾巴哈台邊界圖，五曰欽差大臣長順會同俄使斐里德勘分伊犁邊界圖，六曰欽差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會同俄使斐克記爾米德恩斯克依勘分阿克蘇屬邊界圖，七曰欽差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會同俄使斐克托爾米德恩斯克依勘分喀什噶爾屬邊界圖，八曰南疆分界總圖，九曰南疆分界總圖，十曰南疆分界總圖，十一曰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譯繪新疆西南各回部圖，十二曰海英

校勘總署帕米爾圖，十三曰海英查勘西南邊界及帕米爾全境形勢道里圖，十四曰海英查勘中英兩界圖附綫說圖，十五曰綫說圖，十六曰海英查勘蘇滿碑卡圖，十七曰英俄私分帕米爾圖，十八曰李源鈵查勘莎車葉城各屬東南邊界圖，十九曰戴富臣查勘明鐵蓋推古魯滿蘇邊界圖，二十曰英楊哈思班游帕米爾圖。圖中沿革最重中外交界，其

意義甚明。然新疆曠野大荒之地。學者親歷實難。故誌其地理。用力多而獲功少。小誤之點。或所未免也。

治河纂要二卷 清鈔本

清俞瑒撰。瑒長洲人。按是書大旨攷證歷代治河之事。編為兩卷。共列三門。其上卷首論夏書禹貢。次考河源。下卷則專言河防事宜。篇中所引史記河渠書。酈氏水經注及諸史傳記等書。次第分明。有條不紊。頗為精核。其大義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以河之為利於天下大也。傳曰。河海潤于千里。顧不資

其利。而或反以為害。則水之為害於天下者。亦莫甚於河。古之聖人不以己之利為利。而以民之害為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是以隨山刊木。分別九州之水而治之。而功之著者。惟河為大。昔人云。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夫洪水為害。堯舜不能為之。夏不有神禹。其何以治。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鑿龍門。疏

九河掘地而注之海豈真因時俯仰無所事事者哉特以順其高下之勢辨其分合之宜度地形察水勢以決其壅塞通其障蔽而水自治期于久遠以利天下之民而已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後世之治河者無慮數十百家或欲專其利于一方或欲移其害于他國或覩目前之近利而忘乎久遠之圖大抵與神禹之治相背違故不旋踵而其患隨

之為害於天下也日益甚崩騰潰決無歲無之緣河之民卧不安席食不宿飽日有浮沈之患隄防壅塞之勞雖竭數千里之脂膏以濟之而不足竊恐治之者未得其道也夫禹之遺跡備載於書人不以為迂必以為腐不知聖人成法動合天則順之則利違之則害亦在乎人之有識與否也書中為説梗概如此後之治河事者當取之以資攷焉

南湖攷一卷事略一卷 浙江局刊本

明陳幼學撰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歷進士授確山知縣政務恵民開河渠百九十八道調繁中牟政績茂著遷刑部主事以員外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遷湖州知府一郡大治其事蹟具明史循吏傳是書專以訂證南湖形勢及其沿革變遷也編端冠圖三幅首載全湖形勢詳考圖次為陳令創築之圖

三則傅院清理之圖三圖之後又附説略數節及南湖誌考一篇其大義以為南湖興廢曷嘗不由縣令哉創於漢修於唐守於宋非異人任也令也幼學考餘杭誌諄諄以三府利害歸之南湖之浚塞今南上已塞南下亦駸駸乎塞矣三府害可知也何其宜浚而久不浚乎則令與有責焉龜山而後令非乏也縱不為三府計獨不為餘杭安樂鄉十六

里窮民計耶幼學爲餘杭計宜浚爲杭嘉計宜浚爲湖州計尤宜浚湖之鄉先生如吏部韋元禮觀察王介夫閔基厚未嘗不三致意焉惜也浙西江南諸君子句無以南湖之說告者無不明受其害而舉莫之知也今且無論杭嘉亦無論蘇松常第以湖論萬歷十五年湖州大水土爲不毛至十六年民都殍胔死者過半三十六年又大水費朝廷金錢

一萬六千伍百兩有奇改折漕銀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兩有奇湖民流離者死亡者又不知其幾也今九邊告急來南漕輓不入大司農計無復之手書移所司督漕折銀急於星火而所司無以應杞憂殊殷殷焉此誌所稱憂移國計者誰實貽之爲姦豪游說者謂南湖非久而不及三府何浚之爲不知此中無幸生靈能禁幾推折朝廷有數錢穀能禁幾消耗也今攷南湖在浙江餘杭縣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舊唐書地理志云苕溪自天目來高而下縣地平衍首當其衝漢熹平時縣令陳渾始築兩湖以瀦水後堙廢唐令歸珧因其故迹重濬之宋明以來相繼修築清康熙時巡撫范承謨又濬之其事略如是幼學成書大旨以防患利民爲論以戒後之治濬官吏使知古今廢興展卷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如指掌今之好水利之事者必當一讀此書也

江源考證一卷 豫章叢書本

清李榮陛撰。榮陛字奠基，號厚罔，萬載人。乾隆進士，官雲南知縣。有厚罔文集。是書乃攷古今長江之發源及其脈絡變遷，故採錄山海經、水經注、歷代史志諸書，分析綱目，以為次第，每段各自為篇，薈萃前後而成一編。首段原引徐霞客江源攷，因之而證其謬。按霞客曰：河源崑崙之北，江源崑崙之南，曰犂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江經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經麗江至叙二千餘里，而岷江為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峒間，水陸莫能溯，人既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有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不知禹之導，乃其為害中國之始，於積石導江，岷山江源不出於岷山，推江源者當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金沙江為首云云。攷徐氏遊記，天下名山多有，而江源無之。崇正十一年冬月，別滇赴雞足山，自言欲從金沙往雅州，參峨嵋，滇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其從自雞足北出麗江，南西極騰越，轉永昌，遷順寧，復止雞足。又踰年，遂卒。陳木叔為其誌，乃云霞客從峨嵋抵岷山、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瓦屋晒經諸山，極於犂牛徼外，又由雞足而西出石門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望見方外黃金壇，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某氏為傳益增飾之，謂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還至峨嵋以溯江紀源。而德清胡氏以自滇探河源不應迂道玉門，且去中夏無如是之遠，識霞客為不學無識，徒大言以欺人。然攷

之遊記何嘗有是事峨嵋尚未一到江源攷殆据西番僧傳之首尾不滿千言言里數僅得三之一其質略如此二子徒欲炫燿其文不惜多方造誣以身質之亦大為霞客累矣胡氏不察反云霞客不足道故榮陞特為之辨也胡氏又謂岷山導江經有明文不可以麗水為正源且江河一也導河積石非經之明文乎金沙與岷江固相合胡氏猶欲

絕之于閩河與積石隔越數千里胡氏轉欲引為重源何歟謂有定識者固如是歟霞客自注云金沙江即殑伽河南金沙即信度河攷唐書中天竺摩揭它國城瀕殑伽河水經註恒水至五河合口南方到摩竭提國是殑伽即恒水矣通考又云新陶五江總名恒水新陶即信度亦為恒水恒水今稱岡格母倫江源出岡底斯大山之西其東則牙魯江所發南金沙上遊也今按天竺水與中土水東西分背明季佞佛以得託其種為幸遂不惜竄易禹貢九州霞客誤為攷證榮陞移胡氏前語斥之不為過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荊州萬城隄續志十卷志餘一卷 光緒二十年刻本

清舒惠撰。惠長白人，光緒進士。攷惠之撰是書，大旨爲續倪豹岑之前志及徐雍蘇之隄圖，研求要義，測量形勢，因而披檢塵案，蒐輯羣言，繪圖附說，以冠於首。凡奏疏、稟牘，益以修防諸事，以成一編。分爲十門：曰諭旨，曰圖說，曰建置，曰歲修，曰防護，曰經費，曰官守，曰私隄，曰藝文，曰雜志。惟水道一門附於圖說。卷末爲志餘一篇，以備疏築工程之參攷也。按荊州萬城大隄爲全郡之保障，創自東晉，歷宋、明皆民修。至清乾隆戊申之役，朝廷發帑修築，嗣後修防專責，遂歸郡守。然滄桑變遷，成規無攷，凡蒞此任者率皆以吏爲師。自倪豹岑用元代沙氏通議之意，輯成隄志，風行於世，官斯土者莫不奉爲圭臬。自後徐雍蘇又有萬城堤圖之輯，倪重文獻，徐重輿圖，

凡有關於修防者，俱備，亦可稱全璧矣。惟倪氏之書於咸豐、同治以前，偉論鴻文蒐羅極富，而篇首祇載總圖，形勢之曲折尤略焉。光緒丁亥，惠守本郡，修防七載，嘗披覽前志，意有所慽，謂倪志成於同治甲戌，今已二十年矣。形勢既有變遷，修防因之日劇，如近培厚增高，磚石並用，挖蟻捕獾，重用石灰，日甚一日，非復前書之舊也。淤洲沙灘，此消彼長，深洪大溜，忽南忽北，非復前書之舊也。即沙市郝穴三次建修磯岸，爲近時鉅工，建置也，其異於前書建置者一。每當汛漲，駐工督令委員夜則會哨，以免兵役疏懈，晝則巡查浸漏，遇即搶護，籌防之策較昔爲嚴，防護也，其異於前書防護者一。自前督憲裕奏明減土節用，征土展限，案牘紛繁，以至三屆安瀾叙奏，駁之案，經費與官守也，其異於前書經

費官守者又一患見三者之不同故於安瀾之暇詳察形勢特舉利弊折衷籌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因勢利導因時增益而成此書與倪志並行於世以備治隄者之參攷云

淺湖水入江議一卷 揚州甓刊本

清葉機撰機定海人其事蹟具揚州志是書專議論寶應高郵諸地湖河水勢淺漲之事大義以為洪澤湖之水淺於寶應高郵邵伯等湖由運河各壩淹及下河州縣高郵地勢實當其衝運河東隄五壩而高郵居四是以受水最先最甚湖自黃河奪淮淮水盡歸洪澤而黃河各閘壩盛漲減淺又趨洪澤淮黃同

入洪澤之患滋大不得不閘西壩三河合淮黃而入高寶等湖每逢壩水暴至湖西與運河一片漕隄民命節節危險是以前人籌議於高郵建設南關中新車邏等四壩由下河各路東至范公隄之少海丁溪草稔等閘歸范公隄外之古河口王家港二河入海此湖水入海之道也甘泉縣邵伯鎮下於運河建設金灣六閘鳳凰壁虎灣頭等閘使湖水

東南流入江各閘下之廖家溝董家溝石羊溝芒稻白塔等河皆入江之要也考乾隆二十二年稽相國協辦總河時曾奏言湖河水勢歸江近而歸海遠歸海則紆迴歸江則逕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則少一分入海之水失機謂入江之利有四稍不使可轉而為利者有一高郵四壩至海口凡四百里分挑各河每河須挑四百里若入江應挑之河道不過三十餘里至四十餘里較入海之路十僅得一錢糧省而蕆工速利一一晝夜水行可五六十里高郵壩開一月水尚不到范隄隄外至海尚有二百里其遠可知今入江凡四十里路近則水行疾一日行數日之水消減必速利二治水無他法順水之性而已水性無不就下地勢河形自寶應至揚州由高而下本年八月高郵啟南關壩湖水誌樁深

一丈三尺五寸同日下游揚糧廳具報水漲至一丈七尺四寸形勢高下此其明證至江口自必更低導之入江勢如建瓴利三百姓耕田而食所謂以民自養則有餘也

治下河水論一卷 揚州藏刻本

清張鵬翮撰鵬翮字運青麻城人籍遂寧康熙進士累擢河道總督長於治河凡所經畫無不完固雍正初拜武英殿大學士時稱賢相卒諡文端事蹟具清史稿本傳是書乃鵬翮奉命至開海口闢清口塞六壩一稟朝廷成算上河次第就理負海之地高原亦已種麥惟積水不去乃籌所以宣洩下河積水之法

分為三路高郵泰州興化其南路也寶應其中路也山陽鹽城其北路也鵬翮挐舟按視博諏父老洞其曲折於高郵則自南關大壩下起攔馬河訖朱三橋凡三百九十一丈又自車邏壩起攔馬河訖齊家莊凡三百三十丈各開置引河匯入運河經一溝二溝三垛至興化之海溝河白駒場入於海泰州則自淤溪至車兒埠淄子河以入於海此其舊

經也今按淮南者古之澤國也禹貢曰淮海惟揚州田下下賦下上以其地多沮洳為水所宅也然在上古祇淮而已自元益之以黃洎明又益之以運控引諸流而淮揚之患益深矣下河者揚之江都興化泰州高郵寶應淮之山陽鹽城七州縣迤東際海之地也攷陳應芳敬之集云自泰州新城河以至興化高寶鹽之間凡為湖者五十有奇則民生之

墊溺者幾矣康熙二十八年允淮揚士民之請挑濬下河大發帑金以部臣專領其事相繼未就三十八年正月上閱視河工諭前河臣曰下河地方田廬漂沒朕軫念民艱屢遣大臣往治不惜數百萬金錢務期早綏黎庶乃歷年已久未有成功今水勢仍復橫溢浸漫城廬沉沒田疇以至民多失業於是撤員寢工且曰下河不治而自治矣所以然者

下河居運河之下運河又居淮湖之下洪澤隄岸不固則七十二山河之水建瓴東注而運隄壞運隄壞而江興泰高寶山鹽七州縣濱海之民如魚游釜底其勢然也洋洋聖謨從古言河渠者所未發然下河為洩水入海之道道不通則泛漫停蓄亦足為害此上諭所以有挑濬下河引積水入海之舊案者也

歷代河防類要六卷 刊本

清徐璈撰璈字六驤號樗亭嘉慶進士官陽城知縣性情强直不能隨俗遂歸里以著述為事有詩經廣詁樗亭集等是書以攷歷代河道源流沿革變遷及隄工水患諸事故其編首冠圖十有五幅起自禹貢三代之時止於元明開運之後總目云禹貢舊河三代河北行圖第一周徙河至西漢末河北行圖第二東漢魏晉南北朝至唐末河東行圖第三宋金元河東行南行圖第四明宏治後河南行圖第五漢成徙河瓠子河張甲河鳴犢河圖第六漢屯氏諸河水經十一瀆圖第七漯河王莽河馬頰河篤馬河圖第八五代赤河宋二股河四界首河商胡六塔橫隴諸河圖第九漢南徙河宋熙寧金明昌分流河圖第十金大定河元賈魯河杞三汊河明塌場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圖第十一明濁河銀河符離河徐州北徙河沙灣河圖第十二漢石門渠滎陽引河明南徙河合汴睢入淮合渦潁入淮圖第十三運河全圖歷代河行遺迹第十四西北河圖第十五繪圖之後則議論攷證之文分爲六門曰河道曰河患曰河議曰河工曰河漕曰河具按河道者論河道之源流也河患者論水之汎濫爲災也河議者議治濬之法也河工者言其工程也河漕者言河渠之運漕也河具者亦總論治河諸事者也此皆集錄歐陽玄劉天和諸家舊説參以歷代史志之文而成一編實爲古今治防河道綱紀之書今之好斯學者當讀是書可知防河之大畧焉

五省溝洫圖説不分卷 沈氏家刻本

清沈夢蘭撰夢蘭浙江吳興縣人嘉慶間衍聖公孔慶鎔從之受學以周官經溝洫問之夢蘭曰此古人平土法也地之於水猶人身之血脉通則利塞則病故文川雍爲巛川亡爲巟三代之時盡力溝洫冀雍兖豫諸州周非沃土是以舉方三千里之地給千八百國諸侯之用而無不足也今西北水利廢塞不講久矣夢蘭乃依古法考地勢準人功而五溝五涂之制均爲明悉因而作圖附説詳舉條例以析各水之源流又採取明徐貞明潞水客談劉天和問水集諸家之言以爲攷證輯成是書按其大義以爲溝洫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爲亟西北地勢平衍而多散漫河流飃勁而多渾濁自古稱黄河一石水六斗泥他如陜西之涇渭山西之沁汾直隷滹沱水

定等河皆與黄河無異故其漲也則渾流洶涌而衝決為患其退也則河泥滯澱而淤塞為患古人於是作為溝洫以治之縱横相承淺深相受伏秋水漲則以疏洩為灌輸河無汎流野無塽土此善用其決也春冬水消則以挑濬為污穢之土治地之薄者可使厚水之淺者可使深此善用其淤也自溝洫廢而決淤皆害水土交病者矣此古代治濬溝

洫之法全編中之大略也

上虞塘工紀略四卷 光緒四年刊本

清連仲虞撰仲虞字樂川世居上虞之湖頭村曾祖雄飛祖彭年四川忠州直隸州父聲佩候選通判仲虞少負大志自習舉子業即以呫嗶為恥應試輒冠軍補邑諸生而應秋試性好儉素不事家人生產累歲賑饑荒恤煢獨解紛排難不自暇逸而半生心力江海防尤利賴焉古虞負海面江東連餘慈鄞西毘

山會蕭先後倚塘為固而後海自道光季年海水南趨咸豐三年迅漲嚙隄幾盡仲虞任事修塘寢食工所年餘築復竣日而成是書繪圖紀事詳載道里之長短潮汐之高下與夫興廢之利弊堤防之緩急俾後之人有所取法按虞當嚴壑之會臨溟渤之濱夏蓋以北實淮海門雷轟濤怒厥地稱險爲其西南瀕曹江江出新嵊諸山霖潦時降衆壑爭

趨風潮逆流互激交滙奔盪訇塩冒濕彌原於形為尤險先民有作堤之垸之江塘埋其前海塘障其後而水勢稍殺雍乾之世迭請内帑以時修築迨道光季年塘漸以潰漫溢田廬汩及郡壤胥當軍興府藏支絀官民束手仲虞俳徊塘上設法堵禦任海水氾濫為災而上虞無患也故後之治塘者皆以為法則益廣其惠於靡涯矣今考仲虞治塘之

策具載其遺箸之中而是書大旨甚為簡略條例規程等事均不備述也

高家堰記一卷 揚州叢刻本

清俞正燮撰正燮字理初黟縣人道光舉人家貧性介才識俱長著有癸巳類稿存稿諸書是書專記高家堰築堤決口等事按高家堰在江蘇泗陽縣南當洪澤湖東北盡處接安徽盱眙縣界後漢三國時下邳人陳登築高家堰興水利僅具雛形明永樂時陳瑄發軍民修理之勢漸南拓萬歷初潘季馴大興堰

工加築磚石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三閘自周橋南至翟壩空之串堤名曰天然減水壩清康熙初靳輔接築周橋翟壩堤工改三閘為周橋高良澗武家墩唐梗古溝東西減水壩共六座磚石並舉全堤告成嗣張鵬翮堵閉六壩另於天然附近改建仁義禮減水三石壩乾隆初又於三壩附近添建智信二壩名為五壩嘉慶中移建仁義禮三壩於

蔣家壩南並挑引河三道名曰三河皆洪澤湖蓄洩關鍵也全隄長約一百二十里或統名曰高家堰其明清以來變遷如是正變攷其沿革論其工程而成一篇亦記載治濬淮揚水利之實錄者也

袁强古漳官隄志十卷 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清庬維藩撰維藩字价人號喆士袁强人鴻臚寺序班是書大旨為考證漳河隄岸劃分地段繪圖而并附以說其說主黃谿為古漳故道闢其縣志諸說之非而成一編按漳水有清濁之分清漳二源東源出山西樂平鄉之大黽谷本流經和順至遼州與西源會源出和順之八賦嶺東南經武鄉至遼州與東源會二源合流經河南之武安涉縣至林縣交漳口與濁漳會濁漳亦二源西源出長子縣發鳩山東流經潞安府潞城縣至襄垣縣與北源會北源出沁州伏牛山南流至襄垣與西源會二源合流經彰德府臨漳縣直之成安縣至魏縣分兩支一東流經大名之城至山左館陶界入衛河下達臨清州名為運河一東北流經廣平縣肥鄉縣界至山左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縣南又分兩支一北流經邱縣西關鉅鹿平鄉新河等境入寧晉而東北流由威縣清河南宫山左武城直之棗强故城景州武邑阜城交河南皮滄州至青縣向由該縣東北直沽達海今改由青縣城西入獨流泊滙子牙河并東淀水至天津逆河入於海在濱棗之古漳河俗名清洋江者言洋即水也謂水入此河雖至渾濁經宿即能澄清故曰清洋

也清代重修萬家堤亦各萬全隄工甚穩固其水始東入於衛而不復北行焉此古漳水之流域也

海塘擥要十二卷 嘉慶十六年刻本

清楊鑅撰鑅字振裔合州人嘉慶進士十四年署温州府事兼辦杭州府東防海塘事宜按塘工之始自唐大歷間海水翻潮大為民患白香山刺史杭州江塘壞為文祈禱而放錨未興海塘罕就梁開平四年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塘于是著宋大中祥符時屢圮屢修明洪武至隆萬海五變塘五修廢興亦屢宋史

河渠志僅傳其略明史如之至清始有兩浙海塘通志新志諸書沿革大略如此是書乃鑅任職修防之時以為方觀承海塘通志及琅玕之新志卷帙浩繁參攷未便因刪節複文取有裨益於塘工者臚為八卷又得阮大中丞新志擴而續之列十二門起於圖說迄於藝文博稽檔冊廣為旁搜稍加訂證歸於簡要誠以潮汐發自尖山奔赴州東之念里

亭汎扼於中沙激起潮頭歧而為兩加以回溜激滌始覺駭浪旁飛怒濤横射由海寧而仁錢二百餘里獨當其衝且紫石各工迤邐萬有八千餘丈嘉湖蘇松常各郡境既毘連勢尤窪下所有民田廬舍皆恃此一綫危堤為之保障則地險而工鉅惟在承辦之員深求要領則是書實有裨補云爾

揚州水利論一卷 揚州叢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書中大旨專攷高郵興化寶應泰州諸地運河源流治防事宜簡明為論數篇以明其義大略謂高郵州境之西南連郡中以至滁泗天長諸山地勢為高東北諸湖蕩與山陽寶應鹽城相接地勢最下其高者水之所出其源有七十二澗下者水之所歸凡七十二澗之水皆滙於三十六湖汪洋浩蕩方二三百里循湖而東有河曰運河有堤曰平津堰凡田在堰西者曰西上河在堰東者曰南下河以西高於東也南北下河之間又有河曰運鹽河其堤曰東河塘凡田地在塘南者曰南上河塘北者曰北下河以南高於北故南不曰下河而亦曰上河也堰有閘數座塘有斗門石䃮涵洞數十處遇水則西河藉南河北河以為之洩遇旱則南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北河籍西河以之溉焉凡言揚州水利者不外乎此編中議論要旨如是夫水之利害不並立水害既除斯可圖利須及時而行安不忘危勞不思逸全在經理之人得其宜耳此古今言水利者之通論也

開濬鎮洋幹支各河圖説一卷附紀事詩一卷 石印本

清吳鏡沅撰鏡沅光州人光緒進士二十六年調補元和縣知縣知鎮洋縣事因為記一篇繪鎮洋境内支幹圖一幅以成是書大旨謂鎮邑雖僻處海隅然横塘縱浦利賴無窮惟地勢低窪幹支失濬即旱潦難資灌洩往往利未興而害亦隨之鏡沅於光緒十四年官在茲土次年即值秋雨四旬霪潦害稼分別勘請蠲減賑卹少蘇民困因慨然於水利之未修而水害之宜亟去也十六年隨同郡尊程公籲請截留賑銀二千八百餘兩即將應濬河道擇要興辦於是楊林幹河及北漕漕支河同時并舉經費不敷由郡尊及鏡沅各捐廉泉千貫濟之餘歸紳富募補而工於丙申春開竣至劉河係太湖尾閭為通省幹河之一閘

也。今按鎮洋境内應濬各河，大概俱已流通，實於農田不無裨益。惟是各河吐納海潮，挾沙易淤，無十年不舉之工。繼此修舉廢墜，以期利永興而害永除。然欲永除其害，必當搜求良法而後可也。此書爰繪全圖，并附紀事疊韻詩十二首，惟載當時事蹟，而不論築堤之工程，可謂言水利書中之最略者。

運瀆橋道小志一卷 光緒乙酉金陵冶城山房刊本

清陳作霖撰。作霖字雨生，江寧人。是書大義以為儒者侈言六合，求之千里萬里外，以誇多門博，而桑梓敬恭之地，童時釣遊嬉戲之所，或瞠目不能對，數典而忘祖，識者譏焉。按古今志乘之書，汗牛充棟，若常棠之澉川志，殷萃叟外岡志，錢敬亭續外岡志，所記不過一隅，而父老之舊聞，鄉先生之嘉言懿行，與夫

里巷街衢溝渠橋梁祠宇園林之變易，人情風俗之今昔異，已櫽括於篇中，信乎志無大小，惟要於可信而已。攷作霖留心鄉邦文獻，手所鈔輯數千言，邑人修郡縣志，輒倚之集事。里居之暇，復為是志，以水為經，以橋為緯，縱橫僅十里，而父老之舊聞，鄉先生之嘉言懿行，與夫里巷街衢溝渠橋梁祠宇園林之變易，人情風俗之今昔異宜，詳明記之，而

出以謹嚴，全編條例則用澉川志與外岡兩志也。按此書特采章之先，其益出所緼，以為後進模楷，使讀者人人生桑梓敬恭之思，陳氏之用心可謂深矣。夫用心於鄉里之舊聞者，當取法於陳氏之書也。

滎水案牘不分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為輯諭旨奏章公牘等而成編，端並無叙例諸文，頗為簡略。首篇云：奏請撥款堵築滎工分流一摺，黃河滎工漫口堤岸塌寬二百十丈之多，該署河督等現擬於外口估築攔溝大壩，以閉其氣，俟壩基增培完竣，即於兩壩先行進占，為收窄合龍地步，着即趕緊籌辦，所需工料銀九十萬兩，現當應用緊急之時，着戶部先行撥發庫銀四十萬兩，由順天府派員迅速解赴工次，以便尅日興工，又派員并出具印領，預備箱隻赴部庫請領，分作四批，每批十萬兩，承領起解，暨咨直隸、山東、河南各督撫一體飭派員遞解云云。按其編中文義大旨如是，皆為順天等地修工時之公文存稿，故曰案牘也。

閘泇奏疏二卷 舊鈔本

明曹時聘撰時聘萬歷進士與李化龍孔貞運諸人同為河臣是書乃時聘為河道侍郎時所上之奏議以為一編編首總目共列九條一曰報泇河拓工完放水行運疏二曰泇河善後事宜疏三曰條議河工應行事宜疏四曰請留漕糧疏五曰題開歸河汝府州所屬漕糧改折疏六曰催請攤派銀兩并補足原請之數疏七曰催補經費不敷疏八曰報大工告成水歸故道疏九曰大壩垂成議暫停合龍門疏其奏疏大旨謂泇河山沛縣李家巷經滕嶧地方至黃林莊西邳州界止應屬夏鎮分司及濟寧道自黃林莊至直河口俱邳州地方應屬中河分司及淮徐道各照所屬會同管理其沛地屬徐沛河防同知邳地屬邳宿河防同知無庸議已惟沛東不數里

即滕嶧之境自呂莊至黃林莊袤長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二丈約百有十里其中有歲修之工須得府官料理有出沒之盜須得府官彈壓有歲運之舟須得府官催儧將歸之徐沛同知則處隔屬之難行將歸之運河同知則虞遙制之難遍合於萬家莊建驛處所專設管河通判一員為便又嶧縣原無管河縣佐應增主簿一員但該縣河道工程頗簡歲修自易惟以縣丞代之亦足辦理云云今考泇河有東西二泇東泇出山東費縣東南箕山西泇出費縣西南抱犢山東南流至江蘇邳縣三合村與東泇合又南入運河謂之泇口運河自邳縣至山東滕縣統謂之泇河當時修築乃西泇河也按其疏中修工年月起於萬歷三十三年五月間止於三十四年五月一年之間則該其事矣然史志不載

其事，故未能詳為攷證爾。

汴水說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朱際虞撰。際虞字石軒，歷城人。是書大旨謂史公河渠書稱自禹而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則指陰溝為禹所開者謬也。至謂陰溝特河之分流，汴水不出于陰溝，而出于大周山。陰溝東注，至敖山之北，始兼汴水，是汴乃河之兼流也。又謂惠民河實潁水，宋時自周家口以下，開濬至朱仙鎮，以達于汴。其後

赤倉而東，汴之正流淤塞，全入于惠民河，故後人遂以為汴河，是一是二，際虞辨證頗為詳明。今按汴水又名汴河，亦曰汴渠，即汳水。其上游為古之滎瀆，又曰南濟，首受黃河，在滎陽曰蒗蕩渠，東流曰官渡水，又東經大梁城北，曰陰溝，曰汳水。其在大梁城南分流者曰鴻溝。按汴渠故道有二，一為古汴河故道，由河南之舊鄭州、開封、歸德北境，經江蘇

舊徐州合泗入淮，即水經注汴獲二水之道。元時為黃河所奪，今淤。一為隋以後汴河故道，由前故道至商邱縣治南，改東南流，歷安徽之宿縣、靈壁、泗縣入淮。隋煬帝往江都，唐宋漕東南之粟入京師，皆由此道，而今久已湮廢。惟泗縣尚有汴水斷渠細流，如際虞不著此說，後人雖欲攷此水之原委，亦難明晰矣。

江源記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查拉吳麟撰。麟字子瑞，號晚亭，別號黍谷山樵，滿洲鑲黃旗人。康熙舉人，官內閣中書。乾隆中薦舉鴻博，與修明史，本紀出其手。有黍谷山房集。是書大旨以為滇蜀之水以江名者甚衆，而金沙、瀾滄、綠江最著，其源皆在西南徼外，而代前圖籍均無可攷。麟躬自從征西域之地，略得而記之，以成一編。其攷證云：金沙之源有二，一出唐武持，蓋古烏斯藏地，西僧號達賴剌麻者世居之。境內有山狀類牛，水從其尾流出，名烏穿移蘇，西南流六七日程，名移魯烏蘇，入巴黨。巴黨者，西僧所屬之城名也，又名巴除。入雲南麗江府，是為金沙江，歷鶴慶、武定，至蜀之馬湖口。昔南詔蒙氏有國時，册為四瀆之一，即此也。一出呼湖諸爾，即唐人青海地，有山名馬爾雜爾柰

泉水出焉為雜馬木特河南流入唐武特之裹塘名巴龍江入打箭盧名密尼雅充除番人謂河為除其地有密尼雅充山故名焉自是入蜀之建昌鹽井衛名大沖河至三江口入金沙江打箭盧者唐武特之東界去麗江府四千里去西僧所居詔三千七百里詔即廟番音之訛也東至巴龍江四百里江以內即中國之地也今按西藏在西南徼外數

千里荒遠無所考清代聲教漸被歲遣兵戍其地故軺車所指時有志述若衛藏圖說其最詳者也此書雖記江源而實括西藏大略筆意古雅有似酈氏水經注柳子永州山水諸記云

安東改河議三卷 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清范玉琨撰玉琨有佐治芻言馬棚灣漫工始末已著錄是編敘是書乃道光間玉琨從幕張芥航時所有案牘奏稿也按編中敘錄云江南河帥芥航張公久宦郡縣河事非所習也道光四年冬湖水潰決河漕交病國家治河無人集思廣益得能治之人而興之謀庶幾獲有挽救故時玉琨方以別駕待次夷門

瑋望瑰材上下推重於是籌維整飭簽隄挖穴積土儲料諸要務皆飛書諄諭務令實力奉行會籌長策期底成平疏出遠近爭誦皆出玉琨之手也今按是書乃其當時所草諸稿明瞭精確雖未歷河工者一覽斯籍亦可深知河事之利害者矣

關中水道記四卷 問影樓叢書本

清孫彤撰。彤承德人。是書大旨，乃採錄經史地志等書，攷證關中諸水之名，及其流域變遷，共舉五十九水，述其脉絡原委，各為一條。大義謂河水自塞外東流至廢勝州西屈入塞，逕陝西榆林府府谷縣東。水經河水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即于此也。漢沙南境在今縣東

北。唐置河濱縣。元和郡縣志，河濱縣黃河在縣東一十五步，濶一里，不通船楫。即河濱關是矣。又論洛水曰，洛水一名漆沮水，出陝西延安府定邊縣西南，夏書謂東過漆沮，傳曰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山海經，孟山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洛水出于其陽，西東流注于渭。周禮雍州其浸渭洛。淮南子曰，洛出獵山。說文解字，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通典，洛原縣漢歸德縣地，洛水所出。元和郡縣志，洛原縣白於山在縣北三里。太平寰宇記，洛塲縣白於山在縣三十里。今水出縣西南流離廟石縫中。廟西北有白露山，疑即白於山也。志家多以白於山為在甘肅合水，以出安化之洛水為正源，按樂史言廢洛源縣在慶州北二百七十里。又曰華池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歸德

縣之地，即洛原縣也。編中攷訂大略如是，以此可見彤之搜集實為淵博矣。

淮揚水利圖說不分卷 道光刊本

清馮道立撰。道立字務堂，江蘇東臺人。歲貢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好讀書，至老不倦。著有國策輯要等書。其事蹟具揚州府志。攷是書總目共圖八幅：一曰淮揚水利全圖，二曰淮黃交滙入海圖，三曰禦壩常閉水不歸黃沿江分洩圖，四曰漕隄放壩下河築隄束水歸海圖，五曰漕隄放壩水不歸海汪洋一片圖，六曰東臺水利來源圖，七曰東臺水利去路圖，八曰東臺楊隄加高圖。各圖之後均附以說。其論繪圖形勢之次第云：知津不過管窺之見，明其大略。總圖之後，即繼以淮黃交滙入海者，明乎淮受黃欺，欲治淮者，當先治黃也。黃水如不能禦，即當大開江路，故治江分洩圖次之。江水又不能容，則非開漕隄不可，即宜用築隄束水法，庶不致散漫無歸，故築隄圖又次之。若水既四散，田園淹盡，始主范隄，而汪洋一片之景象成焉。是圖也，統計九州縣地，周圍可千有餘里，水天一色，莫辨津涯，民間屋廬邱墓隨水飄泊者，不可勝數。仁人君子當亦有目擊心傷之感，後之治濬水道，可不勉於事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淮揚治水論一卷 道光刊本

清馮道立撰。道立有淮揚水利圖說，已著錄。是編攷是書大旨，專論治瀆淮水之道，明體達用，有裨於當時，其大義云：夫淮揚古稱澤國，淮水發源於豫之胎簪，受汝、潁、溵、洧、汴、泗、渦河等水，衆勢東下，至徐揚之界，又合盱眙、睢寧、泗虹五河并七十二澗之流，齊集山陽之洪澤，由清口歷雲梯入海，此皆淮之故迹也。

迨吳王夫差城邗溝，淮遂與揚通。宋神宗熙寧年間，黃河南徙，至明而全河之勢俱由雲梯入海。平江陳伯又開清江管家湖以通河，是淮之故道，昔止受淮，今並受黃，萬里來源同歸一口，故淮之水由邗江而南者，則歷高寶江甘漕河入江；由清口而北者，則合黃河歷雲梯入海。但入江路祇有一線漕河，何能頓洩全淮之水；入海之路，又因黃河阻隔，勢難獨行。且黃水多沙，久之沙停河淺，北地較高，淮水必不能由下逆上。前明諸賢總理河務，無不留意於淮黃並流者也。今按書中議論黃淮支分派別，洋洋灑灑，有長江大河沛乎莫禦之勢，雖規模亦仿諸前人，而因時制宜，皆本水性之自然，以求利濟，固非屑屑於往迹者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黄淮安瀾編二卷 嘉慶戊寅刊本

清龔元玠撰。元玠字鳴玉，一字琢山，號畏齋，南昌人。舉鴻博未遇，中乾隆進士，知銅仁縣，緣事降撫州教授，復以承審失實罷職。元玠好讀書，性至孝，尤留心河務，著十三經客難，及是書。編中大旨論黄河古今源流，治河治淮，導河濬洫之法。篇首冠河圖一幅，説畧附之。按元玠凡八度黄河：乾隆庚申夏由徐州順河流至清口入清江浦；辛酉夏由潁州順淮流至泗州；甲戌冬、庚寅夏，兩由張灣買舟經南旺至揚州，三十餘年中，每閲手鈔，有關係黄淮及海口者，嘗留心細玩；又讀傅澤洪行水金鑑，每所經由近黄淮處，輒周覽大勢，以故徐州、潁州迤東黄淮二河分流合流形勢，俱爛熟胸中。又於甲子年得河臣署所繪新圖，邳宿、安東、海州、沭陽、贛榆諸支河脉絡，亦爛熟胸中。於是盡得黄淮分合之利弊，并得黄河東歸之正道。於戊午年廣平使院作黄河古今源流圖一幅，圖説一篇。己未作治河三論，治淮一論，論祖禹之疏濬，以河別淮，由六塘河至海州入海，爲歸結。濬則專用百龍搜沙法。甲子又作導河三策，以由六塘河南股、北股二河，經鹽河東入五丈、義支等八河入海，爲歸結。癸未韓山書院又作治河客難十三條，疏濬堤隨宜兼用，鞏縣以東至鹽河用潘季馴河不兩行之説，鹽河以東至海則用夏禹九河王景王吳八河之遺法，以便河尾迅流無阻。堤則兼用蠡灰傅堤三面，以永免潰決之患矣。凡歷代講求河工要務者，元玠之策論，誠可取法焉。

請復淮水故道圖說不分卷 集翰書屋刊本

清丁顯撰。顯字西圃，山陽人。是書大旨為治黃導淮諸說，編端繪江淮河濟沂泗漳汶運道全圖一幅，後則議論九篇，一曰黃河北徙應復淮水故道論，二曰導淮捷議，三曰導淮補議，四曰淮北水利說，五曰導淮別議，六曰黃河分合管議，七曰黃河復由雲梯關入海說略，八曰一邊出土節略，九曰導淮為今日急務說。九篇之義，皆為挑濬籌備事宜。按興復淮水故道一事，金明昌年間黃河奪淮瀆之道，自是七百餘載，水患頻仍。咸豐初年，黃河北徙，軍事方殷，未暇導淮水之故瀆，并未修運河之長堤。上年清水潭隄決，為害甚大，此外可決之處尚多，淮水之患無已。雖復瀆之大利，不敢必其遽興，然淮揚之大害，不可不思稍減。減害之法，不外分淮流以入故道，或從成子河分淮以出桃源，或從張福口分淮以出清口，總須興工以減運河之漲，是其要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燕趙水利論不分卷 鉛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是書乃博採史志諸書輯録成編，以論古今燕趙水利之事。全書分為八節：一曰水利之略史，二曰論水旱，三曰述地勢，四曰述水道，五曰論水旱之原因，六曰籌水利，七曰經費，八曰結實。八節之中，其述水道一條，為攷證漳、衛、滏陽、滹沱、大清、桑乾、白河、薊運、灤、遼諸水之脈絡源流也。今按燕趙

之水利，自禹斷二渠，播九河，入渤海，於是大陸澤之附近壤地出而農功興，厥土白壤，厥賦上上，厥田中中，燕趙之民迄今食其利，此燕趙講水利者之鼻祖也。自時厥後，代不乏人，因為節略徵引。東漢張堪守漁陽，開稲田八千餘頃，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魏將軍劉靖道高梁河，開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灌田萬頃。後魏裴儁修督亢陂，溉田萬頃，為利十倍，故曰督亢膏腴之地。隋開皇中，幽州都督裴方行引盧溝水，開稲田千頃，民以豐給。唐代瀛州河間西北百里有長豐渠，開元間引滹沱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且真定有大唐渠、太白渠。自滏陽河下流入成安，有利物渠。趙州寧晉地有新渠，引洨水以溉田。昭慶城下有澧水渠。漁陽郡三河有孤山陂，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遵為鄭令，浚陂溉田，號子貢陂。唐代河北之講求水利何汲汲也。宋王訟為河北轉運使，導相、衛、邢、趙、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開易河蒲口，資其陂澤，築堤貯水為屯田，自順安以東瀕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悉為稲田。金泰和六年，唐縣尹劉弁開風山渠，引唐河灌田數千畝，又導西東溉完縣諸田。蔚州西南馬莊

有泉一道。金時鑄鐵板一閘十竅，分水灌田。至今其地庶民，猶利賴焉。

烏程長興二邑漊港說一卷 嘉慶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專為考證烏長兩縣漊港之沿革，歷代事蹟，著論千餘言，以成一篇，後附二邑漊港圖，起自震澤，直達宜興，皆太湖境界也。考其大旨，據三吳水利考云：諸漊界烏程長興之間。吳興掌故及諸誌書所載，烏程凡八港、二十九漊，今益以大錢、小梅，而為三十九之數。長興舊誌載洩湖漊港向祇二

十五條，明宏治七年重開，今為三十四條。湖自吳越天寶八年置都水營田，募卒為部，號撩淺軍，使濬清於太湖旁，一名曰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專為田事，治湖築堤，居民遇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即湖港所錄始。宋紹熙二年，知縣王回修之，易橋柱以石，其閘鎖附近漊多田之家。淳熙十六年，浙江提舉詹體仁開湖置斗門，為旱澇計。明洪

武二十七年敕諭開天下郡縣塘堰時有烏程主簿王福典史姚章先後修濬漊港迨清康熙四十七年福浙總督梁鼐奏動帑金開濬各漊建閘六十四座雍正五年湖州府唐紹祖以程長兩邑漊港閘座多有淤塞坍頹詳請修復乾隆十三年奉有湖河灘地蓄水之處劃明界限不準開墾也今按漊港下由太湖出口尤為扼要處所若上游凝滯則

其源不通下游淤塞則其流不暢治漊港者應先治流溯源探測深淺比較尺寸俾漊浦深於橫港湖口又深於漊浦自內及外其勢陂陀況而愈下則水若建瓴易於宣洩矣

續纂江蘇水利全案正編四十卷首一卷

光緒活字本

清李慶雲撰慶雲字景卿監利人與曾國荃同時治濬江蘇水利因而纂輯此書編首為繪圖二幅附表一篇卷一二為公牘奏稿其後三十八卷則詳為江蘇四府一州分地工段圖說攷證原委義東撮要論其形勢只四府一州若採名吳中則無別江南因以江蘇稱之稍

有區分其採錄檔冊時代始於光緒十四年二月至十五年二月而止規仿明張國維吳中水利書之例彙聚成帙其言續纂者承陳芝楣江南水利全書之義也按其大義謂吳中水利宋代單鍔始有專書至明歸有光三吳水利錄周大昭三吳水利考張國維吳中水利書俱流傳不廢單歸成一家言周書源流利弊分類詳考然足備有明一代掌故

則不若張書體例為尤完美也。而清代三百年來，無深研吳中水利者。道光中陳芝楣纂江南水利全書，今已希踪。而張書歲月荒遠，無足徵信，故成此書，以俾後之從事者，以資參考云爾。

續纂江蘇水利全案附編十二卷 光緒活字本

清李慶雲撰。慶雲既纂成是書正編，又搜輯所遺漏之奏議案牘，起於同治十二年七月，迄光緒十二年十二月，編中攷證丹陽、江陰、寶山、上海、震澤、太湖、吳縣、陽湖、常州、太倉、蘇州、松江諸地之修築工程。按其後記云，慶雲從林文忠公周歷諸縣，形勢洞悉，緩急酌施，不數歲太湖原委及徒陽運瀆皆大治。而何公慎修主之，一切綜覈事實，批答文牘，遠燭纖隱，凡百執事無敢謾者。開藩陳臬來者相繼，勤氏之美，咸相益彰。慶雲時時随之，故深明疏導之術，檄令襄治局務。及何公卒後十餘年，而慶雲以前事之繁，檔冊幾於充棟，尋亡補漏，以備一時掌故，因為其正編，又附成此書一帙，以備好學之士有所稽攷焉。

河工策要四卷 光緒戊子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書中時代，為清光緒間人所輯纂也。是書博採上古三代之河道原委，歷載各朝名臣奏議，及黄河源流圖攷、鄭州決口圖攷諸籍而成。大旨以為稽古治河之道，首稱大禹，而禹疏九河，漢元以來，故道不可復考。逮漢末河流皆出東昌東、濟南西，順軌千年，幾無議及治河者。及唐宋薛平、蕭倣、張昌朝、李仲昌、歐陽修、蘇軾、蘇轍、任伯雨等，或議從武定，或主復故道，或請六塔，或以順水治隄，或請罷回河之役，獨明潘季馴云以隄束水，以水刷沙，古今議論紛如，豈無一工的見可為千百年法則。而決溢時書，亦足見河之難治也。自清代黄淮交敝，海口漸淤，河道大壞，康熙間靳輔力排衆議，興建隄壩，廣疏引河，而黄淮故道始次第收復。道光末年，鄭州決口，黄淮南潰，三省為災，時吏民皆知治水之難，而是書刊之作，當其時也。編中徵引典雅，攷覈精詳，歷河事者必讀之書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碎石方價不分卷 清刻本

清黎世序撰。世序有續行水金鑑，已著録。是編，是書為黄河工程採用碎石，酌定方價之公文案牘也。其大義云，按江境黄河工程，向來徐州護城石工、外歷用碎石拋護，並於埽外拋砌碎石拋護，並於埽外拋砌碎石工程，甚為得力。近年以來，各廳臨黄迎溜兜灣埽之間，有蟄廂不已之處，用碎石於埽外拋護，無

不挑溜閘行，工程即見平穩，各前任河臣，先於銅沛睢南邳北等廳辦理，試有成效，乃接任以來，隨時察看，請求拋護碎石工程，實可化險為平，雖辦理之時於埽工之外，似乎不免多費，而辦成之後，每段碎石，即可蓋護下首數段埽工，而具永遠存站，即經年隔歲，間有蟄矮之事，量為加拋救之，埽工經二三年後柴質朽腐，即見蟄塌，隨修不已者，實為

節省通工，文武官吏以至兵夫居民，無不異口同聲，以為得力。是以近兩年來，准令各廳辦用碎石拋護要工云云。按當時事宜大旨若是，全編公牘數章，皆議石價之定例，故名曰碎石方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淮南水利考二卷 清天尺樓鈔本

明胡應恩撰。應恩字西畹，沭陽人。嘉靖時歲貢生，官合浦縣知縣、南津侍郎之長孫，累世居山陽，因著是書。故山陽水利甚詳，誠有用之書也。考篇中所引嘉定山陽志，今皆不傳。又載鄉人知府胡效謨請復牐舊制書。效謨為南津侍郎之子，以恩蔭仕至澂江府知府，閻百詩謂此書二卷，沭陽胡應恩作，侍郎連之後也。又攷清胡渭禹貢錐指「逆河」下引之，以論海水潮汐之出入，第十三下又引之以論閘海口之淤。顧氏郡國利病書江南十四備載其書，凡六十九葉，當日二卷之書，其菁華均已采入矣。其大義以為上古皋夔稷契諸聖人，二十二帝皆帝佐也，而惟以治水屬之禹。禹八年、鯀九年，越十有七年而後水治，則一偏之才，一時之見，皆不足以與此也。志稱平江伯陳公總漕於淮二十七年，多招四方名士數十輩，考圖書，察形勢，開今運河，築堤堰，修牐壩，為國家千萬年之利。迺知平江之功德，由考道而用中也。故此編始於夏禹而終於明萬歷三年，囊括數千年治河之綱紀，而洞悉淮之水利。當時亭林、朏明、潛邱諸儒甚重是書，故稱引之。西畹之言曰：辨集衆務，當用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士類必賢者始可倚賴。旨哉斯言。夫欲興地方之水利者，必得賢士為之，慎毋輕用吏胥，滋為民害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河干問答不分卷 貴陽凌氏荀香室據獨山莫氏寫本精鈔

清陳法撰。法字定齋,貴州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五十六年充順天府鄉試同考官,五十九年充會試同考官,雍正初特旨舉翰林才堪部務者,改刑部郎中。八年授直隸順德府知府,轉山東登州府知府,擢運河道,調江南廬鳳道,復調淮陽道,後無意仕進,歸主貴山書院。著有內心

齋稿。其事蹟具清史儒林傳。攷是書乃法為淮陽道時作也。其大旨先論南從與二瀆交流之害,次論河不能分與分黃導淮之難,並論河決之由,補偏救弊不易,縷列紙上,如數掌紋,人人知為害,有如是者。害既明,然後移而就利,必樂從,乃論河道變通其利二十二,運道變通其說有三,復以漕運調劑之宜,詳詳言之,終之以辨惑論,以及開河不宜築隄。經理東南之策,確有可信。而治河之道備矣。編中謂河濟為北紀,江淮為南紀,不可易置。今河淮二瀆交流為害,直導河自張秋以東入大清河,循濟漯之故瀆,以入於海也。按由漢至明,司河務著河論,人名書名,近不經見,彙萃言之淵博詳明,而無一鑿空語者,此書實可取焉。

河工蠡測不分卷 清鈔本

清劉永錫撰、永錫字我彭、號竹村、寧海人、乾隆舉人、是書全編分為十門、曰二難、曰四要、曰三急、曰五備、曰六宜、曰五忌、曰四慎、曰二禁、曰四約、曰三信、皆治河之綱要、而詳為論說也、其大義云、天一生水、地亦成之、天積氣、地積形、水則因寒暖之氣為消長、循高卑之形為游衍、縈迴萬里、周流八荒、呼吸變遷、澒洞瀰茫、蓋不可以小知小見測也、聖人成天平地、水土乂安、用瀹用決、用排、而必先之以疏河、且河之患、史不勝書矣、自漢唐以至元明、代有名臣功績、懋著最可慮也、扶其智力、以為隄防、因決而塞、既塞復決、患弭而患已伏、工竣而工又興、偶有疏虞、非築室道旁、即盈庭聚訟、日治河而河愈不治、豈古今人不相及哉、亦講求之不顧也、或者謂明三百年、

治河諸公、出其精神智慮、各有著述、而潘季馴河防一覽最詳悉、清代靳輔治河書於法尤備、遵守勿失、河工將一勞永逸也、今按永錫以為古今良法非不精詳、而用之則存乎其人、執竅簡之則其言達、現代之形勢、不推不能奏厥功、抑且敗乃事、夫河者、天地之血脈也、譬人一身順其性、則氣和而體適、逆其性、則決癰而潰瘧、彼執私見以治河、無異含古方以藥今病、然泥於古、亦足以悞人、推陶鎔古人之成法、習熟今日之情形、師其意、勿師其跡、神而明之、乃可應用而不窮、茲永錫閱歷河干二十餘年、險易緩急、備防諸務、無不採前人之成法、亦未嘗執守前人之法、其平生之見聞及其經驗淵且博矣、究水利者、豈可不參其書哉、

防河歌訣一卷（清鈔本）

清劉永錫撰。永錫有河工蠡測，已著録是編。此歌大旨為築防工人所作，使工人誦其文，可明治河之利，謳其歌，則樂以忘勞苦也。其攷防河之工云：河源發於星宿，入中國萬有餘里。書記禹導河自積石，委蛇次第，勞瘁經營，歷八年而成功。傳曰：禹之行水，順水之性也。又曰：行其所無事也。則欲脩禹之功，當先識

河之性。商周而還，策治河者代不乏人，築防疏濬法，亦無不備。然往往塞其南，則潰於北，障於彼，而奔突又在此，震蕩渺瀰，一瀉千里，莫可遏也。而永錫指示方略，脩葺堤工，增培鞏固，歷河干幾二十年，暑熱霜寒，風餐露處，謹小慎微，綢繆未雨，量堤岸之高卑，計脩築之長短，選器具，率徒役，或疏或濬或塞，因天之時，度地之勢，用人之力，焦勞布置，防護

而宣洩，惟順其性而已。今按永錫著是書，正當河務之任，故專為防工諸人之謳歌唱和而作也。

宗孟盧行水三議一卷 排印本

清盛沅撰沅有濬河事例一卷已著録是編此書大旨分論四事攷其總目一擬乍浦閘河設閘說二濬治黃河議三增議輪船濬河事宜四江浙會同辦理水利事宜說其每篇之後均附條例其大義云上世洪水為災天生神禹以治之治之無他順水之性而已嗣是列聖不名治水孟子生於戰國汲汲焉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不暇亦未治水乃其尚論禹功獨深知之而切著之曰以四海為壑曰行其所無事也曰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可為言水利者之極則合古今中外而無以易之矣何也四海為壑即是順水之性則雖有事而不分隸九州曰導曰會曰至曰入曰豬曰澤何嘗有疏瀹決排注等一字而孟子言之者禹貢為田賦專書古文簡要故但略引已治之成績見田賦所自出孟子針對並耕而言所事故實指其施治之方見有如是之作為焉注疏通也分也瀹也亦疏通之意決排皆去其壅塞也則真順水之性也當時去古未遠必有往籍流傳前聞紹述孟子引之等諸述充舜之軼事以傳後世且事理實是灼然無疑漢鄭氏於治梁及岐謂治水從

下起以襄水害易也善乎其從下起也疏瀹決排皆使水勢趨下下游既通則上游何從而為患且更有上游焉亦遞及之而已天一生水水性潤下八卦從下游而先治上游不特徒勞無功流弊且不可窮詰譬諸病良已否則氣閉血阻禍且不測矣今按沅之論說中肯議若干言辨正明晰皆取經傳之要旨凡講求水利之學者必當一覽斯籍也

畿輔安瀾志五十六卷（武英殿刻本）

清王履泰撰是書大旨乃採輯古今地理諸書及史志方志等籍而成之也其大體倣水經注非倣其文但詳次諸水經以為綱援引諸書注以為目全編共攷二十四河道每篇分為十一門溯其源流則曰原委尋其舊跡則曰故道旁及餘水則曰附載捍禦有方宣洩有資則曰隄防工有險易汛有專屬則曰工汛以通津梁則曰橋渡以利疏濬則曰修治以資工料則曰經費以重管轄則曰官司以報功德則曰祠廟以滋稼穡則曰水利如篇有不備則闕之事可散見則略之而不拘於一例也今按記載諸河之源流由永定河溯源桑乾次之由桑乾以次而南唐河次之沙河又次之滋河又次之滹沱又次之漳河又次之衛河發源河南與漳河近故又次之由桑乾以次而北洋河次之榆河又次之白河又次之潮河又次之灤河又次之由永定河以次而西而南淶水次之易水又次之府河又次之清河又次之大陸澤又次之寧晉泊又次之滏河又次之由永定河以次而北而東大通河次之薊運河又次之陡河沙河又次之其聯絡貫注務俾全省皆有條不紊而其篇中所引各籍無論古今志書沿襲舊訛皆為辨正蓋名稱一變水道便遂以致移東就西彼此互易恐有清混是以履泰詳覈參證未敢忽之也

東南水利畧六卷 蘂珠仙館刻本

清淩介禧撰。介禧原名杏洙，字少茗，吳興人。素有文行，尤究心于水學，條議水利數萬言，為救荒之策。光緒癸未春夏間，霪霖為災，介禧與王鳳生湖源討委，遍閱杭嘉湖水道，斟酌事宜，而輯成是書。首為圖二十六，其中圖太湖全境源派及源流之沿縣者十一，源流之隸郡者六，志導江源流及京口大江圖二，太湖入海三江非禹貢三江及三江入海形勢圖三，湖州漊港及運河圖一，湖州碧浪湖圖一。始之以古揚州全域，而終之以水則石圖。夫水則之橫道直道，始於宋宣和，明正德以後無有志其水道者，湖州諸志皆無之，蓋古制淪亡久矣，而是詳焉。其次為源流論六、總說一、要說八、辨一、雜說五。書六書中所陳三要、四不便、十四事宜，運河漊港碧浪湖三大利弊，浚河修塘二十事宜，皆其中之窾要也。孜編中謂七郡者，南竟浙江，北接揚子江，西則自天目綿亘至廣德宣池諸山為界，東則大海，而太湖實潴其中。是故就七郡大要言之，三江通而震澤無泛溢之患。就浙西言之，原天目而委太湖，就湖郡言之，碧浪湖為咽喉，運河諸溪為四體，七十二漊港為尾閭，是七郡之不可畫疆而理明矣。然按前人著述，如李垂導河書、單鍔水利書，皆有說無圖，而介禧于考古多本其鄉先哲朏明胡氏之言，其證今則或合數郡為一圖，或一郡自為一圖，源合派分，使人一覽而形勢瞭然，誠治一方水利之善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

莆田水利志八卷 光緒乙亥刊本

清陳池養撰池養字春溟莆田人為官畿輔道光元年旋里為鄉人修太平南安二陂因思水之動物久則必變變不為利必為害得人而後能去其害永其利也於是採擇古書有涉莆田水利者詳加攷證共分八門圖說水道陂塘隄防祠祀章奏公牘其稽載精審沿源而討流圖度咨詢所及間附辨論纂成是

書大義以為莆田介福泉之間西北依山厥田環山傍溪東南距海厥田背山膝海其中延壽木蘭二溪與海潮相出入鹽淡不分沙泥膠成平壤短長相覆將四十里惟蒲生之謂之蒲田後乃去水為莆焉唐長官吳興始隄延壽杜塘而開北洋觀察使裴次元復隄東角遮浪而開南洋延壽之築瀦溪水通溝東角之築以之障潮瀦潦水於塘而已宋岐王陳洪進陂南安知軍劉諤陂太平皆遏北萩蘆溪水之一溉九里洋在北洋之北一溉興教里環山之田餘流入北洋之溝又延壽之上截為華陂溉尊賢里高地至宋熙寧間侯官長者李宏乃奉詔陂木蘭以溉南洋蓋功之成最難故築最多而灌田最多元總管郭朵兒張仲儀分之以濟北洋而下延壽水於望江自是舟楫相通田疇相望風景

不亞江南明初江夏侯周德興以平海莆禧備倭築城而拆東角遮浪石隄隄僅土築潮乃為患加之溝渠湮塞涵竇走漏雖逐時補救然漸失前人遠大之謨矣今攷莆之水利始於唐盛於宋大備於元至明而壞迄今詎可緩圖者范文正公謂滕子京百廢具舉建隄其一也池養以修廢興頹為己任築隄以資田疇之灌溉且思事之久而湮沒筆之

於書，以為後世之法度者也。

河防輯要四卷　南京湯明林印刷工廠印

清周家駒撰。家駒字子昂，合肥人。好水利之學，以為治河之方，始於禹貢，略見於詩書春秋之文，降及漢代，若河渠書、溝洫志，史家言河之至詳者。其後治河專家不一，著作亦甚富，如至正河防記、問水集、河防一覽、治河方略諸書，皆元明清以來所最著之書，多詳於河道形勢，而略於工程建築之法，家駒著是書，

大旨分為七類，曰名言論，曰修守類，曰土工類，曰埽工類，曰石工類，曰搶護類，曰堵合壩工類。此諸篇皆河防實用之論，採錄於河防一覽、治河方略、迴瀾安瀾等紀要及言河雜書，選集成冊，藉資考核。其大義云，夫治河必悉形勢，譬之築室相陰陽度隰原，既立其基，倘於棟宇榱桷結構締造之竅要茫無所知，縱版築苟完，將不敧側，必傾覆耳，則審形

勢與考工作，豈非治河所並重哉。按家駒幼在鄉里，督治畎畝，曾從事于溝洫，創開屯田數萬畝，闢新河十數條，建橋閘數十座，上接南運減河，借淡刷鹹，斥鹵之地，盡為沃壤。其規劃制度，當時雖知其當然，然愧未得其所以然之故。及展讀河防各書，加意研究，始知工程造作各有精意。當此時局艱難，欲培國本，端在養民。養民之道，以興地利為本計，而治河道、修水利，又興地利之本計。此家駒所以斤斤於工程之學也。然河務專書行世者少，而能窺工程作法之全學者，問津尤難。今之究心河事者，當覽是書，以資考鏡焉。

甬上水利志六卷 清刊本

清周道遵撰。道遵，道光時人。是書體例乃本明潘季馴河防一覽，先敘城內河渠，次及東西為二堤堰碶閘橋梁，即隨河流所經，而附列焉。至廣德湖已廢，郎志仍與諸河渠牽連並書，而此篇另為一條，誌其顛末，于諸碑記則盡錄耳。今攷其大義，謂水利者，莫如吳正肅公故所著開慶志，於創建碶閘並載碑記，延祐志今闕三卷，河渠適在闕中。王元恭稱其於兩湖言之最詳，惜無從見之。至正志凡舊來所已具者，皆略不書，而增補亦甚周悉。多與魏峴書相表裏。成化、嘉靖二志，似於水利備覽未及一閱者。聞志體裁割裂，湖潭溪渡，隄堰碶閘，各以類從，夫水利當誌其源流，而隄堰碶閘之設，則隨河流所經，詳其遠近，俾覽者得稔其形勢之所在，豈持分載其名

而已卯志但作一總論統東西鄉言之然自錢湖完堰之外一概從略并不詳載諸碶閘及水道之昔通而今塞者無以為後人修復之地李志曹志直襲卯志原文一字不加增損錢志僅附載於山川卷內專據胥吏案牘記現存碶閘丈尺之數即舊志亦不甚加採取葢纂修者初不為鄉邦利病計也按其參攷諸志集錄是書議論精博訂證詳明誠可謂

盡善而美矣今之研水利者必當一覽斯藉也

海塘新志六卷 清道光刊本

清琅玕撰琅玕滿洲正藍旗人姓覺羅氏乾隆間授主事嘉慶間累官雲貴總督勦辦貴州石峴苗匪雲南維西猓匪俱有功焉是書大旨乃續方觀承等海塘通志之例而成故名新志其總目共分四門曰天章曰形勢曰修築曰工料考天章一門皆為上諭及御製詩文諸作其次形勢據當時潮水衝刷築塘捍

禦之地按地繪圖十有一幅一海塘全圖二三疊圖三尖山一帶海塘圖四念里亭一帶海塘圖五海寧州南一帶海塘圖六馬牧港海塘圖七老鹽倉海塘圖八華家衖一帶海塘圖九翁家埠一帶海塘圖十章家菴一帶海塘圖十一硃筆圈記處海塘圖次為修築列敘建築之事使知前之不固之弊今之奠定之由次為工料謹遵部定採取但物料

不同價值亦異況千古未有之鉅工絲毫不勞民力核實開載不以瑣細畧也按全書大體仿浙江通志之例於清代海塘工程攺用編年法列杭嘉寧紹溫台濱海六部查寧溫台三郡久慶安瀾紹郡塘水趨南亹則蕭會諸邑之戴山者藩籬略具尚足抵禦嘉郡平海二邑塘堤固為緊要然非杭郡仁寧二州縣日爲潮水冲激可比是志專紀海寧州

尖山起至仁和縣范公塘止其法皆取編年之舊而五郡不復敘焉

續海塘新志四卷 清道光刊本

清琅玕撰琅玕有海塘新志已著錄是編攷琅玕既續海塘通志而成新志然於塘工事宜尚有不備者因之又為續志四卷其總目亦分四門曰諭旨曰防汛曰修築曰工程按此四門與前志名異而義皆同也其防汛一門共圖十有一幅浙江杭嘉湖三府海塘全圖二西防海塘圖三東防海塘圖四乍防海塘

圖五李家埠汛海塘圖六翁埠汛海塘圖七戴家石橋汛海塘圖八鎮海塔汛海塘圖九念里亭汛海塘圖十尖山汛海塘圖十一鹽平汛海塘圖以上各圖皆訂證海塘形勢之圖編末又附圖二十幅皆攷工程工料及工段之方式者也其防汛大旨謂防汛者防海設官設兵厰制等於漕運河防惟浙江海塘為然自康熙以迄乾隆職官兵制迭有增

減章程大備職官以專定成兵制之設防潮汐兼防奸宄保護周而安瀾有慶訓練熟而安堵無虞則惟朝廷定法爰於沿海防汛地系一圖圖係一説而海塘形勢無難按而稽矣

太鎮海塘紀略四卷 清乾隆刻本

清宋楚望撰楚望字荆川當陽人乾隆間進士江南直隸太倉州知州加三級紀録四次記大功八次奉旨特陞江南常州府知府是書編端冠圖二幅一為江省蘇松太三府州屬沿海土石塘總圖一為太倉州并屬鎮洋縣新築沿海土塘圖圖後皆輯録當時修築塘工之諭旨章奏公文書札等凡數百餘篇其成

書大義云牧令者親民之官也民間有大利害牧令知之最先知之而不為之所無為設牧令矣知之而欲為之所而牧令之言能自達於九重乎惟在上之大臣有憂國之心治王事如治家也有愛民之誠為民謀如為身謀也有休休之量人技若己有之也精神智慮用乎閭閻而志氣能感乎帝座然後牧令得盡其才而百姓長蒙其福故為牧令

難而收令之得行其志其遭逢更難也乾隆壬申楚望移收太倉見其地東北濱大海望洋而驚倘卒遇風潮海水湧沸如吾民何已而詢耆老訪輿言備悉雍正之災戶口田廬漂蕩淹沒不可勝計賴廟謨築塘衛民州屬寶山一帶至鎮洋土塘石塘巍然擁護乃太倉以地形微高議緩乾隆丁卯潮災太鎮無塘之處當衝迎溜視壬子之災而加僃閞

而心憂思得築塘以衛民因是年甫浚劉河民力未舒而塘又所關甚大不可以緩楚望常中夜起立殫心籌畫久之始得借帑興工工自二月起至夏五月而五十里之長堤屹如山立矣按當時工程既竣楚望又奉命守毘陵於是裒集奏稿諭札公檄稟帖告示文移共為四卷欲使後人不忘是堤之所築又可略知築塘之工程者也

導江三議一卷　湖北叢書本

清王柏心撰柏心監利人是書所載論議數篇首為濬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其次為導江續議卷末則坿上何伯言監邑下鄉何家埠決口當留書按其全編記此三事惟濬虎渡口導江流入洞庭議後述十難十觧皆問答之辭也其導江之議云聞導江矣未聞防江也江何以有防壅利者為之也昔之為防

者猶順其導之之迹其防去水稍遠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又多留穴口江流悍怒得有所殺故其害也常不勝其利後之為防者去水愈近閉遏穴口知有防而不知有導故其為利也常不勝其害夫江自岷蜀西塞谷名川數十所納山谷溪澗不可勝數重崖沓嶂風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墾治沙石雜下挾漲以行五千餘里至彝陵始趨平地爲按

其議論大旨如是皆攷證江湖水道地理沿革以明其利弊者也

河工書不分卷舊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總目共列書札九篇一與總河部院劉公晉川書二總河部院劉公晉川回書三謝總河部院劉公晉川書四守道大參徐公匡嶽書五右轄易公海洲書六與總河嗣山曹公論河啟七與總河部院曹公嗣山議派徵啟八總河曹公回書九謝總河曹公書此諸篇皆議論治河防患賑急救灾

一切事宜攷其朝代不錄明文其大義謂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後世因分土以分民亦其勢不得不爾也黃河自潼關入河南至考城山東在中州者紆曲千五百里由山東南直隸入海約不過千里是河南一省之河身長二省而半之矣往事不悉嘉靖間如蘭陽儀封延津封丘考城泛溢衝決動徵發數萬人銀數十萬兩椿麻草稍一切稱是分毫不

借力於他省，以西江不及涸鮒，城大不殃池魚也，往牒昭然可據。戊戌之秋，部院劉公取歸德丁夫二萬名挖運，至十月夫不至，劉公怒，府官提其吏。當時有以分土之說據往牒而懇劉公者，公竟停歸德之役，成案存可覆也。今按篇中所載諸事蹟，又言嘉靖間云云，此書當為晚明人所述，但無詳證，故不敢確定其時代也。

河防記一卷 學海類編本

元歐陽玄撰。玄字原功，瀏陽人，初為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詔修遼金宋三史，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乃述曹州、板城、碭山、歸德、徐州等地，因黃河決口以為患者，而論其治防之事與隄埽之工也。考元順帝至正二年，歸德府睢陽縣黃河為災，三年河決白茅口，四年河決

曹州，又決白茅堤、金堤等地，此皆與是書之事相合，故元史河渠志取錄其文。又據元史至正十一年四月四日下詔治河防，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史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

者按而求之按此則是書作時當在至正十一年後也書中不分篇目亦無序例其大義可約而爲三首節爲玄自叙與丞相脫脫治河防之事次言築埧壂塞之法其末則記各地決口所用材物之多寡而説其梗槩也然書中之文雖甚簡略而用意頗佳若以所記之事與元史相參亦可互資考證焉

江西水道考五卷 蔣子遺書鉛印本

清蔣湘南撰湘南字子瀟固始人幼孤從同邑白先生學之過目成誦及長受業於光州明經馬春圃彭教以經史百家之言道光甲午以選拔中副車次年舉孝廉事蹟具光州志考湘南歷居江督河督幕府故於江西諸水脉絡頗明是書大旨以詳究江贛二水之源流爲宗于九江彭蠡則謂先儒各是其説兹亦略陳管見附于篇末而已其大義云江西水道古無專書若劉澄之鄱陽記鄧德明之南康記張僧監之尋陽記但志一方之水而仍未詳其源流江西通志山川一門彙集州縣志乘而分府條列綱維不明令讀者茫然無緒兹編依水經注之法提綱梳目而叙之俾十三府一州之水咸歸一線爾按湘南乃清代儒者深明經史故此書中每考水道

源流、多引史志舊籍、以資證據、凡研地理河渠之學者、必當參閱此書、不無小補、或得覈證、今之好斯學者、豈可棄斯書哉。

蜀水攷四卷 清泉精舍校刊本

清陳登龍撰、登龍字壽朋、號秋坪、其先金陵人也、明季始遷閩中、登龍七歲而孤、母黃氏食貧以剪綵為生、登龍勤苦力學、博涉典籍、為文宏富、尤長於詩古文辭、旁及琴棋書畫、年二十六、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九年舉於鄉、累上公車未第、大挑一等、分發四川試用知縣、署天全州、即前大金川地也、登龍勤斷明確、

考本書中、登龍官蜀中有年、所著裏塘志畧、出塞錄、天全聞見記諸書、皆有關於圖經攷訂者、是書大旨、乃綜全蜀之水、以岷江為經、衆水為緯、網羅載籍、剪裁鎔鑄、溯源析流、一以貫之也、今以輿地圖推求、全沙江發源於西番毋魯烏蘇、凡四千餘里、經雪山而至蜀岷江、自松潘徼外遠接甘肅之岷州、中歷蠻中草地、至黃勝關入川境、又至叙州與全

沙江合，自蜀而下，又數千里而入於海。其在蜀也，涵泓停蓄，滙納百川，盤旋曲折於三千餘里中，會以嘉定之離堆，束以夔州之三峽，然後洪流奔放，直走東南。然受納既廣，支流錯出，往往彼此混淆，記載者亦遂茫然莫辨，牽合附會，訛以傳訛，有自來矣。而登龍此書，實徵引繁富，疆域沿革、名稱方位，今昔雖殊，登龍皆有考證，體例與行浩博宏深，終始數萬餘言，鮮浮濫之詞，多可据之語，研蜀之水道者，當備參考也。

永定河志三十二卷 清嘉慶刊本

清李逢亨撰。逢亨事蹟未詳，考本書中知其曾官永定河道，因之而作是書。大旨以為永定河見於水經注、北河紀、水道提綱、直隸河渠志諸書，衹列為畿水之一，未有勒為專書者，故其治永定河工之時，則輯覽舊章，詳察形勢，以成是書。總目分為八門：曰繪圖，曰集考，曰工程，曰經費，曰建置，曰官職，曰奏議，曰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錄。共為一編。其大義謂永定發源山西，至西山出口，由京南至天津入海，凡千有餘里。又云自石景山而上，凡經行之處，注地以實之，兩涯會入之水，注水以別之。石景山以下，一切堤埽閘壩、汛界廨署及減水引河、滙流河淀、下口遷移形勢易混，按次分析，繪圖數幅，條理井然。又為河源河道考證，節錄水經注，而以今地名釋之。自唐至清，依次詳列，謂

之集考此二門是為編中之最要者其後所考之工程經費建置官職等事乃採錄諸書集而成之至於編末所收惟取石景山至三角淀古蹟碑記有關河務者彙以成篇故名附錄使後之學者以備參攷也

直隸五大河源流考一卷 民國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本書中所載地名及諸事蹟知為近人作也是書大旨以詳考北運永定大清子牙南運五河之源流脈絡為宗依據史例析分條理以正源正流為綱別源支流為目其最注重者為考證各河之流域及水道之變遷也故其所據之輿地圖皆取最近者為準繩按南北運河發源於山東汶水至汶上縣西南之南旺分流南北北流過黃河直至天津縣西與白河會謂之北運河南流入江蘇境絕於黃河故道至江都縣之瓜州口絕揚子江至丹徒丹陽武進無錫吳縣直至浙江杭縣謂之南運河永定河者發源於山西由西山出口至天津而入海大清河者發源山東即古之濟水也子牙河者即滹沱河也東北流至天津會南北二運河及大

清河而入海此五河之源流也本編所考頗為詳確其所畧者惟闕圖數幅然據其凡例中云各河均首冠平面流域圖一幅今檢書中未見一圖或疑此書為當時稿本定非完帙故有考證之文而無繪圖爾

陳學士文鈔一卷 畿輔水道叢書本

清陳儀撰儀字子翽別號一吾先世自山西洪洞之小興州徙居順天文安縣祖怡以兄少司農協蔭授官父良瑛襲蔭為京職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同里前輩交口稱之康熙庚午科鄉試屢蹶公車肆力於古文辭益講求經世之務於禮樂制度鹽法河防莫不考究其得失也其事蹟具儀家傳考清碑傳集云陳學士集十八卷李子玉友刻于閩中則此鈔乃吳邦慶撰輯而成者並非完帙蓋採其言直隷水道河防之文故名文鈔篇中大旨皆論畿輔河道之利害經營稻田之工程凡桑乾沽白漳衛滹沱諸水之貫注脉絡之合分遷徙壅決之由疏瀹濬導之法所謂成竹在胸遂能迎刃而解者也故其論擴海口論治河淀雖元郭太史明潘印川殆無

以易之。然於其論永定河及文安河道事，宜不能無遺焉。其於永定河謂宜引之南下，東以隄防於河淀，皆無淤墊之害。夫濁水之性，溜緩則沙停，槽寬則溜緩。永定從前之不能淤墊河淀者，以任其東西蕩漾，故沙泥皆澄沉於固永之間，逮至與清河合流，已漸成清流矣。今若隄以東之，則流急，流急則沙泥俱下，迨至入淀，則勢分溜散，有不淤墊者乎？然人人觀察不同，是以為說各異，小小疏漏，通所不免。亦研究水道者必讀之書也。

畿輔水利議 一刊

清林則徐撰。則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編修。事蹟具清史稿本傳。考則徐歷官河務等職，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奉旨綜辦三江水利，是書之作疑在斯時也。書中不分卷第，前有自作總叙，其後則標題析為十二節，大旨以經營水利，開墾稻田，有益黎庶，富興國家，謂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聞頗有餘，或居窪下而瀹為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為葦蕩，若行溝洫之法，皆可成為膏腴，以此推行各省。廣而大之，因取宋至清諸家水利之說及漢唐各史志傳，輯錄成編，大義以開河道闢田圍為首務，而歷代溝洫沿革及治田成效，則兼修之。其於諸家之言間有筆削，如徐貞明潞水客談及清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賢親王疏之類則詳其是而略其非蓋斟酌情勢頗為詳審不徒採紙上之談耳。

畿輔水利輯覽一卷 畿輔水道叢書本

清吳邦慶撰邦慶字霽峯霸州人容貌倚偉氣度端凝少孤事母孟盡孝母督之過嚴令長跪弱不好弄讀書刻苦能自成立年二十五以拔貢生官昌黎訓導修學宮勤課士乾隆六年舉於鄉明年嘉慶丙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學士事蹟具畿輔順天兩志是書以述歷代水利營田之法及河流之分

合運道之變遷為大旨故其敘云直隸水道自漢時改由千乘入海禹貢冀州九河之道不可尋已至漢建安遏淇水入白溝通運道於遼東隋代高麗又作永濟渠餉糧於涿鹿宋何承矩修理緣邊塘濼至元成會通河其後漳流滹沱朝遷暮徙水道蓋三四變也因是取宋元明三朝之言北方水利者摘錄九家輯為一編又於各節之前附錄諸人遺

跡以備詳考而便讀者其大義謂國家人數日增而陸田漸不足用惟有營治水田為補救之良策是以搜求古籍磋研各說裒聚之辭叙於篇首筆其是而棄其非若明汪應蛟左光斗諸公之論則多摘寶貴于宋王安石之議而明辯其失蓋斟酌形勢不取空談亦講求河務者所必當繙檢之書也

畿輔河道管見一卷 畿輔水道叢書本

清吳邦慶撰邦慶輯有水道諸書皆著錄是編考順天府志道光癸未雨潦盛積經流支川皆成水患直隸則滏陽自磁州北至大陸貫二泊會滹沱以入南運河而正定宣化古北口關內外諸水或入永定或入北運河或入南運河匯於天津以趨一綫之海河下流壅而上流益潰天子軫念郊圻特詔大員疏通

河道並將修復雍正初年畿輔之水利邦慶遂著畿輔水利叢書是書之作當斯時也大旨以考直隸之永定河北運河南運河清河子牙河五水之水利發源脉絡形勢統計其某為經川某為支流何處當分何處當合條理明順而治法周密觀於全勢而後斟酌其先後緩急以說之也大義謂凡河道受水之處為咽喉停蓄之處為胸膈歸墟之地為

尾閭，故於五河各詳論之，皆附按語，不從簡畧，非如桑經酈注之例，但明水道原委而已。吳氏水道之籍雖有數編，而當以是書為巨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水利營田圖說一卷 畿輔水道叢書本

清吳邦慶撰。邦慶有畿輔河道管見諸書已著錄。是編考是書之作，大旨以為當時水田雖已興修，而水力之贏縮無常，或有改為旱田者，恐遺跡漸湮，日久則難求訪，故取直隸各州縣之輿地形勢及河道源流，計里開方，成圖三十七幅，其營田坐落村莊，細為臚列，以說附之。其義謂畿輔水利之議難之者有三，謂水田胝胼之勞十倍旱田，北方民性習於偷逸，不耐作苦，一也。南方之水多清，北方之水多濁，清水安流有定，濁水遷徙無常，又北方水性猛，土性鬆，以鬆土遇猛流，嚙決不常，利不可以久享，二也。直隸諸水大約發源西北，地勢建瓴，浮沙堿土挾之而下，石水斗泥，當其下流，尤易淹塞，疏瀹之功難以常施，三也。觀此三說，皆為經驗之談，治北方之水田，

當依之而考究，益邦慶以平生之工夫，深研水利之事，是以久有成竹在胸，而為是書，則其源委分明，瞭如指掌，可使讀者按圖推求，無庸因文而揣意也。

畿輔水利私議一卷 畿輔水道叢書本

清吳邦慶撰。邦慶有畿輔河道管見，諸書已著錄。是編考道光初年，邦慶官至河東河道總督，革除河工諸弊，省國帑以數萬計，其在職勤勞，深究水利之事，其三年，因修理松楸，請假返里，往來田間，諮詢父老，而著是書，取明徐貞明潞水客談之意，設為賓主問答之辭，以盡其著述之義。大旨以開西北溝洫，省東南運漕，營畿輔之水利，墾直隸之田圍，建築之事，閘壩之工，言諸備矣，然自明清以來，論北方之水利者十數餘家，其大義皆以治畿甸河道有利農田為說，而朝廷均不能用其策，抑亦行之實難也。蓋持是議者，皆以為冀水之利若能一興，則北方之粟足，可以省南方之漕運，而不知古今勢異，南北各殊，儒者紙上之談，未可概見諸實事也。

調查永定河流圖說一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不著撰者名氏考書中記載諸事可知為近代治河務之人所作其大旨以為永定河發源於山西北部陰山暨恒山山脈在山西境名桑乾河入直隸境始名永定河經張壯縣宣化懷來宛平固安等縣蜿蜒而下由白河入海水勢甚急下流河身數徙康熙年間入於柳汊口雍正年間入於三角淀乾隆年間入於冰窖直隸總督方觀成建議築河堤以來水道水流始定此言清代永定河水勢之變遷也又考證是河歷代之名水道之變及治防之法建築之工細分條例依次臚列後附河圖一幅可觀河流發源分合之梗概爾按此書之作非為磋研水道之學乃治理河務者之記畧也

河防志十二卷 雍正三年刻本

清張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纂修三朝國史累官侍郎督學浙江事蹟見黃安縣志是書乃希良隨文華殿大學士遂寧張公治理黃淮之時記載諸事以成之也考張公之治水而淮揚之苦昏墊越二十餘年河身日高而淮不得出海門日堙而黃不得入淮黃交失其軌則旁提橫溢奔放四大害民生病國計而淮揚之患不可勝言矣於是朝廷命治河工諸務首挑攔壩次闢清口次塞洪塘六壩次浚人字芒稻等河次建高堰土石諸堤工次築時家馬頭郃伯更樓諸決次培黃河南北堤岸次堤歸仁並浚引河次大挑漕河積淤以及涇澗各地入江入海之道無不通流也書中大義其梗概如是爾然則希良身與斯役贊襄左

右渼幸河淮交滙諸潎悉除淮揚兩郡十百萬生民出於洪濤巨浸之中家辦香而人尸祝且慮豐功偉烈日久淹沒不傳爰分類纂編輯此書以為河工之金鏡其有裨於後學良非淺鮮者也

山東運河備覽十二卷 乾隆刊本

清陸燿撰燿字朗夫一字青來吳江人自幼寒苦承庭訓篤志於學乾隆壬申舉於京兆甲戌會試明通考授内閣中書後督運河堤工復任藩司年餘巡撫湖南于斯之時詳究運河諸務洞悉源委故其深明河道之學也考是書雖為官修而實燿所著編中繪圖五幅表二篇河道考證五篇其挑河事宜治河遺

蹟等事皆附錄於後其大義云治河之道在順水之性而無所私惟漕河則似強水之性以為我用而實未嘗不順其性也是故為之閘座使之盈科而進不至於有建瓴之勢旁則有涵洞斗門時其蓄洩自宋尚書玫分水口於南旺使三分南流七分北流其實分水又當視乎南北水勢之衰旺三分七分非一成不變之法其樞機正當因時而制宜也

是以博採明清諸家治水道之書及歷代史地舊籍當時各省通志皆為攷證之資其搜輯甚富鮮有闕陋可使今之學者一覽而無遺焉

林水錄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明彭年撰年字孔嘉長洲人號隆池山樵有集二卷曰隆池山樵集是集前編已經著錄年之事蹟見明史文苑傳文徵明附傳中年少與文徵明游以詞翰著常好為詩而當時鮮有稱者獨王世貞稱年之詩以邊幅勝其詞耳按是書之中雖多列山水之名考其所載皆記古之諸水出於何地流經各口名川勝蹟限岸景物或考古來名士之遺蹤或寫臨流天然之美景故其記沔水曰沔水中有魚梁洲有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施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昇臺言表盛游於此嘗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又記衡山曰。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汎隨湘轉望衡九面。有飛泉望之若幅練在山矣。其大義皆如是。此乃文人隨錄而成。無考據之工。夫非有補於山川河渠之學者也。

河源紀略三十六卷 故宮博物院景印本

清紀昀撰。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乾隆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坐事戍烏魯木齊。尋釋還。復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昀貫澈經史。旁通百家。任四庫全書總纂。前編提要校訂整理。皆出昀手也。是書爲奉敕所撰。以昀爲總編。其他諸人副之爾。是書分目凡七。一圖說。二列表。三質實。四證古。五辨

訛。六紀事。七雜錄。卷首一卷。則御製詩文也。圖說三卷。有河源全圖。蔥嶺河源圖。和闐河源圖。北山河源圖。羅布淖爾圖。東境北路諸泉圖。羅布淖爾東南方伏流沙磧圖。阿勒坦郭勒重源圖。河流積石山南會三昆都倫河圖。河流繞積石山三面至貴德圖。庫庫淖爾圖。又附漢書。水經注。河源圖。及唐劉元鼎所見元使所窮河源圖。列表五卷。有河源分

合伏見表、河源星度表、河源流行方向表、河源今古地名表、質實五卷、大旨謂河水發源蔥嶺、西源為喀什噶爾河、西南源為葉爾羌河、又一源為和闐河、三源既合、行經戈壁之北、為塔里木河、東行至羅布淖爾、而伏潛流千五百里、東南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流出、是為河水伏流重出之真源、按今道里山川星度測量、仿水經注例序述者也、證古六

卷、一曰崑崙、二曰蔥嶺河源、三曰于闐河源、四曰北山枝河、曰菖蒲海、五六曰青海重源、凡言河源有關典要者、條旁搜載籍、以類編輯者也、辨訛六卷、一曰辨山海經、淮南子、積石山在崑崙西之誤、一曰辨史記崑崙之誤、一曰辨漢書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之誤、一曰辨水經崑崙墟去嵩高五萬里之誤、及沿襲禹本紀、山海經、淮南子之誤、一曰辨

郡國志河水出積石之誤、一曰辨隋書河源郡積石山之誤、一曰辨杜佑不信漢書西域傳及菖蒲以下伏流之誤、一曰辨元和郡縣志沿漢書之誤、一曰辨太平寰宇記引書之誤、一曰辨唐書土蕃傳以紫山為崑崙之誤、一曰辨輿地廣記妄論之誤、一曰辨鄭樵崑崙河之誤、一曰辨馬端臨不信西域河源之誤、一曰辨潘昂霄窮源未得真源之誤、一

曰辨梁寅河源記之誤、一曰辨宋史河繞崑崙南復繞崑崙北之誤、一曰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之誤、一曰辨明一統志崑崙山之誤、而僧宗泐望河源詩、自記王鏊河源辨、俞安期崑崙積石二山辨、萬斯同崑崙辨、胡渭禹貢錐指附論河源亦一一糾其繆誤焉、紀事六卷、首載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末載平定青海、告成太廟碑文、餘則敘述河水所

經各地清代戡定之事蹟前史傳志之紀載起喀什噶爾至河流入貴德堡境止以類相從分地臚列者也雜錄四卷凡河流所經風俗土宜物產氣候名山勝蹟石刻神像軼聞瑣事悉附載焉全書大端略具於此官書體例每多頌颺之詞頗為學者所詬病然圖表明晰辨翔實博引旁徵折衷貴當展卷瞭然良不多覯而辨訛數卷出王念孫手名家

纂訂固自不凡亦緣善讀班書具有卓識蓋定遠父子立功絕域降服五十餘國出入三十餘年河山險阻歷歷在目孟堅據所聞見筆之於書西域一傳極為精審紀述河源幾如身履寥寥數語可抵萬言歷年二千莫之或爽此真難能可貴者也

浙西水利備考四卷 道光甲申刊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字竹嶼安徽人父友亮始僑寓江寧鳳生少治舉子業屢試不第嘉慶十年援例以通判試用浙江二十有五年補嘉興府通判鳳生在浙江日久屢署知縣事所在有聲道光元年升玉環廳同知會浙嘉湖三府苦雨告潦議大濬浙西水利以浙西之水尾閭於吳淞實在江蘇境乃會兩省合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而調為乍浦同知專治浙水與江蘇道員勘議由天目湖州嘉興沿太湖以達松江所至繪圖具說因成是書書中所採係明沈啓吳江水考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清金友理太湖備考江南浙江通志杭嘉湖三府松江府各郡志及各縣志所載證以目前形勢節敘其要也大義云浙西為禹貢揚州之域厥田為下下而財賦甲於天下者以興水利故

也周文英謂水田美無過於浙右蓋其利在流而不盈盈則爲害要惟治之者得其道爾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者婁江淞江東江也震澤者太湖也浙西之水悉歸太湖由三江入于海迨東江故道既湮後人于常熟縣之北開二十四浦導諸揚子江又于崑山縣之東開一十二浦分洩諸海尚恐淞婁二江不勝其翕受故廣闢支流救東江湮塞之弊也有宋慶歷間築吳江挽運路自長橋建而太湖之流不暢涸潮倒灌泥沙積久成淤于是乎吳中始有水患厥後治水有功者以明夏原吉爲最即如閘范家濱以導黃浦之水入海雖一時多費帑金而數世猶利賴之正嘉以降歷久不治雖有廷臣建議而疏濬不得法董理不得人屢浚屢湮終無補救遂致淤澱之病日久愈深矣夫治之之

道籌於此時者如決二江以深通尾閭開各浦以助滌潮沙挑長橋以暢駛下流闢南湖以分瀦殺勢濬西湖以廣蓄節宣通婁港以閘板啟閉浚河道必深寬而有容築圩岸務高厚而能禦是也期於經久者溯源于天目竟委于吳淞也于是集其所記日久之見聞參前人之論說書成一帙以資攷證云爾

三江考一卷（檀几叢書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蕭山人。本姓牲，字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明亡，祝髮竄身，讀書山谷土室中，爲人好譏議，一時士流多忌之。康熙中召試鴻博，授檢討，纂修明史。後以病乞歸，博覽載籍，著書甚富。尤好說經，其辨證圖書，排擊異學，多有功於經義也。是書乃以尚書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

注、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考訂三江之脉絡源流也。其大義以爲尚書僞孔傳、周禮賈公彥疏及爾雅郭注或謂三江自彭蠡江分而爲三，以入震澤，或謂自大江至尋陽而合，至揚州彭蠡而分，然後入海。奇齡以爲二說皆不可據，故獨取國語韋昭注之義，以爲三江乃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該大江之勝矣，而于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即錢唐也，即水經注所云漸江者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亘千餘里，湯之下濮，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吳淞支流分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踪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一，然猶易

曉也。惟浦陽入海，酈道元水經注南國頗畧，遂訛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於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於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即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即今之三河口也。此奇齡考證三江之流域，可謂詳且確矣。然歷代三江之說，諸家各異，學者無所適從，毛氏而後有此定論，疑案解也。

楚漕江程十六卷 咸豐年刊本

清董恂撰。恂字醖卿，江蘇甘泉人。道光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咸豐壬子秋八月，奉命治南楚諸漕，因撰是書，大旨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諸省，河道運漕之流域，攷其江水路程也。自長沙至揚州，通計水程二千六百二十六里，此其測量之總數也。編首繪山川州縣圖數幅，後則取諸史地志、水經注、山海經以及明清各通志水道之書，為之攷證。其大義云：治漕以運道為亟，出都以來，循潞水而南，歷漳、衛、汶、洸、泗、沂，踰河涉淮，周視利病扼塞，纖悉畢記，迄吾揚郡而止，再進則瀕大江。張文端書圖豫東江浙諸運道，而江廣無之；及楊勤慤書圖有之矣，而說則畧焉。夫有漕八省，湖南道最遠，而所歷之關河險阻，不涉瑣細，祇沿舊例臚列地名，而弗詳形勢。凡有見聞，皆備載於篇中，通紀楚漕之源流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西域水道記五卷 道光三年刊本

清徐松撰。松字星伯，大興人，嘉慶進士，官編修，坐事謫伊犁，歸授禮部主事，歷官潼商兵備道。精於史事，尤嘗地理，好鐘鼎碑碣文字。居伊犁時，嘗親歷天山南北兩路，記其山川道里，撰伊犁總事略，及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注諸書。是書之作，亦在斯時。按志西域之地理、水道難於中夏者有三：一曰窮邊絕徼，舟車不通；二曰部落地殊，譯語難曉；三曰書缺有間，文獻無徵。如喀楚特西之雅布塔爾水歸於西海，宰桑淖爾溢出之額爾齊斯河入于北海，中外所限，固無論已。即近在邊內，天山蔥嶺，積太古之冰雪，瑪海噶遜亘千里之沙磧，雖在章亥，亦將裹足，所謂舟車不通也。新疆之界，回部、厄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沙畢納爾諸種人處其內，扎哈沁、烏梁海、杜爾伯特、哈薩克、布魯特、霍罕、布哈爾諸種人環其外，或逐水艸，或居城郭，嗜欲不同，言語互異。若山，蒙古語則曰鄂拉，回語則曰塔克，西蕃則曰黑；水，蒙古語則曰烏蘇，回語則曰蘇，西蕃語則曰楚。復有重譯難通，象胥不能盡解者。懷鉛握槧，爲于志之，所謂譯語難曉也。馬班始立大宛、西域兩傳，灼然可見者，惟龜茲一河、蔥嶺一山，西天山莫得其主名，大河不知其分合，自是以降，水經注最爲古籍，乃以南河北河分入於海，唐時又移置輪臺，改易玉門，至於車師六國，康居五城，其可知者，大氏茫昧，所謂文獻無徵也。於是因之而有實非古地而附會者，有實見古籍而誤改者，有以譯語致誤者，有地異而名同者，有地異而名異者。徐氏正其謬失，乃依桑欽水經之例，又自爲解釋，以比酈注，故其記河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脈絡則曰導曰過曰合曰從曰注補其經水則曰出曰逕曰會曰自曰入於枝水則曰發曰經曰滙又每於圖籍所記異文𨓜駁乃據西域同文志爲之復詳釋之可謂有條不紊矣考證西域水道者準繩之籍也

水地記一卷 戴氏遺書本

清戴震撰震字東原休寧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乾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閒會汾州修郡志因任其事乃博稽史籍較正舊志之譌于是深究地理之學是書大旨乃攷名山大川古今名稱地理形

勢因以爲說也故取漢書地理志山海經水經注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諸書互相參證其大義云中國山川維首起於西尾終於東河所出其地曰崑崙之虚其山曰紫山曰積石曰三危曰窮石曰合黎曰祁連山曰賀蘭山曰陰山曰緜胡山曰梁山曰岐山曰少山曰渴戾山曰霍山曰王屋曰清野曰薄山曰首山曰發鳩山曰太行山此篇中所書山名

共計二十座、每節皆附注釋攷證詳覈、無所謬失、其體雖簡、而易明也。

黃運河口古今圖說不分卷 道光辛丑刊本

清麟慶撰、麟慶字見亭、金源氏之後、入清為八旗滿洲上姓、以嘉慶十四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升兵部主事、後任河督十數年、注意水利河道之事、故其在職為功最多、是書乃考明清漕運河口之形勢、及其沿革之損益、因為圖十幅、每圖之後、繫說一節、名曰圖說、又採徐仰庭河口灌塘渡運說、沈香城河口說、并

附錄于編末、以其皆有發明也、其大義以為治河治漕、實非易事、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粟、皆藉淮渡河、而北達直隸、顧河常強、而淮常弱、非有人力以低昂之、鮮克有濟、所以三百年來、河口情形屢易、而成此局也、于是測量地勢高下、詳詢古今情形、考諸簡牘、訪之幕僚、均以灌塘雖非長策、舍此現無良法、因而悟今之不能如昔、猶昔之不能為今也。

故因時而制宜。將塘之狹者廣之。隄之卑者增之。河淤也而加浚。閘壞也而重修。人事增勤。規模粗備。七年以來。灌放空重漕船。共啓閉塘河四十八次。然惟有袁江爲水陸衝衢。冠蓋絡繹。頗爲繁多。猶恐後之學者。有所疑問。故爲是書。詳加訂證。以備考核云爾。

揚州水道記四卷 同治壬申淮南局刊

清劉文淇撰。文淇字孟瞻。江蘇儀徵人。父錫瑜。以醫名世。文淇孝養承志。能得歡心。稍長。即研精古籍。貫串群經。事蹟具清史稿儒林傳文。又考其本傳云。文淇據左傳、吳越春秋、漢書地志、水經注諸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有不同。因之而成是書。其義謂古淮平流入海。更低于邵伯隄東下河地面。且天長、江都、甘泉諸山湖之水。又加入邵伯之水。挾江湖而趨邵伯。高寶、射陽。安得不南高北下。故漢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云受江非入江也。云北至射陽。可見唐時南高北下也。又其辨證永和、寶歷等年運道通塞。及瓜州涉水陸之變。博覽而有識。可謂精且覈矣。然古今地勢之遷變。能辨者寡。

水道猶難究淮揚水道之學者舍文淇之書不可復得也

雲南水道考五卷 嘉業堂刊本

清李誠撰誠字靜軒黃巖人嘉慶癸酉拔貢生官雲南姚州州判終順寧縣知縣阮文達公督雲貴時頗識其才與滇人王崧同修道光通志嘗撰萬山綱目水道提綱補訂諸書皆地輿一家之學也是書誠在雲貴時所成以北盤江南盤江金沙江瀾滄江潞江大金沙江為正支其餘小水附焉全用水經注體例

夫道元於江之南已不及北方之詳確何況滇中誠胸有千古故以禹貢之黑水為潞江以漢志之勞水即瀾滄江東至交趾為富良江僕水即禮社江東南至交趾為龍門江入富良江葉榆即盤江若水即雅礱江青蛉水即大姚河母血水即龍川江貪水即漾濞江周水即潞江繩水即金沙江因以闢徐氏游記之舛誤及他地志之混淆窮原及委無

漏無訛考雲南之水道者詳核精密未有能過於此書者也

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四卷 宣統庚戌山東河工研究所印

清劉鶚撰鶚江蘇丹徒人好測量習算學河工兼諳機器船械水學方學電學等事著有句股天元草弧角三術諸書光緒十六年經張曜調來東委辦河務是書之成當斯時也其大旨以河道繪圖爲主解説附之共圖十幅一曰禹貢全河圖二曰禹河龍門至孟津圖三曰禹河孟津至大陸圖四曰禹貢九河逆

河圖五曰周至西漢河道圖六曰東漢以後河道圖七曰唐至宋初河道圖八曰宋二股河圖九曰南河故道圖十曰見今河道圖其解説乃取尚書孔傳水經酈注及有關黃河之各州縣諸志書爲之攷證其攷古之河道云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

為逆河入於海其謂今之河道則曰河自陝西潼關廳北折而東至全斗關入河南左逕山西境又西北流入陝州河長一百一十八里右逕直隸界南岸河長四十二里又東南入山東界逕鐵門關又北東七里左逕二溝子又東北五里四十二丈左逕三溝子又東南十七里一百三十二丈左逕紅頭窩又南東七里一十四丈至海口利津縣北岸河

長一百九十八里利津縣南岸河長一百六十九里自銅瓦廂至海口河長一千一百十三里半自全斗關至海口河共長二千四十二里半此其測量河身長短之總數也按劉鶚深研河道之學以成此書其考訂詳確繪圖易瞭可使讀者一覽即知歷代黃河之沿革變遷者也

長河志籍考十卷 清刊本

清田雯撰雯字綸霞一字紫綸德州人康熙進士累官兵部郎中督學江南力崇古學遠近稱之記誦宏博詩文皆組織繁富獨成一家自號山薑子晚號蒙齋有山薑詩選古歡堂集諸作是書之義乃取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及宋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大體為主其篇首冠九河繪圖一幅後則分節載記其次

長河地理謂長河之名在東漢為信都國之廣川縣地廣川即是長河水經云淇水過館陶清淵廣宗東武城又北過廣川縣東酈注云縣有長河為流故曰廣川顏師古曰仁壽初避諱改長河隋唐二書志俱云長河縣屬德州舊通志五代時廢為長河鎮宋史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於長河鎮置陵州明置德州是德州之地漢晉號曰廣川隋唐名曰長

河始則爲縣後則廢鎮移將陵於長河改陵縣爲德州此其詳證歷代長河之沿革變遷也又考其地古來人物名勝之蹟上摭舊聞旁摭遺逸蓋尋前人之闕事補其脫漏而已

濬河事例一卷 光緒刊本

清盛沅撰沅光緒時人爲戶部侍郎是書爲其候補之時所成大旨以爲古今來水之爲患多矣治水之人亦多矣而不言所治之法無論尚書禹貢古文簡略無從依傍即司馬遷班固之記河渠溝洫元歐陽玄以爲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賈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吏牘作至正河防記而沅之著是書乃法歐陽氏之意也故取宋史河渠志明神宗實錄治河方略河渠紀聞諸書之論黃河濬治事務者摘而錄焉其大義云治河之法莫如以隄束水以水攻沙此不易之定理也然水有漲落河有寬窄於窄處而能功於寬處則滯矣於寬處而亦能攻於窄處又險矣其於漲落亦然因舉歷代治河書籍推究一切以得其要領

者也。于是詳分節目，以成一編。其沿流築防費用多寡之數，行河淘沙之程，一一備載，可使今之考訂河工者，以資參證云爾。

直隸五河圖說一卷 石印本

黄國璋撰。國璋宜興人，好習河道水利等事，為河官，治永定諸河。凡河道所經，切實調查，繪圖貼說，以為根本救治之計。因之而撰是書。書中大旨以記直隸之五大幹河，滙津達海，河流之變遷，脈絡之分合，水勢漲落情形，及疏瀹之法，勘測之工，因以為說焉。故其大義云：溯夫神禹治河，首自冀州，書曰夾右碣石入于海。又曰：北至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水，入于海。以今證昔，冀南當屬於九河流域，渤當屬於逆河流域，即今永定、大清、子牙、南北運五大河滙流之所也。蓋太行自西南折而東，燕恒屏藩於北，諸山之水，萬派千支，東注於海，有冀南以當其衝，而渤海於以成為沃壤焉。昔人謂冀南地平土疏，又謂沃野千里，流泉百道，故自宋何承矩

元虞集明徐貞明清怡賢親王相繼研求水利開拓稻田而成效遂以大著後以歷年久遠河流遷徙淀泊漸陸淤墊相仍近歲以來且時為民患雖輕重有差而其為害則一探厥原因由於天然者半由於人事者亦半也從來治河者欲謀衆河之安瀾必先視下流之會歸欲定一河之會歸必先察全局之統系此理勢所當然亦古今之通論也觀其

論議甚詳攷證浩博惟其編中明言繪圖附後而實無之疑為印時所刪使今之研斯學者不得復見雖藏否弗知亦可惜耳

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二卷 影鈔明刊本

元陳恬撰恬字晏如上虞著姓也常與楊翮劉仁本友善工詩文元末不仕平生亦無多著述惟深究本鄉湖田之利因成是書其大旨以攷證夏蓋上妃白馬三湖古今沿革興復事實甽澮溝洫之利疏治圍田之規啟閉之法蓄泄之功尋其源委究其利病故謂古者山川疆域必有志有圖志以記其事圖以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其形有志則徵文始備而興廢可知有圖則脉絡分明而利害易見也是以篇端冠圖四幅曰夏蓋湖圖曰上妃白馬兩湖圖曰三湖源委圖曰五鄉承蔭圖其後則附三湖攷云夏蓋湖在縣西北四十里唐長慶二年永豐上虞寧遠新興孝義五鄉之民願以己田為湖周圍一百五里以為旱澇之防旱則導湖水以灌田澇則決田水以入江所以賴其

利者博矣凡水利所被由二都至十都鎮都沾溉既足餘流分蔭會稽縣延德鄉餘姚州蘭風鄉之茹謙三保他皆不及也南連白馬上妃二湖北枕大海有山如蓋故曰蓋山或曰大禹嘗登此山故又曰夏蓋山湖因山得名中有一潭九墩十二山郡志云夏蓋一作夏駕又作夏架酈道元水經注云西陵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皐溪

而下逕浙江古語云夏駕山浮蓋山屹立於湖中不為湖水漲涸也白馬湖在夏蓋湖之南創自東漢周圍四十五里八步三面皆壁大山三十六洞水悉會於湖中有三山水經云白馬潭深無底創湖之始邊塘屢崩民以白馬祭之因以得名縣志云一名漁浦湖晉縣令周鵬舉字垂天出守雁門志務幽閑思上虞景物之勝乘白馬泛鐵舟全家溺隱

於此時人以為地仙白馬之名由此而得湖頂蘭皐有祠今曰午湖取午馬之義也上妃湖在夏蓋之南白馬之西與白馬同創于東漢周圍三十五里其形勢溪澗亦與白馬同中有三山郡志云所載謝陂湖是也今名上妃者人相傳之訛也此三湖之沿革變遷也其篇中論說治理之法多據古人之言攷訂詳覈凡事求實故張光祖曰陳氏之書

開帙舉目之間則湖吾知其為湖田吾知其為田閘堰塘岸吾知其為閘堰塘岸矣此指上卷而言也下卷乃朱鼎祚所增刻補訂三湖事蹟暨堰壩成規亦足備近時之攷鏡也

西徼水道不分卷 夢花軒刊本

清黄楙材撰。楙材字豪伯，上高人，官知縣。熟於地理測量之術，有得一齋雜著四種，皆攷證地理水道之籍，此書乃其一也。是書全編共分十篇：一曰金沙江源流攷，二曰雅龍江源流攷，三曰瀾滄江源流攷，四曰路江源流攷，五曰龍川江攷，六曰檳榔江攷，七曰禹貢黑水攷，八曰阿耨達四水攷，九曰恒河攷，十曰印度河攷。此皆西康之長江流域及印度河道也。按其大義，以為西南徼外諸水，僻在遠方，古今圖志遺略無攷，即西人精於地圖，獨至此段謬誤實多，蓋隔絶於野番山寨，人迹罕到，大抵以意為之，依稀恍惚，無所實據也。楙材嘗於出遊時，每携海國圖志一部，藉資印證，頗於大金沙江、及印度恒河，皆沿西圖之誤，其他西域水道，亦未盡合。蓋坐一室而談九州，固然其無足怪也。楙材親履窮荒，博咨遍訪，先將徼外諸鉅流，述梗概以解千古之疑惑，而匡舊說之譌外，商榷之功，非一日之所成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安瀾紀要二卷 光緒十四年刊本

清徐端撰。端字肇之，德清人。乾隆間以通判官東河河工。嘉慶間累官江南河道總督。明習河事，授吏程功，贏絀必如所計。因著是書，及迴瀾紀要。書中大旨以為辦工所貴防患未然，事後補苴，終非良策。故全篇用意，皆是未雨綢繆之論也。其大義云：河工重在埽工，猶屬明險。大隄尤為根本，其暗險不可不知。一

綫單隄，年深日久，或有獾洞鼠穴，水溝浪窩之病，及樹根朽爛，冰雪凍裂之處，一遇大汛，漫灘滲漏，串水最為隱患。其所以防患於未然，皆切中事理之言也。凡有河隄之責者，但能守其成法，而力行之，其亦庶幾無敗事矣。攷端由主簿至總河，其閱事多，故其言徹，其慮患密，故其詞繁，雖文近粗淺，而理極精深，雖涉微細，而功歸博大，蓋後之治水者，當參用其意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迴瀾紀要二卷 光緒十四年刊本

清徐端撰。端有安瀾紀要，已著錄。是編端自河防丞，倅晉守淮安，再遷徐州道。不二年，則總督河道，二十年來，亟勉于事。公餘之暇，手輯迴瀾、安瀾二編，以述治河之要也。是書乃攷證迴瀾源委，疏其節目，所紀諸事，皆定壩基、夾土壩、挑水壩等。又載設備各官所有總局、雜料厰、掌壩處、總理正料厰，諸處各置官員，

以司其事。書中紀載組織大綱，梗概如此。然其所錄官行文書，字句從俗者多，如昌黎鹽法議，有脚價、脚錢之名，而歐公作墓誌，有支差、添解之句，此皆不得以名廢實之故也。若以文筆改之，則不知為何事矣。況防河器具，做工名目，更有不同，當從俗稱，以便查核也。而又有河工字樣，借用通語，諸體如辮土中澥沙，讀若蟹，渤澥，爲海之別名，今借作海

字用。謂色黑性散，含水不粘也。鑲埽之鑲，治河書皆作鑲，今概用廂字。文從俗用，多做是例。按述籍資於實用，不事浮文，語但求詳，辭皆從俗，使通工員弁，一覽咸知。譬諸滄浪之歌，取於童子；白公之詩，解於老嫗。覩者當勿謂其言之不文。若其據一地之方言土語，則往往改其本字為他文，名曰通假，乃古今未有之例，不亦謬乎。

治河方畧十卷卷首一卷 安瀾堂刻本

清靳輔撰。輔字紫垣，遼陽人，隸鑲黃旗漢軍籍。順治六年，由筆帖式選充翰林院編修，歷官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巡撫安徽。康熙十六年，加兵部尚書，擢河道總督。事蹟具清史稿本傳。輔以黃水裏沙，必藉衆流急注以刷之，否則水漫沙渟，必致旁溢為災，而下流愈塞。又清口為淮黃交會之所，雲梯關為淮黃入海之道。自黃水北決王家營，則雲梯關外之流愈緩。淮水東決古溝翟家壩，則赴清口會黃者益少。至十五年，高家堰冲決三十餘處，淮水全入運河，不復出清口，黃流逆灌至清水潭，侵淫四溢，海口益淤。輔乃博采輿論，精思至兩月餘，分繕八疏，同日上之，大要用潘季馴東水歸漕之說，因而以成是書。卷首載詔疏數篇，第一卷冠圖七幅，皆攷訂淮黃之流域也。後九卷則言河流記濫及治水之道，分條記之。其謂黃淮交濟曰：黃淮二瀆敵也，然黃强之時多，淮强之時少，强則易瀆而河不兩行，可減而不可分，弱則易奪而自泗盱以東，淮無他河之會，惟即以黃濟淮，使强者不獨强，則二瀆交得其平，而會同之勢成。此減水各閘壩之最為得者也。又謂黃河三砂之病曰：河之有限砂，如人之患噎，小噎則傷氣，大噎則傷食，故雖痛癢不形，而治之不可不預也。自河流順軌以來，河底日深，然尚有壩砂三處，為河之梗，不可不及暇而圖之。三砂者，桃源之古城，清河之曹家窰，安東之蓮花菴也。云云，其攷證大義，多取河防一覽之通議，雖有與潘氏異者，亦非要旨，或平情之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荊州萬城隄志十二卷（道光刊本）

清倪文蔚撰。文蔚字豹臣，望江人。咸豐進士，以主事參曾國藩軍，官至河南巡撫。學問淹雅，治今文尚書，有禹貢說、兩疆勉齋詩文集。攷文蔚事蹟，於同治壬申為守荊州，荊隄水漲已落，周歷隄境，見有灘地淤出者，有隄根退挽者，險夷異勢，高下相懸，壬寅甲辰之間，疊經漫決，宣防之舉，去今已八十餘年，於是訪

諸故老修防築隄，因以安瀾之暇，披檢塵案，見戊申舊牘，犂然具在，因更蒐輯他書，益以當時之事，而成是志。全編分十二綱，三十六目，而以詔疏冠於首篇，詳之以圖說，示之以水道，其後附建置、歲修、防護、經費、官守、私隄、藝文、雜志、志餘諸門，彙集成帙，以為宣防之法則也。其於論斷之處，則取元沙克什河防通議及胡祖翮之荊楚修政指要、俞昌烈之楚北水利隄防紀要諸書之義。按胡俞二書，皆論江漢兩隄，而於萬城大隄，概均未及，然修防之法，事務大旨相同，故文蔚多採錄二書，以備參攷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

畿輔水利四案不分卷 道光三年刊本

清潘錫恩撰。錫恩字芸閣，涇縣人。嘉慶辛未進士，授編修，大考第一，擢侍講學士。學問淵懿，尤究心水利，其事蹟具安徽通志。是書乃輯雍正、乾隆間之河臣陳儀、張璨、方觀承諸人濬治直隸河道所上之疏奏，及皇帝實錄，並取前人論說有助經理者，共成一帙，析為四案。可察當時一切治河事宜，又使任斯務擇

善而從之也。其大義云：北方水利之議，自宋何承矩倡之，元郭守敬、虞集益推廣之，明徐貞明、汪應蛟皆試之有效，而行不獲久。至怡親王之所陳，御史柴潮生之所奏，則破其說。今且未責之遽興水利也，除水害而已。水害之甚，由於河塞淀淤，姑令塞者通之，淤者廓之，其侵耕占種之所成熟，而責令毀棄易起浮言，正惟水潦滅沒之餘，未升科者飭之退讓，已升科者請為豁除，於此多開支港溝渠，互相灌注，俾容水之地常有餘，庶積潦之患可漸息，俟通流無礙，蓄洩可資，然後徐籌灌溉之功，未為晚也。此其論斷者也。按錫恩歷任河道事務，治水措置有方，經猷素定，雖採擇古人之言，亦胸中久有成竹，不空為紙上之談耳。

楚北江漢宣防備覽二卷 道光刊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有浙西水利備考。已著錄。是編攷魏源為鳳生墓誌云。其為學尤篤好圖志。故在河工。則檄取所屬府州縣地圖。各系以利病。成河北采風錄。及江淮河運各圖。其在湖北。則有漢江紀程。及是書也。是書體例與浙西水利備攷大畧相同。共圖十八幅。每圖之後均附說畧。其繪圖沿革。一曰楚北江漢水道隄防全圖。二曰松滋縣水道隄防圖。三曰江陵縣水道隄防圖。四曰公安縣水道隄防圖。五曰石首縣水道隄防圖。六曰監利縣水道隄防圖。七曰嘉魚縣水道隄防圖。八曰江夏縣水道隄防圖。九曰廣濟縣水道隄防圖。十曰黃梅縣水道隄防圖。十一曰鍾祥縣水道隄防圖。十二曰京山縣水道隄防圖。十三曰荊門州水道隄防圖。十四曰潛江縣水道隄防圖。十五曰天門縣水道隄防圖。十六曰沔陽州水道隄防圖。十七曰漢川縣水道隄防圖。十八曰漢陽縣水道隄防圖。其有說無圖者。共計四篇。亦攷證漢江源流也。其義以為禹貢敷土濬川。九澤既陂。九川滌源。滌與陂即宣防也。二者不可偏廢。今若隄壋築固。假以時日。繼長增高。然後疏通支河。濬深閘堰。次第興舉。以三年為期。庶可出斯民於昏墊而登袵席矣。此其志也。篇末則載修築堤工之章程。防守善後之事宜。案條列舉。詳為附錄。此蓋審治水道之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修築寶山海塘全案十卷　清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其章奏諸人名，乃陶澍、林則徐、陳鑾等，以此可知修築海塘之事，在道光之時也。是書卷首冠寶山海塘全圖一幅，又列總目，共分七類，曰諭旨章奏，曰文移詳稟，曰堤工木料，曰堤工碎石，曰辦工章程，曰工段測量，曰重濬隨塘等案。然據陶澍道光十五年之疏，謂其親赴吳淞口，籌畫防堵事宜，突於六月十四日夜二更時分，風潮陡發，須臾間已滿室滿堂，隨即登樓眺望，因潮勢乘東風飛騰而來，高起數丈，海塘為之漫溢。直至五更，風轉西北，潮勢漸退，海塘始露。天明查看塘工，已衝壞大半，附近民房及隄上營房，坍塌亦不可勝數，江面船隻大者互相擊損，小者已飄沒無存，蘇松鎮於是坐船錨被拔去，順流打下數十里，潮退後已擱淺在岸口。內情形如此，外洋不知如何光景等情云云。全篇所載修塘事宜，大旨如是。按清代治水之案頗多，凡一事竣後，其全案則輯成一帙，以備參攷，如畿輔水利四案、重濬吳淞江全案，與是書皆相同之體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

河防要訣二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首載約言一篇，次論築堤之法，下埽之工，次攷修防器具，及應用物品，後則記堵塞河流之法，挑掘鑲填事宜，皆依目錄先後臚列。卷末附錄測量算法，及造水平圖樣等式。此均為治防之要務，故一名曰河務摘要。其大旨謂下埽之法，須先看河之形勢，或兜順，或頂冲，要知溜勢緩急，水勢淺

深，河底是砂是膠，淘刷次看堤勢曲直單薄寬厚高矮，如頂冲之溜，堤勢兜曲，或弓背外弩，水性淘涌，必下大埽，恐堤工單薄，外邊搶築壩台，如搶築不及，外邊下埽，裏面幫裏戧，方資抵禦。若水性淘涌，先作挑水壩，俟臨堤工切近下埽。凡進埽之法，全在看守揪頭繩纜家伙之人眼力準足，要謹慎小心，平平落下，方得法。初下埽個先填埽閉氣，用攔土

埽枕，壓土用騎馬一路，稭七分，土三分。層層追廂到底，再以稭三分，土七分，層層加廂，待高出水面五六尺者，上面宜壓厚土，尤宜均勻，眉頭厚則易於垂頭。埽後提縫過水，埽尾土厚則外蟄，上水壓土多，則後尾蹻，下水壓土多，則上水蹻，中心土厚，其形週圍蹻，如元寶樣。此三者均宜忌之。此其論築防之規例也。至於治河安瀾法，篇中並無一語論及

之，其所詳述者，惟以堤防之工具法則為其要旨，疑為昔日理河工者之密籍也。

重濬吴淞江全案五卷 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攷本篇中所載治濬疏奏之人名，乃陶澍、李鴻、梁章鉅、蔣攸銛等，此皆屬清道光年間撫道江蘇諸官，重濬吴淞之時，均身當其事。文案多出諸人之手，故後人因搜求其奏議條例等文，輯成是書，名曰全案。篇首冠工段圖一，吴淞圖一，後皆各附攷證一節，畧謂治理之法，其義曰：夫歷治吴淞江之

蹟，有從事於上流者，如開垂虹橋，欲濬龎山湖口，欲使清水之駛足以决壅也。有疏通其中段者，如導自夏家口至卞家渡，及西莊家港者，心腹既暢，則吐納皆靈也。有施工於下流者，如濬石橋洪窐、范家浜諸處，自尾閭以奪之，而中滿乃消也。道光七年重開者，則自井亭渡始，至曹家渡止，六十餘里，工長一萬零八百八十九丈，分為十二段，派十一縣承挑。其原河之居强二彎最為迴曲，凡二千一百八十步，及取直為河，僅一百七十六丈矣。又攷江之源流云：吴淞江自吴江長橋起，至海口，凡二百六十里，太湖之東流正幹也。歷吴江、震澤、吴縣、元和、崑山、新陽、嘉定、青浦、上海九縣地。舊合澱山湖、大泖、長泖、圓泖諸湖，蕩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王大浦之水，以入於海，故其源甚清，其流亦壯。自夏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

浦、新洋江分洩於婁江，而淞之中流弱。自范家浜開闢，會於黃浦，而淞之尾閭奪矣。渾潮湧入，易致形勢變遷，故攷江之兩厓浦港涇浜，脉絡貫通，其迹尚有可循者，備繪圖以待濬治，庶還黃渡練祁東西數十里間水田之舊，亦農政之所宜究心者也。

河防紀畧四卷蒼筤集本

清孫鼎臣撰。鼎臣字子餘，號芝房，善化人。道光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深究古今學術政教治亂所由，及鹽漕錢幣河渠等，著為書論，其言明達，適治體。以論事切深，工詩古文，有畚塘芻論諸作。是書大義以為水之善徙者，莫若河。其來自雍州，而經由冀豫兗以入海，禹迹則然。自周定王以後，屢徙不一，徙於東而青徐，南而揚州，靡不被其患，蓋九州歷其七，生民之受困可知已。淮為四瀆之一，其與河本風馬牛也。宋分東流北流，而河始與淮通。明築黃陵岡，而河始與淮併，故河之患常挾淮。古之治河者，憂在河而已。元明以來，倚會通河為運道，河決則潰運，治運必先塞河，故河之患又與運相表裏。然則欲言河渠，不合言黃運淮三河，固為不備。合言三河而不

次其年月之先後，不詳其興建之首尾，尤不明晰也。故又採宣宗實錄，即撮取有涉河渠諸事之文，手自迻錄，復博考羣籍，咨度形勢，集而成之。其探源竟委，簡而有要，網羅散失，考訂精覈，非博學多識、具良史之才者，何以訖茲。昔之人從事河漕久矣，得歐陽學士河防一記，後世修史者始詳其顛末。而嘉慶道光以來治河之事，未有專書記載。自鼎臣書出，又可使承學之士得伏讀之餘，因以講求今古變通事宜，豈淺鮮哉。

兩浙江塘通志二十卷首一卷 乾隆十六年刊本

清查祥撰。祥字星南，海寧人，號穀齋。康熙進士，官編修，充律例館纂修官。年八十餘卒。有雲在樓詩、咸齋文鈔。是書大旨謂海塘有志，由來舊矣，然皆防海，而非隄海。惟元葉恒所撰海隄錄，明黃光昇仇俊卿所著海塘錄，專志海塘，而又止詳餘姚海鹽一邑之塘，未嘗概及通省。茲志凡兩浙有塘州縣，小則修葺，大

則建築，無不備載。于是繪圖以象形，說以紀事，浙省濱海六府，各有分圖，而以全省總圖列於前者，綜其形勢，使觀者一覩瞭然也。其大義云：天下利害之數，水居六七，而河與海尤鉅。治河者或疏或瀹，恒多其方以圖之，海則惟持隄捍之一法，一失其防，雖有李冰之神勇，鄭國之精能，束手而無所用。此海之所以獨重於塘也。浙之東負海，西居者為郡有六，曰杭州，曰嘉興，曰紹興，曰寧波，曰溫州，曰台州，皆賴一綫之塘以為保障。而杭州之仁和、海寧，嘉興之海鹽、平湖諸邑，直海之北岸，全勢所趨，潮汐衝齧，颶風時作，險要倍於他所。自唐宋迄明，代歷朝相承，易土塘為石塘，更民修為官修，鉅工疊舉，立制綦為一勞永逸計。杭嘉紹數百里長堤屹如砥柱，而中小亹一夕闢通，輸委順利，不啻若尾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沃焦焉。遂延訪通儒，蒐羅掌故，提綱標目，規模畧備，因成一帙，以歷代海塘之沿革，形勢之遷變，工程之險夷，興夫經費所出，物料所資，職守所存，祀典所秩，皆燦若列眉，瞭如指掌，詢可為政治之要典，備來者之參稽也矣。

水道源流五卷 光緒十七年刊本

清胡宣慶撰。宣慶字餘庵，星沙人，咸豐舉人，著有圖史提綱諸書。是書為考訂直隸、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十八行省之江河形勢脈絡源流，又附訂中原形勢、關外各城長城關隘、西藏道里，篇末復載州縣同名錄，以備糾證異地同名之誤。爾其攷

黃河源流云：河源自青海蒙古噶達素齊老山發源，東流由阿克坦河二百餘里至扎陵湖，衆泉會聚廣數十里，名星宿海，東南流三十餘里至鄂陵湖，東流由庫庫河瞞二十餘里，由山底流至查哈噶順，南流七星河至哈拉河，流八百餘里，過積石山，又流八百餘里，甘肅貴德廳東流百里至大通河口，西北來千二百餘里流入黃河，東北六百里出長城至水溝口，進長城，由寧夏府五百里，至橫城口，出東岸長城，又百里出西岸長城，至騰格里泊，分四道，東流三百餘里，至穆克和碩四道共合，東流入山西界，由歸化城三百里，至吞虎口，進東岸長城南流，又進西岸長城，入陝西界，流入汾河口，西至潼關，流入黃河，由開封府三百餘里至新黃河東北流，由直隸東明縣、山東曹州府七百餘里至濟南

府東北流五百里，至大清河，注東海矣。其歸納探源，大畧如是。按宣慶少時游歷山川，其親履各地，必窮于目，且究于心，凡四十餘年，事事如瞭指掌，均獲成竹在胸，集其記注，因以成編，可助研地理者之繙閱也。

楚北水利隄防紀要二卷 同治四年湖北藩署刊本

清俞昌烈撰。昌烈，字鴻甫，直隸京師人。道光時參軍湖北，蹤宇不凡，宏深抱負，隱於下位，而志壯千秋。吴楚尋源，量沙印雪，殆有年所矣。其自容城移治鶴澤，隄塍林立，歲出險工，資討論而襄底績，得安如磐石，相與有成者，厥功甚偉。客窗恒從問業，則源源本本，脈絡貫通，宜爭上官之倚若長城，從游之踵日相接也。按昌烈歷輿諸誌，秉稽古居今，編為是書，共圖二十一幅，每均附說，末有總論一篇，乃諸事務之攷略也。書中大義云：岷江、漢水為害於楚者，亦猶黄河之為害於豫與吴也。黄河出陜之積石龍門，至廣武則奔騰澎湃，勢不可遏。江之至松滋、漢之過鍾祥，亦無所羈勒。築隄捍禦，以衛田廬，是與水爭地也。然舍此別無良圖。攷昌烈於辛巳冬自豫至楚，數見狂瀾泛漲，必至潰決而後已。每深思熟慮，策無萬全，迨後從事兩河，計十有四年，凡所越歷，必諮訪輿論，並考誌乘，其險易情形，宣洩故道，隄塍丈尺，及起止段落，隨筆記載。丁酉春，再至荆南郡之萬城，更為北岸首先保障，頻年禦險，昌烈皆從事其間，續得廣益多矣。此全書之宗旨也。夫治水之策，自古為難，蠡測管窺，其何能及。然心無成算，豈能臨事裕如，由此問津，當不迷於所往云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河南管河道事宜不分卷 景明刻本

明商大節撰。大節字孟堅，鍾祥人。事蹟具明史本傳。按大節嘗統兵事，屢禦敵退冦，長於戰畧，又任河工等職，故亦深明地理水道之學也。是書篇端冠黃河圖一幅，後論修堤事宜。大旨分為三事，首為工程帑金之計畫，次為用人名額應用材料之計畫，末為防患護堤之計畫。此三者可為篇中之綱領也。今攷圖中以河源出於崑崙山，入陝西境，過靈寶、陝州、澠池等地，又經河南之孟津、偃師、鞏縣、河陰、滎澤、開封、封丘、陳留諸地，至蘭陽縣分為二派，南流者為黃河舊道，至鳳陽府入海；東流者為當代所開之運河，直流入徐州。此其所治之流域也。其大義以為黃河源流暨歷代修治損益，治河通考已蒐輯詳盡，惟其時引水達徐，以濟運道，則黃河所係，視前尤重，故修河之費視歷代獨繁。河南郡邑西自閿鄉，東至虞城，相距幾千里，皆黃河經繞之地，每歲夏秋水漲，非淤沒州縣，則損傷運道，當其事者，實難運籌。獨惜中州一區，封壤未廣，每年之費一十三萬有奇，皆出於常賦之外，逾來水旱相仍，虞患並作，徵求日重，民不堪命。大節因職守河道事宜，務求節省，採集酌量，則詳其規制，撮其要意，稽古考今，備錄成篇，祇為案牘之資，治河之方畧者也。

荆楚修疏指要五卷卷首二卷（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胡祖翮撰。祖翮字伯欽，宜城人，道光進士。攷祖翮撰是書之大義，以為平天下之道，不外用人理財兩大端，而理楚之財，則必以治江漢為要務。江漢治，隄防固，而物產多，民生遂，而國賦盈，上之教澤有所施，下之風俗日益厚。如其不治，水壅則隄潰，隄潰則民災，民災則賦懸，甚至請賑借項，空糜國帑，而卒無補

於民生。治楚者心懔懔乎江漢之為要務也。欲探本源，靡不持論於疏濬，謹守成憲，亦皆營情於修防。夫修疏豈可苟焉已哉。要必明乎作隄之利弊，使夫不枉費，費不苦夫，酌立一定之章程，審夫治水之支派，使來有所受，去有所歸，籌畫萬全之良策，乃得治江治漢之要道。而今荆楚享安瀾之慶，不然雖日有事於江漢，何裨乎。慨自道光辛卯以來，水

患頻仍，院無完隄，民力愈困，人情益詭。分修則富戶陰卸險要，貧戶受田項充，合修則小戶借貧抗費，大戶恃勢隱田。更有橫形之田，認修藏頭者取巧，直號之田，認修截尾者取巧，換段換形，坐落無定，寸長尺短，灑派不均，弊端難以悉舉。兼之白水湖裸淤成高阜，仍享無隄之樂，上中下則沈於波底，終任派修之勞，事不平而力不均，歲修則因循不力，

挽修則草率了事，即有督修之員，人地生疏，或事宜未嫺，或稽察不密，聽書役之侵蝕，任奸民之包攬，使費又十不值五，其旋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或曰修利隄防，每年有加無已，愈高則愈不堅，何若疏濬以殺水勢，卒之疏非所疏，欲殺其勢而勢終不可殺，無他，支穴未開，不能分而使之小，湖豬未匯，不能貯而使之舒，縱有疏濬之勞，究未審乎疏

濬之要也。於是取元沙克什河防通議、明張內蘊三吳水利考、清靳輔治河奏疏諸書，採錄成編。先論修防事宜，次集水道參考，合為一帙。使目睹斯書者，則可知治河安瀾之概要也矣。

長江圖說十二卷 同治九年金陵提署刊本

清馬徵麟撰。徵麟字素臣，懷寧人。其事蹟見懷寧志。攷是書大旨，以繪圖為主，雜說附之篇後。其繪圖取法於裴氏制圖六體：一曰分率，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以正彼此之差；三曰道里，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以校夷險之異。茲圖則用其五，高下一體，所以定崇山峻路之紆徐，使與平地

經直之數相埒。在江言江，姑置之勿論。其考郡縣之沿革，可以知地勢之衝要；古人之成敗，亦以識地形之險夷，以及水道變遷利病，時亦採討顧氏讀史方輿紀要一書，編纂頗為賅備。茲特隨地摘載，枝枝節節，庶便流觀。間有遺誤，考之各史及文獻通考、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參之郡國利病書、春秋大事表、禹貢錐指、行水金鑑、府廳州縣

志地理志今釋諸書時亦附見圖閒幅隘不復識別其有繆論須長言者載錄於雜說末簡此其成書大體也按其條例以為地名有古今之異如安徽之東西梁山即春秋之長岸漢陽之龜山古名翼際山水經注謂之魯山江夏之蛇山水經注謂之黃鵠山如此之類今人如今多不識古茲圖兼取便俗故從今稱間亦附注古名以資考訂亦有從古名而不從今稱者如孟河瀆今或呼為草飄港一作超飄港之類語無的音且古名猶眾著也又有一地數名者在古則如東西梁山一曰天門山一曰蛾眉山東梁一曰博望山在今則如黃家港可達泰興又名泰興港內有天心橋亦名天心港之類又如一洲而數名至十數名者書之則不可勝書不書則或有所遺今聊據見記其一二不暇覼縷可俟後之學者是補是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各省水道考六卷 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清汪日暐撰。日暐字滄亭，江西樂平人。乾隆乙酉進士，辛丑秋講學於羊城粵華講院，暇時則纂輯此書，于後二年癸卯春而成。攷訂各地水道源流，共計天下十八省。其次第首載奉天，次直隸、江南、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篇尾附天下總考一節，其目錄如是。

按古今水道變遷，詳攷實難，今畧為三江辨證。夫汶水之口有四，沂水之流有二。書之漆沮既從詩之自土沮漆，漆有二，出雍州，雷詩之漆入於渭之上，浙書之漆入於渭之下流，名號殊源流自別，則考據難。流水出河東，以聲相淆，而別為聯。洛水出冢嶺，以氣相感，而兼名。溫說文謂湞水出南海龍川，入溱。又謂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淮。今皆不合。顏師古

謂蘇林音詆為砥，為古音如是。又以晉灼音詆為祇，為土俗，則然。而持其可或相牴牾，式自矛盾，則引證難。註三江者，郭景純則以岷之南江、峨之北江當之，漢地理志則以北江、中江、南江為言。近西河毛氏始主韋昭吳淞、錢塘、浦陽之說，並指注家錯讀禹貢之誤，詳悉言之。江與河外發源之遠，而自達于海者，惟粵之兩江。兩江出牂牁，經鬱林下，羚羊合湞江、綏江于三水，由甘竹灘抵江門以入海，浩浩黃流，至數千里，顧其入海之道，前人不察，僉謂由香山之虎門，而非由新會之江門，至明區子大相如著西江考，以辨正之。當衆說之紛囂，睹羣言之淆亂，則博采兼綜，歸於一是，則尤難。自非萬卷在胸，萬里在足，烏能如淄澠之必辨，涇渭之無淆，源源本本，瞭然如指諸掌者也。是知凡大川必載衆堅

無遺分之為州邑之史乘合之為宇內之輿圖使讀者明其水道可以備旱潦之災患覩其流泉可以知土田之肥瘠其於國計民生為利是賴良匪淺鮮也歟

三江閘務全書六卷 康熙刻本

清程鶴翥撰鶴翥字鳴九山陰人康熙舉人是書專攷三江塘閘海口諸務分為正續二編篇端冠圖一幅後附攷證四十四條續編二十一條均為鶴翥廣搜博採酌古準今耳聞目見條分縷析述其所詳纂成一集其大義云海水無從入則不鹹河流無從出則不涸上以輸國課下以遂民生全賴于此閘之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固也明矣今閘罅漏處如攢矛河洞不然奚能免於二者之患歲可望其倉箱之積賦可望其無追呼之擾則修閘誠斯時之急務也苟非姚公軫念民瘼奮起力行遲之又久勢必至大肆決裂後即有欲起而修之者晚矣乃有人言以為非急務何怪乎蕭公初修閘時即有以不急之務議公者何其謬也鶴翥所敍建修大閘皆本諸莊敏陽和武貞三

先生記中確而有據，即傳聞或有未確者，亦存之以備參考。近(今)修閩姜定菴碑文可攷也。此其成書之大旨耳。至於地形水勢，編中瞭若指掌，可為後人之金鑑，辨前人之譌誤者也。

歷代河防統纂二十八卷 光緒戊子石印本

清陳璜撰。璜字天裔，秀水人，幼年好讀書，學無不窺，精於地理方輿，而尤專河事。康熙丁卯，靳輔督河務，與築重隄之議起，翟家壩至高家堰長一萬六千丈，璜協力區畫，卒以排羣議成大功，乃於暇時，採輯列朝言河諸書，上述國史之文，下裒諸家之集，綜核源流之異同，參考政治之得失，以成是書。書分六門：討源，崑墟、觀海、星宿、九曲，分於絳象、臨兒譯於舌人，爰述河源也。禹釃二渠，漢入千乘，東流北流，別派於趙氏，入淮入海，變軌於勝國，爰述河道也。殷都五遷，漢郡十決，澶滑豐沛，禍鈞而勢別，漲溢決徙，災異而害同，爰述河患也。塞宣房而導北，築高加以衛東，三防四守，人存則法乃舉，七埽六隄，地殊而工異施，爰述河政也。賈讓上中之策，李垂形勝之篇，

歐蘇建白於天水之朝，劉萬樹謨於渦洳之役，爰述河議也。既備綱目，兼拾碎零，覽禧握矩之紀，稗官野史之說，幷羅珠櫟，叢鈔覩聞，是為雜誌也。按是書條目凡千六百有奇，上自姚姒，下迄天崇，四千年事，包羅畧盡，為自來以河事為專家言者所未睹。蓋擴之精力，殫於此矣。後有河事之責者，得此循覽，可使觀其源委之分，以審勢；觀其決徙之異，以察變；觀其疏築之功，以制宜；觀其議論之可否，以資治。其所裨於河事者，豈曰小補之哉。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七卷 道光壬辰年刻

清黎世序等奉敕撰，潘錫恩作敘。攷其大旨，乃續傅澤洪之書而成。世序校閱檔案，咨取圖籍，以康熙六十年後各書所載事宜，均未錄完備；其於六十年以前之事闕工程者，亦摘錄之，補傅氏之闕也。前書采者，則是書不取。其總目列圖一卷，書一百五十六卷，每篇皆與前書相出入也。其大義以為昔之治河，祛其害，今且資為濟運之利，而全局樞機，則在淮黃交滙。誠使河能順軌東趨，淮亦會流下注，斯漕運無阻滯之慮，一治無不治矣。自乾隆中潰決頻聞，河身益墊，於是閉淮不出，無以收刷滌之效，而河日病。淮既不能暢出，勢不能不增高堰以積湖豬，守五壩以防減洩，適遇風力猛盛，危險異常，於是河病而淮亦病。河高則易致倒灌，淮閉則專藉南趨運

河兼受二瀆委輸滿則易溢於是河淮病而運亦因之病夫欲治運必先淮欲治淮必先河河以海為歸宿往者海口近而流行速又得清口全淮蕩滌不虞停墊故河漲非無倒灌漲消仍復舊觀惟欲避黃以出淮移交滙於彭家馬頭而淮力愈弱河淤愈墊河身亦日愈高故自改移清口之後而治河之局為之一變於是康熙以前之法遂不可以治

乾隆嘉慶年間之河此讀書之不可不亟為纂輯也故世序等博稽古籍以證各水源委搜羅章牘以備治濬事宜而以嘉慶二十五年為止其於地理水利則采其切實可據有異前書者附入註中使助攷核云爾

圖史提綱三卷 光緒十七年刻本

清胡宣慶撰宣慶有水道源流五卷已著錄是編此書三卷分述三事其首卷攷證山嶽脈絡中卷言江淮河漢之源流末卷則以歷數之學推上古迄今之甲子紀元故其名曰圖史提綱書中大旨以為古人左圖右史宇宙之山川著焉古今之元會詳焉帝王之統緒繫焉故言山川者必祖崑崙言元會者必師

大撓言統緒者必自盤古此一統志廣輿記廿二史資治通鑑紫陽綱目及皇極經世諸書所由作也然載籍博卷帙繁寒素者不能家有其書徵引者不能一覽即晰況河瀆變遷稱名各別或數十年一易或數百年一易有非陳迹所能拘泥者哉宣慶歷游山川跡徧天下每至一處必審其山川之起伏纏護水之源流會合間有未到者必詳詢過來

之人。雖然後著之於圖。山仍以三大幹龍為宗。水仍以江淮河漢為率。其水之變遷。名之改易者。較古本不無小異。乃參其所著之輿圖紀勝。而以甲子紀元。帝王統緒附焉。此皆為使初學之人。以便翻閱者也。

河渠備徵不分卷 傅氏鈔本

清傅雲龍撰。雲龍德清人。官直隸候補道。所著有實學文導。續彙刻書目。纂喜廬叢書等。是書乃以考定河道源流。脈絡區域。及各府州縣有淀無淀。有堤無堤。皆詳細錄之。以備參證。故引畿輔安瀾志。紀東西淀之淀泊窪港套窩坑溝灣潭沽。甚為明悉。於此西淀跨保定府之安州。新安。雄縣。高陽。河間府之任邱

縣境。起自安州。高陽。新安。任邱四縣之白洋淀。東迤任邱縣之紫朱淀。西北迤新安縣之燒車淀。自白洋淀東北為端村。又東為鄗淀。在白洋淀東。新安縣東南二十里。直至白洋淀東北端村東南。又東為小鄗村淀。東南曰前潭淀。後潭淀在任邱縣西北四十里。俱南北袤二里半。東西廣二里。前潭至後潭。水路半里。新安任邱兩屬。新四任六。又東南曰

興隆淀，又東北曰張家淀，又東北曰虎皮淀，南北袤一里，東西廣二里，水路二里，至平陽淀，南北袤四里，東西廣三里，水路二里，至池魚淀，南北袤二里，東西廣三里，水路二里，西北至絡窩淀，南北袤二里，東西廣二里半，水路一里，而東達江水矣。其論河淀大旨如是，雖文詞稍繁，而沿革頗為明析。又攷是編末，乃記載宋元明清以來治河之事，起宋太宗太平興國時，迄於清道光末年，築堤決口，治河防患，分條輯錄，使讀者可得其綱要者也。

河工器具圖一卷 鈔本

清郭成功撰。成功，淮陰人，乾隆間官河道，以高明練達之才，有輕裘緩帶之風，身歷河干數十年，能勤其職，公餘之暇，隨所見者，筆之於簡，從而圖之，編成是書。大旨謂黄河發源於星宿，道崑崙，抵中國幾萬里，由磧石至三門，又數千里，而河始大。三代秦漢以下，河不言治，亦未見河之不治也，蓋順其性，則安瀾，逆其性，則磅礴，其勢然也。近世生齒日繁，與大河爭尺寸土，是以修防不可不急耳。故國家歲出帑金數十萬，以資捍禦，凡所以增卑培厚，開渠利導之舉，無不講求盡善，慶安瀾而奠億兆，豈尚煩器具乎哉。然未雨綢繆，先事預防，正宜亟講也。明代藩司空季訓為河帥，規畫精詳，纖悉畢具，後此雖有變通，無能出其範圍，人盡知之，不能人盡為之耳。成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

歷任斯事深得修防之法以為如是法不精器不備則事不可以善矣故詳舉圖附說以備治濬諸吏之參攷云爾

灌江備考一卷 乾隆刻本

清王廷珏撰李先立編次廷珏錢塘人雍正間任成都水利事宜博搜有關水利碑記之文輯錄十數餘篇而成是書以備治水利者之參攷故曰灌江備考又曰灌江定攷其義一也攷輿圖志天下之水發源自崑崙山之星宿海分流東西二支一滙於黑水直達於西藏一滙於岷江直至灌口灌口有二王廟係秦蜀守李冰令子二郎君開鑿離崖即今之都江堰是也益州記曰水自都江堰有三石人五石犀以壓水與神誓曰涸不至足漲不及肩所遺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垂為萬世法由是安瀾砥柱十四州縣之田疇資其利賴號稱沃野第時移世異河道改易不一當事者不得其所憑於是日以為慮今按諸堤堰溯源窮流條分縷析俾覽者瞭如指掌焉

南河成案五十四卷卷首二卷 清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書中所緝之案牘疏奏之人。為齊蘇勒、范時繹、嵇曾筠、蔣炳、常祿等。皆雍正乾隆間之大臣也。故當時河道濬治之事。皆出諸人之手。其成案亦諸人商榷而定之也。是書首載乾隆上諭二卷。其後五十四卷。均治河之事宜也。其時代起於雍正四年。而訖於乾隆五十六年。篇中事蹟。議堤壩工程者為多。水田興利之事亦附之。今畧舉其大義云。史書詳誌河渠。經術兼明水利。誠以國計民生所關也。果使水道疏通。脉絡流注。陂澤非沮洳之藪。隄防有蓄水之方。旱潦有備。而田廬無虞。其有裨於閭閻。誠非淺鮮者也。夫開通衆流。建閘築隄。按時啟閉。使近水田畝。均沾膏澤。貨船鹽艘。遄行無阻。利賴甚溥。數年以來。圩岸不無坍頹。沙泥不無淤積。與其歲久浚事難費信。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費省。使管理水利河務者逐年舉行云云。其用意梗概如是。今之興水利之事者。當一覧此書。庶可取法於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南河成案續編一百六卷 清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繼續南河成案所編成也。按南河成案錄取之案牘，止於乾隆五十六年，而是書則起於乾隆五十七年，與前書正相繼也。卷首有御製詩文數篇，故疑是書或為敕撰之書爾。其治河記云，黃河由雲梯關入海，其來已久，無所謂舊河也。水性挾沙，海門漸覺淤墊，故流不得暢下，流既壅則屢有上潰之變，此全河之大患也。丙寅夏四月，清黃並漲，不得已啟放王營減壩分洩洪流，即掣動止溜八分有餘，而雲梯關故道僅一分有餘之水，舊河之名所由興，黃河改道記所由作也。爰命戴均元為正河臣，徐端副之，暨臣鐵保總司其事，鳩工集料，籌餉百度，具舉，原擬秋深水涸，次第經理，舍舊圖新，一勞永逸，洵利用厚生之善議也。按此文可知當時治

河之人，乃鐵保、戴均元諸人，皆嘉慶之河臣也。此書中亦專言堤工、水利之事，與前書大畧相同，所收文牘亦續前案，故名曰續編也。

河運備纂 舊鈔本 不分卷

不著撰人名氏大旨專攷運河源流全書共二十餘篇曰淮安運河考曰高寶運河考曰瓜儀運河考曰丹陽運河考曰蘇州運河考曰浙江運河考曰上江運道考曰江西運道考曰湖北運道考曰湖南運道考曰汶河考曰洸河考曰泗河考曰沂河考曰徐呂二洪考曰白河考曰衛河考曰會通河考曰新河考曰泇河考曰中河皁河考諸篇以下則考證運河流域及論築壩挑河之法塞閘通渠之功詳研博覽多錄取于漕運全書以資參訂者也

直隸五道成規五卷 乾隆刻本

清乾隆八年奉敕撰按是書載詔議云直隸河道工程成規一案先據直隸總督奏請查照定例指示頒行經工部以直屬各道一切工程需用工料照現行做法成例均有浮多屢經駁減並不畫一更正又加鑲葦土或用葦土各半或用葦二土一不將平險工段開造土方價值永定通永天津三道近土價值既據該督以永定河土性純沙挖取頗易工力可以稍減定價壹錢壹分北運河沙膠兩合挖取稍難定價壹錢叁分南運河土性純膠挖掘甚難定價壹錢三分六釐六毫皆憑土性之難易以定價值之多寡於疏內聲明亦無庸議也攷書中各篇均為工段清冊所謂直隸五道者乃清河永定通永天津大名五河是也此冊則為工部頒發以備查核云

篠塢詩集八卷 清刻本

清梁允植撰、允植字承篤、號治湄、正定人、順治間拔貢生、知錢塘縣、性明敏、有幹濟、甲辰閩變、督運有功、遷袁州同知、尋調延平知府、按允植詩古文辭雄奇綺麗、而是集之作、大抵皆其治縣以後政事之暇、論詩文禮、遺逸兩峯三竺之間、樽酒豪吟、宴然一如無事、今以此集觀之、其詩分長備體、直兼漢魏初盛唐

而有之、則其才又非當時之所得而限也、汪懋麟序云、治湄出其所為詩一編、皆其游屐之所經、而詩之最工者也、及治湄命舟輿、導余遊延、携其詩以往、然後益歎其工、而湖山之助為多矣、夫昔之賢而吏於此者、民事之暇、罔不流覽川谷、寄情嘯歌、當世榮之、後世誦之、今何時哉、雖有奇才異能之士、鮮不憂愁困折、莫之所為、而治湄固能優游於治抒寫其襟抱、上服其才、民戴其澤、至於遷秩且挽留不得去、則其足為湖山重者、特詩云爾、

悅柳堂詩集不分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劉佑撰、佑字雲麓、曲周人、明工部尚書榮嗣孫、敏學工詩、與趙湛劉逢源齊名、由拔貢官蘄水知縣等官、今攷是集之詩、多佑官遊所作、政事之暇、吟詠不衰、意理學風雅能兼有也、按鄧漢儀序云、當先生令浠州時、地僻政簡、時從簿領之暇、攜尊著屐、與賓客僚吏徜徉於玉臺泉寺、九峯赤嶼之間、固曰事會宜

然、今守海陵、而車馬判牒之煩、樓船芻粮之給、較於浠州勞攘十倍、而先生籌應從容、神氣不亂、更時時授簡分韻、與諸詞人刻燭成篇、流連罔倦、今以鄧氏序觀之、則佑乃謝傅歐陽之流亞也、

嶼舫近草不分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官至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裔介在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侃侃直言、多見施行、論者謂政事文章理學三者兼而有之、康熙二十五年年七十一卒、乾隆元年追謚文毅、有孝經註義、四書大全纂要、兼濟堂集等、已著

錄前編、按是集乃裔介於康熙庚戌罷官後所作也、申涵光曰、先生立朝矯矯、置身如冰雪、其無所附會宜也、古詩類尚和平、吾見古之能詩者、率沈毅多大節、即如杜陵一生褊性畏人、剛腸疾惡、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頗近嚴冷、與和平不類也、而古今言詩者宗之、惡惡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者繞指之柔、與俗相上下、其為詩必靡靡者、非

真和平也嚴冷如先生吾固知詩之有是也蒼涼渾博骨韻似少陵而索之無跡善附會者能之乎又按紅豆樹館詩話云文毅潛心理學著述十餘種皆宗程朱詩清和雅飭具有根柢嘗有句云道以遲能重書因悟轉疑可知其胸中所得矣

鏤冰詩鈔五卷清鈔本

清單鉦撰鉦字亦聲號振菴易州人雍正五年進士官浙江壽昌知縣官至安徽池州知府以疾歸里與河間紀曉嵐先生相友善故是集有紀氏序也按鉦之詩法律謹嚴情景融洽優柔蘊藉往往一唱三歎得風人言外之旨與任邱龐雪崖詩如出一轍蓋二家均上溯三唐下薄兩宋務得性情之正也然則雪

崖天分稍弱而研練較深鉦則揮灑自如而神骨適上要其合作均可以相視而笑焉攷紅豆樹館詩話云鏤冰集多佳句登吳山云江湖仍左右吳越幾春秋途次云雞聲啼曉月人語起殘更玉環雜詩云風頭占候鳥潮信問來船四野雨初足前溪月又生山形連雁宕海色接驪洋千里嶼風起滿城茅屋寒署齋即事帆檣漁釣論潮水煙火人家共

烏雲項王廟云鐵馬有靈歸鉅野雲旗無面返彭城重九云樽前瘴海黃花酒夢裏煙蓑白鷺磯泛海云幾點蒼山分島嶼一行征雁伴帆檣金山寺云佛火近看通鐵甕鐘聲遙聽到瓜州贈別云落波峯影含飛動曳樹蟬聲帶別離皆疏越清壯方軌錢劉者也

蕘觴詩集五卷二集三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成文昭撰文昭字周卜號過村又號鈍農大名人先之孫也生長貴盛而喜為詩德州田雯新城王士禎商邱宋犖皆國士遇之以主事註籍未官而卒年三十七按文昭之時畿輔以詩名者有王士禎田雯抗行當世二家之論不同田主才識王主氣韻海內學為詩者多出二公之門而文昭沈雄之氣又嘗與田氏遊故其詩不屑為咿嚘柔媚學兒女之態以娛悅時人之耳目而音諧節協固其性有之非强而然也紅豆樹館詩話云周卜系出相門世其家學嘗問詩法於德州田山薑侍郎又與顧俠君繆湘芷諸公往來酬唱所作古體勝於近體大致以韓蘇為宗開闔變化自成一家案古夫于亭雜錄載門人大名成文昭以宋槧本南唐書見寄則周卜亦

嘗受業新城，然其詩清刻巉瘦，絕無儀型飾貌、依傍門户之習也。又按吳寶崖云：畿輔詩學，有明已來，如濬縣王世昌、藁城石季方、及廣平申鳧盟諸家，皆詩人之表表者，要其元元本本，有典有則，未有先過村者也。

關西稾草四卷邠志續筆二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成懷祖撰。懷祖字尚義，號北樵，大名人，文昭子。乾隆六年拔貢生，官邠州州判，歷知三水、永壽、三原諸縣，皆有循聲，移疾歸，卒年六十五。按是二集多為懷祖之詩，其詩骨峻而學邃，風清而節和，一掃割綴浮漂之習，戛戛絕塵，正聲古音，以繼響蓼觴之集，斯足雄視乎何朔矣。又攷紅豆樹館詩話云：北樵負經世

志，歷攝三水、長武、永壽、三原諸縣，皆有去思。性簡淡，不慕榮進，故浮沉冗官中十餘年而卒。在邠嘗修公劉墓、范文正公祠，撰邠志續筆一書，晚始為詩，追蹤唐賢，稜稜露爽，不拾過庭餘瀋也。今按懷祖自序云：關西稾草者，乃官永壽、三原時而成，邠志則檢稾草中之有關邠土者，彙為一帙，又附文數首。以此觀之，則稾草早成，而邠志晚定矣。然詩話謂

在邠先撰續志晚始為詩與懷祖自序不合未可信也

仲昭遺稾一卷　清鈔本

清趙煌撰。煌字仲昭，涞水人。乾隆閒貢生，行誼端粹，讀書邃經學，以善書著。涞水縣志云，煌所修趙氏家譜，一遵歐陽氏譜例，最為精審。嗣經其從曾孫文涵、文濂一再重修，益為詳備。今按煌是集之詩，清真純樸，遠絶塵囂，詞簡味長，迴環含咀吟之，令人不能自已也。文涵序此集云，仲昭公性耽翰墨，著作頗夥，以無心傳世，隨作輒隨棄之，故散佚者恆多。歲之壬午，族祖又新公以遺稿一卷見示，廻環盥誦，如聽鈞天廣樂，頓豁蓬心焉。以此可知是集為趙氏家藏遺稾，無刊本流傳，是以後人得讀煌之詩者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滄州明詩鈔一卷 清道光丙午刻本

清王國鈞撰國鈞字月坡號侶樵別號蘭根道人滄州人國維弟候選州同工詩喜藏金石續州志金石一門悉出國鈞之手按是集爲國鈞搜訪有明滄州詩人之作以時代爲編次其自序云明三百年李何之後繼之以濟南太倉海内效之者多蒙刻鵠之厭滄州僻處海濱王武子所謂其地坦以平其水滄以清其人廉且貞者也前輩如馬公昂戴公才皆能根柢風騷牢籠萬有不苟從人步趨者惜乎兵燹以來詩文散佚均二十年中極力搜求了無所獲僅得張司農劉少保以下十數人詩若干首夫君子立身行己以德行爲根本才藝爲枝葉如司農之經濟少保之大節暨王侍御之好學孫推官之恬退皆後世之典型滄州之山斗也是以雖殘編斷簡

無異拱璧兼金又烏用求多哉後之讀者當詳考焉

滄州詩補鈔二卷續鈔四卷（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王國鈞撰。國鈞有滄州詩鈔等已著錄。是編按是補鈔續鈔二編，皆蒐輯其詩鈔之所遺而成之也。其補鈔自序云：咸豐癸丑丙辰間，家居數載，於兵燹之餘，詳加蒐輯，復得詩若干首，分為二卷。而鄉前哲篇什之遺，不至盡付灰燼矣。又攷其續鈔汪昉序曰：山左廉訪葉公芸士有滄州詩選之刻，吾友王君侶樵實司其事。今復輯前鈔之所遺，蒐羅靡剩，成續鈔四卷，俾昉預校讎之役。凡九月而剞劂始竣云。今按國鈞此補續二鈔，搜剔遐隱，以表彰鄉先哲為己任，數十年訪集之苦心，不沒於世矣。

寄閒堂詩草一卷（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潘輔仁撰。輔仁字德輿，深州人。道光五年歲貢生。博嗜書史，嘗與樂亭李廣滋重修州志。晚工吟詠，不求仕進。按是集卷首有自序云：自幼嗜詩，始學於邢鶴軒師，及亡友田東野，繼從舒青洋師遊，後再得交泰松嵐先生，存詩自此始。二十餘年，刪存僅百餘篇云。今按輔仁之詩法唐宋，律調以近體為正宗，雖句中有情有景，則氣味視古略疏，是其病也。攷負一齋詩說云：古人于古近諸體各有所長，如太白七律至少，昌谷七律全無，其餘名集缺一二體者不可勝數，此皆遺其所短，用其所長，得失畢在寸心中也。然有專攻律體，竟不見古詩者，如許渾方干一流，此則不應慕效，蓋止見古體仍然無愧高手，若止存律調，即古詩從未窺見，其為薄殖無疑。今觀輔

仁之詩則止存律調可謂遺長而用短矣

畿輔徵文不分卷清鈔本

清王灝撰灝字文泉號坦園定州人咸豐二年舉人讀書不事章句篤嗜宋元明清儒者之書以身體力行為本無門戶之見家豪於貲而勇於義尤酷好書籍凡四部之書都萬二百八十種名人字蹟金石拓本千餘種嘗刊畿輔叢書千五百四十五卷都二百二十二種合肥相國李鴻章以畿南文獻榜其門湘鄉曾國藩督直隸開禮賢館招之殷以兄疾力辭不往十四年八月卒年六十有六按是書之作為選錄周秦漢魏以迄清朝之文章會粹成編其取材於正史而外所採文選文苑之類文粹文鑑諸書以及諸家別集雜家紀載志乘金石碑版凡畿輔名人撰作悉行甄錄全編分正集續集別集凡己經搜輯取其品學端粹文章淵雅者列為正集鄉先

哲每有學行卓著，而遺文散佚，十不獲一，或當時不輕示人，後世遂少傳布，以致蒐羅有獲，作為續集，至於人無足重，而其文可傳者，作為別集，其編輯之次，則以世代為先後，稍變總集分類之體，以文隸人，以人隸代，而文體仍以類詮次，首詔令，次表奏疏對，次書論序記，次傳贊箴銘，次碑誄志表，次祭文祝辭，而以賦為殿，至於古近體詩另為一編，此

是書纂例之槩略也。夫集中大義，乃以表彰先哲為主，畿輔歷代名公碩儒文學鴻章鉅製，以及零篇賸稿，彙萃編次，其向有專集見於史志，今世流傳篇數大簡者，與向有專集今經詮擇不成卷帙者，統入是編，仿全唐文例，每人首列小傳，詳其事蹟，俾後之論文者有所攷核焉。

遵化詩存十卷 清宣統元年刻本

清孫贊元撰。贊元字薌臣，豐潤人，同治十二年舉人，光緒丙申選無錫知縣，以功獎道員加二品銜，年五十九卒於官。少刻苦嗜學，長益好吟詠，嘗主講燕山書院，課士有法，與同里張佩綸纂修縣志，遵化志亦出其手，性孝友，見義勇為。及卒，鄉里人思之，攷是書大旨，為搜輯有清以來遵化先賢之詩，百有餘家，析

分十卷，人係以傳，以為考文徵獻之助，又為贊元有鑒前此之湮沒不傳，而不忍令後人無所資以先賢之手澤也。今按清代選輯詩者，如宜興陳氏、泰州鄧氏、吳江顧氏、長洲沈氏、青浦王氏，皆以網羅天下之詩，先後著於時，而遵化周氏、谷氏、曹氏亦相繼從事，夫後諸人而選一郡之詩，其蒐訪之用力過於諸人者，惟贊元耳。讀是編者，當詳為紬繹然

後方知其用力之深矣

古香齋詩集不分卷 民國刻本

清武勳朝撰勳朝字常卿南樂人以拔貢中同治三年舉人光緒五年成進士分刑部主事勳朝性恬退不樂仕進又以父母早歿不逮祿養而繼母春秋高乃假歸不復就職主講廣平書院十七年兼長南樂書院時縣志失修百八十餘年勳朝網羅編次歷一載成書而卒年七十勳朝讀書務實踐一言一動皆

以宋儒為法歿前二日猶為門生子姪講志於道章及大學八條目知行合一之旨人稱其學至晚年尤密有孝經卮言古香齋雜著等著按勳朝於詩非其所長故是集之作多係應試近體排律也武經筍識曰先叔父嘗以吟詩自戒謂自驗生平每逢有意學詩輒遭事變志興頓沮故向無專集今搜輯遺稿其散見於諸冊者往往自註年月因不拘

體制次第錄出凡時日不可攷者彙編卷末以存平生性情之所寄云爾

舒嘯閣詩集二卷 清李氏家刻本

清李兆齡撰兆齡字仁遐號月巖高邑人年十二入邑庠授福建閩清知縣一攝莆田告歸卒攷是集全編古近體詩二百三十六首為其子渭所選定前載沈起元之序後附渭跋剞劂行世即此本也今按兆齡生平自負雄才而筮仕一令未竟其志而去家日以落其才既鬱而無所展乃一宣於詩當其登山臨水坐花醉月搖毫得句籠萬象以發清機飴宕春容如白雲在天有舒卷自如之致淵明云弱毫多所宣則兆齡之謂矣

雄白文集二卷 南皮張氏家刻本

清張宗瑛撰。宗瑛字獻羣，南皮人。元翰子。性狂放，慕揚雄為人，以玄之尚白也，更字雄白。工古文詞，受業於武强賀濤。宣統二年卒，年三十有二。今按宗瑛為清末之古文家也。蓋明清古文之風，自歸熙父、方靈皋、姚姬傳更以微言相感發，曾文正公尤張大其說，而張廉卿與吳摯甫篤嗜而允蹈之。摯甫既没，賀濤最為北方古文之師，門弟子或窺覷崖略，或慨慕而未有見，相與沈酣寢饋乎其中，不屑為外人道也。然當是之時，南皮張文襄公方以漢學聲勢傾動天下，學士大夫攀緣騰達，響翕鱗附，宗瑛文襄從子，而獨好古文學，於賀濤其志於斯道，捐生命，併心力以趨之，可謂專矣。故雖學文未久而卒，其文采未極，要之規模法度，固已戛然獨絕，至其意量所到，豈世俗之士所能及哉。後之好古文學者當讀斯集以詳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偶一草二卷 清鈔本

清劉廷柟撰。廷柟字讓木，獻縣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嘉慶三年授信宜知縣。五年攝河源，六年量移揭陽，以擒天地會何阿常、李阿七等功升知州。十四年從知南海，擒洋商吳阿三置於法，降海寇張保。十九年補嘉應知州，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八。按是書全編古今體詩凡七十餘首，文僅八篇，大都廷柟先生從政嶺南時所作也。當時多未留稿，故佚者十有七八。及廷柟歿後，其曾孫修鑑自簏中得此稿，釐為二卷，名曰偶一草耳。攷念堂詩話云：獻縣劉讓木太守詩七古如和李東田明經、留別、題仲柘庵海天一覽圖，皆氣足神完，有盛唐之格調焉。

湘南三客吟不分卷 清鈔本

清成文昭撰。文昭字周卜，號過村，又號鈍農，大名人。喜為詩，德州田雯、新城王士禎、商邱宋犖皆國士遇之。以主事註籍，未官而卒。攷是集為文昭輯錄其友人施剩愚、陳東村暨其己作而成之也。所謂湘南三客者，乃文昭客湘南而獨識施、陳二子，二子者皆湘南客也。於是三人嶔崎歷落，皆相得也，而各為詩不相聞，為詩又皆各行己意，無取諂俗。間遊蹤倏合，則皆各出詩互相質，質竟又皆各戢然喜也。至鈍農北歸，因裒三家詩錄而藏之笥中，曰以志不忘，且旌客勳，此輯成是編之義也。今觀三人之詩，雖佳處各有不同，而同歸於拔俗，其臭味清音，非偶然者矣。

授研齋詩不分卷 清康熙乙酉刻本

清宋韋金撰。韋金字經一，商丘人。康熙舉人。幼孤，刻苦好學，嘗手鈔左史、唐宋大家之文，暨太白、少陵、昌黎、義山諸家詩集，工詩，往往有驚人之句。攷是集全編古今體詩一百六首，皆當時倡和贈答、吟情詠物之作也。卷端吳都吳士玉序云：經一涖吳以來，政成民化，鈴閣清閒，每花晨月夕，輿賓客遊從之士，日賦詩飲酒為樂，興發高倡，則諸君相繼應和，斐然競爽，鏘然和鳴也。今按韋金家學門風既有所自，又能沈潛於古，耽思旁訊，沿波討源，故其詩為當時名家所賞。新城王阮亭美其竹院詩云「幽妙不減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之句。又題李龍眠五馬圖，阮亭復稱為才華絡繹，筆力雄贍，以大手期之。而秀水朱竹垞亦以軒軒楚楚、虎視鳳觀目之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別集類

慎菴古今體詩四卷 清同治辛未鈔本

清高靜撰。靜字慎菴，寧河人，天秩子。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官望都教諭。同治十二年卒，年六十四。有看詩隨錄、周易參考等著。攷是集乃靜手自編定，全編古今體詩三百餘首。按靜論詩大旨云：古人作詩，無論處境之窮通，情所不能已者，皆自抒其胸襟。余夙志弗遂，蹉跎半生，僅從事著述，知繼此致力之時無多，回憶吟詠之舊什，歷歷可按，當時嬉戲玩好、寢食起居、日用周旋、出處遊覽、身世所接、師友所言，無不宛若躬親，撫陳迹以興懷，悉賴有詩以存焉。此其吟詩之義也。洪良品看詩隨錄序云：先生為詩，上覽皇古，下逮見聞之世，日而蒐之，月而獵之，闡討而約擬之，故自三百篇後，詩常不衰息於古今，雖其運會所嬗移，性情所蟠結，各有剛柔正變，今昔遠

近之不同而其旁皇周浹所以要歸以契乎風雅之旨趣唯先生知其奧也

三十二蘭亭室詩存八卷 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劉溎年撰溎年字樹君大城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貢咸豐九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記名御史五年陞侍講轉侍讀外授惠州知府調署潮州十二年檄署廣州皆有賢聲光緒五年改道員十七年卒年七十攷是集全編古近體詩都五百三十二首析為八卷而大城縣志載作十二卷

或據其原稿言之未可知也今按溎年之詩若下第無題數十首風華豔發義歸比興才人之筆也卮言七章勸民十章訓誡明切意存忠厚循吏之心也其餘搆思運筆或出以和暢或出以沈鬱或出以靜逸或出以奇矯則又不名一家而各擅其勝焉若夫誦其詩按其出處尤可以見其性情蓋自以拔萃科屢躓京兆試屈就廣文而後登甲第入詞垣

升侍從出為郡守故其始多窮愁之語及躋榮顯而意境猶復澄澹至出守惠州為坡公吟詠之地政事之暇詩興不可遏一題詠一唱和皆性情所流露其為才人為循吏讀者當自得之矣

津門風物詩四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康堯衢撰堯衢字道平號達夫天津人性通脫不羈嗜飲工詩嘗載酒獨行遇古寺茂林輒流連終日晚年自號海上樵人落落以諸生終按堯衢之詩天才曠達神似放翁然其格調不主一家上溯魏晉下迄元明無家不覽取材甚博纂言極精沈鬱頓挫中能具凌雲出塵之響攷念堂詩話云天津詩人康達夫乾隆乙卯同試矮屋中談詩良久後至津門以詩卷示余聲色臭味俱佳又按梅成棟撰堯衢小傳云達夫少吟詩博稽今古於津門詩學絕續之交力為講求厥功鉅矣今據二人之語皆指此風物詩言之而堯衢生平所著尚有海上樵人稿蕉石山房詩草皆未見傳本佚存無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聽雪集四卷 清鈔本

清舒其紱撰。其紱有歸鶴集二卷，已著錄矣。是集前有祝德全、汪廷楷、張之萬三人序，後有崇恩跋文。按其紱之詩，冲融駘宕，其風穆如，其味淵如，有優柔和平之響，而無悲涼激楚之音，蓋其學養深醇，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者深也。唐人邊塞詩之最佳者，如岑嘉州、李君虞，音節慷壯，其紱此編，澹思濃采，上薄風

騷，足以抗衡古人，掩映時輩也。張之萬序云：衣堂先生以名孝廉令浙江，罣吏議戍伊犁，歷時八載，可謂時蹇而遇窮矣。於是山川之險，草木之異，風土之可記，軼事之可徵，游覽所經，道塗所歷，無不寓之於詩，即塞外風雲，關山冰雪，譎詭千變，雄奇萬仞之概，亦若無不助之為詩。故其峭拔磊落，則天山之峻極也；其纏綿凄楚，則沙磧之浩渺也；其泓

崢蕭瑟，則賽里謨淖爾之澄澈，蓬瀛方壺之彷彿也；其豐蔚疏宕，則他爾氣嶺之深秀，又飛來浮玉之不足言也。至其贈答之什，情意篤摯，讀之猶想見古道高義，令人念交誼之重，而絕無憤懣之氣、激切之詞也。以是觀之，其學養之淵深，洵乎可傳不朽，豈獨詩哉。

思貽齋古今體詩不分卷上齋記事詩一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岐山李氏刻本

清高賡恩撰。賡恩字曦亭，寧河人，靜子，同治元年舉人，光緒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典試四川者一，典試湖南者一，十八年以贊善陞用，二十二年補左右贊善，晉中允，出為陝安道，二十六年至都召見，以京堂候補權內閣學士，適拳民亂起，上疏乞休旋里，丁巳年卒，年七十八，特旨予謚文通，有思貽齋雜著編、陸王亭疑等著。按是二集皆其記事之作，而思貽齋全編共分十有八集，一曰負米集，二曰木天集，三曰侍直集，四曰蜀輶集，五曰湘楂集，六曰還直集，七曰芝坊集，八曰掌經集，九曰漢輶集，十曰漢輶後集，十一全書集，十二內殿集，十三參雅集，十四東歸集，十五洛居集，十六塞游集，十七留洛集，十八之秦集，

皆以其生平事蹟為名也，而上齋集者為其晚年逸居之作，亦記事詩也。按此二集光緒庚子刻於華陽傅氏，丁未再刻於岐山李氏，今所見者李刻本也。

臺餘集八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定興鹿氏家刻本

清鹿瀛理撰。瀛理字安仲，號喬笙，定興人。光緒乙酉舉人，丙戌進士，侍講銜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武英殿纂修，河南補用知府，授朝議大夫，昭武都尉。光緒三十年卒。攷是集乃瀛理輯其先人六家之詩而成之也。卷一怡亭詩鈔，卷二滌心齋詞鈔，鹿亢宗著。卷三瑞芝樓詩賦，鹿丕宗著。卷四進軒詩草，鹿傳先著。卷五澹如齋偶草，卷六晉遊消遺集，鹿傳鈞著。卷七吟霞詩草，鹿恂理著。卷八妙香吟館詩草，鹿欣理著。此八種皆鹿氏之家集，然以臺餘名者，謂從臺蝕之餘而集之也。按瀛理識云：嘗於故紙堆中得伯祖怡亭詩鈔、滌心齋詞鈔，暨先大夫澹如齋偶草、晉遊消遺集各二種。至大父壯節公遺墨，聞都匀殉城時已付一炬，而亦幸獲少年所為詩賦若干篇，惜皆塵污雨漬，蠹魚縱橫，字畫多所剝落，因痛加歐除，并所得從伯父進軒公、仲如叔、然兩從兄賸稿各一卷，藏弆巾篋，冀授手民云云。今按集中六家之詩，皆兄弟叔姪，閒聚則相倡和，別則相思慕，聲病雖不求工，而天倫之樂，孝友之思，藹然言外，固與古人論詩之旨有所合焉。

蜀游草一卷 清鈔本

清賀松齡撰。松齡有志學草等作，已著錄焉。玆是書乃續其所撰迷塗草而成也。松齡自叙云：咸豐庚申冬，文六吉方伯保舉直省辦團官紳，崧幸與焉。奉到行知，買車入都，呈請分發，辦妥回津祭掃。四月再入都，詣內閣候王大臣驗看。昔教習報滿，分發貴州，選授永寧，及服滿起復，凡四覲天顏，此時駕駐欒陽，未遂瞻仰，良可慨然。時都下奇窘，極力措得五百餘金，遂出京赴保，挈眷八口。七月初抵陜，金已盡，措貲始獲成行。至鳳縣草涼驛，輿夫攫銀而去，不得已紆道漢中，謁張奉山觀察、署太守呂曼叔、前守汪秋山、南鄭周靄舫明府，各佽助之。先聞綿州被圍，路多險阻，或勸以留眷寓陜，崧悍頑多事也，坦然前往，遂抵錦城。雖云定見不搖，然而豈非幸哉。今觀序中所記，皆其當時宦遊之踪，而篇中之詩亦多仕宦酬贈唱和諸作，非騷人風雅之恉也。

古餘薌閣遺詩一卷 南皮張氏家刻本

清慕昌溎撰。昌溎字壽荃，山東蓬萊翰林院侍講慕榮幹之女，許字南皮舉人張來元，未嫁而夫亡，女聞之自縊以殉，事聞旌焉。是集前有賀濤序，後附牛爾裕之跋，全編絕句律詩共數十首耳。孜魏廼勷撰昌溎傳畧云：壽荃生而聰穎，十餘歲賦航海圖詩，蒼古有奇氣。事父母以孝聞，嗜學博涉傳記，尤喜讀史。聞為詩歌，其別親詩四章，尤淒楚動人，不忍卒讀也。孜張宗瑛先叔母事畧云：叔母幼嗜讀書史漢，皆通大義，喜吟詠，工繪事，所為詩凡千餘首，卒時盡焚棄之，惟存古餘薌閣遺詩一卷。今按昌溎之詩多詠古之作，指摘古事是非，而權以己見，確乎有當於事理，其專壹之性情，高遠之識量，有非古所稱賢且才之女子所能及者，詩以人重，固足傳矣。

芸書閣集二卷 松陵集一卷 宛平查氏家刻本

清金至元撰。至元字載振，一字含英，天津人，歸宛平解元查為仁，讀書喜吟詠，歿後佟英姬人豔雪輓之以詩，有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之句。按至元夙嫻內則，不茍訾笑，性極孝，事父母及舅姑皆得其歡，女紅之外，書算琴管無不精妙入神。其芸書閣集中之詩清拔孫秀，不染粉黛習氣，平素閟不示人，既其歿後，時人爭誦之。濟南趙信為之序，剞劂行世，即是本也。孜津門詩彙云：元夙生平嘗為夫妻唱和之詩，編輯卷帙，名曰松陵集，此乃至元成斯二集之概畧也。

璧雲軒賸稿一卷 故城賈氏叢書本

清盧著撰著字碧筠德州盧蔭溥之長女許字故城賈汝愈為室未昏而卒女聞之矢志不貳孝事父母後汝愈兄子臻為嗣迎歸請旌於朝歿是集為著歿後其嗣子貫敦恮編次刊行卷首有金鎮序云孺人幼工吟詠顧不輕示人道光丁酉孺人遘疾幾殆少間自取所作詩摧燒之今夏六月孺人殂敦恮檢篋中得遺稿若干首不忍湮沒輯錄付梓云云今按著之為詩高者取法漢魏次亦不失為王孟清雅無閨閣綺羅之習洵巾幗中未易才也共姜以柏舟一詩遂足千古嗣後斷臂劓鼻諸名媛以節著不皆以文傳著則兼之矣是尤足以揚彤管之芳徽標德門之盛事者也

健餘詩草三卷 清乾隆十四年海門山館刊本

清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以孝聞雍正二年成進士累官至巡撫禮部侍郎母老乞養築健餘堂奉之為學尊程朱著書甚富年五十八卒有健餘先生文集已著錄按是集之詩全編古體僅二三首以七言近體為多聲律和雅恬靜餘味曲包有句曰淡泊相遭人共菊蒼涼無限月同琴又曰未過中年誰信老常懷古處自知非皆雅調也攷紅豆樹館詩話云先生督學江蘇敦厲實學至今蘇人猶俎豆之生平講學以程朱為宗播諸政事俱奏成效理學經濟殆兼善焉所著書十餘種皆持擇平允不以攻斥先賢為事少時與刁給武王雲卿劉今衡相唱和人目為保陽四子今所傳健餘草三卷乃其門生揚州鮑皋編次清醇和雅無安

樂寫頭巾語也以此觀之則是編爲會一歿後鮑氏輯成非會一手自編定故與其文集分別行世而光緒閒定州王灝彙刻畿輔叢書採輯健餘遺著共八種六十一卷獨無是集疑爲當時王氏未見之本也

劍芝閣詩鈔四卷續鈔三卷 清光緒年閒刻本

清李徽英撰徽英字陶吟任邱人知府李蘇辰之長女歸武安白昶性端靜淑慎喜爲詩光緒二十五年隨夫任所以疽疾卒是集前編古今體詩三百餘首續鈔乃詞賦雜著等作非獨詩也篇端有其弟李忠沆序後爲其夫白昶跋文今按徽英生而好學考古證今搜異探奇幾於無書不讀若星卜醫術之繁雜則又無所不通然以吟詠爲最長專攻坡老豪放而兼深秀是以聲調清雋宇亦剛健絕無閨閣氣習誠以詩本性情性情既正其發爲詞章者無在不軌於正也李忠沆曰吾姊之詩簡奥似漢秀潤似六朝恢閎似唐浩瀚似宋遵全以下則不屑道而莫不兼包並蓄綜貫靡所遺矣

劉海峯文集八卷詩集十一卷　清同治甲戌劉氏刻本

清劉大櫆撰、大櫆字才甫、號海峯、桐城人、副貢生、乾隆時舉鴻博、經學、皆報罷、晚官黟縣教諭、工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嘗游京師、以文謁方苞、苞大驚服、語人曰、吾文何足算、邑子劉生乃國士耳、自是名大著、姚鼐實從之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稱、卒年八十三、攷是集前有吳士玉序、全書詩文以體編次、文則曰論著、曰書、曰序、曰記、曰傳、曰墓誌、曰行狀、曰祭文、曰雜文也、詩則古體五卷、近體六卷、今按大櫆才力之縱恣、無所不極、而斟酌經史、未嘗一出於矩矱、而其志在經世、蘊蓄而未發者、豈不欲表著於一時、抑塞既久、乃偶以其磊砢不平之氣、聊寄之詠歌慨歎之間、此於其詩中可見之誼也、夫其文章、足以上繼周秦而下儕唐宋、追步古人、而力為之不止、方將與莊騷左馬杜李諸人馳騁上下、而非徒為一世之聞人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惜抱先生尺牘補編二卷　清光緒己卯桐城徐氏刻本

清姚鼐撰、鼐字姬傳、一字夢穀、桐城人、乾隆進士、散館主事、遷郎中、告歸、主講鍾山書院、卒年八十五、性恬淡、不慕榮利、其論學主集義理、考證、詞章之長、不拘漢宋門戶、桐城自方苞、劉大櫆倡為古文、而鼐繼之、選古文辭類纂、以明義法、世因目為桐城派、著有惜抱軒全集、按是書為桐城徐宗亮纂輯全編書札一百一十二首、乃續新城陳氏所編八卷本尺牘而成、宗亮識云、吾鄉張星宗上舍煒為先生彌甥、收弆遺墨頗多、尺牘一種、裒然成冊、皆出陳編之外、後舉以歸馬慎甫同守、起升因併所自藏入錄、旋皆燬於兵燹、輾轉鈔撮、稍還舊觀、而年月字句、不免淆亂失序、未敢妄為舉正、謹攷鄉貫異同、釐為二卷、其年輩後先、亦就卷略加銓次、以俾學者有所覽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儀衛軒文集十二卷文外集一卷詩集五卷 清同治七年刻本

清方東樹撰。東樹字植之，桐城人。二十二歲入縣學為弟子員，尋補增廣生，屢試於鄉不售。年五十遂不復應舉。博覽經史，能詩文，中歲研究義理，一宗朱子。著漢學商兑、書林揚觶諸書。攷是集文分十有三體，曰論，曰雜著，曰序，曰後跋，曰書，曰贈序，曰壽序，曰記，曰傳，曰墓銘，曰祭文，曰哀辭，終制全書，共文百餘篇。而駢文四首名為文外集也。其詩集則亦以體編，而每卷各自名集，卷一二曰半字集，卷三四五曰考槃集。儀衛軒者，其總名也。今按東樹為文好構深湛之思，博辨醞茂，而言必有物。詩則沈著堅勁，卓然成家。詩文皆究極歷代源流，而文尤近江都、中壘、南豐、晦菴，其詩格則出入杜少陵、黃山谷之閒矣。

小峴山人文集六卷詩集二十六卷 清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清秦瀛撰。瀛字凌滄，一字小峴，晚號遂庵，無錫人。乾隆舉人，嘉慶時官至刑部右侍郎，以病歸。詩古文皆力追古人風格，而能有所自得也。攷是集之文都百數十篇，曰傳，曰書，曰序，曰記，曰碑銘，曰行狀，曰像贊，曰書後，曰祭文，曰哀辭，共為十體。而詩則古今絶律雜體編次，都二千六百餘首也。今按瀛之為詩，始宗盛唐，繼汎濫於蘇陸諸家，渾渾浩浩，無所不有，而要歸於性情敦厚，風格高迴。其文出入韓歐，大約於震川為近，而義法簡嚴，則得之方望溪。研窮經史，學術既正，而又仕宦數十年，多歷事變，舉凡立身行己之方，謀國治民之術，俱見之於其文也。吳蘭庭序云：先生之詩變化馳驟，而神味具足，如雷雨之動滿盈，而

百穀草木皆甲坼也此當於唐人中求之下此弗論矣

東溟文集六卷外集四卷（清道光十三年刻本）

清姚瑩撰瑩字石甫桐城人範曾孫嘉慶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工詩古文留心經世學遇事激昂奮發銳意欲有所為有東槎紀畧寸陰叢錄等著攷是集有方東樹之序全書以體分編卷一為論說辨卷二為序跋卷三四為書札卷五為記卷六為傳狀墓誌而外集之次第畧同惟卷末有公牘一體也今按瑩

之平生慕賈誼王文成之為人故其學體用兼備不為空談其文一自抒所得不苟求形貌之似其義理之刱獲如雲霆過而耀星辰也其論議之豪宕若快馬逸而脫銜羈也其辨證之浩博如眺溟海而觀濤瀾也至其鋪陳治術曉暢民俗洞極人情白黑如衡之陳鑑之設幽室昏夜而懸燭照也而其明秀英偉之氣又實能使其心胸面目聲音笑貌

精神意氣家世交游與夫仁孝愷悌之效于施行者畢見于簡端使人讀其文如見其面也又按瑩性好陽明之學而其所宰之縣適即為陽明所開其民俗根株獷悍難治又與陽明當日所征八排洞猺無異瑩之治其地禽獮獸薙剔抉爬梳化誘若雨露震讋若風雷申嚴之法誥誡之文朗暢愷切恢閎明白又若無一不與陽明氣象相似者此盤根錯節以別利器是以瑩行其學顯其才以蹈陽明之跡俾天下後世知其志願之不虛爾

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三卷 清嘉慶十五年刻本

清吳定撰定字殿麟號澹泉歙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從桐城劉大櫆游論文嚴於法姚鼐有所作必以示定著有周易集註攷是集之文以體分編卷一之四為論著卷五為書卷六七為序卷八為記卷九為傳卷十為墓銘墓表卷十一為權厝誌壙誌行略卷十二為祭文共分十有一門其詩皆五言共百八十餘首而亦以體分卷一古風卷二律詩卷三絕句也按定之詞章之學盡得力於桐城劉海峯是以今古藝文源流一一博采窮搜洞見其奧也鮑桂星識曰先生以經學古文擅一時而尤嗜吟詠初學杜子美繼乃刻意漢魏六朝五言諸體之工置之古人集中殆不可辨焉又按集之卷末附定諸門人所述澹泉

先生實事十條內云先生自訂古文十二卷時文二卷古今體詩六卷今並刊行云而此本詩爲三卷又無時文當非原本之舊矣

柈湖文集十二卷 清光緒癸巳思賢講舍刻本

清吳敏樹撰敏樹字本深自號曰南屏學者巴陵人幼而穎悟從師受左國史漢諸書即能通其意稍爲詩與隣近毛西垣孝廉相唱和時藝獨喜明歸氏震川道光壬辰舉鄉試教諭瀏陽同治癸酉卒年六十有九攷杜貴墀吳先生傳曰先生專意古文之學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方以歸氏古文鳴京師而朱侍御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錫振諸人爲之先後先生甲辰之年入都試禮部所序歸文別鈔爲瑞安項孝廉傳霖攜去以達梅郎中先生由是有古文名鉅人多求識而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與交尤篤然先生雅自矜重功名形勢之地可借以收聲實者不以自浼焉按是集卷端有王先謙序全編之文十有三體曰論曰解曰議曰說曰序曰書後曰書札

曰傳狀曰碑銘曰記曰賦曰哀辭祭文也今按敏樹之文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為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謂卓然雄俊之君子矣

郘亭遺文八卷詩鈔六卷遺詩八卷 影山草堂莫氏家刻本

清莫友芝撰友芝字子偲號郘亭晚號眲叟獨山人道光舉人少喜聚書通蒼雅故訓六藝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篆隸楷書與遵義鄭珍齊名時稱鄭莫太平軍起客曾國藩幕最久事定寓妻子金陵偏游江淮吳越交名士蘇撫李鴻章薦於朝有詔

徵用卒不就有韵學源流唐本說文木部箋異等箸攷此遺文以體編次前四卷皆經籍序跋卷五為書札卷六為說記卷七八為碑銘傳狀也其詩鈔前有黃統翁同書鄭珍三人序篇中以年代為次起自道光甲辰終於咸豐辛亥共古今體詩四百一首而其遺詩亦以年編共五百四十六首則起自咸豐壬子終於辛未乃續詩鈔成之耳今按友芝

天性惇樸家多藏書而又能善讀之以蘊蓄為辭章故能遠去塵俗不失其家法也然其詩則又刊落時艷善道人意中語而皆人人所不能道信乎探義山山谷二陳之奧融去獷晦以自造杜韓之門庭故其論曰品詩者謂杜聖李仙是子美詩孔子也昌黎當詩孟子唐義山宋山谷二陳其詩之孫卿子雲乎百年以來有輕清派興挹誠齋之餘波冒廣大為教主無學人一鬨仿傚海內風靡計能皭然不染蓋僅僅十數公鄙性迂拙不諧世又無學仙才何如降格焉守孫卿子雲之義山黃陳之大醢略其小疵或藉斬有見于杜孔韓孟未可知也友芝之論如此豈亦有取于三宗一祖之說歟

求自得之室文鈔十二卷尚絅廬詩存草二卷 清同治丙寅廣州刻本

清吳嘉賓撰嘉賓字子序南豐人道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坐事落職戍軍臺咸豐間以內閣中書治鄉兵禦洪楊同治甲子寇陷南豐嘉賓力戰陣亡其學邃於經為古文宗姚鼐朱仕琇尤得歸有光之法著有五經說四書說攷文集前有郭嵩燾王拯吳熙之序篇中卷一之釋詁卷四之奏疏為嘉賓手自編定餘十卷皆其從弟嘉儀所裒輯其詩集有陳澧序方濬頤題詞全篇次第亦嘉儀所補編也今按嘉賓學宗陽明而治經守疏句釋以求據依非專言心學者其要歸在潛心獨悟力求心得其素所樹立然也故其文章英奇磊落嚴峭刻深才氣不可一世要取寓於是焉躡其心之所及追而從之不顧人世非笑

故讀其文則其人可知也而其詩則思甚幽氣甚豪不隨逐時人亦不摹仿古體以此觀之其遇之窮也固宜矣

養知書屋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 清光緒壬辰思賢講舍刻本

清郭嵩燾撰嵩燾字伯琛號筠仙道光進士光緒間官至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奉使三年取諸公者唯薪水屋祖二事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稱名言乞休歸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學者稱養知先生光緒十七年卒有禮記質疑大學中庸質疑等著攷是集前有王先謙序全編攷釋議論之文都三百八十餘篇詩千有餘首今按嵩燾之文暢尃義理冥合矩度其雄直之氣追配司馬遷韓愈殆無愧色古近體詩造意取材離絕凡近晚年不多作縱筆偶成皆有意度至於評騭經史攷訂尤精非古文家所能及宜乎嵩燾之生平不欲以文人自命也

湘綺樓文集八卷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字壬秋湘潭人咸豐二年舉人刻苦勵學寒暑無間經史百家靡不誦習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講學湘蜀得士稱盛同光之世數參大幕洎乎民國總領史館負朝野重望民國五年卒箋經注子著述甚富玫是集之文以體分編卷一賦卷二奏疏上書卷三論議序卷四頌箴銘卷五傳卷六哀誄祭文碑銘卷七墓誌卷八行狀全書析為十有五門今按桐城古文自方姚而後門徒傳習寖失真原獨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若胡氏天游汪氏中彭氏績龔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蓋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峯端然不可褻視而闓運之作出入於九經諸子足以繼往開來自成古文一家言也

養晦堂文集十卷詩集二卷 清光緒丁丑思賢講舍刻本

清劉蓉撰。蓉字孟容，號霞仙。初佐曾國藩戎幕，從駱秉章入蜀，運籌決策，功獨多。官至陝西巡撫，擊平叛賊，勦捻挫於華陰，罷職歸。同治十二年卒，年五十八。有思辨錄疑義等著。玆是集文以類編：一曰說，二曰策，三曰記，四曰序，五曰書後，六曰題跋，七曰書札，八曰墓志，九曰墓表，十曰傳，十一曰祭文，十二曰帖諭，十三曰公牘，全書析為十有三門。其詩集則古今絕律三百餘首，而亦以體分編也。今按古文之學，夫用心者必有所獨至，又必得乎人心之所同，莫不各有其獨至者，周秦以來諸子是也；又得乎人心之同然，則經矣。三代以下之文章，其上者子而已，蓋皆各有其獨至者焉，而求以自信，未必即人心所同然也。漫為人心之同然，僞辭勦說，隨聲而景附焉，豈遽為人所共信，反不知其所自信，非學者之所貴也。而蓉之文章用力在經，其為說似子，是其用心之所獨得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拙尊園叢稿六卷 清光緒癸巳上海醉六堂印本

清黎庶昌撰。庶昌字蒓齋，遵義人。廪貢生。同治間上萬言書，以縣令發兩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影鈔唐宋舊籍，刊成古逸叢書攷。是集前有薛福成序，後附羅文彬跋。全書分前、内、外、餘四編。卷一曰前編，為奏議；卷二三曰内編，為書札碑銘傳狀之作；卷四曰外編，為雜體之文；卷五六曰餘編，多涉邦外之事也。

今按庶昌之文，雖遠祖桐城，近宗湘鄉，而不規規一格，其言多經世，意主實用，則近南宋永嘉之諸賢。其合攷訂、義理、詞章為一手，則似李穆堂。其意在表章人物，尤留心梓桑文獻，又似全謝山。結埼亭集而穆堂理學專主陸王，謝山不分門戶，庶昌所箸置佛藏記，有薄主靜良知為援儒入釋之語，為異趣耳。然象山之主靜，實能碻然有得；陽明之良知，亦從身體力行中來，皆近乎禪而非禪。其全入於禪者，則慈湖之於象山，心齋之於陽明，前人已有定論，未可因弟子而薄其先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摯甫文集四卷詩集一卷 桐城吳氏家刻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幼喜讀書少長以文章見知於曾文正公遂從曾公受學同治甲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曾公督兩江奏調汝綸至金陵移督直隸又調北來補深州直隸州李文忠公代曾公總督直隸尤倚重焉後汝綸辭官李公留主蓮池書院倡導桐城古文興盛一時功莫大焉光緒二十九

年卒年六十有四有易說尚書故夏小正私箋等著攷是集文都二百三十篇詩二百八十二首試帖四首詞四首附錄傳狀一卷皆其門人所述按汝綸論文之旨以為文章者實歷代聖人相禪之至寶也苟具閎博精偉之識其為文未有不燦然可觀獨古人之文或其辭高或拘束時忌微言孤旨往往匿於篇章之中非好學深思者不能發也賀濤送吳先生序云為辭章之說者曰事㝡而辭簡三代之文也體大而氣充西漢之文也意繁而語偶東漢以後之文也時代之論古而有之沿襲以為說耳濤聞吳先生曰古人著書未有無所為而漫言道理者由先生之言思之自易以下皆有為而作者也自韓以上皆讀其書而知其所為者也先生以此意求之古人之書其幽懷微指曠數千載無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知者至是若出以相示而書之正偽淺深離合亦遂就我衡鑑莫得遁其形向所謂近世三家學者既因先生之說奪其依據勢不得不逡巡辟易而不復能執舊所操術參與乎作者之列其摻討廓清之力如此用其摻討廓清之力以自治其文而其文乃與退之前二千餘歲之作者相揖讓而孫行於退之後至今千餘歲之中而遯無傳焉今按汝綸

生平屬意辭章所著不標體格而必上取法於左氏司馬韓柳諸人故於古文可自成家矣

望溪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補遺二卷年譜二卷 清咸豐元年戴氏刻本

清方苞撰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寄居上元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以事落職者再論學以宋儒為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苟不作為桐城派之祖有撰述數種均著錄前編按望溪集之初為其

諸門人所輯刻共八卷前編已經著錄是集為苞同邑戴鈞衡所編刻較初刻本文多過半卷末附蘇惇元所輯望溪先生年譜今按苞之古文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視世俗冗蔓獲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

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没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為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為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聞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餖飣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為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

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為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為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説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閒有之而方以為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刱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故其文章之所得

皆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臯以古文為時文，却以時文為古文。方氏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

求闕齋文集四卷（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曾國藩撰。國藩字滌笙，號伯涵，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遂編制鄉勇，連復沿江各省，封毅勇侯，為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謚文正。著書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而是集為桐城方宗誠所編次，未入正文全書中。按宗誠後序

云：公之文，非徒文也，乃其德行學問勳業之篤實光輝而發箸之於文者也。公治軍後，奏議千有餘篇，皆關國故，自當別錄。惟官卿貳時四疏，實公忠謨碩畫豐功偉烈之所本，其經綸事業，早具於此，所謂坐言而起行者也。文字醞古質直，無異漢唐名賢諸疏，故取以冠於首。檄文一篇，義正詞厲，振起天下忠義之氣，以成撥亂反治之功，故次之。其記箴

原叙則又公生平志事學術宗旨之所在其家志五首則公之摯性內行與夫一門忠孝奇節具焉觀其體之立而後知其用之所以達者非無本也神道碑墓表詞記家傳則一時精忠大節與夫東南數省十餘年之兵事成敗利鈍瞭然如指諸掌而二三先達同志諸友學行術業文章著述又皆藉之以傳即一二庸德庸言亦皆足以敦薄夫而厚鄙

俗可以為後世師法而文之精審縝密又無一浮溢之詞洵孔子所謂修詞立誠者與公生平手書最夥公子自必次第成帙此所錄止數篇然公之出處守義以及論學論文之旨要具見於是故以之終於是編蓋公之學其大要在淵源經術兼綜漢宋以實事求是即物窮理為主以古聖人之仁禮為宗以程朱之義理為準以唐杜氏宋馬氏及國朝

諸老之攷據為佐助持論最為平允其言治必本於君德人才而皆歸之於學術論兵必本於忠君愛民求才訓士不尚奇謀不計利害毀譽而論古今成敗之迹則又皆歸之於命不以己之成功而訾他人之無成者為非氣象渾涵博大固非一德之可名一才之可偁述也為文上法六經史漢而下兼取唐宋以來及近世方姚諸家之長刱意造言直

抒其心之所得不依傍一人摹擬一語而其詞氣之和厚微婉深至議論之平正通達不煩不苛則又本於平日克己之仁待物之恕知命達天之識其氣之浩然直達渾然流轉則又本於賦性之剛毅所謂得於天地陽剛之氣者為大且多昔宋蘇子由稱歐陽文忠公以為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其殆公之謂邪自來著書之士往往論古多苛而持躬

則恕說理精卓，而麤者或不能踐一二，馬言政言兵援古證今，亦似有經世之才，而施之用則罔見實效。若公則所言者皆一一見之於行，而所行者莫非其平日所以陳於君、告於友而見諸文章者也。讀其文而文正德行勳業本原之所在，則可以為後學之師法矣。

悔生文集八卷 清嘉慶閒刻本

清王灼撰。灼字濱麓，號悔生，桐城人。乾隆舉人，官東流教諭。性至孝，講學窮經，貫通漢唐宋諸家，而折衷於義理。手輯樅陽詩選。按是集篇中分為二十有五門：曰論，曰說，曰辨，曰讀子，曰書後，曰書札，曰集序，曰贈送序，曰諸序，曰壽序，曰記，曰紀遊，曰傳，曰墓銘，曰墓表，曰權厝志，曰壙銘，曰行狀，曰箴，曰銘，曰頌，曰贊，曰上梁文，曰哀辭，曰祭文。全編共文七十九首。今按灼之為文，義醞詞雅，氣象紆徐而勁直。其論學之書於天理人欲、義利之辨、學術邪正之分，尤毫髮不容假借。其剛大之氣，宏毅之力，常以負荷至道為己任，故其學閎綱羅百家，而確宗朱子，專以窮理克己求仁盡性為日用行習之功。乾嘉古文家學識之精博、純正，用力之刻苦篤實，未有能及之者

也。

大雲山房文稾補編不分卷 清光緒十年刻本

清惲敬撰。敬字子居，號簡堂，陽湖人。乾隆舉人，歷知富陽、江山二縣，遷江西吳城同知，以事去官。為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以振興文學為務。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有大雲山房文稾初二編。按是集乃續前書而成，為敬孫念孫所編次，共計論說書序

記傳等文十有七篇。今按敬之文章本乎諸子，其言曰：敬觀前世賈生自名家從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鼂錯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政自儒家陰陽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襍家入，故其言温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襍家詞賦家入，故其言詳雅有度。杜

牧之、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故其言從厲；蘇子瞻自從橫家、道家、小說家入、故其言逍遥而震動。至若黄初、甘露之閒、子桓、子建氣體高朗、叔夜、嗣宗情識精微、始以輕雋為適意、時俗為自然、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為二途。熙甯、寶慶之會、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陋儒襞積經文、其失也膚；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規而畫之、睎而斵之、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為一物矣。此敬推論諸子百家以合文章之說也。

歐陽生文集不分卷 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歐陽勲撰。勲字子和、一字功甫、湘潭人、歐陽兆熊之子、諸生、卒於咸豐五年、年二十有幾。按曾國藩序是集云、桐城姚惜抱最後門人為歐陽生、生初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為義理、考据、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内、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

味經山館文鈔四卷詩鈔六卷 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戴鈞衡撰。鈞衡字存莊，號蓉洲，桐城人。道光己酉科舉人。幼有異稟，七歲就傅讀書，目下數行，振筆灑灑數千言。年二十七，邑老儒方植之自粤歸，鈞衡以詩文請業其門，諗曰：精采華妙，吾目所未見也。咸豐五年卒，年四十有二。按是集之文論議十二、序八、跋十、書四、送序二、記五、傳狀八、墓銘表七、哀詞二、雜文二，全編共計六十篇。其詩以年月為次，古今體共計二百有九首，後附其門人王祐蕃評語。今按鈞衡才最茂，用力尤銳，詩文經說卓然有可表見于世，故當時士大夫多稱道之。而其論文大旨，以桐城姚鼐之宗。其自序云：吾初以姬傳姚先生古文辭類纂為宗，久之略見塗轍。先生曰：文章之本不在是也。於是稍稍求之宋五子書以明其理，求之經以裕其學，求之史以廣其識也。以此觀之，則鈞衡之文乃以經史為本根，取桐城古文之法規矩潤色之而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援鶉堂文集六卷詩集七卷 清嘉慶壬申刻本

清姚範撰。範字南菁，桐城人。乾隆進士，官編修，充三禮館纂修。其學沈究遺經，綜括精粹，每讀書輒著所見於卷端，無慮數千百條，學者稱薑塢先生。乾隆三十六年卒。按是集之文以體編次，曰論說，曰序錄，曰識跋，曰書，曰序，曰讚，曰記，曰壽序，曰墓誌，曰祭文，曰雜文，曰頌，曰賦，全編共計五十餘篇。其詩則古體近

體三百九十餘首。今按範之生平論學大旨，以駁博為門戶，以沉潛為淵奧，而卒歸於和平篤實，粹然一軌於先儒，故不為詭激之論以自異。病近代諸公，或競詆攷據以攻詆宋儒為能也，謂此人心之蔽，充其說將使人不復知有身心倫紀之事，常慨然欲有所論著以發明其義，不果就。晚歲尤淹通釋氏書，謂三藏文多漫漶，文人傳會，轉益蔓衍，讀者卒未得其門戶，無論精深之旨，乃遽欲辨其是非，雖攻擊之不遺餘力，固罕有當者。先儒辯佛紛紛，惟朱子之論為得其實，而亦未能盡，乃著梯愚軒脞簡二卷，於其傳授源流，以及假立名號，辭義支蔓之處，博考疏通而証明之，蓋雖精好此書者亦或無以易也。公所為詩古文辭，皆力追古人而得其閫奧，嘗與同人約十年不下樓，成舉世不好之文。其

詼藝精深，多前人所未發，今散見於所著筆記中，不多綴綴，其持論之大者蓋如是也。

微尚齋文集不分卷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馮志沂撰。志沂字魯川，代州人。道光進士。同治甲子官至徽寧池太廣道。所至以清靜為治。丁卯卒於官。其生平性情孤介，面色恆帶冰霜，最喜論詩文。尤工楷隸，著述甚富，歿後多散失不傳。致是集卷首冠吳昆田序，末有李翰華跋。全編分為十體，曰記、曰序、曰壽序、曰傳、曰墓銘、曰書後、曰祭文、曰哀辭、曰記事、曰書札，共文三十七篇。為李夢蘭所栞，語見吳序中。而志沂尚有詩集別刻行世。今按志沂之文，氣體謹嚴，神味雋永，奄有六一之長，而激宕沈雄則駸駸乎駕唐賢而上之。志沂生平宗仰梅先生曾亮。今以斯文求諸柏梘山房集中，謹嚴差似，而奇氣怫鬱之致，蓋不可得也。吳昆田曰：歎先生之誠篤過人，宜乎其文章之超軼流輩也。

經德堂文集八卷詩集五卷 清光緒四年刻本

清龍啟瑞撰。啟瑞字輯五，號翰臣，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二十七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以侍講升用。著有爾雅經注集證等書。其事蹟詳清史稿儒林傳。按啟龍文集分為三編：前四卷文內集，中二卷文外集，末二卷文別集。其內集卷一論二十七篇，卷二序十七篇、贈序八篇、書後八篇，卷三雜記十六篇、書札十三篇，卷四傳狀六篇、碑誌八篇、祭文一篇、哀辭二篇。外集卷一論三篇、序跋七篇、壽序一篇、書札十七篇，卷二書札十二篇、雜著一篇、祭文二篇、駢文七篇。乃啟龍於咸豐丙辰年官京師時手所釐定，大要始於道光庚子辛丑，訖於咸豐丙辰而止。丙辰而後，如是君是臣錄、諸帝論及官通政司副使來

捐奏議，各稿皆不入是集中也。其別集卷上書檄二十二首，卷下亦書檄十八首，為啟龍視學湖北時之作也。其詩集曰浣月山房，卷一二三為內集，卷四為別集，卷五為外集，起自道光辛丑，亦止於咸豐丙辰，與文集之終始時代相同。今攷啟龍子繼棟跋曰：先方伯丙辰而後，詩詞有輶帛集，散體文於殘稿內檢尋一二首而已。據此則知啟龍於丙辰後無巨作矣。

青萍軒文錄二卷詩錄一卷 清光緒八年刻本

清薛福保撰。福保字季懷，無錫人。同治間佐丁寶楨幕，官至四川知府。能文章，邃於經史諸子之書。攷是集古文三十八篇，釐為二卷；詩古體三十首，今體三十七首。卷端福保兄福成序云：余少與季懷以問學相切劘。季懷好攻古文辭，潭思不輟。余詰以時變方殷，士無論遇不遇，當蘄以有用之學表見於時，胡為

矻矻於文藝之末？季懷曰：不然。夫文之至者通乎道，古文於文體最尊。且自古夷囏澤世之偉人，無文不行。如賈誼之疏，董仲舒之策，諸葛武侯出師表，陸宣公奉天改元大赦制，其所以斡旋世運，鼓動倫類者，獨非文章之力邪？而賤之也。余乃稍稍致力古文辭，季懷亦漸講經世學。凡余所觀之書，無不觀。其後余佐曾文正公幕府，攜季懷同往，聞公論

文之旨以謂聖門四教冠以文文者道德之鑰而經濟之輿也故其尚論古今興求賢之法一以文為之的而幕府之得人獨盛凡魁閎瓌偉能文之士輻湊并進余與季懷頗得廣所未聞講明涂徑而為之益劭季懷旋往山東從今尚書前山東巡撫朝邑閻公遊飫聞東躬窂物切實之論復參今尚書平遠丁公幕事丁公巡撫山東總督四川倚季懷

如左右手用其策輒效季懷閱事久識益精文亦日益進顧其神蘊超邁不多為文偶有撰述必與余互眎數千里外余每歎其高曼幽澹沉寥之境非可強幾也然至倚摭利病攷覈古義苟有所疑隻字片語必讐勿貸季懷之於余文也亦然余與季懷有聞輒改雖四五易稿不厭也今按清代桐城末派古文詞筆法疲軟不可振興至福保以韓蘇軌

範矯而正之可謂桐城古文挽回風氣之一人焉

虛受堂文集十六卷詩存十八卷（王氏葵園刻本）

清王先謙撰。先謙字益吾，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光緒元年，擢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六年，晉國子監祭酒。至國變後，改名遯，遷居鄉間。越六年卒。有尚書孔傳參正、漢書補注等著。玆是集之文，析為十體，曰論，曰序，曰傳狀，曰碑銘，曰墓表，曰記，曰祭文，曰書，曰贊，曰誄，全編二百餘首，卷末附王母鮑太夫人年譜，又有郭嵩燾、李慈銘、周壽昌等十餘人所撰壽言及墓銘。今按先謙為文醇懿檠鬱，獨追古初，奄有衆家之長，逼而積之，抱秦漢之精，而不掩其疏達之氣，可謂極天下之智勇，祛文家之偏畸者。蓋其上自周秦兩漢之書，下逮近代掌故之錄，罔不纂述成書，既世之所推考據家，復以餘事發為文章，根氐往籍，抽析新理，燦成統紀，各還分職，歛焉而彌閎，抱之而愈不盡。又其衛道愛國之誠，縷縷方寸，時見於意言之表。若其考覈詳密，源流畢賅，遺字積語，較量銖黍，視姚惜抱以下，殆或過之。而其論詩大旨，不主性靈，亦不主典實，欲以杜蘇陸三家融冶一爐，而自成一子，是以可知其於三家之詩，所得者亦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 別集類

移芝室古文集十三卷 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清楊彝珍撰。彝珍字湘涵，一字性農，武陵人。道光進士，官兵部主事。按是集前有俞樾、李元度、閻鎮珩三人序，後有洪良品跋。其篇中卷一為頌，卷二記，卷三序，卷四論說，卷五書後，卷六傳狀，卷七八墓表，卷九祭文，卷十雜著，卷十一家傳，卷十二賦，卷十三碑文。此編次大略，攷其目錄則闕十二卷，而有補編一卷。

書中實不然也。今按彝珍生平重節概，喜文章，不樂仕進，一以著述為事。凡其所為之文，皆自道胸臆之所欲言，無所規橅，而自合乎古之法度。以文論之，已卓然成家。其論文之旨，曰六經語孟荀卿，而外世多稱太史公、班孟堅書，與左邱明不相上下。顧嘗力探而深索之，大約義蘊泓涵，與博靡有垠涯。其辭又極瓌瑋傑特之觀，洵足上與羣經，應其宮徵。洎漢之東，學者徇華而濊其質，雕鏤排比，悅目尚奢，末流益靡，曼淫誕無所紀極。古義法浸趨於亡。唐興，韓愈、柳宗元、皇甫湜、孫樵之徒，排斥百家，創為復古，詞句刻深，鏗鏘竊眇，已高出魏晉遝興。漢氏西京相埒。故有唐三百年，文章完好，直足為百代法。嗣是北宋諸子，導揚別派，惟極於冲廣坦夷而止，無復有瑰奇驚邁之致。然承學猶至今不祧。沿

宋歷今，更八百有餘年，世獨高有明歸氏、桐城方氏二公，斷斷於義法，誠至矣。顧其體製卑近，視今所謂八股者不甚遠。夫所謂古文者，別乎今而言之也。此其論文章之大者也。

春在堂文集四十三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德清人。道光三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咸豐二年散館，授編修。五年簡放河南學政，七年以御史曹登庸劾試題割裂罷職，歸後僑居蘇州，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各書院，而主杭州詁經精舍三十餘年。生平專意著述，先後著書卷帙繁富，卒年八十有六。攷是集共分六編，皆樾所撰之襍文。其

初編二卷，付梓時樾年五十有一。續編凡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刻竣此六編時樾年已八十五矣。其後又成補遺六卷，合為四十有三卷。按樾自序云，余所作不為不多，其文多碑傳序記之文。文體卑弱，無當於古之作者，又性好徇人之求，苟有子孫羅列其祖父事實以告，輒曰是仁人孝子求顯其親者也，義不忍割，於是失之煩冗者往往有焉。然當代名公鉅卿之行事，所謂磊落軒天地者，亦多見於斯文矣。六編之刻成於癸卯，此刻之後又得文數十篇，未能刻，七編即附之六編之後，曰六編補遺云爾。

後山集鈔三卷 鏡烟堂十種本

清紀昀撰昀有紀文達公遺集已著錄是編今攷宋陳師道後山集原本為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清乾隆間雲間趙氏刊行之詩四百六十五篇分六卷文一百四十篇分十四卷而四庫本乃詩七百六十五篇分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分九卷詩話談叢四卷詩話一卷又理究一卷長短句一卷皆集中非魏氏

手錄之舊矣按是集為昀所選錄詩一百四十二首文四十篇共分三卷其大旨云原本訛脫太甚九卷以後尤不勝乙因雜取各書所錄後山作鉤稽考證可正十之六七乃略可讀因得究其大意考江西詩派以山谷後山簡齋配享工部謂之一袒之宗而左袒西崑者則掊擊抉摘身無完膚至今呶呶相詬厲平心而論其五言古劖削堅若出入于

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權椏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為長而不免少關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溢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貽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嶔崎磊落

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絕則純為少陵遣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棄短取長要不失為北宋巨手向來循聲附和譽者務掩其所短毀者並沒其所長不亦謬乎其古文之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可參置于昌黎半山之間雖師子固友子瞻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似較

其詩為過之顧世不甚傳則為諸鉅公盛名所掩也欲論後山者核其是非長短之實勿徒以門户詬爭閧然佐鬥是則區區之志焉耳

黃詩全集五十八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樹經堂刻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復初齋集已著錄是編按黃集初無合刻乾隆壬寅方綱校黃詩三集注刋入聚珍板叢書中於是數百年未合之足本廣布藝林矣其後四年方綱奉命視學江西攜其草稿於箧而寧州新刻本外集之後八卷即舊本豫章先生外集之四卷也又其別集與史季温注者不同而寧州新刻分

體失其舊式爰合寫為一本附以黃㽦所編年譜通為五十八卷攷方綱自撰提要曰山谷詩內集注二十卷外集注十七卷別集注二卷宋分寧黃庭堅著庭堅集分內集外集別集者合詩文言之也此三集皆注本則但注其詩耳內集天社任淵注外集青神史容注別集容之孫季温注內集一稱正集其又稱前集者則編外集者之詞蓋內集編次

成書在外集之前故注家相承謂內集為前集耳或遂因此而目外集為後集失其義矣考外集之詩在前而內集之詩轉在後外集之詩起嘉祐六年辛丑庭堅時年十七而內集之詩起元豐元年戊午庭堅年三十四矣其置少作于外集者黃䓪所編年譜云山谷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井為

山谷類詩文為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孺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為斷史容外集序亦云山谷自言欲倣莊周分其詩文為內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也又黃䓪云洪氏舊編以古風二篇為首今任淵注本亦云東坡報山谷書推重此二詩故置諸篇首是淵注本即洪炎編次之本而史季温跋外集云細考出處歲月別行詮次

不復以舊集古律詩為拘今就黃䓪年譜所記某篇在第幾卷者核諸外集皆不符則所謂外集非復外集之元本矣李彤跋外集云彤聞山谷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黃龍山為清禪師遍閱南昌集自有去取仍改定舊句彤後得本用以是正其言非予詩者五十餘篇彤亦嘗見於他人集中輙已除去又云前集內木之彬彬諸篇皆山谷晚年删去其

去取據此而已然季温跋稱其大父為增注考訂在嘉定戊辰後又近十年則上距庭堅之歿已百有十年而外集元本卷次至是始經史容更定則是外集之本又併非山谷自删之元本矣是三集者皆賴注本以傳而注本之精尤在考核出處時事任注內集史注外集其大綱皆系於目錄每條之下所謂年譜附焉者也外集有嘉定元年晉陵錢

文子序、而內集鄱陽許尹序、諸本皆闕、今博考善本抄補入併目錄題下注脚二頁諸本皆失去者今亦補完、於是三集目錄、皆具與注相表裏矣、

款乃書屋乙亥詩集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刻本

清張霔撰、霔字念藝、號笨山、天津人、霖弟、幼敏悟、工書、由貢生官中書舍人、累舉不第、遂杜門著書、其居近水、顏曰款乃書屋、見櫓帆往來愛之、因又號帆史、復名其屋曰帆齋、著詩萬餘首、嘗畏火劫、鑿石匣藏之、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四十六、攷是集乃霔康熙三十四年之詩、共得二百七十六首、外雜感五首、散句數聯、并前後記古典數葉、卷末有華長卿跋、高凌雯識語、按霔生平著詩萬餘首、是編迺其三十七歲作也、道光丙戌天津華氏得此稿、每卷以月所得詩為限、依次編錄、而總標名乙亥詩也、又攷張氏之先、有明宇聞予兄弟、順治間自撫寧徙家沽上、明宇之嗣為魯菴、聞予嗣即笨山、實生於津、與兄同為廪貢生、魯菴有子七、次曰坦、再次曰壎、俱舉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兩世鄉貫仍隸撫甯未更也迨坦卒始葬津其子孫遂為土著夫以僑寄之人生長茲土情誼相恆觀感已多斯即為鄉人又有何異若因子孫入籍遂併其祖先之本籍而亦改焉則非事實矣今據天津志畧撰者為天津人也

卜硯山房詩鈔一卷後集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天津志局刻本

清周焯撰焯字月東晚得七峯小銅印因號七峯天津人以貢生累舉不第肆力於詩精小篆八分及摹印法游海潮菴得謝文節公小方硯額鐫橋亭卜卦硯五字背有元人程文海銘珍之若性命因名其所居曰卜硯山房是集亦取此為名也是集有吳廷華汪沆英廉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高凌雯跋又有廷華與朱函夏李鍇等傳畧攷查為仁蓮坡詩話曰月東賦詩務極研錬不肯為雷同嘗作詠物詩推敲一字未就曰吾為此損眠兩夜矣其苦吟如此今按焯之為詩早年涉筆婆娑貌研致雋而真意不必盡附五旬以後蘊情婉約比物屬辭理趣蠕動於含吐之表清微蕭遠自寫其性情所欲言而一空撏撦規仿之習然則月東乃傲

然掉頭不肯為衆人之詩而自為其詩者也

林於館詩集二卷 天津志局刻本

清查昌業撰昌業字立功號次齋雲亭其別號也天津人少負雋才與徵君萬光泰余懋檣馳逐文壇為相國英廉所推重玆是集之詩多昌業與其舅氏金玉岡唱酬之作格調近漁洋山人而較淒咽憤懣也按梅成棟輯津門詩鈔謂次齋林於館集未刊行所錄詩俱得之金氏家而此卷前有成棟手書題詞集中又多加墨蓋津門詩鈔既成始得見此本也金氏所藏古近體詩畧備是集但錄五七言律詩自來分體編集率以古體居先而成棟題詞乃在近體卷首前後亦別無序跋可知道光初成棟見此本時已非完帙此則其碩果耳成棟又謂次齋海寧查氏以事遣戍濟南後遇赦北徙遂為天津人以此可知其身世矣知昌業之身世然後可以讀其詩

矣。

蕉石山房詩草一卷 天津志局刊本

清康堯衢撰。堯衢字道平，號達夫，天津人。性通脫不羈，嗜飲工詩，嘗載酒獨行，遇古寺茂林，輒流連終日。晚年自號海上樵人，家貧喜施與，一歲覘田所入，往往為無賴子作貧病狀，給其錢而去，然遇不可意人，輒指名呵叱，坐是益落落，以諸生終，年六十有二。攷梅成棟達夫傳畧謂是集脫稿於嘉慶甲子，畿輔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傳及津門詩鈔皆採之篇中。迎鑾詞有兩年恩蹕臨茲地句，案兩年駐蹕為庚寅辛卯，以此可知此集為堯衢三十以前之作也。今按堯衢之詩，不專宗一家，而上溯魏晉，下迄元明，無詩不覽，取材既博，纂言必精，沈鬱頓挫中，能具凌雲出塵之致。念堂詩話云：天津詩人康達夫，乾隆乙卯同試矮屋中，談詩良久，後至津以詩卷示余，聲色臭味俱好，津門

詩學絶續之交力為講求厥功甚鉅矣

韻湖偶吟一卷後集一卷 民二十五年天津志局刊本

清劉錫撰錫字夢齡號韻湖天津人工書善畫梅喜歌詩弱冠喪偶不再娶遭父喪逾年以毁卒年三十四梅成棟夢齡傳畧云韻湖從外祖並其尊翁宦游秦楚之交往來名山大澤胸臆開拓才思縱横所著寫梅閣或淒如曉風殘月或韻如芳草畫欄或幽如古榭荒臺或勁如長峯怪嶺賡和讌賞馳逐名公鉅

卿間爭奇闘捷之篇動驚四座馬今按錫生平箸有寫梅閣詩二卷題畫詩一卷均無傳本是集前編曩藏楊子若家天津修志徵而得之考其年月當為錫二十以前之作雖羽毛未丰已有沖天之志矣其後集一卷為劉氏家藏乃錫官游蹤跡由秦而晉由晉而楚以至歸里皆見於吟咏中也又按津門詩鈔載韻湖詩二十餘首無不才氣高邁筆勢

飄忽而此卷僅有其一以是推之則此卷以外韻湖得意之作當不少也然斯集非完帙可知矣

天津文鈔七卷 民國九年金氏刻本

清華光鼐撰光鼐字伯銘號少梅又號壽眉長卿子幼聰慧十歲學為詩已驚座人十九補諸生文名藉藉讀書過目輒記憶能知某事在某書某卷中屢試不爽好苦吟至咯血不已年三十二卒按是集為光鼐輯其鄉先哲汪來等四十八家文章而成全編共計一百六十八篇要皆精粹可傳之作卷首有王守

恂重編序畧云文章者所以表語言也宜樸不宜華宜真不宜偽宜常不宜怪原稿中有傷於浮藻近於虛美流於詭異者稍事釐削略倣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敘例以類相從曰論著之屬曰序跋之屬曰書牘之屬曰傳誌之屬曰碑記之屬曰哀祭之屬曰詞賦之屬編詞賦之屬於篇末非有軒輊也以原稿採錄頗少又羼以律賦裁去數篇餘者

無幾存其概焉而已大都道德學問政治教化鄉先輩流風遺韻頗有可見故名曰天津文鈔從其實也

履閣詩集一卷 天津志局刻本

清張坦撰坦字逸峯天津人乾隆進士

按是集大旨為坦訪友江南歷覽金陵吳會勝歸而得詩數十首成南游集其登泰山諸古詩及諸五言近體飄渺雋宕氣格渾成求之唐詩家天分絶類李白讀其詩者不必接其言論知其倜儻奇士灑然能自脫於凡俗者也自唐元積論詩左杜右李後之拙於運用者爭

託言杜學借其所謂渾脫瀏灕沈鬱頓挫者以自文其蹇澀蕪蔓之陋而李非天姿卓絶者不能以為也夫當時之能詩者南海屈大鈞翁山風神俊逸往往與之神似時論固不盡然蓋俗學之蔽錮久矣今其狡者又變而為南宋粗鄙之調自詭性靈而唐人之風格幾不可問逸峯之始為詩也猶苦央雜舉子義既上春官得專意斯事挾其少年雄邁

之氣廣收約取以追古作者而從之豈不甚感白古風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蓋白之於詩其所取資淵源甚遠逸峯已自知之矣

醉茶吟草二卷 天津志局刻本

清李慶辰撰慶辰字筱筠號庸叟天津人事蹟未詳按慶辰之詩能遠規盛唐力求神似五言近體瓣香杜陵亦時效西江一派沈痛刻至意多獨到也高凌雯序是集云其筱筠詩集不得乃即津門詩續鈔所錄為之說以著於篇既鏤板矣其族人持全集來集為原鈔本未加詮次重出疊疊一詩或至兩三見剔之可得詩四卷其閒朱墨紛羅自楊先生甄錄外同時詩家若孟氏梅氏盧氏滄妙于氏濼州蔣氏各有選定印記宛然可辨也今以津門詩續鈔所錄為一卷諸家所選為一卷凡存詩三百一十首其自注刪去及存而不入選者悉置不錄蓋去取之事壹準前人非後學所敢僭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泰游詩一卷 天津志局刻本

清張壎撰。壎字聲百，天津人，坦弟。乾隆進士。是集前有姜宸英序，全編共詩六十四首，初與履閣詩集合有鐫本，久已不傳。此卷天津志局所刊，按集中之詩，乃壎自燕至泰二千四百里中更三晉之地，太行井陘極天下隘險處，行旅者之所掉慄眩顧而不敢前者，壎獨意氣迅發，匹馬馳上下峻坂，觸目會心，口占筆記。及乎登華嶽，望大門，臨終南，肆眺於樗杜灞滻文武周公秦漢以來之所經營處，而喟然為詠古之詩至二十篇，所述古今治亂興替，與夫名臣碩儒隱逸詭怪之蹟多矣。其辭義飄渺恍惚，若不可測，其寄興所在，求之嗣宗以下，射洪曲江以上，要各有其磊磊不可磨滅者。而聲百為人坦懷古誼，向朋友抒寫無所不盡，俗人則不能知其美矣。

旻齋詩集一卷 天津志局刻本

清胡睿烈撰。睿烈字文錫，原籍浙之山陰，自其祖北徙，傳至睿烈，遂為天津人。諸生。當雍乾之際，查氏園林最勝，睿烈以詩納交蓮坡兄弟，其時相與倡和者，水西莊賓客也。按睿烈之詩，筆雅瞻無後人庸滑之弊。全稿久佚，無傳，津門詩鈔存古近體六首，六首中為此卷所無者三。有題云「正月十四日，查儉堂中丞招集水西莊數帆亭看雪」，儉堂撫湘在乾隆壬寅秋，及歲杪入覲，卒於京，以此證之，儉堂既為中丞，必無沽園游讌之事，蓋其題為他人竄易耳。是集乃從沽上題襟集錄出。題襟集為儉堂筮仕以前所輯，其後由京曹歷官西南，遂與鄉人倡酬中輟，則津門詩鈔所存睿烈之詩，殆與此卷同時脫稿，儉堂未選入者，是本亦輯錄於後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集部 別集類

青蜺居士集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天津志局刻本

清丁時顯撰。時顯字名揚，號鵬搏，別號青蜺居士，天津人。乾隆十年進士。天才峭拔，好苦吟，古體學昌谷，近體學文房，無製不工。以未入詞林，憤懣致疾而卒。

按時顯之詩，初無傳本，可見者僅津門詩鈔所存十九首而已。其邑後學高凌雯於友人處得青蜺居士集之傳鈔本，剞劂行世，即此集也。攷津門詩鈔畧曰：時顯少負儁才，以「青帘楊柳市，黄蝶菜花天」二句得名，號為丁黄蝶。全王因哭舅氏丁名揚詩有云：「人間金榜後，天上玉樓成。」又曰：「詞賦已成梁苑雪，榮華盡委洛陽塵。」蓋傷其當日廷試落後，鬱死於京邸事也。甚可悼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朗山詩草一卷 排印本

清姚承恩撰。承恩字桐雲，號朗山，天津人。幼隨宦江南，讀書聰穎，八歲工楷書，童時詩賦文章已斐然可觀。道光壬午科舉於鄉，癸巳成進士，補授遂平縣知縣。乙未、丁酉調充河南鄉試同考官。咸豐元年卒，年五十六歲。攷是集全編共詩一百三十二首，音調和平，語根至性。近體則法漁洋山人，古體直逼漢魏也。

今按承恩生平歷經仕宦，遊於大江南北，飽嘗辛苦，即景吟情，於是託以悲歌嘯詠，用舒抑鬱牢騷。意之所至，筆則隨之，復不屑屑為繩墨所拘，可謂得柳州之踔厲、少陵之悲憤者也。

讀書舫詩鈔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天津志局刻本

清胡捷撰。捷字象三，天津人，諸生。十歲能詩，過書如宿讀，博學強記。年四十卒。是集前有高凌雯序，詩凡一百二十六首，為其裔孫承勳所輯錄。攷捷與查為仁同時倡和，查氏集附見之詩僅有一絕相同，餘非此集所有，以是可知捷之詩散佚者頗多，此編尚非完稿也。查氏蓮坡詩話曰：象三幼有神童名，十歲能詩文，與余同硯席者三十年，其詩清潤和婉，時出性靈，為梅宮詹之珩所拔士。與泉亭老人魏燕公尚賓為忘年交也。今按捷之詩格律秀整，為姜宸英所賞。其五言古體神骨蒼勁，直接陳伯玉；近體得王孟之髓，清微高古，絕似唐人焉。

進呈文稿二卷 鐵輔叢書本

清朱珪撰。珪字石君，號南厓，大興人。年十七中乾隆十二年鄉試，與叔兄筠同榜，有二朱之目。次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習國書，授編修，累遷至侍讀學士，洊歷福建糧道，按察使，湖北、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護理巡撫，內召授翰林院侍講學士，累官至戶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卒年

七十六，謚文正。按是集之文，惟序跋二體，全書二卷，凡文四十篇，皆為應制之作，如平定西域回部大功告成頌，平定兩金川大功告成頌，太宗大破明師於松山之戰書事跋，均有關史事紀載。不得專以文章目之也。按阮元撰知足齋詩集後序云：師之資最深，領袖清班，極一時詞臣之榮遇。西園東壁，撰獻之作必多。甲子後之新編，更應美富。古名臣

大儒之專集未有盛於此者後之覽者當知其志與其所以持方可讀其詩與文焉

太傅詩選一卷 清刻本

清杜立德撰立德字純一寶坻人明進士入清歷官保和殿大學士卒諡文端是集為立德手自選編卷前有劉正宗序攷紅豆樹館詩話云韓文懿公菼癸丑會卷已遺本房擯棄總裁杜文端謂無元文搜遺卷獲之拍案激賞顧已批抹咸為惋惜文端執筆就直處改千里來龍四字遂定首選寶坻李樸園太守

光庭詩云吾邑少書宿大老推文端史傳未曾見軼事聞里言公為前進士家乘無諱諷仰荷世祖知珥筆翔詞垣開科主浙試龍飛之三年己未鴻博科王貢兼珠掄甲辰迨癸丑兩次典春官丑歲尤鼎盛首選長洲韓韓卷初未薦幾抱荊璞歎公嫌少傑作鐵網搜紅珊累得文懿文擊節爭傳觀無奈當頭棒一痕難洗湔公曰此易耳執筆鬚微掀改

千里來龍四字如綫穿遂以冠多士會狀開其先終為大作家於師無愧顏云云蓋紀實也今按立德之詩登臨嘯詠攬物興思發抒懷抱則楊柳梧桐之句不足肖其光霽摹其冲夷也華而不靡廉而不劌跌宕而不佻激玉潤珠明規圓矩折讀其詩則知其人矣

林下集一卷 魏貞庵遺書本

清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庵一號崑林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官至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康熙二十五年年七十一卒謚文毅有兼濟堂集已著錄前編按是集為裔介晚年所作之文而未入兼濟堂集中者因又成此編卷首有申涵光序云今海內好學不倦以予所見未有若魏相國崑林先生者先生自入仕路由華要登揆席其間籌國阜民持己接物無一事不悉心裁度畢當于理可謂勞矣乃手不釋卷口不停吟所著之書日新月異精力過人數倍吾未見其耦也既休沐歸鄗上謝絕一切益耑力于讀書昔趙忠毅公林居三十年讀書好士文章卓絕一代先生遠紹其統即近者孫鍾元先生理學得程朱之傳海內奉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模楷、先生往返折衷、洞悉原委、故為文
章真醇博大、必有裨于聖學、必有補於
王化、而後發、豈與雕蟲者、競智巧哉、

嶼舫詩集七卷 魏貞庵遺書本

清魏裔介撰、裔介有兼濟堂集、前編已經著錄、是集為裔介手自編定、卷首有申涵光楊思聖二人序、楊序略云、吾友魏石生雙眸炯炯、智勇深沈、讀書論世、明於治亂之故、為諫議疏凡數十上、皆開創時務、天下想望丰采、吾輩與之遊者、肝膽立罄、如束素往而捆載歸也、今按裔介之詩、雄渾蒼茫、自快胸臆、求一

湊泊語不可得、由之而上、少陵獻吉、固可量乎、然詩以道性情者也、昔元次山、痛風雅淪亡、謂世之作者、更相沿襲、喜尚形似、祇可以施閨房、不可以見士君子、故作為篋中集、以返正之、而裔介之時、詩弊亦極矣、若乃性情真摯、語關風雅、則是時之振衰起弊者、不得不推裔介為獨步也、

楚帆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陳浩撰浩字紫瀾昌平人雍正二年進士官至少詹事有生香書屋集已經著錄是集爲浩晚年官楚時所作之詩其自序云癸酉冬奉命來楚按閲十郡文卷幾無晷刻之暇惟舟行無事聞與二三游好討尋舊業時有倡酬亦復隨手散擲故所存絶少今年秋老友米藥岑歸吴江乃掇拾殘紙附書歸愚先生將質其是否而漢陽彭君棟塘以余還朝日且近楚中詩不可不留之楚也遂勉徇其意鋟版而命之曰楚帆集此浩序其成書之大旨也今按詩者本乎性情成於學力古之人窮幽探渺每有因足迹所及得江山之助以發其奇者也詳玫浩之生平嘗一至閩再至越晚乃爲楚北之遊皆以王事馳驅而得縱觀名勝數載之中浮舟於江漢潛沔極之夷陵房鄖之險峻其間奇峰絶壑古堞荒臺往往爲古人吟眺舊處於是即景生情追尋一二以抒寫其胸臆宜乎浩之佳作之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遊息堂詩集十卷 清康熙年間刻本

清胡兆龍撰。兆龍字子袞、號宛委、宛平人。年十五補順天府學生。順治二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又明年授翰林弘文院編修。又三年遷弘文院侍講。十年特擢侍講學士、升參事府參事、仍兼祕書院侍講學士。踰年升掌院學士、擢禮部右侍郎、未任。十二年奉上諭以侍郎仍在內院辦事。是年充會試總

裁官、充日講官、充纂修聖訓副總裁、教習庶吉士。明年三月署戶部尚書、五月署吏部尚書、管京察。十二月仍回內院。考滿予封蔭、加禮部尚書銜。又明年充經筵講官。十五年正月奉命往長沙冊封義王。五月還朝、坐事落所加銜秩、仍以學士供職。旋改吏部右侍郎、文淵閣學士。明年加太子少保。康熙元年轉吏部左侍郎。兆龍立朝十七年、職任禁近、綰機密、章奏多不宣。充會試總裁時、誓遴真才、閱卷目不交睫者十晝夜、論者謂兆龍以人報國之一端也。故事、教習庶吉士、多優游養望、兆龍四任館師、督課親密、經學古文諸體靡不討論精審。凡所指授悉有法度。署司農時、會計天下出入數、尤詳核兵餉、勾校立辦。署冢宰六閱月、始舉京察舊制、黜佚參酌、規條澄敘、流品一時紀綱肅然。康熙三年

卒、年三十七。是集為西冷處士陳祚明所編次、前有李霨、王熙二人序、攷計東撰宛委先生傳略云、兆龍性情嚴厲、遠權勢、退食之餘、不數數見客、獨喜講授讀書作文法、評論六經、三史及三唐詩、旁及內典楞嚴經指月錄、宗鏡諸書、日立課程、書摹晉人、古詩本建安、黃初、近體本開元、天寶、持論斷斷然、古文受廬陵、南豐、其撰述甚少、而精潔不可刪。其

必傳無疑也。今按兆龍之詩，辭則壯遠瑰麗，調則俊朗清高，天才敏妙，篤學不倦，以七子、韓、杜為宗，取六代、初盛唐，不作大歷以後語，備臺閣之雍容而不流於膚近，有山林之曠達而不出於寒儉，奔逸絶塵而無叫呶之音，穠粹窈眇而無纖詭之態。百世而下，覽斯集者，必因詩以知其人焉。

歸硯草堂詩一卷 清刻本

清王福曾撰。福曾字桐孫，晚號老民，文安人，璞子。光緒五年優貢，選授博野訓導。邑書院有田八頃，久為豪猾攘據，福曾偕邑令拘某嚴懲之，親履勘丈，歲增租六百餘緡為嘉獎費。十一年鄉試中副車。時本邑遭水患，北戶啼饑，邑宰匿不報，因倡捐義振，躬親查放，自冬徂夏，凡活數千人，鄉人德之，皆曰王公活我。

又村東舊有中亭河隄，為東北十數村農田保障，頻年毀於水，請於上官，發帑修築，亙三十餘里，沮洳之田悉成膏壤。以調辦海運功，選授山東堂邑知縣。邑多盜，聚至數百人，名為一桿，肆行劫掠，同官莫敢誰何。福曾親督捕，斬獲渠魁六名，四境帖然。治獄多所平反。值荒旱，躬親祝禱，雨立沛。大興學校，捐置圖書數千卷。未幾，以親老告歸，士民爭赴省

乞留，會聞母喪至乃止，臨行聊壹兩邑立去思碑，卒年六十七。玟是集全編古近體詩百有餘首，王樹枏撰桐孫墓誌云：先生性喜為詩，晚年意有不適，輒託為詠吟，清婉善諷，可誦也。今按詩人之歌詠，有性情焉，有學問焉，性情須靜功涵養，學問須原本六經，性情者才華，學問者六義，而福曾之詩，徒有性情，不修學問，則浮薄才華，無關六義，是其弊也。

稔齋詩草一卷 中華書局鉛印本

清姚承豐撰。承豐字玉農，天津人，朗山弟。道光壬辰舉人，謄錄知縣，加同知銜。按是集古今體詩一百七十餘首，後有其孫彤章識語，謂此編為曲阜孔繡山、寶坻高繼泉、任邱邊袖石、天津吳傅巖諸先生所選訂也。玟徐士鑾敬鄉筆述云：華梅莊學博梅莊詩鈔，有詠同契者得十八人，各繫六言短章，以誌勿諼。內

詠姚玉農明府詩云：冰壺三世頭銜，全榜十年心血，毫端放萬丈光，卯許傖父饒舌。筆述又云：先生情性和靄，操履端潔，學有淵源，生平無矜浮氣，儒素家風，縹緗世守，家居授學，成就人材為多。道光戊申，楊慰農制軍霈任長蘆都轉，日欽仰先生品學，敦請入署，課都轉公子讀，待先生極其尊敬，慰農都轉亦名進士也，公餘輒至館中，與先生論詩文，講

經史契合最深迨都轉升任去始分手馬先生又與先叔父竹士公為莫逆交無三日不見來必長談先叔父每令鑾呈課作求先生指教者有年矣以此硃卷稱先生為課師也今據士鑾所記承豐事蹟之可攷者略如是焉然承豐之詩古體宗諸漢魏絕律則法漁洋與其凡朗山之門戶同也

咫聞齋詩集一卷 清大興李氏家刻本

清李雲章撰雲章字子文號壽君大興人維寅子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撫寧教諭是集前有朱錦葉紹楏紹本三人序攷沈濤交翠軒筆記云近日畿輔詩人以大興李子文孝廉為最詩格在茶陵北地之間其人品尤高嘗銓注撫寧校官不赴令子鐵梅編修視學滇省亦不就養主講恆山書院垂二十年朝齏

暮鹽唫嘯不輟其他雜文駢體無不工妙近更潛心治經余過真定時出其所著咫聞齋筆記相質中閒解論孟數條尤為精鑿云以濤此記觀之則是集之詩多為主講恆山書院時所作也今按雲章詩才清俊迥出恆流其古體雄深雅健嗣響三唐律句整練高華肩隨七子戛戛獨造力掃陳言骨韻俱清意在力追漢魏不拘一格洵為當時詩壇射

鵬手也

吉土詩集不分卷 清刻本

清米壽都撰壽都字吉土宛平人明貢生太僕萬鍾子官江蘇沭陽知縣按是集之詩為壽都手自選定前有王崇簡序云吉土之詩行世者數帙矣甲申之變煙飄雲散迨余歸其新詩而舊著一無存者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吉土齠齡英穎傳其家學揮毫落紙所謂高山擂具蒼佩華纓有廊廟之容焉既而海内

多故歌板蕩述小旻傷大東欷歔感慨之音作矣迨于今則悲激棲閔纏綿引抑其亦情之不得已乎我思古人依微以擬議婉約而成章其足以感人者皆情至之言也情之至者或緩發如朱絃急張如躍栝或始延而中留或既優而後促皆約旨植義隨方合節故數功歌德享帝格祖體為和平則有取乎賦若夫規風箴勸傷時閔俗孫孽怨思忠臣

幽憤則託之比興爲多推其意蓋有難以明言假物以喻志耳夫周郊之大夫澤畔之逐士燕卿去國漢妾辭宮寒客衣單孀閨淚盡非唱歎噓歌何以展其義而達其情哉猶憶當年家國無恙嘉會徵詞離羣寄慨以至山暖春鶯月明秋寺二三朋輩留連吟咏何其盛也今者良朋凋落時異知稀其不能不于詩以舒寫其鬱悒蓋亦情之不得已矣後之讀斯集者當深思焉

誤菴詩草五卷 劉氏世美堂刻本

清劉漢儒撰漢儒大城人明天啟二年進士崇禎時累官四川巡撫流賊陷夔州圍太平石砫土司秦良玉援之太平圍解中書涂原率鄉勇守梁山擊退賊漢儒請用原以蜀人治蜀兵莊烈帝不許并罷漢儒順治元年起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年以病乞休康熙四年卒按是集初爲漢儒歿其子楗輯而未成遂卒後楗子性復行蒐求遺稿依體分編訂成五卷其同邑人郭棻序云吾鄉平舒大中丞誤菴劉公與其仲君大司寇端敏公皆大人君子也其生平數歷中外或出入於白羽紅烽或馳驅於蠶叢鳥道或憂讒畏譏飲冰茹蘖使弇鄙者當之亦唯鞅張慘悴已耳奚暇著述吟詠哉而兩先生則裒然成集已中丞公爾雅多風端敏公敦厚有體皆本乎

性情止乎禮義故讀其文與詩直為親靈耿光矣中丞公歿端敏公編輯成帙泪為江左方伯謀上棗梨未幾三逆作有志未逮旋拜太常卿假裝北發泊舟彭蠡湖寇奄至一航圖籍旋付逝波端敏公恆以為憾後復蒐求舊稿十得七八剞劂垂成旋亦作古閱五載長君初心始編輯兩先人遺集而是集乃成也

伴輿草一卷 劉氏世美堂刻本

清劉漢儒撰漢儒有誤菴詩草五卷已著錄本編按是集為漢儒遊宦紀事之詩其自序云壬申春初出都門跨輿而西馳驅七千餘里三越月抵蜀中閒收四時風氣歷百折奇絕無刻不與輿俱偶一念至未畢以告人而輿已先得之輿其余之知己乎每每觸物興懷不覺湊而成響輿實笑且惜然余從不作欺人之事既攄之胸臆復轆轤口吻閒不即吐出輿且以我為誑友也山川夷險輿不捨我去縱不韻何敢匿醜不一示耶亦見余在輿不欺之意云爾因是取名故曰伴輿草也

鐵潭集八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井在撰。井在字存士，文安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初為平陽府推官，改補永安知縣。母憂服闋，再補興縣。以伉直不能事上官，罷還里。卒年七十二。是集詩六卷、文二卷，為在手自編定。今按在之生平，高懷曠致，不減古人，耽於吟咏，好探奇勝，遨遊吳越間，東南佳勝，久貯奚囊。及筮仕以來，佐治平陽，則窮羊腸笠車之險；改令永安，涉洞庭，浮彭蠡，入地出天，蠻煙瘴雨，尋趙尉之荒臺，攷銅柱朱厓伏波横海之故道，皆足暢其高懷，發其逸氣。故自粤歸以後，詩雖里社尋幽、林亭覓句，皆奇恣奥削，若健鶻摩空，長鯨拔浪，超忽震迅，不可方物。此亦子美夔州之詩，而東坡海外之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合河署詩集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井在撰。井在字存士，文安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有鐵潭集八卷，已經著録。按是集為在補興縣時所作。興縣即唐代河東道嵐州之合河縣也。是編卷末有龎塏跋云：昔人謂子美夔州詩、東坡海外文字，奇趣天成，為有得於山川之助。吾觀於吾友存士井君之詩，而益信云。今攷在再補興邑，邑處萬山之中，河流環繞，自太原迤北，山皆險惡，而此獨秀麗，可以眺玩。唐人詩云：一水護村將綠繞，萬山排闥送青來。又云：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雖不為興邑咏，實則亦興邑實録。而在處於斯地，無送迎案牘之勞，從容吟眺，即景生情，宜乎其成詩之多也。

西湖詩一卷 清刻本

清劉士銘撰。士銘字鼎彝，宛平人。康熙五十六年舉人，雍正元年謁選授山西聞喜知縣，歷官至安陸知府，擢本省驛傳鹽法道。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八。攷朱筠撰劉鼎彝先生行狀，謂先生官江南三十年，辛未三月被劾，束裝北歸，過共城，喜百泉之勝，爲留半年。其冬聖母萬壽，先生入都，在都人祝釐之次，有旨給五品銜，自是林居者且十年。己卯仲子先汾官長興，先生就養於浙，買舟命杖，往來西湖中，久之不能去，平生著述輒散，惟西湖詩一卷獨存。今按筠所述士銘事蹟，此集爲其晚年之作，皆吟咏景物，紀其游踪而已，若以聲律論之，則非詩人筆調也。

桂山堂集八卷 紀氏家刻本

清紀旲撰。旲字朏庵，號仲霖，文安人。諸生。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四十七年卒。是集前有王企靖序，全編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近體，各體俱備。按旲天性疏放，遊蹤半天下，其詩取才既博，鍛鍊尤精，故以之著名當世。其生平所歷，一發于詠歌，所謂詩以紀年者是也。陳儀撰朏庵傳略云：徵君髫齡以穎慧著，湖廣督糧道少參北愚王公奇其才，以女妻之。茨庵先生妹也，與茨庵深相契合，盱衡史籍，互相切劘，宛平相國及高太史念侶同時流寓，結社會文，聲名藉甚。既而少參殉節於楚，茨庵高尚不仕，卜築西圩，徵君九赴秋闈，數奇不售。召試博學鴻詞，亦報罷，其坎壈失職，輪囷鬱塞之氣，一發於詩，故其詩益進，以文藻鳴一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别集類

南村草堂詩集五卷 清鈔本

清王延名撰。延名字文岳，大城人。進士開化令。公任姪也。天才豪邁，為學一本經術。連不得志於有司，以其叔父沈冤未雪，伏劍走吳越間，坎壈幾瀕於死。嘗至大梁，與雪苑諸名士更唱迭和，極一時之盛。又書館京師禮部尚書顧文起家，因與楚黃詩人張石虹訂文字交。海內名流咸推轂焉。年四十餘，僅以明經舉，家貧，衣食常不給，怡然也。康熙中卒歿。延名與劉端敏公楗為姻婭，醉後嘗遊雙鶴堂中，與其子姪性、懏、愿、慤、悾、憲等相過從，篇什甚多。是集古今絕律依體分編，乃延名自為選定，前有許汝霖序。今按延名之詩，以唐為宗，可落宋人蹊徑，舂容爾雅，諷諷可誦，蓋其性情所得，溫厚和平之旨也。

儉重堂集十二卷 紀氏家刻本

清紀邁宜撰。邁宜字偲亭，文安人。康熙五十三年舉人，官山東泰安州知州。是集為邁宜從子昀所編輯，集中古今絕律依體分次，卷首昀序略云：偲亭伯父少有大志，功名氣節，皆不欲居古人下，而遭逢坎壈，所往輒窮，抑鬱憂愁，一寫於詩，上薄風騷，下躪宋元，無不一闢其奧。今按邁宜之詩，上筋力于漢魏，下規橅于唐宋，排奡陡健，能盤硬語，一洗吳音，蓋以昌黎為宗，而汎濫于盧陵、宛陵、眉山、劍南之間，而自成一家矣。

北竹齋詩八卷　清鈔本

清王樹棠撰。樹棠字憩伯，號思旃，國變後易名一生，字虎餘，新城人。銓第五子。光緒二十三年優貢生，以州判分陝西晉秩知縣，布政使許涵度奇其才，檄辦鄠縣釐務。三十三年伊犁將軍奏調，委駐四川催辦軍餉，長途轉運數千里無誤。宣統元年充陝西清理財政事。性喜吟詠，公暇輒手一編，觴詠殆無虛日。卒年四十三。攷是集全編古今體詩凡五百有餘首，分年編次，一卷曰庚戌集，卷二三曰辛亥集，卷四五曰壬子集，卷六曰癸丑集，卷七八曰甲寅集，五年之作析為八卷也。今按樹棠之詩聲律妍秀，風懷惻愴，奇麗處似飛卿，感慨處似工部，其賦景吟情，起興比物，申寫寄託者為多，蓋深悟風人之旨也。

漢書雜詠不分卷　清鈔本

清周壽椿撰。壽椿字六泉，晚號碌全，河間人。嘉慶十年進士，歷官蒲州知府。按是集之詩古近各體俱備，或一首詠一人，或數人居一首，或一人作數首，略依班書列傳類次，先後自高祖迄哀平。前史人物，粲然可觀。攷紅豆樹館詩話云：六泉前輩漢書雜詠，較之王楷堂詠史諸詩，才氣稍遜，然亦溫亮和雅，不失彀率。先是曲周張曉園比部旭欲輯畿輔詩鈔，蒐羅得四百餘家，未竟其志，遘疾而歿。稿本盡歸六泉，六泉出守，交李侍御廣滋。侍御罷官後，歸儀部某公，其人非知風雅者，遂至燬棄，皆無從搜覓。今得見者，惟此雜詠而已矣。

葛城詩集一卷 安州陳氏家刻本

清陳德正撰德正字醇叔號葛城安州人德榮弟雍正八年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官陜西按察使為制府所劾奪職戍軍臺越六年釋歸卒年七十三攷是集之詩乃德正手自編定無序跋之文慶雲崔旭念堂詩話云安州陳氏兄弟三人德華德榮德正以詩論之而德正葛城詩稿為最佳也今按德正之詩上溯建安下逮長吉心摹力追劇有所得後之學詩者平心讀之自知其乘除運會之變也

雙鶴堂詩集八卷 劉氏世美堂刻本

清劉楗撰楗字玉壘號公愚大城人漢儒子順治三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轉兵科給事中康熙二年外授江西布政使十六年內擢大理寺卿陞副都御史遷吏部右侍郎擢刑部尚書明年四月以病劇疏乞休卒於家謚端敏是集為楗歿後其子性裒集成編無序跋之文攷魏象樞撰楗行狀云公愚性情謹厚為政務持大體讀書學道務本躬行詩文不事雕飾也今按楗之為詩五言古今體出入開寶之間七言兩體胚胎諸家而時闌入宋調詞則俊爽雅麗兼有辛蘇姜史之長卓然自成一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衣亭詩草一卷 清鈔本

清芮復傳撰。復傳字宗一，號衣亭，寶坻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由中書改錢塘知縣，政聲翕然，名見授溫州府知府，守温五年，擢溫處道。是集為其生平之作，手自刪定，以成此編。按復傳之詩原本于杜，一篇一詠，不為苟作，皆能力追古風，有裨于世道也。紅豆樹館詩話云：衣亭天才雋朗，學有本原，官錢塘時屢司分校，所得皆知名士，嚴海珊遂成其一也。畫仿南宋，骨格蒼秀，詩句如游法螺寺云：松老身生甲，風多響似潮；登江樓懷王仲宣云：擇木有心繞，去魏委身何事更依劉；感懷云：癡能玩世原非傲，清可傳家豈患貧；岳陽樓云：朱絃夜鼓湘靈瑟，錦纜晴看楚客舟，皆有逸氣之佳作也。

來山堂詩鈔八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程可式撰。可式字松村，香河人。康熙五十年舉人，官河南河內縣知縣，歸里卒。是集之詩依體分編，卷首有沈青崖序，謂松村先生早入藝林，甫冠登賢書，連不得志於有司，與青崖同纂古今圖書集成，十年散館後，青崖改官西清，越二年，先生特擢舍人，奉使西蜀，事竣授河南縣令，所蒞有聲，未幾歸田，丁卯冬晤於果園，乃增嵩雲、涉江、東野三集，其志趣所尚，情隨境遷，性與理洽，施之於館閣政教，閒適遊覽，靡所不宜云云。今按可式博宗典籍，其作詩以山谷、後山為宗，而不免近于澀悶，此所謂學人之詩也。

寄生館集一卷附錄一卷 清道光年間傳經堂刊本

清蕭令裕撰。令裕字梅生，清河人。生有異稟，淹貫羣籍，發為文詞，異藻古香，氣息最近漢魏人。與弟梅江同負令譽，時稱二蕭。按令裕之文集原稿久佚，是書為冒廣生所編定，卷首有李鳴賓、何太青等十數人之評語，皆嘉慶道光時人也。其附錄一卷為記載英吉利求澳始末事。今按是集之文，清妙高渾，風骨道上，至其援古據今，屬辭比事，色愈華而氣愈清，詞愈暢而筆愈鍊，此非發源於東漢，沿波於魏晉，而正軌於蘭成者，不足以及此。豈時下之配白儷青、裁璫飾璧者所能彷彿其形似哉。夫文章本無分駢散也，能不懈而及於古，則駢體即散體矣。知此者然後可以讀令裕之文也。

容城三賢集二十八卷 清魏氏刻本

清楊渲撰。渲字清遠，容城人，事蹟未詳。按容城舊有劉靜修、楊忠愍二人合刻，名曰二賢集，其板久已散失。是集為康熙十八年新安張斐然暨渲重編付梓，清苑魏一鰲請以孫徵君續其後，名容城三賢集。前有崔蔚林、李瑞徵二人序，後有魏一鰲跋云：兩賢集梓於容邑舊令蔣君如芊，歲久原版模糊，不可辨識。忠愍公孫重刻家集於南都，稱善本矣。靜修集則殘缺如故。戊午春杪，余客都門，容城栽之張公、清遠楊公欲重梓靜修集，謀之余。余曰：兩賢集傳世已久，孫徵君先生與兩賢同產於容，今續其集於後，則三賢接踵，輝映後先，不為千秋快舉乎。二公鼓掌稱善，遂鳩工於清遠舍傍，兩閱月而告成，約費數百金，俱出自倴橐。二公可謂見義勇為、有功名教

者也余仕校正之役因憶范陽鹿忠節先生有言曰私書怪容城彈丸地先有靜修後有椒山迨今又有鍾元何物一撮土多生千古人夫徵書再至雲卧益堅靜修清矣摯鷹不死竟死擊萬椒山忠矣一廬六載孺慕終身鍾元孝矣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其仁而伯夷之清與伊惠同仁比干之忠與微箕同仁此際正須隻眼劉以高尚無媿伯夷楊

以死諫無媿比干孫以純孝無媿劉楊道不同而趨同容有三仁焉此余合刻三賢集意也

孫氏詩鉢九卷 高陽孫氏家刻本

清孫之藻撰之藻字紫淵高陽人性孝友善詩文孫承宗閤家殉難之藻贊襄喪事如禮搜輯承宗遺集成帙葺鄉賢祠重修邑志其好義若是卒年八十三按是集乃之藻輯其從祖父兄暨其已作而成之也全編共十人一百花嶼集孫敬宗著二丹白園集孫承宗著三蔥玉閣集承宗之長子鈐著四全華亭集

承宗仲子鉁著五清雲閣集承宗三子鈐著六紫月齋集承宗四子鎗著七儉持堂集承宗五子全著八玉局堂集承宗六子鈽著九尚容齋集承宗之從孫之萍著十慕芝居集即承宗孫之藻所著也其首卷有李塨序云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蠹或者疑之曰他无論如三百篇先王所傳孔子所刪後之吟哦者皆祖焉可謂之蠹乎顏

先生曰子不見今之為詩文者乎梁王繹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為詩及敗降魏焚圖書十四萬卷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在戲下方搦刀筆曰某畫某傳某波某法間以軍事睨而不言無何被擄死詩文之禍至此其極也乃今閱孫氏詩鉢而定其說詩之為道内出於言而外成於樂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有韻者也去詩是

去言也長言之詠嘆之而形為舞蹈節以金石絲竹是為樂去詩是無樂也高陽孫文正公以社稷大臣出為經濟卒成忠節故其家傳著為歌詠一唱三歎皆有聞雞蹴足揮戈挽日之思今讀之者流連感泣而不能已是固本於言志極於協律者矣誠可以興可以觀矣宜以為蠹而去之若其一萼一葉玩愒光景一羽一毛刻鏤象態置君父遺禮樂而惟破心疲精於虫吟蝎迹致乾坤无一撐拄之人經理之士則誠世道之蠹也而亦詩鉢之所深斥矣詩鉢者文正公與其考功凡相酬應而諸子繼之仲孫紫淵實裒為集其子浩葊即以紫淵詩殿焉是風雅之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孝友堂詩文集三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宋紹濂撰。紹濂字鑑塘，大城人。同治元年恩貢生。性至孝，生平嗜學，守宋元以來諸儒之書。論者謂大成理學，實紹濂為之倡云。按是集古今體詩二卷，雜文一卷。前有王植桐序云：鑑塘一生經闡漢兼理，探宋窟，孜孜者雖未見其止，然為政在家庭，孝友之稱無遠邇如出一口也。故與之論學，則朱陸之異，判若淄澠；與之論詩，則今古兼收，不分門户。其所歎賞者，大抵在牝牡驪黃之外。其所自為者，無非寫鳶飛魚躍之天。蓋於詩不多作，而最喜論詩，其寄興然也。君嘗自品其詩曰：只此一付癡性情，故有觸斯鳴，安知工拙，稱心而出，無意規橅。雖君之自謙云爾，要其詩才之敏捷，實有肖乎其人者。猶憶丙辰春與君飲宋栢岩家，客或談某公殉城事，君興酣落筆，洋洋千餘言，投筆復酌，一座皆驚。蓋以忠孝之性情，書忠孝之事迹，自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今此詩不載集中，知君之隨手應付，散失者已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邛否集一卷 清鈔本

清梁以樟撰。以樟字公狄，號鵬民，清苑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授河南太康知縣，調商邱。甫莅任，闖賊陷城，妻張氏率家人三十口自焚。以樟被創死復蘇，商民救之出，奔淮上。郡城陷，與兄遯跡於寶應之葭湖。康熙四年卒。是集凡詩數十首，無序跋之文。攷紅豆樹館詩話云：鄧孝威詩觀初集僅刻以樟同陳善百

竹西泛舟一首，云鵬民邛否集祕不欲傳，此得之便面所書。迨康熙戊午刻二集，列其詩至三十餘首之多云云。今按詩話所言，此集原無刻本，而是編所載之詩，又不出詩觀已外，疑為後人輯錄之本也。又攷王源撰梁鵬民墓表，謂與其兄潔集其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為一編，曰梁鵬民先生全書，藏於家。蓋其著述不止邛否一集，然未經付梓，故皆湮沒無傳。今得見者，惟此集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知白齋詩集一卷（清乾隆年閒刻本）

清苗君稷撰。君稷字焦冥，昌平諸生。遺時多難，早歲流離，居盛京之三官廟，喜讀書，究心史學，年逾六十，手不釋卷。詩與陳心簡相伯仲耳。是集古今絶律各體俱備，前有高士奇孫繁祉之序，按高序云：余少時讀書，每論天下之山川人物，以為遼陽者國家豐沛之地，遠接長白，近挹巫閭，土厚俗醇，風氣完密，必有

偉人魁壘沈塞者出乎其閒，吾庶幾一見之。及長，遊京師，聞有焦冥先生者，德高齒宿，隱於留都，雖崇事清虛，而樂志經史，且能以經史之學教其弟子，誠心服之。歲丁未，遇先生於輦下客舍，寒燈論詩，夜半無閒晨夕，先生家本軍都，遺時多難，早歲流離，故其詩多家國飄泊之歎。余嘗思當先皇帝初平海內，需才甚亟，關東人士，諸習文義者莫不致身通顯，立取富貴，顧先生之才之地，何難自拔，而乃優遊不仕，借名黃老，閉戶著書於長松白石之閒，俯仰河山，流連今古，取其高深跂蔚，發於詩，殆所謂不役役於富貴，不隕穫於流俗，沖乎自下，確乎自持，有古隱者之風焉。冬十月，復來都下，余以簪筆侍從，不能如疇昔之日夕相從也，僅於下直之餘，一過邸寓，讀其近詩，益進而雄渾激宕，有振衣千仞

俯視塵埃之想也。今玆有唐三百年道士之以詩傳者，惟吳貞節、曹堯賓，其後堯賓復為府從事，獨貞節名見之後，求還嵩山，終始一節，至今傳其詩集，而君稷生平不以富貴動其心，寄身汏漠，游意希微，深情浩氣，化為曠致高風，流連唱和，以歌詠終其身，誠足與貞節竝垂不朽矣。

潛籟軒詩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楊自牧撰、自牧字謙六、昌平人、春茂子、性高雅、工吟咏、不事舉子業、與崑山顧炎武交最善、以廕官江蘇華亭婁縣縣丞、按自牧生平沈酣風雅、詩英蔚無凡近之氣、是集卷首有譚吉璁序云、今年春詔舉天下博學宏詞之士、余亦廁名其末、秋仲入都需試、有日、因薄遊近郊至昌平州、將尋天壽諸峯、以覽軍都

之勝也、假寓僧寮、州人楊子謙六出所為潛籟軒詩草問序於余、見渡黃河入大梁、伊汝漳台之濱、多轍迹焉、又泛江循廬州、陟泰山以歸、凡登眺懷古之什、古近體俱備、所為贈答者率皆四方名士、而獨於崑山顧寧人往來尤數、集中有云、人如吳季子、道在魏西河、又云、野史深心搜、石室遺民痛哭薦櫻桃、可謂深知寧人者矣、蓋寧人著昌平山水記

而且有築室軍都之意、故謙六更樂得而道之、余自康熙癸丑冬見寧人於燕台旅次、別去數年、寧人教授西河、余僻居榆塞、且馳驅戎馬間、音問隔絕、未嘗不忽忽慕之、乃於昌平得謙六之詩、如覿吾寧人焉、其喜為何如也、寧人論詩斷斷有難可其意者、觀斯濤也、則為寧人之所許可知矣、

老圃詩草一卷 清康熙年間刻本

清張秉曜撰秉曜號老圃清苑人羅詰孫晉子流寇破城秉曜過歲老嫗抱出免於難及長痛祖父死賊隱居著書終其身按秉曜之詩高華雄渾睥睨一世妊初學少陵後又摹擬太白格調秀異聳拔好用奇思棘句而能道其性情也是集前有李堪序云吾郡張光禄公當明季流寇直逼帝京之變倡衆守保定城率闔門闔郡殉難而自經於其園亭惟一藐孤孫崎嶇幸活長而坐卧行立悲吟於園中後產落園漸割食清苑令郃子昆至憐忠臣後贖其所去園畫歸之數十年嘯歌亭畔以老自稱曰老圃而其聲韻之嫋嫋者亦遂裒然積數寸許灌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區畫縱横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通車轍塞斷蓬門老歲華寄王五公句云非是十

年甘落魄閉門或不負先生其掃軌僵卧蕭然高寄之況可掬也當張光禄殉難時家中男婦或戰死或縊或入水死惟其五弟石卿先生之妻王氏勸其夫收孤息不可死而自經以從姑一門忠義奇偉有令人雪涕者後老圃能受讀石卿躬教之一日語少佻石卿正色責曰無爾吾家子弟脱有一儇薄人必爭傳之身名俱碎矣老圃憬然胃慄以故其詩蕭散而不放孤清而不剿離人獨立而未嘗輕世絶物子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殆斯之謂歟吾郡王契九詩與老圃齊名契九以少陵爲宗老圃則出入李杜韋孟不名一家而皆能道其性情所欲吐吾每入郡必流連二君詩而均評曰可傳在老圃高蹈方欲劃迹削名何意以剩膏殘馥流播人世而人故歿之天必闡之昔鄭所南自沈詩稿

於井底迨明中葉井先氣燭天厥之得石函盛其詩遂行世况今老圃子孫連翩發越膺民社屢向予問序將梓其遺集以垂不朽天之欲傳蓋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憶雪樓詩稿二卷 清乾隆年間王氏家刻本

清王煐撰煐字子千號南區寶坻人喜博覽負意氣康熙間以貢生授光祿丞晉刑部郎每退食與朱竹垞姜西溟趙秋谷諸公樽酒流連揚扢風雅一時有華省仙郎之目及出守惠州政簡刑清攬風問俗又與其鄉名宿梁藥亭陳元孝游詩境益進觀察永寧以憂歸久之再補溫處副使潔清自矢一如守惠時性耽吟癖曰吾將恣遠遊以自快禹穴蘇臺淮陰陽羨履屐無弗歷馬所至輒交其地之賢豪花晨月夕載酒揚帆時令雙鬟按拍唱所製新樂府疑為神仙中人也是集前有毛際可朱彝尊二人序按煐之詩原本性情胞與民物萃數十年之精力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元明間而語必己出求其一字之摹仿不可得也紅豆樹館詩話曰子千吟嘯林

麓放情山水家近田盤而羅浮豐湖又在其所治郊坰之內其登二山也皆搜奇剔險窮極幽杳故其田盤羅浮紀游二卷酷似酈道元水經注而荔支詞七絕一卷尤為膾炙人口其他佳句如朝游五岳雲生屐夜度三江月入瓢人歸市冷愁藏虎畫靜簾開好放蠅能詩易白愁中髮無酒難朱鏡裏顏苦茗力能清夢境濁醪理可化愁城急補殘書如

療疾細審家釀當還鄉曲中易顧周公瑾琴外難逢鍾子期憤深精衛思填海遇蹇牽牛恨隔河胯下猶羞與噲伍禪中豈屑共伶居昔人所謂筆有餘力詞無竭源子千有焉

遯世哀集一卷 清鈔本

清李對撰對字霞表號三無道人雄縣人孫奇逢所從學易者也歿後同人祀之超化十子祠按是集為對哀輯古經中言賢者遯世隱居之大義也孫奇逢序云或問辟世與遯世之義予曰辟世必隱遯世不必隱辟則入山唯恐不深古人所以有不留姓字於天壤者是已遯則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聖人

處此唯有不悔而已辟世高遯世大此聖人賢者之所由分也余姻友三無道人讀書懷古哀輯經書中遯世之旨彙為一帙首取於易之潛龍蓋唯有龍德而後可以遯無龍德何以遯焉簪組不足榮禮義固無慾也從來處士而盜虛聲皆無所挾以自固者耳荷蕢丈人一流總謂之辟世夫子序列於論語中未嘗不高其誼至序逸民不降不辱中倫

中慮、中清中權、皆遯之義也、遯之途寬、故遯之義大堯、夫有云、卷舒萬古興亡乎、出入千層雲水身其庶幾乎、此則是集之大旨也、

溪篁小舍集四卷 清鈔本

清鄧汝瀚撰、汝瀚字鶴汀、大城人、少有才思、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光緒九年從叔天符官沅州知府、以其高潔善詞章、使隨任課其二子讀、簡牘之暇、互相唱酬、一時湘楚諸名士得其詩者、莫不以得一覿面為幸、皆曰鄧君詩如其人、平生和平純厚、不談人過失、家故貧無子、薄田二三畝、夫讀婦織、晏然自安、少有

資、即沽酒招友人飲、或勸阻之、且告以謀生計、乃曰吾老且拙、營營非所長、得與二三知己消遣暮年幸矣、光緒二十三年卒於家、按是集古今體詩格調苦硬、清峭頗近東野、天隨其生平之窮阨多見諸吟咏之間、而無恨辭也、攷鄧毓怡撰汝瀚傳畧云、鶴汀先生性淡泊不事生產、恆數日不舉火、有粟里乞食之風、其為詩聲出金石、不作一怨尤激切

語可想見其為人矣

且住為佳詩二卷 清道光十三年刻本

清王殊渥撰殊渥字佩紳號古愚寶坻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初補浙江蘆瀝場大使署濟寧知州嘉慶十八年調歷城後擢濟東泰武臨道鹽運使卒年六十按是集古近體詩依體分編無序跋之文攷紅豆樹館詩話云古愚詩不多作然抒意寫性靈時多佳句如山枯春意晚人少爨煙寒散衙朝判牘聽雨夜鈔書移花醒蝶夢轉枕聽春潮孤燈聞雁夜小雨落花時霜從昨夜降寒覺異鄉多村酒淡無色壁燈寒有花抱其風味皆淡而彌旨也

十笏草堂詩集一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王植枏撰。植枏字翹南，大城人。心一子。道光十九年副貢生。卒年六十五。按是集之詩，五七言絕律，珠聯璧合，妙出天然。至其五七古，尤不懈而及于古，可見植枏記誦之博、運用之巧矣。卷端有宋紹濂序云：吾友王子翹南，少負不羈之才，而襲其家學，一中副車，幡然自悔，遂肆力於經子史間，而摘其英華，挹其精粹，作為古近歌詞，雖家無擔石，而若富若貴若世之所謂功名者，視之泊如也。其困阨之詞，怛不慨見，渢渢乎曾孝友之言，有關於詩教者也。此其遇為何如，而其志又何如哉。近又有延陵右還之慘，余懼其改此度也。往而唁之，及觀其近作，又復嚴於自責，絕無怨尤之意，介其間，其殆騷人中之君子者乎。

于度詩集一卷 清刻本

清張果中撰。果中字于度，新城人。幼孤，事母孝。受知於魏大中、左光斗、游鹿善繼、孫奇逢之門。明亡，從奇逢隱於蘇門。卒年七十一。夏峯文集載天啟辛酉左忠毅督學，取士有畿輔五才子之選，于度其首也。徵君曾憶以詩云：天啟元年一貢生，燕南烈士舊知名。蘇山忍餓無人識，敵句猶能金石聲。按果中潛心性命之學，作詩雄渾俊逸，出入開元、天寶之間。是集之詩，以體編次，全篇凡數十首，皆其生平之佳作也。鹿善繼贈果中序云：于度負奇姿，詩文益自攻苦，而陽多陰少，余與孫君就所偏以藥之，其鋒穎漸就斂抑，如帷燈，如匣劍，徐按之固自愜心，驟即之亦不刺目。蓋原屬陽多之人，而遡兼乎陰之用矣。其文之日新月盛，為諸士冠軍，良非偶也。

杏花樓詩稿二卷 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朱浩撰。浩字浩然，號檀園，一號東軒，晚號厚齋，大興人，官江西知府。工詩及詞，與弟沅齊名，人比之雙丁二陸。按是集之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五古似梅聖俞，出入于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鑿空，此其概也。寄心盦詩話云：先生少從其先大父戍幕甘涼間，嘉慶初敘匪擾川楚，及陝甘，其先大夫麗江公諱爾漢，屢立奇功，參謀方略，半出先生指畫。晚官江石，以萬年縣水案所累，被劾鐫級，遂不仕，依弟沅分司署，以詩酒為樂。有喜余至詩起云：江上送君來，到門好風日。喜生眉宇間，呼童埽花室。則浩之喜吟咏於此畧可見矣。

漢皋集一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

清紀淑曾撰。淑曾字衣孟，號秋槎，文安人。晉子。乾隆十八年舉人，歷官湖南鹽法道。四十八年告歸，又六年卒。按是集之詩，上窺韓杜，下汲蘇黃，力追唐宋大家之風。王昶序此集云：秋槎太守與余為同年友，漢皋集詩如披蘭臺之風，發明耳目，而寫體便人也。秋槎政事之餘，襟懷蕭曠，江山助之，世有采楚風者，必以是為冠焉。又攷紅豆樹館詩話曰：秋槎觀察湖南，王蓬心太守時為永州司馬，時相酬倡，漢皋集清遠蘊藉，獨標靈響，蓋得瀟湘雲水之氣為多，此是集之概也。

官游詩草一卷 清刻本

清宋翔撰。翔字子飛，宛平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封邱知縣，多善政，去之日，以協濟廩延夫馬為民累力，請上官獲免。檄辦江淮鹽務，興除利弊，尤著精勤。歷官至按察司僉事。是集之詩，皆翔生平刻意之作也。今按翔之為詩，古體主奔放，近體主生新，意在規儆東坡，而晚年之作，又頗近唐人。其詩章綺拔，而雋永一篇中必有沈思警語，造微詣極，言簡指深，各有理趣。匠心獨運，非苟作者。魏憲百家詩鈔云：子飛先生督鹺江淮，稱廉吏，公餘留心雅頌，不屑屑於近人之習，縱筆所如，意創新詞，故多風雅之作焉。

司勳存稿一卷 清刻本

清鄒葆祺撰。葆祺字壽民，號嶼春，大興人，大業孫。嘉慶元年進士，官吏部稽勳司員外郎。是集之詩，乃其東橋詩草未錄之作，全編古近體詩數十首。按葆祺詩從中晚唐人入手，往往能以情勝，然不掩其豪雋之氣，則由天分高也。其尤勝者，以倫常為根柢，故語無虛設，且詞雋而能重，故不佻；氣豪而能樸，故不放。佻與放，風雅不存焉。葆祺無是，於是乎益重其人而愛其詩矣。戴敦元東橋詩草序云：近時作者，黃葉田有詩情而無詩才，商寶意有詩才而無詩情，壽民諸體奄有其勝。趙文楷曰：壽民詩於有關係處，愷惻纏綿，便覺去古人不遠，緣君天分過人，人所思議不到者，出君口中，一若等閒，此豈可強為之耶。

菊隱山房詩集二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楊灝撰。灝字復菴，昌平人，自牧重孫。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樂亭吉林學正。善書工詩，大學士松筠最器之，致仕家居。相國至昌平，贈灝扁曰行慶，號曰璞齋。明年又過昌平，書逸儒二字贈之。故是集前有李廣滋序云：復菴楊君，昌平名士，自其先世即以文章政事顯，而潛籍一集，尤為國朝諸老所推重。復菴世

其家學淵源，蓋有自矣。先是歲辛酉謁選，得工等，因親老辭，馬就學博司鐸吾樂，蕭然冷署中，供職養親而外，灑翰臨池，優游自得，視世之慕名祿而遺晨昏，何啻霄壤也。今按是集古今體詩，温厚清麗，直造古人之室。其體物也工，其言情也遠，其弔古懷人之作，莫不真摯而纏綿，則灝之詩可謂金玉之質，玲瓏之聲也。後之讀其詩者，可以想見其人矣。

石蘭堂詩集九卷 張氏家刻本

清張德懋撰。德懋字允昭，號芥洲，又號研儂，滿城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官戶部員外郎。强記嗜學，尤工詩。五十三年典試雲南，次年會試充分校官，久不調，得末疾卒，年四十七。是集之詩，古今絕律依體分編，前有周厚轅序。攷紅豆樹館詩話云：石蘭詩意取師心，法必摹古，清鏘排宕，一歸風雅之正，使天假以年，

自能縱橫變化，成一大家，所造固不止如是。全詩分河溯、宣南、古耕、滇行、甲午後編諸集，其子緡雲刻於閩中也。今按德懋詩筆奇崛，每與江山爭勝，出入杜韓蘇三家，自成一體，其意所到處，皆前人所未道也。

雪坡詩稿四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王企堂撰。企堂雄縣人，炘次子，康熙四十四年舉人，官江蘇荊谿知縣。致是集之詩，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今絕律各體俱備。今按企堂之詩，取才既博，鍜錬尤精，以少陵爲宗，而兼採高岑王孟之長耳。卷首有史孫述序略云：邑侯王公莅荊一載，以太翁年近期頤，改教歸養，出詩稿相示，意則温厚和平，格則謹嚴雄渾，一切風雲月露之態，不足當其一笑也。

松露堂稿四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王鈞撰。鈞字爾陶，高陽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官浙江青田知縣。致是集卷首有王項齡序云：爾陶以壬辰進士，奉命協纂月令輯要，有年，今安福三載，簿書鞅掌，不廢嘯歌，誠仕學兼優者，雖所寄皆其未膺民社時言志之作，而寒素家風，儒林雅望，固已鼎嘗一臠，豹窺一班矣。今按是集之詩，原本晚唐，尤工琢句，麗玉質金，允堪拔俗也。紅豆樹館詩話云：松露堂詩近體勝於古體，置之晚唐人中，當與黄滔、杜荀鶴相伯仲也。

畿輔七名家詩鈔三十六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王企埥撰。企埥字苾芬，雄縣人，炘子。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累官江西巡撫。按企埥嘗輯清苑郭棻鉅鹿、楊思聖任邱、龐塏文安紀昊四人詩，成四家詩鈔二十八卷。前編已經著錄，是集所謂七名家者，永年申涵光鉅鹿楊猶龍思聖雄縣王汝庵炘定州郝復陽浴文安紀朏庵昊清苑郭快圃棻任邱龐雪崖塏也。卷首有湯永寬序云：七名家詩鈔乃豫章開府保定王公念昔贈公汝庵先生之遺音，及其鄉邦顯晦六君子之詠，彙而梓之，以垂不朽者也。

麓餘草一卷 清刻本

清李瑞徵撰。瑞徵字中峯，容城人，孫奇逢弟子。康熙十五年登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廣西荔浦縣知縣。按是集全編古近體絕律共數十首，為瑞徵唱和一時之作。前有徐元正序云：中峯負光明俊偉之氣，舉博學鴻詞不中，沈鬱下僚，復以宕昌調補荔邑，歷涉險阻，出入煙嵐雨瘴之中，向之窮愁憤發，捉鼻微吟者，愈不覺燕雲慷慨洩露於筆端者也。

結蘭吟一卷 靜海元氏刻本

清安鶴超撰。鶴超原名繩祖，字曠仙，號容溪，昌平人，寓居通州，家徒壁立，處之晏如，與李鍇設江蘭社，校僞宋史，月一會。同社者，榷古吟詩，鶴超慕鍇名，造其門，執弟子禮，鍇亦快得良友，唱酬甚富，然所存不過什一，曰結蘭吟，易簀時命其子以遺稿屬州孝廉馮維，維屬元兌莊付梓行世，故是集卷首有兌莊序，其全編古今絕律諸體之詩，高言何綺，逸思如雲，原本風騷，而一諧于古人風格，觀集中贈答之作，纏綿婉麗，緣物附情，則渢渢乎雅頌之遺矣。

淵穎集四卷 清刻本

清高鑰撰。鑰字薦馨，清苑人，諸生，嗜古善書，耽飲，晚為性命之學，游歷山水，所至有詩，著述甚富，致習齋記餘評曰：淵穎子雖同郡，某不知其人也，惟在易水一晤，得見其日記，凡目覩一人，耳聞一語，必記之，好詩酒，又善鐫刻，隨所作遇石便刻之。池北偶談曰：淵穎嗜酒，好遊名山水，自負鎚鑿，每得句必題詩，手鐫之。其門人陳僖編其集，今按是集四卷，分名四集，曰陸舟集、蘆中集、依雪集、浮家集，書雖數種，而大綱要在詩與文，李杜盛於詩，楊馬盛於文，而鑰究心理學，雖以詩文傳，不欲為詩人文人也。卷首有刁包序，云己丑之冬，獲侍徵君先生，其所稱門墻翹楚者，則高子薦馨其人也。高子年甫知命，學幾樂天，在徵君方以為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而高子執禮

彌恭矣口揩影罔不以先生之學為學立型垂範罔不以先生之教為教是以門下之服膺高子亦猶高子之服膺徵君也遐稽史冊得一人焉曰吳公萊先生即取當年淵穎之謚以號其師而因以號其集蓋若合符節云

春煦軒文集六卷詩集二卷 止園叢書本

明王好問撰好問字裕卿樂亭人弱冠抱當世志舉於鄉即卻饋金登嘉靖庚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時分宜當國韜晦自守久之擢御史劾巨璫不法事嘉靖末出按秦晉上興革便宜數事卻諸祥瑞不以聞穆宗即位益多獻替而重孝思止行幸查內庫并劾近侍謀典兵柄諸疏皆極剴切遷大理丞歷通政使晉

工部侍郎轉刑戶二部擢南京右都御史遷南京戶部尚書屢時思職無一少替南中米涌貴倒當改折問遂發倉粟而後以聞詔賑江南不待移文發賑曰奈何稽朝廷意以忍饑民有古大臣風先是為鄉里時即抗疏求退至是章屢上始得優允歸數月卒贈太子少保事蹟見於明史曾銑王治傳中按是集為史夢蘭得其遺稿編輯付梓集中之文

則策議記序祭文四體之作詩則五七言古今各體俱備卷端有夢蘭識云春煦軒集三十六卷晏東文瑞樓書目載之余求之數十年不可得嗣從友人處借得一册止詩十卷又得張小峰茂才所鈔古文一册然皆已殘缺過半爰擇其字句完好及粗有尾者畧爲編次釐文爲六卷詩爲二卷譌者正之闕者仍之授之手民用以備一鄉文獻之徵焉

此是編裒集之大恉也

坦溪詩集二卷文集二卷 清鈔本

清李朝珠撰朝珠字佩玟號坦溪曲陽人少孤事母孝性伉直自遂不諧於俗治家尤嚴厲家貧力學於書無所不窺嫉世儒空疏無用著論力攻宋儒謂科舉之文揣摩聲色爲媚世婦女修飾容趾殘其肢體爲誨淫以醫學有益身世故究心岐黃之術其於才士放蕩邪僻之說尤深惡痛絶清初蠡李塨承其師

顏元之學主於厲實行濟實用深斥宋明諸儒朝珠得其書大喜以爲三代下一人而已由是服膺私淑自信愈堅同治間以諸生終按是集之文議論多出入經史饒有證據而克己自厲閱歷有得之言爲多餘說半皆前人所已言而在朝珠則出自心裁非同勦襲其闢袁枚與作文流弊等篇雖淺近亦有關世道人心其詩多詠史之作不以詞藻情

韻爲工。如集中所擬治平策一篇，蓋亦仿李氏太平策爲之者。此朝珠詩文之大恉也。今攷朝珠之學，私淑顏李，而最服膺恕谷，故其著述力攻宋儒，尤集矢於朱子，至謂其不分五穀，并欲罷程朱廟祀而進顏李，肆口譏評，吹毛求疵。其實程朱一生立身自有本末，後來排擊程朱者，其制行多遠不及，其經濟亦未必可見諸施行，是仍一空言無補也。一時有一時之學問，何必同室操戈，相煎太急乃爾耶。四庫全書提要謂顏元之學介然自成一家，其說於程朱陸王皆深有不滿，攻駁先儒，未免已甚，詞氣亦叫囂粗鄙。又謂塨天分本高，其學自成一家，以經世致用爲主，亦具有根柢，然負氣求勝，幾於唐宋元明諸儒無一人當其意，亦未免傷於褊激，實爲二人定評。朝珠之學不及二人，而叫囂過之，亦

其性情相近故也。

味古齋詩存二卷 止園藏書本

清史一經撰一經字君牧號研餘樂亭人溧陽史文靖公六世孫家貧好讀書史漢文選杜詩俱有評本丹黃斑駁字細而工凡從人借書必為校其譌謬正其疏漏以故藏書家咸樂假之觀數試秋闈不利遂橐筆四方為諸侯上客與人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其下筆為文則灑灑然千言立就胸懷蟠屈具

上下千古之識睥睨一世之概也按是集之詩原本漢魏胎息深厚可以嗣音古人全編凡二百餘首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近體各體俱備詩中之紀事以詠史之作為多卷端有史夢蘭序云吾宗自漢唐以來以詩著稱者惟孝山出師頌見於昭明文選餘蓋寥寥焉至明初有崑山公謹先生著獨醉齋集中葉有吳江明古先生著西村集皆收入四

庫繼此而得稱為詩人者則君牧一人而已矣

老圃詩稿一卷 清刻本

清王延襄撰。延襄字子陽，武清人，諸生。按是集全編古近體詩百有餘首，卷端有李雲章序，謂老圃偕文安紀曾藻遊廣西，後困不能歸，課徒自給，遂家桂林。詩文宗法杜韓，才力特健。先龍州公嘗云：王生之筆如其為人，雄直古樸，無一絲側媚氣，是可敬也。薦為李秘圃先生掌書記，居水東門逍遙樓畔小閣，面山圖史，羅列為娛。老計乙亥予去桂林，後數年聞君與其子相繼下世云。今據此序可畧知延襄之事蹟，惟其生卒年月，尚不可攷耳。

小滄嶼山房詩存二卷 上圖叢書本

清史一經撰。一經字君牧，號研餘，樂亭人。道光末佐祁季聞刺史幕，有味古齋詩存二卷，已著錄。是編按是集凡詩百數十首，篇中詠史事者為多。卷首有史夢蘭序云：昔者陸天隨詩存諸祠像之腹，唐山人詩得之水濱之飄，李長吉錦囊佳句至為其中表投諸溷，後遇沈子明始得表彰於身後。君牧之詩於三子不多讓，然其飢驅奔走，客死他鄉，既未於生前託之土偶，付之江流，世無沈子明，幾何而不投諸溷也。吾於子明之果能表彰長吉，不敢知，而其壽諸梨棗，惟恐人投諸溷，至無一字之得傳，則其中心汲汲，所期以慰死友於冥漠者矣。此夢蘭編刻一經詩存之大旨也。

同然集四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郝大鈖撰。大鈖字聲遠，定州人。性孝愷德器粹然。順治八年恩貢，考授通判。晚年博極羣書，究心經世濟物之學。年七十四卒。攷定州志云：大鈖生平以忠孝教子孫，故其家事業科名為一時冠。世居唐城仁和里，其父仁和公時，有一蛇九兔蠭結於田，人皆以為異徵云。按是集乃大鈖輯錄古籍所載歷代大臣行政之事蹟而成之也。大鈖子浴銀州筆記云：先大人之所孜孜者，在為善著書而已。晚年善飲，嘗適當座客次第酩酊，而先大人爽然若未嘗飲者，暇日即焚香開卷，取古大臣立身立朝所以濟世匡君之行事，錄之積久，為四卷，題之曰同然集，蓋以為吾之所以欲試於世而古人先得之矣。浴自筮仕以及去位受過所以諄諄，皆以古大人君子忠厚深醞為儀型。其細楷雙行，每娓娓盈幅，今梓其書，不下數千萬言，而浴之不肖，不能行其一字，不但仰慚吾父，又仰而慚吾祖矣。此浴所序是書之大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粒園詩草一卷 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清劉毅萬撰毅萬字育堂號粒園趙州人嘉慶七年進士授庶吉士改河南臨潁知縣調洛陽兩河灘地糧民至今賴之擢開封府同知以督糧被註吏議免官主講南陽書院晚歲流寓禹州遂卒是集全編古今絕律二百首無序跋之文今按毅萬之詩瀟灑出塵不減南宋名家學者宗之攷賈臻郡齋筆乘云毅萬之先人宰泰中亦以廉仁得民會巡撫都御史檄飭買穀萬石請免不獲邑人士恐觸都御史怒重累宰乃爭負擔輸穀贏其數而穀萬適生因以命名而號曰粒園紀實也於是又取其號以名斯集曰粒園詩草耳

春明雜詠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郝林撰林字中美一字筠亭定州人浴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以中書歷考功員外遷選司郎中時稱鐵面選司升禮科給事中歷晉都察院副都御史侃侃立朝不苟同異遷工部侍郎積弊陋規悉予革除丁母憂三年不露齒服闋調禮部以目疾乞休加尚書銜致仕雍正十年卒年七十九按是集全編共詩數十首皆林官京師時所作卷末有海旗子跋云集中之詩專工於律聲調琅然典實穩稱已入唐人奧窔但少陵自稱晚節漸於詩律細非儷青妃紫之謂細玄同觀化此中大有斟酌集中於珠璣錯落之中卻篇篇自出機杼不特犀擘象禪畢目皆然火棗交梨觸手便是也

退室詩文藁二卷 定州王氏家刻本

清王檠華撰。檠華字達亭，定州人。嘉慶間增貢生。生平不求聞達，雅量高致，名重遐邇。晚歲築精室三楹，顏曰退室，取易不能退不能遂義也。種竹蒔花，脩然塵表，而讀書至卒之前夕不輟，年八十七。孜王朝笏廣川學舍筆記云：達亭先生嗜書，收藏幾萬卷，暇輒垂閣下簾瀏覽編摩不輟也。其好學如此。今按是集

詩文各一卷，其詩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近體句烹字鍊，氣逸調高。其文持論中正，務以裨益世教。如讀汲冢周書辨武王斬紂之非，反覆論議，定爲僞書中引貫子連語篇以證其誣，詞皆翔實。讀博物論以爲茂先才氣十倍，博識無倫，而其雜說篇內誣蔑先聖言數數見附會不經之談，最爲害道。晉武帝既已削除無據，定爲十篇，此兩篇不在就刪

之列，致貽後人口實，於是著論糾正其失，因並歸咎武帝，實有補於聖學者也。

筱泉詩鈔一卷 清鈔本

清王用誥撰。用誥字觀五，號筱泉，深澤人。舉晉子，能傳父學。咸豐十一年拔貢，朝考用知縣，改主事，以親老棄不就。三年舉於鄉，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養親讀書，一言一動悉以程朱爲法。凡子史百氏之書及歷朝金石，無不博覽，而畢生精力尤萃於經。卒年五十四。有論語經正錄、續深澤縣志等著。按是集爲用誥手自編成，卷前後無序跋之文。攷王孝銘撰先府君筱泉公年譜云：府君治詩既屢有纂錄，是歲復博考羣書，凡經史諸子以及歷朝碑版詞賦，凡有關於詩者，靡不摭錄，別附異義，間爲案說，名曰詩鈔。此是集之大恉也。

友石齋詩集一卷 清刻本

清彭履端撰。履端字青村，曲陽人。乾隆五十四年拔貢，工書善畫，長於篆刻之事，因名當時。今按是集之詩，清和朗潤，不染塵氛。五言如秋懷云：空齋人睡起，古木鳥聲幽。七言如伯道無兒宜付命，黔婁有婦不知貧。別墅云：覆屋修篁留宿雨，圍垣古木下秋陰。秋感云：殘花欲睡連朝雨，病葉初黃一夜風。俱有風格韻味，可以諷誦之句也。

逸休居詩集二卷 清乾隆年間刊本

清魏裔訥撰。裔訥字觀周，一字辨若，號蓮庵，柏鄉人。裔介弟。順治十八年進士，官江南桃源知縣。按是集古今體詩，各體俱備。前有申涵光序云：癸卯初夏，予有晉陽之役，過柏鄉，辨若遺我詩一帙，未及讀也。已而登太行絶頂，天風四至，清流激湍，怪鳥窺人，松華覆地，飄飄然作遺世想，恨無與偕遊者賞其奇曠，乃急取辨若詩讀之，雄曠之氣與之相敵，不啻吾兩人牽籐共坐，躡屐同遊也。古之以詩傳者，其人多清剛而磊落，以石爲體，而才致閒發，遇物斐然，特如溪澗瀠洄，草木蓊翳耳。今天下詩頗推畿輔，而魏氏一門爲尤盛。崑林先生爲一代風雅之宗，昆季並起，照耀河朔，昔之機雲、維縉不足多也。予與辨若定交在兒童時，予既墮廢無舉業之援，耑力爲詩，而竟不就；辨若以射策中高第，詩與制藝并在人口，人之才智相越，不亦遠哉。讀其詩嶙峋突兀，天外遥青，不爲經草盆花，耳目近玩，蓋得太行之氣爲多，得其集者朝夕吟嘯，即以當卧遊焉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唐詩清覽集一卷 魏氏貞菴刻本

清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官至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有四書大全纂要、兼濟堂集等，已著錄前編。按裔介是集自序云：兩漢後詩莫盛於唐，蓋國家設科取士，一代心力所聚，而君相復有以倡之，故作者比肩林立，其間新聲曼衍，有乖元音者，固

多。若夫豪傑之士，敦倫重節，憂國愛民，投劾樂善，孤鬱不回之意，亦必于是發之。唐詩度越亦朝者，以此，非止據詞廣贍也。余為是選，首推有唐一代興亡治亂之故，次察累朝賢不肖進退、制度興革之由，再稽士君子立朝、隱林之槩，民物盛衰聚散之情，然後得其意之所在，以為去取，蓋作者言志之本，燦然可觀矣。是集各選采蒐殆遍，曹好不隨人棄

我取，光景之詞，固鮮若淫艷浮靡者，盡屏不錄，凡一歸于六義美刺之旨。而騷人深致，亦往往有水乳之合焉。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尚清真。夫詩不清真，不足言志；不清則亦不真。清覽名集，義取諸此。至于諸賢之事迹議論，可為尚友之助，編綴卷末，俾學者流覽，亦論世知人之意。此是集之大指也。

歷朝畿輔詩選不分卷 清鈔本

清李簡撰。簡字廉村，號有山，武邑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廣平縣訓導。致紅豆樹館詩話云：慶雲崔孝廉光巽乙未秋試號舍中，遇武邑李生言及伊祖簡有歷朝畿輔詩選，本因卷帙繁重，屢欲付剞劂而力未能。此事得之念堂大令輾轉訪求武邑李廣文士偉為鈔寄一帙云。今按是書搜採既多，醇雜參半，係簡選輯尚未成之書。惟內有李剛主、王崑繩兩家，俱以經學古文名世，所著書已錄入前編中。其詩則流傳甚罕，又中載文安紀氏一家言，如紀遴宜等數人，而畿輔詩傳皆據是書以採入也，則廉村蒐輯之功可謂大矣。

附蓮小草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田玉撰。玉字香泉，易州人，官浙江杭州府都司，後罷官卒於家。致是集古今體詩百數十首，前有袁枚、龍鐸二人之序。今按玉詩天真爛漫，意到筆隨，深得古人為詩之旨，有清詩人可自成一家也。隨園詩話云：田汯齋文龍宰長洲，政聲廉明，其父香泉先生就養署中，終日跨驢遊虎邱石湖間，句如海昌塔廟思歸云：長魚跋浪飛寒雨，宿鳥驚林墜折枝。寒莊旅店云：遠從寒水孤村外，一角青旗認酒家。樂安莊讌集云：林塘得雨鯈魚戲，麥隴連雲布穀飛。春興云：紅杏塢長回蛺蝶，綠楊牆短出鞦韆。寬杯酌酒慈心醉，大字鈔詩笑眼花，俱有爽猶自得之趣也。

乙丑集一卷 羅氏賦禮在斯堂叢書本

清朱筠撰。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大興人。乾隆十八年癸酉舉人，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歷官右贊善，至侍讀學士，左遷仍爲編修，提督福建安徽學政者二，充福建主考官考官者二，充辛巳己丑辛卯會試同考官者三，充戊子順天鄉試同考官者一，又充方略館、通鑑輯覽三通館纂修官，日下舊聞總纂

官。筠於書無所不通，講經守漢人家法，尤精於聲音訓詁之學，碩儒名士多出其門。孫星衍謂郭林宗之識士，鄭康成之通經，兼而有之。督學安徽時，奏請開四庫全書館，採輯永樂大典中遺書五百餘種，刊布海內，士論偉之。乾隆四十六年辛年五十三。按是集乃筠乾隆十年乙丑一歲之作，全編計詩七十二首，每題下皆註月日。其中有思補齋聯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爲垣、珪、與筠兄弟三人之作，又八月十五夜對月聯句，其兄弟三人外，尚有河干先生光者，不識爲何人也。今攷筠生於雍正七年己酉，至乾隆十年乙丑，年方十有七歲耳，以此可知筠雖早歲之作，已卓然可傳，讀斯集者當詳審焉。

蕉亭閒咏一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尚熊占撰。熊占字飛庵，實紙人。乾隆四十五年副貢生。嘗言凡讀書者，不理會孟子尚志二字，不足以為士。作人者，打不破財色二關，不足以為丈夫。即此可想見其為人。工詩，以抒寫性靈為主。是集古今絕律百數十首，卷前有陳雯、李光庭二人序。今按熊占之詩，清和淡遠，冷然而善，悠然而不盡，其抒寫性情，發響天籟，出入於香山、放翁之間，而自成一家也。

青原小藁一卷 大興翁氏家刻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復初齋詩文集，已著錄。是編，攷湖南詩傳云：覃溪年甫及冠，已入詞垣，而精心績學，宏覽多聞，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洪文惠而上之。按是集乃與其栖霞小藁、嵐渏小藁皆同時之作也。方綱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其弊恐流為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又按翁氏家事畧記載方綱黃鶴樓圖記云：榜發後重九日，開讌於黃鶴樓，樓前設揷屏臨江，揷菊花數千萬枝，以侑酒。酒罷，題一聯於樓柱曰：千古題詩到崔李，國朝制義在熊劉。明日，俶裝北歸，渡漢江，至大別山，登晴川閣，迴望黃鶴樓，兩吟崔司勳詩，竟未能成一字云。

棲霞小藁一卷 清乾隆四十四年蘇齋刻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編修。典鄉試者三，提督學政者三，充順天鄉試副考官者一。歷官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卿。嘉慶十二年重預鹿鳴筵，宴賜三品銜；十九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卿銜。年八十六卒。攷是集全編共詩數十首，為其充鄉試考官時所作也。今按方綱論詩以杜、韓、蘇、黃及虞道園、元遺山六家為宗，全集多至五六千首，其性情風格、氣味音節，得詩人之正也。洪亮吉《北江詩話》云：時誤傳翁閣學方綱卒，余有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為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後乃知誤傳，而詩已播于人口，或公聞之亦不以為怪耳。又云：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此乃覃溪詩之正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臒亭遺藁二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純梓撰梓字臒亭一字敬亭南宮人雍正元年進士授霍山知縣值秋水漲發以擅發倉穀落職旋起爲漳平知縣再以抗直忤上官改獻縣教諭李中簡戈濤紀昀皆出其門按是集上卷乃序記之文下卷古今體詩其文以韓蘇爲宗閒有清古文風詩則以盛唐爲主而不專取一家也攷馬應運撰純敬亭公傳畧云公爲諸生時學使楊公奇其才覆試之日有老人自內出呼與語且曰爾文從大蘇來若熟讀韓文當更進逐詢其人則宜興儲同人先生也梓遂肆力於韓竊古作者之堂奧也

信拈草詩文集五卷 定州張氏家刻本

清張模撰模字厚菴號小波定州人道光五年拔貢十一年舉人官平陰肥城東阿知縣皆有政績後調章邱治行尤卓咸豐辛亥山東鄉試充同考官所取多知名士濟寧孫如僅以殿撰至工部尚書其尤著者秋闈試畢公晏於明湖甫置酒子正倫捷京兆試報適至名第九與模中式名次同好事者至載入科塲佳話尋擢重慶知府以親老乞歸重修定武書院手訂條規至詳備晚歲殫心著述有定州續志等作按模之詩端莊大雅五言以古風述本事歷歷清淑有盛唐之風也是集詩四卷文一卷首冠自序云信拈草者信手拈來草也草出西域見佛書通籍後時有所撰述第事以紀實言以明志無論文與詩但求詞達不計工拙並不復規規於法律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别集類

當搦管亦惟信手拈之而已故取此草
以名篇也

我佚堂詩集一卷 清刻本

清方玠撰玠字方玉一號無爲子柏鄉人初就塾即能守禮年二十一食餼上庠未幾父母及妻相繼歿貧弗克葬哀慟慘切益憤志讀書中天啟七年副貢遭戊寅變竭力經營始具禮葬二親入清一署永年縣丞三月即謝去遂不再仕慕陶淵明之爲人自稱東籬先生然遇親故出仕郡縣者邀之往亦不辭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吾藉此結山水緣耳後館於大學士魏裔介家兀坐一室就其架上書徧讀之學益博既又手闢一圃植名花蔬果課子其中日以功過自督暇則與世俗訣天人感應事一時咸以有道君子尊之卒於康熙十二年年七十七按是集之詩不以一人爲門戶而有盛唐之風卷首有魏裔介序云白子方玉幼而積學得吾邑先達舉業真傳其時世運方亨

欲大有所建豎丁卯之秋僅以一卷得錄其後兵荒游至士不復知有學而白子躬耕南鄭有彈琴歌風之致迨甲申乙酉以後遂放浪山水間西晉豫南而大江左右無弗遊覽者蓋棄舉子業而甘心於息影巖阿矣其塊壘無聊一往深情往往寓之於詩而又不拘拘雕琢習於綺麗每有吟詠自適性情澹然無求之言積久成帙白子亦不欲舉以示

人余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學既成而文章淹沒亦吾黨之恥也乃取而訂正之得其雅馴者共一百七十首自名之曰我佚堂集謂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老凡今之人皆聽勞佚於造化者也惟知真我焉則可以自佚而不受制於造化白子其知道者哉惟知道而後可以言詩矣

古文欣賞集一卷 魏氏自刻本

清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一有孝經註義等前編已經著錄按裔介首推有唐一代興亡之故次察累朝賢不肖進退之由再稽士君子立朝隱林之槩民物盛衰聚散之情而選成唐詩清覽集一帙又推

而廣之据摭搜輯考證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為是集之選始於康熙十四年夏四月至秋九月竣事其自序云余為茲選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仍之訛偽者盡皆削去另出己意其文隨時代為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集成名之曰古文欣賞集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之義焉

漫園詩集一卷始存集一卷 清鈔本

清米漢雯撰漢雯字紫來宛平人壽都子順治十八年進士官建昌知縣改長葛行取主事康熙十八年試博學鴻詞科授編修屢主文衡後召入供奉內廷遷侍講尋以病卒有宛平縣志六卷前編已經著錄按漢雯詩畫皆工秀書學米南宮時人或謂其天才造詣當在友石先生之上也是二集詩共百數十首卷前後無序跋之文疑為據原稿傳鈔本也今攷王士禎祖香筆記云紫來少喜交游皆海內名士與予最相善頗有唱和其詩惜為書畫所掩故傳于世者甚少今得見者惟此二集而已

維馨詩草一卷 清乾隆年間刊本

清耿德曙撰德曙字維馨冀州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古田知縣博學宏覽好為詩公餘之暇嘗與友人酬贈倡和今按是集古近體詩百有餘首乃德曙手自選定前有魏裔介序今按德曙之詩自闢徑路不欲襲人牙慧後津常愛語不驚人死不休終須嘔盡滿腔血之句故嶔崎歷落而時有和平之音幽佶聱而自具宕逸之勢出其中之所欲言不隨俗以為俯仰實得大雅之道溫厚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蒼巖集三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明張來鳳撰。來鳳字公儀，寧晉人。少問業於大參耿昇，如復從同里孫呂齡講求性命之學。崇禎九年舉於鄉。京師陷，率子弟門人縞素哭於郊，作輓詩五章。入清不仕，足迹半天下，禹穴、孔林皆經身歷，愛西山佳勝，築白石居數椽，往來其間，暇則與諸弟子講學說書，執經門下者遠近幾數百人。崇禎十一年冬，寧晉被圍急，父還真歿，母楊、妻劉、弟妻霍、章中表婦王五人俱投井死，來鳳泣血長號，飲食俱廢，及葬，四方聚觀者稱一門節孝。順治六年，呂齡疾篤，留京師侍藥，歿後盡收其生平所著書，視含殮而玄服心喪三年。言及輒嗚咽流涕，呆如死。服心喪同尊重師道，出諸至誠，世人鮮能及者。生平勵身修道，其大端都類此。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九。按：是集前二卷為策論之文，末一卷為古今體詩。攷魏裔介撰公儀墓誌云：一生孜孜矻矻，以倫常為菽帛，視詩書為性命，一言一動，悉以聖賢刻勵其身，終身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其於義利理欲之辨，誠有卓然不惑者焉。至教授生徒，實懇懇然有獨為君子之恥，非但工詞章、取華膴而已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容城兩賢集十三卷 明萬歷三十四年刻本

元劉因撰、靜修集十卷、明楊繼盛撰、楊忠愍公集三卷、萬歷三十四年、益都蔣如革官容城令、以因與繼盛皆容城之先賢、乃合二集爲一刻、名曰兩賢集、卷首有北平王邁、淄川高舉二人序、卷末附錄吳郡王世貞撰楊忠愍公行狀及墓銘、按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非名理忠節、孰與筌蹏典畫、鉞砭旒黈、文

運之敝也、適汪洋傲詭、務以相高、夫且緄晉商於經術、廁竺乾於正統、而望其羽翼道真、司直朝廷也、豈不難哉、惆時者廩廩憂之、屢奉功令、以匡文運、冀得名理忠節之士、仰佐景鑠、夫所以維名理振忠節者、第求端於文、是俟其實、不養其根、希其光、不加其膏也、而正誼明道、忠肝義膽之英、顧得之句摘字比耶、故有靈均之忠憤、則奇服幽芳、慷慨於

音節、有彭澤之淡漠、則玄風逸韻、浩瀚於菁華、是薄雲天、潤金石之文、自名理忠節出之、孰有名理如劉文靖、忠節如楊忠愍也者、蓋其啟鑰訓籥、尋濂洛關閩之緒、以詔來者、而真隱雷溪、翔叟之圭組、惟恐其自點也、則文靖之爲也、忠犯逆鱗、而市議窮黜、虜之情露、簡梲豺狼之蛇、捐軀殉國、而不辭、則忠愍之爲也、至於浮雲富貴、蟬蛻濊濁、則又二公

合德、而簪紱與薜蘿、同歸天地之浩氣、盤鬱勃窣、自難磨滅矣、以故名理忠節、散見於篇什、則芒寒色正、斟酌雅頌、諧合律呂、有騷人墨客所不能及者、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氏礫也、故景景若若、赫奕一時者、顯湮滅銷鑠、而二公之文爛焉直與日星河嶽、共垂宇宙、則一時之屈正、萬世之伸、觀文靜之名理、而託足僞學者懲矣、觀忠愍之大節、而持祿

養交者閲矣藉令都人士盡如兩公者方瀟灑出塵耿介拔俗泥蟠則潛龍必能羽儀一代天飛則鳴鳳必能補闕九重文之一軌於正也豈煩功令耶今不正名理忠節於人而正名理忠節於文就令日光玉潔褎然登壇然按其文則程朱龍比若將接踵綜其實迺希世度務又但驗所不忍為也曾何裨於人文而國家亦何用此功令為耶如革剗刷

是編可謂有景行先賢之義且欲建名理奇節之標庶幾起衰濟溺之資也

雪軒集二卷 清乾隆年間刊本

清袁佑撰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康熙十一年拔貢授中書舍人十八年舉博學鴻詞擢編修乞養歸闢小園奉母後還中允典試浙江稱得士年六十六卒是編卷首毛奇齡序云當在史館與杜少分題起草每寫紙日落必擱筆相對吟一詩然後騎馬出東華門丙子杜少奉命主文吾浙官亭把袂其毛髮容

齒大減於昔然猶回顧轢落意氣慷慨津亭記程詩若干首其風骨峻上與當日相對時不甚相遠就其所經無不以承詔品目偶失繩檢為兢兢也又邵焕元序云杜少以清白吏子孫早振文譽覃精百家之書著述宏富所為詩率本至性旨趣原於風雅體凡數變每變益工錢劉李杜漢魏騷賦靡不具備往往絲竹繁會中授簡揮毫灑灑數千言立

就而一唱三歎，歸於雋永。按清代畿輔詩人，首推麗雪厓杜，少同時，顧不甚著。今觀是編，雖不及叢碧山房之多，而材力可稱相埒。錢塘陸次雲評其古風雍穆翛然，觸境生情，誠為篤論。然集中五七言近體，皆有如耐辱居士所云，語之不難，俯拾即是之致，表而出之，庶使品味者辨乎淄澠，聆音者審其抗墜也矣。

椿庭集十卷 清咸豐年間刊本

清薛維藩撰。維藩字价人，南宮人。深沉好古，文有奇氣，不失古作者立言之旨。按是集乃維藩懼南宮文獻之無徵，採輯本邑古體文，自有明迄其當代，全編共選百五十篇，釐為十卷。攷南宮志云：維藩輯是集於大椿舍，因名曰椿庭集也。呂璜初月樓古文緒論云：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

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如汪堯峯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闌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也。今按維藩之選是編，與緒論大旨畧同，惟其卷中前明古文家

成就者鮮，故其選擇之例不得如緒論之嚴緊也。

楚遊集一卷新安集一卷 清鈔本

清曹鼎望撰。鼎望字冠五，號澹齋，豐潤人。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十六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既而改授刑曹，決疑獄甚多。曹中稱其能。丙午典試三楚，明年出守新安，以忤當路，奪職，旋起為廣信知府，以憂歸，復起為鳳翔知府，年老乞休，卒年七十有六。按是集之詩，皆鼎望宦遊所作，其古體慷慨有懷，近體俊潔響亮，皆有風人之度也。攷紅豆樹館詩話云：冠五妙諳墨理，自製墨有玫瑰光、掌珠、書畫舟、天保九如諸款識，背有曹冠五藏墨字，下刻澹齋印，其刻瘦菴印者，公子鈖所作也，皆擣曹素功墨數萬杵，重和佳料製成，祇供自用，間以貽人，無市心，視方于魯、羅小華不知何如，要其陶鍊精緻，煙細膠輕，良非近來黟歙墨工所能及。今按詩話雖未評論鼎

望之詩，而以所記事畧觀之，亦可知其爲博雅君子也。

蒼淡集八卷 清大名趙氏家刻本

清趙皇梅撰。皇梅字香雪，大名人。順治閒諸生。見知柏鄉魏裔介，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前六卷爲文，後二卷爲詩，卷首有賈遺奇序，云趙子之學，如經笥武庫，自秦漢六朝以及唐宋諸大家，無所不讀，及操觚爲文，瓌瑋巨麗，諸體俱備，甚則參二氏之精微，採百家之瀝液，其取材也博，用物也宏，財而爲陶長沙之竹頭木屑，驅而爲陸法和之虎豹犀象，鞭風霆，叱鬼神，蝠蠑騰躍而出，使人莫能旁睨而正視。又好遠遊，之吳之越之廣陵白下，又從予之壽春蕪湖易水碣石，所至慷慨悲歌，借山川之奇秀，發其胸中之蘊蓄，著蒼淡集行世，未幾竟賫志以殁，噫，以彼之才之學，乃使之憔悴江湖之上，老諸生無有哀劉蕡而薦賈誼者，雖造物之忌才，亦適才者之

過也、

繁露樓集二卷 清刻本

清董琪樹撰、琪樹字玉林、豐潤人、諸生、其事蹟未詳、按是集全編、僅古文十有九篇、古近體詩六十餘首、又有中庸說河圖說、先後天說、孟子論文、若干篇、皆其同邑張繡江所評也、卷首有佟漢源序云、玉林先生、博極羣書、源親炙數十年、未能窮其底蘊、生平著作甚富、半為同人所借鈔、今搜輯其稿、但得此集而已矣、

損菴詩草二卷　清刻本

清連佳樗撰、佳樗字克昌、南宮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授中書、克昌幼而失怙、惟母氏聖善、和丸畫荻、迄於成立、故憂思泣血、廣孝篤親、其爲文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其筆法則原本檀弓史記說苑韓詩外傳、當時罕見其儔、居然古醇儒之作也、著有南宮連氏族譜、攷是集全編古近體詩百數十首、卷前有中涵光序云、克昌早年射策爲聞人、而深沉好學、閉戶著書、所爲詩春容淵博、無噍音促節破其渾淪也、今按佳樗之詩、於前代作者、獨北面少陵、以爲搜剔性靈、蕩滌腥臊、可以上薄風雅、一時學者宗其緒言也、

素園詩集一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成光撰、光字近天、號仲謙、大名人、克輩次子、博物洽聞、與兄亮齊名、康熙十六年、以廕授工部員外郎、晉刑部郎中、出爲武昌道、父憂服闋、起爲湖南驛鹽儲道、調署按察者三、署布政者一、四十六年致仕、光性純孝、工書善畫、尤富收藏、卒年七十五、按是集之詩、多爲光退居後遣興之作也、卷首有魏憲序云、仲謙以拖金佩玉之躬、堅白石青松之操、閉門埽軌、室無雜賓、時與余暨部凌王學憲吳星若文學飲素園、草木欣榮、樓台高聳、日月沐浴之奇、烟雲變幻之態、無不盡見之詩間、爲臨池與王右軍衛夫人爭衡於尺幅之間、得其片楮者、什襲藏之、有如拱璧爾、

方有齋集二卷 清刻本

清朱克振撰。克振字肇修，南宮人。順治間官陝西曲江縣丞。厭苦官途，性好吟詠，其事蹟見南宮志。是集全編古今體詩百數十首，上卷為五七言絕律，下卷為歌行雜體諸作。今按克振之詩，學中晚唐，能自陶寫其性情，間有入盛唐之風者。攷南宮志云，克振誦韓文公為崔斯立題藍田廨宇記「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之語，因名其稿曰方有齋，是其義也。

庶見集一卷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清彭栴撰。栴字香林，曲陽人。乾隆間廩生。侍父疾，以口導痰，嘗舐溲驗病增減。居室無所私，妻有蓄必獻母，有言必告母。居憂不入內，不茹葷酒，不對賓客。大風雨輒奔墓所伏而哭。兄弟四人，極友愛。疾革時，尚聯床，外齋出入，不徑不竇，目無邪視。為文沈鬱，尤長於詩。卒年僅三十六。按是集乃栴取古人勸孝詩歌，錄以成篇，加以評識，用寄蓼莪之痛也。楊照藜序云，香林歸道山，其家郵寄庶見集一卷於宜黃署第，展閱一過，如對故人，梓以問世，非特慰怊君，亦以見孝道在天壤為不可沒，此是編之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槐蔭堂夢餘詩稿二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王維屏撰。維屏字敬齋，玉田人。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官湖北支江石首知縣，德安同知。按是集古近體詩全編都百數十首，多忼慨淋漓激昂憤發之作。卷前有鄭長齡序云，敬齋先生之詩，歷乎窮通，純乎性情。牢楚北時，鋤強豪，捕盜賊，膽量既已過人，骨鯁更不屈己，故其為詩，沖口而出，隨筆立就，自然流露，無事推敲。名曰夢餘詩稿，亦大夢初醒，借茲書事之意也。

健南詩集三卷 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清周兆升撰。兆升字健南，南宮人。家貧好學，喜吟咏，具詩天才，俊逸無俗韻，馳驅齊魯燕趙間，所至與名流唱和，詩愈工。乾隆十八年拔貢，官昌黎教諭，遷順德教授，卒。攷是集三卷，分為三集，一曰衍祜堂集，二曰餘事社集，三曰離月軒集，而全編總名為健南集也。卷首有絕梓序云，健南周君，幼學於棗強勇氏，後乃復肆餘力於詩。勇氏家稱詩藪，又得哲匠敏齋前輩相唱和，故格律體裁悉合風雅焉。今按兆升之詩，對景即事，詠物懷人，莫不性靈獨杼，機軸自運，金石諧聲，雲霞煥采，自漢魏六朝以迄唐宋，取法非一，而風味氣運則純近義山。義山善學少陵，能遺貌而領神，故健南取徑於此，亦可以造少陵之堂奧也。

果齋集四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孔琦撰。琦字若韓，南宮人。康熙八年舉人，官開州學正。工詩古文辭，晚年乞歸，益放意爲詩，與同邑李雯元、齊維藩齊名。康熙三十六年以疾卒。按是集爲琦歿後齊維藩輯其遺稿以成之，全編分爲四類，一曰詩，二曰文，三曰啟，四曰尺牘。卷首有李雯元序云：若韓早年即負盛名，氣概岸異，時人以景畧捫虱相目。孰意一氈落寞，竟爾賚志耶。君生平慎重交遊，屢空晏如，至於清思逸韻，脫稿即膾炙人口，而抑塞悲愁之致，亦復一露於毫端。此固屬無趣本色，亦君之所處然也。君之詩不堪收拾，文與啟牘亦散見他處，齊君當烽烟寂寞之時，獨能口哦手繕，使君雖身赴修文，而萬丈光芒，尚留人間，讀者當撫卷欷歔也。

就正集一卷 清刻本

清鄭濂撰。濂字悅周，號拙翁，豐潤人。貢生。濂天性孝友，睦宗族，禮姻親，保護鄉里。伯叔兄弟之喪，皆竭力營葬焉。常書其戶曰：守分安命，順時應天。卒年九十有四。按是集全編古今體詩數十首，卷端有張榆、王作礪二人序，攷王氏序云：先生品端學粹，耽吟詠，善戲謔，爲人談說，聞者莫不解頤。年既耄，猶課生徒，一生性情沖淡，胸襟開豁，無滯機，無宿物，不慍不尤，遯世無悶，其庶幾乎。今按濂之詩出自晚唐，不宗一家，其萎薾固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正是晚唐妙處。其絕句之源出于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也。

鄉園詩草二十卷 清刻本

清陶譽相撰。譽相字覲堯，豐潤人。諸生。後官安徽。是集全編古今絕律及歌行諸體俱備。陶淑序云，鄉園分發上江三十餘年，余撫皖時，即聞其在靈璧、亳州、桐城襄辦賑務，條理秩然，民多愛戴。既而佐滁前後數任，綽有政聲。蔣勵堂相國、鄧嶰筠中丞皆列入薦剡。知鄉園之吏治如是，近閱近五柳村所選羣雅集、趙琴士所選蘭言集，更知鄉園之詩才又復如是云云。今按譽相之詩，天資穎澈，造語驚人。朱樹堂苔岑詩畧稱其為姚武功、孟溧陽一流人物，殆不為過矣。

玩易軒詩集二卷 清乾隆年間刊本

清楊緣綬撰。緣綬字公垂，號易軒，長垣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授定陶知縣，有賢聲，內擢刑部主事，陞員外，轉戶部郎中，外授安陸知府，以病乞休，士民請留，旋署荊南道，晉按察司副使，告歸，卒於家。按是集卷首有江鼎金序，全編古今體詩二百三十餘首，其贈荅諸詩，纏綿往復，美不忘規，忠厚愷切之意，寓於語言字句之外。其懷古諸詩，或因地寄慨，或因人興思，慷慨悲歌，有燕趙遺風焉。其雜著詩，撫時對景，感物造端，意到筆隨，杼軸予心，有獨往獨來之概。此緣綬吟詠之大旨也。

關中吟一卷 清刻本

清馬允剛撰、允剛字見一、號兩峯、閬州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歷官鎮安甘泉沔縣知縣、以平賊功陞漢中知府、仕關中四十餘年、所在有聲、後移池州知府、告歸、卒年八十四、按是集之詩、乃允剛仕宦關中四十餘年之作也、全編古近絕律共數十首、攷紅豆樹館詩話云、兩峯在沔與賊相持最久、賊平、奉檄撫郿凋弊、周巡林箐、目擊居民焚掠之慘、賦哀鴻篇、歎災行諸詩紀事、有元次山舂陵遺響也、

晴鶴堂集十六卷 清鈔本

清周體觀撰、體觀字伯衡、遵化人、順治五年舉人、六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還吏科給事中、出為江西饒九南道副使、其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體觀之詩、誦法杜陵、其所為令支道中雜詠、似杜秦州諸詩、他若感時贈友、觸興成篇、其過黃州詩云、不見當年劉克猷、西風吹淚過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落日招魂古驛樓、真不媿古人也、其氣淋漓、殷璠之目浩然、所謂半臻雅調、全削凡體也、是編古今體詩各體俱備、卷首有施閏章序云、伯衡為人、坦直倜儻、簡脫聲言天下事可否人物文章高下、軒軒然必盡吐其胸中、無所俯仰、蓋立朝若忘其官、到官若忘其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灌園近草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黄儀撰。儀字吉羽，元城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安化知縣。其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之詩，古今絶律共百餘首。卷前有張榕端序云，三十年來河朔談風雅者，必屬天雄黄吉羽、昆玉，執牛耳主盟其間。吉羽爲相國孫，余每歲過少傅公家，一日招遊少傅别墅，刻燭賦詩，吉羽振筆急書，得句驚一坐。今按儀詩，聲氣純厚，格調清雅，爲當時人所罕覯者也。

野鶴山人詩鈔五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魯克恭撰。克恭字伯敬，豐潤人。雍正七年舉人，官浙江秀水遂安知縣。其事蹟見豐潤縣志。按是集凡詩二百八十餘首，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近體俱備。卷前有彭廷梅序云，聲音之道，與政治通，遂秀兩邑之閭其言者，胥化於善，皆伯敬之五音克諧，性情端格，有以開導之。今按克恭之詩，元穆靈秀，雄渾高華，駕軼唐而凌晉魏，運化筆端，多藉六經二十一史以成之也。

漸細齋詩二卷 清刻本

清王維坤撰、維坤字幼輿、號鶩知、長垣人、元燦子、順治十八年進士、官梓潼知縣、引退歸里、隱邑西青岡、自稱青岡農父、生平酷嗜書、尤愛山水、所歷山川風土、皆紀以詩、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之詩、近體多雋語、曠致磊砢、自得、歌行長篇、縱橫頓挫、風雨驟而鬼神泣也、卷首申涵光序云、吾觀幼輿稟氣清淑、退然若不勝衣、乃其詩莽莽然如萬夫敵、又何壯歟、黃河之水天上來、差足似之爾、

伊菴詩集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李聘撰、聘字莘起、號伊菴、長垣人、少負雋才、受知於熊次侯先生、目為國士、博覽羣書、天官、河渠、易象、岐黃家言、無不洞曉、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寧都知縣、後知陵水、告歸、卒年七十六、按是集之詩、風格雅健、意旨遙清、不墮蠅聲蚓竅、當時能詩者咸推為首、李澄中序云、莘起令寧都、兩載輒罷去、懷才蘊抱、無所發攄、溢為幽憂之旨、獨獨漉漉、大放厥詞、有伯玉之簡穆、曲江之蕭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留芴草堂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黄莅若撰。莅若字石筠，元城明大學士立極子，順治閒貢生，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莅若有石芴草堂，為少師中五公所遺，在元城之西，莅若讀書其中，以花鳥自娛，故其詩悠然有會，因以名其集曰留芴草堂也。鄧煥元序云，石筠先生汲古好學，博極羣籍，刻意為詩，雄深雅健，不落大歷以後，吾鄉詩者，咸以為首焉。

雪崖詩草一卷 清鈔本

清孫郁撰。郁字右漢，號雪崖，元城人，康熙三年進士，官桐鄉知縣，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攷是集全編古今絶律共數十首，耗今按詩者，論詞華不如核性情，言聲調不如求骨力，當代詩人之論性情求骨力者，應首推雪崖，後之讀斯編者，當知其佳處也。

清慎堂詩集四卷 清雍正年間刻本

清成克鞏撰克鞏字子固號青壇大名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順治初由國史院檢討歷遷吏部侍郎晉尚書拜保和殿大學士晉少傅清端恪慎世祖褒爲太平宰相聖祖御極與滿大學士巴顏同輔政典禮文章多出其手卒年八十有四有倫史五十卷已著録前編存目是集之詩乃克鞏生平之佳作選定成編今按克鞏早年詩律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于景耳其晚歲則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紅豆樹館詩話云太傅承文穆公之後綸扉偉望朝野所推舊第有素園在城東南隅爲文穆公別業太傅歸老後重加葺治其中雲石堂八風亭攬秀巢雲樓柳塘靜舫諸勝皆極水木清華之致嘗繪素園圖同時題詠甚多歷數世園漸荒圮故址幾不可識圖亦無存而故老流傳不啻與綠野平泉并留遺韻則太傅之清德遠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東巖詩草一卷（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姚昇撰。昇字扶東，永年人。從申涵光學詩。有宅一區，田百畝，盡以讓弟，携妻子僦居，授徒自給。康熙十一年舉於鄉，除德清知縣。歲大災，免賦請賑，以活邑民。調開化，催科不擾，去官之日，惟詩囊自隨而已。按是集之詩，師法申涵光，乃直抒性情，不受羈縛，澹靜之氣，拂拂于筆楮外，蓋鳧盟一家言也。申顯序云：扶東幼孤貧，脫落自喜，讀書不求章句，為文奇創，莽莽作萬人敵。扶東既讓產於弟，併日或不得一食，怡然自得，氣益豪亢，視世間事無足當意者。嘗游京邸，衣大布衣，抗首公卿，議論英發，無能難者。或角以詩，援筆立就，觀者皆鼓譟歎為奇才。然詩不多作，作或自燬其藁。客燕數年，詩不過數篇。遊大梁以後，詩纔二十餘首。洎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覽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山大川，及與高人逸士往來唱酬，於是詩乃裒然成帙矣。

淡如軒詩鈔二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胡士瑛撰。士瑛字硯輝，號嵐峯，邢臺人。乾隆間諸生。按是集古今體詩各體俱備，篇中紀事之詩為多，乃士瑛戍荆南所作也。卷端吳養民序云：郡城西南二十里許有村社名五中者，山村也。中有居士嵐峯胡君，賦性疏狂，不染塵俗，自束髮受書以來，便能文章，尤工詩律。素所披閱者三百篇外，皆漢魏諸古風

樂府等體，唐宋以下不屑焉。乾隆甲申從津門太史衣亭周先生讀於郡城龍岡書院。執贄之日，即為先生所器，屢經拔擢，更愛其詩意清新高渾，迥出尋常。吾友廷珍姬君亦肄業於書院，與嵐峯甚契。嵐峯每問郡中有詩人否，廷珍舉余以對。丙戌歲，衣亭先生解館，嵐峯亦歸里。余與嵐峯固知名而未相識者也。夏六月，余會郡中諸友赴滏水觀魚，出門遇鄉人持一函遺余，竟去。余異之，視其函為嵐峯所寄，內有古風樂府等體數十首，情摯景真，理純詞雅，風流出於性成，安詳本乎學問，誠不愧篤嗜三百取法漢魏者。玩味再三，詳加批點，又依韻和之，付鄉人以去。詰朝，嵐峯來造余談論，竟日，遂訂莫逆焉。孰意玦降自天，嵐峯竟以事戍荆南矣。嘉慶丁巳，遇赦回籍，以所集之詩示余。閱卷大異，曰：何

今昔之不同如斯乎？恬淡深純，飄然意遠。昔日橫掃千軍之力，盡歸於不彫不琢之天矣。余聞庾信詩華而不弱，而嵐峯則質而不文。然寡律不諧，不使句弱；寡字不工，不使語俗，非庾開府之長乎？世稱清新庾開府，又誰得以不文目之乎？質而不文，不文而文，未嘗摹仿古法，而自就軌鑊，此善於追踪古人者也。嵐峯意豈在詩哉。

繩庵詩稿四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傅受詞撰。受詞字去異，一字繩庵，靈壽人。維鱗子。博覽羣書，著述宏富。康熙二十三年官四川邛州知府，時有雷搆訟，庭響答詩筒之語。官至汀州知府，致是集龐塏序云：靈壽傅子之詩，魚魚雅雅，發性情而止禮義，其歌也有思焉；其哭也有懷焉。殆將興古爲徒，而不依附聲氣，爭時之藻繢以爲工者。傅子之詩

之所以可貴也。其才分固殊，與抑亦有所觀感激發而然也。傅子初仕中州，則嵩二室之尊高；入川中，則經劍閣崇關之奇險；及乎踰山海，躡韓城，則泯同鳴綠之波濤，長白醫無閭之聳削，邃風牧馬，障霧秋笳，咸足以發其壯思，增其追氣，則得于江山之助者，或足多也，乃獨異焉者，其性岸然自高，而詩則一約之于法，其行脫略自放，而詩則一引之於細，其論滑稽自雄，而詩則一軌之于正文，殊不類其爲人。豪傑之士，又如是其不可測也。獨是生平慕傅子之爲人，而余歷任在京，傅子屢任在外，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焉。及人參部署，甫得訂交，而考績報成，又將擁麾以出矣。夫以生平仰慕之人，而思之而不獲，卒一遇，遇之而不獲久，興處詩云：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傅子又何以教我也。今按受詞之詩，

近體兼檀李杜韓白之長，古體中七古尤闊視橫行，雄邁無敵，故不可以時代限斷觀之也。

智侯遺集二卷 清大名劉氏家刻本

清劉六德撰。六德字智侯，大名人。諸生。明尚書邊憲子。性穎邁，博極羣書，落筆千萬言立就。與同縣盧柟有兩才士之名。是集全編古今體詩共百餘首。卷前有賢遴奇序云：智侯蟬蛻功名，於城西北隅構一園，名曰匯取。其四圍聚水一望泫然，植竹栽柳，養魚種蓮，日與二三故人清酒一觴，枯碁一局，偃仰之暇，惟肆力於詩。其詩鞭風霆，移星宿，醢魔鬼，頓五嶽，匠心獨出，無一語寄人廡下。讀之如見峨眉山五月賣雪翁，不覺寒氣透骨。至於究轉奇幻，則佛現烏一聲兜羅彌空，莫可得而擬議矣。

鴻泥書屋詩草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王發楠撰。發楠字楚良，號石芎，正定人。榮勳子。乾隆五十三年貢生，官永清教諭。河決永定水及城，時知縣有故出，發楠督民役防守，竭七日夜力，城卒全。攷王永楷撰楚良傳畧云：發楠內行純篤，以孝友聞。學問淹博，凡經史百家及金石圖書無不考證詳確。今按是集之詩，聲調則溫柔敦厚，纏綿悱惻，律格則深刻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也。此發楠吟咏之旨耳。

漪園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紀湰撰。湰字澤九，又字江波，晉州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內閣中書，兼司經局正字。嗜學能文，淡於仕進。按湰自成進士後，廢常備選，既而報罷，乃閒關東粵省親于七千里外，承歡聚首，暇則周覽名山川，當奇勝處，輒命酒賦詩，徘徊竟日，夕歸而奚囊纍然，皆詩草也。後官中書舍人，以連遭父母喪，悼痛成疾，不樂

仕進，遂請告歸里，優游泉石間，日以養氣頤真為事。病稍間，愈絕意榮祿，耽志載籍，尤喜獎進後學，執經問業者，戶外常滿。家素貧，日用或不繼，布衣蔬食，晏如也。

所見集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梅成棟撰。成棟字樹君，號吟齋，天津人。嘉慶五年舉人，喜為詩，創立梅花詩社，論者謂天津風雅之盛，稱為中興。主講輔仁書院，集元明清詩為津門詩鈔，陶樑守順德，聘主天雄書院，與修畿輔詩傳之役，後官永平訓導，六年，年六十九卒。按成棟之詩，清深婉約，出入於唐宋間，其所撰欲起竹簡樓詩文集，已經

著錄，攷成棟是集自序云：七律一體，尤重聲調，義取歌詠，非音中宮商，按絃合拍，未易抑揚感歎，耐人吟誦也。嘗廣採唐宋元明四代詩，合國朝諸家，摘其字字精微，通體瀏亮，雄健而不傷徑率，淒越而勿流噍殺，耐人百回吟不厭，十日思者，共得百餘首，鈔為一帙，便於吟玩，蓋是編也。

芝亭詩草一卷 清刻本

清寫長年撰。長年字芝亭，樂亭人。乾隆間監生。生四歲，瞽其目。六歲從諸兄授讀四子書、全詩韻，稍長盡通經史大義。作有韻之文，輒得新語，所作倩人代書，積久成卷。二子元亨、元灝俱名諸生，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是集卷端楊聞基序。全編古今體詩共數十首。今按長年之詩，蹊徑不專主一家，靈府瑩徹，纖塵不染，藹然孝弟之思，悠然風月之趣，撫時感物，俱從淵然篤摯中來，遣天之奇厄塞其視竇，而慷慨自奮，與命相衡，能以耳視，能以不見見斡旋造化，卒卓然成一家言，亦可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黔中草一卷 清鈔本

清沈樂善撰。樂善字同人，號秋雯，蕺山其別號也。天津人。乾隆六十年進士，授編修，歷官監察御史。嘉慶庚申主福建鄉試，壬戌會試分校禮闈，出為貴州黎平知府，終貴東道。樂善幼讀書，刻苦自勵，步趨不苟，善言論，人有沈夫子之稱。歷官二十年，清操介然，家無擔石，敝廬如故。鄉論高之。玟緘齋雜識云：蕺山工詩能文，官翰林，學益進，時與張船山檢討唱和論文。今按是集共詩二十餘首，為後人傳鈔之本，而非完帙也。

寶稼軒詩鈔二卷 清鈔本

清周連仲撰。連仲原名漢章，字倬軒，樂亭人。道光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丁父憂歸，不復出，布衣草笠，以吟哦自娛。年七十七卒。按是集古今絶律依體分編，共計詩百有餘首。攷止園詩話云：倬軒所著文藝甚夥，惟詩草二卷，遺命付梓。嘗曰：興之所至，自鳴天籟，工拙不計也。手題所作曰寶稼軒詩鈔，其意可知矣。

百城書屋賸稿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鄒諧撰。諧字鳴岡，樂城人。乾隆四十五年舉人，官贛榆知縣，遷海州運判。有捕蝗功，雹壞民居六千餘間，分俸恤之。嘉慶十一年河溢，諧上書請振，築隄數十道，民感其惠。卒。攷紅豆樹館詩話云：諧究心理學，官贛榆時，鐫濂洛關閩四子及明呂坤、劉宗周，國朝陳宏謀諸家書，獎勸學者，并重刻鄉先輩元人李治所著敬齋古今黈，以廣其傳。俸入即以購書，家藏萬卷，故曰百城書屋。今按是集之詩，俊潔響亮，淡雅清幽，取法于初盛唐諸大家，而自成一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東壁樓詩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成仲龍撰。仲龍字爲霖，號環洲，長垣人。明崇禎四年進士。出爲夏邑知縣，調知永城，擢兵科給事中，旋改台紹參議。順治二年詔舉前朝舊臣，授奇嵐參政，再遷陝西右轄。十一年卒。按仲龍平生刻意於詩，故是集中多其有爲而發，皆事核意真，情到興具之作也。吳偉業仲龍傳畧云：公少而篤學，晚歲於詩文尤

好陸放翁、方遜志二家，據牀隱几，令諸子弟抽牙籤遞爲諷誦，至興亡君國之際，輒涕泗覆面云。

伏櫪齋詩集一卷 清刻本

清胡鳳閣撰。鳳閣字君槃，永年人。明貢生。知濟寧州，入清朝，官至廬州知府，治尚寬簡，自奉儉薄，稱長齋太守。按是集之詩，古今絶律，氣體極高老，含蓄淒淡，頗有唐人之風也。其從子福宏爲序云：叔氏才分殊絶者，古學先大司空遺書充棟，叔氏搜讀殆盡，以故識閎思曠，落筆如雲湧，其光氣直遊漢晉間。憶天啟

乙卯，余初厠膠庠，叔氏已食餼大小數十試，輒冠軍。二十年間名噪甚。偶試爲詩，麗則清越，體具意美，其詞能中金石，而被絃籥。昔柳柳州謂文與詩旨義乖離不合，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罕有兼者，若叔氏者，不且儼然易古人之難也乎。

威如堂詩集二卷 清武鄉縣署刊本

清李芳莎撰。芳莎字臺辰，永年人。明拔貢。順治元年官武鄉知縣，以廉能著。升永州同知，被謫歸。卒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攷山西通志載李芳莎知武鄉縣，清節自持，善發奸伏，暇以詩歌自娛，地方利弊率託之於詩，當時擬之詩史。開局修志，筆削皆身任之。按是集之詩以少陵為宗，間仿李西涯樂府，爽朗高華。天骨獨秀，而淵源鐃吹，出入盛唐，可自成一家也。宋犖筠廊偶筆云：芳莎詩格沈雄，為文數千言立就，罕相宋權重其文。嘗為草謝賜大內書畫表，揮毫如風，都下傳為美談也。

弄珠集三十二卷 清鈔本

清申居鄖撰。居鄖字錫勳，號西巖，涵光姪孫。乾隆六年拔貢，少有文名，工詩。及游太學，名公巨卿爭先拔識，以國子生校書西清，滿期議敘，授連州州判。按是書乃居鄖校書祕府選輯其有用之文字，鈔錄而成之也。卷首有郝天相序云：西巖以國子生校書西清，凡中祕圖書，罔不披覽，校讐之餘，因摘取其書說之切於日用，而為窮鄉僻野之所不及見者，彙集成書，博於古而不戾於今，該乎事而不備乎理，洵讀書考道者之所宜什襲而珍藏之矣。

竹邊樓詩草一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鄭茂撰。茂字子勉，又號紫沔，永年人。順治十七年舉人，與申涵光同巷居，日手書往復討論疑義，晨夕無間。涵光博學，而茂獨務專精，二十餘年，二人率以文章道義相敦勉。後官武平知縣，一年卒。按是集全編古今體詩數十首，卷前有申涵光序云：子勉詩渾雅似儲潤州，蒼松古木，日月渺冥，非徑草盆花可彷彿。時有精刻之思，出人意表。予好誦其曉日當窗暖，飛塵亂隙光一篇，謂前人所未及的，是浣花先生語也。

敏求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申涵煜撰。涵煜字觀仲，號鶴盟，涵光弟。康熙五年舉人，應選不就。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涵煜學詩於其兄涵光，涵光為詩遡源於樂府，取法於少陵，而柔溫敦厚，皆秉三百篇之遺意，故是集之詩，觸類興感，韵格多宗於杜子美也。卷首魏裔介序云：觀仲丰骨峭秀，自命甚奇，讀李青蓮全集，皆能上口，有凌雲遺世之思。癸巳甲午之間，嘗與余登高阜，痛飲狂歌，未幾，隨其兄鳧盟長嘯蓀蘆中，世俗人求見其面不可得。今見其敏求草詩，才之妙，高之為劉春虛，卑之亦不失為隨州，固鳧盟勁敵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讀騷齋詩集一卷 清刻本

清王體健撰。體健字廣生，號清有，曲周人。明諸生，伉爽有幹濟才。入清，棄舉子業，從孫奇逢於夏峰講性命之學。喜為詩，有名於世。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攷是集古今體詩共數十首，卷前有申涵光引云：清有先生晚篤理學，而好詩不衰，負笈蘇門，觸緒成詠，所謂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理學風雅同條共貫，惟先生能兼之。今按體健之詩長于性情而沉鬱有體，是編之作無不入律，比興往復，實得風人之遺旨也。

滇遊草一卷 清刻本

清牛樞撰。樞字伯衡，一字雙溪，元氏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授湖廣宜城知縣，以憂去官。邑人作攀轅歌記其事。服闋，授河南鹿邑。報最，行取中書，復出為洮州同知，調常州同知，以罣誤去官。初，樞在鞏昌捕盜嚴，盜憎之，至是盜以仇誣樞。柏鄉魏裔介力白之，事得釋。擢嘉興知府，卒於官。攷是集錢二白序云：先生負經世才，蒞吾郡，屢承荒弊，催科緝盜，協濟諸務交集，案牘雜陳，公以鎮靜處之。手校口駁，如理亂絲。緣舊案罣誤去公，筮仕有年，了無賸物，惟滇遊一草，即以為公志思之碑也。今按是集之詩，極研鍊，有雋味，情景諸作尤得古人之義。其體則直兼魏晉初唐而有之，讀者當詳審之耳。

訥菴詩集一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黃之鼎撰。之鼎字訥菴，元城人。康熙六年進士。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改是集之詩，出於晚唐，其聲調快心露骨，其琢句有近宋人之徑，而多漫然嘲風弄月之語也。按百家詩鈔云：余性喜遊，篤遠陵危，未嘗為廢齒息勞，税駕魏郡，無山水可寓目，不得不搜名家詩以當之。初得劉夢闈，氣厚詞敷，以當泰岱彭蠡。再得孫雪崖，意高文秀，以當匡廬西子。再得張企麓，語圓格老，以當白嶽王屋。平湖梧溪，得成仲謙，則天目湘江也。得黃石筍志伊喬梓，則京峴蕩湖也。美中則羅浮西洱也。最後得訥菴先生數日，此天台雁岩，入海求神仙處也。

培園詩集六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劉元徵撰。元徵字伯誠，號夢闈，大名人。六德子。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刑部郎中。以闈事罣議歸。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古今體詩四百餘首。卷前有竇遴奇序云：公由禮官遷刑曹，最稱明允，人不敢干以私。以直取忌，歸臥田間，一日無事，搜其所為詩出示余，讀之，見其吞吐風流，驅使故實，洗以三斛純灰，鍛以千鎚老鐵，雪跨冰懸，宮移徵換，直登作者之勝場，而拔其幟矣。今按元徵之詩敦厚，似陳拾遺；韶秀，似王汜水；沈鬱頓挫，幾比肩浣花。學詩者不可不讀是集也。

忘餘草一卷　清刻本

清林徵韓撰。徵韓字退思，其先閩人，國初避海寇之亂，移家昌黎之禪伏山，因號禪伏山人。生平足跡所經，幾徧天下。年過五十，遂息影蕭齋，吟詠自適。事蹟詳戴輔先哲傳。是集馬恂序云：禪伏山人夢徵韓昌黎而生，才力橫絕，足迹所至，江山助之，矢口成吟，涉筆成趣也。今按徵韓之詩，不以古人爲宗，而自立一意。觀其琢句，則有子美之沈雄，退之之博奥，可獨成一體。玫止園詩話云：忘餘草，王渻厓爲之付梓，其中佳句甚多，不愧名家矣。

坐嘯軒集一卷　清鈔本

清崔如岳撰。如岳字宗五，號雪峯，獲鹿人。少嗜學，下帷攻苦，眉髮盡落。康熙十四年領鄉薦。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充纂修明史官。工楷書，善爲歌詞。士論翕然。事蹟詳戴輔先哲傳。按如岳之詩，古體蒼堅，英拔絕句，神似龍標。嘉州鶴徵錄云：雪峯著述罕行於世。吾鄉沈吏部叔埏，前應禮部試，闈中遇雪峯後人，詢其遺著，謂有詩文等稿云云。今觀是集，計詩三十餘首，而無文，乃後人迻錄之本，非其手稿也。

閩海詩存一卷 清刻本

清沈士煜撰。士煜字階三，號秋瀛，天津人。嘉慶三年進士，歷官山東昌邑、福建上杭知縣。士煜少穎悟，日讀百行，弱冠文名奕奕，同邑周自邰選趨是集，以唐賢少陵、右丞、襄陽、明高青邱四家爲宗，士煜詩學得其指授。蒞官時好闡揚幽潛，士民懷之。今按是集共詩三十首，疑爲後人選刻之本，然卷中無序跋之文，故不知何人所選也。攷津門詩鈔云：階三擅長近體，清潔可喜。幼時雅愛溫李，好作無題詩，中年以後，頗變其習，湯厚田嘗愛其十年客思催花老，一枕春愁付月明之句，實得晚唐風味也。

時還讀我書屋詩鈔四卷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華長卿撰。長卿原名長楙，字枚宗，晚號米齋老人，天津人。道光辛卯舉人，隨其舅氏沈兆澐遊宦四方，足跡半天下。癸丑選開原訓導，時倭仁宦奉天府尹，奇其才，檄纂盛京通志。奉天學使薦奏加國子監學正銜。光緒六年卒，年七十七。長卿博學多聞，於經史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探其底蘊，學者宗之。按是集乃長卿子鼎元既輯鈔長卿嘉慶庚辰迄咸豐辛亥間之詩二千餘首，選錄一千三百首，成梅莊詩鈔十六卷，又自所餘數百首詩中選二百餘首，而成是編。按長卿卷端自序云：髫年從雲巢舅氏讀書外家，授予唐人五七言及青邱五律，年十四五，在家塾從董梧僑師學作詩文，家藏唐宋來詩集最富，師才思敏妙，酷似溫李，冬郎，常鈔選歷朝

及本朝吳施朱王查袁諸家詩數十卷予每竊窺即心焉好之而未得門徑也師與樊文卿先生年皆未盈三十已卓然成家推津門兩巨手迨予弱冠拜從余階升師謬蒙以詩賦見許嘗終朝成八韻詩三首同學訝然輒戲予為詩翁是年應童子試者千餘人祇予一人得入泮道光丙戌鄭慶白觀察集合邑諸生月課以古文詩賦予得與梧侯文卿

兩先生常并列超等始知肆力于詩庚寅受業于梅樹君師沽上詩家與慶雲崔念堂同為張船山先生門下士也時予專攻舉業而友朋贈答懷古詠物亦未嘗廢也壬辰復讀禮家居始與邊袖石訂交袖石年少氣盛淵博穎銳詩筆迥不猶人甲午乙未間互相淬厲頗得他山之助辛丑南游金陵依舅氏十載得交海內詩人不祇丁柘唐孔繡山也時馬鶴船倚寫金陵亦騷壇弇席者詩無體不工評定尤細予南船北馬詩每得諸道途至于倚齋兀坐撫金石校說文考證經史詩又不多作矣丙午南游蘇杭紹興得詩一卷辛亥涉大江游黃州武昌歸舟復由皖至汴遇王子梅倡予和汝亦足樂也癸丑同賀杏樓出居庸關由宣大赴太原又得詩一卷甲寅出渝關抵開原相與談詩者遂無人矣

冷齋獨學尚友古人而已當是時同寮中工詩賦駢體文者祇王雪庵一人而遼東能詩者又得兩人一為遼陽劉仙樵一為鐵嶺魏子亨皆與予友善泗州傅味琴亦久幕瀋陽以駢體詩古擅長者也今則風流雲散差喜與故鄉老友姚菊坪同屬旅館話舊論詩有不可多得者矣而長卿生平吟詠之蹤跡蓋如是也

攷畫集二十卷　清鈔本

清李培撰、培字益谿、蠡縣人、塨之弟也、幼從塨學、後復執贄顏元之門、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大旨、乃論天下地理形勢之文也、首爲邊腹總論三卷、以明天下之大勢、提綱挈領、千古不易、奇策具於其中矣、次京省利弊、九邊要說、以至培素所抄萬季野經濟說、九邊王崑繩輿圖指掌、清朝爵秩全覽諸書、時

入以己說、並錄陝西、山東、江西、遼東諸志、凡十五卷、條分縷析、可坐而言、起而行也、又採錄江右黃君所集之秦邊紀略二卷、一並抄撮、共成二十卷、而培生平習地理之功、盡於此矣、書中篇篇皆有深思遠慮、隱而不宣、讀者幸勿潦草也、攷培自序云、培自成童即不屑習時藝、以其捕風捉影、靡靡無用事也、然谷大兄設帳京都、培在家農務之暇、輒閱

史冊、以考今昔興亡得失、因成古事有用一集、性更嗜地理書、日夜玩索其說、寫畫其圖、各省以及江防九邊俱集成卷、親友見之者、皆笑以爲非時所尚、而培廢寢忘食、不忍釋手、培師顏習齋先生知而獨許之、曰此有用功也、自古善經術者皆先講究地理、培志益決、嘗讀史漢、光武自將徵隗囂、至西漆諸將皆以王師不宜深入險阻、光武召馬援問

之、援因言囂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路、往來分析、昭然可考、光武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數道上隴因平之、宋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時、蜀地殘破、玠至播州冉璡冉璞謁玠、兄弟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又旬日見玠曰、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曰、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

之地莫若釣魚山若積粟守之賢於十萬師矣玠喜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果得藉以守培不禁躍然興曰地里誠講經術之要乎後友人余湛子見培地理圖說數卷喜而借去數年方與送回培如復獲異珍藏之笥中不一示人思學人用功其唯於人之所不見乎稍不潛藏即先孝慤所謂標榜修行也豈其可況家居學習地理亦祇能燎然於九州要害邊腹情形三五日前大畧以為行經濟者之一助耳若其問之詳細曲折當講求而徧悉者尚資平時身親經歷或勤為訪察臨時廣招鄉導與多方睄探亦何可輕易令人知也大兄少集地理未甚成名曰聚米集久置之高閣培此卷私欲名之曰灰畫集昔王五公山人詩有曰灰畫何年計得成灰畫之久正欲大計之得成耳何容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且於其際耶以故大兄聚米集散稿五公皇輿誌畧輿補遺并天地人文四囊書中焚餘集方輿紀要吳子兵鏡天涯不問等書未嘗頃刻離案頭間也吾蠡老友張文升日與習齋先生恕谷大兄講學獨長於地理所藏文武庫於地理多扼要之言培時取觀之癸巳甲午之間培在忻州祝振南署中朝夕與文升促膝講地理指畫今古開創守成行師奇正形勢如不及復詳閱方輿紀要頗有所得自山右脫館歸連年運蹇已極力勉於樂天知命閉門退步丙午大澇之後生理將絕大兄命自城歸鄉教二三諸生竊念培年將老所行多阻知為上天所廢平日所習地理散未成書亦一未了局也凡人有所學少惟期見之於行何必著之為書以作文人伎倆老而無用方思傳留於後矣是纂而成書

皆學者無奈何之極思也。培嘆學術至宋元明已大不可問，秦火以後，周孔有用實學，爲數代異端僞學所蠹，亦淪亡殆盡，雖地理一書，山河關隘城池堡砦，確有一定，而其中之陷溺於邪說腐論竟至十之八九，世道人心亦迷謬污穢甚矣。培每入愚見以辨之，非好駁前人也，不得已也。有心目者，閲而深長思之，自當知予心之苦矣。

讀石山房小草一卷 清咸豐年間刻本

清陳靖撰。靖字青立，號雨峯，天津布衣。工畫山水，其人如長松瘦石，落落寡言。所居曰讀石山房，有齋曰振雅軒，鬻畫自給，尺幅片紙，人爭寶之。攷津門詩鈔云：雨峯山人畫，嘗受學於羅克昭，羅學於張宗蒼，張學於黃尊古鼎，黃學於王麓臺原祁，學有淵源，得太倉之嫡派，所畫千巖萬壑，一樹一邱，無不各入天然

妙境，煙姿雨態，清操古秀，間繪花卉，蕭疎生動，得白雲外史之神，嘗遊於楚，爲畢秋帆制軍推賞，劉純齋觀察錫嘏品其畫在文衡山、沈石田之間。南遊十餘年，歸覽江山之秀，學益大進。同邑王成烈，字訪舟，號倉南小笠，學於靖，自出手眼，好用粗毫濃墨，肆橫盡態，而不乖南宗正派，間吟小詩，主風趣，多軼其稿。今按是集古今絶律共數十首，其詩格清

華秀麗風流有味千變萬態組織天然滅盡鍼綫痕迹而未嘗不奪當時風雅之幟也

東野詩草一卷 清道光三年刻本

清宋赫撰赫字東野撫寧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事蹟見畿輔先哲傳今按是集共詩五十二首樸老蒼秀有晚唐之風攷史夢蘭永平詩存共錄百五十一家詩境當首推東野其詩得諸樂亭訓導韓瑟白兆桐瑟白得自樂亭諸生寧倚瀾元顥寧云少年時曾及見東野之為人蓋古骨鯁君子也生平一介不妄

取言行方正與時不合境愈窮詩愈工卒抑鬱容死異鄉也止園詩話云宋東野先生性耿介不與俗諧久困名場以舌耕為業讀新會墨有句云一自王維登第後新聲都愛鬱輪袍其懷抱之抑塞可想見矣聞詩甚富惜歿後多散佚近體如小立淡將夕輕寒渾似秋鳥歸籬外樹人倚笛中樓魚觸煙外水鹿尾雨中山世味同僧淡吟情與菊閑雁聲

經雨斷帆影抱雲流斷鴻寒送方呼侶疏柳風吹尚曳秋絕似晚唐家名也

嘯隱文娛四卷 清刻本

清高鑄撰鑄字薦馨清苑人有淵頴集四卷已經著錄按是集乃鑄隱於山林選錄文章以自娛也孫奇逢序其大旨云士生今日能脫棄世累蕭條高寄以山水詩文自娛悅者蓋亦難其人矣二十年來高子薦馨庶幾近之高子癖好山水書一卷酒一壺此外無他嗜適錄古今詩文各一帙以自娛悅夫當迷離

桎梏之世界浮生若夢舉國如狂獨能娛於詩娛於文此見高子志之所存也從來詩與文之可娛者多矣高子寧能盡取而高子所取之詩文亦豈盡皆可娛意之所賞不傍人口胎醉月眠雲悠然自得所娛在此而塵世中之聲華勢味何足以易之娛在詩娛在文先有得意於詩與文之外者故能寄趣於詩與文之中必謂高子所錄之詩為可娛所

錄之文爲可娛是未嘗學詩未嘗學文者也烏足知高子志之所存也

培根齋詩一卷養源堂文集一卷　清刻本

清高繼珩撰繼珩字寄泉遷安人占魁子嘉慶二十三年舉人由大名教諭保知縣借補廣東博茂場鹽大使禦寇有功以疾歸里年六十九卒按繼珩之詩氣韻沉雄不愧幽燕老將而天骨開張波瀾壯闊故是大家步驟其文則才力閎暢波瀾富有性靈風骨兼擅所長至其駢體之工幾於上追徐庾下掩章陳也攷止園詩話云高寄泉詩以發抒性情爲主而格調自然合拍不沿宋派亦不詡詡唐音尤工於結束篇末俱饒有餘致絕不作一頹唐衰颯語足徵老福矣

哀遺草堂文集十四卷 清鈔本

清楊翰撰。翰字伯飛，一號息柯，新城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出按永州府知府，陞辰永沅靖兵備道，政尚寬易，與民相休息。喜樂律，及游眺山水，終歲不倦。工書，求者嘗數年不得。性好士，挾一藝即與爲布衣交，未幾罷官歸居，雖貧猶賓客不絕。著有粵西得碑記一卷。按是雜著八卷，乃金石書畫題

跋，尺牘六卷則友朋往還書札也。攷翰官楚南，有政績，生平長於鑒賞，書畫金石收藏盛富，詩亦清矯拔俗。晚年罷官游粵，番禺陳蘭甫先生定交。蘭甫贈以詩云：海內老名士，而今有幾人。定交雖已晚，同好自相親。客路雪方滿，此鄉天早春。驪駒且莫唱，觴詠及芳辰。推許甚至，而翰之學養亦可見矣。

見真吾齋詩草十卷詩餘一卷 清鈔本

清徐大鏞撰。大鏞字序東，號蘭生，天津人。金楷曾孫，立山子。道光元年壬午舉人。天資穎異，爲文拔絕時俗，數困禮闈，鬱鬱不自聊，作妾薄命、落葉諸詩見志。與梅成棟同以詩名，攷津門詩鈔云：蘭生酷愛搜求前輩詩文，嘗得同邑張笨山先生遺草，以重價購之於零星折裂之中，閒窗燈下補綴，年餘得成完卷，裝

潢六冊，藏以錦帙，亦可謂好古情深才若命矣。今按是集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近體詩各體俱備，其詩之格律清幽，拔俗造語平淡而婉雅，篇中之好句如詠蘆花云：一痕秋水人何處，九月霜華影共飛。光陰竟日拋如我，心緒年來亂似君。其秋千句有云：春雨一條寒食路，斜陽十里杏花村。宜爲後人所共賞也。

時偽集二卷附津門竹枝詞一卷 排印本

清董懷新撰懷新字平疇號五侯又號無倦後又改梧侯天津人性闓達尚義氣弱冠補邑庠生績學能文揮毫落紙頃刻萬言有通才之目卒年四十五是集卷末有廖炳奎跋全編古今體詩樂府歌行均備今按懷新之詩下筆清矯拔俗不落科臼不飾鞶帨品在高季迪王漁洋之次也又按懷新於著作之暇戲作津門竹枝詞一卷凡得詞四百餘首上自天時下逮人物一切閭房里巷瑣屑之事無不畢舉其立言亦莊亦諧其用意有懲有勸此固津門歲時記也其紀歲時司天志也紀地輿方域志也紀飲食紀輿服食貨志也紀禮文紀文苑紀祭祀又皆禮儀志樂律志也遊戲中寓史筆也

蕉雨山房詩鈔四卷 清光緒乙亥年刊本

清吳士俊撰士俊字傳巖天津人道光五年舉人十三年成進士授湖南辰溪知縣政聲卓著遷郴州兩充分校鄉闈一充內監試卓異北上得疾休養里門以團練有勞加知府銜光緒九年卒年八十四有易學泝源祝融佐治真詮等著按是集之詩氣韻沉雄寄托深遠其體則獨創新生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性情鋪寫平穩竭盡乃止也卷首沈兆湛序云傳巖先生蕉雨山房詩鈔忠厚悱惻之意溢於行間一遊一覽一贈一荅以及慨今弔古莫不有平正通達之論運以書卷濃郁之筆佐以縱橫排宕之氣可謂忼慨之作也

湘帆詩草二卷 清刻本

清劉希愈撰。希愈字小韓，慶雲人。同治五年貢生，候選訓導。性孤介，恥干謁，束脩自愛，有古名士風。按是集之詩，五七言古今絕律及樂府歌行各體均備。其七律警句林立，格局嚴整；古風工力甚深，天風海濤，排奡妥帖，已臻能品；絕句樂府，時造閫奧，悉有豪情逸氣運乎其中，非箏琵俗工之所識也。今據桂山是集序云，小韓尚有所集《慎餘堂詩鈔》，未見傳本。今存於世者，此編外，但有慶雲詩鈔五卷耳。

清華堂詩鈔四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李美撰。美字純之，號醒菴，盧龍人，貢生。性孝友，家貧，刻苦力學，尤喜詩。郡中山川名勝，皆有吟咏。晚年旅食桃林、徐流諸塞，其詩盈萬篇。邑人談風雅者咸宗之，號爲樂吟先生。年七十五卒。按是集之詩，筋力于漢魏，以求不沾沾規撫于唐人，要其志趣，則洗滌腸胃，閑肇血脂膏，而芳潤易入也。全編樂府歌行及五七言古今絕律各體俱備，攷史夢蘭止園詩話云：清華堂詩，純之殁後，溫序試爲之選刻。其雨中云：人事看雲變，鄉心聽雨孤。早發云：清人牽瘦蹇，治具聽鄰雞。一柱峯云：峭回樵路步，危壓傍人頭。平州雜詠云：沮連大小南通海，城冠峯巒北護邊。對月云：憐兒不解思千里，憶婦何能照九泉。皆楚楚有致之作焉。

味梅齋詩草四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袁績懋撰。績懋字厚菴，宛平人。道光十七年舉人，二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咸豐初元殿試改主事。洪楊亂起，援例以道員用，署福建延建邵道。城破遇害，事聞，贈按察使，入祀京師及陣亡地方昭忠祠。致績性通敏，讀書過目輒成誦。在館時與合肥李鴻章以道義文章相切劘，號稱淹雅，著作甚富，皆燬於兵燹，惟是集得傳於世。今按績懋之詩，字字雅淡，句句沈痛，一往真氣流出胸中，蓋繫心君國，不異離騷，特變其面目耳。語云：聽曲識其真，讀詩亦須識其真處。而績懋詩之沈痛處，非文人所能至也。

壽眉詩草四卷 清鈔本

清華光鼐撰。光鼐字伯銘，號少梅，又號壽眉，長卿子。幼聰慧，十歲學為詩，已驚座人。十九補諸生，文名藉藉。讀書過目輒記，憶能知某事在某卷中，屢試不爽。好苦吟，至咯血不已。年三十二卒。事蹟詳嶽輔先哲傳。按是集古今體詩一百餘首，其格律堅蒼，神韻清華，尤具盛唐之風。於樸實中見真切，於平淡中寓深厚。寫景寫情，如話如畫，是極自然極純熟之火候也。卷首有楊慎恭序云：少梅詩摯性真情，胥流露於筆墨間，而清新蒼秀，多可傳誦也。

挂雲山房詩草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李昌舒撰。昌舒字坦齋，遂安人。綸子。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合水環縣知縣。捐俸代輸逋賦，奉檄清釐田不肯多報，觸上官怒，以勞卒於官，事蹟詳載輔先哲傳。著有西行續草等。按是集全編古近體詩數十首，其詩法晚唐、沉著痛快，寫景則雅淡優游，寫情則感慨動人，熟讀玩味，可自見其趣也。止園詩話云：坦齋蚤歲讀書，即以文章與名輩馳騁風流，儒雅時譽歸之，其書畫久爲世所珍。作詩最服膺於袁簡齋，答沈歸愚論詩二書，故所造亦近乎此矣。

十獲齋稿一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張灼撰。灼字未克，號柳洲，安肅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浙江鹽運使，引疾歸里，卒年七十九。按是集古今體詩共四十餘首，篇中寫景之作爲多，其琢句瀟灑雅淡，有晚唐之風也。攷紅豆樹館詩話云：先生書法出入晉唐，自成一家，梁山舟見之，目爲勁敵。畫學宋元，骨力蒼秀，於一峯老人爲近。引疾居杭州西湖，思故鄉山水，寫味泉圖見志，又有韜光卷圖，均吳蘭雪題句。其仙吏清風，閒官高致，可以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石湖詩草六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潘文本撰。文本字立堂，號石湖，遂安人。嘉慶間諸生。事蹟詳《徵輯先哲傳》。按文本自序云：耕於西山，暇則以硯田自娛，故號石農。將置別墅於西山石湖之側，故又號石湖子，或稱竹伯者，竹在本上，猶云筆伯也。世人皆巧我獨拙，期不失其素耳。又欲自號鈍散漢，鈍則以鋒利讓人，散則不受束縛，漢者欲終不失為丈夫也。是集之詩，古今絕律樂府歌行各體俱備。考止園詩話云：立堂之鄉談聲韵者絕少，立堂束髮為詩，出語即驚其座人。嘉慶丙寅，南皮張春巖先生司鐸遂安，先生以詩名海內，目中少所許可，立堂以詩請業，先生獨奇賞之，報書云：晚歲寒氈，不意得一詩友。以家藏古墨代縞紵焉。今所輯石湖詩存，半寄春巖作也。

東園集十二卷 清刻本

清鄭成基撰。成基字靜山，大興人，歷官四川建昌道。其生卒年月未詳。按是集卷首有商嘉言序，全編之詩，依體分次，先古詩，次律詩，後絕句。今考成基初宦楚，植楚氛惡，蔓延秦豫蜀寇，亦蜂起，隨大帥轉戰，旋入蜀運籌帷幄，險阻備嘗，發而為詩，凡荒山窮谷可驚可愕之狀，以及士卒之甘苦，蒼赤之流離，罔弗形諸歌詠，如守夔籌邊諸集，尤見經濟，安得僅以詩人目之乎。

豆花齋詩集一卷 清道光二年刻本

清紀淦撰。淦字秋水，號幼海，文安人。曹華子。嘉慶三年舉人，官山東萊蕪知縣。按是集之詩，格律精嚴，造語用意，平易疏暢，然意興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也。攷紅豆樹館詩話云：秋水在官務行實惠，萊民德之。淦歿之日，士民賻送者相屬於道。性廉介，家無餘貲，妻子流轉津門，賴梅樹君廣文，時加賙恤，并爲收其遺稿。君蚤負文譽，尤工于詩，造格道勁，出語幽潔，短律長歌，悉臻精妙，文安紀氏能詩者十餘家，當以淦爲冠耳。

春倪草堂詩一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黃掌綸撰。掌綸字展之，號吟川，大興人。官國子監典簿。善書畫。書學黃山谷，瘦峭多姿，畫亦適逸不俗。攷是集卷首蔡本俊序云：吟川于詩古文詞書畫篆刻，無不精妙，名重一時，論者以文待詔目之。今按是集之詩，近體爲多，其七絶天才超逸，而神韻隨之，讀者可悟其用筆之妙也。墨香居畫識云：吟川幼沈潛篤學，尤酷嗜金石文字。詩學杜樊川、許丁卯，行楷書俱有古致，旁及繪事，師法荆關，用筆嫣潤，布置寬閒，有大家風格，可謂名士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嶺雲編四卷 清乾隆年間刻本

清龐克昌撰克昌字思聖號花村臨榆人乾隆六十年副貢生家居授徒多成材之士年九十餘卒按是集古今體詩樂府歌行諸體均備其詩聲律清新格調蒼老有義山之風也攷史夢蘭止園詩話云龐花村博學好爲詩小園春日云褪花梅子小冒壠豆苗肥秋柳云紅襟燕語方辭社白項烏啼恰繞村柴桑拂意歸田日官渡傷心作賦年尚可因依惟夜月最難消受是秋霜落花云鶯啼小苑春光暮客散高樓夕照間重九望陶然亭云紅葉山寒人乍到白沙水淺雁初飛大有晚唐風味也

損齋詩文集二卷 史氏止園刻本

清倪上達撰上達字又彭號損齋樂亭人讀書以古人自期務求心得不尚記誦經史百家以及樂律算學音韵靡不通貫乾隆十九年知縣陳某舉儒行述堅辭作自訟詩見志爲人恬淡不博聲譽類如此卒年五十五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攷是集爲樂亭史夢蘭所刊永平三子遺書本也按遺書中有上達所著孝經章句孝經刊誤辨正及詩文集全編凡文十有六篇講學之語三十條遺詩十四首分爲二卷名曰損齋集此夢蘭編輯是集之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簡斧詩草二卷 清咸豐四年刻本

清倪炆撰。炆字簡斧，樂亭人。上述子。嘉慶間貢生。幼失恃，既冠失怙，奉繼母撫弱弟，以孝友稱。居鄉里，排難解紛，一鄉皆化。平生讀書，務求心得，穿穴六經，尤邃於易。道光間舉鄉飲大賓。卒年七十五。按是集卷首有梅成棟序，全編古近體詩百有餘篇。今觀簡斧之為詩，不宗法古人，亦不拘拘於聲律格調，而潛躬味道，篤志研求，胸中所得，走筆書之，皆為名著。後之讀是編者，當詳細玩味，自可得其佳處也。

四留堂集一卷 清道光年間刻本

清劉鴻儒撰。鴻儒字魯一，遷安人。順治三年進士，累官左都御史。清正敢言，其請領賦則、制財用、興屯田、開海禁、議錢法諸疏，皆關為政大體。罷官歸，卒於家，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古今體詩百數十首，其格調取法初唐，不宗一家。致紅豆樹館詩話云：秀水高寓公承埏宰遷安，於魯一有國士之目。魯一典學八閩，甄拔所及，杞梓林立，詢為不負賞鑒。而高公去思一碑，於師弟淵源，尤惓惓云。

賓翠遺稿一卷　清鈔本

清李綸撰。綸字春卿，遂安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大挑以知縣分發浙江，不赴，閑居課子弟，立文社。晚年於宅畔闢賓翠堂，竟日吟嘯其中。攷史夢蘭止園詩話云：春卿先生天性醇篤，學問淵雅，讀書外無他嗜好，生平愛才虛己，遇有佳詩文，隨手鈔錄，記誦無遺，自作篇章多存稿。今按是集近體詩三十餘首，其詩境高潔，音節清蒼，紀景吟情，有晚唐之風，不宗一家，而自成一體也。

韓果靖公書牘二卷　傳鈔本

清韓超撰。超字南溪，昌黎人。慷慨有大志，家貧，屬學尤究心武備，由副貢生官州判。道光間署貴州三腳坣州同，遷獨山知州，為胡林翼所器，以平苗匪功累遷貴州巡撫，以疾乞休，年七十九卒於家，賜謚果靖。是集乃超孫方模輯其遺稿以成之也。卷首有徐世昌、隊誂二人序。全編以年分次，首皆僚友往來問答之辭，自咸豐九年迄同治元年，其中具道勦助黔匪事，特詳舉凡團勇之蒐簡，將弁之選儲，餉糈之籌措，賊情之詗察，書中歷歷言之，均洞中竅要。貴州古夜郎地，僻陋而最貧瘠，咸豐初，朝廷方憂中原，未遑勤遠略，於是黔中羣盜紛起，如蝟毛，若苗匪，若教匪，猖獲騰麏聚於八寨、麻哈、鎮遠、犁平、天柱、平越、貴陽、遵義諸屬，若號匪，若楨匪，種匪，喧呶出沒於

銅仁石阡思南郎岱鎮寧水城平遠之間攻苗匪則號匪匪梗其中擊號匪則教匪槓匪種匪繼其後而粵則乘間抵隙句連竄雜於其間黔疆二千里百孔千瘡幾於糜爛無完膚韓公提數百之卒過方熾之賊以蚍蜉蟻子之師當豺狼角距之衆雷掃風驅所向披靡當是時羣匪竄穴卵胎孳息於黔之東者實繁有徒粵賊眈眈蓄意窺伺亦以黔東

為最甚以其與湖南鄰踞上游之勢黔朝援則湘夕敝防湘必先防黔固黔即以固湘函牘中反覆陳說湘撫駱公亦復洞燭幾先言聽計從屢遣兵會勦公居黔東久諳習其地形周悉其俗情黔識其山川險阻匪徒寨巢之所在以鏟以鋤蜈螣就殄厥後自貴東道調署按察使同治元年詔加二品頂戴代江忠義為貴州巡撫方與田提督興恕同心

僇力期滅醜類以為釜底殘孽指日肅清未幾興恕以教案被嚴譴而公亦於二年病免歸家黔事復不振苗匪飄忽星火復煽縱橫蹂躪勢成燎原幸洪寇平壹意顧黔協數省之餉大舉川楚之師搜巢擣穴批吭掘荄羣策羣力曠日持久逮同治十一年始克盪平蓋距公之去黔又十載矣初公由駱公秉章胡

公林翼薦受上知不十年自末吏膺疆寄方其討賊時召募團練糧竭餉匱大恐飢師之譁潰則奔走呼號於其鄰封大吏以求協濟或悉索捐廉以丈指歲月萬苦千辛養成一旅自釐金餉總之策行始稍稍有所藉手此屢見諸稟牘中者經營若斯之難也後之學者求當代之史乘者應就書中有關兵事吏治諸作以資考證云爾

孟門草一卷椿莊文輯一卷 故城賈氏家刻本

清賈汝愚撰。汝愚字柳溪，故城人。炎從子。弱冠舉乾隆五十一年鄉試。從興化任大椿、餘姚邵晉涵遊，益肆力於古，研經窮史，旁及金石篆隸，尤工詩古文詞。出官山西，歷署絳縣知縣、渾源知州。按是編卷前有王化昭序，後有汝愚子臻之跋，序其大旨云：先大夫四五歲時賦春雪詩，有不見柳條青之句，先王父典

籍公亟賞之，歎爲穎異。弱冠舉於鄉，九上春官不第，乃弃帖括業，益肆力於古。師興化任紫田、餘姚邵二雲兩先生，友曲阜桂未谷、大興史簡生、偃師武虛谷諸老輩，研究經史，旁及金石篆隸。生平譔述詩古文辭不下數千首，顧成輒棄去，不復存稿。臻少長，請裒錄付梓，先大夫命之曰：吾之文，末也，小子但存吾之心，不必存吾之文。臻不敢請而退。今距

先大夫捐館舍忽忽二十四年矣，既承先訓，不敢乞人爲誌若銘，久思作爲家傳以傳於後。臻生也晚，又惛蒙無知識，於先大夫涖官行事不獲聞一二，而遺稿蕩落，罕有存者，故屢欲編錄而屢止，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茲孟門草一卷，爲先大夫官山右時於役孟門，積一歲之所作，舊有鈔本，然有近體無古體，亦恐非完帙，益以十餘年來展轉蒐輯者

得若干篇，附錄於後，登之棗梨。其古文辭別爲一卷，此不足以盡先大夫之文也，而讀其文如見其心，亦懔懔乎期不負先大夫之教爾。今觀汝愚之詩，劃刻奇峭，或謂其探源江西，其實陶鎔百家，自出意匠，天骨開張，騰趠無前，格之高，韵之遠，思之銳，氣力之雄健，真能空所依傍，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者也。

中田間吟一卷 清乾隆年間刊本

清曹斯撰。斯字陽谷，一字綺莊，景州人。與兄弟昭友愛終身，其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古今體詩計數十首，卷端紀昀序，其全編大旨云：夫聞風知悅，華林無不折之芳；蓄寶希聲，玉水有必彰之驗。叢滋楚畹，恒見佩於騷人；璞孕荊山，終自登於清廟。是則然矣。然而芷蘭并采，或遺未發之馨香；圭璧咸陳，亦有

不雕之瑊玏。霜摧風敗，一生空谷長埋；土蝕苔封，終古連城莫識。斯非幽人所為太息，而志士所為深悲者歟？綺莊先生河間景州人也。早年豪宕，蹤跡山東；中歲幽憂，栖遲南畝。廿七後甫能力學，大似於老泉；五十時始解為詩，僅先於常侍。傳魯人之訓詁，初遇中培；吟楚客之江山，更偕宋玉。沈思怫鬱，幾於態變風雲；妙悟希微，遂已句成冰雪。擢肝鏤腎，窮意象之欲生；出脇穿心，抉形神以俱往。譬諸禪學，直如香象渡河；擬以書家，可比怒猊抉石。加以遭家坎壈，哀時命之不猶，觸緒纏綿，悼牢愁其誰語。美人香草，時為託意之詞；秋蟀春鵑，大有緣情之什。憂多歡寡，劇憐貞曜先生；才秀人微，終作襄陽處士。當其長愁養病，惟寓於詩；究以不樂損年，竟頹於死。嗟乎！洪河西導，崑崙通星宿之源；巨浸東

浮，渤澥聚尾閭之勢。起起九派，間氣常鍾；落落千秋，風流代挺。毛博士傳經而後，六義彰明；張平子作相以來，四愁傳諷。懷珠握璧，歷代相承；摘艷薰香，於今彌盛。先生乃哦詩窮巷，抱病明時。文章不光於廊廟，姓氏不出於州里。有情捐棄，獨看舍北之松；無路遭逢，空感江南之橘。黃泉齎恨，長夜茫茫；白首攻文，壯心鬱鬱。後之讀斯詩者，不其悲歟。

此中語集一卷（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馮桐撰。桐字瑟臣，號半士，遷安人。道光二年十二年丙申副貢，官柏鄉教諭。弟恬字退叔，道光八年舉人，官甯遠學正，工吟詠，與光齊名。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古今體詩共數十首，其聲律高古天成，詞氣清雅，用字艷麗，讀之見太平景象也。卷首桐自序云：吟成矢口，躁人或誚於辭多；寫未拈毫，文士應譏

夫韻啞。望文壇而未上，敢曰升堂；嚌胾叩詩缽而偶成，未暇磨光刮垢。覬闕是戒，何須人面如吾；少作具存，亦曰我心自爾。謝三都之假序，本不爭名；進雜體以同編，聊以適意。胸多塊壘，澆須十斛醇醪；眼豁虛空，掃盡千年塵土。入世之緣未解，一半情根，一半名根；養生之主無多，幾分書味，幾分禪味。我用我法，幸未傍戶依門；人剌人非，且勿求瘢出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年紀二辰，一星終矣。簡須幾乙，不日成之；摛千言於兔穎，我心惟祇與天和；汗萬卷於牛腰，此語不足為外人道也。

禊亭詩稿二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張衡撰。衡字友石，一字晴峰，景州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歷升工部郎中，典試山西，視學浙江，出爲榆林道。年七十乞歸，歸五年卒，年七十四。衡官浙江學政時，嘗曰：節費以養親，省事以卻謗，忍氣以養和，讀聖賢書，近直諒友，以無忝所生。聞者嘉歎之。戴璐藤陰雜記云：晴峰官水漕時，貧不能舉火，一日貸錢過慈仁寺，見書即買歸，展讀忘饑也。按是集古今絕律共百數十首，卷前有周在建序云：先生之詩有過人者三，典由學問之博也，識由閱歷之久也，品由涵養之深也，故不必求合漢唐，莫不與漢唐肖也。玫紅豆樹館詩話云：晴峰在都市得古琴，斷紋斑然，膠漆解散，欲脫屬吳門張亮輔修之，開腹見大唐雷氏斲及宣和字，驚爲雷琴，愛寶

惜之，作歌以紀其事，一時名流如田山薑、梁蕖亭、陳其年輩皆有和章，彙而傳之，可與朱碧山銀槎資鑒古家考訂也。

鋤經草堂詩草二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楊在汶撰。在汶字魯田，樂亭人。道光十四年舉人，官邢臺教諭。體素羸，有痼疾，遭母喪，一痛而疾作，卒於官。致止園詩話云：魯田幼時夢前身為廣平女子，有感舊夢詩以紀其事。詩筆宛秀明麗，亦大類子房之貌。常職卿題其詩後云：若將好句比好女，嫋嫋婷婷十二三。余和其感舊夢詩有云：儀容不為輪迴改，怪得留儂似婦人。皆非戲言也。今按是集全編古今絶律共數十首，其詩取法中晚唐人，姿采如玉，超塵出俗，而才思縱橫，沉鬱有體，吟咏無不入律，比興往復，得風人之遺意，可謂一時之詩傑也。

蓼窗詩稿二卷 清雍正年間刻本

清王公弼撰。公弼字直卿，號梅和，滄州人。明進士，入清歷官戶部侍郎、度支出納，公慎自矢，性至孝，痛母苦節，一言一動必稟命。後行性慈惠，與物無競，而報施不苟。逝之日，推財散戚，貼訓誡後人，怡然而逝，家無餘貲，祀鄉賢。今按是集之詩，原本三唐，間參宋元，時露奇警，故一唱三歎，蘊藉不盡。卷端有曾化龍序云：先生風儀超美，如璧肝膽，道勁如雪如雲，不知先生之詩者，交其人可矣。薄牒之餘，溢為諷詠，傳情景之所必至，開今昔之所未曾，正未嘗深心伐搆，錯出險仄以為高，而山川到眉，日月在眼，隱隱衡喉，伸筆而不自知其至也，不知先生之人者，讀其詩可矣。

愈愚蓮舍詩稿八卷 清嘉慶年間刻本

清李拂桐撰。拂桐字北巖，號琴川，河間人。乾隆間諸生。是集全編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詩，諸體均備。卷端有李燧序云：琴川爲詩，祺茂處似杜陵，疎散處似放翁，冲夷高古則又得力於陶韋。是宜藏之名山，爲泉石生色，不可令長安貴人見也。今按拂桐之詩，磊落嶔寄，愈和平愈憤激，卓然有不可磨滅之氣。其

餘味曲包，又在甘苦酸鹹外，不在語言文字中也。致紅豆樹館詩話云：北巖束髮耽吟，性超曠，嗜酒，中年破產，走京師，授徒自給。秋闈十餘上，終不第，復游津門爲人司筆硯，事畢依李夢韶廉訪於洛中，病歸卒。詩人遇蹇，視唐之貞曜、元英爲尤甚，亦可慨已。詩陶冶性靈，質而不俚，蓋恥以餖飣摹擬見長者也。

紅素山房詩鈔一卷 清鈔本

清李景澄撰。景澄字豹仲，號余山，景州人，基瑀子。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其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是集卷首有李景鄴序，云：余山少受學於德州宋蒙泉、李秋崖兩先生，工書，能詩，老而嗜古不倦。有索書者，輒書所作與之。今按景澄之詩，乃取唐以後諸大家爲宗，其五言律詩，千

變萬化，盡有唐宋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叙述性情，眷念友朋，議論古今，刻劃山水，深心寄託，真氣全涌，雄勁之概，可與漁洋爲匹敵矣。

得未曾有齋詩鈔二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張九鼎撰九鼎字象之號雪樵樂亭人咸豐間貢生博聞強識精力（一）萃於詩是集首卷有梅成棟序略云向喜青石窪之勝所謂夷曠中進奇峭之致幽邃中遇豔逸之觀者一一於詩境遇之又致陰振猷序亦云雪樵肆力於古人而又於世多所不可故其慷慨抑塞孤峭岸異磊落跌蕩之氣時於沈鬱之中發為振響而一寓之於詩也今按九鼎之詩詞意婉麗音節鏗鏘然猶沿唐宋遺派蒼深渾厚骨氣雄勁後人初學吟咏者（二）讀斯集則有矩矱可循蹤跡可躡矣

鶴鄉吟草二卷 清刻本

清高作楓撰作楓字紫崖昌黎人貢生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林徵韓傳中是集古今絕律共百餘首其詩鍊句最工格整氣斂縱橫變化清幽絕妙學杜雖不及漁洋山人然使事典雅屬對工穩極可為後人學步也其夜坐云露珠團草腳雲絮裹峰尖聞笛有所思云塞月詩魂冷邊風老樹狂春暮偕友水亭對酌云曉風楊柳聽鶯客春水桃花放鴨船送友云花有情癡愁客散柳知別苦怕人攀驚心風雨三春冷放眼乾坤幾箇閒龍泉寺云亂峰泉瀉如龍鬬窄徑雲橫與鳥爭雅有少陵風味也止園詩話云高明經性情瀟散學問淹通名噪膠庠者數十年晚歲索筆東遊主講遼陽書院偶有感觸一發於詩鶴鄉吟草蓋即主講時所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六疋心聲詩集四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温序斌撰。序斌字石坡，盧龍人。道光間諸生。梅成棟稱其於儒理禪宗、天人上下之故，無不洞悉精微，剖析真偽。橐筆游四方，幾半天下。客囊如洗，惟日手一編，至老不輟。按是集之詩，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詩各體俱備。而篇中之作，寫景者爲多，所作不矜格調，不揣字句，多用逸宕之筆，氣勢甚壯，神韵極遠，而機趣盎然，自然合拍也。高魚候方偉題是集云：論起由卓識，語妙見高才，不費經營處，都從閲歷來。頗能道其彷彿焉。

墨隱詩草三十卷 清刻本

清馬之駿撰。之駿字辰次，一字元章，號墨隱，又號巽癯，東光諸生。生當明季，不求聞達，閉户著書，時與友人放懷詩酒，慷慨悲歌。卒年四十四。是集全編樂府歌行，五七言古今絶律各體均備。卷首盧世㴶序云：辰次詩從昌谷退之洗削而來，天骨横空，非媛媛姝姝隨兩家呼拜也。今按之駿詩不一致，或明如春，或淡如秋，或慷慨悲歌，或揖神説鬼，要之思路清異，筆舌矜肆，有不可一世之意。其篇有絶句云：少年猶未識人事，每思異域立奇功，英雄畢竟成何用，長嘯鶯花煙雨中。其胸次可以想見矣。

浣花集一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王册撰。册字典如，號梅君，臨榆人。嘉慶間諸生，官戶部員外郎。其生卒年月未詳。按是集古今體詩共數十首。史夢蘭止園詩云：王梅君工詩善畫，嘗見其所作屏障，字體娟秀，脫胎趙董，而別饒意趣，在近人中酷似夢樓，詩筆清麗妍緜，亦無些子塵壒氣。其官部曹時，公退之暇，與詹事鮑桂星、刑部王廷紹諸名士，結文酒會，闡題分韻，出語驚人，一時風流文雅，著稱都門也。今按册之為詩，有三百篇之氣味，浸溢乎其中，又取法唐宋諸名家，聲律深遠，得漢詩之典質樸，與興頌相近，豈有宋以下人所能為，況在近代乎。

夢餘草一卷 清同治九年刻本

清畢夢梅撰。夢梅字雪莊，號夢餘，灤州人。道光十五年貢生。少穎悟，博學工詩文，以明經老，信釋氏轉生說，晚年得風痺疾，自為祭文，其曠達如此。史止園詩話云：雪莊先生晚號睡隱，工詩歌，豪於酒，醉後輒幕天席地，卧所作詩多隨手散去，嘗自贊云：可以詩人，可以酒徒，可以僻士，可以狂夫，而非造物之所喜者，不為方領矩步，尋行數墨之儒耳。是集古今絶律，依體分編，全篇共計六十餘首。今按夢梅之詩，獨標骨幹，時能規橅杜韓，出入唐宋諸大家，而其才調過人，步蹊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猶不足也。

鶴山詩草一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王一晉撰。一晉字鶴山，灤州人。道光十五年副貢。讀書數行下，過目不忘。為文操筆立就，或規以太速，曰詩文快吾意耳。負才抑鬱不得志，年未五十，發狂而卒。是集古近體詩共數十首，其詩取法晚唐，字句靡麗，聲調絕佳，有溫李之遺風。馬玫止園詩話云：鶴山舅氏詩善於使事，工於賦物，殁後多散失。其北河蘆綮云：漫天作霜雪，此地即江湖。無題云：何須落葉哀蟬曲，直是桃花薄命人。杭州懷古云：十萬錦衣王氣應，三千鐵弩海波消。揚州懷古云：螢苑清游惟夜月，龍舟粉黛勝餘霞。又云：平章夜月珍珠室，書記春風薄倖樓。均非率爾操觚之作也。

歸囊草一卷 清同治年間刻本

清王一翰撰。一翰字宗齋，灤州人。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之詩，近體絕律共數十首。一翰生平遊覽名山大川，寫景吟情，從容而有餘力，其風味與杜樊川相近也。玫止園詩話云：宗齋舅氏少時隨從父宦游江南，作徵遊日記一書，記所歷山川人物風土事蹟，隨敘隨議，足與范石湖吳船錄、鄺湛若赤雅等書并傳。詩不多作，歸囊草一冊，乃從日記中摘錄而出，皆其少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儿園集一卷 清刊本

清呂纘祖撰。纘祖字峻發，號修祉，滄州人。順治三年進士，歷官宏文院侍讀學士，後以足疾告歸，卒於家。是集卷前纘祖自序云：余辛酉舉於鄉，七上公車不第，落落窮骨，習若性焉。故凡有謳吟，不易窮志。甲申以前者，久已棄置。丙戌以後者，尚未成帙，因出儿園野句以明志，抑見落落窮骨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按纘祖生有異稟，博學工辭章，爲詩高邁雄肆，晚年著作歸於平淡，而天趣橫溢，時比之白香山也。

眉峯詩稿二卷 任邱邊氏家刊本

清邊壽封撰。壽封字眉菴，任邱人，貢生，候選訓導。其事蹟未詳。著有鞍船盤八卷，未見傳本。攷紅豆樹館詩話云：眉菴篤志嗜學，嘗手錄明史全帙，復取經史子集中雜事排纂成書，名鞍船盤。唐宋以來名家詩集俱錄有定本，惜未及編次而卒。詩筆清峭，高者取法山谷，餘亦有南宋江湖小集風味也。今按是集之詩五言古頗有魏晉遺風，唯天才超妙，逸氣橫生，遂有尺寸未合處，而絕句則亦恃其天才，俊逸瀟灑，風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無不入韻。讀斯集者不可獨取文字與之銖寸較量也。

淵泓齋詩集十卷 清刻本

清馮德潛撰。德潛字復堂，號蘭谷，東光人。廩生。性沈摯寡言笑，博學善悟，詩古文詞力追古人。晚年專心考訂，所造益純。築精室僅容膝，顏曰窓爾，内置琴劍各一，終日坐臥其中，把酒持卷，默無一言。鄉人欲舉孝廉方正，辭不就，年五十六卒。是集樂府歌行及五七言絶律，依體分編。卷首有徐光儀序云：蘭谷詩樹骨則漢魏，摛藻則六經，格律則神乎三唐，而化裁從心，獨造邃密矣。今按德潛爲詩最工摹擬，集中臨唐人之句，一誦可知。然以之寫景，時復逼真；以之言情，則往往非由衷出，雖貌其貌而神思猶離，是德潛詩之病也。

拙菴棄餘稾一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王守正撰。守正字景韓，號蘭村，東光人。彤子。道光十六年恩貢。幼敏悟，工吟詠，詩學蘇州，書法右軍，雜歐陽筆意，尤善行草，文出柳州、廬陵之間。慶雲崔旭極推重之。年六十二卒。是集古近體共數十首，卷端有馬春坊序云：先生沈靜寡言，兀坐終日，無惰容謙和，諄謹出於性生，而心源之活潑，才情之敏捷，揚芬摛藻，振筆直書，頃刻立就，蓋不特天資高，抑亦學力到耳。今按守正之詩，思深則入重淵，意高則抗雲表，靜心沈鍊，中有一往情深之致，古近體合處，直可追蹤前哲。朱竹垞謂張助甫善用生作者，亦時能用生。其意正有在也。又誠懸論書，心正則筆正，吟詠之道亦然。後之讀斯集者，必想見其人之卓卓也。

述德堂詩稿一卷 清刻本

清祕王騶撰。王騶字述德，號御卿，故城人。王伊弟。生而英敏，美風姿，弱冠補諸生。賦詩彈棋，引滿顧曲，有儒雅風流之目。工書，得鍾王遺法。遭母喪，哀毀骨立，遂成疾。乾隆二十六年卒。按是集全編近體詩五十首，皆以慷慨憤惋之情，發而為詩，字字悲痛，語極沈鬱，蓋小雅之哀音歟。卷末蘇綎跋云：先生著作頗富，惜皆不存，即向命綎手錄者，今求之已不可得。獨其感懷五十首，表弟象恒得見而存之。豈晚年造就益深，悔其少作耶。抑多出於感憤無聊之為，不欲以示人耶。

損盦詩存一卷 清刻本

清王璣撰。璣字允衡，號月浦，東光人。乾隆三十九年副貢。性灑落，愛游山水，足跡徧大河南北。按是集之詩，多為璣游歷名山大川舟車之中寫景吟情之作也。其詩溫柔敦厚，纏綿悱惻，即偶然寄興，亦無不衷於古而極其情者。卷首有崔旭序云：允衡詩清而不流於弱，嚴而不失之拘，識見學問，實能流通經緯於其間，此璣吟詩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愛日堂集二卷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清王煦撰。煦字湑崖，昌黎人。道光二年進士，官延津孟縣知縣，所至有循聲。去官之日，有鄉民送醯及米麪羊酒，追奔數十里者。嘗作詩紀其事，其事蹟詳畿輔先哲傳。按是集之詩，皆五七言近體絶律，觀其格調，乃從唐人入手，旁及宋元近代，情詞並麗，意旨殊工，皆詩之正則，學者當揣摩讀之。致止園詩話云：王湑崖博學工詩，昌黎名宿也。詩五律最勝，佳句如雲消風影瘦，風吼葉聲乾，落花三徑雨，吹笛半樓風，空翠千山合，寒松一雨青，涼思欺容弱，夜氣壓山平，林鳥爭投宿，秋螢欲亂星，露衣花露溼，經雨石苔腥，皆嗣響唐人也。

禮園詩鈔一卷 清光緒年間刻本

清張鳳翔撰。鳳翔字正亭，樂亭人。咸豐九年舉人，家居授徒，淡於仕進，耽吟詠多閒適之趣。是集之詩，近體絶律爲多，其詞氣清腴，不甚樸厚，然清淡中時露工秀，得古人微妙之旨。篇中五言詩有云：船移連岸轉，水急帶沙流，水枯深岸峭，木落遠山平，亂鴉爭獨樹，饑烏啄秋塲，奔泉翻石動，山鳥帶雲飛，果熟無風墮，畦荒帶雨鋤，雨多宜種竹，秋到尚分花，流泉逢石曲，修竹抱樓深，在唐人中大興許丁卯爲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王屋山志二卷 明刻本

唐李歸一撰歸一乾符年間道士按是志首列目錄次冠山峯諸圖後爲本書上卷自創置至隱逸凡十九類下卷詩文之屬分四類編端不著撰人名氏今攷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王屋山記一卷唐乾符三年道士李歸一撰宋史藝文志亦同以後書目惟明陳第世善堂載之餘皆不見是其書自唐迄明

雖歷傳七八百年之久然初未大顯於世亦祇不絕如縷今細審是志蓋即歸一之舊本也且有數證此書游寓隱逸二傳胥有時代可稽所錄皆唐中葉以上之人詩文之屬所收止劉滄馬戴俱在會昌大中之間與撰於乾符適相吻合其證一也宮觀類陽臺宮條下有大唐開元重修之文而游寓類王士源條下踐止恒嶽濟爲瀆間中清淇洹漳之水恒洹二字咸缺末筆避宋諱嫌名斯亦唐人遺著宋代傳錄之明證二也自宋志外厥後官私諸家簿錄志王屋山者別無重修續撰之作且此書體例古雅敘述簡潔亦非元明以降委瑣冗雜之志所可幾及足徵猶爲相承舊本其證三也或者以中有後晉燕真人事洎詩末列何景明作四首致疑者是未嘗深攷也夫四部之中惟地志類每多後

來遞增篇帙古者如山海經水經注宋代名著總志若元豐九域方乘若范氏吳郡咸經補綴不一而足此書猶是其體然又就此書體例以觀編次頗有條理燕乃五代間人不應冠諸仙道類之首列於司馬承禎李含光之前致後先失其倫次自亂其例又宋諱既有省避則非明代所著皎然安得反採及景明之詩於唐人搜輯頗備亦不應歷五代

宋元竟無片文隻字詳畧懸絕亦與全書相悖則是二者之為後人竄入顯然而易見今惟燕事為何時所增難於臆斷何詩則必係山中不學羽流重刻之際震於信陽盛名引以自重妄肆竄入可無疑者昔論明人刻書之功不敵變亂之辠視此益信且詩文四類俱皆另葉而起後留墨版其續待加添猶幸痕迹可尋綜覽全書雖間有攙入似尚無幾大體未失歸一舊本從著錄常例撰人仍當李氏也攷唐人山志絕少流傳今可見者僅南嶽小錄著錄前編而天台山記與是志皆盛清以前所未見之書誠可謂驚人之秘笈者也

雲臺新志二十卷 道光丙申刻本

清謝元淮撰元淮字默卿松滋人道光壬辰官吳錫知縣因總修是志其目錄共分十有六門編首冠圖二十六幅案雲臺全山延袤百里岡巒翠巘競秀騁奇於是繪圖分上下東西粲若列眉便於披覽可稱精密實倣陳舜俞廬山記循山前後之例也今攷雲臺山山海經謂之都洲水經注曰郁洲亦曰鬱洲相傳自蒼梧浮來上有南方草木為海上十洲之一中隔洪流六朝時僑置青冀二郡明中葉建三元宮始名雲臺清初海上不靖徙其民康熙中海禁開始入版圖乾隆中潮徙沙漲昔之海程悉成平陸諺所謂走馬上雲臺至此乃驗始信古人所云蓬萊清淺東海揚塵非虛語也然是山之有志始於明顧乾修清初則有趙一琴李普元崔應階吳恒宣

諸人之屬至元淮則又歷六十餘年是以詳前人之畧補舊志之遺而雲臺之古今事蹟於是備於此書矣

泰山圖志八卷 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清朱孝純撰孝純字子頴號海愚歷城人乾隆進士累官兩淮鹽運使能畫詩力雄放有寶扇樓詩集是書大旨專載泰山之歷代郊祀古蹟諸事編首冠圖一幅記六柏五松寺院碑刻等其全書分為九門曰國朝盛典曰歷朝祀典曰封禪曰山水曰祠宇曰金石曰名蹟曰藝文曰雜綴各門均無子目其碎事皆

附入雜綴一類之中攷書中體例原於正史史分內外故是志亦别詳畧按志泰山自宜於山水獨詳而宅門從畧然秩祀特隆則典禮攸關若夫附行宮於盛典冠盛典於歷朝以迄封禪雖其卷帙削繁而載筆明晰如祠宇之不侈虛幻名蹟之不妄搜羅金石則僅存其名而多佚其文藝文且不免乎挂漏萬一凡此皆所以削繁例也蓋志泰山則亦

在山言山自不應事雜言龎乃至如志泰安府志、泰安縣必欲周析無遺始見體製也至於建置星野物産祥異舊志諸色目竟與府縣志無別更是憒憒故孝純概不攔入又惟恐評為太簡者乃殿以雜綴一門以備觀者之參證亦猶班范之稱外史云爾

烏石山志十卷 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清郭柏蒼撰柏蒼字蒹秋閩侯縣人是書為攷烏石山之歷代名勝古蹟寺觀祠宇第宅園亭林泉石刻人物仙釋等共分八門其故事俗語諸條集為志餘附於編末其大旨謂山水之富甲於東南武彝太姥石竹霍童皆稱奇絕實神仙之洞府而賢流之壑宅也會城尤山水之滙周朴詩曰萬里重山繞福州福州受脈於延建其山岑崟多怪石盤迴而之海近郡二鎮山曰旗曰鼓亘百餘里左右拱衛為會城門戶會城之內有九山九山烏石為最大會城之地稱三山三山烏石為最奇郡中人士與客子有憚其游觀之遠者輒寄興斯區柏蒼性好登覽不畏阻隔閒步多上烏石山勝蹟如在其掌復參考府縣諸志分條紀載薈萃成編探討山林尋覓幽迹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山林

當一覽是志也。

石鐘山志十六卷首一卷 光緒癸未年刻本

清丁義方撰。義方字燕山，益陽人。曾文正時為軍門官。是志作於光緒九年。條例甚精，卷首冠圖數幅，後則分類紀載。按石鐘山從未有志，蒐討故實，自酈道元水經注始。唐以前茫如草昧。迄後迭經兵燹，除少室東坡兩記，餘概付之劫灰。最近如前明求王尚忠所著石鐘山集，杳不可得。因搜求縣志所載，及散見諸家文集中者，以成此書。其大旨以為志山體例，每畧武功，以形勢不專在山。且有郡縣志可考。茲則長江之險在湖口，湖口之險在石鐘。城垣磐石倚其雄，水師屏障扼其要，非幽窈絕塵者可比。而郡縣所志武功，復多挂漏。是編故特增纂歷朝戎政，且於清咸豐三年以後軍務本末，敘錄甚詳，俾封守者有所取鏡。然泰分郡縣以來，縣名沿革不定，而

形勢自在縣志武功首秦實以地既屬郡時審所據形勢切近耳考湖口自南唐據大鐘石旁設鎮以後石鐘之名始彰其先湓浦之口即湖口距今下石鐘處豫章之口亦湖口距今上石鐘處至南湖背之近上石鐘涇江口之近下石鐘皆有戰迹可攷山挾水勢據為險要者不僅一隅獨石鐘兩山一扼湖水一扼江水之衝相距僅里許中為湖口縣

城似此險要洵罕見也書中紀載詳明以資訪古家之攷證

武夷山紀要三卷 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清藍陳畧撰陳畧字勳卿金浦人博物多能好山水之事數遊於武夷暇時而成是書編中總目分為十門而圖列于首以盡巖岫林泉之形其次則别類以紀之而易於知也紀名勝之類而知其包藏之廣紀題鐫之類而知其標賞之雋紀僊真羽流之類而知其儲精之幻紀遊寓之類而知其攬秀之奇紀靈異

之類而知其怪紀祀典之類而知其尊紀物產之類而知其發育之功宏紀雜紀與挾藻等類而知天下之文人天下之文章無不聚於此是其大旨也今攷山海經云八閩之東有武夷山焉杜光庭記曰昇真元代洞天者是已其間九曲三十六峯三十六巖諸形勝往往為遊人逸士詩歌諷詠而博物君子著書立說者又樂從而考信之以故武夷山

頗多奇書。而武夷山之名。乃傳聞於天下。武夷之名曷始乎。說者謂武夷君降於山。山即以命名也。又說者謂錢鏗有二子。曰武。曰夷。于此山居之。因其名以名山也。此二說乃是山始名武夷之大義也。按是書志自陳畧書成而舊志多廢。乃取舊志是其是而畧其非。圖如指掌。說甚明晰。使觀者一覽。而武夷山水之奇。可盡於斯編矣。

浮山新志一卷 光緒辛巳刻本

清賴洪禧撰。洪禧字介生。東莞人。是書乃續黃氏浮山小志而成也。攷羅浮本二山。一曰羅山。一曰浮山。而浮在羅之東北。尤廣博而幽邃。自晉以來若袁彥伯。徐道覆輩。紀浮山諸蹟。多涉靈怪。在迷離惝恍中。而竺法真登羅山疏則謂羅主浮客。宜舉主以該客。疑浮山一境人跡罕至。遂畧之也。惟汴宋尊崇道教。諸名山宮觀。大興其時。浮山深處建有酥醪觀。而白水山之佛跡院。了髻峯之東麓之白水山亦三至焉。然自是而後道漸茀不通。南宋之季。沖虛道士鄒師正作羅浮指掌圖。而元明兩代騷人羽客。尠有述此山者。然考屈翁山所著書。乃知浮山酥醪洞即觀舊址。自元以後為山所居。蓋靈境之閟。又數百年於茲矣。清雍正間。柯善智師重建酥醪洞。後

之遊浮山者皆宿於是觀焉按此可知酥醪觀乃浮山最盛之地故志是山者無不記斯觀者也

浮山續紀四卷 光緒刻本

清陳銘珪撰銘珪號酥醪洞主東莞人是書大旨為補輯黃氏賴氏二志未載之有關浮山詩賦文詞故名續紀編中所錄雜文及詩詞俱屬浮山其在羅山者不採統言羅浮者亦不採其標題羅浮而所作實關於浮山者則錄之自唐及清初所錄多出於羅浮山志會編之外中亦有見於會編者惟題目字句間

與會編不同係考諸本集及他書以訂正之然至乾嘉以後諸作則皆會編所無者而銘珪之詩文亦皆附焉今按銘珪自叙云久居山中續有所得因復操筆於酥醪洞外并浮山之頂與其麓紀載加詳然山廣博而幽邃實亦不能盡也又稱龍安之寶圖山後峭壁高削對面一峯相去百餘丈中繫鐵絚二惟寺僧一二人能緣過既過峯後一洞廣五

十餘里、田疇沃衍、居民數十家、資生之具悉備、惟無鹽、然外人從無至者、僧以鹽饋之、則大喜、自言其祖父避張獻忠之亂、投崖下不死、因聚居此、詢以明鼎革、及清初年號、皆不省、酥醪前後諸凹並險峻削、其逕人不能至、與寶圖山洞相似、可以避世、若當桑海之交、茲山亦一桃源、後之問津者、閱是編可知蹤跡矣、

焦山續志　光緒刻本　二卷

清陳任暘撰、任暘字寅谷、宜興人、攷是志作於光緒年間、大旨為補吳雲焦山志之遺闕、故其目錄與體例皆據前志、惟吳書有人物一門、而是志闕焉、餘目均同、其條例曰、凡前志已備者、皆不復載、按前志詳於山、而畧於水、是書則於水加詳、山則補闕而已、建置前志採摭已詳、然散而未聚、徵實為難、但就現存者分別寺庵各書所有、以便徵實、又瘞鶴銘自精搨本出、實能發前人所未發、故列於碑刻之首、餘則就新增者採入、至周鼎、鑪諸器、前志已備、是以不錄、藝文之有關攷證者、如必俟其人論定、恐久且散佚、成兵禦寇、前志不書、而是書以為築臺屯兵、將為經制、故皆采入、此均與前志異者、大義如是、而任暘之採輯古書、條例精密、實可謂援昔以證今、

舉彼以例此者也。究地理學者。當備攷焉。

金山志二十卷首二卷 光緒三十年刻本

清周伯義撰。伯義字子如。丹徒人。晚清為教諭。暇時纂是書。未成而卒。其諸門人補成之。宜興陳任暘特加攷訂。始為完書。卷首繪金山全圖。編中共分六門。曰形勝。曰建置。曰碑刻。曰方外。曰雜記。曰藝文。書之大體。皆取盧見曾曾燠兩志之例。采錄郡縣各志。其畧者詳之。遺者補之。可謂精博矣。按金山在今鎮江府治西北。揚子江中。距城七里。高一百九十丈。廣六百二十步。其脈自長山迤為五州山。循下鼻浦。突入江心。如翼如跱。汪藻所謂萬派東注。一島中立。下有蟠龍之宫。神靈之府者是也。一名浮玉山。宋周必大二老堂雜記。每風濤四起。勢若浮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太平寰宇記引祥符圖經云。此山本名浮玉。因頭陀開山得金易名。一名氐父山。亦曰

獲符山元和郡縣志互父山在縣西北十里晉破符堅獲氏賊置此因以為名今土俗亦謂之金山又曰伏牛山山謙之南徐記蒜山北江中有伏牛山新唐書地理志潤州貢伏牛山銅器鏄鮓其名皆不經見唐貞元時有頭陀開山於江邊獲金李錡鎮潤州表請易名於是梵刹迭新題詠流播後人遂以為金之名自錡始宋祥符五年真宗夢遊此山改名曰龍游天禧辛酉復曰金山是山之名變遷大旨如是其山中之名勝古蹟志中備載可資幽人之參攷焉

青城山記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彭洵撰洵字漁子郫江人按洵家郫江之北距青城山三數十里故其暇時得以遊焉山中勝蹟歷歷可數日久則胸有成竹瞭如指掌因撰是書分列八門共記八篇後附拾遺以志雜事攷青城山者灌之南山也地濱大河以西帶江背郭綿延不下百里元和志謂在青城縣西北三十里寰宇記謂在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是也青城之山最高而最上者為大面山潛確類書云大面山為七十二福地之一羅真人所居輿地紀勝云在三溪之北高七十二里蓋其地山勢陡峻雲霧時隱下視羣峯兒孫羅列每春冬積雪封還如銀海玉山人蹤罕到惟虎豹之跡時出入耳凡遊者皆以盛夏新秋天清氣暖窮數日力方可登陟瞻眺過此則不可往云由大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 山林

山北趨而漸低此山之形勢者也洵自序云登山之巔氣爽神怡如在蓬閬幾不知人世間有此異境真洞天福地也今攷其記中景物之勝彭氏之言當不虛也

峨山圖說二卷 清刊本

清廖笙堂譚鍾嶽撰鍾嶽字晴峯善繪山水故是書之圖皆出鍾嶽之手笙堂輯說附之全書峨山圖五十三幅後附景物圖十幅有圖無說按志首重圖說而山志為最蓋郡縣志計里開方紀其廣輪贏縮方隅繡錯詳其山川險要道路津梁俾守土者展卷瞭如指掌備寇則扼要設防捕盜則刻期立至此其大

畧也而山志則疊嶂層巒橫峯側嶺峭壁撑空激湍截地綿亘數百里或足跡不能到亦目力不能窮倘以意揣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且峨為蜀之名山故黄綬芙有事於峨睹山中廟宇之盛因搜求舊志委廖譚二公纂修是書以為後之好幽事者可卧遊斯山也

大嶽太和山紀畧八卷（乾隆九年刻本）

清姚世信撰。世信於乾隆年間任湖北襄陽府清軍巡防同知，因之而輯纂是書。其總目分為十二門，首冠大嶽太和山全圖一幅，後為星野圖考，次曰山川、聖紀、宮殿、祀典、仙真、物產、拾遺，末四卷則詩文諸作，依類編次，名曰藝文也。按是書大旨，祇取紀事，不以多文為富，故刪原志以成紀畧，而世信等皆山東人

也，習聞岱嶽典故，所志自黃帝迄其當時，不過數帙之書。考明史藝文志載太和編自宣德年間由道士任自垣編輯，書僅五卷，而世信所見鈔本至二十卷，故恐其多而不切，然欲芟之，又恐諸例不備，不成志體，於是僅紀其畧以資後人之參攷爾。

廬山錄一卷（説郛正續合編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詵，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

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郎。年七十有九薨，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事蹟具宋史本傳。攷是書不載宋史藝文志，諸家書目亦無著錄者，而必大本傳但云晚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其他書名亦無可攷也。是書大旨為記載廬山故事及其景物之名勝耳。御覽引廬山記曰，山高二千百六十丈，周迴二十

五十里東南三十二里張僧鑒尋陽記匡俗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結廬此山後登仙空廬尚在弟子等呼為廬山又名匡山蓋稱其姓又按豫章匡俗字君孝父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封俗鄡陽廬君元第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爽於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漢武帝南巡視見神靈封俗文明公一云匡俗漢人一云周武時人未知誰是今按山在

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一名匡山總名匡廬輿圖廣記云廬山三面阻水西臨大陸為羣山所奔輳山無主峯蜿蜒蟬聯指列條數各自為勝以此可知是山風景之美足以為山水名勝之地必大家居廬陵晚年記載事蹟而成是書以供遊人之目睹也

招寶山志二卷 道光排印本

清陳景沛撰景沛字中山鎮海人按是書初撰於景沛而未竣後鄞縣周道遵董其原稿編述而成是書卷首冠招寶山圖及威遠城祠宇圖各一幅總目分為六門曰形勝曰海防曰祠宇曰古蹟曰金石曰雜識各類均無子目攷招寶山舊名候濤山以其當海口商舶所經百珍交集因以招寶名之或以為因山

下蚌珠者妄也按寶慶志云耆舊相傳山下有蚌生明珠往來波濤之間漁人或得之即光怪適人駭浪繼作舟不可行投之乃止又名鰲柱在浙江寧波府鎮海縣東北三里金鷄山踞其右巾子山峙其左虎蹲山屹立於前古稱天設之險是也唐令志稿云山有十二景曰鰲柱插天曰山樓看旭曰龍洞出雲曰鐘鳴山寺曰千帆破浪曰蜃樓現幻曰

虎蹲濤吼曰夕照霞峯曰憑閣觀瀾曰梵臺秋月曰仙洞海天曰山城嵐翠故宋呂祖儉游候濤山記云浮江淮道閩浙赤壁之雄勝小孤之峭奇廬阜之幽深閩山之清美松江太湖之空渺雲門若耶之間曠未嘗不徘徊顧瞻慨想前人之遺風焉今攷是志呂氏之言實非過譽夫幽人之探幽者一覽斯志可知斯山之勝者也

黃山志八卷 清刻本

清釋弘眉撰弘眉號紫石山主黃山中寺院之僧也按明清以來志黃山者多矣其書之體例善於是志者有焉而其事蹟詳過是志者尠也攷是志編首冠全山圖一卷附之攷證後總目共分三十有六門曰山水曰寺觀曰書院曰物產曰賦稅曰靈異曰軼事曰古蹟曰釋曰道曰金湯曰隱逸曰理學曰文苑曰序曰賦曰疏曰題曰跋曰引曰啟曰書曰記曰銘曰辭話曰說論曰頌曰贊曰傳曰碑記曰塔銘曰遊記曰偈曰歌曰行曰古詩按其分類頗為繁瑣總之不過數事而已此山僧不明作志之體故勞而無功也今覽是書者當採其事宜勿觀其條例取篇中之一端亦可讀爾

虎邱山志十卷 乾隆刊本

清陸肇域任兆麟同撰肇域字豫齋長洲人兆麟字文田震澤人按是志成於乾隆五十六年為錢大昕所鑒定總目共分十有一門曰輯畧曰名蹟曰石刻曰冢墓曰祠祀曰寺院曰物産曰名賢曰名僧曰藝文曰雜記其大義云志者史家之支别記事之總會志郡縣體例一志山水體例不一而一也虎邱志曷昉乎創於王氏衍於文氏閱氏迨二顧氏詳矣是書取巡典宸翰冠諸卷首稽故猶擘大綱紀載聿備詳畧互見也故始輯畧次名蹟暨石刻比時代閱興廢聞見從實紀也次冢墓暨坊表禮宗伯所掌冢宰統之重終旌淑也次祠祀暨義舍彰義法廣教養崇德體仁也徵茲山典守康氏志武功以寺觀附祠祀後也故次寺院次物産攷風土驗習尚雖小勿畧也而名人詩文則散附各條依先哲范氏吳郡志例也次名賢著典型併流寓以土著尠也次名僧仍瑗苑舊章也次藝文不列輯畧後者間及名僧且當前顧氏本題詠部分也納冗碎備參攷終雜記連而及為得也原輯述緣見諸家崖畧故舊序附於卷末此全編之梗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山林

虎邱山圖不分卷清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之前後亦無叙跋按其全編共圖十七幅首白虎邱山塘圖二曰前山圖三曰後山圖四曰萬歲樓圖五曰含暉山館行宮圖六曰白隄春泛圖七曰蓮池清馥圖八曰可中玩月圖九曰海峯積雪圖十曰風壑雲泉圖十一曰平林遠野圖十二曰石澗養鶴圖十三曰書臺松影圖十四曰小吳晚

眺圖十五曰西溪環翠圖十六曰花神廟圖十七曰四美樓圖每圖後附寫景詩一首惟虎邱山塘萬歲樓含暉山館行宮花神廟四圖後各附記一篇大旨為記其景物事蹟而已亦非攷證山之形勢也疑是書當為幽人之作非學者參攷之籍或為山志附錄之圖今書中未有明文故無可攷矣

河北治河計畫書不分卷鉛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無敘例等文辭是書全編分為六章一曰河北水患之由來及河道修治之經過二曰河北五大河之源流狀況三曰五大河水患之總因四曰各河水患原因及救治法五曰河北應興之水利六曰結論其六章之中第二第四兩章內皆析為五小條子目以甲乙字為次其大義謂連年水

災被淹者均達九十餘縣之多災輕之歲則淹三五十縣或六七十縣不等以中國向來不講統計故歷年水災損失之數無法得知約略算之其數當甚巨假定平均每年淹六十縣每縣淹地五百頃每頃損失五百元計一縣平均損失二十五萬元六十縣應共損失一千五百萬元此單就地畝收成一項言之若再加以人畜之淹斃房屋器具之損

壞以及公私堵口修隄之費共計每年損失當不下二千萬矣按是書之旨為計算河北每年之水患及物質之損失人民之苦害之論也其於防築之工治濬之法無所取焉

水利輯說不分卷舊鈔本

清王蘭蓀撰蘭蓀清河人號淨意軒主其事蹟未詳今攷其篇中采有王大經之說按大經乃明末清初之士故知蘭蓀為清人也是書不分卷全編共為十篇其目錄云一曰呂梁洪二曰究濟載河三曰大江四曰通濟渠記五曰保寧城西石堤記六曰清順河勢疏七曰請開北方水利疏八曰論北直水利書九曰黄河源辨十曰汴水按其十篇大旨皆錄疏奏之文其義云嘗聞水之為利也大矣哉夫興利必待其人得其人矣或識力不堅定卽令興利於一時而欲使享其利無窮也難言之矣保寧為蜀北鉅郡鎮道同城閭邑附焉閭之士民安於耕讀負郭東北有田數千頃地勢平衍而土瘠性燥每歲春夏之交雨水優渥始獲栽插然素無豬堰涸可立待

居民苦之曾於乙亥奉守是郡亟謀所以灌溉之者而未有得焉戊寅冬月黎雲屏觀察籌領之餘親履其地相其高下由近及遠者數日遂慨然曰水利可興其大要有二一在渠浚堰以綰山溪之水使有滙注而後不致於泛溢一在汲引嘉陵江水俾有接濟而後冬無涸澤籌畫既定遍告鄉耆云云觀此說之大義可知是書為開廣水田疏濬之論

與吳邦慶俞昌烈諸人之書意旨大同也

河防要言不分卷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大旨為敘黃河之發源經流萬里百川之會舉之河之大者而述之曰汶曰渭曰洛曰濟曰沁曰淮曰汴曰汝曰衛曰泗曰沂曰洸曰白河曰大清小清共論十有五河之源流築堤下埽挑河決塞之工耳其義謂總之河底本深沙墊則高理固然也然以之言於旁決之時則可而非所論於河

底自高若言歸槽則沙隨水刷自難墊水歸槽之後也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但沙最易停亦最易刷即一河之中源頭起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挽水歸槽之策必不可緩而欲挽水又非塞決築堤不可也兩河之水勢東下水行沙刷蓋上決而後下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故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補偏救弊之法不可矜喜功炫奇之智

止當守安常處順之規，毋持求全之心，毋厭已試之效，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規，庶幾行所無事，舍此他求，即孟子之所謂鑿矣。

河防述言不分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之首尾並無序跋凡例之文，按是書全編共為十有一章，一曰河性，二曰審勢，三曰估計，四曰源流，五曰隄防，六曰疏濬，七曰工料，八曰因革，九曰善守，十曰雜誌，十一曰辨惑，其書中大義云，黃河之倒灌北運河，其害已非一日，明時漕艘歷呂梁抵徐州，進鎮口，閘北運每年黃漲，即逆流進閘，輒至墊塞，因立法俟漕船進口，即閉閘禁行，至秋深水退，方啟閘放回空，然勞浚之工，究不能免，後漸改而之東，至皂河口，進北運河，雖脫呂梁諸險，然黃流倒灌，猶未免也，靳公甫督河，駱馬湖口已經淤斷，漕運無由北達，危緊異常，陳子相度水勢，建議創挑皂河二十里，復挑支河三十里，由張莊運口北上，黃流倒灌之患方息，其故何哉，蓋運口則地勢

愈下北水從上注下順入於河而黃流不能自下而上逆入於漕也況至張莊運口又北接駱馬湖之水合流入海而力更足以敵黃馬稍為更定除數百年倒灌之患非深得水之性情其孰能與之也

河務便覽不分卷舊抄本

不著撰者名氏是書全篇首尾亦無敘跋與凡例等文按其論說大旨均為治堤防汛諸法共為三十五條其目錄云築堤法取土法塞水溝法塞鼠穴法急迫護堤法備料法急救危堤法下埽各法作鐵心現法下埽防掛耳法下埽防掛肚法下埽留尾草自護法軟埽法敲繩法即自鬆法相墊必有分別法代樁

法堵築支河法旱平法天平測量法開河法開引河法打堤定倒堤形定式收工丈量法估埽輕重法捲埽量埽法廂草計方法量堤工法算土方法算土方估計法算水方法算金門放水法堤坡收頂法算積料法攷書中三十五法皆為治河之要言文詞雖甚簡略而實為明晰篇末算水方法數條皆為術學之論究河道學者當一閱是書也

灕江雜記一卷 清刻本

清金武祥撰。武祥字淮生，江陰人。光緒初官於桂林。著有粟香筆記、赤溪雜志等書。武祥生於道光中，卒於光緒末年。是書乃武祥勘案桂林之時，條所聞見，感時紀事而作也。其篇端有孫德謙、沈同芳、胡念修三人之序。按是書大義云：武祥惟念當時嶺右之行，因奉督部曾忠襄公檄查劾案勘邊防案，已據查入告。而邊防狃於議款，互市且浸入內地，至今十餘年來，外侮日棘，時局變異。即當日借籌之疆吏，往還贈答之賢士大夫，其墓草已宿者，且十之八九。俯仰身世，又不禁感慨係之也。今攷灕江又名府江，至桂林八百里，有三百六十灘。明萬曆時既闢陸路，治道造橋，其水與湘水同源，而南北分流，故名湘灕，即相離之義。灕水南流千餘里至鴛鴦江，盛清一代花舫妓艇多泊于此，有珠江穀埠之風。馬武祥竹枝詞有云：愛向鴛鴦江上住，怕從此去說相離之句，則此書乃記錄景物之編，非攷識輿地之藉藪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水道

灕江游草一卷 清刻本

清金武祥撰。武祥有灕江雜記，已著錄。是編按是書乃武祥吟詠灕江景物紀事之雜詩也。篇首序有秦煥、汪瑔、姚覲元、龔易圖、周星譽、張聯桂、徐瑋文、李受彤、沈宗濟、周璜、劉傳林、況周儀諸人之題詞。按其大旨，乃武祥檄勘邊防，指陳利害，動中竅要，以其餘暇發之於詩。又以嶺南西道山水奇勝，著稱域中。武祥遊宦斯地，俯仰古今，流連景物，無奇不備，有媺必臻，感時即事，興會深微，有如昔人評漁洋詩所謂登覽之餘，別饒寄託者，武祥足以當是語也。

光緒勘定西北邊界俄文譯漢例言不分卷 本刊

不著撰人名氏，為晚清論蒙藏之籍也。是書無序錄題跋之文，全編共分為十八條。其大義云：雍正五年恰克圖之約，中俄分界自額爾古訥河西至沙畢納依嶺為止。至咸豐十年北京約第二條，載西疆交界由沙濱達巴哈界牌末處，至齋桑淖爾，順特穆爾圖淖爾，南至浩罕邊界為界，是為議分西北邊界之始。同治三年，勘辦大臣明誼會同俄官在塔城議立界約十條。八年，兩國派員會立科屬邊界牌博。九年，會立烏屬邊界牌博、塔城邊界牌博，各有約記。此初次定界事也。光緒七年，大理寺少卿曾紀澤繼侍郎崇厚議收伊犁，立改訂條約十八條。九年九月，升泰又會立塔城西南界牌博約七條。十年，沙克都林札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水道

續立喀什噶爾界約六條，光緒以後界約為準，而於同治所定舊界別識虛綫，其記清代西北之界綫，其異改易大旨如是，一覽瞭如矣。

西北邊界地名譯漢攷證二卷 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篇端凡例七條，以明本書申著述之旨，是書為攷西北之山河疆界而成，首在審會俄文音呼，暨圖內方位，證合漢文舊名，次及水道原委，參較今昔，著其異同，其他舊聞新義，因便綴錄，止求實見，無取博徵，山水城邑諸名，耳目習知無藉發明者，概不加釋，譯名無攷者，亦從闕疑焉，是書成於晚清

之季，當時所見新繪邊界地圖，有使館舊存同治中新疆軍營繪送喀什噶爾圖，光緒癸巳甲午間續有喀什噶爾道李宗賓所繪喀城沿邊十倫圖，新疆省委員海英測繪喀城邊界圖，是編據之與當時地圖一一印證，詳論邊防境界山川水道，究西北地理之學者，應參證此籍，可瞭山河形勢之梗概爾。

湖南省河及四分防實水警章程不分卷

鉛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其年代為光緒三十四成書也、按是書篇首無序例、但冠摺奏數札論湖南水務之事宜、全編共分七章、每章分條議之、其章名一曰總則、論水警章程也、二曰編制、畫水道之界區也、三曰職務、分派管理之事宜也、四曰經費、議餉銀款項之事也、五曰賞罰、論警察勤惰之功也、六曰巡檢、定巡查勤務之規則也、七曰水上事、調查船隻旂號等事也、其大義云湖南省垣城外河道沂漢通江、船隻往來如織、每當日暮風逆之時、千檣雲集、喧鬨賭博、時有所聞、尤恐匪艇混跡、為害行旅非淺、且自開商埠以來、輪航上下、外人之經商、及傳教游歷者、實繁有徒、稽查保護、在在均關緊要、於是開辦水警、以資應用也、按此議論可知、是書為湖南省始創水警之規程、後有辦理如斯之事件者、可參此籍、以為綱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水道

蘭蕙鏡一卷 藝海一勺本

清屠用寧撰。用寧字晟暄，號芸莊，又號少蘭，宜興人。卷首有嘉慶十六年自序，據云亦嗜蘭成癖者。其述蘭有變幻事在乾隆四十八年，則其人為乾嘉時人也。其書分目三十，曰佳種宜求，曰好花宜惜，曰花有陰陽，曰看草素，曰看草葉，曰看箭，看殼，曰看色，曰看暈，曰看瓣，曰論品，曰看舌，曰看捧，曰看蕊，曰看荷花瓣，曰綠殼，曰白殼，曰白麻殼，曰灰白殼，曰紅麻殼，曰銀紅殼，曰馬青麻殼，曰淺山青麻，曰深山青麻，曰取土，曰製土，曰種蕙，曰伏種，曰十二月養花法，曰蘭有變幻，故實，蓋品評與藝植之法，間而有之，每則俱為七言詩四句，而平易頗便領悟。詩不足以盡之者，輒註說於後，用代闡明。用寧謂一幹一花者曰蘭，開於立春後者是也；一幹數花者為蕙，開於春杪夏初者是也。此與從來辨蘭蕙之別者無不同，惟用寧所云開之先後，多為他書所略耳。是書據序云已付梓，且後來引據其書者亦頗不少，則可見流布亦廣，今已不可多睹，近人金詒琛輯藝海一勺，收錄其書，其不淪於泯沒，亦僅矣。

玉峯志三卷續志一卷 宣統元年刻本

宋凌萬頃、邊實同撰。萬頃字叔度，景定三年進士，本陽羨人，因其父壻於崑山顏氏，因家焉。邊實，陳留人，其高祖始遷崑山，事蹟詳崑山志。是書前萬項自序，後附實序，與清儒黃丕烈、繆朝荃諸人之跋。篇中不分門類，共二十有七條，記載沿革、人物、古蹟等事，按編端總目，應有縣境、縣郭、馬鞍山三圖，今本缺焉。而士禮居題跋並未論及，阮元揅經室外集亦收是書，謂玉峯本崑山地，宋南渡時始析為縣，即今之嘉定是也。言之甚略。攷輿地廣記，兩浙路云：崑山縣本漢婁縣地，屬會稽郡，東漢、晉屬吳郡，陸機、陸雲生於此，故名其山曰崑山。梁置崑山縣，隋平陳省之，開皇十八年復置，屬吳郡，唐屬蘇州。元和郡縣志江南道一蘇州崑山縣本秦漢婁縣，其城吳子壽

夢所築梁分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崑山縣因縣有崑山故名焉按是志作於湻祐十二年其所載地理沿革風俗人物古蹟古事記錄頗詳可攷當時一方文獻而其續編成於咸湻八年會粹古籍參以時事增入者三十餘條改定者二十餘條附錄原志之末以備攷證亦出邊實筆也

鎮安縣鄉土志二卷 鈔本

清李麟圖撰麟圖毘陵人光緒間知鎮安縣事奉命而纂是志成於光緒三十四年篇端有自序總目共分八門一曰歷史二曰政治三曰兵事四曰耆老五曰人類六曰地理七曰物產八曰商務其各門分類繁簡甚宜較他志為善按鎮安縣為漢洵陽縣地晉以後為豐陽縣地唐析置安業縣改曰乾元五代漢

改曰乾祐金省元復置乾祐縣尋廢明始置鎮安縣先建於野豬坪在今縣北後遷謝家灣即今治清皆屬陝西商州今屬漢中道也攷是書李序大義謂丙午之歲奉文編撰鄉土志繙讀所定例目與邑乘異名而同旨因於公餘獨操鉛槧采輯古籍樞意考查廣為訪羅幸得穆王坪馬氏所藏舊志十卷係乾隆乙亥前令聶燾所輯披而閱之尚明且

備然事變情遷有今之所宜備錄而為舊志所無者亦有舊志所甚詳備而為今所不必載者斟酌取舍參以通志可存者錄之其不必載者略之所無者或詢耆老之傳聞或搜各處古廟之鐘鏞碑記節其確鑿有據者摭拾而補綴之焉
按照例目以成是志可供學者之參證

丹棱縣鄉土志不分卷鉛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冠張景旭弁言一篇是書全編共分九門一曰歷史二曰政績三曰兵錄四曰耆舊五曰人類六曰地理七曰山水八曰物產九曰商務篇中大旨云國家整理學術重視地輿之學首從本境然後由內以及外蓋恐務高遠而忽卑邇因奉學務大臣頒發鄉土志例飭府廳州縣編彙成書以為初學由卑及高由近及遠將以是而上窺馬班堂奧以是而遠探瀛寰之地圖也今按丹稜縣為漢南安縣地北周置齊樂縣周武帝改曰洪雅隋開皇十二年於邑南洪雅鎮析置洪雅縣改曰丹稜唐武德二年置眉州縣隸焉宋因之元省入眉州明洪武十三年復置縣屬眉州清因之今屬四川建昌道也是書大綱取方志之體逐類條分縷析可為

初學卑邇之一助也。

德州鄉土志不分卷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攷是書之記載止光緒末年，於有清一朝稱國朝，可知其為晚清人所著之書也。篇端無序例等文，全編共分十有四門：一曰史歷，二曰政績，三曰兵事，四曰耆舊，五曰人類，六曰戶口，七曰氏族，八曰宗教，九曰實業，十曰地理，十一曰山水，十二曰道路，十三曰物產，十四曰商務。按德州之名始於隋

開皇九年，廢平原郡，置德州，治安德縣。大業復平原郡。唐武德又改德州。開元又改平原郡。乾元又改德州，皆今陵縣地。今州州境皆為縣隸焉。惟石晉移德州治長河縣，為今州境。十九年仍移復安德。歷宋金元直至明洪武七年未改，故本州之置以前明為斷焉。是書大旨為載錄德州一鄉風土人民之大略，體法方志，而簡于方志，蓋亦志乘之學，可

為初學者之參攷也。

韓城縣鄉土志不分卷 鈔本

清温荪撰。荪，韓城人，光緒辛卯舉人，奉命而纂輯是志，書成於光緒三十二年。攷韓城縣本古梁國，戰國初魏少梁邑，秦置夏陽縣，後省，隋改置韓城縣，唐改名韓原，五代唐復曰韓城，金升為楨州，元廢州，徙治今縣西北四十里，明還故治，清屬陝西同州府，今屬關中道也。是書篇首有張瑞璣序，全編分為三冊，共三門，曰歷史、地理、物產，各門以類條分縷析，其大旨為依舊日本縣方志所載故事，缺者補之，繁者汰之，事涉疑似者更正之，無關政學者刪除之，其山川道里、商賈銷售、民生消長諸大端，有為舊志所不載，載之而不甚詳者，皆幾經測量調查，而務求其實。其為書也，歷史有表，物產有表，戶口有表，地理形勢繫以說，而附以圖，此志例也，亦教科書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乘

至於動物植物製造之類亦皆仿毛詩爾雅山海經圖說之例而分繪其圖蓋將以欣愉幼學之心志開鑿其聰明也其為文也尚簡不尚繁尚確不尚博按圖而索義實有用於初學之書籍也

保德縣鄉土志不分卷 石印本

清吳大猷撰大猷銅梁人光緒間以六品銜為山西保德直隸州吏目奉命編輯是志大旨分為三編逐編分章析節條列子目一曰歷史編分九章言本境政績兵事耆舊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也二曰地理編分四章言境地山水道路也三曰格致編分二章言物產商務也按保德縣初為宋置定羌軍改保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乘

軍金置保德縣為軍治升保德州元省縣入州明降州為縣尋復為州清升為直隸州屬山西省今復為縣屬山西雁門道也攷是書成於清末而為鄉土志創例之書其記載雖無方志之詳而棄取精密分析明瞭實勝他家之籍也

雒南縣鄉土志四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序曰小引是書全編共分十有五門曰歷史曰政績曰兵事曰耆舊曰人類曰戶口曰宗教曰實業曰地理曰山曰水曰道路曰物產曰商務按雒南縣為漢上洛縣地晉置拒陽縣後廢後魏復置隋改縣曰洛南取洛水之南為名故城在今陝西雒南縣東南隋移今地明改洛為雒屬陝西清

因之今屬陝西關中道也是書大義謂雒境僻處山隅宋元迄明屢遭兵燹正統以前舊志灰燼文獻無徵惟自正統洎清乾隆十一年經薛尺斧侍御纂修若政績兵防諸要事大略始可稽考奈雍乾嘉道間卷牒散佚間取徵於故老傳述祇於可記者記之據鄉土志之體例編為四言韻語以便初學誦習易明鄉里故事也

晉縣鄉土志不分卷 石印本

李驥程撰驥程晉縣人其事蹟未詳是書篇端不載撰人名氏今攷其卷首夏詒垣序云以戊申秋來攝州事閱志乘簡略失修方以為憾聞州人李君驥程撰有鄉土志亟訪延禮見得讀其稿云云按晉縣春秋時鼓國後屬晉戰國屬趙漢置下曲陽縣後魏曰曲陽北齊省隋改置昔陽縣唐改鼓城元於縣置晉

州明初以州治鼓城縣省入屬真定府清順治初年仍號晉州屬正定府雍正二年改為直隸州今則改州為縣矣是書大旨以為古今各種圖籍汗牛充棟固非童穉所能驟學設非有淺近章句之書為之階梯斷不能升堂入室漸造高明之域國家於是舉行新法諭天下州縣編輯鄉土志殆為方志入門之藉耳全編共輯十八章曰歷史曰政績曰

者舊曰兵事曰人種曰戶口曰氏族曰宗教曰實業曰地理曰古蹟曰祠廟曰雜事曰山水曰道路曰物產曰製造曰商務分為一百六十課言簡意賅最便初學而志乘之簡略失修者亦可採取此書為之參證焉

鍾南淮北區域志不分卷刊本

陳詒紱撰詒紱字稻孫江寧人其事蹟未詳是志采錄府縣之志及建康實錄景定建康志金陵瑣事六朝事蹟編類白下瑣言板橋雜記客座贅語金陵通紀金陵通傳鄉土志諸書博覽而約取之不涉空虛無據之說也其所攷地界自鍾山以南淮水以北其區域得江寧府城之半背以大中橋為標準北巡城

垣歷朝陽太平潤神策金川至儀鳳門為界南巡淮水歷利涉文德武定鎮淮飲虹至上浮橋北口為界西以內橋為樞紐北由盧妃巷斜展歷明瓦廊北門橋鼓樓再斜展至三牌樓與儀鳳門相接南由府東大街至驢子市折而西歷坊口果子行為界南縮北伸如石磬勾曲之形此其大概也按其篇中條例分三門為之攷證曰山岡曰水瀆曰街巷

其城廨宅第園墅祠廟寺觀墳墓人物皆隨其所在各注於下不另標品目以省筆墨此是書之大旨者也

桑麻水利族學四卷 光緒丁亥武昌刻本

清李有棻撰有棻萍鄉人光緒十三年知湖北武昌府事撰是書當其時也篇中分為植桑績麻水利族學四類共三十節其大旨云朝廷詔郡縣立學棫樸作人之化何以加諸守令與百姓最親視百姓之身家尤當引為切己之圖方不負朝廷愛養黎元之意特非先之以保甲則率作董勸皆無所自而施茲者

保甲已成而教養之政即不容緩因稟承大府通飭郡屬州縣次第奉行江夏為附郭首邑督率既便故收效尤先桑可滿林麻已成布水利族學亦逐漸而興要皆恃保甲士紳相助為理爰將章程公牘彙集成帙所望闔郡牧令已行者克蔵其功未興者速倣其法庶於民生稍資利賴焉按是書乃輯錄當時籌辦桑麻水利之公文書札條例章程而

成非濬治水道議論之文究農田水利者宜參閱是書耳

江南野錄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原書已亡是書為傳鈔本專記南唐故事當出宋時人之手筆也篇中所錄先主李昪事蹟與新五代史記南唐世家正合而所錄世宗事與史有異文可以正補歐史之誤攷是書云乾德二年始興鐵錢以十當銅錢之一而歐史則云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

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云云今按以一當二據是書作以十當一為是歐史也一字應從十字而譌因十譌作一故下一字復誤為二字更失其原文遠矣今以是錄可以證之也惟原書不存摘錄本甚少實可惜之事耳

江南錄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名氏原書已亡是書為摘鈔本篇中所記皆五代時江南故事今攷徐無黨注歐陽修五代史引江南錄為湯悅撰當即是書也而悅事蹟無攷按徐無黨皇祐時人已引是錄則悅或為宋初人也五代史南唐世家注四見是錄之名其二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為界又云延義被殺於二年周師始伐於十三年云云其文皆首尾不完而均不見於是書中今以歐史無黨注證之則此本佚文甚多如採諸史籍所引者為之輯補然後可成善本也

瀟湘錄一卷 說郛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為選錄本專載唐朝故事兼記神化感應之事攷新唐書藝文志載瀟湘錄十卷柳祥撰太平廣記引用是書甚多今按廣記卷二十三引瀟湘錄記武則天末年益州有老父携藥壺故事卷四百零一引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時於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與遊龍門山故事卷第四百十五引判南富人崔導種橘故事又引順宗時書生賈秘自睢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故事其數條均不見是錄可知今本佚亡頗甚幾十不存一如能搜求古書所引增補是錄可為攷證唐代野史古籍之一也

廬山後録一卷 續百川學海本

宋周必大撰。必大有九華山録，廬山録已著録。是編，按是書乃續廬山録而成，大旨為論游覽廬山之名勝古蹟寺觀僧道之故事。其記録云：十月乙未朔壬子，次南康軍水涨未落，入泊寨中。癸丑欲游廬山，值大雨。乙卯拂旦，出西門，過開先路口數里，由别徑入簡寂觀，宋陸静修故居也。其旁有嶽廟，守者云先生煉丹井已過，回步訪之，深三尺，在田間。酌訖乃至觀中，陳賢良記云：觀在白雲峯下，其間一峯獨秀，曰紫霄，其北又有屏風山，其前一里有雞籠山，觀門有朝真閣，殿前有先生䵡石，亦名禮斗石。道藏石刻銅天尊像，石磬，白雲樓，西澗懸瀑落於廡前，甜苦笋間歲一生，相傳先生手種者。邂逅章續興之，同過度仙橋，記云：許堅掛衣石澗中間，道士則云：沙石湮埋久矣。進觀連理樹，次至先天觀，至祥符觀，舊名靈溪，記云：三武士嘗棲溪側，漢武賜名，齊朝修創，南唐重修。今石衢甚廣，而屋宇極不振。自此數百步，即歸宗禪寺，樅老來迎，飯而後行云云。篇中大義蓋如是也。攷其載寺院中亭臺樓閣之名甚多，而今實蹟頹壞已久，今幸賴是録存焉，可知廬山勝景之大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山林

太姥山志二卷 明刊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字在杭，福州長樂人。博學能詩文。萬曆進士，除湖州推官，累遷工部郎中，視河張秋，作北河紀略，具載河流原委及歷代治河利病，終廣西右布政，有善政。著有五雜俎、滇略、方廣巖志、長溪瑣語、文海披沙、游冥集、小草齋稿等書。攷太平寰宇記云，太姥即魹夫人，老子玉貞經云，夫人以羅浮天台大霍洞宮四處為棲真之所，此山乃洞宮之儔也。按是志前有肇淛自序，又冠太姥山及寺觀圖一長幅，具大義云，胡五倫使君治秦川之明年，移書語余曰，太姥盤峙海陬，巖壑之勝甲天下，爾慥不敏，即不足當地主，幸儼然為山靈辱之，予謝不敏，蓋又越二載，而始踐其諾也。蓋實藉一二同志，共杖屨為先，是吾友林叔度、陳惟秦兩游之，而兩為余言至今古本芙蓉，猶歷歷可憶也。比游而信，所聞之非誇矣。蓋嘗論吾閩山川之奇，指不勝僂，武夷九經以孔道著，越王九仙石鼓以會城著，獨太姥邑奇孕怪冠於數者，而鶴嶺礙雲、鷺渡稽天，即有勝情，徒付夢想，攷之古今，紀載何寥寥也。蓋山川於此，亦有幸不幸焉。余既竣事，感勝跡之不常，懼文獻之無徵，迺為掇拾傳乘，而益以所睹，集成是志云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山林

天下名山圖不分卷 光緒十年王氏刊本

明墨繪齋主人崇禎時人其名氏未詳按是圖乃集宋元諸名家所繪山川之圖五十五幅曰武當棧道飛雲嵓泰岳華岳燕山盤山石梁鍾山燕磯茅山九華黃山白岳包山虎丘京口三山小金山浮槎山九峯三泖西湖徑山天目石門雁宕赤松山龍湫仙巖樊山衡岳岳陽赤壁匡廬石鍾山嵩岳太行崞山五臺恒岳峨嵋三峽武夷木蘭陂浮丘羅浮隱山桂林七曲山修覺山青城山牛頭山瀼西青溪三潭黟蒼山河盧三洞攷名山圖仿自各省舊志黃山白岳出趙千里吳左天目雁宕出趙文度杜士良華岳出黃子久燕山出文徵明石梁燕磯出黃鶴山樵匡廬石鍾出陳路若黃長吉赤壁浮槎出藍田叔米萬鍾餘皆文從簡重摹崔子忠補寫之故其圖俱出一時名流之手并選擇精於鐵筆在鏤刻上木大自五岳小迨培塿靈區勝境圖不畢備以及遠勢細微之境歷歷可觀誠千古之珍寶畫苑之秘本也所謂納須弥於芥子縮羅浮於寸幅有志在欲觀天地山川之勝一覽此圖不啻臥遊其境充然若有囊括於天地者也且古人畫法經營位置氣骨秀逸兼備亦可為畫藝中之一助云爾

崆峒山志二卷 嘉慶己卯刻本

清張伯魁撰伯魁字春溪海鹽人嘉慶二十四年知平涼府事因之而作是書按崆峒山志自古有之屢遭兵燹失其所傳攷趙後谷郡志載空同山五台寺問道宮及當時名公鉅卿所題詠斯志之作蓋始於此及李應奇修之羅潮為序自是以後有李遇昌程憲皆以典守是邦重加刊訂後舊板殘缺字跡漫滅不可復識郡守閻柱峯重修未就嘉慶丁丑伯魁知平涼事公務之暇披閱志書卷帙多散涣所收亦濫於是刪繁就簡重加纂修以為兩卷前冠崆峒山全圖一幅後分九門曰古蹟名勝寺觀仙跡隱逸物產詩賦記論詩歌攷崆峒以黃帝廣成子故名於世按輿圖寫內之山名崆峒者七以為黃帝廣成之蹟者三惟薊汝與平涼而已薊無前徵莊子

嘗言黃帝遊襄城問道於崆峒後世遂以襄城為據以汝之崆峒為真及考史記黃帝西至崆峒登笄頭山又漢武帝好神仙慕黃帝之事亦西登崆峒出蕭關漢都長安薊汝實在東俱不得稱西平涼正其西也且笄頭在崆峒之旁蕭關在崆峒北一百二十里俱屬平涼今去黃帝之世雖遠漢去古未遠也崆峒無可考也之東西可考也崆峒可假借笄頭蕭關不可假借也莊子多寓言不可信史可信也今考史相傳則黃帝廣成之蹟其為平涼崆峒也必矣

續金山志二十卷 清刻本

清曾𤇢撰。𤇢字庶蕃，號賓谷，南城人。乾隆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累官兩淮鹽運使。闢題襟館於邗上，與賓從賦詩為樂，敦盤稱盛。後以貴州巡撫乞養歸卒。其詩清轉華妙，文擅六朝初唐之勝，有賞雨茅屋集。又輯江西詩徵、駢體正宗等書。攷是書為𤇢巡撫貴州時所著。按乾隆壬午修有金山之志，而𤇢因前書

又纂是志，故裒採群籍，間取宋嘉定元至順兩舊府志及胡經淨談、行海明銓等舊志而成，凡前志所未詳者則分條詳述之。按金山之名，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楊升菴補注曰浮玉即金山也。唐明皇改浮玉為金山，前人詩天將白玉浮諸水，帝以黃金姓此山。劉會孟曰浮玉之山有二，一在歸安者為小浮玉，一在孝豐者為大浮玉，苕水出其

陰。經云北望具區，則山在具區南，非金山明矣。劉氏證此甚確，升菴謂浮玉即金山固誤，然此山得蒙浮玉之名，未必不緣始於此也。

雞足山志補四卷 排印本

趙藩撰。藩劍川人。其事蹟未詳。按是書爲補徐弘祖雞足山志而成。全編分爲四卷。一徐氏志目志略人物。二金石書畫牓聯。三四藝文。四卷之中。分條縷析。記山川人物古蹟等事。其纂輯大義云。雞足山志。初脩在江陰徐氏弘祖。增修在丹徒錢氏邦芑。其原書今皆不存。今行世本曰潘陽范氏承勳重修。以余觀之。殆一沿錢氏之舊。不過於詩文增入數篇。而冠以己敘。暨諸大吏之敘耳。錢志面目猶是。惟徐志無徵。差幸霞客游記之末。附錄雞足山志目與志略。爲得其體例大槩而已。昔人致慨於新志出則舊亡。不其然哉。壬子秋八月。余與騰衝李君印泉。既解兵柄。挾僚友爲雞山之游。住悉檀寺者旬餘。節屐所至。援古証今。十得八九。而山中文獻。志之外所佚。或載往籍。或遺僧寮。猶往往而有。印泉謂宜輯爲志補。藩深韙之。爰首鈔徐氏志目志略。則可與錢志互証者。次人物。次金石。次牓聯。次書畫。次藝文。則錢志所未載者。釐爲四卷。以補舊志之缺。後或有修山志者。必當採錄斯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山林

南河編年紀要五卷 舊鈔本

清袁青綬撰。青綬字漢綸，號西臺，興化人，道光元年舉人，以謄錄議敘知縣。咸豐三年，任湖南華容縣。華邑居洞庭下游，歲有水患。青綬修利隄防，時粵匪下竄華容，戒嚴，青綬集團日夜巡防，得以安堵。後擢知府，著述甚多，其事蹟具揚州府志。是書之例，依據編年通史之體，紀載歷代之河道源流，分為五卷。一起

唐虞之際，至於宋元；二自明洪武至嘉靖；三自明隆慶至崇禎；四自清順治至乾隆；五自清嘉慶至道光而止。其大義云：河淮運各自分門，全局形勢苦不相屬，循覽為難。且淮與運之患，皆河為之患，河為淮運患，又未嘗自免於患。其利病源流相因相及，第分而觀之，莫識其所以然，甚且視為固然，於考鏡之義，似亦有所未備，爰摘取事略，以為編年紀要之書。謂河為淮患，始宋；河為運患，始元；河淮運相通，一水相連，一隄互出，為患始明。中葉滔滔終古，禍變代興，匪惟前事之師，實乃切膚之痛。比類以觀，而致患之由，與弭患之道，皆於是書瞭然在目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水道

河工備攷二卷 舊鈔本

清袁青綬撰。青綬有南河編年紀要，已著錄。是編按是書二卷，上卷為議論之文，因攷清皇朝通志以論黃淮運三河之源流，攷大清會典以論南北運河，攷一統志以論黃河故道，攷尚書僞孔注、爾雅郭璞注、漢書地理溝洫二志以論九河故道，又攷察各地河流，分省以論各地河隄工程。下卷為繪圖，曰河防一覽圖、黃淮運全圖、黃河原委圖、衆水歸淮圖、汶泗沂洸濟五水濟運圖、河圖、淮圖、運圖、江圖、歷代河道變遷圖、禹舊河圖、周從河圖、東漢至宋初河道圖、宋金元河道圖、明宏治後河道圖、兩漢五代宋金元明諸決河等圖、諸河入淮等圖、運河全圖、西水河源圖。按諸篇繪圖乃錄自潘季馴、靳輔、張井、傅澤洪、徐璥諸人著述中，依次編輯而成是書，以備後學之參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水道

南潯志六十卷 民國壬戌十月刊本

清周慶雲撰、慶雲字夢坡、烏程人、是書前有劉錦藻序、與慶雲自序、卷首為南潯鎮鄉圖、總目曰疆域、公署、學校、河渠、衢巷、村莊、橋梁、古蹟、宅第、園林、寺廟、祠墓、坊表、人物、寓賢、方外、列女、職官、選舉、災祥、農桑、物產、風俗、義舉、碑刻、著述、大事記、集文、集詩、志餘、共三十門、按南潯之志、咸豐季年、汪謝城輯成四十卷、體例謹嚴、當世稱為善本、然時移世異、補苴拾掇、責在後人、故清末慶雲甄采遺聞、博搜精掇、擷錄史籍、旁證說部、三歲而成、是志、刪其繁蕪、補其缺略、從史家斷代例、以宣統三年為止、而體材則依汪志、惟汪志志鎮、而是志兼志鄉、蓋本南潯十二莊為一鄉區、視汪志則稍廣矣、攷南潯在浙江烏程縣東境、介江浙間、水陸交通、人物殷阜、史遷所謂綰轂之口、與海鹽之澉水、同為浙西繁鎮、而學術淵源、禪軒冕重襲、代有傳人、文獻之所萃也、然鄉鎮志實較郡縣為尤難、分一縣之片壤、為偏隅之別乘、稍溢則濫、過略則陋、苟無史才以緯之、鮮能免於二者之譏、要以闡幽舉墜、足資觀感、乃志家之通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志類 浙江

橙陽散志十五卷嘉慶己巳刊本

清江登雲撰。登雲字受山，歙縣人。乾隆進士。按橙陽在歙城北七里，蓋橙陽為村舊號，故是志曰橙陽散志也。全編分為九門，曰村地志、選舉志、人物志、物植志、禮儀志、風俗志、舍宇志、營建志、藝文志。後附別志、備志，以為補錄焉。其大義謂散志，橙陽之文獻也。其載先人邱壠，所以重世守，子孫所瞻依也。紀忠賢節孝，所以垂往範，鄉閭所矜式也。他如禮儀、文物，胥風化攸關，洵垂教之大者。故登雲於乾隆甲申而修是志，後其子紹蓮於嘉慶十四年遵原志而補孜其疆圉形勢、山脈、水源、建置沿革、城郭、鄉隅風俗禮教，撰為五孜，曰備志，附於卷末，以備參證云爾。

錦西廳鄉土志不分卷鈔本

清王桂巖等撰。桂巖，錦縣人。光緒末年與同里人士編纂是書，篇前冠繪圖一幅，孜本廳之境界也。按錦西廳於清光緒三十二年由錦縣西分設撫民廳，因置是名。本編大旨云：是書之編纂，或有遺蹟可考，或得父老傳聞，合區域之廣狹，以括板圖，稽古今之變遷，以觀成敗，為移風易俗之術，廣興利除弊之方。事之晦於昔者，欲其顯於今；且欲其彰於後。故於歷史、沿革、政治、兵事、人類、地理諸大端，莫不一一訪其實，而求其當，俾政績有所措施，教育因時布置，準今酌古，不厭求詳，此周禮之所以特重職方也。奈廳治地近邊徼，名宦大族寶屬寥寥，尚賴一二鄉賢貞孝，稍堪著述，發前人之幽光，啟後來之嚮往，當始於斯鄉土之志也。

岫巖州鄉土志不分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篇前無序例目錄等。其分門類及鈔錄版本格式，皆與錦西廳志相同，疑二志為同時所修也。按禹貢海岱惟青州，孔傳以為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正義惟青州之境非止海畔，故曰據也。舜時改置營州，鄭康成謂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是堯時遼東本屬青也。杜佑作通典遼用舊說，謂青州

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馬考亦因之。以今輿地言之，從大遼水為界，遼水東之奉天為古青州境，遼水西之錦州府為古冀州境。岫在奉天府南而偏於東，相距四百二十里，當在古青州界內。此古代斯州之沿革者也。

輯安縣鄉土志不分卷 鉛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篇首有莊蘊寬、謨國楫二序。按謨序稱是志為吳侯博采旁徵，手自編訂而成。其例目均依部章，攷輯安係高句麗建都地，除高句麗傳與古碑別無確據，是志皆錄冠卷首，并摘會餘錄及東國通鑑，以為建置沿革之明證。田賦、稅釐、戶口設縣以前均歸通化懷仁經徵編查，無庸歷載，以免混淆。至

歷代情形，更無所考，故是志特以光緒二十九年為始。學務、警務為新政要圖，志中所載係創始規模。邊地情形諸多艱窘，故未詳載者，舊為風化所關，亦後世感勸所至。惜本境開闢年淺，前言往行，率就湮沒，當時可資觀感者亦如晨星。碩果孝友睦婣任卹之善行、經史、輿地、算學、醫學、理化之著述，以及名儒、循吏、功臣、名將與名宦、鄉賢、忠義、節烈等

詞均缺而未録也人類只有韓氏氏族多係寒微其源流本末世系與受氏傳世均無足記略之宗教可以見人心實業足以徵習尚均就當時所查出載入地理係分保分牌今列之以表而古蹟祠廟坊表橋梁市鎮學堂公署均尚無多依照目例次叙注明以便觀覽至于山水道路物産實業皆事求詳敘文期簡雅以備後之參攷爾

法庫縣鄉土志不分卷 石印本

清劉鳴復撰鳴復清光緒間任刑部主事題補法庫廳同知直隸知州按是書為遵學部頒鄉土志例目採録舊籍詳加攷證纂輯成書總目曰歷史政績録兵事録耆舊録人類户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産商務共十四門攷法庫設治未久向無志書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編書局成立部頒鄉土志例

目促令編纂呈送以備該局採擇時昞南劉公鳴復撫茲土奉文後督同本地士紳詳細調查逐條纂輯閱兩月書成當以時局不定未即鋟板越五年公家徵求文獻是書體例謹嚴筆墨簡當而於該境之山川道路風土人情以及古今事實無不瞭如指掌惟其對於山川之阨塞工商之實業往往多不措意而惟於園亭之名勝祠宇之觀瞻道之不

厭其詳其調查確切選擇精詳例有專條民生實業之餘無冗語事皆實録表微闡幽而外無濫詞行政者果能座置一編因可恃以總方略致富強廣教化美風俗也

西豐縣鄉土志一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篇端無序例目録等冠西豐縣輿地圖一幅全編分十三門曰歷史政績兵事耆舊人類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後附戶口地畝學堂警務四表按西豐本境即三代慎息氏國之西南境也慎息者乃肅之轉音其在周曾以楛矢為貢後隸女真國亦曰女直國然年湮代遠史册從略逮漢晉以來則為挹婁國轄境南北朝時雖為勿吉地至隋仍屬於挹婁國唐為燕州東北境遼時又為東京遼陽府轄地元為咸平府東北境至又為扈倫國葉赫部之西境今荒塚古壘猶有存者

安廣縣鄉土志一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篇首冠安廣縣輿圖一幅其總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户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共十五門安廣本境唐虞三代為肅慎氏之墟漢魏六朝為扶餘國隋唐為扶餘北境遼為安廣軍即長春州韶陽西北境也明初為三萬衛後屬蒙古科爾沁部右翼後旗清光緒間放荒置安廣縣治解家窩堡舊為遼之安廣軍故名屬奉天洮南府今屬奉天洮昌道此是縣境界之大略者也

遼源縣鄉土志一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前無序例目錄等文冠遼源州全境圖一幅篇中不分章節依類為三十有四條一曰沿革二曰職官三曰疆界四曰城池五曰衙署六曰村鎮七曰户口八曰商務九曰道路十曰鐵路十一曰營卡所駐十二曰租界十三曰旗官十四曰險要十五曰濱海港島十六曰鹽灘十七曰荒地十八曰林礦十九曰山川二十曰航路二十一曰田賦二十二曰榷稅二十三曰物產二十四曰土性二十五曰教育二十六曰警察二十七曰自治二十八曰郵政二十九曰文報三十曰電報三十一曰風俗三十二曰民情三十三曰舉義三十四曰節烈按是志分門之例與他鄉土志不同其分類次序前後錯雜未合修志之例而與當時學部頒示之目

例，亦大謬矣。

鎮安縣鄉土志不分卷（鉛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篇首無序例目錄等文，其體例為照當時學部頒發條目編訂。全書共分十六門：曰歷史，曰政績，曰人類，曰宗教，曰實業，曰户口，曰氏族，曰兵事，曰耆舊，曰地理，曰古蹟，曰山，曰水，曰道路，曰物產，曰商務。今攷鎮安縣原名小黑山，為兩京通衢之鉅鎮也。歷代建置於古無徵。清始置縣，屬奉天新民府也。此斯縣之大略也。按本邑建置時代甚晚，文獻無徵，不敢稍涉鋪張，故多簡略之處，以據實事，詳為載記而已矣。

臨江縣鄉土志不分卷 鉛印本

俞榮慶撰。榮慶字偉忱，紹興人，知臨江縣事時纂輯是志。篇首冠臨江全境圖一幅，總目曰：設治沿革、衙署、職官、縣街、河流、山脈、道路、道里、鄉宦、節烈、名勝、古蹟、廟宇、田賦、戶口、司法、商務、警務、學務、農會、保甲、公款處、區村、制林政、教養工廠、運木局、稅務、外交、電話、緝私、郵政、電報、採木公司、鑛務、出產，共三十五門。按

臨江，原為通化縣地。清光緒間析紅石砬以東地，置臨江縣，治帽兒山，屬奉天興京府，今屬遼寧省。考縣境自林子頭起，環繞皆山，森林葱鬱，豺狼當道，路鮮行人。清之定鼎後，儼同甌脫。至光緒二年，創設通化縣治，隸轄興京廳，并設帽兒山分防巡檢。定章：開河後駐帽兒山，封河後駐八道江鎮，因相距一百六十里，山路崎嶇，行走頗苦，歷任巡檢均常駐八道江，未能照章視事也。今按臨江置縣甚晚，文獻無徵，至于耆舊、先賢、名勝、古蹟，皆無可稽考，故是志未能詳為記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乘遼寧

泉山沿革紀略一卷 刻本

施景琛撰。閩侯陳衍鑒定。景琛長樂人。按是書之作。為陳衍、董藻翔、于君彥、施景琛、歐陽英、諸人遵照泉山之名勝古蹟古物保存之條例發起。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會。然重古蹟先從泉山入手。自漢迄清之古蹟一一修復完善。而後記載其事。因纂是編。共十四節。攷泉山之地。漢高帝五年。立故越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冶。文獻通攷云。閩王無諸都冶。依山置壘。據將軍山歐冶池。以為勝。閩都記云。自無諸開國都冶。為冶城。注今將軍山也。唐元和八年。刺史裴次元始於冶山南闢為毬場。後梁太祖開平三年。封王審知為閩王。都泉山。樵隱山房集。閩三十六宮舊址在冶山下。故清梁章鉅賦三十六宮詩云。三十六宮在何所。舊址蒼茫不可覩。夫古代之名勝。今已傾頹。蓋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古蹟

湖隱外史一卷 國學保存會排印本

明葉紹袁撰、紹袁字仲韶、吳江人、號天寥道人、天啟進士、官工部主事、不耐吏職、乞養歸、妻沈宛君工詩、五子三女並有文藻、一門之中、更相唱和、乙酉之變、棄家為僧、自號粟庵、有甲行日注之作、又自撰年譜、年譜別記、後之讀者多悲其不遇也、按是書所著之大義、為紹袁自憤早歲牢落、侘傺幽傷、隱于分湖之上、觸景寓感、紀其一時逸居事蹟遊眺見聞、成分湖之史、凡分目例三十有八、雖偏部短記、而于風景、靈異、古蹟、天行、社賽、祠寺、名哲、懿戚、文惟、令望、輿會、著作、殉難、武略、俠游、敦履、棲逸、容止、藝事、戰功、義贄、倚聚、畸跡、流寓、遯合、梵衲、飛錫、靈章、冥秘、方鈔、鴻術、庶姓、青衣、土產、村落、園墅、橋梁、塚墓、皆分條臚列無遺、蓋所紀純為草野之事、不涉朝廷、實可稱氏史之藉也、而世或謂中國無氏史、此非其一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 古蹟

佛山忠義鄉志十四卷 清刻本

清吴榮光撰。榮光字荷屋，號伯榮，南海人。嘉慶進士，由編修擢御史，巡視天津漕務，肅清積弊。道光間官至湖南巡撫，平江華猺有功，兼署湖廣總督，坐事降福建布政使。工書畫，精鑑金石，有歷代名人年譜、筠清館金石錄等作。按是鄉志，舊有陳氏雲麓手纂之書，而榮光據其舊志續編是書。其門類排署，藝文金石搜羅增改，各加論正。前志凡十門，是志分為十四門：鄉城、鄉事、選舉、鄉俗、鄉學、鄉防、名宦、人物、藝文，九門悉仍其舊。析官典為祀典、官署兩門，而增鄉禁一門，全載告示，以別藝文。再增金石、雜錄，兩門以廣聞見也。攷佛山鎮，在廣東治西南四十里，本南海縣地也。按鄉之名，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漢因秦制，縣方百里，則鄉之大與縣等。而佛山忠義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乘 廣東

廣七里，袤十里，可謂小矣，而獨有志者，以其為忠義鄉之故耳。

陸豐縣鄉土志不分卷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無序例等文。按鄉土之志，皆遵清光緒末年學部頒發之目例纂修，而是志不分門類，全編共為六十章。其首章至三章，攷上古以至清末本縣之建置。第四至六章，攷本縣之疆域。第七章攷道路之總計。第八九章，攷本縣之形勢。第十十一章，攷人民之種族。第十二章，攷異種之民族。第十三章，攷唐時陸豐之人物。第十四章，攷宋時陸豐之科第。第十五章，攷宋端宗之遺蹟。第十六章，攷宋范良臣之犒師。第十七章言宋鄭復翁之忠烈。第十八十九章言宋文丞相之遺蹟。第二十章言元之起兵。第二十一至三十一章言海寇為亂與平寇之事。第三十二至三十六章言明代文化與官績之事。第三十七至五十章言儒林孝友忠義之事。第五十一五十二章，言縣中之名勝古蹟。第五十三至六十章，言縣中實業物產之情形。此是志之大旨也。按陸豐縣，漢龍川縣地，自晉至明為海豐縣地，清分置陸豐縣，屬廣東惠州府。此陸豐縣之大畧者也。

連山廳鄉土志不分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篇首無序例等文。總目共分十五門。一曰歷史，攷其境界之變遷也。自夏商之時以至清道光十二年止。二曰政績，惟載明清兩代之仕也。三曰兵事，記宋末與明清剿匪之事也。四曰耆舊，自漢迄明，一代採二三人事蹟而已，獨清朝收數十人，皆非名士也。五曰人類，記猺民之故事也。六曰戶口，惟記清代之調查也。七曰民族，攷其一邑姓氏之世系也。八曰宗教，記天主耶穌之徒也。九曰實業，記商賈之事也。十曰地理，攷其廳屬村鎮之疆界也。十一曰山，是廳之丘陵多至四十有一座，分條詳註，甚明晰也。十二曰水，皆村邊河流，十有二條，與山之攷定相同也。十三曰道路，記其境內驛路里數之遠近也。十四曰物產，分動物、植物、礦物三類而記之也。十五曰商務，記運輸之事也。此是志之大旨也。按連山廳漢桂陽縣地，南朝梁分置廣德縣，隋改曰廣澤，又改曰連山，故城在今廣東連山縣西北。明徙於今縣西百二十里，又徙今治。清初屬連州，後升為直隸廳，今改廳曰縣。此乃是廳之大畧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乘 廣東

連平州鄉土志一卷 鈔本

清謝錫善撰。錫善連平人。光緒乙酉拔貢。曾任饒平東安二縣教諭。是書成於光緒三十四年。篇中大旨云。按學部奏定章程。以編輯鄉土志有關鄉邦文獻掌故。采錄舊籍。詳確事蹟。爰掇拾見聞。旁搜志乘。詳山川之形勢。明道里之程途。式先哲之儀型。知民情之趨嚮。由是以推求顧氏郡國利病書。參定大清一

統志。編纂以成此書也。攷連平之州。因九連山之平而定名也。明季天啟末造。至崇禎四五年間。賊渠陳萬等巢九連山内。聚衆蹂躪各地。官兵會剿平之。於是有建連平州之議。轄和平河源兩縣。委長寧縣知縣陳國正。以建城建署之役。委永安縣知縣年應受。以丈勘賊田。履畝清查。又割賦成色。以定糧制。召佃養兵。以定兵制。年應受即調任連平新

州。加以知州銜管事。嗣和平河源兩縣以地方遠。仍請隸惠州府。爲便州屬。分設上坪長吉忠信三巡檢。里司自治。此明季創建州之大畧也。

曲江縣鄉土志不分卷 鈔本

清呂甫賡、范建勳、梁朝俊、黃文蔚、廖文楷同撰。甫賡等曲江人，皆縣學生，奉命同編是志。篇首無序例之文，全書分為六門，而甫賡五人分任之。一曰歷史，二曰政績，三曰道路，四曰山川，五曰商務，六曰物產。按歷史、政績門出甫賡之手，乃參攷正史、舊志所載事蹟而成之也。道路門出建勳之手，攷大清一統志及郡縣志以詳縣城地理之境界也。山川門出朝俊之手，為記本縣古蹟、祠廟、橋梁、河流、山脈諸事也。商務門出文蔚之手，記載本縣運出物品與各地輸入之貨物也。物產門出文楷之手，分植物、動物、礦物三類，條分縷析，記錄詳於他門也。此是書之大旨焉。按鄉土之志，應切時事，黜華崇實，提其要，引其機，授受初學。而是志撰者皆非博學之士，故編中鈔撮古籍，多失其當，非斯志之宗旨也。

和平縣鄉土志不分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篇端無序例之文首冠和平縣全屬輿圖一幅總目共分十五門一曰歷史建置二曰政績錄三曰兵事錄四曰耆舊錄五曰人類六曰戶口七曰氏族八曰宗教九曰實業十曰地理十一曰山十二曰水十三曰道路十四曰物產十五曰商務其十五類皆遵照當時學部頒發之目例次序以

修是志也按和平縣為明正德十三年戊寅春都御史王守仁平浰賊池仲容等夏五月奏割龍川河源地而置和平縣攷其修志大旨為遵學部釐定章程編輯鄉土之歷史為教科之用特開編書局採擇古史舊志諸籍依類分編又徵求本鄉先輩各就耳目所知折中棄取而成是書以備誦習者易於觀覽也

始興縣鄉土志不分卷 鉛印本

清張報和撰報和始興人是書撰於光緒三十三年篇端有報和序次冠始興縣境圖編中分類皆遵學部之目例依次纂輯其歷史照舊史籍以訂正之昭其慎也政績附錄近人為守土紀實蹟也兵事專詳五十年內防亂階也耆舊各取其長名臣名儒忠節循吏等類採舊史掇家乘擇其尤也戶口氏族宗教

人類不齊示其辨也士農工商各有實業分紀之重國本也地理分內外約註明毗連區俾童年熟悉匪特不忍輕去其鄉言故里之重也動植礦物各產商務雖少特別然能改良進步亦國家之要事也此是志所述之大旨也按始興縣今廣東南雄州也攷其舊縣志於咸豐四年遭兵燹片板無存故是志惟據正史參證而成之也

閩縣鄉土志八卷 鉛印本

清鄭祖庚撰。祖庚字新輿，閩縣人。光緒戊子舉人。是志爲按學部頒示目例編纂成書。事求詳核，文期簡雅，採錄正史舊志之文，訂成課本。總目共分十五門，曰歷史、曰政績、曰兵事、曰耆舊、曰人類、曰户口、曰氏族、曰宗教、曰實業、曰地理、曰山、曰水、曰道路、曰物産、曰商務。其大旨云：歷史則講鄉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實；於地理則講鄉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賢之祠廟遺蹟等類；於格致則講鄉土之動物植物礦物，凡關於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稱。蓋以幼穉之知識，遽求高深之理想，勢必鑿枘難入。惟鄉土之事爲耳所習聞，目所常見，雖街巷談論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平時供兒童之嬉戲者，一經指點，皆成學問。其引人誦習入勝之法，無逾於此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乘 福建

侯官縣鄉土志八卷 鉛印本

清鄭祖庚撰。祖庚有閩縣鄉土志，已著錄。是編改是志與閩縣鄉土志同時而成。總目分劃八門：曰建置沿革，曰政績錄，曰兵事錄，曰耆舊錄，曰版籍畧，曰地形畧，曰物産，曰商務雜述。其大旨云：侯官故治控治閩甌之地，今倚省郭，邑於福州也。網羅文獻，剷費搜求，故志歷史第一。東城居民，繼甌而遷，淮竹馬迎郎，八姓爰偕，宋明鼎盛之時，進化克階，故志人類第二。嫏環之域，螺女之居，何者闤市，何者田廬，若指上之紋，形勢羅列，故志幅員第三。農兼樹畜，工先閩治，推精推新，以商彝夏，利用阜財，疇稱健者，故志貨殖第四。按此四則，為本志之綱也。侯官為漢治縣，後漢改為侯官，南朝改為東侯官，隋更名原豐，又改閩縣，故治在今福建閩侯縣治山之麓也。此侯官地域之大畧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志類　福建

廣寧縣鄉土志不分卷 鉛印本

清蕭雨春撰。雨春字沛三，號養光，明齋主人，廣寧人。光緒三十二年奉學部令而編輯是志。篇中大旨云依學部頒示例目，觸類引伸，集錄而成。凡城池、區域、山河、道里，莫不指陳確切，考覈詳明也。按廣寧之邑，遠在遼東，文化不興，故向無志書。遼寧一地，溯自唐虞，而後半屬戎狄，商周為肅慎氏國，漢為燕人王滿所據，晉為慕容氏都，唐隸渤海郡，未幾地屬契丹，至有宋一代，卒莫能復，明為遼東置衛設州，後永樂七年以山海關內隸京師，而全遼之地遂廢焉。此廣寧之大畧也。攷雨春之撰是志，遍採古今實錄有關於人心風俗者，莫不縷晰條分。其記城池、村鎮，如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志也。其詳道里、疆域，如張博望之指陳西域形勢也。其論山脈、水源，如徐霞客之分南龍、北龍也。至於先賢、世族、人物、名稱，則仿史遷傳贊之例，詞簡而意該，文約而事博，此鄉土志體例最善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地理志乘 遼寧

懷德縣鄉土志不分卷 鉛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無序例等文。冠懷德縣全境自治區域圖一幅。是志全編共分四十六門。一曰歷代建置沿革。二曰政績。三曰兵事。四曰氏族。五曰實業。六曰農政。七曰工政。八曰物產。九曰疆界。十曰道路鐵路。十一曰軍制。十二曰衙署。十三曰戶口。十四曰人類。十五曰風俗。十六曰學務。十七曰警務。十八曰商政。十九曰商務。二十曰捐稅。二十一曰宗教。二十二曰政績。二十三曰除害。二十四曰訴訟。二十五曰耆老。二十六曰事業。二十七曰山。二十八曰水。二十九曰兵事。三十曰賑務。三十一曰礦產。三十二曰田賦。三十三曰古城。三十四曰柳條邊。三十五曰小邊。三十六曰古邊。三十七曰西新邊壕。三十八曰石人。三十九名石佛。四十曰古榆。四十一曰險要。四十二曰村鎮。四十三曰城池。四十四曰職官。四十五曰節烈。四十六曰善局。按是書所分門類。錯雜之甚。如兵事一門。前後重複。其實事則前言軍事。後論賊匪。是後一門應曰匪患也。如古城至古榆之八門。分記瑣事。其實立古蹟一門。皆可包括。如政績政蹟商政商務之類。皆條分縷析。未得其當也。後之修鄉土志者。是書之例。可不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乘 遼寧

錦州府鄉土志不分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無序例等文其大旨據清光緒間學部頒發目例而成是志附疆域圖一幅總目分為七門曰歷史曰人類曰地理曰古蹟曰市鎮曰道路曰物產其歷史門記建置政績兵事耆舊之事也人類門記戶口氏族宗教之事也地理門記城郭區域之事也古蹟門記祠廟坊表橋梁之事也市鎮門記學堂警務之事也道路門記交通之事也物產門分植物動物礦物三類而記之也其全編梗概如是按錦州府漢無慮縣地晉慕容氏置西樂郡唐柳城縣遼置錦州屬永樂縣金元因其名明改置廣寧中左二屯衛清改置廣寧府治廣寧縣尋設錦州府移治錦縣屬奉天府也此錦州府建置之大畧者也

義州鄉土志不分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無序例等文總目分為十五門一曰歷史二曰政績三曰兵事四曰耆舊五曰人類六曰戶口七曰氏族八曰宗教九曰實業十曰地理十一曰山十二曰水十三曰道路十四曰物產十五曰商務其政績門附以田賦稅釐警務賑務諸事實業門附學務農政商政工政諸事地理門附全境圖道路圖城郭學堂圖四鄉學堂圖巡警座落圖山圖河圖各一幅此是志之大旨也按義州清順治初年以其地與察哈爾王康熙十六年叛討平之設城守尉及巡檢屬廣寧縣雍正二年改屬錦州府移府通判治之十年設管邊同知十二年升為義州仍屬錦州府今仍之此是州之大畧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地理志乘 遼寧

魏鄭公集三卷 畿輔叢書本

唐魏徵撰、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其事蹟詳唐書本傳、考新舊唐志載魏徵集二十卷、而宋史藝文志以後諸家書目、均未著錄、全書當亡於宋時、按前編記傳類載魏鄭公諫議錄五卷、唐王方慶撰、專收奏議之文、今是書為清末輯本、乃採錄於全唐文、加以棄取、凡已見諫錄者不復登載、其卷數亦據全唐文作

三卷、按玄成諫納元吉妃數條、雖散見各書、而諫錄均未載、及豈以其事涉猥褻、而故遺之歟、文貞生隋唐之際、好縱橫之學、其事原不必深論、性出處大節、不容或昧、若文貞者、責之以不知擇主則可、罪之以輔導無狀亦可、惟謂之為忘主事仇、則不可、何也、唐之天下、高祖之天下也、唐之百官、高祖之百官也、所任太子洗馬、亦高祖之太子洗馬、建成烏得而私之、雖官僚府僚、當時皆所自辟、而父在子不得自專、即君在臣不得有二、奉身而退正也、歸心帝室亦正也、太宗朝命公為太子太師、承乾之亂、未聞以其事晉王而議之也、新書云、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豈或然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魏鄭公詩集一卷 畿輔叢書本

唐魏徵撰、徵之文集三卷、已著錄本編、是書乃輯自全唐詩中、共三十五首、五郊樂章二十首、享太廟樂章十一首、賦西漢一首、暮秋言懷一首、述懷一首、奉和正日臨朝應詔一首、考唐書樂志曰祀五方上帝五郊樂、祀黃帝降神奏宮音、皇帝行用太和、登歌奠玉帛用肅和、迎俎用雍和、酌獻飲福用壽和、送文舞出迎武舞用凱安、送神用豫和、其太和壽和凱安豫和四章辭同圜丘、祀青帝降神奏角音、祀赤帝降神奏徵音、祀白帝降神奏商音、祀黑帝降神奏羽音、餘同黃帝、樂志又云貞觀中享太廟樂、迎神用永和、九變辭同皇帝行用太和、登歌酌鬯用肅和、迎俎用雍和、獻皇祖宣簡公皇祖懿王同用長發之舞、元皇帝用大成之舞、高祖用大明之舞、皇帝飲

福用壽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武舞用凱安、徹俎用雍和、送神用永和、其太和凱安辭同冬至圜丘、今按玄成之樂章節奏與唐樂志正合、則可見一朝禮樂規矩準繩、皆有定制、樂府司樂音律有次、故史志所載樂章制度與玄成所作之樂章次第同、以此一集可明辨史志之不謬也、

李衛公集補遺一卷 畿輔叢書本

唐李德裕撰、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宰相、事蹟皆詳唐書本傳、德裕有次柳氏舊聞、與會元一品集、已著錄、前編、是書為清王用臣輯於光緒十三年也、考新唐書藝文志載德裕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又姑臧集五卷、窮愁志三卷、前編則收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提要云、外集四卷即窮愁賦也、今據外集考之、其說是也、按是集乃掇拾散佚、輯錄而成、奏疏書序七篇、古今體詩九首、皆原集中所遺之作也、會昌一品集皆武宗時制誥、別集皆賦詩雜文、外集皆論史之文、故外集為窮愁錄也、此補遺乃補會昌一品集及別集之闕、與窮愁錄中之文體例則大異矣、

李相國遺文一卷 畿輔叢書本

唐李絳撰、絳有李相國論事集、前編已著錄焉、按是書乃後人所輯、然卷首不題編者名氏、故無考也、全書錄文九篇、奏疏二、議論五、碑銘一、賦一、其文雖少、而有裨史事者三篇、如論回鶻請昏論備回鶻二文、今讀之可知唐代與西域之往來、其兵部尚書王紹神道碑銘一文、序之甚詳、可據之以校唐書紹傳、全書篇幅雖少、實考史有益之集也、故前編提要亦舉相國論事集數條、訂證唐書言之確矣、

金忠潔公集六卷 畿輔叢書本

明金鉉撰。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期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事蹟具明史本傳。考鉉，明贈謚忠節，清賜謚忠潔。明史藝文志云：金忠潔文集六卷。畿輔通志據明藝文志亦作文集六卷。又引畿輔人物考作八卷。今按是書六卷，與明志正合，然乃詩文集，而非獨文集也。則明志與人物考所載，皆非此本歟。是集卷端有鉉本傳，次為鉉弟鏡所編年譜，其目錄編次，卷一為語錄，卷二書札，卷三奏疏，卷四序論辯策說解題跋之類，卷五碑記祭文，卷六則詩歌也。全編首尾無序跋之文，故是本自何時行於世，未可知也。

史忠正公集四卷附錄一卷 畿輔叢書本

明史可法撰。可法字道鄰，大興人，原籍祥符。崇禎戊辰進士，性孤耿有志略，崇禎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聲望峻偉。甲申聞國破，涕泣三日夜，繼而忠奮自命，志滅賊報讐，擁立福王於金陵，拜內閣大學士，自請督師，駐節揚州，會清兵定京師，可法上書攝政王，悲慟淋漓，累數千言，圖存社稷。乙酉大兵攻維揚，可法竭力禦守，城破不屈，卒。事蹟詳明史本傳。考是書乃可法元孫開紀所編，刊於乾隆乙未。卷首冠乾隆聖諭及御製詩文數篇。原集卷一為奏疏，卷二書札，卷三家書，卷四雜文，附詩三首。其後附錄為開紀所輯，首錄明史公本傳，次畿輔志列傳、方苞左史逸事、黎士宏書殉揚州事、張斯善功德記、宋之正六安生祠記、謝啟昆墓祠記諸文，皆可考證可法

史事之作也故開純彙鈔附焉今按可法文章足以見其慷慨致命之志然其孤忠亮節載在史志不待文詞而後傳矣

申端愍詩集八卷 畿輔叢書本

明申佳允撰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有詩集六卷前編已著錄焉按前編云申忠愍詩集六卷今考明史佳允本傳云佳允年四十三歲死贈太僕少卿謚節愍本朝賜謚端愍是公明之謚曰節愍清賜謚曰端愍前編作忠愍當是端愍之誤而前編著錄佳允詩六卷乃公長子涵光所編是書八卷本者古詩律詩絕句外又增咏景咏史各一卷此與六卷本之所以異者是也是本為後人彙輯附於文集之末今按陳子龍撰節愍公外傳云公性儉素雖歷華要不營生產居處甚薄與人交平易無崖岸而中實耿介嗜讀書非公事手不離緗素於詩好稱李崆峒何大復云年譜又云詩好李空同及于鱗春集以後專力於杜陵矣據此言之則佳允之

詩初學空同晚年而宗於工部也。

申端愍公文集三卷（畿輔叢書本）

明申佳允撰。佳允字孔嘉，其八卷本詩集已著錄，于是編，按是集首卷為聖諭及魏裔介、王崇簡、周體觀、張王治諸人上疏請議褒榮恩卹端愍公之文也，並非佳允之作。卷一為公之奏議，卷二為記、傳、序、行狀、題跋之文，皆出佳允手也。其末卷首錄明史佳允本傳，次為陳子龍所作申節愍公外傳，次年譜，次殷岳為公作行狀，馬世俊作祭田記，余維樞復作申端愍公祀田記，而丁敬所作杞縣重建邑侯申端愍公祠堂碑，附之卷終也。今按佳允平生好吟詠，詩學李崆峒，晚年則喜杜工部，故其詩較勝於文。然其文章惟奏疏一體，又長於他作爾。

忠裕堂集一卷 畿輔叢書本

清申涵盼撰、涵盼字隨叔、永年人、佳允之次子也、順治進士、官檢討、有通鑑評語、西齋詩文集、諸作、今按涵盼是集、自記、傳、書、序以及碑銘、雜著、體無不備、詞無不工、毘陵陳玉璂序其書云、吾聞當日經濟與文章相表裏、他不具述、即如歐公通進一書、娓娓千餘言、反復利害、洞悉事機、而蘇公上神宗一書亦娓娓千餘言、痛陳時政、骨鯁之氣、凜然筆端、他日二公之建樹、卒能如其書之所言、今隨叔將第於其文求之乎、於此亦豈有意乎、觀玉璂之序、可知涵盼文章多國家政治之議論、非獨工於文詞也、而涵盼之詩學其父佳允、以少陵為宗、能與長兄涵光並驅矣、

拾遺集二卷 畿輔叢書本

清申居鄖撰、居鄖永年人、涵煜之孫、頲之從子也、其事蹟未詳、按是書乃居鄖採輯其先人詩文、或其人無專集流傳、或集中所佚之作、彙以成編、卷上為詩、卷下為文、共收二十人、皆載小傳、篇中居首者曰申綸、字廷言、號南濱、居鄖六世祖也、宏治戊午舉人、乙丑進士、官郡守、事見滇省人物考、自綸以後、依輩行次第至頲而止、頲者清順治時人也、據此考證、是書應輯於清康熙年間、則居鄖當亦康熙時人矣、

習齋記餘十卷畿輔叢書本

清顏元撰、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明末其父戍遼東、歿於關外、元貧無立錐、百計拮据、覓其骨歸葬、故世以孝子稱之、元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存編、已著錄、前編是書為元之文集、其門人鍾錂輯而成之、錂序云、習齋記餘者、先師顏子手著也、齋以習名者何、藥世也、藥世者何、世儒口頭見道、筆頭見道、顏子矯枉救失、遵論語開章之義、尚習行也、餘者何、對德言之也、謂吮毫濡墨非身心正業、直緒餘也、餘似宜舍、何為記之也、顏子發明正學、矢口捆管、皆以文載道、非沉溺雕蟲也、惜藏弄不慎、遺稿殊多散亡、錂也不敏、彙而輯之、類分卷釐、敢存梗概、令按鍾錂之序乃申明其師為學之大旨、而元之為學、主於屬實行、濟實用、本出姚江、而加以刻苦介然自成一家言、故其為說往往與宋儒有異同之論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尹氏健餘文集十卷 畿輔叢書本

清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遂為博野人、父公弼、早卒、母李夫人以節孝旌門、會一少孤貧、母口授論語、即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既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性篤孝、少時授經祁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卒於乾隆十三年、年五十有八歲、有鑑錄、呂語集粹等著、按是集分類編次、約言五、序四十二、記二十五、書十八、啟二、祝文二十九、祭文十一、傳一、墓誌二、墓表二、碑銘四、題跋二十、雜著二十四、凡百九十一篇、為十卷、考會一門人王擊瑲於會一卒後三年、編纂尹元孚遺集、其撰文集序云、先生文凡三變、其少而宕激於中也、若紓蹙雲鱗以勃鬱、其壯而肆之外也、若鳳之詭然而高翔、其晚而成之、以簡質也、若桂吹古香、松傳老韵、要皆本之於道、而以程朱之學為門庭、以周孔之書為歸宿也、今觀會一之文章、篤古而達、詞高潔而風雅、擊瑲之言、非過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留耕堂詩集一卷 畿輔叢書本

清殷岳撰。岳字宗山,雞澤人,明舉人,京師陷落,入西山,與弟淵謀舉義,淵被逮,岳匿申涵光家得免。清初任睢寧縣,投劾歸,能詩,所作為古體,莽莽然肖其人。是書全篇皆五言古詩,其讀史三十首、感懷六十六首,皆氣甚壯,韵甚長,尚有明代詩人之餘力,其揮灑淋漓,自寫天趣,蓋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悽心卯壑,名利兩忘,風月往還,煙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琱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之以繩削也。岳之為詩,其可自成一家歟。

玉暉堂詩五卷 畿輔叢書本

清趙湛撰。湛邯鄲人,其事蹟未詳,考是集中有雪中同申凫盟過訪田髴淵詩一首,按凫盟乃申端愍公之長子涵光也,涵光為明末清初時人,則湛亦斯時人也。是書卷一為五言古詩,卷二為七言古詩,卷三為五言律,卷四為七言律,卷五為五七絶句,多當時唱和題咏之作,寫景者如馬嵬函谷,吟情者如感遇秋懷,大抵皆激楚蒼涼,風韵蕭瑟,名利擲諸身外,時與良友作舞雩之遊,湛之平生志趣,其詩可見梗概矣。

無聞集四卷 東壁遺書本

清崔述撰。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府魏縣人。先世居大寧衛小興州，明初有名義者，以軍功起家。述曾祖維麟，號段垣，以舉人官大城教諭，學行冠一時。祖廉，父元森。元森承段垣之學，精研儒書，博綜時務。述五六歲時，從父受書，十一歲應童子試，已為縣令所賞，稍長則泛覽羣書，巨細不擇，詩賦詞章，應制舉

業，夙發泉湧，見者莫不嘆為奇才。卒於嘉慶二十一年，著有考信錄、古文尚書辨偽諸書行於世。按述之文章，學周秦諸子之筆法，其理論則崇孟軻，故其有孟子實事錄之作。集中之釋明、喻偽諸篇，無不似孟子言也。述又詳明考據，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文，而不求夫心之安也。精微辨析，如宋儒而未嘗空執虛理，而不核夫事之實也。故述之考信錄，志大而學正，識高而心細，實開考上古史學之先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金花始末二卷 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萬歷丙午舉人，癸丑進士，觀政兵部，選戶部山東司主事，以內艱歸，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以借發金花銀餉邊，降一級，引疾歸。光廟起原官，典新餉，以才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榆關軍務，進本部員外郎、武選司郎中。榆關還，引疾歸，再起尚寶司卿，升太

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授中憲大夫。予告回籍，以殉城難，贈大理寺卿，晉階嘉議大夫，賜謚忠節。按是書為公認真草十五種之一也。篇中奏疏為多，乃紀載明末借發金花銀餉事宜，有明祖制濟邊需呈，有李大司農桂亭借疏認罪疏，綴聖諭辨疏，有方內閣中涵、趙太宰見田、周太宰敬松、李少司農夢白疏，有省臺張公廷登、吳公亮嗣、亓公詩教、房公壯麗、薛公敷教公疏、單疏、各救疏，十餘上，而太宰洎亮嗣、詩教各另有疏，有南省臺晏文輝、趙紱等疏，有伯順兩請告疏及始末紀，茅止生元儀賜環紀諸文也。按金花之事，乃晚明之季，天下最急邊餉，而餉邊更急，當神廟末年庚辛之邊，更急於餉。大司農苦不給時，藉邊需應內供，而又或藉邊餉應他塞，獨於遼重欲減兵，伯順他日塞下曾言之，是

時伯順分司農子曹，以河南司攝廣東司，無可以應遼急，適廣東解金花，遂榷以應。蓋金花內供，舊以餉邊，神廟初方從司農內貯也，神廟怒謫伯順，官傾朝為伯順請，光廟御極，始復其官云云。此其事之本末，伯順記錄當時奏議之文，以成是書爾。

馬房本末一卷（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金花始末已著錄。是編是書為認真草十五種之二也。按孫含序云：伯順初蒞監督，即悄悄於昌破之陋習，思有以更張而洗發之，迨奉諱歸，王崑壁繼之，不翅蕭曹代相，李郭代將，卒能相與有成。今天下無事無耗蠹，而塞上脫巾，司農仰屋，朝廷亦無事不極其綜核，竟難可底之績。夫

何不盡取若兩公者，事事為之釐正，而令天下徒攢蹙於不可為也。天下人寧盡不若伯順，亦寧盡不若崑壁之若伯順乎。弁髦其事者不為也，傳舍其官者不為也，視以為錙銖不必急焉者，亦不為也。予以為總之不以真實心任國家事耳。蓋國家任之以事，即畀之以有為業，履其職矣，烏辭其事。故職不論崇卑也，事不論纖鉅也，真實任之，皆有以利

國家。國家原無曆職虛事也，然真與實相須而不實，更足以亂真，故求真莫如覈實，而覈實莫如去害，如苗然，去其害，而螟不食心，蠈不食節，蟘不食葉，蟊不食根，則實完矣。天下曆事事之虛名，而不為事事之實任者，無亦有所食於中，而自失其真者乎。今考篇中紀載馬房事者，其隱匿則劉國禎、牛尚忠，其發覺則趙夢臣、張文奎，說堂有伯順呈、崑壁

呈，批查有堂上兩劄，參駁有查司商議有崑壁數次書，知會有科院移文，題參有科院疏、本堂疏，追擬有旨，此全編皆紀馬房事宜之文書者也。

籽粒本末二卷（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金花始末等書，已著錄。是編按是書為認真草十五種之三也。其紀減徵籽粒始末之事，有公揭，有佃狀，有屯臺呈，有批駁詳，有允詳，有申催文，有三院會題疏，有貽張蓬玄書，有貽左屯臺書，有貽齋犀王書，有貽畢沖陽啟，有貽李續溪賈孔瀾書，有問紀萬石書，有報畢沖陽書，有再貽

左屯臺書，有屯臺報書，有貽邑令書，答糧廳書，有上大司農畢白陽書，有貽王兵使當扣不當加書。卷末附代族貼軍記啟文數篇，其全編大旨蓋如是也。令考孫合序書集云：余讀籽粒本末，殆伯順小試其宰天下之遠計乎。而竭其力所可為，圖其誼所當為，故仳離是閔，熏轑不問，凡黃綬斗食而上，可以引手為援，無不疾呼而與共其成，故積蠹立剔，

小民釋重負而休於蔭，善矣。陳孺宰天下如斯矣，比戶而呻吟，曾不一詢其苦，安問天下哉。嗟乎，今天下患盜而驅其民以益之，闢田而逋其民以蕪之，故終望伯順以天下為范陽也。

扶孤始末一卷 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馬房本末等已著錄、是編是書為認真草十五種之四也、紀張中丞樹藐孫之事、其呈則張一陽、張一璉二公舉張一璉一、其揭則與解嵩盤一、其書則兩與容城與畢冲陽、與賈肖皐、與署縣、與張生一選、其批則有畢冲陽、其善後則有孤產題辭、有家產數目、有揭債數目、有扶孤始末說、諸篇文書也、按扶孤事起於范一臬、一臬逝、事屢更不可問、乃有陰樂賢霸地之事、樂賢技長騙詐、協其兄思賢之力、能役吏、併能役官、伯順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偽詐緩我、既而府批至、乃盡如樂賢指、伯順不平、再以書問張、而樂賢揶揄使不得達、遣其暱客說伯順曰、陰所為不奪投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為人家事動自己氣、且貧生如不得地、咽喉立斷、將不受命、伯順笑曰、渠以伯順書為講情耶、以不奪為德、而我不德也、令于某日書投觀察、渠可往奪、籍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為他家、據理而行、何為動氣、命任他拚、地定要回、客代為究轉、伯順曰、渠只弄鬼、我只率真、地若即吐、可不多求、不然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再不必言、客去、樂賢果瞷伯順書到觀察、即隨入見、觀察詰責、欲行司理究之、樂賢崩角認罪、袖中出退地呈求免、乃批姑准退地免究、事遂定、伯順父太公乃同士紳經紀之、另立家督云云、扶孤之事、大義蓋如是爾、

箧餘集一卷 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籽粒本末等書，已著錄。是編為認真草十五種之五也。記上公車時撰述之事，篇中序孝友則孫鍾元凡弟盧墓序，制義則周景文制義叙，述榮遇則與劉任沐、李司城、徐恆山、范景龍諸人之書，表揚則胡芳宇、張時菴、李茂林、醫生嵩菴上人之序，節序則重陽讌集，弔祭則范一泉

公祭私祭之文也。全編大體如是。考第五鑰論是集，嘗云：讀伯順箧餘，乃信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言期適用，不駭眾以為高；行期中情，不違眾以為是。語其義則矗然而不誣，觀其辭則会然而莫及。力除詐斧偽斤之習，一返規仁矩義之真。文既具於性質，而道不謀於舌觚。仡而能奮，斡而能旋，小可以咸，槲可以容，豈渾渾嗚嗚者之可同日而語也。鑰之斯論，實誠然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農曹草一卷（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扶孫始末等書，已著錄。是編為認真草十五種之六也，紀其成進士筮仕農曹事蹟。其論鹽政，討袁滄孺諸書，與范景龍答周蔘洲有書，論期許楊振吾、范夢章、梁自明、周景文、王崑璧有書，贈友答友，寄社中友有書，賈孔瀾、劉心虞論號有書，論撰述有催倉廒疏，送大同守序，馬警

愚墓誌，孫泰宇行略，孫對楓紀實，賈生母祭文，諸作也。按伯順初主農曹政，若有慨於上下之不達者，而諄諄乎為大同守詳言之，且舉史評賈傅曰通達國體，及夫子以從政許端木賜者為言，其為論之義云，達者曰通，曰決，又曰從水入水曰達，今以水論達，濟川者不以波留通之說也，浮家者不以淺膠決之說也，往在顯皇帝朝，上與下相隔，中與外

相否，才聚而上，謂之升，而反投之野，財散而下，謂之渙，而反壅之朝，此其弊在無以決之，遂以不通成其不達，久之而不達者無終以不達之理，亦不必有以為之疏瀹而自達焉，則其達也，瘍之潰也，非絡之經也，隄之決也，非涉之利也。不達而達之害，所以為甚。今天下上下中外，習為綜核以疏瀹其誕謾，非不曰決所壅以宣所鬱也，而綜則傷細，核則

傷刻，未免附上以作忠，刓下以為能，甚或賢者梘格不得，念民不肖者又甚，或藉以為墨，究亦以不通成其不達。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和也，樂也，莊嚴也，端也，和則非激，樂則非慘，嚴則非酷，端則非瑣，非激非慘，非酷非瑣，而上之澤下究，下之瘼上聞，國計運而不積，人心鬯而不抑，天下同遊于九達之逵，十達之衢，無蹶步矣。考伯順夙負

練達之才、出膺特達之知、以其道兼善天下、天下深望之矣、

粵東鹽法草一卷 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篋餘集諸書已著錄、是編、是草為認真草十五種之七也、紀載典餉考粵東鹽法之議耳、其款有十四行部引、嚴考成、重京解、設運司、更任職、復淮課、通海北、增埠引、絕西運、均菜餉、索積貯、禁私鹽、烙魚船、正鹽斤、皆斟酌李僉事吳提舉之議、其經久可行者也、按伯順之所以興鹽法者、

欲以其餉邊也、而其所為調盈縮均利病、鹽課邊儲、互相關通者、其權一制之於公上、而下不得私、下有私而上過行之、所為難也、夫下私而上過、亦苦於無法而已、故議清鹽利、不得不議用鹽法、是亦有法則官不虐、官不虐則商不奸、商不奸則鹽盡歸引、鹽盡歸引則餉盡歸公、不然、利不歸上、害乃在下、而中飽奸人、弊殊為甚爾、故懲往事之弊、為經

久之圖，動深長之慮，而不狃目前之安。所謂就事勢所久偏枯者，為之調劑，人情所久鬱塞者，為之疏導，化私成公，因利為利，補歲月而佐邊儲，此伯順為議之義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福建鹽法草一卷（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農曹草諸作，已著錄。是編按是草為認真草十五種之八也。紀載典餉考閱鹽法之議耳。篇中有當革者，小票；有當禁者，私鹽多裝；請乞有當急者，速刷引恤土商也。其大義云：昔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周官鹽人職鹽政，以共百事；至管夷吾謹政鹽筴，而鹽始為富國之資；至漢大司馬屬官，若幹官，若兩長丞，若水衡都尉，若均輸官，皆主鹽事，而領鹽之官始繁，治鹽之法始密。明朝立法，視前代益詳，而法一志定，公私俱足。迨法廢而國與商交困，不可言矣。今天下鹽司獨入閩一場，歲辦為少，而且無巡御以行，無遠地也。然其商告苦不減他場，課虧額亦不減他司，故持籌者不得不議通久之法。善乎，伯順之議也。

歸里草一卷 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粤東鹽法草諸書已著錄、是編是集為認真草十五種之九也、篇中紀載、以農曹丁艱歸里之事、序三、碑記一、文三、書札十有四、讌語一、壽序一、按其大義、皆論忠孝節義之作、其論仁孝、有楊明宇賈正卿孫鍾元洎孝友堂讌語、論學、有王坦山論風化、為乃翁乃叔鄉飲、有答洪振溟、為生祠有張徐祠、有張徐碑、有胡芳宇父母祭文、論時政、有答袁滄孺論兩淮鹽利、回潘懷魯言清屯始末、答范景龍救荒、與范夢章簿書、答徐恆山治平書、慶弔有賀峻芳太沖陳范彭遊泮、有壽李母、有祭梁母、贈答有寄王珍吾、答徐恆山書、諸篇之文、全編大旨如是、皆伯順歸里閒居之作也、

待放草一卷 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福建鹽法草已著錄、是編是集為認真草十五種之十也、紀矯發金花待放即賜環事也、其奏疏、有助餉疏、序有贈張子于度序、贈養玄上人序、文有祭楊太公文、祭潘懷魯文、祭賈太夫人文、記有大慈庵碑記、贊有魁星贊、書有答徐恆山、與宋諡寰節推、答周毓陽開府、與張溶吾、齋犀玉、張鳳圖、畢沖陽、范鑑田、答李達亭、宋懷玉、賈衡怙、王崑璧、劉半舫、范懷洙、蘇石水、范夢章、賈孔瀾、楊允諧等書、啟有請諸友遊海淀啟、回張誠宇堂翁二啟也、按宋事洪皓錄事秀州、截浙東綱運米四萬於城下、以賑饑、其守以御筆所起罪且死、持之、皓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廉訪使王孝竭以違制抵辠、將奏脫之、皓乃曰公能終意、更得二萬乃可、孝

竭以聞未如數得蓋全花不急於綱運枵軍不減於饑民神廟聖明度越宋帝遠甚何伯順徒有洪皓之事而所遭皆其守不皆孝竭也不亦重可惜哉然伯順待黜闕下者久之顧獨從容筆札且無語不言念君恩如所云不敢藉逐臣名色真覺去國一身高名千古語為悱激矣

典餉草一卷（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歸里草等書已著錄是編為認真草十五種之十一也紀其再起入版曹典餉事篇中論帑有請帑兩疏有貽徐恆山張誠宇徐玉堂傅丹水賀見吾王崑壁袁位宇諸人書論餉有貽倪餉院范鑑湖賈孔瀾蘇石水諸人之書也按伯順之典餉一職一事其識靡不為餉用其心靡

不為餉用其力又靡不為餉殫故當時已共傳其事而今獨行其文其一疏再疏冒諱而非以沽名攖疾而罔敢或懈直欲宮中府中合為一體典兵典餉聯為一局以貫太傅之流涕武侯之訏謨其職超其心專至片札隻言或攢眉于未獲或快襟于既合淋漓慷慨寤寐于斯必欲俾天下盡脫常格而共營大算其力全其文遠斯豈典一職徽一事之

器哉。

樞曹草二卷（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待放草等作，已著錄。是編是集為認真草十五種之十二也，乃紀再起從樞曹司題覆之事。其文分類錄載，曰兵政，曰時政，曰文學，曰撰述。其兵政門多疏議，時政、文學二門多書札，撰述門為序論之文也。今按晚明之季，天下將亂，國家兵事最難，故樞曹倍苦於他曹，而方司更苦於他司。當熹廟辛壬之際，三韓兩河相繼淪陷，而方司苦更難言。其時伯順以兵略自農曹遷任，又以能文理章奏，若伯順者真職方哉。又按伯順之辯御史疏曰：不解避時忌，不會憚要人。又曰：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氣焰，概被臺省占絕；據掌故以論名臣，常見部曹居半。此其意何壯，品何高，自是名臣丰裁。其為中樞辯御史則曰：當各辦一付真實心腸，先

為國家，後為自己，為國家則參伍原無成心，為自己則爭執祇憑盛氣，此其語何溫，度何汪，自是一朝大臣之風也。

榆關草二卷 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典餉草諸作已著錄。是編，是集為認真草十五種之十三也。紀其以樞曹贊督師于榆關也。篇中為奏疏書札之文，皆論當時兵事之作。按古來大臣出督軍事，多以才望廷臣參佐幕府，自唐宋來軍事最著無如裴晉公之征淮西，而韓退之實為行軍司馬，故問所從誰，退之可謂依倚

得人。至於斷與不斷，一言淮蔡之功，竟以此成，而且以起八代之雄文，撰次平淮西碑，古人上馬討賊，下馬草檄，大才固若斯乎。伯順當相公攝司馬按視邊政，為條奏自請督師，並請為贊，有如晉公使諸軍按視還退之條奏與合，及自請行營，遂請以退之與行至退之以諫貶，尋入為祭酒，晉公以黨擠尋入平章，而伯順與相公皆以中璫忌罷歸，伯順

尋以太常召，相公亦尋召入政府，仍督軍事，相公之於裴，伯順之於韓，數百年來，何其脗相符合者也。

再歸草二卷　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樞曹草等作，已著錄。是編是集為認真草十五種之十四也。紀自榆關請告歸里事。伯順前著歸里草，故是曰再歸也。篇中為稟啟、銘、序、書札、諸文。按伯順先主司農政，以金花蒙斥歸，歸而復起，起而復以職方副郎自榆關督師孫承宗幕。歸然承宗在邊，原欲以有為業，不能為矣，遂以必歸拗其不欲歸，始而諸不歸者終欲要承宗以不歸，承宗終不要也，始不得不聽其歸。一時文武吏多乞從承宗歸，而得從承宗歸者，伯順及杜培亭、茅止生、馬滄淵四君子耳。故當熹廟時賦歸歟者，四君子與承宗五人，為當時之祥麟威鳳矣。

奉常草二卷（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有榆關草諸書已著錄。是編是集為認真草十五種最末之一書也，乃紀貳太常督糧之事。卷中疏議九，文二，序四，贊一，書啟三十篇，皆伯順為奉常時所撰之文也。按伯順以奉常亞卿攝大官丞事，所司皆天庖鼒鼐，固不問容臺業廣也。夫朝廷予之以官，即責之以事，滌源疏委，雖竹頭木屑，無不可以益國家，總在留心國計者，其真心籌度，為何如耳。故即大烹之竈，勺而以伯順為之議汰，議變，舉相沿之私利，出可佐縣官之用，若是者，以事為官，曾不以官為事，以官為事，則得其官，即以為事，以事為官，則盡其事，乃所以為官。居官而不盡事，朝廷亦焉用此官哉。又按第五鑰曰，鹿公之集，其名或以事，或以任，而不以文，非無文也，有其實而文隨之，初未嘗徒以文也。喻乎遂短韻高，絃長聲穩，自其質之所近，性之所生，豈人力為之哉。今以公之諸集證之，則鑰之議論非過譽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詩禮堂古文五卷 舊刻本

清王又樸撰。又樸字介山，天津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廬州府同知。有易翼述信，已著錄。前編是書，卷一讀經，卷二讀史，卷三論事，卷四雜著，卷五傳紀、雜說。按又樸之初學古文也，以其友人孫又深、謝信符，傑然奮興，獨違俗競為古文辭，雖時藝亦以古文氣度行其間。又樸慕而學之，及成進士，見方望溪於京師，

持所為古今文者為贄，望溪曰：時藝則得矣，然余久不視此，至古文當觀古之制作者，蓋古人非苟焉而作也，有義焉，非於聖人精理微言有所闡明則不作，非於世道有所維持關係則不作；有法焉，詳所當詳，略所當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因說史記蕭曹二世家以為概，又樸乃深悟其理，退而出篋中舊稿盡焚之，自是以後論文於方望溪，而望溪終稱其文。是集所錄諸篇，大抵多又樸官後之作，深守清代古文家法也。

哀遺草堂詩鈔十卷 同治刻本

清楊翰撰。翰字海琴，一字伯飛，號息柯，宛平人。道光進士，官至辰永沅靖道。工書畫，好金石文字，長於鑑賞，晚年罷官遊粵，有粵得碑記之作。是書前有自序，全編古今體詩四百四十餘首。其記云：翰少愛閒靜，每遇山水佳處，僧廬道院閒輒留連不去，耽吟詠，幼讀三百篇、楚詞，至言情寫景之什，有動於中，即學拈

句。十齡已有存者，及後多馳騁之作。中年以後，繙閱自嫌，輒刪去，存者遂無多篇。自入詞館，所作皆不可存，後以人事紛挐，偶有韻語，多未留稿。及出守永州，歷覽元柳遺跡，喜其江山清曠，石壁崢嶸，前賢刻詩殆徧，因為之修復名勝，摩崖記事，與諸詞人相贈答，題詠尤多，始將前此所存，搜尋鈔錄，復將恣肆語、綺麗語、酬應語，一一刪除，又依古人所謂詩須有為而作，無論長篇短什，必有作意，方可存之之語，選輯而成。此是書之大旨也。按翰之詩，清矯拔俗，其平生心迹，皆寄於詩，斯集可見之矣。

長者集不分卷 舊鈔本

清鄒應臨撰。應臨字元獲，真定人。其事蹟未詳。按是書自序，為順治時人也。篇中皆評議史事，自六國秦趙澠池之會，至元朝而止。其大義云：嘗觀人之有身，有才則顯，無才則微。學焉則智，不學則愚。功德加于當世，則譽望著之而榮；不然，則爾汝受之而辱。若是乎人生於世，苟無一長以自立，烏乎可哉。然而擅所

長者，又必要之於道以為極。夫道者，渾天地萬物而為名者也。器之大者，則得其全；器之小者，則拘於偏。識之深者，則參其精；識之淺者，則泥於粗。故聖賢之心與道洽，豪傑之氣恆與道拒。夫不矜才學以陵物，與物無忤，不恃功德以驕世，與世兩忘，既合乎聖賢之心，復化乎豪傑之氣，故其身之所履，安而不危，福而不禍，延而不促，立一身於有餘，孰與

以不足耶？每取其一事，而反覆玩之，輒動人無窮之思焉。因彙其事集之，統尊曰長者集。不必其人皆有長者之名也，以其器識同歸於道，其相去不遠爾。按其論斷未必為古人所許，應臨其為明末清初之隱士者與。

蘇詩補注八卷 乾隆四十七年大興翁氏蘇齋刻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乾隆進士，官至内閣學士。精心汲古，好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摘抉精審，書法尤冠絶一時。海内求書碑版者多歸之。有兩漢金石記、經義考補、復初齋全集。諸作按注蘇詩者無慮百數十家，其行於世者，惟永嘉王十朋、吳興施元之、海寧查慎行最著，而桐鄉馮映

榴復彙三家，兼采新舊各家説，纂成合注。方綱是書，乃參考施注，附錄顧禧志道集各條，詳為辨證，又以宋嘉泰槧本勘定，參以己意，而成此編。考王楙野客叢談辨蘇詩應記儂家舊姓西，是住字，周櫟園書影稱其大有意味，為正一字。坡公當九泉相賞也，而郭頻伽靈芬館詩話復有補注數條，謂以意逆志，乃可得之，穿鑿膚淺，去之益遠。以此彌覺陸

放翁極言注蘇詩之不易也。謂必知作者之意，方可注之。方綱是書，庶幾無憾矣。

嵐漪小草一卷（乾隆丁未南昌使院刻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蘇詩補注諸書已著錄。是編是書乃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方綱按試南康郡，遊覽匡廬山之作也。按南康郡在廬山東南，由德安入星子，必經山之隘口，而試院在山之麓，與湖中落星石相對也。考方綱以七月十四日入隘口，飯瞻雲寺，比試竣，以八月二日宿秀峯寺，明晨遊萬杉棲賢，午到白鹿洞書院，初四日竝五老峯東北度吳章嶺至九江，此廬山之陽，經遊大略也。篇中數詩試院作，合前後入山出山，凡四十九首，不曰匡廬小草，而曰嵐漪者，落星石上舊有嵐漪軒，見山谷外集詩注，蓋宋龍圖閣學士吳仲庶所題者。今其址廢已久，方綱因書嵐漪二字於試院後軒，名兹集，所以志之也。

翁比部詩鈔一卷（嘉業堂刻本）

清翁樹培撰。樹培字宜泉，大興人，覃谿學士之子，乾隆進士，官至刑部郎中。按考仕履詳學士所作小傳，父子先後入詞館，歷清華，卷阿從游，柏梁應制，並承恩眷，士林羨為榮遇也。夫方綱之詩，雖宗法西江，亦曾取唐宋大家古詩審其音節，如趙秋谷聲調之例，以故樹培所作，多標舉性情，神明律呂，譬如球鏘鳴，而鎛鐘應也。方綱喜考證金石，樹培於蒼雅篆籀，靡不綜覽，尤善分隸，淵源所漸，有自來矣。癖好古泉，卷中五銖錢范一首，自注云，潘毅堂藏大泉五十錢范，底有文曰宜泉吉利，其字宜泉，蓋取諸此。據是一端，可以見其志趣嗜古之深也。

蕙襟集十二卷 刻本

清馮秀瑩撰。秀瑩字子哲，一字蕙襟，本浙之慈谿人。乾隆間高祖某公移家京師，隸大興籍。秀瑩咸豐二年舉人，充景山教習。同治二年選授雲南恩安知縣，以循良課最調昆明，甫受事，聞父桀病，即乞養歸。時滇遭回亂，凡引退者輒罪以規避。秀瑩堅請於巡撫林鴻年，再三始允。改教職歸，而父已歿矣。既從楊禮南校士四川，服滿，改中書。旋改同知，需次蜀中。十年，轉饟入都，敘勞擢員外郎。以貧故仍返川，歷主講芙蓉、少城、錦官書院。光緒二十三年六十三歲卒。考畿輔先哲傳云：秀瑩妻為沈一清女仲懿，工為詩詞，夫妻唱和，互為師友。甫十年而卒。秀瑩方壯年，誓不再娶，取七發意自號根桐居士，名其齋曰守雁山房。其所為詩古文詞卓然名世，而詞尤工。晚號握月生，手輯蕙襟集四十卷。今按是集十二卷，卷一為五言古詩，二曰七言古詩，三曰擬古樂府，四曰五言律，五曰七言律，六曰五七絕句，七八九十曰長短句，十一二為文集。其卷首冠朱寓瀛所撰秀瑩本傳，次為楊南禮、孫增、何明載、洵諸人之序，次詩評，次弁言。按此書十二卷，乃秀瑩詩文之集，而畿輔先哲傳言蕙襟集四十卷者，秀瑩之全集也。是集朱寓瀛弁言亦云蕙襟手輯全集四十卷，未有刊行，可知先哲傳之言不為誤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友竹草堂文集六卷　刻本

清蔣慶第撰、慶第字箸生、玉田人、咸豐進士、知章丘縣事、是書無序跋之文、卷首有總目、共文九十四篇、卷一曰論、卷二曰說、卷三曰雜著、曰書、曰序、曰記、卷四曰行述、曰事略、曰表誌、卷五曰公牘、曰刑案、卷六爲補遺數篇、按慶第之文、皆讀經史之論、其於天象、數術、史傳、諸子、無不評議、可謂博矣、然多空虛之論、不明考據之學、故其讀司馬法一文、首則引姚姬傳之語、尚是墨守桐城古文之風、非考訂之作也、

友竹草堂詩集二卷　刻本

清蔣慶第撰、慶第有友竹草堂文集六卷已著錄、是編按是集上卷古詩四十餘首、下卷律詩絶句五十餘首、其擬古體有擬白馬篇、擬名都篇、歌行有至正銅印歌、諸葛銅鼓歌、俠客行、金臺行、贈答有贈李星如、題詠有題鄗樂生詩集、題劉星岑梅抱移讀書圖、詠月娥、詠蝗蝻諸作、考古人之吟詠也、或蕪城弔古、或蜀國懷人、或悲芍藥之餘春、或愛芙蓉之初日、神采煥發、烟墨橫飛、草石開鮮、江山壯氣、皆觸景而生情也、故鍾嶸詩品曰、庸音雜體、各爲家法、又曰、繩檢盡廢、則牛馬而襟裾、揣摩太執、則衣冠而優孟、作者之病、出於此而入於彼、斯語誠然哉、

謙受益齋文集一卷 刻本

清蔣慶箎撰。慶箎字和壎，玉田人。慶第凡也。是書共文三篇，兩論河海濟運形勢者一，記科爾沁忠親王死事者。按其論海疆形勢云：東省疆域，阻海者居其大半，自海豐以迄日照，紆回二千數百里，經五郡二十一州縣衛之地，其間島嶼甚繁，如福山之之罘，黃縣之㟂屺，掖縣之三山，其尤著也。又云：庚申以前，以海為界，防在海疆，庚申以後，以海疆為界，防不專在海疆。此不獨東省為然也，故論東省之海疆，不能不以防務為緊要，豈第泛言形勢哉。今觀慶箎河海之論，可知其精詳水道之事，然惜無專書以成一家學也。

碧琅玕館詩鈔四卷 同治甲戌刊本

清楊光儀撰。光儀字香吟，天津人。咸豐壬子舉於鄉，晚號碧琅玕主人。是書篇首冠張式芸梅寶璐之序，又有崔樹寶、邊守元、華鼎元諸人題詞，徐士鑾後序。按文字升沈，亦關定數，不致貽譏大雅，何容金玉爾音，剗古調獨彈，海濱匿迹，狂瀾誰挽，慷慨臨風，短句則壓障全消，長篇則愁城直破，賦物比興，情見乎詞，故鎔鑄光陰，卷高盈尺，激揚風化，淚湧垂毫，抑且蟬韻自清，鶴聲能遠，一空依傍杼軸予懷也。是以光儀與其門人論詩曰：詩以理性情，雖偶爾唱酬，亦必有真性情流露其間，而格律與聲調將有不求合而自合者，此古人所以重詩教也。今按光儀之詩，皆出唐宋大家，於近體則胎息王孟韋柳，古體則宗李杜韓蘇，後之讀是集者，當知其所自出也。

津門徵獻詩八卷 光緒丙戌刊本

清華鼎元撰鼎元字文珊天津人梅莊仲子也光緒間官司馬是書為輯咸豐甲寅至同治甲子間津門先賢耆舊故事以成詩也其例皆本前人其人繫一詩者諸家詠史詩例也然詠史類多七律而是編用絕句諸家百詠詩例也兼采事蹟詩文則參用中州集感舊集諸家例也末附以雜識則參用明詩綜湖海詩傳諸家末附詩話之例也按俞樾序云光緒丙戌樾在吳下時華文珊司馬需次省垣介其同鄉孫展雲別駕以所著津門徵獻詩來求序詩凡七言絕句百二十篇釐為八卷每篇各詠一人具人之志傳行狀以及見於諸家文集遺聞軼事備載於詩之後故曰徵獻繫於津門者鼎元津人也其所詠皆津人也鼎元蒐輯參閱之功可謂勤矣

漱六山房文集十二卷 光緒四年刻本

清郝植恭撰植恭字夢堯三河人淦之長子也咸豐壬子科舉人道員用山東候補知府是書前有蔣慶第趙國華二序其總目一曰論著二曰經解三曰史論四曰說五曰辨六曰言七曰序八曰記九曰書十曰跋十一曰傳紀十二曰墓誌十三曰賦十四曰贊十五曰弔祭全編大體析為十有五門按植恭古文家也夫古文之徑譬行路然深山長林足音殆鮮遇有偶焉則不傷其孤矣故治古文者蓋寡風氣之不近積漸然也蔣慶第序曰郝子弱冠治古文仕十五年而好益篤所作益多因而成帙以資學古文者之參閱也

啟秀軒詩鈔二卷 光緒戊戌大興朱氏刊本

清劉之萊撰。之萊字冉仙，大興人，蕺山忠介公六世女孫也。世居山陰水澄巷，大父伯棠公，佐郡瀋陽，告歸後攜家京師，隸籍宛平。父秉臣，太學生。母張氏誕之萊前一夕，夢登海中大山，逢一紫衣女冉冉入懷，故名之萊，字冉仙。生八月其父卒。稍長，性嚴重，而警敏，書史過目成誦，從母學書，未數月，輒工小楷。臨晉唐諸帖，皆有成。生於嘉慶己卯，卒咸豐甲寅。按是書乃其夫朱秉璋手輯，前有之萊家傳序跋之文，全篇古今體詩六十二首，皆閒居遣興之作也。沈兆澐序云：是編一詠一吟，清淑之氣，溢於言表。披覽數過，覺嚴儀穆行，隨範藻而俱昭，近時閨秀，罕有能過之者也。

浣青吟藁一卷 大興朱氏家刻本

清朱韞珍撰。韞珍字琓卿，大興人，朱秉璋之仲女也。為人端秀明慧，博通書史，工琴善繡，處事識量，有過士夫。是書共詩十有五首，為其兄朱富瀛手輯，後附王繼香、許葉芬、胡俊章、楊鍾羲、吳蔭培諸人之題詞也。按集中韞珍自題畫蘭詩云：不教俗韻染毫端，學畫先揮九畹蘭。靜撫秋芳還一笑，並頭容易素心難。語出頗為自然也。故胡俊章題詞則曰：靈根應植五雲端，人去空存舊畫蘭。觸緒代更詩裏句，素心容易並頭難。倒用其成句，贊美之意爾。

閑閑老人詩集十卷目錄二卷 光緒十三年刻本

金趙秉文撰，王樹枏考訂。按前編著錄秉文滏水集二十卷，詩文並收，分體編輯，頗形淆雜，而是集乃樹枏重加考訂，並詞賦為一卷，詩則釐為九卷，易分體之舊，依年而詮次之。其不可知者，則從宋任子淵氏注黄詩之例，或依原次，或以類從。凡為編年目錄二卷也。今考閑閑以道德文章主盟一世，故楊文獻元遺山輩以韓歐當之，然其為文不甚講繩尺，詩則卓然大家，為金源之冠。劉祁歸潛志稱其於詩最細，於文頗麤。閑閑亦自謂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吟詩者絕少，則其自負亦概可見矣。

南游壎篪集不分卷 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清邊中寶撰。中寶字識珍，號竹巖，任邱人。乾隆三年舉人，歷官任縣訓導，遵化州學正。後其子廷掄官兩浙鹽運使，而中寶偕弟連寶游於大江南北，諸名勝題詠殆徧，則是集之詩皆中寶偕其弟南游諸作也。因取弟兄唱和之意，曰壎篪集。篇首陳步瀛序略云：世之伯仲聯吟者，類多少年共學之作，及出處殊途，音塵澗絕，風雨對牀，至形諸夢想，即幸而幅巾藜杖，共守田園，又無名山大川以發抒其志氣，是以鉅製名篇，寂然不作。惟兩先生以香山洛社之年，嗣花萼連珠之響，緣箋共擘，玉笋同持，往復纏綿，藹然見於筆墨之外矣。今按中寶之詩，則直舉胸情，絕去琱飾，古質深厚，實有次山篋中之遺風。而其弟連寶之詠（連寶有隨園詩草），則豪快奔放，寄托深遠，長篇短

什觸緒紛來與中實不同其音節而同
其意匠所謂波瀾各殊體源無二者也

虛受齋詩鈔二十卷 道光辛卯年刊本

清李光庭撰光庭字樸園寶坻人乾隆六十年舉人以内閣中書出為黃州知府有循名咸豐乙卯重宴鹿鳴時論榮之有經史喻言金石志存等著按是集為張維屏所選而注以評語篇端有維屏識曰陶公云稱心而言人亦易足司空表聖云情性所至妙不自尋東坡云天真爛漫是吾師讀樸園先生之詩益

有會乎斯言維屏之語實洽乎光庭之作也又考寄心盦詩話張濱漁觀察言樸園先生年八十餘精健如壯時而吟詠不輟一日以所著詩示讀每卷前皆有張南山維屏字也先生題詩知其與樸園先生交好雖白頭如新馬樸園寄南山詩云老樵昔羅浮所攜曾幾鏡老漁今珠海所獲曾幾盤我鏡我盤託公子歸奉先生當色喜喜非其物惟其人人遙

刻隔七千里可謂語語真摯也

蔗塘外集三卷 乾隆庚申刻本

清查為仁撰為仁字心穀號蓮坡宛平人康熙五十年中順天鄉試第一時年十七為人所訐罪當死繫請室八年事白始得釋賜還舉人自念不幸遭世網遂絕意仕進闢園於天津城西三里曰水西莊大江南北名人往來皆主其家詩酒唱酬無虛日年五十五卒有絶妙好詞箋已著錄前編是集乃花影庵襍

記二卷游盤日紀一卷按花影庵襍記係為仁維縶七年窮愁岑寂吟咏悲歌之作而游盤日紀則其晚年與客遨於田盤之山著其所睹而記之也此二書者實不相屬但以其晚年合為一編名曰外集爾今考為仁之詩袁枚稱其深得白老人之教陳皋曰蓮坡於聲律之微必抉根溯源究其旨奧至於抽思擬藻總在汰去佹蔓一歸清真故其所製

激響空明，華而不靡，刻而不露，如幽湍之鳴，如虛林之籟，一本天然者也。

譪庭詩草二卷 道光壬寅刊本

清趙元睦撰。元睦字賓四，號雍齋，易州人。為文刻苦，精思摯力，獨往獨來。每一藝成，同人傳鈔之。十九歲補諸生，二十一歲食廩餼，以一等一名受知學使。二十四歲中壬子科副車，二十八歲舉乙卯鄉科。文宗法歸震川，手抄震川稿至十餘冊，講理法神味，以少勝多，不合房行書尺度，所以九上春官不第，然終不變其所守。嘗謂文章之道，須獨有真見，自成家數，若東塗西抹，雖幸捷亦貽笑大方也。是書總名譪庭詩草，按其篇中則析為歸裝勝稿、越游詩草、觀州詩草、南行詩草、大廣詩草、里居詩草，共六種，皆詩集也。其後附古文五篇，為其子亨鈐輯而存之。考元睦於古文功力最深，自左國策漢魏六朝唐宋大家，皆有手鈔讀本，可見其工夫之勤矣。其詩乃

游歷中州覽三楚江山之秀居於南粵觀百蠻風俗之遺感舊懷人唏噓身世吟咏情景之作而已矣

述古堂文集十二卷 光緒七年刻本

清錢兆鵬撰兆鵬字雲門號南溟南通州人其事蹟未詳據篇首孫煒文序云兆鵬著述甚富編纂周史八百年事蹟原原本本鉅細畢舉今考是集一二卷皆其纂周史之序例三四卷為書籍序跋五六卷多壽序七八九卷為遊記題記十十一卷為書札卷末為論文亦多議論上古史事者篇中兆鵬自序云古

文未易言也先秦兩漢唐宋以來作者林立然桀然自名其家者八人而已此八人者不為勦說雷同或峭厲廉悍或俯仰揖讓戛戛獨造並臻至極惟昌黎信筆抒寫自然抑揚入妙無不如志故能兼七子之長而駕其上古文豈易言哉按兆鵬之為古文沈酣大家閫奧而挹其菁華故其體近昌黎永叔之風可謂精義內涵醇淨外見如風行流水筆

墨實出自然也

問青園詩草一卷光緒廿二年刻本

清王晉之撰。晉之字竹舫，薊州人。同治間由薊城徙家穿芳峪，買田闢龍泉園。其地山水清妙，果木繁盛。晉之與其弟等課餘之暇，講求農事，以耕讀隱於山峪中也。是集乃晉之與李觀瀾、許海秋、黄翔雲諸人訂交後，相與模山範水，吟詠之篇也。按其自序云：丁卯丙寅間僑寓京師，獲與許海秋記注、黄翔雲觀察遊，聆其論議，揚搉古今，退而讀漢魏唐宋之詩，恍然自悟，乃湔洗舊習，一軌於正。曰：古人謂詩者志也，心之所之也。又云：詩者持也，扶持其志也。此詩教之正宗爾。因自選其舊著，凡向所為閒情詩及一切竹枝詞，與鄭聲近者，悉刪除之，所存此編，則多游覽遺興之作也。

青草堂集十二卷 刻本

清趙國華撰。國華字菁衫，豐潤人。同治二年進士，鹽運使銜山東候補道。是書篇首無序例之文，考畿輔書徵作二十八卷，不言刻本。而是集乃十有二卷，一曰著書，二三曰古文，四曰賦，五曰駢文，六卷以後皆爲詩詞。按孫贊元遵化詩存云：趙菁衫觀察，經濟文章，溢名山左，青草集直抒胸臆，無美不備，單地山相國曾稱爲數十年來僅見之手筆，詩詞其末焉者也。

生香書屋詩集七卷 清乾隆刻本

清陳浩撰。浩字紫瀾，昌平人。雍正二年進士，官至少詹事。事蹟詳清史稿文學傳。是書爲浩作古今體詩，不以體例分編，乃據當時吟咏事蹟而輯錄焉。按紅豆樹館詩話云：紫瀾先生思光集一卷，賦頌詩三體合編，皆應制之作。生香書屋集六卷，共五百餘首，前無序，後無跋，殆非定本。集中各體皆工，陶冶性靈，不卑不亢，清剛雋上，卓然名家。惜生平志行無可徵考，爰就湖海詩傳中所錄，參互抉擇，以著於篇爾。

問青園文集六卷 光緒廿二年刻本

清王晉之撰、晉之有問青園詩草一卷、已著錄、是編考是集總目共分六類、曰文草、曰題跋、曰尺牘、曰手帖、曰家書、曰遺囑、其文草中記則有儉齋訒齋尊道書院諸記、序則有蛺花吟館詩集對燈錄求是錄諸序、傳則有曹孝子傳、贊則有李觀瀾遺像贊、題跋則為書畫之跋、尺牘為與友人之札、手帖為寄兄弟朋友論學之書、家書乃教諸弟妹治家之法、其遺囑者是晉之將亡、囑其子弟之言也、按晉之宗程朱之解經、篤信宋學、其教人曰、楊子雲云、羣言淆亂、則折諸聖、今日讀經亦折衷於朱子而已、程子又曰、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至後儒駁難果是、則亦不妨並存、所謂取善貴廣也、以此觀之、晉之雖為詩文逸士、然於治學之道亦明乎其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賀先生文集四卷 民國三年刻本

清賀濤撰、濤字松坡、武强人、同治九年舉於鄉、光緒十二年進士、十五年殿試授刑部主事、授古文學於桐城吳汝綸武昌張裕釗、汝綸官冀州、邀之主講信都書院、既仕仍兼講席、前後凡十八年、年六十四而卒、是書大體據年之前後為次、不以類編、而卷首有徐世昌序、按濤為古文大家、而擘精典籍、若鎔生命、沈潛專到、突過時流、其文章導源盛漢、氾濫周秦諸子、唐以後不屑也、其規橅藩域、一仿張吳二公、宏偉幾與相埒、而矜練生物、意境自成、不蹈襲前輩蹊徑、而獨樹一宗、卓然可自成大家也、又按濤中年後病目、未幾遂盲、既盲二十年、誦講不輟、所為文益多、集中後二卷之文、大抵病目後之所為也、此乃前古所鮮聞者、蓋濤之為文、冥探默索之功、可謂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含谿詩草二十卷 嘉慶元年刻本

清王秉韜撰。秉韜字含谿，三韓人。其事蹟未詳。按是書自序云：乾隆丁卯年秉韜十八歲，倖與鄉薦，閱三年始學詩，僅效詠物體及排律八韵而已。今考秉韜之為詩也，自二十八歲其官陝西，乃以公餘之暇，取風雅頌諷詠規仿，而三百篇無日不擕在左右，復由四字詩更習漢魏六朝之法，誦讀唐宋大家之集，而詩句卓然奇麗矣。庚戌年出守上下江，於山見黃山金焦之峻且大，於水見長江大河之浩且深，於草木見松柏竹樹之蓊翳而蕭森，當此情景欣慰之遇，故其吟咏日富，然皆信手拈成，多為近體絕句，是以集中之詩則近體多而古風少也。今據篇中可考者，秉韜之成此集，其大旨蓋如是焉。

空碧草堂詩鈔三卷 光緒戊戌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端題曰高邑自修居士，而其氏姓無考。按是書又名蟬雪吟集。劉樹堂叙云：嘯雲別駕所著蟬雪吟集，其詩幽元微渺，其心必泊然無所起於世，必澹然無所嗜。泊與澹相遭，故有情於物，而亦若無情於物也。今據劉序之言，著者號曰嘯雲，為儒禪之士也。又按卷末跋云：七香居士嘗過鐵龕譚詩，讀至山自青青水自流，大叫奇奇，詰其故，曰：此我夢中語也，竟是蟬雪集中佳句爾。又卷中有絕句云：入世我不知，出世人不見，數首散仙詩，一卷高僧傳。此皆似釋家禪語，非騷人吟詠情景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庚辰集五卷 清乾隆壬午刻本

清紀昀撰。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河間著姓也。乾隆丁卯進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一等，授編修，緣事窒誤發烏魯木齊効力。三十八年擢侍讀，時開四庫全書館，命為總纂官，事蹟詳清史稿本傳。按是書乃曉嵐於康熙庚辰間閉戶閑居，以讀書課子弟為事，時科舉方增律詩，既點定唐試律說粗明程式，

復即時人選本日為講授，閱半歲餘，又得詩二三百首，以作者登科先後排纂成編，從虞山錢氏箋杜集之例，附注於詩之後。適起康熙庚辰至乾隆庚辰止，六十年間之風雅文詞，略可見於是集中爾。又按曉嵐論律曰：試律固詩之流也，然必別試律於詩之外，而後合體裁，又必範試律於詩之中，而後有法度格意。顧知詩體者薄視試律不肯言，言試律者又往往不知詩體，故使人人不屑言之，將唐賢軌度盡汨沒於坊賈之手，於含吐情性鼓吹休明之本旨不大相左乎。此曉嵐言試律之意也。

江漢炳靈集二卷 光緒甲午印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字香濤、一字孝達、又字香巖、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同治進士、屢督學典試、所至提倡經史實學、外任督撫垂三十年、在兩湖最久、光緒末為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襄、有廣雅堂集等著、是書為之洞視學兩湖時東南大定、士人咸得樂其生、而修其文、絃誦彬雅、風氣雄博、學者講

明本源篤實之學、其才氣恢張者、則因而奬掖之、不以斷斷繩尺隳沮其志氣、歲科兩試既畢、乃擇其文藝尤雅馴者、選成是集、按其選文之義云、夫取士功令所先、為第一集、乾隆以來、試場定制皆有試律、為第二集、每按一府、先試古學、為第三集、拔其尤異、召來省會、課以通經學古、為第四集、下車之始、例有觀風卷軸、競没甄其翹傑、為第五集、時文必以闡發義理、華實具備者為尚、詩文辭必以有法度、不徇俗為工、無陳無剿、殆斐然焉、此其選錄斯集之大旨也、

三歸草二卷（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有無欲齋詩鈔，已著錄。前編是書為公卒後門人杜越輯成，篇首有杜氏序，而全編所錄之文時代起於壬申，公年五十八，至丙子六十二歲卒而止也。上卷為序記，下卷為書札、論說、奏疏、墓銘諸作。按公年譜崇禎三年庚午春，因積疾病發，時當戒嚴，恥言請告，迨夏初不愈，具疏乞歸，歸里。於是

有臨河而退修六經之志，因自號曰江村漁隱。其明年辛未注病漸瘳，教授如再歸時，門人大進，而是集首篇壽少師愷陽孫先生七十序，亦曰辛未歲杪自遼塞歸，壬申春正月二十五日為先生初度，於是年七十矣，以是可知集中之文，皆公五十八歲後之作也。又按公以農曹丁艱歸，成歸里草，紀榆關請告歸，成再歸草，此三歸草者則自遼以疾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歸歸，不復仕，皆其晚年之手筆爾。

北海亭詩集四卷文集四卷 光緒丙申定興鹿氏家刻本

明鹿化麟撰、化麟字仁卿、一字石卿、號怡雲、定興人、生而岐嶷、讀書目下十行、應童試拔一軍、名籍甚、天啟辛酉解元、累徵不就、性純孝、父忠節公遇難、化麟聞變哀慟成疾、崇禎丁丑年卒、是集卷首有范士楫、孫奇逢、茅元儀三人之序、前四卷為詩、詩以體分、首曰古風、律詩次之、絕句又次之、後四卷為文、其體則

序、記、傳、祭文、墓誌、奏疏、書札諸文也、按孫奇逢云、北海亭者、太常公即鹿太公也所為延海內英人彥士、苕上茅止生三止于斯、因而署其室者也、北海亭集者、仁卿沒、余輯其詩文於斯亭、箕生范士楫字也刻之、因而名其集者也、據此則是集乃化麟卒後、奇逢輯其遺著而成之、范士楫刻於崇禎己卯、則其書尚有明刊本、今未見也、又按士楫寄懷石卿詩曰、燕

闕二子共逃名、白眼江湖短髮生、今更折腰事權貴、應慚當年鹿石卿、詩成未寄而化麟卒、因而嘆曰、石卿已矣、詩文在不死也、則士楫實化麟知己之友焉、

秋壑吟一卷 乾隆刻本

明李孔昭撰孔昭字光四號潛翁薊州人崇禎十五年進士入清不仕卒謚安節按孔昭明之處士也清兵入關隱居山林與當時君子遊以吟詠為事不以名利動其心爾考紅豆樹館詩話云處士愛陶詩晚自號潛翁蹟其出處與靖節同與杜文端公立德少同學長同年寄文端詩曰黃門青瑣君思我流水高山我憶君時當道徵辟文端勸駕而處士招隱一時傳為佳話梁蒼巖相國登盤山訪同年李光四不遇留詩云憶昔看花傍帝畿十年避弋羨鴻飛登山欲問湘江叟風雨冥冥冷釣磯商邱宋中丞犖花寺弔李光四處士句云鹿裘遯何許猿鶴尚思君山高水長其風可想又處士句棋為輸人歇琴因好我隨嶺同詩骨瘦雲孔道心濃皆別有寄託也

謙受堂集十五卷 嘉慶邵氏家刻本

清邵大業撰大業字厚菴一字在中號思餘大興人雍正十一年進士授黃陂知縣歷任禹州睢州知州有善政民稱邵父乾隆十三年擢蘇州府署蘇松道又遷六安州陞徐州府後坐事謫戍軍臺卒年六十二有讀易偶存等著按是書首有蔡新序其篇中卷一曰拾慧偶編倚雲草望華錄卷二三曰飼鶴吟卷四曰贅雁吟百一編上卷五曰百一編下華萼編卷六曰庚辰新咏卷七曰江上吟彭門雜詠上卷八九亦曰彭門雜咏卷十曰戊子新編卷十一曰秦臺賸稿卷十二至十五皆序書碑記傳跋祭文墓表禁示之作蓋詩十一卷文四卷統名曰謙受堂集也又按大業之詩揮灑性靈本乎忠孝宦游所至燕趙吳楚宋衛陳鄭間山川風物悉著於篇其晚

年栖遲臺驛，行吟絶塞，而雅韻猶為和平。班固謂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若大業者，真大夫之才歟。

織簾書屋詩鈔十二卷（咸豐二年刊刻）

清沈兆澐撰。兆澐字瑩川，號雲巢，天津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授編修，出知松江府，升江安道，署河南布政使，粵匪北竄，募勇籌餉有功，升浙江布政使，致仕歸。兆澐事親孝，學本程朱，以誠敬為主。年九十餘卒，謚文和。有蓬窗隨錄等著。是書全編古近體詩共八百九十餘首，其輯錄以年代為次，不以體例分也。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其序云：詩發乎情，情不同而詩亦因之而異，故頌其詩可以知其人。矯情者乖，矜情者浮，匿其情而雕飾以為工，餖飣以為雅，剽竊摹仿以為能，是偽而已矣，烏足以言情。夫情動於中，感時興物，長言詠歎，適中乎音響節奏之自然，溫厚和平，不鄭勝於人，輒有以饜飫乎人心，則惟其情之真也。今按兆澐自少迄長，讀書仕宦，流覽古今，直抒胸臆，結交詞

人，遊迹徧幽冀青兖徐豫荆揚諸州，自嘉慶戊午至咸豐辛亥，兆澐平生吟詠性情之作，此集蓋可見之矣。

館課存藁四卷 乾隆戊戌刻本

清紀昀撰。昀有紀文達公文集，已著錄。是編，按是書首有劉權之序，前二卷為賦，後二卷為詩，昀當時試帖之體例也。令考蒲褐山房詩話云，昀修四庫後，而為禮官之長，恭遇高宗御宇六十年，行內禪，經訓綜以會典，斟酌進呈，均蒙俞允，次第舉行，普天同慶，亦君所擬定者為多，昀黼黻昇平，甄綜羣籍，故其應制之作雖為詞苑所宗，而於尋常所著，不復珍惜成編，茲於館課存藁中錄存梗概，已無愧於燕許楊劉，而試帖體乃國家所以取士，大小試無不用之，故所錄特多，俾為士林準則也。

知非集不分卷 燕京大學景印稿本

清崔述撰。述有無聞集，已著錄。是編按是書卷首有紀聞歌撰弱弄集序，述自序各一篇。全編賦三首，詩一百六十四首，桂窗樂府選詞十四首，後有汪師韓撰閻齋先生墓誌銘文一篇。今考陶樑國朝畿輔詩傳卷四十四選知非集詩十五首，內有西安卜居五律二首，不見是集。又選有崤關五律一首，居華州曉

行五律一首，後此本則崤關一首、華州曉行二首，次第與詩傳相反。又考其自序云，賦三首，詩一百七十首，是遺書自訂目錄全表之數目也。校之此集，又不同。馬令疑是書或為述刪定之本，非其初成之稿矣。

崇雅堂藁八卷 乾隆二十四年刻本

清王植撰。植字槐三，號戇思，深澤人。年十七入邑庠，受知於督學楊名時。康熙四十四年舉於鄉，越十七年辛丑始成進士。歷知廣東和平、山東霑化等三州九縣，所至皆持正有聲。官二十餘年，治行彙彙，上官皆服其嚴正有膽識。乾隆十四年以疾乞歸，時年已六十八矣。有四書參注、韻學臆說等著。是集前六卷

曰初藁，後二卷曰外藁。其全編於論辨考議記序各體外，并及案牘之文。然義理為經濟之根柢，政事即道學之實際，體用相資，政學相印，原非二理也。故但分初藁外藁以清界閾，而外藁為其子炯所補錄者，居多家訓文之無關人心世道者，不作事之無益國計民生者，不為。此又為是藁之綱要也。今按植之平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嘗謂世

有朱子聖人之益尊故其學專以宋六子為宗而深詆陸王之學論者謂其議論與大興張烈相同亦不免門户之見云

怡亭詩鈔一卷 光緒己亥庹氏刻本

清庹亢宗撰亢宗字怡亭定興人忠節公之六世孫也嘉慶六年拔貢選授良鄉訓導調署南宮道光元年改廣東安定知縣邑境孤懸海外民多梗頑而生黎尤桀驁亢宗至寬猛兼濟民胥化之調順德縣患盜出沒靡常設法捕之一境肅然七年陞澳門同知因事罷職後復原官改黔陽未任而卒是書為怡亭

從孫瀛理集其遺稿而成全編近體詩三十八首皆當時贈答親朋吟詠情景之作也按古之論詩者曰詩言志又曰詩以道性情自五七言雜體興乃各寫心之所欲言漢魏以降至唐李杜天真煥發遺意猶存外此雕蟲篆刻無質而文品斯下矣夫怡亭之詩剛大之氣旁薄豐湧立懦廉頑有功奕祺實承忠節之遺風也

廣雅堂散文二卷駢文二卷雜著四卷咸豐辛亥年刻本

清張之洞撰。之洞字孝達，號香濤，南皮人。年十六舉咸豐二年鄉試第一。同治二年登進士，六年典試浙江，尋授湖北學政，典四川鄉試。光緒五年晉國子監司業，陞司經局洗馬，外授山西巡撫，調廣東，擢湖廣總督，調署兩江。三十三年晉協辦大學士，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太子太保。卒年七十三，諡文襄。是書散文卷上為殿試策論，卷下為書序碑記墓誌之作。駢文則多慶賀弔祭之詞，皆公少年之筆也。雜著為讀經之札記：卷一讀聶氏三禮圖記，卷二三讀皇清經解記，卷末駁公羊大義乖謬數十條。爾按許同莘云：此稿外尚有讀穆天子傳、經義述聞劄記，而未之見。公早歲讀書，有所得，輒別紙疏記，日久積一巨冊，展轉失去。嘗言生平於易、禮、春秋致力最深，欲乞身歸里，著經說數種，而事與願違，頗以為憾。又嘗屬廖平為易例長編、左傳經例長編，發凡起例，粗引其端，旋亦中輟。袁忠節云：公讀書沈思，穿穴一事一義，必了徹其究竟，從不妄下丹鉛。嘗牓其坐曰：兵家盡補能康世，經義咸明乃著書。想見立言矜慎，故其遺稿不可多得也。

澂六山房詩集十二卷 光緒六年刻本

清郝植恭撰。植恭字夢堯，三河人。咸豐二年舉人。事蹟詳碑傳集文學趙國華傳中。按植恭弱冠治詩古文辭，壯而益力，與趙國華、蔣慶第同以文名山東也。是集首有趙國華、張蔭桓序，編次以年代為先後，自道光庚戌迄光緒辛巳，其平生佳作略輯於此矣。考植恭之文，宗歐陽，其詩長於溫柔，為詩逾二十年，中歲而後又復芟所舊有，往往宅一言不典澤則不饜，裁一章不含蓄則不謂至。葺所居館為別室，小竹疏花，間汲泉瀹苦茗，暇即往治詩弗輟，其宦遊無絲竹文錦之好，文之外惟以吟咏為事，宜乎其詩之日工也。

序異齋文集八卷 民國二十一年刻本

清趙衡撰。衡字湘帆，冀州人。幼孤，性甚孝。光緒戊子科舉人。從桐城吳摯甫游，武強賀濤課冀州，衡又受業焉。按衡之為桐城派古文，於清末之時，可謂有家法之士矣。是集前為議論經史之文，次為弔賀銘贊，居後。其體例或以詞章之筆為考證之文，而方姚之流亞也。今考晚清文風之變，自曾文正公倡以漢賦氣體為文，而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暨武強賀松坡起，傳其緒，拓而益大，於是宋後數百年沿用之體至是一變，蓋有宋諸子源本韓柳之簡樸，以矯六朝尨蕪纖偽之失，而其弊反傷於流易，介甫步趨韓軌而具體而微，歐公視韓其弊也懦，子固視韓具弊也滯，三蘇以下無論矣。故曾公振之，是以有清文學中興，諸儒溯源盛漢，進窺周秦，蹴踏唐宋。

其風力實足追還八代而銜乃摯甫門人親受之學故其於古文寖饋之功深矣

杏村文稾不分卷 光緒刻本

清游觀第撰觀第良鄉人同治初舉於鄉甲戌年主講深州文瑞書院是集之文多作於當時也按全編碑記六行述二書序二賀序一壽序三墓誌二奏疏一共十有七篇其次第不以時排不以體分甚為清亂也今考其自序云幼時學文先從事於八比弱冠而後於各體古文靡不好之然以授徒餬口而從遊

又衆率習闈業於八比以為打門磚不得不量鑿為枘故於八比厭之久而未能棄也即於古文好之久而未能專也通籍後受知於馬平王少鶴極賞次場經藝以為才思筆力可造古文勝境極以此道相勸勉由是偶為古文同治末年主講文瑞書院始有暇於文乃裒斯稾此其成書之大旨也

敬恕齋遺稿二卷 光緒丁酉印本

清張夢元撰。夢元字子善，號蓉軒，少劬於學，長老目為大器。咸豐元年，舉於鄉，選授福建邵武縣知縣，因功擢福寧府知府，歷署直隸各州府，仕官三十餘年，為政以廉為本，而綜核精密，尤能濟之以勤。案牘之暇，則以讀書為事，終日不倦。光緒丙申年卒。按是書全編多為夢元當年奏議稟帖之文，自光緒丙子迄乙未二十年間夢元為官之事蹟。稿中略可考見。其奏稿之外，有遺子言行錄一篇，芝城留別詩數首，而言行錄者，乃效古人格言而成。篇中有云：敬恕兩字終身離不得，但守此兩字，隨處行得去，故是書以敬恕為名，蓋取斯意也。

賁心山房詩草十一卷 民國癸亥石印本

清王陳常撰。陳常字晏賁，宛平人，事蹟未詳。考其序云：詩以意為主，以辭為輔，故古人之詩，達意而止，并不以富皇典麗為工也。陳常自幼學詩，以為詩者道性情而已，唐虞歌謠，為詩家之祖，下逮商周風雅頌，具見於三百篇中，歷漢魏六朝，至唐人而大備，趙宋之後則不得其性情之正也。按是書全編所錄詩多近體，乃本之唐宋以下絕律而成，然審其音節，乃學杜甫而未工，不足論矣。

定園文集不分卷（平山閣刻本在末）

清戴明說撰明說字道默號巖犖滄州人明進士入清官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屏聲色閉戶治心力究大易闡邪存誠之旨因受業孫奇逢之門授傳習錄務為實踐一時如明經陳奉教諸生趙時泰皆與共學切劘者也獨曰定園先生有禮記提綱廣注偶見錄等著是集首有王猷定李長祥杜濬之序篇中不

分卷次以文體析為八類曰碑曰序曰書曰墓誌曰募疏曰頌曰銘曰徵語此八類者皆古文體也按明說深通理學名稱當世其文章尚有晚明古文之遺風故多議論之作以氣為主不事摹倣是以博採羣書舉古人之言精者近之麤者弗近也奥者近之膚者弗近也其下筆矜慎一篇之中無一字之懈尤足以見其工夫矣實研古文者之軌範焉

夢筆山房萠甕集八卷續編一卷詩餘一卷（清乾隆間紀氏家刻本）

清紀逵宜撰逵宜字肖魯號可亭文安人雍正元年進士初官靈壽教諭歷黃陂瑞安知縣性伉直不容於上官降調十年召選名行經術之士充太學官孫嘉淦鄂爾奇疏薦授國子助教晉宗人府主事嗜學勵行以能詩著是集前編為逵宜手定附詩餘續編為其孫曾蔭

補錄多其晚年之作也按逵宜自識云夢筆山房原編家居時有集園集寄堂集遠行遊覽有閩遊集詣兄省母居蕭邑有龍城集戊子司鐸靈壽有松陽集癸卯登第授縣令初在楚地有楚江集甌越集壬子改授京職有辟廱集見山樓集閒雲集計共十集惟楚江甌越二集因夢吏弗遑輯錄頗多散佚茲就存者各集刪削再四而成是編陳儀閒雲

老人傳略云、老人詩之天秉既高、學殖日富、陶鑄融冶、一歸大雅、而言意之外、神韻悠然也、今按逵宜之詩、其五言古、氣體深穩、兼太沖詠史、嗣宗詠懷之長、歌行如老將用兵、漫山瀰谷、結率然之陣、而壁壘一新、五七言近體、則名言妙句、側見橫出、言盡而意不盡也、絕句則鬢絲禪榻、才致翩翩、味外且復有味也、至其感遇言情、雖不乏蕭涼侘傺之音、而溫柔敦厚、有遺意焉、

蘭雪堂集十八卷 清乾隆間閩中刻本

清陳儀撰、儀字子翽、號一吾、文安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乾隆七年卒、年七十三歲、是集為儀歿後、其季子玉友官閩中時剞劂行世、卷端有于辰序、按儀自少年崇本力學、卓然自命、凡經史子集之編、濂洛關閩之學、天文地志河渠樂律之要、兵刑錢穀之詳、坐而言、起而行者、靡不瞭如指掌、而後以醞釀深厚者、發為文章、以是觀之、則斯集之重要者、不徒以文、而其文之所以卓卓可傳者、以其於考證之實學精且博也、

思樹軒詩稿四卷（道光癸巳河南府署刻本）

清李崇撰。崇字召林，號竹溪，河間人。登乾隆七年進士，歷知如皋、元和、豐、句容、上元、天長、合肥七縣，薦卓異，遷大理寺評事，授惠州知府，以忤上官罷官。卒年七十三。是書卷末有崇子燧與從子辰垣之跋文二篇。燧略謂先大夫少年好吟詠，約同人結為香泉詩社，所作皆無存稿。及宰金陵，與袁枚為同年，時枚已

退隱隨園，朝夕過從，倡和殆無虛日。因勸留稿，枚代為評選而成此編。故集中皆崇五十以後之作也。考隨園詩話云：同年李竹溪性誠慤，詩獨清超。感懷云：罷官便有閒人集，才老旋生後輩嫌。相逢馬上搖頭客，得句知他勝得官。得家書云：急開翻惱緘封密，朗誦頻教句讀差。守廣東惠州，歸贈云：此行曾向貪泉過，留得冰心見故人。竹溪真不愧斯言

矣。今按子才論詩，專主性靈，而崇亦沿其流派，故多諧暢微婉之音爾。

塞垣吟草四卷附東歸途咏一卷 清嘉慶乙丑年刻本

清陳庭學撰。庭學字景魚，號莼溪，宛平人。晚歲自號蓮東逸叟。其先世居吴江，庭學少時已以文雄著籍京師，受知於金檜門、錢東麓、竇東皋諸先輩。乾隆三十年乙酉以拔貢生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明年丙戌成進士，己丑補殿試，授刑部主事，歷官數十年，中手未嘗離卷帙，

絶不以門第高甲仕宦得失為榮辱，惟涵蘊於詩書，深故胷次寬然，險夷一致，將易簀，猶與子弟輩剖晰國策疑義，明練如平時，可謂好學矣。庭學生於乾隆四年，卒於嘉慶八年，年六十有五。庭學平生肆力於詩古文詞，時繼母金太恭人在堂，陟屺之感，與望闕之忱，時時形於著述，原本忠孝，讀者悲之。考是集之作，乃庭學擢觀察後，坐事謫戍伊犂，十

四年，賜還里。越八年而卒。其二子預與雲集其謫中詩稿成吟草四卷，又以歸途所咏之雜詩附焉。按庭學性豪邁，忼爽，詩壇酒座，恒以意氣傾其儕偶。遷謫後，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傲睨憂患，漠不動心。戍所固多文人朝士，一時連情發藻，多凄咽悲涼之作，而庭學之名章秀句，渟滀汪洋，絶無遷謫之意，流染於翠墨之間，所謂玉烟劍氣，三秀之芝，豈窮

陬腐壤所能湮蝕也。

步雲聯吟一卷 清道光間刻本

清李光庭撰。光庭字樸園，寶坻人。乾隆六十年舉人，事蹟詳清史稿文學傳。是書前有光庭自序，其大略云：余將去黃州，占長句四章，留別諸同好，以言情也。半月來無和者。一日蔡子香廣文使賫詩筒展視之，吟情灑脫，署尾則稱詩弟子陶某。余驚且喜，詢知為了緣道人，本是江西秀才，雲棲於郡東之智林邨文星閣已七年矣。境有元亮而不知，恨相見之甚晚。因疊前韵，仍倩蔡使以答其意。道人亦狂喜，袖詩來見，年逾古稀，目光炯炯，談詩頗有會心。而河東書院山長冷芝岩和章繼至，與道人蓋異曲而同工。夫逸少工書，得籠鵞而姿態倍佳；司馬濕青衫，而江上琵琶遂成絕調。天下惟情之真者，足以相感耳。一時聞風而和者，或將詩作贄，或假手傳箋，大珠小珠美不勝收云云。據此則知集中之詩，皆光庭選其友人和己之作也。按光庭於乾隆末年以內閣中書出任黃州知府，其當時多於公餘之暇，與同好諸友相為往還酬贈倡和，留稿日多，而光庭輯錄以成此編，故非其一人之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康餘軒詩二卷 清刻本

清李維寅撰。維寅字春旭，一字欽伯，大興人。蔚子。乾隆三十九年舉人，授廣西義寧知縣，以治行擢左州知州，旋擢太平府龍州同知，歷官永寧、全州、河池、各州知州，卒年五十一。是集之詩多其宦廣西時作也。考紅豆樹館詩話云：維寅官粵西，治行卓然，以詩為餘事，然精藍巖洞留題幾遍，多雄渾激昂之氣，銅鼓一歌尤波瀾橫溢，具體蘇韓。五言如晴雲開碣石，積氣湯辰韓，洞穿平地出，風拓衆山來；七言如戶外寒聲零舊雨，嶺頭歸信問殘梅，尋詩古驛苔生壁，吹角斜陽客倚樓，皆方虛谷所謂律髓也。今按維寅之詩，原本少陵，出入白蘇，寄託深厚，皆有關於風教。其西隆從軍諸篇，慷慨忠義之氣，與秋風爭高，非徒雕琢成句而已也。故湯藩云：春旭詩高明伉爽，激昂悲壯之氣，幾於呼之欲出，雖生平仕宦功名未竟其志，而詩則必傳無疑。其言誠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志言集一卷詠物七律偶記一卷七言律鈔一卷小石亭五言律續鈔八卷翁氏蘇齋刻本

清翁方綱撰方綱有復初齋詩文集已著錄是編考是書乃方綱手選前代之詩編成各集其選唐宋金元名家之詩名曰志言集選七律詩之詠物者曰詠物七律偶記鈔唐人七言律詩以為學詩者之規臬曰七言律鈔又總鈔唐宋

金元律詩二百十一首以續王漁洋五言詩鈔名之曰小石亭五言律續鈔也按方綱論詩云昔者有以杜詩熟精文選理之句質之漁洋者漁洋謂理字不必深求其義漁洋殆失言哉杜牧之序李長吉詩亦曰使加之以理奴僕命騷可也今之騁才藻貌為長吉者知此乎不惟長吉也太白超絕千古固不以此論之然後人不善學輒徒以馳縱才力

為能事故雖以楊廉夫之雄姿而不免詩妖之目即以李空同何大復之流未嘗不具才力而卒以勦襲格調自欺以欺人此事豈可強為豈可假為哉今觀方綱之論詩左李而右杜故其選詩大義亦本此旨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１７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